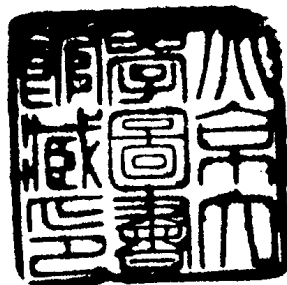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冊

齊魯書社

# 經部第一三册目次

## 經部・易類

# 生生篇七卷

〔明〕蘇濬撰

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二年蘇廷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冥冥篇四卷》提要

蘇紫溪先生易經生生篇序

晉江蘇君禹先生以義經冠鄉書魁海內既行其説説爲經生蒿矢矣吾邑許子遜太史自言既弁不復爲經義則得力兒説多也然兒説猶帖括家言耳先生濬泉粤西時寘思葺編時發其所獨得至再三刪牘名寘寘更名生生即先生亦自謂扶羲文周孔之秘而補程朱蔡陳之遺在茲篇矣獻臣初受是經已去而受詩然自角丱即承下風不意其終茫然也今讀茲篇始覺了了如象非潛龍見龍之謂變非損來既濟來之謂係則勿用亦詞占則潛龍亦占斯言也使考亭復生亦必首肯先生爲人豪爽超逸有鳳皇千仞氣象其視學兩浙衡鑑神師道尊嚴不得諸縉紳之意既去十載歿又數載而浙人推督學之敏且公者先後無能及先生迺知人品公論竟自有眞而一時未易定也先生擢長黔憲即上疏乞休乘化前數日有白雲起壁屋間呼朋共賞翛然若蛻於乎先生天人也其妙契遺經有由然哉嘉定令吳君講於白鹿有年矣讀先生書而好之因板以定多士余爲弁其端

萬曆丙午仲秋通家後學同安蔡獻臣體國父書

生生篇　蔡序　一

# 生生篇序

夫易道大矣聖人繫易而直謂之生生者何耶蓋有天地未始有天地總之不外此生一之不能不兩也兩而四四而八也謂生者非耶闔而不能不闢剝而不能不復否而不能不泰也謂生生者非耶乃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一心則又生天生地生萬物之本也嘗試觀心之生隨念而波新新不已逐境而見息息不停夫寧有斷續也者嘗試觀心之所生山河大地於此紐結億千萬劫於此輪轉夫寧有隔閡也者何也我之生卽民物之生故曰觀我生觀民也我與民物之生卽天地之生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唯心能生亦唯心能生生知心之生生而三才統是矣其於生生也深矣深於生生者固深於易也古之爲易者蓋多家焉漢以下其最著者無如雄與通然而特雄與通之易也非數聖人之易也至宋而頗主邵紫陽氏則今所列學官者是眞以爲數聖人之易矣而要之終亦紫陽氏之易也譬之河飲者滿腹而立者濡體而非可以盡河與雨也然而苟有味乎其生生者則孰爲易也孰爲非易也卽諸儒可無間也閩蘇君禹氏初以易起家海



內之言易者爭推君禹而君禹則猶以爲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者心弗是也已而涉世彌久於心彌有所會而於易彌深蓋至晚年而生生篇出焉視夫所爲制義已不啻敝帚之矣卽其中時時有與諸儒觭者而非以意矯也卽不盡與諸儒觭者而亦非以意剿也何也君禹之心自有生生者在也然而卒醇之曰寘寘之謂生生夫安有不寘寘而生生者君禹眞深於易哉予同官蔡體國氏與君禹同里偶攜其書至嘉定吳君請梓以傳而問予序予非知易者聊以質之體國云爾

萬曆歲丙午菊月之吉東魯楊洵書

生生篇序

蘇先生之論易曰寘寘生生之爲寘寘有味哉蘇先生之言也易之道寘寘而已有寘寘而後有生生旣生則昭昭矣而昭昭未始不反於寘寘也非寘無以爲生非生生無以見寘寘夫寘寘者太極也一之生二也二之生四也四之生八也八之生六十四也此生生也而生於无復歸於无豈不寘寘乎哉六十四卦之首乾乾之首元元也者无也三百八十四爻之首乾初乾初之首潛潛亦元也元起於貞下而造亨利之端潛極於勿用而爲有用之始寘寘之生昭昭



也所繇來矣故乾言元亨利貞而坤亦兼言之也屯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交也臨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長也隨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時也革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變也无妄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一也而未始有外於元也諸卦或言元或言亨利又或言利貞隨舉言之耳而不必兼也有言亨而不必元者言元則未有不亨有言吉而不必元者言元則未有不吉无攸利者利之反也匪正者貞之反也凶咎吝者亨之反也悔者元之復而貞之漸也言卦則爻可知矣言一卦之爻則六十四卦之爻可

知矣見者用也亢者勿用也惕者用之危也躍者用之疑也飛者用之極也无首者深根寧極而勿用之盡也凡爻之言元亨利者用也无攸利者勿用也利於貞者有用而勿用也用者潛之著而勿用者潛也而未始有外於元也天地之數始乎一一者用也大衍之數虛乎一一者勿用也一卽元也生天生地生掛生扐生五十有五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未始有外於元也有得於元而易道盡在是矣元則可貞貞則可用用其所可用則得勿用其不可用則亦得可用而勿用不可用而用則失得則亨利吉失則咎



吝凶趨所以爲不避避所以爲不趨開物者開此者也成務者成此者也而未始有外於元也有象者有象象者有變者有變變者有辭占者有辭辭占占者象詞用也變占用其用也名詁名師名旅名歸妹之屬如此者正名也非托名也象雷象風象山澤象水火之屬如此者實象也非假象也涉川可以爲婚媾決藩可以爲脫輹逐馬可以爲童牛執鹿可以爲履虎如此者該詞也非偏詞也六位者六虛也三畫者三極也動者道也相雜者時物也稽實以待虛不可爲常也而未始有外於元也潛勿用之謂寘寘寘寘

之謂元元之所生爲昭昭昭昭復冥冥之謂生生生生之謂易是易也心易也蘇先生所謂不知其所以生生也夫惟不知乃深於知有味哉蘇先生之論易也剖羲文之秘發周孔之旨補程朱之遺先生終日言不離乎是矣

門人晉江李光縉譔



## 生生篇序

易之在天地間昭昭也盈虛消息動靜變化來生生不窮其在天地者卽其在人心者也聖人因天道人心之變作易以開物成務其大旨在於扶陽抑陰而其義則歸之於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消長之際三致意焉至其所言正以示人者則無卦無之卦不言貞爻必言貞也夫天地間一理而已盈之不容不虛消之不容不息聖人不能強也陽者進之陰者退之內君子而外小人存天理而遏人欲則聖人所以參贊造化而輔相其所不及者也聖



人以其洗心退藏者出之以與民同患欲天下後世無不知吉之趨凶之避是故不得不盡其言於詞乃聖人之詞則道之也而非神之也故其言曰利貞曰安貞曰利君子貞至於大傳又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言吉與凶雖判爲二途而常勝之道在貞也此聖人係易之旨也自漢以來卜筮是書益至京費而易幾乎息矣晉王輔嗣始根性命而深言之有宋諸儒頗采其說然每至象變詞占之際執泥牽拘雖宋儒亦不能免也夫易六爻皆變也其象其占詞該之矣今詖而言曰是爲詞是爲占則君子居而觀玩也時且

舍變與占而姑置之也非通論也噫治易者各立戸闥久矣晉江蘇君禹氏以易起家爲學士師其於易未嘗一日釋手間有所得輒疏而集之既而經者存之疑者去之凡數易藁矣抵蒼梧而說始定炳得其說讀之其顯微闡幽之理足以破千古之拘攣至於扶陽抑陰約人情歸諸正則三聖人旨也君禹之於易覩其深矣昔夫子嘗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聖人既以易告天下矣而又自藉以寡過然則易也者擬議變化之經也君禹氏濬其心純一其行獨覩昭曠忘乎寵辱其爲是說也非徒探索冥冥立其理於談者也故曰君禹氏之於易覩其深者也

萬曆癸巳冬十一月望日溫陵黃文炳書



## 生生篇序

余少而學易今皤然白首矣時而蒐羅綜及百家歧之中又有岐焉時而鑽研穆焉以思九天九淵莫知其倪然後知易之冥冥也入粵西以來案牘甚稀每詰朝焚香一柱讀韋編數帙偶有所觸援筆而書未幾輒復削去又復書又復削去又復書如是者再且三焉亡何而案中之牘滿矣一日讀生生之謂易不覺廢書歎曰嗟夫孰知冥冥者之爲生生哉然余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生則終於冥冥而已

晉江蘇濬撰

重栞蘇紫溪先生生生篇序

生生篇三卷蘇紫溪先生所譔也前明蔡光[illegible]曾刻於江右而吾閩昔無傳本適淩學博文藻來謁出影鈔本示余曰子與紫溪先生同祖且爲鄉先正文獻盍重栞之以嘉惠後學余敬受而讀之竊惟大易之道生生之道也故繫辭曰生生之謂易夫天地之大德曰生乾曰大生坤曰廣生乾坤生六子乾坤六子生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生四千九十六卦此生生之所以不已也朱子作仁說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而元無不統則曰乾元坤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又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蓋體易道生生之旨以立言也昔虞仲翔注易又以坤元歸乎乾元謂六十四卦皆本於既濟既濟卽乾元也乾元卽太極也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其實坤無元也坤之生皆乾元所生也實皆太極所生也仲翔注易本孟氏原出田何丁將軍之傳固已有先朱子而言之者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繫本明言之非仲翔諸家之剏論也至濂溪周子作太極圖說乃曰無極而太極謂其自無而之有也自無而之有卽莊子昭昭生於冥冥之說也自無而之有有一卽有二則爲太極生兩儀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無窮則又自有而之無矣而固未嘗淪於無也始而無始終而無終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貞下起元之道也卽生生不已之道也生生本於冥冥而生生可見冥冥則不可見也生生可知冥冥則不可知也不可見不可知是虛無寂滅之敎也莊列異端之語不可以訓學者也故紫溪先生易冥冥篇曰生生篇蓋舉其所可見可知者以示人焉爾謹付剞劂用識數語以弁篇首

道光三十有二年相月同安宗裔廷玉撰

## 蘇紫溪先生傳

蘇濬字君禹號紫溪晉江人爲諸生即眈書旁邑主人多藏書晝夜搜涉學益富爲文蒼淵宏肆一時莫匹萬歷癸酉大司馬泰和郭子章以建州司理與試事夢蔡虛齋出其門旣得濬卷大奇之首薦得解元丁丑會魁會榜制舉之文出經入史大變衰薾之習海內翕然宗之授南刑部主事憂歸補工部董慈寧宮役先簿正材中貴不得緣爲奸利張相居正疾九列爲祝釐以禱詞命濬濬不屬也癸未禮闈分校得士多名人會元李公廷機其最著者尋改禮部擢浙江督學僉事單車入館不假手於人天姿敏悟一目數行下每卷必閱竟或重閱然後定甲乙四年三試字比句校評品精詳其所賞拔剗破常調三試糊名大較不遠諸請謁者謝絕毫無所聽則謠詠以爲第治成案及累科賓與十九出所鑒賞始歎服以爲公明遷陝西參議分守商洛道捐俸葺庠與士談經講藝嘗單騎行村落問民疾苦父老進斗酒圍蔬酹而酹之若親父兄秦苦役白兩臺行條鞭法有礦盜數百列柵旅拒移檄諭之皆解去遷廣西副使備兵蒼梧尋遷參政領桂平道政尚簡易與文化俗卻算緡八百餘兩冰蘖凜然岑溪崗猺反側起廢將陳遴以吳廣爲先鋒躬自督戰討平之修粵西志人稱信史未幾以疾乞休遷貴州按察使不赴當道強之答曰用世如虛舟存而不繫過而不留不以天下爲已有出世如游魚遊乎江湖忘乎江湖不以已爲天下有竟不出濬不設道學之名而深造有得居家以孝弟爲宗當官以義爲防廉不買辟介不絕俗仕無擇官官無闕捷性好登臨遇佳山水引觴輒醉醉輒浩歌超曠洞達如置身霄漢上居官無所取受嘗自營生壙有執祖父墳爭者遜讓之有與予爭海蕩



地者命與之環堵湫隘未嘗一葺治疾革但命以故衣爲斂其著述有易經兒說四書兒說章編微言解醒　三餘集漫吟集生生篇雞鳴偶記若酒經得得篇則其曠志娛心之文也嘗摭國朝名臣佚賢遺跡欲爲表傳行之未就而卒郡人士請特祠與蔡文莊陳紫峰二先生祠並列　泉州府志

# 重栞生生篇

## 總目






惠安後學陳金城念庭

同安宗裔　士榮東生

士準小益

鳳藻梧岡仝校


## 論易

易者變易也天地間無一非易中昃升沈一日之易也朔弦望晦一月之易也溫暑涼寒一歲之易也榮枯開落隨時之易也凡物有盡而陰陽無盡故絕則復生此易之所以無窮也造化無不昃不沈不晦不枯而人乃知得不知喪滅矣

伏羲先天也文周孔子後天也時爲之也故易者四聖人之時也時可易心不可易故學易者學四聖人之心也天非自天吾心有乾地非自地吾心有坤時有動靜心無動靜時有始終心無始終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又曰五十而知天命識學易之爲知命庶可見聖人之心矣

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者奇偶之畫所謂立象盡意是也非潛龍見龍之謂也六十四卦無卦非變三百八十四爻無爻非變非自損來自旣濟來之謂也詞占一耳就周公係詞時則勿用亦詞也占而得之則潛龍亦占也如曰象爲潛龍占爲勿用非之非矣

生生篇

溫陵 蘇濬 君禹甫 著
同郡 蔡獻臣 體國甫 閱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訂
宗裔 祉 榮洲甫 抄
同安宗裔廷玉 豁石甫 重刻

上經一

乾。元亨利貞。

乾。天德也。六畫皆乾。則乾而又乾。此心之中。純是天德用事也。天一氣耳。而生長收藏。各一其候。則一氣之中。不能不分為四序。人一性耳。而仁禮義智。共成其功。則一性之中。不能不分為四德。天以四德賦之人。人以四德憲乎天。天人合一之妙。盡於乾矣。



初九。潛龍勿用。

乾資始。初九又乾之始。始非徒始。始固所以成其終也。天之氣不潛藏。則發露而無餘。人之心不深潛。則輕率而易敗。故曰潛龍。顏子之潛心。聖人之洗心退藏。即此潛字。勿用。非伏其身而不出也。寂然不動之體固如此也。潛便勿用。不潛便輕於用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龍在田便是形著動變充實光輝。分明易知。顯仁景象。非以時位言也。文言釋九二。不言其事功。而言其學問。第曰謹信存誠耳。曰學問寬仁耳。未有無聖人之學問。而可言聖人之事功者也。大人俱以德言。利見者。為天下所快覩也。如胸中暗昧。則小人而已。何利見之有。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與潛應。躍猶言躍如。淵。深也。人之一身。原是淵淵其淵。至於德進業修。心源澄徹。則淵泉時出。直是活潑潑地。可上可下。而不可以上下拘。可進可退。而不可以進退泥。故曰或之者。疑之也。在淵則疑於有。或躍則疑於無。有無之間。未易以常情測也。



三之乾惕而无咎。四之或躍而无咎。古人學問。只是寡過而已。

上九。亢龍有悔。

凡人學問易足。富貴易榮。履盛處豐。恬不知悔者也。惟聖人貴不自貴。高不自高。只一點悔心而已。六十四卦。惟亢龍有悔。惟其有悔。此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此一爻兼承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羣龍也。爻者。交變之義。龍者。變化之物。如以潛龍爲首。則一於潛而不能見。如以見龍爲首。則一於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然一團天道。能潛而又能見。能躍而又能飛。無少欠缺。無少止息。如天道之動靜无端。陰陽無始也。安見其有首耶。羣龍未嘗无首。只是見到羣龍无首。纔謂之用九而吉。

總論

乾純陽。純乎天德也。以陽德之變化也。故稱龍焉。以六爻之皆變化也。故稱六龍焉。今夫鳥吾知其能飛。



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遊。至於龍吾不能知。能大能小。能出能沒。能明能幽。能上能下。一天之精爲之也。龍不可乘也而曰時乘六龍。天不可御也而曰御天。非聖人孰能當此乎。世之愚夫愚婦。日用不知。物於物。而不能出庶物者也。非乘龍也。賢人君子。一德自名。隱者固之以爲潔。仕者狥之以爲通。是乘一龍也。非乘六龍也甚矣。時乘之未易言也。時見而見。天下皆得而挹其光。時飛而飛。天下皆得而蒙其潤。時惕而惕。時躍而躍。天下皆得而瞻其作爲。似乎可窺。而實不可窺也。時潛而勿用。天下無得而覘吾之迹。時亢而有悔。天下無得而累吾之胸。似乎不可見。而實未始無可見也。故總之曰。見羣龍无首。謂之無則非有也。謂之見。則非無也。有無合一。始終無端。天道之妙。盡於此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章全重在人身上。天氣無涯。而人之心。足以統之。天運無極。而人之身。足以御之。天人合一之道。盡乎乾矣。何謂元。即生生之謂也。天以是生生之氣始物。



而物物各具一天。人得天生生之理以生。而吾心渾然一個天。曰資始。而生長收藏。皆其肇端矣。曰統天。而春夏秋冬相爲循環矣。

大明是人心靈明之體。即大學之明德也。天體昭明。一始更通。更無一毫障礙。人心靈明。胸中原自洞徹。稍有障礙。便與天不相似。惟聖人之心。不徒明而且大明。緝熙光明。徹終徹始。更無一物得以礙其性靈也。由是觀一卦六爻之位。與時偕行。無非天道。無非吾心。闔闢進退之權。在我而已。

易曰御天。莊列曰御風。兵法曰執一實御百慮。一也。

夫車馬之運御之者人也。造化亦然。天太虛而實有是理。風至虛而實有是氣。理自我立。故可御天。氣自我運。故可御風。彼求之虛者末矣。

乾道變化節。正見天人合一之妙。正見易之書所以順性命之理。性者理之一定。命者理之流行。太和者性命之渾合而無間。非性命之外有所謂太和也。元之始也。始此性命也。亨之通也。通此性命也。至於利貞。則天理之一定者。秩然於吾心。而人人各有是性。天理之流行者。渾然於吾心。而人人各有是命。何各正也。率吾之性。而無所拂於命。順吾之命。而無所逆



於性。太和之保合也。此天之所以成乎人。而人之所以成乎天也

首出庶物。以德言。不以位言。人有是性命而自戕之。人有是太和。而自拂之。物於物者也。聖人盡性至命。致中致和。是出乎類。拔乎萃。高出於萬物之上者也。盡吾之性。而盡萬物之性。立吾之命。而立萬物之命。致吾身之和。而育萬物之和。此便是萬國咸寧氣象。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天德不可爲首。以天德本無首也。天之氣有首有尾。故歲以春爲首。日以朔爲首。而德則渾渾全全。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無可爲首也。使天德而可爲首。則分六龍爲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无端。聖人之自强不息。不過如此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首四句。是解四德之名。先儒所解。畢竟有牽合處。何妥孔穎達以元亨利貞爲仁義禮信。朱子以爲仁義禮智。信固失矣。智亦未爲得也。孔子言貞固。而朱子



必添一知字。豈不是畫蛇之足。且四端之言出於孟子。孔子無是言也。惟程子順題分解。較爲得之。元字只是吾人生生之心。人性皆善。總是生生之心做出來。分之則有衆善。合之只是一善。如造化許多光景。總是一段生意耳。然有是生生之意。便生而不可已。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俱是發育峻極妙用處。必有是人文。方可經緯天地。化成天下。豈不是衆美之會。利者。非一身之利也。天下人之利也。義字是處天下之人。使之各得其宜。大學之所謂絜矩是也。義行於家。則家之人交相安而利。義行於國。則國之人。交相

安而和義行於天下則天下之人交相安而和利即
利也聖人之利利在天下故曰以義爲利後世之利
利在一身故曰以利爲利利不利之間相去遠矣貞
字是天地間一個恰好正當道理蕩蕩平平不可以
私意減不可以私意增者也正則行便行其所當行
不正則止便止其所當止一時之利害有所弗顧衆
口之毁譽有所弗徇必如是而後爲事之幹必如是
而後可以幹事也世人但知疏通者之可以幹事而
不知貞固者之足以幹事此所以幹事之難與
君子行此四德者不必添一健字在天之乾則曰春



夏秋冬在君子之乾則曰體仁合禮和義貞固唯君
子爲能配天唯君子之四德足以配天四德故曰乾
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而隱非隱居之隱即與稱而隱之隱凡人之學
問不深潛者目炫聰明自任見解一切世味一切好
名之心馳於胸中得不勝喜失不勝悶此身精神全
在外走作隨時轉動如何不可拔不易乎世者胸中

原無世味不成乎名者胸中原無名心無世味則忘
進退矣無名心則忘是非矣可行則行而亦可以違
可違則違而亦可以行吾之胸中原無加損也此之
謂不可拔此之謂潛而隱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而正中即乾之剛健中正也以德言不以時言
論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論聖人之學則曰庸言庸行
此乾之所以爲易知也邪與正中相反庸言一不信



庸行一不謹悉邪也皆非正中也念念無不信念念
無不謹便是閑邪工夫閑邪便是存誠工夫存誠則
不徒善其身而且兼善一世矣君子龍德只是性命
各正遯世原未嘗損何悶之有善世原未嘗加何伐
之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一爻。是古人學問大源頭。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俱不出此。進德。便是明明德。脩業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古之聖賢。視天下國家便當作吾身實事合此。亦無業之可見矣。德非外來。是吾心固有的。業非鑿空。是吾身合做的。世有一種虛假學問。外飾而中滴險。非而陽是。豈惟無得。且并其固有者而失之矣。又有一種虛談的人。聽其言論。卽聖賢無以遠過而全無一毫實事。吾儒掀天揭地事功。豈可以空言取辦耶。忠信是一片眞心。全在天理上。更無一毫夾雜。亦無一念虛假。卽心是理有日長而無日消矣。脩詞。非在詞語上用功也。不言而躬行。旣言而顧行。念念皆實。亦事事皆實。任他治平事業。只是眞心做出去而已。知至知終。是忠信立誠之功。必做到盡頭處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至者。天理之至極。大學所謂至善。終者。事理之歸宿。孟子所謂終條理。知至至之。必至之。而後爲知至也。以口耳爲知者。未至燕而言燕。未至越而言越。非眞知也。知終終之。必終之而後爲知終也。以見解爲知者。知農而不終業。知工而不終事。非眞知也。與幾。其知幾之神乎。神。天德也存義。其精義之化乎。化。天道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進退時也。上下无常。可以上。亦可以下。進退无恆。可以進。亦可以退。隨時者也。時無常。而理則有常時无恆。而理則有恆。以其无常也。疑於遷就。以爲邪而以其有常者。運其无常者。則非爲邪。以其无恆也疑於離羣。以爲高。而以其有恆者。運其无恆者。則非離羣。總之上下進退之際。无非進德脩業之時。德常進。業常脩。无上下一也。德恆進。業恆脩。無進退一也及。卽學如不及之及。及時而有爲。所以因時而變化也。孔子聖之時。亦及時進脩之極耳。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日月星辰本乎天者。未有不與天相附。草木蟲獸。本乎地者。未有不與地相附

潛龍勿用。下也。

陽氣在下。則歛而不散。人心常下。則晦而不炫。孔子所云。慮以下人。正是潛心工夫

見龍在田。時舍也。

時舍二字。本義所解未是。利見大人。豈未爲時用者

比耶。舍字。卽取舍之舍。大舜之舍已從人。惟其時可舍而舍耳。九二。閑邪存誠。舍其不正。而歸於正。舍其不中。而歸於中。此所以謂之龍德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自試。非始試之謂也。德業在我。而試吾之德業在時。時上時下。時進時退。正以試吾德之進與不進。業之脩與不脩。爲何如耳。

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治猶云盛治。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皆治



之上者也。下此則伯而已。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不徒曰用九。而曰乾元用九者。元天之心也。用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純是剛強不息。非剛而能柔之謂。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天時不息。君子乾乾。亦與時相爲不息。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進德脩業。乘時者也。所不得變革者也。上下進退趨時者也。所得變革者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世人以天位爲位。而聖人獨以天德爲位。可見吾心正位。原自有一段高明。與天合德處。君子大行不加。帝王有天下而不與。亦以天德之位在我耳。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何謂天則。剛健中正純粹精是也。以其剛也。謂之天德。以其變化也。謂之天時。以其萬古不易也。謂之天則。一也。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惟一念之獨覺者爲能見天之心。惟自強之不息者。爲能見天之則。夫是之謂貞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乾元者始而亨一章。俱就人道言。始者。上天生物之始。而人得之以始也。謂之始。其端甚微。而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未有不由微而顯者。故曰始而亨。性者。心之存主。情者心之發動。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性利而情亦利也。上文曰各正性命。性正而情亦正也。乾始之初。性情方動。至此則性成其爲性。而渾然完具。情成其爲情。而隨處充滿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非獨吾心之始。而亦天下之同得以始者也。乾始之渾全者爲美。乾始之順布者爲利。不惟可以利

一已而且可以利天下。能使天下被其利。而莫能言其利。總是性情之運。自然而然耳。故曰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大哉乾乎。只是贊吾人乾道之妙。天道剛健。而人與天一般剛健。天道中正。而人與天一般中正。無所於雜。純之至也。無所於累。粹之至也。無所於閒。精之至也。只是贊美之詞。不必以純粹精分屬剛健中正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六爻發揮。重發揮字。六位時成。聖人則觀六爻之動。而發揮之。旁通情。卽上文性情。言情。而性在其中也



大抵六爻主於動。吾心之情主於動。動無定形。而順之於時。時無定在。而歸之於理。安往而不旁通也哉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隱而未見。非不見也。不輕於見也。行而未成。非不成也。不自居其成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間。故曰。重剛。乾惟二五爲中。三四過乎二。不及乎五。故爲不中。此皆氣質之偏。處上不在天等句。俱承不中來。五之飛而在天也。中故也。二之見而在田也。中故也。三惟其重剛不中。不能如五之飛。二之見。而與天地无以合其德。三之咎也。奈何無憂。憂之至。則可以无憂矣。三之所以无咎也。四惟其重剛不中。上不能如五之配天。下不能如二之配地。而中无以盡乎人道。四之咎也。奈何无疑。疑之至。則可以无疑矣。四之所以无咎也。三四兩爻。皆人道之極。四不在人。三在人歟。曰人亦无不在天不在田。而懸空自立之理。聖人各就爻義發明



之。若曰。處三之位而无惕。何以鼎立乾坤。處四之位而无疑。何以通乎三極。欲使人深思而求得乎安身立命之所在耳。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贊易於乾之文言。獨加詳焉。夫子贊乾於九五。獨加美焉。蓋爲羲文二聖人而發也。伏羲其先天乎。而天弗違矣。文王其後天乎。而奉天時矣。乃其合德天地。並明日月。四時順序。鬼神无疑者。則羲文之心

一也此夫子所以發周公未發之意也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衆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人聖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天天有盈虛而況於人乎知進知退聖人之胸中原无進退也知存知亡聖人之胸中原无存亡也靈覺所照何所不知中本自得何所於失故曰不失其正歸於不失天道之正而已乾始於元終於貞二曰仁以行之乾道之始也上曰不失其正乾道之終也至謂乾元用九則貞元之妙如環无端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卦詞元亨二句就地道說君子以下就人道說觀象詞可見也元者地之生物亨者地之通物利牝馬之貞者順以受天之氣而健以代天之終也攸往以下當以先迷爲一句後得主一句利一句象傳云後順得常後得主而有常此可見也通卦辭只是以陰從陽四字蓋地道也臣道也陽先陰後故地以承天爲得主臣以從君爲得主也得主即利也後天之卦位於西南故西南則得乎陰之位是以陰從陰也東北則失乎陰之位是以陰從陽也謂之得朋不過以同類爲朋耳惟喪其朋黨而一心於從陽則得主之慶可以有終矣泰曰朋亡中孚曰絶類上渙曰渙其羣皆喪朋之意也如曰反之西南便畫蛇添足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易以道陰陽耳陽爲善陰爲不善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淑慝之大分然也吾心之不善始於一念而其極也至於潛滋横潰而不可救天下之小人基於始進而其極也至深根蔓引而不可拔孔子就人身言程朱就小人言其理各有攸當然孔子提醒人心尤爲親切吾心之邪未去而何以去天下之邪哉故潛伏必謹何待昭昭夜氣必養何待旦旦聖賢之慮嚴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坤以順爲主然順不可過也夫順而過者則委靡爲工而正直之氣易衰轉圓爲巧而執方之守易蕩自視不勝其小矣六二柔順中正是順而能健者也衆人皆靡而我獨直衆人皆圓而我獨方卓立天地主持一世何其大哉不習非不假於學也曰敬曰義皆學中事即聖帝明王亦何嘗廢學然緝熙敬止非矜持也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思而无思爲而无爲是之

謂聖學而已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陽動陰靜。陽健陰順。坤如一於靜。則頹然耳。退然耳。其何直方之有。惟靜而能動。順而能健。此所以爲直方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坤之剛而方者。動故也。觀坤道。則知人道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之患。夫才智太過者。上未免於偪主。下或至於凌人。渾厚樸實之意。已斲喪而無餘。天下國家之事。未免漫爲而嘗試。如之何其可以爲貞乎。惟其有章而含之。无智名。无勇功。悃悃乎其不能言。斷斷乎其无他技。臣道之正也。无成有終。畢竟是含章。君倡而臣和。君先而臣後。臣之章。皆君之章也。臣何功之有焉。



六五。黃裳元吉。

天玄地黃。曰黃。以別於天也。上衣下裳。曰裳。不敢安於上也。以黃爲裳。猶言以中爲順。總是居中處下之意耳。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在中。卽美在其中之意。言中固所以爲順也。三五

皆陰麗於陽。故稱美焉。然三曰含章。則爲臣者。固无樂乎華藻之工。五曰文在中。則爲君者。亦无貴乎鋪張之侈。此之謂闇然之章。此之謂不顯之文。甚矣。聖人之不貴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陽爲理。陰爲欲。陰勝陽衰。天理人欲交戰於吾心之中。故必力戰以勝之。所謂戰勝則肥是也。其血玄黃。直是血戰。血戰斯无不克也。人惟甘自屈於物欲而不戰。戰而不力。宜乎敗亡之无日已。玄黃。猶言血流漂杵。武王未嘗有傷。則陽未嘗有傷可知。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天地間之理。未有正而不大者。柔順利貞。坤之正也。敬以直內。君子之正也。德合无彊。坤之大也。德不孤。君子之大也。用六。則始終皆一於正。是不惟以大始。而且以大終也。

總論

傳曰。乾。健也。坤。順也。夫健。非過於有爲之謂也。爲其所當爲也。順。非一无所爲之謂也。爲而无所作爲也。健而不拂。則健亦順也。順而不弛。則順亦健也。至若易有後先。事有終始。若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則造

化之所不能違而亦人之所不能違者也。彼委靡之士。趨而趨。諾而諾者。固无足數。間有自恃聰明。自矜才辨有所得焉。而故衒之。有所成焉。而故張之。卽謦言日至。而咎且隨其後矣。況其不善之漸。尤有可畏者耶。古君子之事君也。如地之承天也。栽物在君。而己无名。事業在君。而己无功。守含其章。而不敢專天下之成。守括其囊。而不敢徼天下之譽。時而處后。時而朋亡。固順也。時而正直。時而執方。亦順也。矜伐可克。而違不忘弼。几几可挹。而詭不忘規。蓋其爲坤道之純乎。然其要。則敬義先之矣。君子之主敬也。如臨上帝。如對明神。順其軌也。君子之集義也。不弛焉而忘。不躐焉而助。順其序也。未萌而防。不以履霜而忽先幾。連根而拔。不以疑陽而忘血戰。順其宜也。至於貞焉而永。大焉而終。則順亦健矣。坤亦乾矣。引之於前。而莫知其首。推之於後。而莫睹其終。玆其三極之至妙者乎。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傳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乾以始物爲主。故先元而亨而利而貞。知大始之義也。坤以歸藏爲主。故先貞而利而亨而元。作成物之義也。其實乾坤之道。陽唱陰和。陽施陰受。盡之矣。唱而後和。施而後受。分也。分之所安。便柔而靜。唱而必和。施而必受。功也。功之所成。便剛而方。柔則无爲。剛則无不爲矣。然柔中之剛爲而實无爲也。靜則无形。方則有定形矣。然靜中之方。形而實无形也。此所以不徒曰貞。而曰牝馬之貞也。後得主之利。卽牝馬貞之利也。後而得主。何柔且靜而有常不變。則剛而方矣。萬物之化。皆坤之化也含藏不洩。何柔且靜。而化光畢達。則剛而方矣。故總之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健順者天下之大分也。而時者。天地之大機也。天氣未行。安得而先之。天氣既行。安得而後之。然謂之承天。則甚柔且靜。而謂之時行。則甚剛且方矣。蓋地道也。臣道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敬義俱是精神竪立處。敬是自家精神主持得定。義是自家精神處置得宜。敬之精明條理處。卽爲義。外義之敬。非敬也。義之整齊嚴肅處。卽爲敬。外敬之義非義也。古之聖賢。雖如尸如齋。而天下事變。无一不

了了於中。雖萬感萬應。而一念性靈。未嘗馳逐於外。艮以敬義之並立耳。易言學問於乾坤加詳焉。乾之九二曰閑邪存誠。使如孔子之告顏子。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使如孔子之告仲弓。

君子黃中通理。

程傳曰文中而達於理。此說得之。黃土色居中。是飲其至色而渾然在中。乃不顯之文也。然一中可以貫天下之道。雖渾然中存。而條理畢具。故曰通理。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焉。故稱血焉。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

猶未離乎其類。言陰類未絶。如病根未去。勢必復生當血戰以勝之也。天地之雜非眞雜也。當其血戰之時。若見其爲雜也。至陰類旣盡。則天自天地自地。元黃之色。一定不易矣。何雜之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草昧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況動乎險中。則不終於險乎。其大亨宜也。然必正固而後可以亨。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也。必不輕於所往。而後可以亨。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也。然天下之屯。非一人所能



獨濟。必廣求賢輔。而後可以亨。故利建侯。必程子以建侯爲求賢。甚是。古之帝王。分天下之茅土。以共天下之豪傑。俾同心戮力。共成大功。故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又曰。樹以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皆建侯之義。謂之立君。非矣。

總論

屯之彖曰。天造草昧。夫治亂晦明之機。天也。亂不終於亂。必有人焉以治之。晦不終於晦。必有人焉以明之。當是時。而有豪傑者出。主張世道。重揭乾坤。天之所與。其孰廢之耶。然其要則主於動而已。傳曰。動乎險中。又曰。雷雨之動。雷不動。則膏澤未施。雷一動。則天澤盈滿。君子所以經綸天下。不敢康寧者。惟此動而已。噫。動豈易言哉。无其志者。旣重發以喪功。有其志者。又輕爲以至敗。无其才者。旣不足爲天下用。恃其才者。又不能用天下。此亨貞之訓。聖人所以惓惓也。其惟初乎。如泰山之磐。而安不可搖也。如大將之桓。而威不可犯也。且下白屋之士。詢芻蕘之言。而不以崇高爲可恃也。此其无負於天造之意。而不嶄於雲雨之施者哉。三之逐鹿。如反覆盜名字者。固无足言。五以硜硜匹夫之守。而欲與英雄豪傑。共角於草

昧之初。其何濟之有。四應初也。故乘馬而吉。二應五
也。故乘馬而邅。上乘五也。故乘馬而泣諦曰。草昧之
世。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諒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彖曰。童蒙求我。而傳曰志應也。此便是聖功根本。言
發蒙者。非有所求於童蒙。只是童蒙求其在我而已。



我者。童蒙之真心。孟子所謂赤子之心是也。以我而
求童蒙。是便隔了兩層。即求之而未必其應。童蒙反
求其本心。則赤子良知良能之本體。便在目前。教者
之心。與學者之志。兩相應而不相拂也。初筮者。如靡
不有初之初。此求在我之心也。再三者。或二以二。或
三以三。此求在外之心也。此告不告所由異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一泓清徹。全无泥沙夾雜。此即吾心淵源。
乃蒙者之本心也。君子果行。是育德工夫。事事徵省
日日躬行。是要探到本原。使无失其初心而已。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利用刑人。非刑威之謂也。以規矩準繩而為之儀刑
也。故曰正法。所謂立身法度是也。人之一心。凡障於
聞見。溺於氣習。皆謂之桎梏。用說桎梏者。去其聞見
之障。而使自得其良知。革其氣習之偏。而使自得其
良能也。往則過求矣。故吝。此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包荒者。有教無類。如天地之造物。无所不容也。婦是
以陰從陽。蒙者之心。順乎教者之心。而无所拂也。君



子固欲天下在於兼容之中。又必擇其順從者而引
進之。如納婦然。則施之者願其安。而受之者順其軌
豈非吉乎。爻曰。子克家。而象曰。剛柔接。臣之事君。如
子之事父。君之任臣。如父之任子。何教化之不行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六三之勿用取女。正與納婦相反。見金夫不有其躬。
只是貪利忘義之人耳。君子雖於人无所不容。而若
人乃自棄於禮教之外。欲包之則不可。欲發之則不
能。惡在其納之耶。行不順。不宜改作愼字。蒙之卦。凡

三言順五之順順以從人上之順順以自治皆行其所當然而率其所自然耳赤子之心順乎性者也利欲之誘逆乎性者也從正人君子則順從小人則不順謂不愼之尤親切亦未之思耳

總論

乾坤初闢卽有屯蒙屯則未舒蒙則未覺其洪荒時乎老之嬰兒卽易之童蒙也唐虞以前智識未開人皆嬰兒故其俗淳唐虞以後智識漸開人非嬰兒故其俗變至於變而人心之眞牿之反覆而无復存矣試觀挽世之人澆淳而競爲智散朴而競爲辯豈不



自詡蒙昧之漸開而不知私欲之誘甚於金夫見解之障甚於桎梏名利之竊引寇而攻其外道德之竊引寇而剽其中猶山下之泉潰決奔亂而莫之止也夫水之源其澄之也易爲力水之流其塞之也難爲功故初言發蒙不過開闢啟鑰之力二言包蒙猶有含垢匿瑕之度上言擊蒙則有移山壓卵之勢矣要之學者求其在我得其初心則順之固養也果之亦養也夜氣之動卽爲天眞孩提之知卽爲堯舜困可通婦可納又何桎梏寇賊之足慮哉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一卦是聖人涉世學問中庸言素位而行而極之夷狄患難正是此道理有孚光亨貞吉是胸中養得到見得到乃所以能需處有孚誠也一眞爲主萬感不入也光亨明也樂天知命故不憂也貞居易俟命順受其正也此皆天德用事止於至善吉道也故不持安常處順坦然自如卽變故之臨如大川然亦无入而不自得矣何利如之



需是徹上徹下的道理傳曰位乎天位以九五得天道之純耳天位卽乾卦位乎天德非重在尊位也正中二字乃天道本然如此人而正中則純乎天而不間以人矣大都人之一心稍有未瑩則世味得以汩之近利得以動之禍福利害得以恐之憧憧役役不暇而何以能需一純乎天則如太虛流行萬境澄徹順逆禍福直視之爲晝夜之序矣而安往不需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需也小人行險以徼倖不需也此天人之辯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飮食宴樂

雲上於天時而形雲密布時而飄忽太虛皆不過順其自然而无一毫安排急迫於其間此需之義也君子俻其在己聽其在天坦坦蕩蕩朝夕間食一頓安樂飯便是浮雲太虛境界何必戚戚遑遑爲哉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郊曠遠之地世味不染物累不攖也犯難二字最好玩味患難亦人之所時有但不當犯難耳君子置身於名韁利鎖之外而游神於恬淡閒曠之鄉自不犯難何難之及耶常者吾心之至一乎常乎也明常明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即是非口舌險於風波亦不能不關情者要之求全之毀何損於日月之明耶衍在中者此心寬然无入而不自得譽不加密毀不加疎故雖小有言而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順不敗也九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泥物欲之汙也險在於外而吾莫爲之防也曰自我致寇則陷溺常由於己需于血血氣之私也險在於內而吾力爲之制也曰順以聽則感發常得之人

總論

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一蹶而難振也故稱泥焉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焉以其深入而難出也故稱穴焉然而古之聖賢履險若夷視有事若无事



俟其數之既復時之既順吾可徐徐焉以享其安則其天定耳試觀之天大火鑠金徐徐焉以俟其火之自流也寒風栗烈徐徐焉以俟其寒之自消也天豈有意於需哉中正之道固爾也五之中正純乎天也初之恆二之衍未離乎天也四之順上之敬因人而復之天也三之敬愼失乎天而冀其返之也是故于郊亦可于沙亦可于酒食亦可泥可脫也血可去也穴之入而亦可出也身在網羅阨迫之鄉而心在清夷曠蕩之境人情之變態殊觀而一腔之造化行在不狥世不遺世惟因乎世而我不與焉此豈世故所

能嬰耶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
也此心之中稍或不定而種種嗜好種種功利潛
而奪之則方寸之地使成涂泥堂奧之間皆爲兹寇
雖欲需之而不知所以需之矣然則險何足爲人患
患吾心之自險耳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
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卦只是欲使人无訟耳訟人之心不可有自訟



之心不可无人人自訟此世之所以无訟也夫訟不
過爭曲直之間耳縱使吾心无他吾事本實而爲勢
所阻不得自伸猶恐是非一開禍福立至且退而自
訟惕然自動其中心則偏陂好惡不作於中而能置
身於不爭之地吉道也必欲終極其訟爭端從此不
可解矣非凶乎然世必有使民无訟之君而後有无
訟之民大人以中正爲觀於上而民快覩於下導德
齊禮忘是與非斯世之利也不然者上无明王下无
良民舉斯世而入傾險之俗如淪胥于淵而莫之止
矣其何利之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與水其始只是一氣至行相違而天淵隔矣作事
謀始不謀之於違行之後而謀之於未行之初欲其
念念皆純乎天而不入于淵也大凡天下之事未有
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者吾人之心未有不愼厥始而
能令厥終者一念而愼則如火始然如泉始達而禮
讓之風成焉一念而不愼則涓涓不塞星星不滅而
爭競之俗熾焉故曰事有終始愼獨始也无訟終也
不謀始而終凶宜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



從上吉也

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
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蓋不必
告許之俗方謂之訟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爲臣
下者與人无競而已貞厲卽惕中也象中之曰食舊
德從上吉也蓋人能忘情於利祿而不能忘情於功
名故必置功名於不爭之地而後吉也上爻與三相
反以訟受服正爭利而得之者其失多矣

總論

天地既分屯蒙漸判民僞滋而爭端起矣夫訟豈遽

治所宜有哉。民有利心，斯有競心，民有機心，斯有鷙心。事若鴻毛，而釁積邱山，遣釁者一，株連者百。始如鷙鳥之相搏，猛虎之相噬，甚至扞當世之文网，而莫之顧也。非風俗薄惡故耳，惟始之不愼，而不自訟其本心耳。且非直細民已也，嗜爵祿者爭利於朝矣，嗜功名者爭名於朝矣。衣冠之族，攘臂相先，廟堂之間，且爲聚訟。而何以責之蚩蚩之氓耶。聖人以爲欲挽其終，在謀其始，欲化其相爭相奪之俗，在率之儉約之風，欲制之以法律，不如啟之以安貞。此聖人以君子之道待天下。而天下所以胥化也。然其要則中正先之矣。上有中正之君，則初之訟可以不永，二之訟可以不克，三可以无成，四可以安貞，即愼心如上，而三褫且隨其後矣。百官安得不讓於朝，萬民安得不讓於野耶。大學論誠意而極之使民无訟，此端本清源之說也。

師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一爻，專重一中字。行師之道，過嚴則刻，而下有離心，過寬則弛，而下多玩志。緩於事者，則重發而喪功，急於事者，則輕爲而至敗。惟得中道，則寬嚴並用，緩急得宜，此所以勘定禍亂，而一舉有成績也。象曰，懷萬邦，亦指九二言，用師以懷萬邦，而不以擾萬邦。此師之最吉者，其得寵宜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尸，程子謂衆主最是。師貴擇將，又貴專任，二爲長子，專任之宜也。如六三之弟子，而使與將兵之事，是使衆人主之也。三軍之司命，不得任操縱之權，而猥肅之小人，及至干作止之令，邲之敗，九節度之潰，皆由此也。五爻亦同此意。

總論

師之爲卦，既曰行險，又曰毒天下。蓋兵凶器也，猶之毒藥然，非不得已，不可用也。自好大喜功之君，逞雄心於一擊，而新進喜事之將，至棄黔首以資敵，而兵始爲天下禍矣。聖人因戒之曰貞，曰丈人，而復詳於六爻之詞，誠重之也。是故必田禽之執，而後可以舉兵。彼兵出无名，若窮山林以追鳥獸者，非完計也。必以律而後可用兵，彼以不教之卒，无制之師，而譁然進，靡然退者，是以卒與敵也。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而後爲軍之善政。彼不度彼已，而以一卵敵千鈞者，

必无幸也必將能而君不御然後可以取勝彼三錫之寵不加而衆足不得以自由者是解豪傑之體也故讀師爻而將兵將將之道盡矣後世兵書連篇累牘能出師卦爻之外乎然論其要則莫急於用人焉方其出師也旣戒弟子之輿尸而其成功也又戒小人之勿用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爲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爲才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无後患聖人之慮深矣哉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原筮猶蒙之初筮不過返之本原之地而求其一點實心耳君道莫先於仁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天子體元只是一仁字曰永貞者只是常守此仁而不變耳不寧方來是儆戒之意古之聖人不曰吾德已盛吾治已至而罔遊于佚不敢荒寧之戒且兢兢焉敢曰吾元永貞矣无咎矣而遂安然无所戒懼哉要必乾乾惕厲无敢少寧然後吾之精神日與天下相貫而天下方來歸也後夫與元永貞相反蓋不以吾身先天下而反以天下之故後吾身荒寧自恣非夫也其誰比之故凶

比吉也三字非衍爻傳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故一家必有一家之主一國必有一國之主而況於天下无主則亂有主則治此比之所以吉也剛中就得天之初言乾卦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是剛中者天德也原筮元永貞者反求諸初而純乎天德也不可以剛屬元中屬永貞未發之中卽元也永貞卽剛中之不息者耳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古之人互相固結互相協恭只是一心以事君而已二遠臣也而與內臣相比四近臣也而與外臣相比夫以遐方之牧伯而結公卿其勢易於失己要惟自處以正卓然无求斯爲善耳故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嚴其守也以廟堂之大僚而親外吏其勢易於失賢要惟用得其人共篤忠貞共濟國事斯爲善耳故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戒其私也

總論

師之後受之以比師井田也比封建也封建一定上下相維臂指相得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豈非盛王

之際耶。然比於人。亦甚難矣。威福自擅。易於恣睢。快意當前易於怠弛。而民情不常。易於恩怨。夫有一恣睢心。有一怠弛心。有一恩怨心。皆道之所不載。而適以解天下之體也。故曰元永貞。曰不寧。曰顯比。務使君之心。无一息不運於天下。而又未嘗有意於留天下。舉天下之情態。若无所有於心。而又未始置天下於无所用心。如天之元氣。見其常運。地之元形。見其常流。而形形色色之往來。第普之以无心耳。此其爲善於比天下者乎。若臣之比君。固有道矣。內比乎外。而不以樹交。外比乎內。而不以植援。如耳目手足相



資相濟。歸之有孚盈缶而已。後世有孚之誼衰。而比周朋黨之俗成。利合則比。勢合則比。至用匪人以傷國。而卒至於陵夷大壞也。噫。是豈可容於顯比之世哉。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大畜小畜。皆君子畜德學問。大畜有囊括宇宙。包羅萬古之心胸。故象曰。多識畜德。小畜有一言必謹。細行必矜之學力。故象曰。懿文德。大畜之卦。剛健而有光輝。宜於設施。故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小畜之卦。剛健而出以巽順。宜於收斂。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傳釋卦名。全取六四一爻。柔得位者。柔得其正。是沉潛之意多。而虛受之量宏也。上下應之。是鄉國天下之士。樂爲之友。一言一動。皆爲我資。此所以爲小畜也。健而巽。就己言。剛中而志行。就人言。健則天德用事。巽則優柔以出之。勿忘勿助。有實功矣。剛中乃正直君子。可以輔仁。志行則合志以行。其益无方矣。



何亨如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正小畜之象。假如有些雲起。便下雨。不過數點便了。惟密布其雲。不輕易下雨。這雨自然來得大。凡之所畜。皆當如是。若稍有所得。便搬出來用。東馳西鶩。源既不深。流安得長。須從我西郊收斂地方。藏而又藏。蓄而又蓄。不致疎漏旋過。必如是而後成個小畜。學問必如是而後亨也尚往。有尋向上去之意。施未行。非不行也。未肯輕行俟其可行而行也。密雲二句。孔子彖傳。原分作二意舊說只作一意看。非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之復自道。復其固有之道也。其畜德取之己。二之
牽復。與初九相須共進也。其畜德資之人。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人者。己之輔也。輹者。車之輔也。九三與陰柔相比。是
與便辟善柔之人居。失其所以行矣。夫小畜之學。只
在家庭日用之間。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德之
不畜。即家庭日用。事事乖刺。閨門之內。且相背違。而
何以行之國與天下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陰也。陰柔之質多。少振拔。則血氣之私似未盡
去。而終身不及之憂。亦所不免矣。以其[illegible]上二陽。
是貞實用功。貞實下仁。漸摩久而血氣自消。進修熟
而憂患可免。然則人何以不勝爲患哉。合志同方。則
人之畜。皆吾畜也已。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小畜全是取人爲善。而欲取人全是精誠用事。故四
曰有孚。五曰有孚攣如。總是真心實意。互相固結耳。
至於斯邁斯征。日積月累。胸中直是无所不有。而聲
應氣求。且合天下以成其善矣。故曰富。即富有之大
業也。曰以其鄰。即德不孤必有鄰也。富而曰以鄰。則
一人之心。通諸君子之鄰以爲心。一人之富。合諸君
子之鄰以爲富。豈獨富而已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貞凶。有所疑也。
象詞曰。密雲不雨。而上曰既雨既處。意亦相似。雨而
不處。便是所施大行。既雨而即既處。是方欲行之旋
復止之。畢竟收斂意多。不肯輕動。到胸中之德飽實
充滿。眞如大車以載然矣。然吾人學問。有涵養便當
設施。少有所得而輕動者。非也。既有所得。而過於收



斂。亦非也。苟徒一於沉晦。有所疑忌。而不敢動。如婦
人之正位乎內。而危厲不安。終非夫子制義之道也。
如月之幾望。終非太陽當天之景也。天下事終何所
藉於若人耶。雖名爲君子。亦往輒得凶矣。

總論

談天地者。言大德之敦化。必言小德之川流。談聖道
者。言大之莫載。必言小之莫破。易有大畜。必有小畜。
天下未有大而遺乎小者。亦未有不得於小而能成
其大者。是故毫分縷析。莫非化機。三百三千。莫非性
命。一言之允。勿曰无害。細事之失。勿曰无傷。積少成

多積微成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亦天地之所不能違也。然小畜之學。未有不須人以成者。初之與二。相牽而復。四之與五。上孚交而固。其合志也。如宮徵之相和。其交相切劘也。如水火之相資。其受益也。如萬派千流。歸於大壑也。至富以天下。鄰以天下。而其益无方矣。試觀於古舜德大矣。而耕稼則取陶漁則取野人之一言一行則取。何其小也。孔子之德大矣。而問官則問。問禮則問。每事則問。又何小也。噫。茲小也固其所以爲大與。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字。是踐履實地。此卦以兌之柔。履乾之剛。剛以爲主。柔以行之。剛柔合一。正吾人行己實地。隨措皆宜者也。文王卦詞。却就履危機上說道理。亦見履道之善。即危可使安。而況安常處順耶。大都人之一身。不必嬰禍患之涂。而後爲危。即干戈之禍。起於嚬笑。風波之變。生於几席。履高藉寵。而有不測之憂。撫盛持盈。而有意外之變。皆所謂危機也。惟在說以處之耳。履。即禮也。說。即禮之用。和爲貴也。禮以行之。遜以出之。順於道德。而平其心氣。此心之太和。直與乾之太和相應。是之謂履和而至也。是之謂說以利貞。而順乎天也。履而至是。則慢者可化而爲恭。爭者可化而爲順。履天下之至險。若天下之至易。有何事變。足以動我。有何危機。足以困我耶。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履。禮也。素无文也。履初言素。昭忠信也。賁極言白。惡煩縟也。此所謂禮之本也。記曰。禮反其所自生。初六當履之初。是繁華之習未熾。忠信之質未漓。以素爲履者也。世皆尚文。己獨尚質。故曰獨行願。願在於內。而不願乎外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何謂履道。率性之謂道也。天下惟道爲至易。亦惟履道爲至樂。順性而行。安往而不自得哉。幽。不是幽隱。是乃幽靜元澹之人。恬无嗜欲者然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簞瓢茹草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眇能視不明乎道而自以謂能明也跛能履不行乎
道而自以謂能行也斯人也觸目皆荊棘舉足皆陷
阱安往而不危哉武人爲于大君極言其禍之烈也
愚不肖之人雖不明且行於世道猶未害也惟以一
偏之知而強爲明以一偏之能而強爲行則害及天
下害及萬世如武人爲大君其禍可勝言哉象曰志
剛所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一爻要重在貞厲上觀象傳位正當可見也夫



以九五之時勢足以運才足以逞將舉天下惟吾欲
爲无不如意矣然九五之位中而且正者也勢足以
運而渾然有无偏无黨之思權足以逞而凜然有臨
深履薄之戒日以正道治其身而不敢忘危厲斯其
履帝位而不疚也哉

總論

履禮也禮教不興民心背邪故爲之禮以治之視聽
言動惟禮則肅名分紀綱惟禮則定父安於上子安
於下君安於逸臣安於勞約之於規矩準繩之中而
範之于中正無邪之典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損
益也是故處紛華之地而常存簡素之風身都富厚
之區而心在坦夷之境幽人素也即帝位之履而有
天下不與也何者非素坦坦樂也即時而愬愬時而
貞厲而懼者安危者平也何者非樂見賓承祭无時
而不兢兢則造次顛沛常若委蛇談嘯之日潛伏屋
漏无處而不慄慄則戎狄患難常若俎豆絃歌之鄉
顏子簞瓢不遜禹稷之和衷孔子之從心不踰無異
堯舜之周旋中禮至於元吉有慶則說應乎乾而天
且弗違矣彼眇之能視跛之能履豈道之不可明且
行哉則不求明之罪也不求行之罪也噫履道則祥



不履道則凶嚴矣哉天人之際乎

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造化之運關乎世道世道之否泰關乎君子小人易
之大分凡爲陽爲健剛毅不屈者必君子也凡爲陰
爲順依阿委靡者必小人也然其本係之君身矣君
德剛健其所喜者必剛健之士而陰柔之小人屏迹
矣君德陰柔其所用者必陰柔之士而剛健之君子

遠於朝矣是故上下之所以交者以小人道消也無所以間之故也上下之所以不交者以小人道長也有所以間之故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成輔相俱就元后身上說不可分過不及天地之渾然者爲道其當然者爲宜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中庸曰天地之道爲物不二玆道也卽吾身固有之道亦人人之所共有者也天宜尊地宜卑天宜健地宜順五常五典皆天經地義之不容易者玆宜也



卽吾身當然之宜亦人人共以爲宜者也元后心中渾然一個天地爲能舉天地之道化而裁之黙而成之渾渾全全无少欠缺是裁成天地之道也所謂誠者自成也元后一身擔當宇宙行五常敎五典舉天經地義一一闡而明之是其輔相天地若人臣之輔相人君然也裁成其道而使天下之人皆共由於其道輔相其宜而使天下之人皆咸用於其宜蓋以天地人物爲一己非離己以爲天地人物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二與五應是輔治大臣故言大臣之體洗垢索瘢謀臣之責納汙藏垢大臣之度故曰包荒然過於操切非也安於因循亦非也當斷不斷奸弊叢生矣故用馮河大臣爲宗社計長久必使四海之遠常在目前萬世之慮常如一息故曰不遐遺然大臣視天下之人無非吾人喜其所親則伺便者至昵其所賢則窺嚮者集故曰朋亡皆大臣之體宜爾也總之一中字盡之矣尙如尙忠尙質之尙人之好尙不同偏剛者尙剛偏柔者尙柔皆非中道卦惟六五中以行願而二得尙六五之中行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乎舊說



以尙爲合又曰合此爻之中行皆強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平陂往復天道也艱貞无咎人事也勿恤其孚作兩句讀與家人勿恤吉言不用憂恤而其精誠自達於天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四一爻是虛心用賢之大臣翩翩不富者如鳳皇于飛全不以勢利芥於胸中也後世相業之低只緣

一富字累了能不富何事不可爲以用也其鄰猶書所謂臣哉鄰哉謂用賢也不戒以孚天下之士皆樂爲之用也然其要則上之翩翩不富有以鼓其心耳何謂失實虛與實相對實則不能虛虛則盡失其實如周公叔父之親冢宰之尊勲勞之大盡數退讓不居而吐哺以下天下之士此之謂皆失實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世道積累而成泰猶積累而成城也城復于隍則平日積累之功廢於一旦紀綱淩夷法度廢弛其命亂



也當此時而欲窮兵黷武疲民以逞豈完計耶惟當急於自治新其號令更其憲制庶可以圖回天命耳如自以爲正而守之不變則積弊成壞不可收拾不亦可羞哉

總論

泰交也君民之情交故鰥寡達於旒纊君臣之情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乎然世无常治亦无常亂泰之不能不否也猶寒之必暑也暑之必寒也天也所以保安泰而不使至於否者是猶未暑而刈漊未寒而求桑也人也聖人以爲天地交泰之運惟君子爲能致之亦惟衆君子爲能維而持之故彙征者濟濟於下不富者翩翩於上行中之主不以居顯而忘延訪之規中行之臣不以宴安而廢張弛之政至於平陂之相乘往復之相尋而艱貞之戒誼不忘規自邑之告志不舍命盛世之君臣所以維持世道者其用心固如此哉益嘗稽往牒大和宇宙孰若唐虞成周乃上有明目達聰迪知忱恂之勤下有敷敎明刑旌淑別慝之忠而戒慢遊於丹朱勤綢繆於桑土彼其治而愈治安而愈安者良有由哉不然挾富盛之勢以塞彙征之路忽天地之際以釀復隍之憂此元狩天寶之治所以不



克終也亦可戒哉

否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聖人於否泰之初皆欲得人以維之泰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致治也否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撥亂也可見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之處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不在天下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

也
三陰爲小人之羣君子處此與之爲黨固非也激之
而使无所容亦非也二以中正應五中正爲能包容
小人之心承順君子之德雖與小人爲羣初不亂於
其羣而有所轉移變化於其間此固小人之吉而大
人之道所以否而能亨者未始不藉於此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唐人曰包羞忍恥是男兒三當三陰之極不中不正
小人道長事勢已不可爲矣當此時者豈容悻悻於
一決以自取敗哉惟含垢忍恥貶斥可及僇辱可加



勿深其中傷之毒以俟其機會之萬一耳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命謂造化在我也否極泰來固是天命之常然君
子不恃其在天而有以陰移而潛奪之是天之權且
爲我用謂之有命可也无咎者天之所祉人不得而
違之也離麗也文明也離祉言文明之福也

總論

易之道天道也天道以好生爲心卽寒沍栗烈之交
而陽和之氣未嘗泯也聖人以生生爲心卽晦冥紛
亂之候而反正之機未嘗忘也夫時至於否以天地
則不交以天下則无邦聖人豈坐視世事之不可爲
而泄泄然不爲之計耶抑豈不度其時之不可爲而
妄試於一擲耶拔茅以集君子之勢包承以移其不
肖之心而且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間至於吾黨既集
事機既得天命之權若有以潛驅而陰握之則祉可
錫吉可臻而後天下之喜安安然坐而享之矣蓋至
是而始知小人之未始不可爲君子而亂之未始不
可治也然而未也否之未休其未泰可憂也否之既
休其否而復歸於否者尤可憂也此其亡之戒聖人
所以惓惓也以周之宣王奮然于厲王不振之後庭



燎問夜雲漢憂民安集歌於鴻雁振武詠於車攻至
驅玁狁平蠻荊厥功爛然乃料民太原識者已謂其
漸不克終未幾而幽王煽亂亦謂宣王有以釀之則
其亡之訓良可鑒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只要分別公私同人于野以勢同耳同人于家
以情同耳惟于野則疎逖之氓無間於王公海宇之

衆不殊於閭閻耳目肝膽可以相信呼吸喘息可以相通無我無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哉夫人心苟異則庭闈談笑之際而有戕之禍已生於几席人心苟同則卒然之變有以相恤大難之衝有以相維所謂同舟遇風胡越如左右手矣胡不利哉乾行不專指涉川兼承同人于野來乾之道无私而已君子大同如乾之无私覆而已利君子之貞言其當爲君子之同而不可爲小人之同也君子之同主於同壄人是曰是人非曰非同也人是曰非人非曰是亦不害爲同也小人則同流合汙一鄉原而已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之處世只是各立門戶便有許多藩籬之隔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非吾同蓋門以內則心有所係門以外則心无所係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如宗族之宗六二中正而應豈係於私情者然親其所當親而未能合疎以爲親厚其所當厚而未能聯薄以爲厚物我之形終有未化天地萬物之量終有未宏故曰吝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與四相比三剛也四亦剛也剛則勢相敵心相軋而不相下是故一腔之內卽爲荆棘嚬笑之間卽爲鏌鎁猶伏戎于莽然也然人之一心原與天下之人不相隔緣人見卑識淺遂自小耳苟置身高明之上若升高陵然則所處既高所見自遠異同之見至久而不興矣三歲極言其久如三年學是也安行便是見大心泰氣象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與三相類當其始也有相攻之心卽三之伏戎也墉亦高處乘其墉而弗克攻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也曰義曰則可見天理本同只人自與之耳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剛中正二柔中正是乃精神意氣之合求同於心而不求同於迹也以迹同者如以水濟火如琴瑟之專一不過唯唯諾諾而已以心同者此之所是而彼非之此之所可而彼否之有不從則大聲疾呼以鳴之垂涕泣以纂之此所謂先號咷也此所謂中直也

至於是非相濟可否相成直言而不以爲暌危言而不以爲激心一道同有驩然無疑者此之謂後笑也夫人惟克己最難而相克尤難茲曰先號咷後笑則其先也彼此相攻眞如大師之克而其後也義理之眞不戰自屈眞如大師之相遇矣蓋人而有相勝之心則其克也乃所以相忌人而无相勝之心則其克也乃所以相成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于郊非一无所同也宗黨姻戚孰非吾與漁樵耕牧孰非吾朋卽吾所居之地自有同人景象无所累於



身又何所悔於心耶大都君子得志則同人于朝不得志則同人于郊故曰志未得猶曰此不得志者之所爲耳

總論

同人之道論其心不論其迹故千萬人非衆也一人非寡也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同以天下也固貞也中正之遇同以一人也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狹也伏戎以攻邪也非貞也然與其狹也邪也寧固而已春秋之世若丈人若荷蕢者流耦迹農夫而不屑與世俗爲伍豈盡无見而然哉彼見祭伯原仲之徒非君命而樹私交也各道也季孟田常之徒黨同伐異若伏戎以攻之兵也賊道也故寧爲胼胝之侶而不爲比周之羣寧置其身於恬淡之鄕而不置其身於戰爭之地茲隱士之見寧伏其身而无悔也然夫子則尤其果病其无義而歎其志之未得矣是故覩斯人皆吾羣也視天下皆可易也齊魯宋衞之君可同卽轍環而不爲勞也公山佛肸可同卽試於磨涅而不爲黨也七十二賢可同卽歸而裁之而不爲私也此言同人之貞者必曰孔子也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彖傳要玩其德二字所釋大有只就勢位上說大中猶言中天下而立也人君以微柔居尊宅中圖大而臣民莫不響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者故曰大有然大有者位也而所以保是大有者德也德非剛健則姑息易生德非文明則是非易淆剛健則法天之健文明則憲天之明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正所謂應天時行也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不以英明而得之以優柔而失之故曰人君不可不知

乾道彖曰。應天。爻曰。天祐。始終一於天而已。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此爻要玩一害字。害。卽九三所謂小人害也。大有之初。賞罰方明。奸邪未得肆志。故未交害。然天下之害。不在人而在我。君子之遏惡。不遏之於人。而先遏之於心。故惟慄慄危懼。如將隕于深淵。然後憸壬不興。釁孽不萌。而可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用亨于天子。亨字。不必作享字。亨。通也。大有之世。廟堂之上。通爲一體。四海之衆。通爲一家。爲公者。豈无所以上通於君乎。古稱羣后肆朝。敷奏以言。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此則人臣所以通於君者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威如之吉。乃文明之德。在我明白顯易。如日月光昭。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无待於戒備。此德威之威。非刑驅勢迫之威。故曰易而无備。

總論

夫人之情。處憂患則多思。履盛滿則多娛。思則致理。娛則階亂。此古今之恆也。由今觀之。時曰大有。則幅員之域。皆已延袤。負固之徒。皆已除去。四封皆已寧謐。綏服荒服之外。皆已來賓。孰不謂其可恬然以嬉哉。乃聖人固危之也。初惕其艱也。二防其敗也。三通其情也。四匪其彭也。兢兢惟不共是懼。而罔以侈利居成功。所以儆其臣者。何至也。五下乎二。而慮其无威也。上下乎五。而幸其不溢也。惴惴然不敢以崇高富貴驕天下。所以儆其君者。又何至也。蓋嘗觀唐虞之際。太平融洽。而矢謨陳規者。曰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甚則勑之以時幾。懼之以叢脞。敷奏陳試。罔敢不共。各言允出。罔敢不念。下有敍歌之勸。而上无一日无吁咈之聲。然後知盛滿之世。固時君具臣之所忽。而誼辟察相所亟爲之圖也。故曰危者使平。噫盡之矣。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與盈相反。盈者。有而有。謙者。有而无。有而自以爲

有者有其始不能保其終到底无結果有而若无者有其始亦成其終到底有結果君子之終便如造化成始成終一般非先屈後信之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多益寡是就心源理欲上剂量多寡謙是天理用事盈是人欲用事天理之分數寡故下人之心常失之寡人欲之分數多故上人之心常失之多去了一分人欲便增了一分天理去了下人之心便增了上人之心裒之固所以爲益也稱物平施從自己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人而盈滿則有低昂心有輕重心



視物我若相懸絕而何以能平人而謙則无低昂心无輕重心視物我若一體而何所不平君子絜矩平天下不過此心平之而已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不富以其鄰與否九四曰九四大臣也而曰不富其伊尹不以寵利居成功乎六五人君也而曰不富其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乎夫人君富有天下若可自恣且忘其崇高而虛己以用臣鄰謙之至也此豈特可以柔天下已哉卽征伐以威天下亦无不利矣盖謙冲之主亦不容已於問罪之師然有文告之詞而不徒恃武功之振故干羽兩階負固自服非專尙威武者比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二得中也故鳴謙而曰中心得是以實勝者也上不中也故鳴謙而曰志未得是以名勝者也夫謙而以名勝則外觀徒飾而私係未忘此當用力克治而不可一息苟安者也行師有勇猛果決之意征邑國猶言自治也一念之私甚於外寇克己之功如戰必克



至於己私盡去天理用事尙何志之未得耶五之侵伐是正天下氣象上之行師是正己工夫未有不正已而能正天下者也

總論

易之言吉凶利害至詳矣夫吉凶之相倚也利害之相伏也如晝之有夜暑之有寒六十四卦之所不能違者也乃謙之一卦下三爻則皆吉而无凶上三爻則皆利而无害爲君利也爲臣亦利也處常吉也卽處變而涉川亦吉也无事利也卽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

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中狹量之
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恣。以易陵易
忽易恣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
凶利害日相尋於无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
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有所疑於我。而我
无所加於人。故潛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粥
吶吶之中。虞書陳謨。推轂不矜。幽風致頌。式歌赤舄。
至於征苗振旅。而謙受益一言。尤諄諄焉。噫。聖人之
意見矣。

豫利建侯行師。



豫卦。全重一順字。未有不順人心。而能樂以天下也
建侯。非立君。卽比之建國親侯也。王者爲民興利。則
有公侯伯子男之封。以安天下。爲民除害。則有伍兩
卒旅之設。以威天下。均之爲順人情而已。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謙與豫之交。其理欲之介乎。謙冲挹損。德之基也。驕
奢淫佚。德之廢也。韋布猶然。況侯王君公哉。故鳴謙
則吉。鳴豫則凶。鳴謙曰心得。鳴豫曰志窮。心志之間
其幾嚴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
也。

不終日。只是不久安於豫之意。夫人升盤樂之堂。則
戀戀以爲安。躋懷居之域。則依依而不忍去。卽有能
悔其非者。亦遲而後悔耳。六二。中而且正。則是屹然
獨立於波蕩之中。其守也如堅石。而超然遠出於勢
利之外。其去之也如脫屣。人之所溺而不能返者。而
彼若不能以傾刻安也。盖衆人之慮淺。故成而有渝。
其悟也在事後。君子之識微。故不迨逸豫。其覺也在
幾先。夫是之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繫辭所云。則極
言其知幾之妙耳。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向秀曰。睢盱。喜悅
之貌。二悔字。最覺悟人最深切處。上悔字。覺昨日悅
豫之非。下悔字。恨今日改過之遲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
未亡也。

五以柔而乘九四之剛。是自家柔暗。舉天下事。皆付
之大臣。而惟以逸豫自恣耳。此正腹心之痼疾也。然
以其得中。此天理之尙存。而人心之不死者也。恆猶
言恆心。

總論一

傳曰，謙輕而豫怠。輕非他也，此心之中，湛然常虛，視天下之物，皆不足爲吾之有也。怠非他也，此心之中，侈然自足，視天下之物，无一而非吾之有也。夫心能忘物，則能平物。故不以才智而輕顓蒙，不以王公而傲旣布衣。心不忘物，則物常累心，故貧富易觀，貴賤殊嚮。其道心人心之幾乎。由今觀之，當豫之時，宰相以剛而任事，上下以順而承休。太平之風，充滿宇內，其樂極矣。然時處其樂，則柔曼雅化之欲，每易以波蕩其心，而快志娛意之觀，亦恆情之所甚便者。故无



論庸君具臣，沉酣於佚樂而莫之省憂，卽元元之衆，未有不以樂極而悲，滿極而損也。聖人有憂之，是故於初戒其鳴也，於三悔其盱也，於五防其疾也，於上危其不可長也。惟二之介石，能熟察乎憂樂治亂之機，則爲之深致意焉。聖人之憂治世，何切也。益嘗讀史，至於貫朽而不可校，粟紅而不可食，未嘗不想其豫樂之盛，而土木甲兵，征輸望幸，紛然交作，至於江淮煩費，海內騷動，然後知聖人之慮深哉。雖然猶未也，聖人於三之悔，則欲其速圖於始；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正於終。其欲人之寡過，益惓惓也。是故愉臺之詔，君子猶有取焉耳。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此卦震剛在下，兌柔在上，是剛來下柔也。天地間无獨陰獨陽之理，然陽感陰應，故剛常下乎柔。天之下交於地，君之下交於臣，男之下女，皆剛來下柔以共成世道者也。動而說，是精神意氣，歡然无間，益在心源相說，不在聲音笑貌相說。此隨之善道，夫子以隨時二字釋大亨貞最妙。亨者，隨時變通；貞者，時之所



在，卽理所在也。人之處世，持一個有我之心，固非亨也，非貞也。苟一一隨人轉移，亦非亨也，非貞也。故不任我，不任人，而惟因時處中。時當如此，則如此行；時當如彼，則如彼行。此便是正大道理，所謂君子時中。孔子聖之時，不過如此耳。隨時之義一句，義字最好玩。衆人之隨，與時上下；君子之隨，與時制宜。堯俞禹拜，隨之隨也；害有在於象恭，則吁僝功之薦。利有在於遷國，則違胥怨之恣，不隨之隨也。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古人有息无睡。唐歌曰。日入而息。孟子曰。日夜之所息。只是安靜无爲。神不勞。形不役耳。吾人之道。无時可息。吾人之功。有時可息。惟其有息。此其所以无息也。凡人之情識未忘。機心未絶。稍有絲髮外馳而不能入。纖毫駘蕩而不能安。皆不可謂之入宴息。息不能安。命非已有。此至命君子。所以不多見於天下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君子不能與小人共事。小人亦不能與君子共事。故係在丈夫。則失在小子。係在小子。則失在丈夫勢也。



隨有求得。猶言大有得云耳。與正人居。則隨求隨得。所謂日益而不自知者。非四陽當任之謂也。利居貞勉其終也。夫人意氣所激。能以正直相規。而精神稍懈。未免以善柔相詡。故不徒曰貞而曰居貞。勉人愼終之意深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六三近四者。而曰隨有求得。九四近五者。而曰隨有獲貞凶。三之失小子。其失也所以爲得也。得之於內者也。四隨君而有獲。操縱得以自由。其獲也。獲之於外者也。夫人臣獲上。固臣道之正。然人迺人諾。則有詭隨之議。作威作福。則有凌迫之嫌。凶所不免矣。其必有孚在道乎。孚。是忠君愛國。道。是引君當道。時而一都一俞。道之是也。以明將順之大分也。時而一吁一咈。道之非也。以明匡救之大忠也。天下未有不以道事君。而可謂之孚乎君者。亦未有不明乎道。而能事君以道者。故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非下之明明。何以成上之穆穆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一爻。當以程傳爲是。拘係又從維。只言其民心固結之極耳。上六居隨之極。是君之誠已遍於民。而民之維係於君。眞有若或結之而不可解者也。是道也。太王曾用之以亨于西山矣。太王去邠之時。民之從者如歸市。而王業之基。起於岐山。非民心維繫之大驗耶。

總論

隨之道。亨貞焉盡之矣。隨得其道。則出門之交。隨以天下不爲廣。于嘉之孚。隨以一人不爲比。時而有所渝。則以无主爲貞。時而有所係。有所從。則以有主爲

貞歸之隨時而已。夫心本无着。何所於係也。心本无欲。何所於得也。顧人之心。不係於天理。則係之於人欲。不得之於內。則得之於外。直諒多聞之士。親。則善柔便辟之人退矣。有益之得先。則无益之得後矣。係所當係。何嫌其失。求所當求。何嫌其得耶。然舍下之得。得於人者也。宴息之得。得於心者也。論心而至於宴息。則澄然其慮。而紫絮之心化矣。湛然其一。而求得之念忘矣。其息也。爲天心之復。其不息也。爲天行之健。其息也。空空洞洞。无一物之或有。其不息也。元元本本。又无一物之不有。故曰。息焉遊焉。又曰。至誠无息。此其深於隨時之義也哉。



蠱

易之有豫也。其穆王車轍遍天下之日乎。易之有蠱也。其平王東遷。政教不行天下之日乎。噫。豫之冥也猶可渝也。蠱之裕也。不可救也。夫子已知周之不復西矣。

總論

蠱之時。天下之亂極矣。彼坐視斯世之亂。而漠然莫之理者。山林之不事王侯者之所安也。若有憂天下之心。豈能晏然而已耶。是故爲君者。必急於用賢。爲臣者。必急於匡世。固不急治而失之貞。亦不緩治而失之裕。固不以未治而偷安。亦不以既治而忘危。此蠱所以不終於蠱。而中興之業。卒與創業同光也。蓋觀古今之談中興者。必嘖嘖周宣。而求考其業。則顯允方叔。孝友張仲。其成德弘矣。鴻雁安集。車攻飭武。不貞不裕。其化理中矣。彼其先甲後甲之功。載之詩者。迄今可考鏡也。漢之元成。宋之元祐。天下之蠱。既已日深。而漢臣則優游靡斷。泄泄然惟裕蠱之安。宋臣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爲幹蠱之悔。天下事從此日非矣。雖然。寧爲幹之悔。无爲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臨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有心曰感。无心曰咸。以初之剛正。而下臨乎民。相感也。而忘其爲感。相臨也。而忘其爲臨。化其偏黨。歸於大公。志正而行亦正者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以中道而臨民。其感无心。其應无跡。乃順之以精神心術之動。非順之以命令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艮曰敦艮臨曰敦臨皆始終如一之意志在內鄉記言內心蓋以真誠臨天下而非以虛文臨天下也。

總論

上下之相臨久矣夫以寰宇之衆饑需哺寒需衣逸居而需教者何限吾以一人之身臨之而且期於无窮无疆是豈法驅而勢禁之耶以一人臨天下不若以天下臨天下也是故爲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宰相故以智臨稱焉爲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有司執事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甘臨者去而小人消矣然君子小人之辨亦難言哉



咸臨者悃愊而難投甘臨者滑稽而易親咸臨者不干百姓之譽甘臨者易結左右之歡舍此取彼此五之所以智而敦臨之治可以安安然垂衣而享之也昔者唐虞之際堯舉舜舜舉禹皐益稷共兜之朋黨不足以當百僚之師師孔壬之巧令不足以當臣鄰之弼直故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噫斯其敦臨之極乎。

生生篇上經一終

生生篇

溫陵　蘇濬　君禹甫　著
同郡　蔡獻臣　體國甫　閱
匡廬　吳道長　叟生甫　訂
宗裔　祉　榮洲甫　抄
同安宗裔廷玉　鼇石甫　重刻

上經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何也神之也交神者惟其誠不惟其物方盥之始誠不緣物而有既薦之時誠則困物而將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聖人之心至誠如神信不以聲教不以色淵淵默默立民之極蕩蕩穆穆順帝之則神矣哉其堯舜之盛際乎觀天之神道孰觀之聖人觀之也聖人觀天之道无聲无臭耳不可聞思不可測而春夏秋冬各循其序天不知也四時不知也若使之然而不得不然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以天之神道也天不言而化聖人之教何待聲色政令

哉。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何言乎觀我生也。生者人之神明。所得以生者也。人而不失其本心。則我生。人而失其本心。則我死。我得其生。則可以與人並生。是其進也。進之自我。非必因時以爲通也。我失其生。又安能與人並生。是其退也。退之自我。非因時以爲塞也。道即是生。外生生無可言道者。故曰生生之謂易。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用賓。非納覲仕進也。必有所不召之臣。然後成其爲大有爲之君。故利在自重而尚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生生之理。人我一體。我之所以自生者。此理也。所以生人者。亦此理也。九五觀所以生人。上九觀所以爲生。蓋合天下以爲我。而無不生。則生生之意。充滿无間矣。然非我之君子。何以使天下皆爲君子耶。極而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便是天之神道。好生之德。使是聖人神道。
總論

觀者觀也。因人觀己。名曰反觀。以己觀人。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觀在百姓。丈夫之觀。觀在四方。舜之禪也。自岱宗以至西嶽北嶽。靡不觀也。季札之適魯也。自齊秦鄭衛。以至四代之樂。靡不觀也。善哉觀乎。以攷風俗。而媺惡若衡矣。以鏡古今。而沿革靡忒矣。此達觀之盛也。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傳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故日照月臨。明之末也。太虛洞達。明之本也。天下未有不觀諸己。而能觀諸人者也。文之蒸也。通觀厥成矣。而猶曰望道未見。何其密也。孔之聖也。如日月之代明矣。而猶曰內省不疚。何其切也。此



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牆之陋。闚觀者。自足於蔀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哉。可乎哉。
噬嗑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上。非受刑也。乃身爲不善。而自罹於刑憲也。初居卦之始。於象爲趾。如大傳所云。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則不愼於始。而失其所以行矣。是屨校滅趾之象也。上居卦之終。於象爲耳。如大傳所云。積惡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則聽德不聰。而莫救其終矣。是何校

滅耳之象也。象傳聰不明。正猶滅耳之義。人之耳爲心聰發竅。此而不明。方寸之地。塊然士寒。更無開悟之日矣。夫獄于初。猶可止于微也。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已。必至滅耳。可不審聽而早圖哉。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滅鼻。亦五刑之一。二乘乎剛。是其所遇者。乃強梁難化之人。非加以重刑。不足正其罪也。膚猶肌膚之膚。噬其膚而滅其鼻。亦以其罪足以當此耳。爲善之人。身體髮膚。一不毀傷。爲惡之人。至自罹於噬膚之慮。可不謹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噬腊遇毒。非用刑而人不服也。無諸己。而後可非諸人。己欲噬人。而不知自噬。則我以法繩諸人。人又以法繩諸我。是噬腊而反遇毒也。小吝无咎。亦小懲大誡之意耳。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金矢。乃九四自得金矢。非爲訟人言也。九四乃大臣之用刑者。六五乃大君之用刑者。三代之興。皆季世也。噬而有得。其德衰矣。然不尤愈於行失之乎。九四陽德剛直。剛則不廢。直則不撓。是得治獄之道者。然四不敢以剛直自恃也。力且艱焉貞焉。大司寇欽恤之心。固當如此也。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即朕所謂黃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五不敢以此自恃也。方且貞焉厲焉。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也。後世不察。乃借周禮鈞金束矢之交。以解得金矢。夫未受民詞。而先受金矢。此豈可以訓哉。周禮之非全書。固若此也。嗟夫。束修之解一誤。而壞司教之心。金矢之解一誤。而壞司刑之心。無怪劉歆王莽。爲人所口實也。



總論

噬嗑。聖人之刑書也。聖人豈樂於用刑哉。顧天下之人。智則角謀。強則角力。誇則角辨。而其中有桀驁而難制者。苟小之不懲。遂釀大惡。過之不儆。遂成怙終。如之何其廢刑也。聖人知其然。於是權其輕重。察其難易。滅趾滅鼻滅耳。原情而施。噬腊噬胏噬肉。相機而發。要以懲其始。戢其終。俾孚窒者輸其情。而桀驁者有所制而不得遂耳。然此法也。非所以論於法之

外也。若論其心，則執法之臣，惓惓然於艱貞之戒，用法之君，汲汲然於貞厲之防，盖不恃其明，而常有愼重之思，不恃其威，而常有哀矜惻怛之意，如是而已。昔之論刑者，始於虞書，而備於周禮，虞廷更傷所云五刑五用五宅三居，周禮秋官之職，所云三典五刑八成五禁，何其詳也。乃帝之可嘆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小司寇以五聲求民情，想然於言詞氣色耳目之聽。大司寇悉聰明致忠愛於棘木之下，王且命三公參聽之，至三宥然後刑焉，又何謹也。總是可以得聖人艱貞貞厲之心哉。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傳曰。物相雜故曰文。宇宙間之文。不過一剛一柔間雜成章而已。內體爲離。以一柔而文二剛之間。是天德之剛渾然充實。而有和順之德以文之。文之在中者。何光明洞達也。故曰亨。外體爲艮。分上畫之剛。以文二柔。是柔順之氣。發越於外。而有陽剛以文之。文之在外者。凡作止語默。纖悉各當。故小利有攸往。亨利皆美詞。亨以心言。利以事言。小利猶言周旋中禮也。非不足之意。天文只是剛柔。如日往月來。倬彼雲漢。爲章於天。柔來文剛也。月星无光。借日之剛。分剛上文柔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庶。衆也。與庶物之庶同。非謂其小也。修明庶政之治具。則可飾之以文。若斷獄則不可也。呂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曰才且不可以斷獄。矧可以文而飾之乎。苟恃其明察。而深文巧詆。緣飾以汲其情。在小人則敢如是。在君子則无敢如是也。明庶政者。離之明。无敢折獄者。艮之止。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舍車而徒。乃舍文從質之象。車馬馳驟。華靡繁麗之觀也。徒步自安。大朴之俗也。象曰義弗乘。信乎文質之用。各惟其宜。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字。如詩所謂卬須我友。語所謂須友以成是也。三在上。正二之所須者也。二命之以爲賁。而須之以爲與。其興起於文明也易易矣。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如濡如文明之盛潤澤而流光者也永貞戒其文之過也威儀文詞禮之文也以其外心也中正无邪禮之質也以其內心也長守其正則文不至於滅質矣象曰終莫之陵蓋文之勝則以華美相競便有陵之者永貞則於物无競孰從而陵之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一爻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四與初相賁者也初以實心而賁乎四不爲外觀四以實心而求於初不爲虛飾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匪寇婚媾言其非所以相拂而乃所以相成也象曰當位疑言其以陰居陰似乎易於狥世而難於永貞者乃能與初爲賁相濟而不相拂何尤之有

總論

易之有賁也天文人文豈不斌斌稱盛哉乃聖人固甚慮之也賁趾於初咎其飾也賁須於二求其輔也永貞於三嚴其防也賁皤於四崇其貞也君若五而甘同於邱園之夫相如上而恬然爲白賁之色聖人之不貴文固若此也夫聖人非惡文也天文一日无



誠則天道隳人文一日无誠則人道離故寧先質而後文无以文而滅質此聖人復古之意而法天治人之大端也嘗觀周禮一書大而八法八則六典六官微而昆蟲草木靡不畢具其文章多矣其禮樂綢繆矣乃周公作詩獨於不顯之文三致意焉聖人蓋憂其文之弊而欲其返也噫是可以得賁詞之精矣

剝總論

剝之爲卦陰剝陽也以造化言生長爲陽肅殺爲陰以世道言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吾心言理爲陽欲爲陰小人之剝君子也始於陰謀極於一網一網盡而世道隳矣人欲之剝天理也始於潛滋極於牿亡牿之反覆而人道滅矣世未有不培吾心之君子而能培世道之君子未有不去吾心之小人而能去世道之小人者也初之剝牀以足非人剝之履錯之咎也故曰以滅下其下學非也二之剝牀以辨非人剝之濡染之積也故曰未有與其所與非也至於四爲寘其身於尋斧之場安其危利其災且背戕而莫之悟也夫陽明之氣非獨厭也惟其自復耳陰濁之氣非獨勝也惟其自反耳上不剝陽而剝陰五不以陽從陰而以陰從陽舍舊圖新釋回增美同人之不爲天

耶。上之碩果不食也。是夜氣之息也。好惡與人相近也。養之、斯爲君子矣。剝之、斯爲小人矣。舜跖之分、利善之間。甚可懼也。嗟夫。人之一身、所立天地間者、惟此安宅耳。剝牀不已、至於剝廬。茫茫宇宙、容身无所。奈何不思。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還也。人之一心、渾然天理。此理原是自家固有之物。剝盡復生、如偶失而復還於我也。孔之所謂復禮是也。彖曰剛反。反吾之所固有也。非在外也。復以自知。豁然貫通。故亨。復之始貴動。一念奮發。如雷斯震此天理所以生生而不息也。順者所以善其動也。深造以道、勿忘勿助是也。復爲德之本。養得其道、則動罔不臧矣。故曰出入无疾。下仁而休、從道而中、皆善與人同也。故曰朋來无咎。泰曰朋亡、而此曰朋來、何也。朋亡者、同類之朋也。朋來者、同道之朋也。反復其道、終日乾乾也。七日來復、極而必變、終而有始也。天行、卽乾之天行健。君子反復來復、强而不息、以天行之健爲行也。始曰剛反、乃道心惟微之初、繼曰剛長、則天理充積之極矣。人之良心、卽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卽吾人之心。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元者善之長、總是一心。非有二也。惟迷而不復、自家方寸之地原不見、得何能見天地之心。惟復則一念自知、惺惺常存。知天而天知天之未始不爲我。知地而地、知地之未始不爲我。不過識得此眞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閉有形之關易、閉无形之關難。復之閉關、非閉有形之關也。閉无形之關也。一念方萌、關鍵未固、種種情識、種種利欲、皆得胠篋而奪之。吾之天君、役役營營馳騖四方。其何定主之有。故必黜其思慮、絕其營爲喜怒哀樂、渾然其未發。聲色臭味、泯然其未交。一眞常主、退藏於密。方可謂之閉關。如此則不營營于功利、不憧憧于往來。商旅之不行也。天君泰然于內、而不馳騖於外。后之不省方也。此安靜以養微陽、最爲養心要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不遠復只是復其本心。二之下仁。下乎初也。四之從道從乎初也。仁遠乎哉。道不遠人。此初之不遠復也祇平聲。韓氏云祇大也。韻書亦同。猶言无大悔耳。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之厲。即惕厲之厲。操心危。故復善易。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自考。考字。即考其善不善之考。中行獨復守之於爲也。中以自考。誠之於思也。子思言致中龢。而始於愼獨。其深於易乎。

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爲得乾之精。地之靜者莫



如山。故惟艮爲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皆終身不違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終。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一爻。純是迷復之象。迷而不復。則終于利欲之場。而无復覺悟之日矣。絕天之道。則仰媿於天。便是天災。失人之心。則俯怍於人。便是人眚。用行師者。妄動也。終有大敗者。妄動取困也。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者。失其天君。至終其身而不能返也。象曰。反君道也。惟天君能役羣動。而今反以羣動役天君非反君道而何。

總論

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爲見天地之心。而至繫辭。則曰復以自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是眞知也。見天地之見。即人所不見之見即參前倚衡之見。是眞見也。天地之外。更无人心。吾心之外。更无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顧可以爲遠耶是故古之賢人君子。其復而厲也。如雷之迅風之行而不容停也。其下仁也。從道也。如谷之虛。川之納。而不容塞也。其不遠而復。復而敦也。如太虛之復歸其



所。日月之復歸其宅也。不然。一念少蔽。便與天地不相通。一息少間。便與天地不相似。不至於迷復不止矣。噫。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己而後復禮。格物而後致知。夫惟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後可謂之眞見也此閉關之極。而顏氏之子。所以爲庶幾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是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爲主於初也。震之

初卽乾之初畫。此乃卦之主也。人之心。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從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有相須而濟也。曰无妄。則自无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爲中人言也。聖人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又有資性朴實。无所回互。而于事機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未免有礙。故曰何之矣。其實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只是一誠之通。天之動物者。誠



也。物之受於天者誠也。君子代天理物。一誠之外。更何所事哉。茂對時。非春耕夏耘。高黍下稻之謂也。吾身之性情。无一而不應天時行也。中庸所謂致中和以育萬物。至誠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卽是此理。象曰。剛爲主於內。天君之主常定。則天命萬物之主在我。則萬物育。此至誠所以與天地參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二一爻。本義改得極好。學非无爲也。然農夫之爲出於人力。君子之爲。順乎天機。爲之以天。卽謂之无爲。可也。學非无得也。然農夫之得。計日而收。君子之得。與天俱化。得之以天。雖謂之无得可也。動以天者斯爲无妄。一涉乎人。卽妄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之災。猶象傳言无妄之往。无妄何以有災。一匪正。亦妄也。其災宜也。或繫之牛。當以畜牝牛鞏用黃牛之義推之。人之心。不可一有所繫。若執着不化。如或繫之牛然。則爲妄矣。心繫于物。則終放逸於外。得不在我。而爲行人之得。失之在我。而爲自致之災。此



所謂匪正有眚也。上九之意。大都若此。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固有。非固守之謂也。天以正而立命。人以正而立心是乃我之固有者。非有待於外也。

總論

傳曰。復則不妄。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於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哉。種種思慮。俱屬妄心。種種計較。俱屬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之戕性也。妄之妄者也。若潛心學問。銳志進脩。固自以爲无妄。然取効太速。則期必之私。乘焉而妄成。心未

忘則固我之私乘焉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焉而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爲聖賢君子而僞滅性人賊天幾微之間大致千里矣二之不耕穫不菑畬是勿忘勿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大不喜功純乎天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也繫而妄者也上之眚也窮而妄者也告子助長无異揠苗尾生孝已無取硜硜嗟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耶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尙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是有大源頭學問世之學以聞見爲畜聖人之學以剛健篤實爲畜天下許多義理盡收拾胸中故爲大畜大畜本無不正詞曰利貞者正以見聖學之畜非末學之畜也剛上而尙賢就上九言上九以剛居上而尙九三之賢是所與皆正人也健而不知止未免過於健能止健是發揚者戒於太猛精進者戒於太銳健而不過所崇皆正學也皆利貞之義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似淺大畜君子一擔當世道便爲上爲德下爲民不爲家食之計是乃所以答人君養賢之典也利涉大川道濟天下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識與默識同子曰多見而識之由象識心也前言往行俱是古人用心處因其言而默識其所以言因其行而默識其所以行此正所以畜德也如曰記憶之學求學而已何以爲君子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行拂亂其所爲其初九憂厲之時乎操心危慮患深



初之不妄行以取災也其爲已之利就大焉

六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二之脫輻其時止而止乎夫畜之未固而役役焉於車轍馬跡之間此心之中東馳西騖其尤多矣惟自脫其輻外者不入而引於內內者不出而馳於外此中之所以无尤也

總論

大畜之卦聖人所以包羅萬象負荷一世而爲日新富有之盛德大業者也人皆曰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聖人以爲未也初之厲也慮其災也二

之脫輻也。戒其動也。至於畜極而通我車旣閑矣。我馬旣逐矣。可以坦然行之。而无不利矣。然天下之人剛柔異性。嫩惡易習。於是有觸若牛。而突若豕。而悍然難馭者。豈刑驅勢格之哉。亦以其自治者治人耳。試反而觀之吾身。窒慾於未萌。則其克治也易。止惡於旣潰。則其懲創也難。直養之學。順之而自消。強制之功。過之而愈熾。而況於治人哉。是故童牛之牿。必防其漸。豶豕之牙。必相其機。夫亦以鉤距之屏迹。不若侯明之潛消。棄灰之畏威。不如保釐之胥化耳。要之。初以牿而厲。二以豶而脫。四以牿人者自牿。五以



豶人者自豶。是相拂而未始不相成者也。雖至何天之衢。則太空在吾心。太和在宇宙。而非塵世道路中人矣。噫末世以要路爲天衢。而不知以日新應天爲天衢。則何怪其措足之差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養也。養己養人。皆養也。此卦下三爻。皆就養己言二三爻。皆就養人言。觀頤。觀其所養之人也。自求口實。觀其養之於己也。孟子言以善養人。言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此皆是養人之正。言无以小害大。无以賤害貴。養其大者爲大人。此便是養己之正。以正自治。而身心性情。胥得其養矣。以正治人而天下國家。胥得其養矣。要之明德新民。總非二事。未能正己固无以養人。未能正人。亦安得謂之養己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

頤之養德養身。不出言語飮食間。夫善養之枝葉皆本根。吐納皆神運。不善養之爲淫爲詖。一醉夢中人耳。且曰愼曰節。皆能及民。不止一身之養。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一爻。當以初九六三之爻義推之。下三爻皆主於自養者。故初曰朶頤。三曰拂頤。以其居動體而不以正自處也。二亦居動體。是心馳於世味。而身艷乎紛華。於頤爲顚。而於自守之經爲拂矣。孟子曰。爲高必因邱陵。邱高也。于邱頤。言其居高位而得所養。然養之不正。往而得凶矣。象曰。行失類。言其所與者皆小人之類。而非正人君子之類也。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顚頤之

吉上施光也

二顛頤而凶四顛頤而吉何也二徇人而喪己者也四舍己以用人者也以耽耽逐逐之心而用之徇人則爲欲心以耽耽逐逐之心而用之求賢則爲道心顧所養之正不正何如耳

總論

頤者養也人君欲養天下非養賢何繇哉然賢者必以道重其身然後爲人君重人君必輕其身以下賢而後爲國家重自養貞也養賢亦貞也此頤之所以貞吉也夫邪正之辨嚴矣人之一身聲色臭味之欲



交引於外而嗜欲好名之念又勃然炎起於中倘非以道義自閑而不勝其徇欲之心則人主亦何賴於若人爲者至於人主一身天下之中其欲者尤爲不小或以倖中或以佞中或以貨中交中者多則爭伺其意便而賢人亦何所恃以自結於君也故就下而言靈龜貞也朶頤非貞也拂經拂頤非貞也就上而言耽耽正也逐逐正也順從正也下以正而結於上上以正而信乎下此所以成由頤之功而與天地之養萬物者並隆也噫養得其道則有所耽而非世味有所逐而非外物若顛而可以相濟似拂而可以相

成不然則爲養小之小人而已覩者辯之

大過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象曰棟橈本末弱也爲初上皆柔而發也本弱則无以強幹於其始末弱則无以令圖於其終宜其橈也乃爻之棟橈獨歸於九三何哉夫當大過之時必有維持之道圖之於其本則可因本以及末圖之於其末則未免因末以廢本矣三四居卦之中俱有維持世道之責然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未過之



先故其弱者可得而振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則其弱者亦終於弱而已象曰不可以有輔言失其所以匡輔之道也又曰不橈乎下非有加也能使天下之不撓而已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二五之爻亦就本末取象二比乎初是方過之始而相與以圖其本也五比乎上是既過之後而相與以維其末也枯楊二句一是遠象諸物一是近象諸人曰枯曰老皆過也生稊是生生之本也生華則其上

雖榮。不可久矣。女妻。是生生之本也。老婦則陰陽相與。未有能生矣。曰過以相與。則雖過而不終於過。曰亦可醜。則識之不蚤。圖之不預。欲有所爲。而人已竊笑其後。其何濟之有。

總論

道以中庸爲至。而智者賢者之過。竟與愚不肖同科。夫道則何過之有哉。然德有偏全。勢有輕重。全則若於難。兼重則苦於難返。彼拘方守轍之士。方同視而趺步。而聖人獨徐徐焉安起而收之。於是天下之視聖人。以爲希世絶倫之事。而不知聖人固率其常性。盡其常道。而一毫無所加也。傳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玆其大過之時乎。故論其時。則兢業時幾。是白茅之藉也。愼而過者也。卽揖讓放伐。廢立殺兄。斷然爲之而不疑。亦未始非愼也。剖心自明。是滅頂之凶也。忠而過者也。卽抱器存祀。佯狂受辱。愛其身以有待者。亦未始非忠也。枯而能生。若見以爲奇。而不出乎盈虛之物理。老而相得。若見以爲異。而不出乎夫婦之造端。彼聖人所以扶本末之弱。而收棟隆之吉者。惟其知時者豫耳。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理之常也。由本而及末。先始而介終。



事之常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順其常而已。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下之至險者。莫如水。而有淵源者。亦莫如水。水流不盈。是源泉之混混。而盈科後進也。行險而不失其信。是放乎四海。而朝宗有常也。彖之人心。不盈其有主之虛乎。信其精誠之極乎。此所謂有孚也。孚則實心完具。而內之險。不得以困之。故心亨。虛則素位而行。外之險。不得以阨之。故行有尚。不然者。私意充塞。如荊棘之叢。安能以虛而遊於世。妄念繁興。作止无常。安能以誠而動乎物。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枕字。猶言安枕。險而不自安于險。猶有出險之日。險而安於險。則安其危。利其災矣。其何川之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四一爻。以樽酒爲一句。簋貳爲一句。用缶爲一句。酒而一樽簡矣。簋而有貳簡矣。且用缶尤簡矣。脫末世之繁縟。而崇太古之忠信。茲其所謂有孚者乎。象傳所云原無衍字。䖍氏刪之。何其不知古人之立言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五之坎不盈。殆所謂水流而不盈乎。虛中以受天下朴素以先天下。何險之不平也。曰中未大。正見其異於好大喜功之流耳。

總論



天下之事。處順易。處逆難。孔子論仁。而徵之造次顛沛。中庸論道。而極之于夷狄患難。何者。艱險之地。論德者所必稽也。夫天下豈終无可出之險哉。特患人无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運於上。四以誠心而輔于下。此君臣相與以濟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亦終於入坎窞。抑於險枕。束於徽纆叢棘中而已。然天下有盡其道而不値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得。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論也。吾觀造化之流。忽而飄風。倏而震雨。雷霆晦冥。雪雹驟至。而太虛之運不爲小變者。其天定也。君子之遭時事。忽而可憂。忽而可愕。當之空乏。處之疢疾。而此心之自得。不爲少動者。其性定也。惟其性之定也。故視利害順逆之境若風雨雷霆之變。即坎窞皆坦途也。險枕皆順境也。徽纆叢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謂有孚心亨也。後之人一遭憂患。志窮意阻。不能自振。甚者昏夜乞哀。覬覦計較。是時未險而心先險也。亦可慨矣。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明也。麗也。必有所麗。而後成其明也。象言重明。即象之繼明。便是大學明明德工夫。麗正二字。已含利貞之意。柔麗乎中正。則舉卦體以明之耳。人之一心。烱然靈明。本无不正。但人往往不求其本心。故意想之明。偏主於內。間見之明。偏主於外。而始失其常明之正矣。貞者。至虛至靈。无待於外也。堯之欽明。歸於克明峻德。文之緝熙。歸於仁敬孝慈信。此之謂貞而已。畜牝牛者。順之至也。遠邇卑高。順其序而不敢拂也。勿正勿助。順其天而不敢驟也。不貞則無以爲明。而不順亦何以爲貞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不繼其明而將入於晦也心德一晦七情皆蕩鼓缶而歌喜之極者大耋之嗟憂之極者不如彼而喜則如此而憂憂喜无常暗莫甚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四无所容以火炎於上故突于上而益驕凡飄忽閃爍狡獪而不可方物已非正人君子況突如而來矜高侈肆暗啞叱咤之流乎如此之人威傾勢壓觸之爛靡之焦燎之方揚寧或滅之亦有死棄而已矣



總論

乾坤者陰陽之祖坎離者陰陽之中上經始乾坤而終於坎離以得其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坎之中實在人則爲誠離之中虛在人則爲明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夫明豈易言哉明之本在身而其用在國家古之聖人嚴之於聲色貨利之防而顧諟常新謹之於在宮在廟之間而緝熙常貫彼豈徒爲是竭精耶亦以日新其德俾其賁草木光四方昭昭乎其无所不照也今夫從飛螢視燭火則燭火明矣從燭火視列星則列星明矣從列星視日月則日月明矣彼一曲之學飛螢之明也文士之學燭火之明也賢人之學列星之明也聖人之學日月之明也聖人之明其存也无間其運也无間經之乎倫物散之乎紀綱而无所不在者也故有得於明者谷跬於未亂非過計也明灼其幾也奮揚于征伐非窮黷也明察其隱也敬慎於始進非畏葸也明不可過也持中於對越非逆則也明不可偏也此君臣相與以成文明之治者也无得於明則突如之禍不可長也无益之嗟不可救也履錯之咎不可解也奈之何而不慎哉



生生篇上經二終

# 生生篇

溫陵　蘇　濬　君禹甫　著
同郡　蔡獻臣　體國甫　閱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訂
宗裔　祉、榮洲甫　抄
同安宗裔廷玉　蒼石甫重刻

## 下經一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經首乾。以其為造化之始。下經首咸。以其為人道之始。天地一大男女。男女一小天地。此言亨利貞而繼之以取女吉也。亨以情言。是二氣感通之妙。而造化人事之所不能違者也。乾下濟。坤上行。名之曰交。大剛下感柔上應。名之曰交感。氣通而情通。亨也。止而說。重在止字。感止於說。然必止而後不妄說。說以動者。有心於動。以邪感者也。止而說者。无意於動。以正感者也。取女兼承亨貞來。二少相與。即二氣之感然以男下女。而非以女下男。則得止說之正矣。天地聖人之感只是一個正字。天地之感普物而无心。正也。聖人之感順人心而无為。正也。觀其所感。觀人心之所感也。一念邪。則无所不邪。一念正。則无所不正。觀人心之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即於吾心而昭然可見矣。苟不能見吾心之正。其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乎。後卦言所恆。言正大。言所聚。俱可以此推之。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虛字。是人所得於天之本體。能受者。正其虛明之妙。无所不通者也。今夫天之輕清也。而能照。水之靜深也。而能納。虛故也。鐘鼎之器。實以豆區。倉箱之藏。實以布粟。則滿而不能受。不虛故也。而況於心乎。君子之虛。只是全得此心本體。不以目見。不以耳聞。不以意想。不以事膠。不知我之異於物。不知物之異於我。此心渾然。如赤子之心一般。故无見而能受天下之見。无聞而能受天下之聞。无思而能受天下之思。无為而能受天下之為。視天下之物。惟我。視我。惟天下之物。而其无物无我。衮自若也。堯之无名。虛也。舜之无為虛也。孔之无意必固我。虛也。顏之屢空。虛也。故

自九官四嶽至於深山野人何所不受自門牆之請事至孺子之詠歌何所不受茲其感通之至妙乎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於朋從則非虛志何可无而未而外而隨人則非虛極而言之天地以虛而感物聖人以虛而感人心三才之道盡於是矣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吾人起初學問最要跟脚立得定初六在感之初是一念初起而即逐於外一事初感而即役於中跟脚不定如拇之欲動然也象傳特提一志字可見心無



定在志有定向志於內則正矣志於外則邪矣不言凶吝者聖人不欲以一念之始而概其平生也

總論

咸之爲言感也人之一身有喜怒哀樂之情有聲色臭味之交有家庭父子兄弟之親有天下萬幾之煩其誰能一日離感哉顧感者心之用也靜者心之則也知有動而不知有靜則紛紜之感乘之於外而欲惡之情又叢然勃發於中方馳之東而復騖之西方牽之前而復曳之後終日膠膠焉置其身於百戰之場而莫知所歸者若初之咸拇二之咸腓三之咸股上之咸輔是也君子以爲外矣苟知有靜而不知有動棄人倫遺世故守其淸虛之說而欲置其身於无何有之鄉者九五之咸脢是也君子以爲末矣其惟二之居乎四之貞乎居者居於理貞者貞於理皆以靜爲主者也夫動靜之間豈易言哉靜非他也循理之謂也動非他也徇欲之謂也有得於理則尸居淵默固靜也即時而雷迅時而川流取四方萬變之故交責於躬而其靜固自若也無得於理而徒徇於欲則事至物來固動也即槁心一念離形去智獨坐一室之間而其動亦自若也君子貴靜而不可有欲靜



之心君子不動而不可有惡動之心譬彼太虛澄然无形而天下之物畢照焉必如是而後謂之善感也故程子曰聖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噫盡之矣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孔子思有恆孟子曰有恆心此是做人實地至不息
則久純亦不已聖人天地之道惟其恆耳剛上而柔
下四句俱是恆以一德學問剛上柔下者天德之剛
當伸而陰柔之私退聽行恆性也人之學問一息與
造化不相似便作輟須是雷厲風行如造化之一動
一散相與有成方是恆久工夫巽而動者動而不過
於動無所忘亦無所助順其所自然而行其所當然
德之所以固也陰陽相應者健順相濟不吐不茹皆
是恆久之學所以名之曰恆也彖曰利貞傳曰久於
其道天下无正外之道也天地之道與久於其道二



道字相應不必道之外又添一正字天地此道人亦
此道天地久於其道人亦久於其道一念非道一息
少已便與天地懸隔矣此恆之所利貞也終則有始
正言其无可終之時也造化有終則有始故出入往
來更无停機萬事有終則有始故闔闢進退更无可
休息時候故曰利有攸往无處而不往无時而不往
此正所以為恆也不可以久道為終攸往為始

初六浚恆征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初六浚恆是理本淺而鑿之使深也凡人用功之始
志立太銳取効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
深孟子言深造必以道而深惡智者之鑿正是此意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振作也起也恆久之道宜順无強宜漸无驟上九居
震極是鼓舞馳驟之意太多而優游涵育之意不足
葢不徐以俟其至而欲急以要其終者也其進銳者
其退速夫何功之有大抵吾人學問不可着意亦不
可着力着意則淪於穿鑿着力則蹈於助長初曰浚
恆戒其鑿於始也上曰振恆戒其助於終也

總論

恆之為言常也論其不易則窮天地而莫之變也論



其不已則更寒暑歷晝夜而其變无端也曰利貞則
不變其常曰利有攸往則不泥於常蓋以理處事而
不以事膠因時通變而不以變累如是而已自穿鑿
者喜鉤深而迂庸行尚通者厭恬泊而慕紛華造銳
者鶩精神而薄漸進于是有浚恆若初不恆若三振
恆若上斯人也知變而不知常也非貞也自株守之
士膠於拘方之識委薾之才歉於域外之觀於是有
恆德貞若五者斯人也知常而不知變也非利也他
若楊墨若老莊若管商申韓各執其一曲之見以自
鳴於天下彼其終身篤信豈不常哉而常於其所不

當當誅淫邪遁豈不變哉而變於其所不當變若四
之田无禽是也此又貞之賊也其惟二之久中乎唐
虞曰執中商曰建中孔門曰時中嚴之于危微之防
謹之于禮義之幾戒之于不覩不聞莫見莫顯之頃
此中之所以萬世无弊也噫斯其可以言恆已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
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非專爲退避計也脫畧於世味之外而舉天下事
變俱不以入其心我无所牽物无所係然後謂之遯



君子依乎中庸然後能遯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遯世
要其胸中之所獨得卽處富貴功名之中亦非世網
所能拘者豈必隱遁而後爲遯世哉遯而亨非以退
爲亨也无入而不自得卽隨處皆亨也小利貞非爲
小人謀也君子當二陰浸長之時必勤小物矜細行
纖悉幾微舉合於正斯爲利也彖傳發一時字便見
吾人處世无意用世无意忘世惟其時而已剛當位
而應乃所以能順時也剛當位卽剛而得正陰柔之
人多有所係而不能舍偏曲之徒多有所拘而不知
變惟剛則不屈於物當位則不局於偏且有應則有
同心同道之朋此所以能與時偕行浸而長明其所
以當小利貞也羣小用事方將持君子之短長苟點
檢少疎則彼得以細害議我微瑕摘我其何以自觧
此所以雖小而必利於貞也遯之時正與時行相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聖人之嚴嚴於治己而不嚴於治人嚴於其心而不
嚴於其迹猶言攻其惡无攻人之惡此所以爲不惡
之嚴也遠吾身之小人而後遠世道之小人亨貞之
義固如此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



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畜臣妾吉示之以待小人之道見其不可係也臣妾
卽論語所謂女子小人也臣不賢則敗主妾不賢則
敗家豈有不必其賢而可畜且柔曼易親巧言易聽
豈有係於臣妾而可得吉耶竊謂小人之易親也如
臣妾之易以惑人而人之溺志於小人也如比昵於
臣妾而不自知也惟在畜之者不惡而嚴而已嚴以
杜其狎邪之奸而不惡以柔伏其忿戾之氣以此畜
臣妾亦以此待小人不亦可以免於疾憊而吉耶象
曰不可大事也臣妾不可以共一家之事況小人而

可以共天下大事乎信乎在畜之得其道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遯言有所好而遯如論語所謂從吾所好也世人之所好者在富貴功名君子之所好者在性天眞境世人逐逐乎世味之內君子悠悠乎世味之外此之謂好遯也此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如曰有所好而絕之以遯未免添足

總論

世之治也賢人君子佪師在朝而世之亂也賢人君子優優在野故九官協恭十二牧交贊君子曰治之



微也北海東海交避七人交作君子曰亂之徵也夫亂而有徵固非君子之幸坐視其亂之徵而不早爲之計亦豈君子所以自處哉聖人知其然是故避世避地避言避色而且以爲賢也接淅而行不脫冕而行而不以爲遁也明日遂行至於絕糧而不以爲困也與七十二子講論絃歌至欲居夷浮海而不以爲勞也聖人豈好爲隱遯哉聖人无心於忘世亦无心於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攖乎世味惟時而已時乎時乎其聖人之不能違乎今就六爻觀之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則利好遯則吉固志則莫之勝矣時者窮故尾則厲係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固若是切也噫有得於時則離世而立固遯也卽同世而居而心之无所狥亦遯也无得於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卽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大矣哉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君子只是一個正字未有非正人而可謂之君子者遯之嚴也大壯之禮也皆正也君子不閒小人之盛衰惟論吾心之邪正而已天地之情可見非見之於



天地也見之於吾心也人心之呼吸喘息與造化之闔闢往來相爲流通復而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在吾人之心也正大而見天地之情天地之情在吾人之情也豈必觀之天地而後見耶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易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盈缶皆惓惓然以誠信敎天下也如以有孚爲必凶非惟文義未順而且非聖人諄切敎人之意矣大都君子處世不急於治小人而急於治吾身初九壯趾是輕舉妄動欲以意氣加於小人而眞誠之意或闕宜其往而得凶也有孚欲

其實心實念。一以正大自治而已。象曰。其孚窮言其
不能孚也。此所以戒之有孚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
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君子小人。其類原不相容。當大壯之時。爲小人者。正
抱不平之氣。有不勝其忿忿疾視之壯。是小人方用
壯也。而君子者。顧乃恃我之壯。蔑視小人。以謂无能
爲至任情非禮以阻絕之。而用罔焉。雖其志在裁抑
小人原非爲邪。固亦貞也。然以用罔處之。亦危道也。
蓋小人陰藏機械。方設藩籬以自固。而君子乘之以



好剛直前之氣。如羝羊之觸藩然。則剛而必折。進而
見摧。適以中小人之奸。而厚其毒耳。然則君子亦何
取於用罔爲哉。

總論

用壯之日。君子有爲之日也。然如是可以行矣。如是
可以進矣。而利貞之戒。猶惓惓者。懼其進不以正。而
其終必至於陵遲而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
下之事亦多矣。顧陳寶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祐之
紛更。則躁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退
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用於偏安。韓范之略。不能
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其惟二四之貞乎。
有孚於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於寧一。而
不以爲迂。時動而動。遂吾尙往之志。以毅然有爲於
天下。而不以爲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亡也。然其要
則非禮弗履先之矣。夫小人之奸。其爲害也有象。吾
心之私。其爲害也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
而能去國家之蠹也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
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尤難。
皆。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蔡雖曰。鼫鼠五能。不成一技。註曰。能飛不能過屋。能
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
能先人。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
有慶也。

此一爻。正是明德學問。悔。小疵也。六五以陰居陽。是
幾微少偏。不能无悔。然當大明中天之時。是靈覺內
照。精明常惺。至於一疵不存。其悔亡矣。然德者。難得
而易失者也。人情當未得之時。則求其得。既得之後。
又慮其失。卽此憧憧計較之心。便非明德本體。故必

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但使吾心之虛靈。无時不照。而理之得與未得。一无所容心焉。則中心无私。本體呈露。卽明明德於天下。亦此大公順應之心而已。何吉利如之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失其柔順之道。未能渾然不露圭角。故有晉其角之象。伐邑二字。以告自邑之意推之。猶言自治也既有圭角。卽着實切磋琢磨。自伐其氣質之偏。而兢兢危厲。庶可以吉而无咎。如自以爲貞。而執之不變



安免於吝乎。道未光。正與大明相反。天理明淨。則氣質消融。一有圭角之累。便非光明本體。此所以必伐而去之也。

總論

晉。進也。世之求進者。豔色於膴仕。則慕上行之助。兢心於寵榮。則希介福之錫。是以得失亂其中。榮辱奪其外。而此心之眞覺。一任其乍明乍晦。至於日退而莫之省也。此非知進者也。不知明德在我者。宜於進不宜於退也。富貴功名在人者。時乎進亦時乎退也外物不可必。是故可以推可以懋。可以罔孚。亦可以衆允。進也自進。吾無心於徼之。退也自退。吾無心於留之。如輕風浮雲。飛揚飄忽。而太虛之體。固漠然也乃若吾心之汲汲然求進者。則有在矣。未進。則切磋以求其進。卽自邑之伐。不以爲勞。已進。則紓徐以俟其進。卽得喪相仍。不以爲恤。至於進進不已。而齊治而均平。康國之巧隨之矣。噫。人心進退之幾。亦難言哉。人之有德。猶天之有日也。其進也。方爲扶桑之升而其退也。則倏然崦嵫之下。其進也。方爲萬國之照而其退也。則忽然幽谷之藏。舜跖之分。一息千里。要在吾心之自明何如耳。不知陽精之曜。不以重淵而



息其光。人心之虛。不以沉晦而泯其鑒。苟有得於本體。則時而緝熙於昭昭。進而進也。時而退藏於冥冥退亦進也。其究也炳然於上乾下坤。其存也渾然一愚夫愚婦無乎不進。而亦无所進也。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而顏淵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噫。孰知末由之爲進也哉。

明夷。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吾人處憂患。總離不得正道。屯曰利貞。蹇曰貞吉。困曰貞大人吉。皆變中之常也。惟明夷則曰利艱貞。貞之必艱也。即明之必晦也。吾心之明德无時而可息。吾身之行事。則有時而可晦。故不以明爲明而以晦爲明。外不示其明之迹。而中不掩其明之實。斯之謂艱貞而已。夫子彖傳曰。文王以之。何也。文王當憂患之時而爲是憂患之詞。孔子讀其詞而得其心也。其曰。箕子以之。何也。以其皆當紂之時。明而見傷。故言文王而并及箕子也。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文王之蒙難從容調劑之功施在君。箕子之正志艱



難正固之守垂在身。文王蒙大難而發伏羲之畫。箕子蒙內難而演大禹之疇。亦以其外之明雖晦而內之明則未嘗息耳。夫明之晦也。豈必皆文王與紂之時哉。世鮮大胥。人多散朴。直木先伐。方柄難入。欲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其不見傷者鮮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之利在艱貞。務以明體入于地中。使其靡係于不義之食。依違乎枉道之合。而不爲于行不爲攸往。便是大失其貞。其雖鴻冥鳳舉爲垂翼之飛乎。垂翼猶莊子所謂若垂天之雲。言斂羽以高飛也。君子于行。常三日不食。而不安于不行。寧主人有言。而不安于不往。蓋君子而行。雖不免于困窮言語之傷。而吾之晦其明者。猶可以自全。君子而不行。雖可免一時之謗。而禍亂既至。欲晦其明而不可得。終於見傷而已。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是天子股肱宣力四方者。故有左股之象。但時當明夷。上无元首之明。下安得效其股肱之頁。即欲



畢謀効力。而動輒掣肘。如夷其左股而不得以有行也。然二與君同休戚。非如初之于飛而得以遠去者。要在彌縫其闕。匡救其災。庶幾可濟國事於萬一耳。謂之曰吉。乃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濟與否。弗論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此爻舊說皆謂以臣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侯效尤。大邦小邦。奸宄荼毒者。不可勝數。宜鋤殘賊清淵藪。取其元惡而誅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

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貞者頑民之染惡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二在外卦。爲股肱之象。故曰左股。四在內卦。爲腹心之象。故曰左腹。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也。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非本无明也。不肯自明其德。而背於晦也。用晦而明與不明晦正相反。晦其明者。反觀內照以爲明而无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逐照以爲明。而反明爲晦。初登于天。其帝降之初乎。後入于地。其物化之後乎。

總論

明夷者。世道之晦也。而實人心之晦也。人心明德。卽天明命。曷嘗一息不昭昭哉。惟日新之學既荒。而日昃之離相乘。氣稟錮于中。則克伐怨欲之私。傷焉而晦。物交感于外。則聲色臭味之慾。傷焉而晦。間有夜氣之萌。僅如晨星。而午焉耿耿。旋焉昏昏。遂至氣翳塞窒。日中見沫。明之夷也奚啻世道之陵夷耶。吾觀易之大分。陽爲明。陰爲晦。而陰陽合德。則晦未始不可爲明也。初三皆陽也。初之飛。超然自脫於塵垢之外。三之狩。毅然獨任其廓清之功。皆明而明者也。二四五皆陰也。二之拯。以順而合乎天。則四之入。以潛隱而含乎天機。五之貞。以正志而明不可息。皆晦而明者也。惟上爲重陰之極。始于明。卒于晦。而出地之



明。邈乎天不可登矣。嗟夫。心之難明也。甚於登天。而其易晦也。同於入地。故古之聖人。曰明曰旦。不懈其防。一日又日。弗更其守。動於九天而不爲亢。潛於九地而不爲幽。此文王之緝熙箕子之九疇。所以爲善處明夷之際也。

家人

晉。卽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卽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懼其睽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假字。是格字。王者脩身齊家。能感格一家之人。而歸於正也。交相愛。不止夫婦。父子兄弟皆然。

總論

家人之利女貞也。其乾坤之大義乎。乾道成男。非自爲乾也。所以倡乎坤也。坤道成女。非自爲坤也。所以順乎乾也。故未有不治外而能治內者。亦未有不治內而可謂之治外者。天地之道固然也。此卦二四皆陰。有女道焉。二曰中饋。四曰富家。飲食祭祀。必度以共。米鹽出入。必節以縮。日以是爲女紅。无曠足矣。初比乎二。而應四者也。故曰閑有家。防之也。五比乎四。而應二者也。故曰假有家。感之也。三之厲吉。寧以義勝恩。上之孚威。不以恩掩義。閑以身範而愈久愈肅。假以精神而愈久愈孚。家道成而天下定。豈偶然哉。周南之詠。始於關雎。召南之詠。始於鵲巢。葛覃之勤。蘋蘩之敬。樛木螽斯之順。桃夭之宜家。漢女之貞靜。風人所詠。于女貞加詳焉。文王之教。由家及國。如大塊噫氣。始於太空。噓乎萬竅。調調乎其適。洋洋乎其无所不之也。至於公定公姓。一發五豝。和氣充塞。有不待體國經野。而昭然可爲民極矣。故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睽

明夷曰晦而明。不求明於迹。而求明於心也。睽曰同而異。不求同於俗。而求同於理也。能知晦之爲明。異之爲同。可與言易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曷言乎喪馬勿逐自復也。喪者迹之睽。復者德之同。跡異而心同。故不戒以孚也。曷言乎見惡人也。惡人雖異於我。而其人未始不同於我也。同者同之。而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睽之爻俱就正應上取。二與五應。二曰主。尊之也。五曰宗。親之也。曰于巷者。鯁直易拂。委曲易投。必投其機而後合也。曰噬膚者。有所親。或有所間。必去其間而後合也。愚謂此二爻。乃周公自況。周公於周爲宗室。故五曰厥宗。有眷眷不忘之心焉。二曰遇主于巷。其鴟鴞東山之詩乎。五曰厥宗噬膚。其伐柯九罭之詩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與上應。二爻之睽。在一見字。三之見皆見上也。上之見皆見三也。人之意見。一有不合。則見已之是而不見其非。見人之非而不見其是。相猜相忌之念。積於胸中。而可疑可怪之狀。舉在目前。其在三也。若見其後有所曳。前有所掣。而一有齟齬。眞若晃劓之切於身。其在上也。若見其上有所負。下有所載。而白日青天之下。忽有魑魅魍魎之盛行。甚則廟堂之聚訟。眞若彎弓而欲射之矣。然其言論行事。雖往往相戾而義理之同。終不能間。故曰无初有終。曰匪寇婚媾。



見異者之未始不同也。

總論

世之治也。其起於人情之合乎。世之亂也。其生於人情之離乎。故同人則亨。豫則利。而睽僅可以小事。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者比比也。然物窮則變。勢極則反。天下未有睽而終不可合者。試以六爻觀焉。初之應四也。二之應五也。三之應上也。此其彼此相屬。莫之能移者也。然方其睽也。爲喪馬。爲睽孤。爲有悔。爲天劓之傷。爲張弧之射。及其合也。爲勿逐之復

元夫之交。爲于巷之遇。噬膚之合。爲有終。爲遇雨。豈非讒搆之言。不能間堂陛之交。伏戎之求。不能奪斷金之利哉。然同異之間。未可以形迹論也。要之理而已。唐虞之世。都俞交利。而不以爲同。吁咈相戒。而不以爲異。理如是也。是故天下有不同而異者。祇爲絶物。將惡人不見。而天下无可與之人。于巷不遇。而天下无可與之君。天下有同而不異者。未免合汙。將負塗而不見其汙。載鬼而迷罔其生。其何以語君子之睽乎。理之所在。卽同固非睽也。卽異亦非睽也。理之所不在。卽異固睽也。卽同亦睽也。故鹽梅相和。水火相成。而和其光。同其塵。君子竟比之琴瑟之專一。而莫之聽也。故曰以同而異。其旨深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後天之卦。坤位西南。艮位東北。二卦相對。故每對舉而並言之。坤曰西南得朋。而必及東北者取艮以對坤也。蹇下卦爲艮。故曰不利東北。而必先西南者。取坤以對艮也。舊說謂西南平易。東北險阻。終似未分

旣鄙意謂蹇解二卦當以坤卦詞明之。天下大難非一人所能獨濟者。坤曰西南得朋，是有同心協力之人，故利於濟蹇。東北喪朋，是无同心協力之人，故不利於濟蹇。且坎而退入於艮，則大難未平。坎而上進於坤，則大難可出矣。象曰往得中，指九五言。九五以中居上，爲人心所歸。其詞曰大蹇朋來，此正得朋之利也。利見大人者，當蹇之時，君固急於求士，而士尤急於自效，所謂君擇臣，臣亦擇君也。利貞者，上以正而收人心，下以正而布公道，由是朝廷正，邦人莫不一於正，而亂者治，險者夷矣。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蹇卦爻詞多用往來二字，舊說皆謂犯難謂之往，不往謂之來，似矣。余獨以爲未然。九五之朋來，正諸爻之所謂來也。當蹇之時，獨往則不足成功，而來就九五，則可以共濟。此正所謂利西南利見大人也。然來反而曰內喜，來連而曰當位實也，來碩而曰志在內，則其心志之固結，眞實之綢繆，有驩然於形迹之外者。雲從龍，風從虎，豈偶然哉。

總論

事變當前，世路之蹇也。物欲交攻，吾心之蹇也。心一而已，乍而焦火，乍而凝氷。一念不謹，則荊棘坎窞起於目前；一事蹉跎，則坑穽陷阱生於足下。進而或摧之，退而或厄之，无處而非險也。晝而梏亡，夜而戕賊，无時而非險也。故曰見險而能止，又曰君子以反身脩德。夫脩身而止其所也，豈易言哉。澂其思慮，而不以斧斤伐性；訖其嗜欲，而不以酖毒迷身。外物之誘，無使入而陷於中；內念之萌，无使出而陷於外。是故此心之中，如乾之易，如坤之簡，如風月之光霽，如雨露之潤澤，孰非蕩蕩平平氣象耶。然人心往來之幾，亦甚微矣。已往之心，卽其未來之心，神離其宅，若驅之而使去也。方來之心，卽其未往之心，神守其舍，若或得之而自來也。其往也，驟若奔馬，決若潰川，安往而非蹇。其來也，當位而實，何所於假；中節而中，何所於乖。悠然而喜，寬然而碩，何所於累；反己而悅，朋來而樂，何所於疑。此以當天下事，卽大難有不足平，而大功有不足辦矣。故欲淸世路之蹇，在去吾心之蹇。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

哉
解之利西南承蹇來天下之難固不可以一人濟之
大難之解尤不可以一人保之故利在於得朋象言
得衆正言其得衆人之力爻所云得黄矢又云朋至
斯孚皆是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謂之日解由坎北
而向震東已出山下有險之外矣无所往其來復吉
者非過於无爲也大君在上衆賢在朝凡所欲爲者
衆賢皆代君而爲之君惟冲然湛然來復於无思无
爲之域而已有攸往夙吉者非過於有爲也天下有
大機宜生民有大利害不容頃刻緩者惟速以圖之

君曰兢業臣曰時幾必欲遹觀厥成而已象曰得中
中心无爲以守至正也日有功所謂敏則有功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
有孚于小人當以註疏之說爲是正義曰小人謂作
難者信君子之德故退而畏服之也大都明君在上
削去奸回以任善類彼其一段光明正大小人亦自
信而服之孔子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便是
此機括
總論
欲解天下之難者必先於解小人夫天下猶人身然
人之一身血氣中枯肢肉外潰此病之形也而多欲
損神則病之實也天下多事敵國外患雜然並作此
亂之形也而小人用事則亂之實也未有欲之不節
而可以養生亦未有小人之不去而可以解難者也
漢唐之禍不詭於曹朱而始於閹宦之擅權宋之鼎
不移於夷狄而起於王呂之新法小人之禍若是烈
哉嗟夫小人之情狀最爲不一以其柔媚也故稱狐
焉以其鷙害也故稱隼焉以其附麗也故稱拇焉以
其僭竊也故稱負且乘焉至於五直以小人斥之所

以彰其蔽主誤國之罪而欲爲天下計者不可使斯
人一日得容於朝也噫聖人之慮深矣然天下之小
人其害不可言也吾心之小人其害尤不可言也君
子能反吾心於來復之時而省察其攸往之事試觀
一日之間得无邪媚而爲狐乎負乘而爲寇乎違道
犯分而爲高墉之隼乎有一不解皆險以動動而不
免乎險過極而不可赦罪大而不可宥者也是可以
自省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虚，與時偕行。

損益二卦，皆就下言。聖人不以損上爲損，而以損下爲損；不以益上爲益，而以益下爲益。蓋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富藏於民而不藏於國，此聖人命名意也。有孚以下，示人君深自抑損，而不必於損下以益上也。蓋國家之損，非經費不足之爲害，而欲心侈靡之爲害。故欲去國家之害，未有不自去吾心之害始也。有孚者，損過以就中，而僞妄之私內无所留；損文以就質，而耳目之翫外无所飾。蓋以眞誠爲天下先而已。二簋用享，只是有孚。苟有明信，則天地可動，鬼神可格，而繁文縟節，无所用之矣，又何以損下益上爲哉。二簋應有時，此句正好玩味。文質之用，惟其時耳。上古之時，汙樽杯飲，故其俗醇；末世之時，雕鏤文章，故其俗僞。時至於損，聖人蓋憂其時之弊，而不復返也。二簋用享，其卽禮奢寧儉，而隱然太古之思乎。損剛益柔三句，俱是不可過盛之意。人身之氣稟，不欲其有餘，故損剛益柔者，高明柔克之中也，時也。造化之氣運，不欲其有餘，故損盈益虚者，屈信相感之利也，時也。有餘則損，三才之所不能違者，孰謂二簋之用而非時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德之脩也。脩德工夫，不過懲忿窒慾，而上下之交相益者，亦相與脩德，以去其忿慾之疾而已。初與四應，初視四之事，卽己之事，所藉初之益，以損己之疾。初曰遄往，惟恐救弊之不力；四曰使遄，惟恐克己之不勇。茲其爲人己相成之道乎。舊說以已事爲輟所爲，非是。己之所爲，何可輟也。天下未有不正己而能正人者也。酌損，只是不疾不徐，勿忘勿助。正己此道，正人亦此道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當損之時，人人皆欲損下益上，而二獨守其貞，是不以批鱗逆耳爲忠，而以正色立朝爲節。以此正己，卽以此正君，國家之利也。征凶，不正己而急於正君者也。後世喜功之士，律身未閑，而敢爲批鱗之勇；忠悃未積，而不憚逆耳之規。其未知征凶之戒乎。弗損益之，申明利貞之意。人臣事君，有所損而後益者，其利

有限惟曰利貞則豈待損已之所有以益君之所无耶其利孰大焉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一爻當以小象繫辭爲主只是發明致一之意不必粘着卦體三而損一兩也一而得友亦兩也宇宙間无孤立之理天地以一陽一陰而成造化男女以一陽一陰而成人道況吾人同處斯世有不以兩而合以三而睽者乎故如三人行是異心異德必損之而後合也故曰損一人是損異致同之道也如一



人行是同心同德未有感而不應也故曰得其友是同氣相求之誼也均之爲致一而已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十朋之龜卽頤之靈龜也龜文明之物人之一心一點靈明无少障蔽便如十朋之龜一般五受天下之益則取人爲善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合天下之心思以爲睿智是或益之十朋之龜也咸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不受則有所違无不受則何違之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之卦皆損下以益上二下體也曰弗損益之不待損已而可以益人也上上體也弗損益之不待損人而可以益已也二曰利貞正已以正君上曰貞吉因人以正已歸於正而已得臣无家受人臣之益而合天下爲一家也人惟有我則有家有家則與天下分而爲二无我則无家无家則與天下合而爲一

總論

君子不求日增只求日減二簋用享是日減於事也懲忿窒慾是日減於心也未有不減於心而能減於



事者也人之當損莫甚情欲血氣未融則忿懥之私出而熾于外意念未澄則嗜好之慾入而蕩於中外物日增而心源日損忠信不足而波蕩有餘何以能有孚何以可貞而利往耶故和平以養心淡泊以明志舉天下之可喜可怒者而洞然其无所染舉天下之易靡易炫者而渾然其无所嗜必如是而後爲損其所當損也上古之君忘怒而无欲故可以茅茨而土階可以卑宮而惡食後世之君多欲而易怒故望幸於汾陰而黷武於穹廬此非其明效大驗耶乃下之益上尤有道矣有所當損則爲酌損爲一人之損

固益也。有所不必損則弗損之。尤益也。以損其疾。而不使之留。以益其龜。而不使之晦。斯之謂交相益而已。若下不損上之疾。上不自損其疾。將舍爾靈龜而終於日損也。其何益之云。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上下俱益也。損上益下。以一人益天下也。自上下下。以天下益一人也。損上。非必發自內帑。而謂之損



也。布粟力役。爲民節之。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凡深自挹損而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遺斯民者。皆是也。自上下下。是匹夫匹婦。視之爲勝予。工瞽芻蕘。視之爲忠益。降黼扆之尊。而下編氓之賤。卽天道之下濟而光明也。其益寧有窮哉。中正有慶。合二五言。君臣同心。以施仁政也。木道乃行。兼上下體言。君臣戮力以濟時艱也。重在人君用人上。君之德渾然其无爲也。而有德之賢爲之宣布於下。則何利之不興。君之才沖然其不炫也。而有才之賢爲励勷於下。則何害之不除。王者之益下。其利可謂溥矣。然天下之事功。未有不自學術中來者。故又自動巽而推言之。動是個奮發的意思。巽是個沉潛的意思。日進无疆。聖德之日新也。有是日新之德。斯有是富有之業。故如天之施而莫知其所以施。如地之生。而莫知其所以生。益下之澤。何方所之可言哉。此可見有身心之益。斯有天下之益。而天下之益。莫非一人之益。理當如是。卽時當如是。時乎時乎。其動巽施生之至妙至妙者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是自家身心上求益。非以報效爲益也。作字從



震動來。初九居震之初。是精神方奮。而明作不衰。善便欲无一不遷。過便欲无一不改。不肯把天下第一等事讓與人做。此便是大作爲處。作之不已。可成君子。卽堯舜孔子學問。亦卽此一念振作之心。要其極耳。何謂下不厚事。初居下也。下學之功。爲之在我者當如是。非有所加厚於事之外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是取人以成其益者也。人心明德。便是靈龜。乃由中而出。豈自外來。然資人之明。以删我之明。是內

有資於外也。謂之自外來。可也。永貞。只是一點求益之心始終不變耳。永貞之心。卽王者通於上帝之心也。人之明德。卽天明命。自古明王之學。所以對越上帝。陟降左右。亦是此心不息耳。大學言明德。而引殷盤周誥。可以見明王之心。卽吾人永貞之心。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中行是因事處宜。各得其當耳。益下之事。原非一端有利於昔。而不利於今。有利於此。而不利於彼。故必參而酌之。合於天理。斯爲中也。大凡作事。依天理而



行。自无不利。遷國舉其大者言也。曰遷國。見不可在時局世套中求之。一切改邑徙家。舍生殺身之事。惟所利用耳。象曰。益志。國可遷。而此志不可遷。時勢異。而此志不可異。斯其爲无方之益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字。俱從實心做出來。故中行曰有孚。惠心亦曰有孚。不孚而中。只是一個遷就之學。已則何補。不孚而惠。只是一個功利之私。人則何濟。此脩身平天下所以起於誠意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天之施。不問其施。地之生。不問其生。堯舜之世。問之在朝。朝不知。問之在野。野不知。故曰。勿問之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三爻皆當益下。曰中行。曰有孚。徹表徹裏。自始至終。无少粉飾。无少間斷。人之所孚。乃天之所祐也。今上九不以益下爲心。而以自利自私爲心。故不惟人莫之益。而冥冥中已奪其鑒而與之疾矣。非或擊乎。然其端始於立心之勿恆耳。當其立心勿恆之時。一念之逆。便爲逆境。豈待擊之。而後爲凶哉。偏字與中



字對。中則无所係。故益下之心。旁皇周浹。而下之所益者。恆在焉。偏則有所累。故益下之心。有始无終。而下之所不益者。恆在焉。

總論

昔夫子讀易至損益之際。未嘗不太息也。夫損不生於損。而生於上之益。益不生於益。而生於上之損。上下相維。利害相關。其應甚不爽者。然其機則甚微矣。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於有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驗也。莫益之損。非自損也。始於立心勿恆也。則驕泰以失之驗也。自古未有身心之害。而不爲天下之

害。亦豈有身心之益。而不爲天下之益哉。古聖賢之學。其見善也。如好好色。而无所不遷。其有過也。如惡惡臭。而无所不改。以此正心。而爲永貞。以此飭躬。而爲大作。故可對越於上帝。而亦可固結於民衷。可以明心于恬靜之天。亦可以動心于多艱之日。至於動巽之極。而我不見功。施生之惠。而民不見德。則蕩蕩平平。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故曰益以興利。又曰長裕而不設。噫。盡之矣。

生生篇下經一終



# 生生篇

溫陵 蘇濬 君禹甫 著
同郡 蔡獻臣 體國甫 閱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訂
宗裔 祉 榮洲甫 抄
同安宗裔廷玉 循石甫重刻

## 下經二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



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五陽決一陰。勢之易者。無如夬。然防乎其防。不以易處之者。亦莫如夬。先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剛。聲小人之罪。執義則罪必正。治罪則義益行矣。孚號有厲重有厲字。君子固無時不戒懼。然不以君子之勢既集。而忘戒懼也。觀彖傳合解可見。然欲決小人。必先自決其私。不然者。我以彼爲小人。彼亦以我爲小人。我欲以力勝彼。彼亦以力角我。吾見其意則執吾之瑕而間我。吾見其迹。則乘吾之釁而攻我。其何利之有。故曰。告自邑。不利卽戎。惟念念克治事

事克治使在我無毫髮之疵在彼無可動之間而不屑屑然與小人爭勝負方為利也蓋急於治人則不暇於自治急於自勝則何暇於勝人天下未有不勝吾身之邪而能勝人之邪者也剛長乃終雖自世道言亦由吾自治中來吾身一純乾則天理用事人欲全消而吾身之能事始畢世道一純乾則君子用事小人盡退而天下之能事始畢蓋必吾身剛長而後世道剛長必吾身之德成始而成終然後天下之功成始而成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施祿居德之君子即以剛決柔之君子也君子之澤一有所壅於下則其類未仝 必施祿及下三德者祿之以大夫六德者祿之以諸侯即一事一行之善亦皆得以食祿公家凡以厚君子之交而集其勢也

忌如忌憚之忌君子之德一無所檢於上則其變易起故必有所忌憚檢束之而不使其佚隄防之而不使其縱凡以嚴於自治而使小人無所乘其隙也即孚號告自邑之意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決小人者要潛其機勿[illegible]壯于頄則是未決而先露使小人得以窺其淺深不啻害成凶之道也

陰陽和為雨君子夬夬獨行遇雨只是決而和耳若濡者遇雨之迹也有慍者衆人之心也若曰君子則必知君子之心何慍之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牽羊悔亡當以大壯卦推之羊性剛喜觸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又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至喪羊則亡其剛矣四之居不安行不進得無與不能退不



能遂者類乎故曰牽羊固不恣其觸藩之習亦不至于喪羊之易惟牽而制之馴其剛心而抑其猛氣斯可以无悔矣

總論

易之慮君子也至矣夫以五陽去一陰自極情觀之特一反掌間而聖人頤欲揚庭以聲其義孚號以固其黨操之以危以防其變治之於內以清其源何其念之深圖之遠哉蓋小人之易惑也如美色淫聲其難去也如城狐社鼠而其機械巧設能伺君子之隙而動也又如罔兩之不可測度苟非覺之使不吾疾

防之使不吾羿其在不羅於彀中者鮮矣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孚號之義者也以手排席徒犯壯頄之凶產祿猶在罔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卓貂之羣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溫之援而竟以敵灾皆仰戎而非自邑也故其決之而不勝也則禍集於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於國家亦何賴於此哉夫惟極治之世抑孔壬於未形故莧陸不生化庶頑於並生故暮戎不起夬之上也不然寧爲牽羊毋爲壯趾寧爲遇雨毋爲次且此溫太眞狄梁公所以處權宜之間而卒成大事也噫此所謂決而和者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含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造化之運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聖人於一陽之生名之曰復若其固有而還之幸其來也於一陰之生名之曰姤若其不當遇而遇之惡其進也女壯還依程子壯盛之訛爲是男陽女陰君子陽小人陰女以漸而壯則必至於抗陽矣小人以漸而盛則必至於害君子矣然小人之易昵也如女色之易惑然爲君子者一不自覺而惑於甘悅之詞至與之相爲比周則奸壬得志噬臍無及是豈可與之長處哉勿用取女之戒嚴之也天地相遇四句是聖人幹運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蓋以陰陽之淑慝言則天下不可一日有者此遇也以陰陽之相須言天下不可一日無者此遇也姤於時爲夏至是氣動於地而上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而無陰況於世道乎惟顧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剛則天德用事而中正則有以善用其剛者不激不阿無偏無黨君子之道沛然大行於天下而天地之運且恃之以不毀矣茲其遇也不亦大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繫于金柅非戒小人也戒君子也君子遇小人最要立得定守得定吾確然自守而不輕舉妄動則得持身之正而杜奸邪之隙吉道也不自守而妄發以挑釁凶矣羸豕孚蹢躅言小人必盛之勢見金柅之所以吉而攸往之所以凶也柔道牽言小人陰柔之性勢必相牽相引延蔓而不可已此所以繫于金柅也

以進訓牽。非是。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有魚重一包字。君子遇小人。自己要竪立得定。於人又要包容。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爲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迫之使近。亦不激之使無所容。其何咎焉。然謂之曰包。如天地之包萬物然。非與之相爲賓主也。若以爲賓。幾於抗主。非包有魚之義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姤以一陰遇五陽。三亦與初遇者。然以剛居剛。則豈甘心與初遇者。依論其心。固不安坐以墮其術。論其勢。亦不能大行以制其機。惟惕惕危厲。庶可以无咎耳。行未牽。與柔道牽相應。九三雖不得遂其行。然必不與小人同事。終不爲柔道所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與初遇者。然其質本剛。則乏包荒之量。而輕於絕人之過。與二之包有魚相反矣。初以柔居下。如虞之庶頑。周之頑民。宜容而化之。不宜遠之也。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國君含垢。天之道也。二包之而无咎。四遠之而取凶。亦其宜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包字以防字解之。非也。五曰。以杞包瓜。即二之包有魚。安在其防之耶。夫包荒之量未宏。則聰明才智。未免衒之於外。包荒之量既弘。則美在其中。而無事於表暴矣。斯時也。舉天下之小人。惟君子之所左右。邪可使正。亂可使治。而挽回世道造化之權在我矣。六有隕自天乎

治小人如治盜。然治盜者。予之田里。以安其生。嚴之



刑罰以絕其黨。故夬曰遇雨。姤曰包瓜。此安之之道也。夬曰夬夬。姤曰勿用。此絕之之道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姤角。如夬之壯頄。于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上九无咎之義也。

總論

昔人謂陽一陰二。是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以柔遇剛。甚無樂乎有此遇也。夫遇豈可一日無。顧其遇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

爲天根陽含陰也姤爲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爲之縱不有月窟孰爲之藏如陽不遇陰陰不遇陽卽天地亦無以成含章之化而況於世道哉聖人之心天地而已謂陰之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之可終絕而使之不遇亦非也女不可使之壯豕不可使之蹢躅何其峻也魚可包也瓜可包也何其忠也凜凜然有履霜堅冰之防而休休然有納汙藏垢之量茲遇也不亦謂之善遇乎垝工比周庶頑殄三監不靖殷士怙寵豈不駸駸乎蹢躅之漸而侯明撻記引以並生敷告要囚惎于式訓未嘗引繩而批



根之也春秋諸國下陵上替孰不謂其可以無遇而孔子於七十二君何國不遇陽貨可見公山佛肸可往何人不遇未嘗已甚而絕之也聖人凡以化之于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典之慮使天下之小人蓄爲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於天地間而後快也故聖人之心天地而已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王假有廟假格也王者仁孝其精神與祖考相爲感格故曰孝享如但曰至於太廟淺矣曷言乎利見大人也萃之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雲龍風虎之會乎然其聚也以意氣而不以笑貌以道義而不爲唯諾斯爲精神之契而已曷言乎順天命也傳曰天命之謂性孝親忠君皆性也又曰帝天之命主於人心尊尊親親皆人心之不容已者也用大牲以將假廟之孝事親如事天也假牲以達利貞之守事君如事天也人心之所在卽天命之所在也極而言之人與



天地萬物總是一個精神吾之精神不聚則天自天地自地我自我萬物自萬物判然其不相屬吾之精神旣聚則天與我一地與我一萬物與我一絪縕化醇之景象不在造化而在我心矣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萃之時任武不可忘武亦不可故曰除戎器偃武也其櫜弓歸馬之風乎曰戒不虞不忘武也其重門擊柝之備乎朱子以除爲脩治竊所未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

也。
以引吉爲引。陰尙似萃強。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二五剛中而應。如一體之相須。然顧五有匪孚之悔。君道未光。必引之當道。而後於臣職爲無忝也。然臣之引君。豈在口舌間哉。惟積誠以感動之。則不事虛文。而一德一心。有驩然相得者。所以引吉无咎也。中未變。由居卦之中來。固所以爲孚也。凡人之心。孚則不變。不孚則多爲物所遷。孚則光。不孚則多爲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五匪孚。故云未光。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中正。何以匪孚。以說字累也。五居說體。或者粉飾徒工。而實意不足。便是君道未光處。元永貞者。反而求諸本心也。乾元坤元。只是一個生生之心。而人得之以生。此時也。一眞爲主。物感未交。正有孚之本體也。人惟求此眞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表裏始終渾然如一。而匪孚之悔可亡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居說之極。處萃之終。人皆以爲宴安無虞。不知說而忘懼。懼斯至矣。安而忘危。危斯至矣。惟齎咨涕洟。不自安於上。則不虞有戒。而可无咎。

總論

夫人之情。貴聚不貴散。夫人之聚。貴正不貴邪。今夫一家不聚。則第鬩胡務矣。朝廷不聚。則君臣市心矣。天下不聚。則簪緞興戎矣。如此乎聚之不可以已也。顧正而聚者。附離之情。堅於膠漆。約束之固。信於章符。不正而聚者。則朋黨比周。遊說結懺。如榛莽之纏束。一或利盡而乖。爭而散。則蒿矢相箝。鉄鋤相推。不覺狼奔鳥竄矣。三之嗟如。散而不知聚者也。初之乃



亂。聚而不知正者也。嗟夫。孰知不正之害。尤甚於不聚也哉。聖人知其然。是故元永貞。固非虛文也。引吉用禴。非外飾也。事求大吉。非任數也。齎咨涕洟。非宴安也。此上下之間所以交相萃而成雍熙太和之治者也。不然。寧爲踽踽無爲閟然之嫩。寧爲避世無入招權之門。人之非笑。有所弗恤。己之齎咨。有所弗辭。益曰。吾得潔其身。而不亂於小人之羣足矣。噫。天下不幸而無大同之風。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哉。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

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升字是吾人學問進進不已所謂積小以高大也柔以時升在卦體上取坤巽俱柔也由一陰之巽升而至於三陰之坤必因時而進不容凌躐者蓋剛躁之心勝則急迫之弊日滋柔順之心勝則從容之意常存此之謂柔以時升也巽而順者內有深入之思而外有從容涵泳之象勿忘勿助俟其時也而學問日升矣剛中而應者下有良臣上有明君喜起交孚遇其時也而賢才日升矣君子處此有不大亨哉利見大人南征總是一事利見大人得君也南征行道也



得君固將以行道也當升之時君固慶於得臣而臣亦在慶於得君既慶矣安用恤之南明也征行也上輔明君而嚮明出治世道之升于大猷可必也君子之志在天下國家此志未行安得謂之有慶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德不必作愼字積小高大全在順字得力不順則未能其卑而遽騖於高未能其小而遽荒於大始而凌躐終而扞格皆不順之害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順則何鑿之有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順其序也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順其機也至於發皆中節天地位萬物育亦此大順之極耳故曰柔以時升柔卽順也非順何以能升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虛邑是積小高大地位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處於世之中而忘於世之外渾然一太虛境界也顏之若虛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卽此心而已人有疑心便有所礙而不虛升虛邑則空空洞洞原無一物何疑之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一爻當以程傳之說為是六四近君也上有貞吉升階之主下有三爻合志之賢如僭以逼上矜以鉅賢其何能升哉四以柔居柔上順乎君下順乎多士之助文王所以亨於岐山者用此道耳此語與隨雖同然其義各有所主不必拘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之貞是從學問中來階卽階級有次第而升者所謂積小以高大也有循序漸進之天德便可以語必世後仁之王道故曰大得志

總論

升之言進也積小高大之謂也人之一身不日進則日退而君子之心欲其進不欲其退誰肯安卑坪之卑而忘泰岱之崇甘登天之苦而甘土壤之賤耶然士之品固有三矣上古賓興之制升於司徒升於司馬升於樂正至由士而大夫而卿而公皆升也而非所重也霸之進而王也王之進而帝也帝之進而皇也皆升也而非所先也乃聖人之所先則有在矣孝弟忠信以爲階梯性命神化以爲究竟日新又新不以一簣而廢千仞之基勿忘勿助不只千年而墮旦夕之頃世苟我以道可大行則富貴也功名也固升也世不我以道與時違則布衣也蓬戶也亦升也是故初之合志焉而升二之孚焉而升三之虛邑焉而升四之順事焉而升五之貞焉而升上之不息焉而升不過論吾身之消長而奚計世情之重輕耶詩曰如日之升夫心之靈明何異於日有以蔽之則冥無以蔽之則虛知虛邑之與冥升其大致相逆也可以語日升之學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傳曰困德之辨所謂辨者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曰亨曰貞乃此心此理本然如此也彖傳不失二字極好玩味君子之心在世故之中而超乎世故之外通如是困亦如是此胸中一段獨得之妙不因困而有所失非因困而後亨也貞順受其正也胸無物累便事皆當理當爲則爲當行則行他何所計較哉有言不信正小人之所以異於大人也善處困者不惟忘之于言而且忘之于心不善處困者不忘于心故不忘于言故曰尚口乃窮非徒欲忘言也欲其忘心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命遂志非持以與人也命乃天命吾豈得而舍之人豈得而與之須玩個致字致至也極也猶言至於命也聖人言涉世之學有曰居易俟命者有言樂天知命者知至困至也俟天終身者亦至也總是與命爲一而已遂志直遂其志所謂无入而不自得也其實致命只是不失其所亨處困而不亨方且怨天方且尤人安往而非戚戚之途處困而亨則視窮通得喪皆造化晝夜之常安往而不自遂。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一爻妙在困字當困之時皆在困窮拂鬱之鄉而二獨與五爲應是人之所視以爲安意肆志之日者也二有中德則處宴樂之地而常有顛沛之艱當恆情得意之日而常有困心衡慮之苦是困于酒食也夫思憂則无憂慮患則无患帝命之錫有加無已是朱紱方來也然論吾人之所遇則窮通得喪皆春夏秋冬之序而君子之處遇則不二不雜無非對越在天之時惟常存此心在帝左右如祭祀之時精誠流通則雖臨大難當大變若不免於摧敗之凶而盡其在我俟其在天尚何咎之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蒺藜非二乃三胸中之蒺藜六三乘九二之剛乃以小人擠君子者顧其質本柔才稍不足欲往而前進則妄行取困如困于石欲止而不進則滿胸俱是荆棘如據于蒺藜如此之人术心死矣何以存于天地間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舊說謂與初相應而爲二三所隔竊以爲未然初六方困株木入幽谷何足爲九四之與而九四當困時顧欲藉之有終耶竊謂此爻只是困而能亨耳四與九五同爲上六所掩進而推之爲而抑之豈君子直遂之時耶惟沉潛以養其晦從容以俟其幾故五曰乃徐四曰徐徐其勢然也象曰志在下者四位雖上人而心則下人不敢自以爲賢而犯于難也金車即朱紱之類古者大臣在朝往往有路車之錫然處困時則不以寵錫爲可幸而以寵錫爲可危是困于金車也自其迹而觀之則顛沛不安若可羞吝然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與又曰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一爻當以註疏爲是九五當困之時與天下人心間隔而不相通而以剛居剛自恃其壯是不以十意孚天下而欲以刑罰威天下故象於劓刖也夫口位而人不服則下有朽索之馭而上有履薪之危非困于赤紱乎然有（缺三字）其一念真誠尚有未泯者若能弛其刑法任其德化是是非非無偏無黨則潛移之久疑慮自消矣夫民之難懷如天之難諶苟有

明信則天地鬼神且爲感格而況於人乎
二以朱紱爲困五以赤紱爲困其克艱厥后克艱厥臣之旨乎夫君之與相何事不可爲恃其亨則困矣困於心則亨矣故二日利用亨祀五亦曰利用祭祀神無常亨亨之于誠民無常親親之于誠一而已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與三陰柔牽引如葛藟之纏綿然此臲卼不安之境也其惟動悔有悔困心衡慮解纏脫縛然後爲吉行乎三凶上吉以蒺藜難剪而葛藟易伐也困而安



坐于初卒無聞見之期困而臲卼于終尚有征行之吉甚矣困而不學者之爲下民也

總論

夫人之情處和樂之地則欣然適處困窮之地則戚然悲惟大人君子不榮通不醜窮胸中洞然如太虛無物而視可喜可愕之遇眞如和風慶雲疾雷震雨漠然不以動其中也三聖人之係詞固嘗之也哉文之羑里也周之居東也孔之陳蔡也彼其嘗試於困苦者良深也然文明柔順碩膚赤舄而弦歌之樂悠然於春夏秋冬之序則所以處困誠有道矣噫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文曰亨貞周曰有說孔曰致命遂志安往非樂安往非天至於酒食之困焉而慶金車之困焉而終赤紱之困焉而說葛藟之困焉而吉則生於憂患而天且弗違矣不然幽谷之入不可出也蒺藜之據不可安也患難未加胸中已擾縱以言自解天下其孰信之噫天下不能无困之時而常有不困之心心無所累則拂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祇爲危機故曰困德之辨其莫辨於此矣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是個有淵源學問彖傳井養不窮四字最好玩味凡水之無源者則其出易窮有源者則其出不窮謂之井則其源深矣故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養一人可以養千萬人何窮之有然天下未有不先養己而能養人者文王卦詞示人以尋源之學欲人之要其成功也改邑不改井者時異勢殊而千古淵源只同一脉也无喪无得者不爲聖存不爲愚亡不以古

豐不以今齋也往來井井舊說多一其字便涉添足
傳曰井以辨義所謂義即此心之淵源處齊之所深
則左右逢源一往一來井井然有辨也剛中是天德
之剛渾然在中正是吾人學問淵源不可得而改者
未繘井羸其瓶只是爲之而不要其成耳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
无禽時舍也
人心物欲之汚其井之泥乎不能強於爲善而惟安
於舊染不惟世所共棄而且物類之不若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與初相比是不能求上進之君子而反比下流之
小人如澗谷之水下注於鮒也夫人性本善苟有日
新之志者皆可與之二與非其人則雖有所爲亦歸
於敗壞而已故曰甕敝漏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
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不自惻而人之行而過者惻之井不求上之我燭
而人爲之求其明者以燭之此作易者所爲歎也不
患人之莫已汲而患已之莫已修井之不修井之咎
也修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焉不
爲汲者喪而虛不爲不汲者得而盈故曰无喪无得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不可謂之不泉如以陰柔无泉則上下何謂之
有孚元吉耶甃自修也井不甃則汙泥雜之身不修
則物欲壞之井甃則泥可禦而泉可達是捍其物誘
之私以養其清淨之性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洌潔也源濁則泉泥矣源淸則泉潔矣旣曰洌又曰
寒何也凡人于世情冷不下全是一片熱心腸以焚
燭于其中君子盡洗世情濯以寒泉冷然淸淵然潔



焦火不入熱中不生此之謂中正也將取之不窮用
之不竭安往而不爲養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六有孚字當以程傳爲常孚言其有常也君子以
道濟天下爲心然心必常運澤必常流無遠近無始
終而此心之精誠殊不少變然後爲至誠盡性之全
功也
總論
坎者水也江淮溪澗水之流也源泉混混水之原也
極其流則注大壑而不知其津涯窮晝夜而莫知其

止息遡其源則淆之不濁注之不盈此川上之歎有本之稱聖人所爲咨嗟而徘徊也試觀人之一心湛然其未波澄然其不滓瑩瑩然其畢照生生乎其惡可已茲其人性之眞體千古之淵源乎自夫逐流之士望洋而失狂瀾之倒翻石而奔欲竇一開泥沙乘之而涸世味一動僻染積之而汙便辟之相引則倣焉而漏垂成之不力則至焉而羸於是淸者汨明者晦而爲天地間之棄人矣古之君子其閑邪以存誠也如井之甃而恐其淆也其日新而又新也如九仞之掘必及泉而後已也其冽焉而食也吾之性不加盈也其渫焉而不食也吾之性不加損也此禹稷之事功顔子之陋巷支流異而淵源一也至於井收勿幕則與天俱生與地俱成民無疵癘物無夭札而太和之象在宇宙間矣今之論養道大成者莫不曰唐虞成周之世吾觀詩書所記周禮所述克明愼微關雎麟趾本如此其豫也六府三事相爲維持八政八則相爲經緯法如此其密也艱食鮮食時歷規戒豳風無逸日進論思慮如此其周也率俾之化遍於荒服蠻夷咸若之休暨于草木鳥獸澤如此其溥也而孰知執中建極以澄其源無荒亦保以遏其流其所



謂有孚元吉者固眞性之淵泉使然哉噫上世之君與民爲生中世之君聽民之自爲生末世之君民無以自爲生豈法制異耶則本心之生生異也至於己不生生使民無以爲生而食泉毒泉之禍遍於天下矣吾安得井甃井渫者而見之

革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舊說以革命爲征伐而有天下却未是命卽命令也有一代之興必新一代之命令如改正朔易服色損之益之與時更之未有因仍而不變者然非以已變之也天理當如是亦人心欲如是也獨言湯武何也堯舜禹相授受繼治世者其道同也湯承桀之後武王承紂之後繼亂世者其道異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虎變象其文也未占有孚言其誠也堯之煥乎文章周之郁郁乎文此虎變之文也然豈徒文哉彼其中之精誠固有爲之本矣凡卜筮者未占之時則誠意常存既占之後則誠意已散未占有孚極言其誠也此帝王之文所以異於後世之文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征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人之心不可變。而時則不得不變。虎變之變。變在天
下。豹變之變。變在一身。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又曰。
變而通之以盡利。玆變也。乃所以爲常也。

總論

天下之變。勢爲之也。夫使天下常治。而無偏而不舉
之處。聖人亦循循焉。與斯世相安於無事。而何樂乎
其爲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如不鼓之運
不調之琴。因循積日。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
其變而用其權。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者。勢也。然變
革之事重矣。事出於急遽。則後先易舛。權制於獨任。
則謗讟易興。慮不顧後。則爲烏喙之食。計不便民。則
爲治絲之棼。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
之。亨貞以成之。時倘持久。則鞏用黃牛。而不嫌其固。
時倘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言必三就。而不
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於圖回周密之後。
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觀其成焉。
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其令終何其久也。盍觀商周
之際。然後歎曰。聖人之慮深矣。夫以遷國圖安而羣
言搖動。舉小比周而頑民未變。以後世之在當嚴刑



以威之而盤庚洛誥。及多方多士諸書。示之以禍灾
要之以明神。懼之以要囚。引之以迪簡。至再至三。汲
汲乎其以言柔之。聖人於變更之際。其不忍咈民心。
固若此也。至於攸居旣奠。保釐旣成。聖人有改制之
實。而天下不知其變。玆豈有發微期會哉。後世商君
之革令。行於棄灰。安石之革利。竭於手實。其始也。无
已日之孚。而其究也。爲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
寧安靜而無功。無寧輕變以速禍哉。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
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
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象也。空空說。不必言爲足。爲腹。爲耳。爲鉉。聖人制
器尚象。左氏曰。鑄鼎象形。卦中有鼎象。故制器以尚
之也。以木巽火。正言其象也。論其小。則日用飲食。固
此鼎。論其大。則國家重器。亦此鼎。古之帝王。莫不以
鼎爲重。有一代之興。則鑄一代之鼎。有一國之封。則
鑄一國之鼎。傳曰。主器者。莫若長子。誠重之也。聖人
烹以享上帝。則調劑之功在造化。大烹以養聖賢。則
調和之功在世道。鼎之養不其重耶。然是器也。惟有

德者居之德重則器亦重矣德輕則器亦輕矣巽而聰明內外合德也柔而上行重柔字得中應剛重中字柔則謙卑和順德之基也中而應剛則虛心下賢德之輔也有如是之德此所以天祐人歸保世滋大也吉字非衍文元吉大善也亨通也彖不言吉省文耳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之烹飪全在有實無實而烹立見其破矣初居鼎初全未有實尤利在出否人自形生來耳濡目染不



知有多少否惡積在那裏所謂舊染之汙是也故宜顚趾以出之洗滌淨盡去故受新從其大體爲大人矣得妾以其子是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之象妾賤而小者也以其子則小可使大賤可使貴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三一爻舊說俱因三腹五耳之分故拘泥而失之不知爻言乎變有一爻仰有一爻之變如必拘定此曰腹此曰耳則支離破碎而不可通何謂之交變耶且聖人爻詞三曰耳四曰足五曰耳曰鉉上亦曰鉉原未嘗每爻分別而今乃強此以附彼甚矣拘之爲害也大都鼎固貴有實然必以耳舉鼎方能去故納新而其實爲有用如人固要胸中學問然必以義爲尙方能因時制宜而抱負可展九三過剛不中只是一個拘方偏執的人胸無權度外乏時宜如鼎耳旣更革而全不能移動得一般如此雖詩書滿腹如雉膏然亦何能用於世哉陰陽合爲雨言能明於陰陽屈伸之義與時偕行胸中許多積畜便可出爲世用尙何行塞不食之悔耶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



也

九四一爻當依本文不宜妄改九四不中不正而處高位如繫辭傳所云者折足失其所以行也覆公餗所謂敗乃公事也形渥王弼曰渥沾濡之貌程子曰赧汗也極是大臣以涼德取充位至天下之事敗壞而不可爲何面目立於朝廷宜其汗出沾背也朱子以形渥爲刑剭且曰重刑按周禮剭誅謂夷三族大臣誤國不應處之極刑非之非矣象曰信如何也言其不實心任天下事也三提一義字四提一信字聖人之喚醒人若此

總論

鼎重器也所以靈承國祚而和理人民者也夫天下之器不能自主而付之於君君又不獨承之也而付之於臣玉鉉之臣冲和之德也其公孤之佐乎金鉉之臣正直之才也其風紀之司乎下而雉膏之食有實之良出否之利皆一德一藝之長足以自見者也其分理之牧乎君不挾其亢心而冲焉於上臣不挾其忌心而各效其能於下是故庶務理而鼎祚昌也古今言鼎祚之隆者莫如成周彼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永命之符後世罕儷焉乃洪範陳謨則曰皇建



有極而融其偏陂好惡之私又其沉潛高明之用是黃耳之實也君道也周官垂誥則有公孤有卿牧陳其燮理寅亮之猷熙其分職率屬之功是金玉之鉉也臣道也匪直此也卽棫樸所養愷悌所化濟濟然其可副追琢金玉之任下至罝兎之夫亦可備腹心之選而不以行塞終則其鼎祚之綦隆也不亦宜哉乃若君子之自養則有道矣出否之利不以賤妨貴所之之愼不以已狥人義之所在不膠柱而調瑟信之所在不以虛談誤天下事必如是而後可稱鼎實也不然有實而不愼與无實同有鼎實而不用與无鼎同匪人以充位與棄鼎同噫宜覆餗者相踵於世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動也人心一念之動奮然儆省此正是天理流行境界何所不亨哉震來虩虩卽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此心之中無時而非震之來也人惟常敬畏則常淸明心正而身脩靜正而動和卽一笑一言亦皆從容



而順適矣以此而措之天下則不怒而威不嚴而肅如天威之赫而遠者驚邇者懼所謂大畏民志也以若人而主器天命所祐鬼神所依何嫌於宗廟社稷之祭主哉匕鬯祭器也可爲祭主是解不喪匕鬯之意原无脫誤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大凡陽剛之人多震動而有爲陰柔之人多因循而不振六二陰也疑於不能震發然初九成卦之主而二乘其上是有賢人在下以爲之輔者故足以竦動

其心而惕然不敢自安也。震來厲，即震來虩虩也。初震於下，二震於上，交相恐懼也。億喪貝，又因其陰柔而戒之。人之一心不可兩用，利欲之念稍有未忘，則天理之念旋復晦塞矣。億，度也，反而揆之心也。喪貝者，盡去其功利之私。躋于九陵者，日躋于上達之域。世未有戒慎恐懼而不廣大高明者也。如此則心不役於物，而理自獲於心，安往而不悠然自得哉。七日與七日來復同。

六二，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蘇蘇，震之於內也，所謂恐懼也。震行，震之於外也，



所謂俯省也。六三處位不當，是氣質未純，物累未忘，正當恐懼而不敢自安者。一不懼而眚隨之矣。蘇，生也。書曰后來其蘇是也。若能震起其生生之心而奮迅以行之，則一言一動純是天理用事，其何眚之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言其往來於胸中者無一息而忘戒懼也，亦即震來虩虩之意。无喪，謂不喪其本心也。人之心操則存，舍則亡，得喪之間係於懼與不懼耳。五之危懼若是，則度之於心，豈惟无喪已哉，即天下國家之事舉而措之裕如矣。象曰其事在中，言五之事皆是中德做出來。戒懼則致中，致中則位天地育萬物，千聖相傳不過如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六曰婚媾有言，何也？婚媾，其所親昵之人也。未事而戒備，則見以為迂；無患而咨嗟，則見以為過。然君子何恤於人言哉。

總論

震之義有二：有震於心者，有震於事者。夷狄患難之



變，在事而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而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古之聖人，當海宇之寧謐而常有蕭牆之慮，當重譯之交至而常有烽火之虞，蜡通時和而常懷疵癘之憂，休徵交至而常懼妖蘖之禍，故禍亂不生，變蘖不作，即有意外之變，固可從容以杜之矣。後世防之不密，而臨時登補。遂塵有警而後議兵，水旱薦臻而後議財，縱支吾一時，已不勝其倉皇之擾，況其慮之不周，而釁之不可終杜耶。嗟夫，彼其慮之晚也，猶愈於拱手以竢其敝也哉。是故虩虩于震來，致戒于震鄰，喪貝而自得在中而無

事備之早也。能圖安者也。蘇蘇震行，猶可无眚。備之後也，能救敝者也。至於事勢愈極而宴然不戒，則亦終於未光而已，終於震遂泥而已。邵子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戸千門次第開。坤復之交，其吾人震動之時乎。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虩虩之震也。仰不媿天，俯不怍人，君子啞啞之樂也。此之謂震而亨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大學言知止，書言安止，詩言敬止，只一個艮其背。人之身皆可見，而背則不見矣。耳目口鼻皆有欲，而背則無欲矣。不見可欲，止之至也。經曰：人之五臟皆係於背，是背又乃身心總會處。體雖不動，而質衆動之所係，非離動以爲靜者也。夫動靜豈可分哉。行乎其所當行，便是止乎其所當止。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何事非行，何事非止。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何時非行，何時非止。不獲其身，內不見已也；不見其人，外不見人也。人之患在知有身。

夫身非離人以爲身也。知有我，便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爲人也，不能忘物，便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爲止。惟艮其背，則時有動靜，心無動靜。獲其所當獲，卽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無獲也。見其所眞見，卽人情世態了不相關，見而若無見也。何謂光明。人心憧憧擾擾，則有物累之隔。此心空空洞洞，更無一毫障隔。試觀太虛之中，一毫不染，是何等光明。有艮之時，有艮之所。時無定而所有定，無定之中，自有一定者存也。爻有上下，陰陽相合，謂之正應；陰陽不相合，謂之敵應。今艮之卦，上自



爲上，下自爲下，此便見天地間事事物物各有定位，不容遷就，不容比同，此所以必止其所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不拯其隨，非指九三言。腓之與股，皆不能自動，隨足而動者也。咸之三曰執其隨，而夫子解之曰志在隨人，此正隨之意也。君子艮止之學，原是以我御物，不以我隨物。六二艮腓，則行不自行，而隨物以行；止不自止，而隨物以止。以外役內，而不能自拯其隨人之失，此心終日役役，安能以快然耶。象曰未退聽，言太

能退而聽命於心也天君爲主則百體從令矣

總論

易之咸言感也艮言止也咸非狥物止非坐定要之於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則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无得於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爲感斯有客感之紛以絶物之心爲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賢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動也何也爲其狥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



靜也艮身靜也敦艮靜也何也爲其狥理也至若咸其拇者以定寂爲高艮其限者以局曲爲守知靜而不知動知常而不知變較其守若異逐逐狥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無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爲艮則日酧酢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艮之未始不爲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於動靜有無之間者其孰識之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惟艮故漸恭無欲而靜故進必以正彼馳於紛華盛麗未有不競於富貴功名也學問不以漸則凌躐之弊生事功不以漸則馳騖之心熾故造詣卑高不可踰也本末始終不可紊也循序而俟時斯其進也善矣女歸吉者吾人始進之初似個處女一般誠如女之歸男以禮義廉恥自閑乃漸進之吉道也利貞者內之正己外之正人要之始終不變而已進得位四句極言貞之利也吾人學問雖遠邇卑高以漸而進未有不要其極而已者故必進而得位位非爵位之謂也乃天下之正位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自有一



段至精至當爲吾所居之位而不容僭差者進而得位則止於其所當止德日起而大有功也然是正也豈徒一身之利而已哉其身正不令而行即以正家正國正天下亦無所不利矣其位四句舉卦體卦德之善以見利貞之所由取也卦體九五剛而得中剛乃天德中乃天德之純皆貞也大君之得位而有功也卦德止而巽止則止於至善巽則稱物而隱皆貞也君子之得位而有功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世人以宮室爲居君子以賢德爲居惟賢惟德可以

善俗夫人而欲爲善俗計也漸進於賢德之居而已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夫人必小子有造而後成人有德此所謂漸也初六是小學時候如鴻之方在水涯當此蒙養之時而競競然危厲則雖因言求道未能進於忘言之域而亦可以无咎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一爻舊說皆就大臣說亦是然君子一身隨寓



而安廣居在我何處而非于磐不必皆居尊位也飽乎仁義則日用飲食何處而非衎衎不必皆享厚祿也觀詩言不素餐乃在伐檀之野人而孟子所云孝弟忠信者亦在無位之君子則其所謂衎衎者固有在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程傳云平高曰陸乃山之原也詩曰鴻飛遵陸何謂陸非鴻之所安乎鴻之進以漸二曰于磐則高於干三曰于陸則高于磐只是上進之象耳但九三過剛而无應過剛則躁進而易敗无應則自用而易窮外焉不能舒徐以俟其進而自窒其依往之機如夫之征而不復也內焉不能涵泳以順其天而自戕其生生之理如婦孕之不育也離羣醜言其好高自用遂衆獨行耳利禦寇程子所謂守正以閑邪是也人之一心種種情識種種利欲皆謂之寇禦寇者克去己私遏絕外誘非極剛者不能也順相保極言其利人而无私則順於義理可以保身亦可以保民无往而不宜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漸于木則愈進而高矣六四陰柔而居巽體則所處愈高而自視愈下優游而不驟沉潛而不飛深造自得而居之安矣故爲或得其桷之象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于陵則愈高矣卦詞曰女歸故三與五皆以婦爲象蓋謂之曰漸宜於順不宜於驟如女之以順爲正也三五皆以剛居剛則勇往之氣有餘而和順之意不

足非陰陽相濟之道故三象於孚而不育五象於三歲不孕也然五得中則方寸中天理用事以已勝物而物終不能以勝已矣

總論

君子之於天下莫重乎其進也夫時有必至事有適然常其未來智者不及圖敏者不及乘巧者不及奪而一旦既至可以安意而享之何者千仞之登非一蹴之巧也五谷之熟非一瞬之力也道德仁義非捷徑之得也蓋言漸也苟凌躐之念一起於中而功利之私又乘於外厭庸行而妄希神化之知薄下學而遽起登天之想甚則競進於功名熱中於勢利如女德不貞而大閑漸盡矣君子之持身也廣大高明以爲究竟而其循序也子臣弟友以爲入門造端於始學則小子之職不以爲勞殫精於克己則禦寇之勇不以爲艱干木之棲可巽也不可強也得願之勝可力也不可驟也至於漸積之極則躋於邱陵而人不稱盈焉安於磐石而人不稱泰焉入於逵路超於塵世而人不稱離羣焉身在倫物之間而心在太虛之表跡在王公卿相之貴而意在九霄九淵之間茲其漸也固所以爲升耶噫士君子欲居賢德以善俗寧



爲遲鈍无寧爲頓悟寧爲恬退无寧爲僨巧斯不亦善始善終哉

歸妹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乙歸妹當以泰卦六五之義推之不如其娣之袂良者不自以爲賢而以天下之人爲賢也月幾望者天下之明莫非大君之明也

總論

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君虛己求賢故卑宮惡食建鞀置鼓而不以爲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爲屈也此尚德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往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於無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於無其君是故簿書米鹽之賤往往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墟往往爲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詔往往爲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常患無才矣雖然亦

顧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非人貴之也士自貴也秦之士也賤非人賤之也士自賤也然則爲君者固不可無慮中之誠而爲士者其可無徭期之待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明以動重明字明者心之精明也不明而動其動也妄明以動動罔不臧矣詩云假哉皇考註云假大也當盛大之時王者往往有好大之心故以尙大解之宜照天下正與明字相應在心原不在事爲人心一事不照則禍起於幾微一息不照則釁生於頃刻古之聖人憲天聰明察民疾苦惟其有此照心耳君子不能使造化无日昃月盈之時而常存其日中常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爲造化用而爲吾用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僞微曖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於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於刑則天下無寃民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二三四俱是照心不足人身只一個天理常惺惺法則天理靈瑩不然則人欲障蔽豐蔀乘之矣二之失在於陰柔三之失在於不中而且與柔暗爲應四之失在於不中不正二之往得疑疾也自疑自疾也不明而動而欲其不疑且疾不可得也三之折其右肱也自折也不明而動而欲其可以有行不可得也无咎與節卦三爻同猶言无所歸咎耳然昭昭之心人所固有豈終無可明之日哉二能有孚以自發其志是誠而明也四遇其夷主因人以輔其明也又何豐蔀之足憂耶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屋蔀家是志意高大侈然自以爲有餘也无人不

覿者。失其本心。有人而若无人。有見而若无見也。凡高大之人。輕躁飛揚。无所安頓。如翔於天末而不見底止也。曰自藏可見照天下之心。人所自有。只人自蔽耳。

總論

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如太虛之中。空空洞洞。卽萬感當前。而一眞常照也。但照心易息而忘心易生。智慧情識。障之於內。紛華盛麗。障之於外。於是聞見日增。意智日揚。而豐蔀日甚矣。夫明非自外至也。從中出也。中無所累。則淸明生於夜氣。雖幽而亦明也。中有



所累。則斗沫蔽於日中。雖明而亦幽也。微矣哉。幽明之幾乎。古之聖賢。獨見獨聞。不以尸居而廢惺惺。明目達聰。不以大庭而遺炯炯。故曰有孚日發志。一念之明。固明也。曰來章。曰夷主。曰配主。天下之明。亦明也。至於繼明照於四方。而豐亨之治。如日中天矣。同有是明德者。愼毋自藏而終於弗覿哉。

旅。小亨。旅貞吉。

小亨。非不可大亨也。羇旅之中。多纖悉細微之事。得其道。則纖悉細微。各當其可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卽次。非居處之謂也。得其所以安身之道也。懷資。非財用之謂也。得其所以資身之策也。得童僕貞。非相信不欺之謂也。其身正。而左右之人無不正也。人之一身。素位而行。卽在逆旅間。而自有一段正大道理。得其道則安。失其道則不安。得其道則可以資身。失其道則無以資身。得其道則人從之而正。失其道則人背之而去矣。觀卽次之與焚次也。得童僕之與喪童僕也。豈不相遼哉。以旅爲商旅非是。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于處。只是苟且目前之安。終非素位而行景象。得其資斧。當以巽卦上爻之義推之。謂得其所以斷也。君子資身之策。全是不剛不柔。如一於斷。則終有處置失宜。而不自安者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三與上相應。而其體皆剛。三曰焚次。上曰焚巢。全是一點剛心烈氣。不能消磨。我以意氣凌人。人亦以意氣加我。其何能安之有。先笑者。意氣之飄揚也。後號

咷者失其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爲安身人以知止爲安身不能止以麗明何怪其焚巢而號咷哉離曰畜牝牛吉順道也過剛不順不知畜牝牛者也人之一生惟容氣害事故曰喪牛于易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反失吾心之真聞也

總論

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窺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逆旅之日常多以孔之聖焉而轍環以顏閔之賢焉而從遊以



孟之賢焉而歷聘何之而非旅耶極而言之百年須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旅也然所以處旅者固有道矣易過之光陰如浮雲飄忽吾不得而留之也有限之精神正是安身立命境界吾不得而分之也孔子言恭敬忠而雖之夷狄不可棄中庸言素位而行乎患難行乎夷狄茲其爲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闕而剛柔之稟各殊一於柔者方以旦夕之寓爲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眷戀瑣瑣不休一於剛者方且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次而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於號咷也

非善處旅者也傳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二順乎剛五麗乎明豈直行旅而已卽終身可矣

巽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之頻巽非勉爲之而失也則習爲之而過也夫巽豈可頻哉巽而頻焉則卑屈之意有餘而振作之氣不足其志亦窮焉而無所復之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子也三損三益之辨其嚴哉



總論

巽者入也人心卽理豈有所扞格而不相入但口耳之學狗於其外而不能深入於其中沉潛之學入於其中而不徒紛飾於其外故未有不入而能說者也然所謂入者豈徒嬉口於迂徐漸次之功以濟其因循悠緩之習已耶志不銳則不入是故武人之貞不可弛也功無資則不入是故三品之獲不可後也逆耳之言壅於上聞則不入是故史巫紛若不以爲激也維新之政憚於更張則不入是故先庚後庚不以

為煩也。而其要，則巽乎中正盡之矣。傳曰，巽以行權，巽之有中也，猶權之有衡也。權而無衡，則斤石易位矣。巽而非中，則先後逆施矣。彼志之疑者，以進退而托之舒徐，志之窮者，以頻巽而托之卑謙，喪其資斧者，以牀下之巽，而托之謙恭，則中正之學，不講故也。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而柔外，俱是說之正處，君子中之所存，有毅然



自守而不可犯，乃其與天下相交接，又怡然和悅而有可親，剛而出之以柔，則其剛非絕物，柔而主之以剛，則其柔非徇物，必如是而後謂之貞也，必如是而後能亨也

又曰，

剛中而柔外，當以泰卦內陽外陰之義推之，兌主於說，說者情也。然天下有剛明之君子，其說也為道義之說，有陰柔之小人，其說也為私情之說。出於道義者，正也，出於私情者，非正也。此卦剛中柔外，是其一心之中，邪正分明，所主者天理，而孚兌之君子，常用事於中，所去者人欲，而來兌引兌之小人，常屏迹於外，雖然道義之講，而不苟焉私情之係，此之謂利貞也。二說俱存之，以備參考。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人之群居，以相悅者，莫如朋友，然講習之功疏，則比昵之弊滋，說之不以正矣。講習非聞見也，求其理之所在，而相與習其事也。講習則有直諒多聞之益，而無便辟善柔之邪，斯其說之利貞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一爻，當玩象傳位正當字，陽剛中正之君，豈有



惑志於小人哉。解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孚化也，能使小人信而服之也。聖人在上，庶頑讒說，欲其竝生，故不徒君子進，小人退，且能化小人而為君子也。有厲者，帝王兢兢之心，不以德化既行而忘戒懼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兌之卦，惟三上為陰，三曰來兌，來就於上也，居己以徇人也。上曰引兌，引乎三也，求人以徇己也。此小人互相比周，而悅不以正者也。若謂之來就二陽，引上二陽，却未是小人以同類為朋，惡有來就君子，而必

欲引之爲倪哉

總論

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夫和同之異。說之邪正所由分也。上古之世。君臣之間。雖然莫逆。理之所是。則更相都俞。而不以爲說。理之所非。則更相獻替。而不以爲睽。如鹽梅之相和。如水火之相成。如宮商之互濟。此說而正也。君子之風也。後世上曰驕而下曰諂。甘詞以相呴也。厚貌以相逢也。君見其意。則先事以迎其機。君見其欲。則多方以求其中。此說而不正也。小人之允也。頑邪佞之說。易以惑人。如鄭



衛桑間之音。易入於耳。雅化靡曼之色。易說於觀。故不特庸暗者惑之。卽號稱聰明者。往往爲所移而不自覺也。聖人於是爲之嚴其防焉。是故和兌者爲君子。來兌者爲小人。孚兌者爲君子。引兌者爲小人。從君子則有喜。從小人則未光。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有厲之戒。不少徐徐焉。邪正之辨亦嚴矣哉。吁。以堯舜之聖。禹益皐夔時幾交儆。何有於讒說。而猶侯明撻記。恐其震驚朕師也。以成周之世。公卿分職。欽厥攸司。何有於儉人。而猶曰勿以儉人。其惟吉士也。以孔子之聖。三代之法。俱以備衆。何有於佞人。而猶嚴以遠之。懼其殆也。斯見聖人之心乎。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剛來而不窮。就下體取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就上體取。下體坎也。惟二爻爲剛。是精明之臣。奔走於外也。而且與五相應。則分猷胥感。欲與其君共濟天下之渙者。故曰剛來而不窮。上體巽也。惟四爻以柔居柔。爲得其位。是忠順之臣。靖共於內也。而且與五相比。則一德一心。直以濟渙之事爲已事者。故曰柔得位



乎外而上同。內外得人。何渙之不亨耶。王乃在中。非在廟中也。王者之心。渾然在中。則不薦之孚。無言之奏。直有出于儀文之外者。宜其精神之與祖考。相爲感格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渙之初。人心離散。未有所歸。如泄泄然悠緩因循。而不知拯焚救溺。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也。象曰。涉川。初曰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爲濟險之具一而已。象曰。順也。正是爻詞之意。君子雖急於有功。然未有不順機而動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奔字。有奔走不遑之意。天下皆危。吾不得獨安也。机與几同。凡玉几。彫几。彤几。皆謂之机。乃手之所藉也。吾之身爲天下所憑藉。而剛柔不偏之德。尤爲吾身所憑藉。吾之身安。而天下與之俱安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汗其大號。便是渙王居。蓋王居非居積之謂也。時人以居積爲居。而王者以道德爲居。是居也。人人之所固有者也。然人皆有之。而未必皆能居之也。王者



渙汗其大號。民未遷善。喻之遷善。民未去惡。喻之去惡。是散王者之居。與天下共居之也。象不曰渙。而第曰王居无咎。見王者所居。只是正位。王心正。而欲天下皆歸於正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之渙其血。卽三之渙其躬也。人身之最害者。莫如血氣。血氣一動。則有我用事。情欲動於內。形骸隔於外。而天下利害。漠不相關矣。故必渙其血氣。而使之去。俾吾身之害。逖然遠出也。吾身之害旣遠。而何天下之害之不遠耶。逖字不宜作惕。只用原文爲當。

總論

天下猶一家。然一家之中。尊卑易心。內外易勢。閨帷以內。本支以上。邈然其不相屬也。匹夫且不能有其家。而況天下。天下大矣。負山襟海。地各異政。含髮含齒。人各有心。而安能使之無渙。故勢隔九閽。則興利除害之情壅。事分爾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大臣驕恣。則背公死黨之俗熾。小臣營私。則分猷胥感之念微。天下之事。淪胥於淵。而不可收拾矣。聖人之視天下。皆其父子兄弟也。視天下之渙。如其家人之將隕于深淵也。是故大號則渙。羣則渙。躬則渙。馬壯奔机



則渙。爲君者。忘其養尊處優之貴。而日降其德意。以煦待澤之民。爲臣者。以開誠布公之心。而忘身忘我。以計朝廷之安。由是以假廟則稱孝。以涉川則稱仁。齊治均平。所以聯屬而爲一也。然其要則脩身先之矣。人之一身。惟血氣最爲害事。時而焦火。時而凝氷。胥戕胥虐。爲伐性之斧。潰裂四出。爲不制之師。身心性情。皆非吾身。而何有於天下。故於卦終而爲之渙血。於渙血而歸之遠害。蓋必如是。而後精神意氣。可以相聯。關節脈理。可以相通。噫。玆渙也。固所以爲聚與。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剛柔分而剛得中。一身之節也節以制度天下之節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剛以節柔柔以節剛而二五之剛各得其中。只是一個中字此便是懲忿窒慾發皆中節要不失其未發之中而已。節以制度者以禮節天下也禮以明分。則越志有禁禮以章軌則制用有經此聖人之大



禮與天地同其節也。彖傳制數度節節以制度議德行。節剛柔分制法以禮議禮以身二者自相因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子曰誰能出不由戶易曰。出門同人无以異也葢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然自有個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闢戶之乾也時止則止闔戶之坤也時乎時乎。其道義之門乎。初居卦初正當闔戶之時閉其兌塞其門知時者也二以剛居中正當闢戶之時。知入而不知出知退而不知進失時者也極中也。失時極猶言失其時之中云耳。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其何亨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甘其苦戔戔之嗇可以共德硜硜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



公卿不可無甘節安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無苦節之心。

總論

維世者節也善節者中也。夫情欲之溺人也甚於潰川。而節制之難犯也固於隄防。矧淳朴日漓儀章日侈。巧者思逞誇者思奮力有餘者紛華力不足者效尤。非嚴爲之節將安所底止也是故先王詳爲之法黼黻文章足以辨貴賤已矣不求其觀琴瑟笙歌足以合歡定和已矣不求其靡宮室臺榭足以辨輕重已矣不求其飛約之一身而式之天下其所以防雕

世之弊者。不甚厖哉。是以君有甘節之吉。臣有安節之亨。品式明而法紀一。雖有僭擬無涯之心。亦揚然而不敢逞。此上下所以相安也。後世法令稍弛。其德不修。於是有錢鎛朱紱者。有山節藻棁者。此不節之嗟也。君子以爲泰矣。則有崇朴之士。厭其華而思有以矯之。至於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而甚則有高臥邱園。遠跡侯門者。此苦節之窮也。失時之極也。君子以爲固矣。雖然。與其苦節之窮也。不尤愈于不節之嗟哉。吾觀漢文帝惜費露臺。至於粟紅貫朽。而繼之者一侈心焉。遂至於封禪土木。蕭然煩費。宋之仁



宗。忍饑中夜。四十年如一日。而嗣之者。恬不知節。至窮花石之綱。以釀靖康之禍。有國家者若此。而況其下乎。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僞。海客忘機而鷗鳥相忘。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游。而物物相忘於無競之天矣。何豚魚之不可感。虛舟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故舟惟其虛也。則可游於水。人惟其虛也。則可游於世。宋人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涉世之道。盡於此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爻只就居卦之初上說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也。彖曰。中孚利貞。貞則當信。不貞則不當信。貞則應乎天。不貞則雜於人。凡人之失於後者。由其不度於初也。初當中孚之初。則精誠之意未漓。僞妄之念未興。誠能度其理之當信。度其事之可信。則應天而吉矣。有他志不定也。志定則一。不定則二三乘之。吾之



心且憧憧擾擾而不能安。何吉之足云。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一爻。繫辭明矣。鳴鶴在陰。誠之感也。其子和之。誠之通也。好爵。天爵也。人人同有是天。感者感之以天而已。應者應之以天而已。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得敵。猶言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六三陰柔不中正。非能孚者。人而孚。則千里之外。孰非吾與。人而不孚。則

一室之近孰非吾敵至於敵之者多則吾之身不能以自安而吾之性情不能以自主作止哀樂皆失常度誠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之孚不專九二程子謂人君之道當以誠感通天下是也攣如極言其孚之固結而不可解也至誠無息融洽於中淪肌浹髓薰蒸於外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九非知信而不知變也乃是信不由衷而執其一



事之小信嘵嘵然自鳴於人虛聲外飾中實內喪天下其孰信之哉曰何可長見誠於中者之可久而飾於外者之不可繼也

總論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夫天人之際微哉吾觀一元之運渾兮其無物湛兮其未波以紀陰陽而其度不忒以行四時而其序不爽此天而天者也人得天以生機心未萌智故未設自信心而視耳信心而聽口信心而言身信心而動同焉皆生而不以約束誘焉皆得而不以漆膠此上世之盛也人而天者也夫人而純乎天則虞之於始而莫之變攣之於終而莫之解時乎一鳴一和而非以為同時乎絕類而上而非以為異惟其天而已至於晚世機心橫於胸中而純白不備矣智滑性巧蕩心而忠信薄矣聽其言則津津然觀其行則鑿鑿然察其中則沈沈然澆澆然甚至同聚而相傾屢盟而遽棄即要于明神猶不能相約束也此人而漓乎天者也嗟夫純乎天者蠻貊可行而波浪不驚草木可貞而四靈可畜況於人乎漓乎天者鼓罷泣歌非所以為定翰音登天非所以為長甚則一身之耳目手足且不相信況



於物乎天人之辨微矣哉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大陰小陽過陰為大過是當重任成大功過人之才也陰過陽為小過是矜細行勤小物過人之守也卦辭只是發出小過之意彖傳提一時字最妙事有

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爲貞是可上而上也宜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爲貞是可下而下也宜也時當小事。而欲爲大事。是不能下人。而强欲上人也非宜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卽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譬原無二層意。彖傳飛鳥之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也。而覩之於物有飛鳥之象焉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鳥不宜逆。人而可以逆乎。鳥宜於順。人而可以不順乎。逆卽逆時。順卽順時。正與時行相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一爻。只是可小事不可大事之意。陰陽之分。在家庭則陽爲祖。陰爲妣。在朝廷。則陽爲君。陰爲臣。家庭小事。可得而過者。卽幹蠱克家。亦陰道之宜也。故曰過其祖。遇其妣。朝廷大事。一毫不可過者。必處後處下。乃臣道之宜也。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不及其君。固非過也。過祖遇妣。過而非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亦就小過上說道理。人情難於檢束。而小德易於出入。故行過乎恭。防其傲也。喪過乎哀。防其忘也用過乎儉。防其靡也。苟不大爲之隄防。則長傲忘親驕奢淫佚。必至於傷生滅性而後已矣。何凶如之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一爻。亦是不可大事之意。四處位不當。是其力量不足以擔當天下事。故不敢過於有爲。而惟爲其所得爲也。遇如過妣遇臣之遇。弗過則遇時之宜也弗過則過。非時之宜也。如欲往而爲大事。則不度德



不量力。而危厲及之矣。然不當之位。終非吾人之所宜居。天下大事。終非吾人所當退托此豈可以永貞哉。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曰小畜。曰小過。皆是細行上用功。其斂之也必密。其發之必不輕。故取象於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初上有飛鳥象。在穴則不飛矣。公弋取彼在穴。取其不飛者也。已上。卽過人之意

總論

夫道無大小。而時有大小。大過之君子。宜於主張世道。故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小過之君子。宜於克勤細行。故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其時之所爲乎。聖人與時偕行。小大合一。唐虞之世。地平天成大者過也。而茅茨土階。則小過矣。伊尹相湯。伐夏救民。大者過也。而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則小過矣。孔子斟酌四代之禮樂。大者過也。而恂恂而申申。則小過矣。知一簣之爲邱山也。涓涓之爲巨浸也。倘何大小之分耶。賢智而下。或規規於片言。硜硜於細行。雖天下大事。有所畏焉而不敢爲。然聖人猶以爲士之次也。曰此猶愈於飛鳥之凶云耳。噫。玩小過之辭者。亦不得已而思其次哉。



旣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旣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旣濟。是制作禮樂。粉飾太平時候。斯時也。庶務畢舉纖悉具備。不惟大者亨。而小者亦無不亨也。利貞者所以善保其亨也。剛得其正。則不紛更以釀禍。柔得其正。則不因循以滋弊。念念此正。時時此正。所當守而勿失也。初吉終亂。全是人事中則常耑常一。而何有於止。止則盤樂怠敖。而何有於中。人事有得失。而世道之治亂隨之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高宗伐鬼方。當以未濟震用伐鬼方之例推之。易之書。陽大陰小。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故鬼方者。吾心之小人。而小人者。中國之鬼方也九三以剛居剛。是以正勝邪。以公滅私。如高宗之伐鬼方也。三年克者。言其用力之久。而後勝也。小人勿用者。天下之易以惑人。莫如小人。遠之不嚴。則吾心之私。爲其所潛引而不自知矣。如之何其可用乎。象曰憊也。言勝私之難。以見其不可不克也。用師而至於久。則老師費財矣。克己而至於久。則疲精竭神矣苟非至健以致其決。安在其必勝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字。不必作濡字。繻。繒采也。一曰帛邊。漢書。終軍棄繻。謂以帛邊爲符信也。袽。絮縕也。盧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弊帛可拂拭器物也。虞翻曰。袽敗衣也。諸說不一。但以理推之。則繻爲繒采。袽爲敗衣。於理較順。六四當坎之初。是初吉之時已過。而終

亂之期將及。猶孺之爲衣而終敗也。及是時而惕然以思。凜然以圖。庶可以保其治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剛居中。而比之紂。非其倫矣。大抵此爻只就爻質上說。而以祭祀爲譬。既濟之時。儀文易侈。忠信易衰。不知苟有明信。則潢汙行潦之水。可羞鬼神。安用繁文爲耶。東鄰殺牛。文勝而實衰。西鄰禴祭。誠有餘而文不足。然神之福之。則在誠而不在物也。觀事神而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可知矣。象傳時字。卽合宜之謂。



總論

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勉以利貞。危以終亂。聖人獨有深憂何哉。良以未治易治也。既治難保也。吾觀席全盛之勢者。多玄吾於目前之燕。際恬熙之會者。多苟且於一時之安。此經營禍亂。不足以爲憂。而養安無事。深足以爲畏也。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袽日戒。慮其終也。喪茀勿逐。堅其守也。禴祭受福。昭其信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既濟之盛者也。不然。濡尾不戒。至於濡首。終止之亂。人自爲之。於天何尤哉。嗟夫。滑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實深淵之殞。不在濡首。而在逃心于逸于樂。動色於虞廷。玩人玩物。陳規於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謂易之大綱。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既濟之吉。而曰柔得中。未濟之亨。亦曰柔得中。天下之治。未有不以中而成者也。既濟曰。終止則亂。未濟曰无攸利。不續終也。天下之治。未有不以鮮終而敗者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不徒曰辨物而曰愼辨者。陰陽消長之機。其辨之宜詳以審也。愼辨其爲陽物。而不淆於陰。則陽居乎陽之方。愼辨其爲陰物。而不淆於陽。則陰居乎陰之方。在造化。則天地定位。而成其爲造化。在世道。則內君子外小人。而成其爲世道。此所以不終於未濟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者。極至之地。大學所謂無所不用其極是也。高明之人。則知當然之極。而能續其終。柔暗之人則不知

當然之極而歸於鮮終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吾人之心一念不正便是鬼方震者暢厲之意三年者克治之久所以能去其不正而歸於正也象曰志行可見學莫先於立志而所行其志者則在於用功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二五皆中也二以剛居中而應乎柔故爲臣道之正



五以柔居中而應乎剛故爲君道之正二坎之主也故自止而不輕進无成之諠也五離之主也故充實而有光輝文明之象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既濟之終而曰濡其首厲防偷安也未濟之終而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戒逸欲也聖人之貴敬謹也如此

總論

上經終坎離以其爲天地之用也下經終既濟未濟以其爲坎離之交也然謂之既濟如花之既開生意將盡謂之未濟如花之未開生意尚含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其生生不窮之機乎夫欲生生不窮舍水火無繇矣水生於天而成於地火生於地而成於天以水之潤濟火之燥則非以火濟火以火之裂濟水之寒則非以水濟水一陰一陽互爲其根此天地人身所以生生而不窮也然水火非外物也吾心之中其津津然下潤者皆屬之坎其炯炯然上照者皆屬之離坎之潤也五官百體無處而不融洽離之燭也四肢萬化隨處而有光輝故其明也爲知極爲知節其誠也爲貞吉爲行正其誠而明也爲有孚君子之



光萬古此坎離萬古此生生其何窮之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應則交相資而未嘗无辨辨則不相射而未嘗无應生生之易盡於此矣。

生生篇下經二終

溫陵 蘇濬 君禹甫 著
同郡 蔡獻臣 體國甫 閱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訂
宗裔 祉 榮洲甫 抄
同安宗裔廷玉 蒼石甫重刻

##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非蓍策卦爻之謂也。天地定位。而人得以生。截然而分。渾然而行。自有一段生生化化不可磨滅者。此易理也。故曰。須信畫前原有易。又曰。一身原有一乾坤。其洞天地人之至者乎。天以陽居尊。而統乎地。是



為大哉之乾。乃人身之乾所自來也。地以陰居卑。而承乎天。是為至哉之坤。乃人身之坤所自來也。下傳言乾坤聖人。而歸之天下至健至順。蓋出諸此。大惟尊。尊卑卑。而卑高以陳。則屬乎陽者皆高。而陽主貴。屬乎陰者皆卑。而陰主賤。孟子曰。體有貴賤。又曰。無以賤害貴。賤之承貴也。卽卑之承高也。此人身貴賤之別也。有天地而陰陽分。陽以動為常。而人稟之為剛。陰以靜為常。而人稟之為柔。故剛中柔中。得其常者也。剛惡柔惡。失其常者也。造化之氣。各從其類。而人得之。則陽與陽為類。陰與陰為類。造化之分。各一其羣。而人得之。則陽之羣分於陽。陰之羣分於陰。陽淑而君子道長。陰慝而小人道長。此吉凶之分也。天尊而象之消息無端。地卑而形之變流靡定。此吾人之變化。所以與天地相為無窮也。凡人乾坤不定。則世界昏黑。貴賤不位。則名分倒置。剛柔不斷。則胸中兢惑。吉凶不生。則得失淆亂。變化不成。則拘於一物而不能通。信乎易之不可一日遠也。

剛柔二句。言聖人觀三才之道而作易也。易象有二。曰剛與柔。易卦有八。曰乾兌離震。曰巽坎艮坤。剛柔非滯而不化也。一造化之相為摩轉。而不容少停也。

八卦非一而不通也。一造化之相爲動盪而莫知其端也故曰圖雖無文而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雷霆二節言易之書盡三才之道也試觀易書之中其動萬物者爲雷霆其撓萬物潤萬物者爲風雨其不過不忒一往一來也爲日月寒暑之推遷是易之書有以盡乎造化矣試觀易書之中其得乾道者爲三男其得坤道者爲三女是易之書有以盡乎人道矣此句要玩二道字又玩二成字乾以健爲道男而非健形雖男也而不得謂之成男坤以順爲道女而非順形雖女也而不得謂之成女即此便見人之道



一天地之道也聖人觀天地人以作易易作而天地人之道盡在其中則會易理而配天地者非人其誰

知大始二節言人之身與天地一般大而人身之理與天地一般理大抵天陽地陰男陽女陰陽資始而男以氣始即天之陽益父道也夫道也陰主成而女以形成即地之陰益母道也妻道也天地一大男女男女一小天地原非虛語

乾坤之道最是廣大又最是要約乾見其始而不見其始之功因乎物之自然而已坤見其成而不見其成之迹因乎天之自然而已故曰易知知而無知也曰簡能能而無能也夫有心之不若無心也有爲之不若無爲也天地且然而況於人哉

人生所處之事或巨或細或總或纖如造化之有形眾寡不一。夫易事而易處之簡事而簡處之事之常也人所可能也至難而處之以易至煩而處之以簡此理之常也求易能也故必如乾之知始而後可言易知如坤之作成而後可言簡能

天下事不可一毫着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則不着一念而人可與知是良知也簡則不着一力而人可與能是良能也良知之真人人同也故以難示人者



即至親且疏焉以易示人者即疏亦親矣良能之真人人同也故示之以煩者即一事不可行示之以簡者即萬事無不可行有親何以可久人信我我亦信我亙古一日良知之本體如是也有功何以可大天下事皆吾身事成不獨成良能之分量如是也曰有親曰可久只是一個易知之妙曰有功曰可大只是一個易從之妙賢人猶言過人德業宰我所謂賢於堯舜即此賢字如曰賢而未聖則可久可大之外豈復有所加乎

易簡理得最是名言良知之外更無別知良能之外

更無別能故曰道不遠人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此是何等易簡惟多一點私智則理失以無心主之而理即心惟多一段作爲則理失行其所無事而理即事天位於上只是此理地位於下只是此理人位於中只是此理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言天地之未始不爲人也終曰成位其中言人之未始不爲天地也大抵繫辭之作只是發明易簡二字故上繫下繫首篇俱特揭而言之求之於易簡則天高地下總是實際不求之於易簡則窮天極地總屬虛幻識破此關一部易書何待外求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觀象即是造化人事之象聖人設卦未有不象其物宜者也有象而詞係有詞而吉凶明總從觀象來然是象也非一而不化者也剛柔正是聖人所立之象剛柔自是相推猶云日月相推寒暑相推也剛柔之相推不已則變化亦不已變一化而爲兩儀四象千變萬化而爲六十四卦天地萬物之道衆在其中而繫詞明吉凶皆由之矣以變化分剛柔非是失得憂虞就人身言虞與娛同孟子所謂驩虞如是也一念而得則吉生一念而失則凶生一息而困心則悔生一息而肆志則吝生身猶形也象則形中之影也變化者剛柔之流行剛柔者變化之本體進退者造化消息之氣晝夜者造化晦明之序未有晝夜而不進退未有剛柔而不變化也大抵易有象變詞占而其實只是一個象易之象只是一個道吉凶之象失得也悔吝之象憂虞也所謂係詞以明吉凶者明此象而已變化之象進退也剛柔之象晝夜也所謂相推而生者生此象而已六爻之動總括上文剛柔變化動而不居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是豈徒象哉而道存焉易有太極至一者也太極分而爲兩儀爲三才至動者也天一息不動則天道晦地一息不動則地道裂人一息不動則人道缺有六爻而太極分布於其中矣有六爻之動而三極流行於其中矣其實天地人原時時圓轉更無止息之處六爻自是周流變動更無凝滯之時此易之書所以兼三才而

順性命之理也。舊說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如此。則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所爲六爻板定。移動不得。何以爲易。何以爲道

君子正是參入兩地。君子居安樂玩。是深有得於易道也。易之序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道之立本者也。非徒象已也。易之辭。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此道之趨時者也。非徒言已也。君子身與道俱。便與易之序俱。而忘其爲象。心與道契。便與易之辭契。而忘其爲言。曰觀象。曰觀變。非徒觀也。觀此道也。曰玩辭。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於



道。則三極自我立。而天且弗違矣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之書。只爲人事而作。彖言乎象。卽像天下之賾也。爻言乎變。卽效天下之動也。吉凶言人之失得。悔吝言人之小疵。无咎言人之善補過。無非因貳以濟民行也。易之書。惓惓爲天下而作。斯其爲易之道而已

列貴賤以下。正是學易工夫。列貴賤者。列吾身之貴賤。而不以賤害貴也。齊小大者。齊吾身之小大。而不以小害大也。辯吉凶者。辯吾身之吉凶。而趨得避失也。憂悔吝者。此心皇皇然。惟恐致悔而取羞也。震无咎者。此心惕惕然。欲復於無過也。觀易位之上下。而吾身之貴賤分。觀易卦之陰陽。而吾身之小大判。觀易辭之吉凶。而吾身之趨避決。易書之易。卽吾心之易也。憂悔吝於介。其潛伏之省乎。震无咎於悔。其知恥之萌乎。吾心之易。卽易書之易也

卦有小大。卦者、心之畫也。辭有險易。辭者、心之聲也



辭各指其所之。指吾心之所之也。故曰、吉凶以情遷。而歸之以將叛者其辭慚數語。此孟氏之知言。所以善用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易字不必指卦爻言是言易道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易者三極之道也天地間一陰一陽變化無窮而具之人身有生生不已者所謂易也準則也所以爲平也人身之易與天地之易若同一準則然人之道準之易天地之道亦準之易也故人身雖小而天地之道舉彌綸於其間矣或曰何以知易爲人身之易曰以下文知之曰觀天察地觀之察之者人也曰安土樂天安之樂之者人也曰範圍天地範圍之者人也至末曰易无體知无體之易在人心則知與天地準之易在人心矣如以易爲卦爻則通篇何不及卦



爻一字耶仰觀以下正見彌綸天地處首節言知天地次節言似天地終則言天地之造化在我而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以謂之彌綸也

何謂幽明之故天之文有升而顯有沉而晦地之理有暘谷有幽都此幽明也而其故則易之陰陽爲之也觀之者以吾心觀之也察之者以吾心察之地吾心之中其冥冥者一天地之幽其昭昭者一天地之明時時觀察念念觀察知吾心之幽明而天地之幽明其故可觀矣

何謂死生之說曰其說在易也傳曰終萬物始萬物

又曰誠者物之終始天地有始人亦有始天地有終人亦有終而其生生不息者易也以吾身之始原天地之始而知其無始以吾身之終反天地之終而知其無終始終如一是有得於生生者也生固生即死亦生有始無終是無得於生生者也死固死即生亦死是知死生之說矣

何謂鬼神之情狀曰其情狀在易也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傳曰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變化之外有鬼神也人之一身精氣聚而爲物便是鬼神之體物不遺魂游而爲變便是鬼神之不見不聞而如在其上如在左右潛伏屋漏鬼神若臨福善禍淫鬼神



爲昭此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也知此而情狀在目前矣

與天地相似言吾身之易彌綸天地不徒知之而且似也既曰相似則我無所違於天地而天地亦無所違於我矣不必添出智仁字易言乎不過也濟之以道則博施濟眾非有加於本分之外過而非過也易言乎不流也流如水之汎溢而無畔岸聖人處事雖委曲周通然皆理當如是非有所溢於理之外也天非蒼蒼吾心之太虛也命非氣數天命之謂性也樂

吾心之天而知天命之性則與天爲一矣無得於性命者胸中皆物累有得於性命者胸中皆天眞故曰不憂安土是心無係累必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人惟擇自安之地故但知有我不知有人聖人忘我故視天下萬物皆吾一身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遇其能愛一也智周道濟與天地同事功旁行不流與天地同變化樂天而知命則益無所違於天矣安土而敦仁則益無所違於地矣

範圍天地言天地之化在吾心模範中也吾心之喜怒哀樂與天地之呼吸闔闢相爲流通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山岳效靈眞若吾之心陶鑄出一天地非在外也曲成不遺是隨其大小廣狹長短方圓無不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晝夜之道非幽明死生鬼神之謂也要玩一道字又要玩一通字晝有晝之道乾爲動直坤爲動闢於人爲感通夜有夜之道乾爲靜專坤爲靜翕於人爲宴息晝非自晝而爲夜之根夜非自夜而爲晝之根道固然耳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此道也聖人夜氣有息旦晝有爲靜而復動動而復靜直與晝夜之道相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卽復以自知之知卽乾知大始之知卽知天地化育之知非聞見之知也

神者心之神明主乎易者也易者心之變化運乎神者也吾心之神原無倚著超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上而何有於方吾心之易原無執定運乎天地萬物晝夜之間而何有於體今人倚在軀殼上起念畢竟是有方有體此則陰陽之氣且得而囿之況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之道耶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便是道陽卽太極之動陰卽太極之靜陰而陽陽而陰太極之循環無端也註中理氣二字便是畫蛇之足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亦欲以理氣分耶必不然矣

繼善以下就人之體道言人之道一不繼則善惡淆惟繼續此道而一無間斷是陰陽之純粹而無疵者也善也人之道一不成則性分缺惟完成此道而一

無虧欠是陰陽之各正而不偏者也性也仁智之人俱是貞見用事仁者貞見乎仁斯謂之仁智者貞見乎智斯謂之智此善斯成性君子之道也彼一無所見者則爲日用不知之百姓而已何以爲君子

顯仁藏用術習唐註疏俱就道體上說最妙言君子之道鮮此聖人之所憂也乃道則易故戚斯道之運在天地爲元在吾人爲仁五常百行由之流行萬民萬物與之一體何其燦然顯也然其用之妙不見不聞無方無體又若是其淵然藏也顯而能藏藏而復顯故洋洋乎發育萬物無不在其鼓動之中而無思



無爲終非聖人思爲之所能與矣此三句當以中庸明之顯而藏猶費而隱也不與聖人同憂即聖人有不知不能也總是見道之妙處以此道而得之則爲盛德以此道而發之則爲大業豈不至矣哉何以謂大業仁無所不顯用無所不藏天下之萬事萬化皆統於此功業孰大焉何以謂盛德仁日目顯用日日藏日以繼日新而又新所得孰加焉富有日新是古人大學問洋洋優優何等氣象日新又新何等積累故斗升之器無以比江海之受秉燭之照無以比大明之光業之廣狹德之盛衰從茲判矣

生生即人心之理生生而不已者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生生所自來也吾人學問至富有日新此心生生之機更無間息時靜而靜又易而之動時動而動又易而之靜若有定體而實無定體若有定用而實無定用此所以謂之易也生生而謂之易則生天而天生地而地生人而人安往非其生生之妙哉易无象也而生生之理隨處充足有萬象森然畢具者斯即乾之易知也故謂之乾易无法也而生生之理隨處呈露若有定法之可循者斯即坤之簡能也故謂之坤何謂極數以易理極之也有生生之理



斯有生生之數而天下之吉凶定矣故謂之占何謂通變以易理通之也有生生之理斯有生生之變而天下之亹亹成矣故謂之事

夫是陰陽之道顯而莫測其所以顯藏而莫測其所以藏成象效法而乾坤莫測其端知來通變而占事莫測其朕斯謂不可知之神而已自顯仁至末俱是一意渾成生生之謂易易无體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也神主乎易者也此道之所以爲妙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

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章非徒鋪張易之廣大欲人知其所以廣大也首節靜止字次節靜專靜翕字末節易簡字最要玩味益論易之廣大則遠而千萬里之外亦此理遠而千萬年之外亦此理何不禦也論易之所以廣大則近在身心之間不着一念不着一物何靜也而一念不發一物不累又何正也靜則能動正則明達所以遠而不禦也易之理由近而遠則上而天下而地以及



天下間所有無不備於其中矣備字猶言萬物皆備於我也

夫乾節言天地之廣大以見其爲易之所備也靜專靜翕正與靜正相應語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乾必靜專而後動直坤必靜翕而後動闢然則易非靜正其何以不禦哉夫大生莫如乾而易備乎天之道則其大配天廣生莫如坤而易備乎地之道則其廣配地曰變通曰陰陽之義皆廣大中所有也曰配四時配日月皆配天地也而其要歸之易簡焉易其即乾易知之至德乎簡其即坤簡能之至德乎夫其大也而未嘗不易也廣也而未嘗不簡也此天地人之至妙也所謂遡可遠在茲也天地而非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象形人心而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虛器況物物而雕事事而擬又豈能廣且大耶故必明於動靜之間而後可以言易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是易理非易書上章云生生之謂易是理也在天爲天道在地爲地道在人爲人道聖人所以爲富有



之大業日新之盛德者即此生生之理而已如曰資易書以爲德業則拘矣

吾人學問要有一段識見又有一段踐履識見不高便溺於卑下故必胸中高明超出塵俗世故之外而與天同其崇斯可言智踐履不卑近便過高無實故必循循篤實抑其好高下人之氣而其卑也如地斯可言禮至於崇效卑法如天地之設位然則崇而能卑不一於崇卑而能崇不一於卑生生之易在吾心中矣由是智以明此性而明之又明禮以養此性而謹之又謹成性之存存也而從心所欲時措之宜曰

道曰義皆在性中出矣至此方爲日新方爲富有豈不崇德而廣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言聖人之作易自其真見中來也本文有以字却要玩味天下之賾人誰不見之而不見其所以爲賾之理天下之動人誰不見之而不見其所以爲動之



理雖見猶无見也聖人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則至賾者不在天下而在吾心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至動者不在天下而在吾心此之謂真見也擬形容者擬之於心也以形上之道擬之於形下之器欲其相爲比合也象物宜所謂乾陽物坤陰物是也天地萬物之象在吾心而吾心之象在易書足象乃吾心之似也故謂之象何謂會通吾心之中萬理悉備而即其一念之動有大中至正而可行者此會中之通也所謂典禮也曰觀曰行俱就吾心真見上說未有易而典禮常行於吾

心既有易而典禮大明於天下是辭乃措吾心之所之也故謂之辭言天下之至賾二句只是見易之不可遠擬之而後言非擬之易也擬之於心而求聖人所以立言之理也議之而後動非議之易也議之於心而求聖人所以順動之理也論言動之變化可與天地相闔闢與鬼神相屈伸論言動之擬議則不出乎此心此理是不變也乃所以爲變與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易言斷金猶詩言攻玉也古人意氣之同非詡詡爲



歡諾諾而從者曰相與切磋相與琢磨其利貞可斷金然此雖相拂而實相成也故曰先號咷而後笑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與功在外者也德與禮在內者也在內者湛然沖然而天下之事功一無所與在外者巍然赫然而吾心之性分一無所加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見我之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能不伐不德也時說以功勞

爲德大非是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首二節言河圖之數爲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以下言揲蓍之法爲天地自然之法數生於天地法成乎天地歸之於神而已天地間有理卽有氣有氣卽有數氣者五行之生尅嗣續數者陰陽之分限節度而天地所不能違者也河圖之數只是一陰陽河圖之陰陽只一天地之理理當如此數便如此以體而言天之奇不可爲地地之偶不可爲天故曰天數五地數五此分天分地者也以用而言天之數不可無地地之數不可無天有天地之生數不可無天地之成數故曰相得有合此根天根地者也成變化行鬼神俱承相得有合來變化二字本義所解不一既曰柔變剛化又曰天變地化不知何所本竊謂變化一而已天地之數只是二氣天地之氣原自變動不居天非自天與地相爲變化地非自地與天相爲變化且自五行論之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是何等變化如曰天變生水而地化成之地化生火而天變成之則水自爲水之變化火自爲



火之變化却失之拘矣變化之成卽鬼神之爲謂之在天則潛地而地謂之在地則潛天而天聚爲有象而非一於有散入無形而非一於無此正鬼神之流行處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大衍之數五十是言揲蓍之法亦因天地之數而生者也衍全也天地之生數終於五成數終於十以五乘十天地之全數也揲蓍之法所以必用五十莖者正用天地之全數耳其用四十有九者天下之數無窮而一則無爲以其無窮者爲用而置其無爲者於不用不用之中乃用之所自出也太極不與陰陽並

行而非太極則無以爲陰陽之功太一不與五十並運而非太一則無以爲五十之用其理一而已揲著之法只是一個變化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必掛一變化也揲四而必歸奇變化也曰象兩曰象三曰象四時曰象閏皆天地之數也三百六十變變化化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物皆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也引伸觸類變化之極也引伸觸類不必就卦爻說啟蒙所云四千九十六卦其實只有六十四卦於引伸觸類之義無當也大都易之變化原爲人事而設引而伸



之者以易書之變化爲吾身之變化也觸類而長者以吾身之變化爲天下之變化也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道是天下共由之道執一則晦而變化則顯德行是天下共得共行之德行執一則滯而變化則神酬酢是道德之推而行也佑神是道德之輔而相也此正所謂天下之能事畢矣酬酢佑神而變化之妙用極矣然皆神以宰之也知變化則知神此成變化者之所以行鬼神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章要看一個道字辭非煩也變非幻也象非迹也



占非數也有道存焉易之道皆聖心之道也聖人以道寄之辭尚辭者不徒得其言而且得聖人所以立言之道聖人以道裁之變尚變者不徒得其變而且得聖人所以觀變之道聖人以道寄之象尚象者不徒得其象而且得聖人所以立象之道聖人以道寄之占尚占者不徒得其數而且得聖人所以極數之道以是言易深於易者也卜筮只是決疑書稱枚卜易稱原筮是也

問焉以言者以吾心而質之易也受命易之命也如嚮如吾心之相嚮應也凡問易者不過此心一誠之

感通耳。吾心之所欲爲而易以爲可爲。吾心之所欲行而易以爲可行。有感必通。眞如響之應聲然也。遠近幽深。皆來物也。物者吾心所應之物。卽事也。事有遠近。而易之道則不禦於遠。不遺於近。事有幽深。而易之道則無幽不灼。无深不入。故曰遂知。以易之道知之也。事雖未來。而理則先覺也。曰至精。便見得是聖人之道。禮曰潔淨精微。易教也。易之書爲道德性命之書。而非術數之書。是聖道之至精者。在易也

易之變。只是奇偶。前章所謂成變化是也。易之數。只是奇偶之數。前章之自一至十是也。變不參伍。便是



一定了。易之奇變爲偶。而奇之變無窮。偶變爲奇。而偶之變又无窮。故曰參伍。只是變化之不一也。不必拘定三數五數字。數不錯綜。便是紊亂了。易之奇數錯之於偶。易之偶數錯之於奇。而井然各有條理。故曰錯綜。言其間雜以成章也。不必拘左右低昂字。通其變者。以易書之變而通之於造化也。故能成天地之文。天之文曰陰與陽。地之文曰柔與剛。只是此變之參伍而已。極其數者。以易書之數而極之於天下也。故能定天下之象。三之象三才。四之象四時。三百六十之象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象萬物。卽此數之錯綜而已。造化人物之道。流行於變數之中。是聖道之至變者在易也。聖人之心。无文也。而其文不可窮。無象也。而其象不可測。主一而運。與時而行。此變之至也。此易之變所自出也。

至精至變。俱言易有聖人之道。至神則贊其道之妙。張子曰。一故神。分之爲四。合之爲一。非精變之外。又有所謂神也。无思无爲。就聖人言。辭占象變皆易也。皆聖人之道也。道本無所容吾思。非聖人役役焉有所思於其間也。道本無所容吾爲。非聖人營營然有所爲於其間也。寂然不動。聖人之心原是太虛本體



不容一物。舉天下原无足以動其中者。然此心雖不動。而天地萬物之理種種具備。故感而卽通。感於言而通言之故。感於動而通動之故。感於制器而通制器之故。感於卜筮而通卜筮之故。通天而天。通地而地。通人而人。何所不通哉。要之曰不動。固无思无爲也。曰遂通。雖无思不通。而實无思也。雖无爲不通。而實无爲也。至精而莫測其精。至變而莫測其變。此聖心所以爲天下之至神也。此聖人之蘊所以因易而發也。

夫易二節。是承上文而再提醒之。以見易之不可不

尙也。要玩本文所以字。言是易也。固聖人至精至變至神之書也。而實聖人之所以開示天下也。洋溢二字。不必靠着上文。乃聖心中不動本體。孟子曰。資之深。易曰幾者動之微。卽此幾深也。聖人一心。退藏於密。而淵淵乎其淵者。是何等深。唯發之於易。則將吾心至深之理。窮之以至其極。是易也。乃聖人所以極深。而使天下不疑於其深也。聖人一心獨見獨明。惺惺不昧。是之謂幾。唯發之於易。則將吾心幾微之理。發揮出來。是易也。乃聖人之所以研幾。而使天下不昧於其幾也。是幾也深也。卽神也。唯深也。故能以吾



之心而通天下之心。唯幾也。故能以吾心之務。而成天下之務。此所謂感而遂通也。唯幾深之皆神也。則不踰時而機減鬼神。不出戶而化洽萬方。聖人莫知其所以通。莫知其所以成。天下莫知其何爲而通。何爲而成。要之无思无爲而已。蓋聖人之精神心術。妙於言動之先。而玄通了悟。超於象數之表。能爲可用。而莫能名其用。此易之所以不可不尙也。通一章俱是言易有聖人之道。固不必以辭占爲精。象變爲變。亦不必以至精至變爲易書。極深研幾爲聖人。易卽是聖道。聖卽是易道。非有二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章承上章而言。最要看冒道二字。易非虛器也。所

以開物成務也易非粗迹也所以冒天下之道也物卽人也務猶事也道則事物之原也開物成務猶言先天以開人而使之各成其事也冒天下之道无一人而无是道无一事而非是道也唯易爲冒道之書故聖人以易之道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通天下之志通之以此道而已以定天下之業定之以此道而已以斷天下之疑斷之以此道而已此三句不必分屬上文道無所不通非可以斷疑盡之也

蓍之德三句正見易之冒道也易之所有蓍卦爻而已曰德曰義皆道也蓍贊神明無定形也卦道陰陽



有定體也六爻相雜不可爲典要也道本至圓而蓍則有圓神之道道本至方而卦則有方知之道道本變易而爻則有易貢之道此所謂冒道之書乎聖人以此洗心句是易書大本領非以易洗心也以道洗心也人心一息離道便是汙穢一般聖人心卽是道道卽是心空空洞洞更無一物留之於中靈靈瑩瑩更無一物障之於外湯之所謂日新曾子之所謂江漢以濯是也想像洗心二字恍然如見羲文周公之心入於太一而不爲虛通乎萬象而不爲違一部易書俱從此發揮出來矣退藏於密正是此心不假人心與天地一般天地不專一翕聚則其發必不大人心不收斂退藏則其用必易窮故必斂之又斂存之又存凝吾之神而神不役藏吾之智而智不分如天地靜專靜翕一般此正所謂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洗心之學至是而後爲密也吉凶與民同患視斯民之吉凶如我自家事志慮其未通業患其未定疑患其未斷聖人之心无一日而不在天下如此也神智二字俱從洗心退藏中來其神藏則人不可窺而卒无所不窺其智藏則人不可見而卒無所不見神卽圓神也聖人之神原是古今不可磨滅的故舉將來之



事灼以照之如在目前智卽方智也聖人之智原自瑩徹無物不知而實一物不留從已往事都收拾淨盡更無一毫渣滓也其實來之理卽吾心之理以吾之心而質之千萬世之後此心同也往之理卽吾心之理以吾之心而考之千萬世之前此心同也此洗心之妙用也退藏于密寂也知來藏往雖感而終不離乎寂也神智合而易貢亦在其中矣神武不殺承聰明睿智來聖人之聰明不以見聞聖人之睿智不以思慮卽神武之威不以殺伐此所以知來藏往而不假於蓍卦也

後人以易類以易爲卜筮之書。聖人直以心觀易謂易之書不在象數而在吾心唯其有洗心之易是以有蓍卦爻之易也是以二字承洗心來天道民故一而已天有消息盈虛而即寓於民之故民有利害得喪而莫非因乎天之道聖人知天人之相爲一體則安得不先天以開人乎興神物前民用不必分承天道民故興神物正所以前民用前民用正所以承天心也本義言筮而及於卜者何也以下文有莫大乎蓍龜也古者大卜之法多因易以卜如京房卦氣疑即大卜之遺與洪範之所謂雨霽蒙驛克者又自不同也齋戒神明要看得活與上文以此洗心相應在蓍則爲神物在聖心則爲神明其精神原自流通聖人以是神用之天下又以是神存之一心湛然純一如神物之在上而無時不齋肅然警惕如神物之在上而無時不戒此无二无雜之至也常清常明之極也此所以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闔戶節舊說謂蓍龜之始末非是先儒有以業言者有以立卦生爻言者觀下章云乾坤爲易之門又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則就卦爻言較爲得之大都蓍之圓神與卦爻之方知易貢以爲聖人神明中之所



有故神物興而立卦生爻因之矣卦有陰陽陰主靜如戶斯闔也則名之曰坤陽主動如戶斯闢也則名之曰乾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也有是乾坤則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化裁之變也有是乾坤則時往時來更無窮盡是推行之通也一闔一闢如所謂剛柔相摩往來不窮如所謂八卦相盪所以主宰於闔闢變通之間者神也象如象其物宜之象凡宇宙間有色可見者一陰陽也聖人立象以盡意立此者也器如形下之器凡日用事爲有迹可見者一陰陽也聖人制器以尙象制此者也象而不囿於象器而不囿於器者神也制而用之即與神物以前民用也聖人所以立法於天下也神明在聖人則爲聖人之神利用出入在天下則爲天下之神乾坤之闔闢化育之變通象器之森列舉在斯民咸用中矣

上言因蓍以生卦此則推言卦畫之所自出也全重易有太極一句前章曰生生之謂易凡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皆生生也所謂闔闢而變通者也太極則所以生生也所以闔闢而變通者也太極之理運於未有天地之先而行於既有天地之後象之而無象名之而無名故強而名之曰太極猶所謂太初太一

也分而言之則二而四四而八合而言之則皆太極之生生也大抵論易者而不探之人心神明之初則言不忘言象不忘象是得魚兔而未忘筌蹄也論易者而不探於造化未分之始則有方可拘有體可執是尋枝葉而未得本根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又曰易有太極知洗心之即太極知太極之即洗心而天地人不言之秘可以黙會矣易之大本大原盡在此章熟玩此篇而一部易書安往而不相値



法象一節只要玩一個大字易之理本於太極天下之至精也易之用通乎天人天下之至大也有天地日月四時崇高不可無吾人之富貴富非有天下也富有之大業也貴非爲天子也人人有貴於己也天地生人自有一段至富至貴而獨鍾於聖人聖人者參天地並日月配四時者也所備者陰陽之物也凡以爲天下用也所制者陰陽之器也凡以爲天下利也然物非徒物神物也制非徒制制此神物也曰賾曰遠曰深曰隱皆道也探之索之鉤之致之盡乎道也八卦定吉凶而神物興則天下皆將以定吉凶矣吉凶生大業而神物興則天下皆得以成亹亹矣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然則亹亹盛德也若蓍龜但能成務而不能成德何以言天下之道哉

天生神物一節總括上文言聖人之易无一而非天也齋戒神明出入咸用神物之功也而生是神物者天也天生之而後聖人與之也有神物則有闔闢往來之變而是變化也效之天者也有神物則可以定天下之吉凶而是吉凶也象之天者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是卦也觀圖書而作者也河圖洛書當以易書之文爲據易言聖人則之爲作易而發胡爲兼敘疇也書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維皇降衷之意何與於洛書也程子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



卦分明有獨見者經緯表裏則漢儒誤之耳聖人則之非規規然模倣其方位與數也圖書之縱橫黑白不出陰陽易之儀象卦爻不出奇偶即擬形容象物宜也即觀象觀法取身取物也慎一陰陽字便勘破圖書之義矣數中有理豈必虛中儀中即卦豈必分其合補其空甚矣啟蒙之支也

四象所以示非示人以當値卦爻也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易有象又有四象太極之全體分明畫出以示天下使人觀象而得也象而辭辭而吉凶聖人之易何其詳示而告告而斷聖人之爲天下何

其周此易之書所以爲開物成務之書也大抵此章之意若迭見疊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之書原乎造化天之道也易之用周乎天下民之故也天人之理蘊於太極太極之理具於聖人之洗心此易之原也而其實則皆神之所爲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聖人何意聖人心心念念與天地民物爲一體者也試觀陰陽二畫上而天道下而地道中而人道无一不在其中是觀聖人之象恍然如見聖人之意也卦之設因象而設也詞之係因象而係也變而通之以此象之變通之天下使人人可行也鼓之舞之定吉凶成亹亹舉天下而歡然於聖人之教若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到盡情僞盡言盡利盡神方可謂之盡意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易卦不外陰陽而乾純陽坤純陰尤其立象之最大者也其實乾坤二卦是聖人觀天觀地模寫出來有天地而雷風山澤水火皆在其中矣有乾坤而六子及諸卦爻之變化皆在其中矣若無此乾坤之象則无陽何以變陰无陰何以變陽若無此陰陽變化則乾綱絕坤維裂亦豈成一個宇宙此象之不可不立也

形上節正見盡意處聖人之意不過一個道道不離乎象亦不倚乎象寓於象之中而實超乎象之外所謂易有太極乾坤之精所以不息者也道也若自有者而言不過在天之象在地之形種種可見者謂之器耳化乎器而裁之以道則不局乎器矣是乾坤之一闔而一闢也變也推乎器而行之以道則不滯於器矣是乾坤之往來而不窮也通也至舉是道以

措之天下之民。人人而變。人人而通。人人而由於其道。是聖人道濟天下之事業也。聖人之意至此而盡矣。

極賾也。鼓動也。化裁也。推行也。因器以求道也。神而明也。默而成不言而信也。无器而非道也。神明是吾心本體。神妙萬物。何象之罔。神无不通。何象之拘。吾心中自有一部易書。而化裁推行。不過吾心神明之寄耳。默即不言也。成字有渾全完具之意。信字有潛乎實體之意。凡人徒事言說者。於理未必實得。凡理以神悟。而實得於心。道以神合。而實體於身者。必不



事於言說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後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於己。信乎書之不盡言而言之不盡意也。

生生篇上繫一終

# 生生篇

溫陵　蘇濬　君禹甫　著
同郡　蔡獻臣　體國甫　閱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訂
宗裔　祉　榮洲甫　抄
同安宗裔廷玉　龍石甫　重刻

##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



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八卦成列一節。是序聖人作易之次第。有卦而後有爻。有卦爻而後有變。有變而後有辭。皆相因而成者也。八卦成列。誰列之。聖人列之也。陽卦列於左。陰卦

列於行不相混也象即所謂象其物宜有陽卦則有陽卦之象有陰卦則有陰卦之象也因而者成列之積也爻者卦之分也剛柔即陰陽也有卦爻使有卦爻之變進極而退靜極而動無停機也繫辭焉而命之言象言變以詔天下後世也虞翻曰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此說極是動在其中及生乎動天下之動貞夫一三動字俱同易之詞原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係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之說非當動爻象之謂也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當其不動也尙無所謂



吉又何有於凶唯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而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夫其成列而因重也非立本乎剛柔相推非趨時乎繫辭而命之且生乎動而有吉凶悔吝也非貞勝乎然其理則一而已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可以證貞勝貞一之說矣

夫乾三節承上文貞一來蓋世之論易者以易爲至賾至動之書也而不知是易也乃至易至簡之書也易之道天地之道也天之生物有萬而確然示人以天之道一而已地之生物有萬而隤然示人簡地之道一而已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而易之與天地準者又安有不一哉是故論六爻之義則時物相雜何其不可爲典要而會通典禮其理一也是爻也非徒效天地之變化也乃所以效天地之易簡也論卦之象則相摩相盪何其無有窮盡而太極生儀象其理一也是象也非徒像天地之法象也乃所以像天地之易簡也易而易簡則天下之理得矣而天下之動何者不從此出乎爻象動乎內一句相連說是爻象也靜而動者也當其揲蓍問易之時爻之與象方動於一卦之中而吉之與凶節見於一卦之外有象



之動斯有象之吉凶有爻之動斯有爻之吉凶未有易而不能知險簡而不能知阻者也功業二句所謂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觀其變而措之天下之事是聖人參天贊地之功業也而舍易簡之外更無所謂功玩其辭而吉凶與民同患是聖人代天覺民之情也而易簡之外更無所謂情讀易者而求之易簡則三聖人之心如在目前矣

末一節是以用易之道歸之聖人也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生生而已易知而大生焉簡能而廣生焉斯其德之大乎然天地有是生生之德而成之者在

聖人聖人有是好生之心而所藉以行者在天位是非聖人以位爲寶天下之人以聖人之位爲寶也何以守位曰仁正與大德曰生相應生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得天地生生之心也守位曰仁即仁者宜在高位也聚人曰財即仁者散財以得民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有仁者不可無義正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理自是如此呂氏仁當作人之說竊以爲未然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觀象於天觀法於地無大之不極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無微之不究也近取諸身天地物理皆備於吾身也遠取諸物萬民萬物與吾身相爲一體也要之一陰一陽之道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生人而人生物而物通宇宙間只是一理而已於是始作八卦夫以天地沕洩之精顓蒙未開之智而伏羲筆之於書以詔天下後世非作者之聖其孰當此乎神明之德事在神明二字健順動止可以言德而不可言神明之德上傳曰神明其德又曰神而明之此其妙在吾心精神之中一而未分變而無迹天地之所不能宛而人物之所不能窮者也象立則意盡而陰陽不測之妙若有以潛而通之矣萬物之情要玩一情字雷風山澤物之象也非物之情也萬物之情只是個相應相求生生不已而已有卦畫則陽倡而陰和陽感而陰應而萬物生生之情若類聚於其間矣通神明而不爲幽類萬物而不爲迹顯微無間此易所以爲冒道之書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



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葢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葢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葢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葢取諸夬

此章言庖犧而繼以神農言神農而繼以黃帝堯舜便見五帝之授受爲道統之淵源而數聖人心法之傳不過易理而已食貨者生人之本也書曰暨益奏庶鮮食卽佃漁事稷播奏庶艱食卽耒耜事懋遷有無化居卽交易事此三者據書則始於堯舜據易則



始於羲農堯舜特因羲農之舊而益經理之耳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也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爲善發羲農之精蘊也本文葢取諸離等語非眞觀易之象也只是於易之義有合耳如本義所云尚多牽強兩目相承何其淺也噬爲市嗑爲合何其漫也上入下動下動上說下止上動何其支也唯就名義而言如天下之益莫大於此也睽乖然後威以服之也送死大事而過於厚也離之爲麗也豫之爲備也壯之爲固也夬之爲明決也乾坤之變化而無爲也則庶乎得其意耳以此推之噬嗑合也合天下之人而交相通也隨隨時也隨物之用而制其宜也渙之卦當以睽之義推之渙之爲言散也不通者濟而散者一矣睽之爲言乖也威及天下而乖者合矣小過當以大過之義推之孟子曰養生者不可當大事此小者過也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大者過也若以其序而推之食貨足而人文興矣人文興而舟車輻湊矣足食足兵區慮周矣養生送死必無憾矣書契一立而天下同文矣五者之道何者而不在易書中哉然



其要則由於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耳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至變而通通而久皆神明之妙自然而然耳神超乎器而器寓乎神謂聖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也饑而思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朴而趨於文淳而趨於澆者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爲之安之人情欲養爲之遂之人情避害爲之去之人情厭常爲之新之卽制作日更靴非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耶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運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者象也四節皆相因說下有象而有詞有詞而後有占分之則有先後天之卦而其實則相爲發明者也易者生生之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其象之生生而不已者外象無以爲易也象非器也乃所以像形上之道也太極之精因象以示俯仰遠近之賾因象以發若圖像之相肖然也曰象曰爻皆所以發明所像之理也虞翻曰彖說三才謂天地人道也良是按古韻書材用也與才同此二字原通用也天



下之理統之於三才而散之於羣動易之詞統之爲卦詞而分之爲爻詞彖以明乎三才之道而像之統體者無不備矣爻以效天下之動而像之散殊者無不備矣爻彖以情言吉凶悔吝以情遷非辭自辭而占自占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一君而二民不宜就實象講是發明陰陽淑慝之辨以示扶陽抑陰之意也要玩德行二字陽德常貴有君道焉陰德常賤有民道焉一者爲之主也二者爲之役也一陽二陰是以陽爲主而陰常聽命焉貴得以役乎賤而賤不得以害乎貴所謂一君二民君子所以常伸於萬物之上者此道也一陰二陽是以陰爲主而陽反聽命焉貴不能役乎賤而賤反役乎貴所謂二君一民小人所以屈於萬物之下者此道也一奇一偶位固相須而一淑一慝類自不同是可以得陰陽之大分矣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已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往來二字是吾人所不容無者所病者憧憧也如以一日論則前日之事爲往後日之事爲來以一事論則已行之事爲往未行之事爲來以終身論則已知已能者爲往未知未能者爲來人孰無往來哉但順理以往來者則思而無思慮而無慮如造化之自屈

自信著意於往來者則憧憧以思憧憧以慮始不覺其繁且擾矣同歸二句正明其不必思慮也同歸殊塗無二理也一致百慮無二心也即所謂一以貫之也無思無慮者一也有思有慮者二也不得其歸而索之殊塗則岐路愈多不得其一而求之百慮則膠擾愈甚甚矣憧憧思慮者之害也言造化往來物理屈伸皆自然而然正謂吾人學問張本精義入神八句俱言聖學之自然處舊說分屈信及分下學上達俱非是精義何以爲屈利用何以爲信不知何以爲屈德盛何以爲信且神而曰入身而曰安豈聖域未



優者所能與耶精義四句惟韓康伯說得甚佳康伯曰精義物理之精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理入寂一則精義斯得乃用無極也又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由於入神以致其用利用由於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得也此數語發明理學甚透在宋儒之上大抵精義二句重在入神利用三句重在安身精字即惟精之精神字即不可知之神精義而至入神則見渺莫窺機緘莫測只是個寂然不動本體而已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无心

於致用而用自致矣利用即不習无不利安身即靜而能安利用而至安身則其神不勞其形不擾不過安而行之耳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俱自安閒無事中來無心於崇德而德自崇矣學而至此則前此已往之學固莫知其何爲而精何爲而利也繼此將來之學亦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長也曰德之盛正所謂自得之也其實入吾心之神即窮天地之神安吾身之化即知天地之化理本一貫功無先後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曰幾曰神皆心也神所以運乎其幾者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周子曰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蓋自動靜有無之間而至幽至微也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無而不可窺也則謂之神非神而明之不可以言知幾也言知幾而明之以上交下交何也爲豫卦言也豫之時上下皆溺於豫故上交者多失之諂下交者

多失之瀆而不知逸豫之甚凶咎之媒也此非知幾者也上交不諂不以逸樂之情而諂乎上也下交不瀆不以逸樂之情而瀆乎下也不諂不瀆何以爲知幾舊說謂諂與不諂瀆與不瀆之間非也此心未上交而知上交之理當如是此心未下交而知下交之理當如是此正知微之顯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不宜多　凶字孔穎達云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言吉也微字如中庸之莫顯乎微舜之道心惟微也動而微者其吉已見人可得而知之動而微者其吉先見非聖人不能知



也知微知彰二句亦以孔穎達及程子之說爲當孔穎達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旣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程子曰知微則知彰矣知柔則知剛矣大都微者彰之始然未有微而不彰者也柔者剛之始然未有柔而不剛者也君子知其微又知微之必達於彰知其柔又知柔之必達於剛此所以爲知幾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庶幾卽上文知幾聖人幾微故幽而顏子善學聖人亦近於聖人之幾者也幾者曰吉之先見而顏之庶幾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何也曰此正所謂動之微也一念之中吉已先見如大明將升魍魎畢照何不善之不知哉不善二字不可就顏子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生生之謂易有二氣而爲萬化之門有乾坤而爲易之門以其爲生生之所從出也乾坤何以謂之物陰陽非物而有形容可見則亦不離乎物猶言天地之爲物不二也下四句重在合德二字宇宙間無獨陽獨陰之理陽之動卽陰之根陰之靜卽陽之根未有不合於陰而能成個陽者亦未有不合於陽而能成個陰者故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也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使陽自爲陽陰自爲陰則天地或幾乎息而何以爲神明哉

其稱名也以下俱就爻卦之辭言不越者不越乎乾坤之德也衰世之意非指文王與紂也天地之氣未有進極而不退者世道之運未有盛極而不衰者聖人爲世道計故其憂深其慮遠无非挽衰世之風以復上古之隆也須玩一個意字開而二字非誤孔穎達所謂開釋爻卦之義是也其稱名也小六句正與雜而不越相應取類者陰陽之類也其辭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陽之精也此後天之辭不越乎先天之卦也因貳以濟民行二句亦與衰世之意相因上古之世人心出於一故其俗淳其事簡有得而無失有吉而無凶衰世之後人心出於二故淳者漓簡者緊愛惡情僞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於其間矣聖人因民心之二而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凡以開物成務而使天下之人不迷於所適從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作易者有憂患不必扯文王與紂卽憂悔吝者存乎介及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聖人之心無日不爲一身計尤無日不爲世道計吾德未進吾業未修其憂患在一身民志未通民務未成其憂患在天下是故日乾夕惕無怠無荒皆此心之憂患不能自已耳履德之基以踐履爲實地也顏之視聽以禮言動以禮是也謙德之柄虛以受人也顏之有若無實若虛是也禮以制中中則和矣故曰和而至又曰履以和行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謙尊而光君子之終也謙以制禮禮卑如地也復者復吾之良心也復何以爲小道心惟微也天地之心見之於復人之心動之於復斯時也一物不雜而實無一物之不備物物皆備而又無一物之不知此德性之知惺然自悟者故曰復以自知顏子之未嘗不知而不遠復是也恒者久於其道也人之一身萬事異形萬物殊狀紛然雜出其間而此心則貞於一心外無境而心不移於境是之謂不厭也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非默

識此心。詎能不厭。曷損所當損。即一毫習氣。無所容於中。益所當益。即萬念皆真。無所假於外。日減一分。日增一分。交相成者也。困以辨德。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是也。人情憂患日深。則天人之界愈明。更事日多。則利害之故愈晰。此所謂辨也。困以寡怨樂天知命也。井德之地。猶言心地。人之一心。淵淵其淵。是有源頭學問。此正是實地處。地不厚。則其流淺矣。源不深。則其流窮矣。居而能遷。淵泉之時出也。井以辨義。左右之逢源也。義者宜也。宜此而此。宜彼而彼。皆吾心原之所辨也。巽德之制。如制事制心之制。巽以行權。即權然後知輕重之權。不制無以爲權。權不離乎經也。非以處變爲權也。易書卦爻。無一非修德之助。而此九卦。尤其最切者。故揭而言之。不必以先後爲次序。二節三節。只是丁寧反覆。欲人潛心以修德耳。三節總是一意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之爲書章。要玩一個道字。易者。載道之書也。不可遠。不可須臾離道也。變動不居六句。道之遇時者也。出入以度二句。道之立本者也。六虛。猶言六合。上下四方。無非太虛境界也。易之道。充塞乎天地。而莫知其端。流行乎四海。而莫窮其始。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也。謂其形而上也。則未始不徹乎下。謂其形而下也。則未始不徹乎上。似乎有常。而實無常也。謂其一於剛也。則未始不用乎柔。謂其一於柔也。則未始不用乎剛。似乎不易。而未始不相易也。其實上下剛柔之間。無一非道。上下剛柔之道。無一非變。蓋萬有無不該。而又一物无所著也。然易之道。有變動者也。易之道貞夫一者也。方其出而感也。萬事萬化。各有法度。而使人知懼於外。其入而靜也。不言不動。自有天則。而使人知懼於內。蓋雖出入无定時。而實不可以一時忘戒懼。內外无定處。而實不可以一處忘戒懼。此易之書所以爲性命之理也。此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不可須臾遠乎易也。又明於憂患與故。要玩一故字。易之爲書。大抵於恐懼修省之意。獨加詳焉。蓋禍患之來。多起於快心適意之時。而不虞之變。多起於豐亨豫大之頃。是天下之所視以爲无憂无患

者乃聖人之所終日皇皇以爲憂患之故盡在此也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只是內外知懼而已末節正望
人之不遠乎易也蓋道固待易而明尤待人而行率
其辭而揆其方孰揆之尺揆之也道以人而行也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道以无人而廢也蓋不惟不觀象
玩辭而後謂之遠即讀其辭而不能揆其辭之理是
亦遠也然則人其可以遠易哉。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
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
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



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
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
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
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
其剛勝耶

此一章示人以觀易之法首一節言卦爻其初三節
言卦爻之辭觀卦者必觀其質之所由立是故原始
而不遺終要終而不遺始有定體也觀爻者必觀其
時之所由是故柔來而文剛剛來而文柔無定用也
觀爻之詞則大而詳即時物之發揮也觀象之詞則
約而精即始終之統體也其實爻乃卦之分而彖辭
乃爻辭之會故由畧以致詳則人人皆可樂玩因約
以該博則非智者不能也初上之本末即卦之始終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卦始於
初猶萬事萬物之所從始其立天下之本者乎卦終
於上猶萬事萬物之所由終其因本而之末者乎惟
初之爲本也故觀初之辭必擬而度之若何而會一
卦之旨若何而得聖人之心蓋造始者難爲功也故
曰難知惟上之爲末也故得其造端便可知其究竟
蓋成終者易爲力也故曰易知雜物撰德辨是與非



雖有三項意自相屬雜物即相雜之時物也德者妙
乎物者也或爲剛或爲柔或爲中正若於時物之中
撰而列之也有德則有得失有利害而是非辨於其
間矣非中爻不備以初上之爻合之中四爻而後爲
備也二與四二節申明非中爻不備之意位之分遠
近列貴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也曰其用柔中曰柔
曰剛所謂德也而多譽多懼多凶多功或无咎或危
或勝所謂辨是與非也此觀象辭者不可不玩爻辭
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章當與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及順性命之理章參看固不可以上畫爲天中畫爲人下畫爲地亦不可以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總是一個道而已易書效乎天而有天道法乎地而有地道取諸身而有人道是統之一三才之道也然三才之道一神兩化者也易兼乎天兼乎地兼乎人而皆以兩而化焉則六畫而成卦矣由是陰陽之成象者在易剛柔之



成形者在易仁義之成德者在易是析之一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一節見三才之道无所不有而易之書无所不備也道即三才之道也天之陰陽消息无端地之剛柔變動靡定人之仁義迭運不居而爻以效此也故曰爻有爻則上下以辨貴賤有差是三才間之物所以羣分而不紊也既象其物宜則剛來文柔柔來文剛三才之文所以經緯而成章也然是文也豈能一一各當哉天地之文不能皆祥而無災人道之文不能皆得而無失而吉凶生矣信乎易之廣大悉備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知險知阻非知事之險阻也知吾心之險阻也禍患之險非險也而莫險於一念之私變故之阻非阻也而莫阻於物欲之間蓋理本至易而出乎易則險矣理本至簡而出乎簡則阻矣未有易而不知險者未有簡而不知阻者亦未有知心之險阻而不知事之險阻者也

說心研慮便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說者自得於心也研慮即研幾也說非安排研非強探一易簡而已聖人之心心乎天下聖人之慮慮乎天下既自知險又使天下之不陷於險既自知阻又使天下之不困

於阻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總是易簡
自然之功用
變化云爲節言聖人所以定吉凶成亹亹也天道之
變化無停機也人事之云爲無定迹也而其吉事之
有祥者則在吾心爲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以此吉事而象之則千萬世旣往之事不過此理
以此吉事而占之則千萬世未來之事不過此理何
者而遺於聖人之知哉聖人而知器知來則天地之
道唯聖人知之天地之化唯聖人贊之是天地設位
而聖人成能矣由是以人謀協之鬼謀則質之人而



无疑者亦質之鬼神而无疑與百姓之愚皆能定吉
凶成亹亹矣其實聖人之能即百姓所與之能百姓
之能即聖人所成之能此之謂易則易知簡則簡從
也此所謂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
八卦二節是言易有聖人之道四也八卦象也爻彖
辭也變動變也吉凶占也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
爲也此人謀之與鬼謀所以協而一也
將叛者一節言由言以知心欲人之得於心而忘言
也言之得未有不由於心之得者言之失未有不由
於心之失者然吉人之辭寡得者居其一而曰叛曰
疑曰躁曰誣善曰失守失者居其五然則人何貴於
言爲哉言不貴多此學易者之在於忘言也

生生篇下繫二終

生生篇

溫陵　蘇　濬　君禹甫　著
同郡　蔡獻臣　體國甫　閲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訂
宗裔　祉　榮洲甫　抄
同安宗裔廷玉　鎰石甫重刻

##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聖人之作易。人知其爲蓍數卦爻之書也。而不知其爲道德義理性命之書也。聖人一心通乎神明之德而成位天地之中。陰陽合德。而剛柔成性。是故易之蓍數卦爻所由作焉。生蓍當以生爻之例推之。乃制用之法所由生也。蓍本是神物。而聖心之齋戒神明與之相爲流通。故明以前乎民用。而陰以助乎神工。是蓍之所由生也。天圓地方。本有自然之數。而聖人之心。化而裁之。參乎天而爲奇。兩乎地而爲偶。此七八九六之數所由起也。因蓍可以求卦。而卦非因蓍而立也。宇宙間本自有陰陽之變。而聖人之心有以達觀其深者。故以陽卦而象陽之動。以陰卦而象陰之靜。此卦之所由立也。因蓍可以求爻。而爻非因蓍而生也。宇宙間本自有剛柔之質。而聖人從而發揮之。剛而未始不用乎柔。柔而未始不用乎剛。時物相雜。爻之所以生也。無聖人之幽贊。而以言蓍。非蓍也。無聖人之參兩。而以言數。非數也。無聖人之觀變發揮。而以言卦言爻。非卦非爻也。以神明天地之秘。陰陽剛柔之精。而盡洩之於聖人。則聖人一心。何所不具也哉。統而觀之。則心之所率。無一非道。心之所得。無一非德。和而順之。不見其乖也。析而觀之。則因時



制宜。隨事處中。又何其理於義也。道德與義。皆性命之理也。和順理義。皆窮理而要其極也。窮之斯無不盡。聖人所以盡其性也。盡之斯無不至。聖人所以至于命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聖人之易所以爲妙與。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性命只是一理。性者一定而不移。命者流行而不已

性即是命。命即是性。非有二理也。順字最要玩味。聖人盡性以至於命。不過順之而已。衆人不知理之在我。往往逆其性而鑿之。逆其命而拂之。此聖人憂世之心不能自已。而發之於易也。易書之作。原是詔天下將使人曉然知性之所在。盡之而無所逆。將使人曉然知命之所在。至之而無所逆而已。天有陰陽。是性命之運於上。陰陽合德。便順乎天而不逆矣。地有剛柔。是性命之運於下。剛柔不偏。便順乎地而不逆矣。人有仁義。是性命之具於吾心。體仁精義。便順乎人而不逆矣。這性命之理。原自兩兩分明。天地以兩而化。人道以兩而成。立得天地之道。便立得人道。立得人道。便立得天地之道。是兼三才而兩之也。故易以六畫成卦。而三才之統體者在易矣。這性命之理。原自交相爲用。分天之陽。用地之剛。則成人之仁。分天之陰。用地之柔。則成人之義。分而合。合而分者也。故易以六位成章。而三才之流行者在易矣。人而神明乎統體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渾然之理。人而會通乎流行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燦然之理。此易之所爲作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天地定位一節。言易之卦。乃造化之功用。數往一節。言易之書。所以前天下之民用也。首節雖言先天圓位。兩兩相對。以成化工。而要上下經之成始成終。其文畢具。上經首以乾坤。天地定位之象。下經首咸而次恆。咸者山澤通氣之象。恆者雷風相薄之象。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濟未濟。又水火不相射之象。至八卦相錯而天地之運。無有終窮矣。已往之事。耳目之所共知。故數之順而易。將來之事。非智巧之所能及。故知之而難。易之爲書。乃知來之書。故曰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上章統言八卦。此章則言六子之用。皆天地之用也。震巽得乾坤之初畫者。故首雷風。生物之功也。坎離得乾坤之中畫者。故次以雨日。長物之功也。艮兌得乾坤之終畫者。故次以止說。收物之功也。乾坤不自爲用。而役乎六子。六子各自爲用。而統於乾坤。造化之妙。盡於易矣。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文王於伏羲八卦取震兌而東西之取坎離而南北之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移艮於東北移巽於東南者豈无謂哉即天之所以生成乎萬物者也先天之易主於對待而成象成形之變化見焉後天之易主於流行而四時五行之妙用章焉可見易之書縱橫進退无往而非自然也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緩其用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皆尊陽之意也震而巽巽而離皆春夏之時以生長爲事帝之出也而夏秋之交有坤土則出之終所以爲入之始兌而乾乾而坎皆秋冬之時以收藏爲事帝之入也而冬夏之交有艮土則入之終所以爲出之始其實八卦之德各一其性八卦之次各一其位春夏秋冬各一其時木火金土水各一其氣或以德言舉一卦之德而他可推也或以位言舉一卦之位而他可推也兌言正秋舉一時而他時可推也或言地或言水舉一行而五行可推也帝爲四時之綱而萬物則生且成于四時之內帝爲五行之府而萬物則終且始于五行之中此化之所以無端命之所以不已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上數章分言先後天此則合言先後天而統之一神也後天之易流行以爲用而神則无定用先天之易對待以爲體而神則无定體能變能化而莫究其變化能成萬物而莫測其成物此神之所爲而爲先後

天體用之妙也舊說以神爲後天以化爲先天非是。

生生篇說卦終



先紫溪公以經學爲海內宗其於易得力尤深嘗著易經兒說韋編微言生生篇等書皆能抉羲文之奧紹濂洛之傳明萬厤中兒說嘗梓以行世生生篇亦曾栞於江右唯韋編微言佚而不傳耳道光庚寅鳳藻赴郡歲試公裔孫輪出公所著生生篇繕本見示鳳藻有志重鋟而未逮也今秋族叔鼇石制府歸里重刻先魏公文集并蒐輯先代遺文廣爲傳布適凌文藻學博出鈔本生生篇付梓鳳藻閱之恍如十年前在郡所觀繕本也時陳念庭學博同襄參校告鳳藻曰古周易訂詁上方刻有朱書每卦總論其標題爲銅海黃石齋先生箸其實皆兒說中詞唯姤卦一論探生生篇耳子盍表而出之合浦還珠延津會劍亦盛事也鳳藻謹按兒說刻於萬厤甲申越明年乙酉而石齋先生始生先生爲明一代大儒氣節蓋天下豈肯襲取前人緒論以爲己有想必讀公之論深爲心賞手加鈔輯後人不知誤以爲先生所箸坊家遂從而官刻耳茲幸兒說一書世有傳本學者從而證之亦以見前賢之非掠美而先紫溪公深造有得之言爲弗沒也公祠在泉郡府學東偏年久傾圮鳳藻先大父濕齋公捐貲重脩命先父躬督工作厥

寒暑而始成堪輿家以祠後奎閣高廹特增拓數閒以護之其裔孫輪祀先大父栗主於後堂示不忘也歲科兩試鳳藻一家子弟咸棲宿焉今其子海亦有志經學冠郡試童子軍髫年入泮并附識之道光二十二年歲在元黓攝提格十月宗裔鳳藻謹跋



周易冥冥篇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蘇濬撰濬字君禹號紫溪晉江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叅政此書惟解上下經繫辭說卦刪序卦雜卦大吉主王弼虗無之說一切歸之於心學非惟廢卜筮之說乃併宋儒言理而偶及數者亦以爲執泥牽拘其訓潛龍勿用以爲心之寂然不動訓大明終始以爲心之靈明不昧而於繫辭之末以易主忘言爲歸宿觀其以冥冥名書則其說之近於二氏不問可知矣

# 重鐫蘇紫溪先生易經兒說八卷

〔明〕蘇濬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五年陳紹翔師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經兒說四卷》提要

## 前明紫溪蘇先生易經兒說原叙　王道顯著

我國家重經術則溫陵諸老先生家言爲藝士嚆矢童習而頒比于功令彜尤然闓闢矣乃俗流誦帖括者瓜分蠅襲壐壐博青紫爲愉快旋弁而髦之果安取明經爲也當顯舞象時業從諸昆季受易紫溪蘇先生先生之談易非能盡離諸老先生也者顧其探微窮奥綽有獨解外觸於象而內得於悳如蒙通諸篇其已核而當者融之以益吾精而不爲蹈即微旨



奥義有前人所未盡發者一旦出胸臆之見直紹明四聖之蘊於千百載之上而不爲創蓋其涉世日久其所歷憂患窮通得喪之變與所謂吉凶消長之理鑿鑿中窾故模寫無遺情結換無強說藉第令一得當諸老先生與之辨疑析隱於白虎甘露之間知其必哂然解頤也先生甫釋褐守此部間以叒𢁾鈴析之餘討論鄒魯之緒業志固不沾沾然愉快一青紫逮南歸讀禮益得暇晷究而竟之取舊所講受易解復加刪定如徃習聞於峷論者大都十更七八併命之曰兒說聊授之過庭爾獨顯以弟子倏芭之意推

勘元理固知是書傳彼世之童習而頒者且不能重
颺先生也已



重鐫蘇紫溪先生易經兒說上經卷之一

明紫溪蘇　濬著

周易上經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伏羲名卦爲乾者盖陽之數奇也乾之性健也乾之象天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故乾之名天之象不易也文王有見于天之道可通于君道故係之辭曰陽大陰小陽正陰



邪易之分也至大无外至正无私天之道也占者得此而六爻皆不變則君之心與天爲一矣但見強毅所奮何事不成動直所施何功不濟即其遂順之施固有與天道相爲无外者其元亨宜也然使一有不正則有私心不足以合天心其何以成元亨之治哉又必无爲以守正而忘私以出治始焉此正終亦此正則與天合德而元亨有終矣是卦名曰乾天之所以開乎人也詞曰元亨利貞人之所以成乎天也天人合一之理盡乎易矣

○易之卦不外陰陽而陰陽之性不外健順至于天則純陽至健之名也上下皆乾則數一于奇性一于健純乎其爲陽矣宇宙間惟天爲大故首諸卦以乾也乾之道无所不統而聖人開物之意亦无不該但玩彖傳乘龍首出之文係辭乾以君之之義則元亨利貞還作君道上講爲當何者天之道非君道不足以擬之也元亨利貞字亦因乾道之本有而發之天道至大故人得之而大通天道本正故人得之而利于正也元亨中本有利貞之理利貞者爲占者致叮嚀耳



初九潛龍勿用

乾爻皆陽龍之象也初九以陽而居下則是有神明之德而无文明之時蓋龍德而隱者故爲潛龍之象夫謂之潛則其時未可用矣一有于用之心能无失其處潛之道哉占而得此既度其時之未可用又度其身之未可以輕用與時俱止而不汲汲以求進焉斯善于處潛矣

○龍而曰潛便安其中蓋有飛躍之德而无飛躍之心觀傳所謂不易乎世者可玩也若稍有于進念頭便不是龍德而隱矣謂之勿用雖云可止則止然時苟我用決不終于隱此其變化不測所以謂之龍也

○乾之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意所以護微陽也坤之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姤壯之義所以防微陰也于陽之微則恐其或用曰勿者危之之辭于陰之微則慮其必盛曰至者危之之辭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剛健中正有其德矣出潛離隱有其時矣德乘乎時則其化愈洽時顯乎德則其養愈彰所以得君行道而沛其膏澤于民者惟此時爲然矣故爲見龍在田之象夫龍而曰見是誠在下之大人也有若人而不見之天下其何利焉占而得此或爲君而見之則共成其御天之治而利歸于上或爲民而見之則仰賴其文明之化而利歸于下賢

臣之有關于世道也豈其微哉

○龍者德也見者位也龍一見則有雲雨之施君子一見則有德澤之布非徒然而已利見兼君民言唐虞之臯夔稷契商周之伊傅周召身一出而君得其所以爲君民得其所以爲民大人之見其利溥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重剛不中性之偏也居下之上任之重也是誠危道也然以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



占而得此當何如哉必思一念之存亡即理欲之所由判而一息之敬肆即安危之所由分故內而強毅以進其德外而奮迅以脩其業日而爲夕而思固无一時之或懈矣夫如是則雖處多凶多危之地而有轉危爲安之謀上焉受天子之托而可无覆餗之恐下焉任天下之重而可无瘝官之刺又何咎哉

○重剛不中只是氣禀有所未純耳居下之上是大臣之位任大而責重者也日乾夕惕作一串看只是憂勤之心自日至夕不休廢耳大抵古之聖賢位極人臣未嘗廢學學非章句之謂也自強匪懈天監在茲以求稱厥職也周公之輔周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其有得于日乾夕惕之義矣乎厲字即是危地无咎者言其善處危也天下之事以安心處之則敗于逸豫而益重其危以危心處之則成于憂勤而益致于安故曰危者使平此易之道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陽四陰有能疑之資也居下之上改革之際當可疑之地也是其處可進可退之閒而不爲急遽之圖上以卜天命之從違下以卜人心之向背如龍之躍于淵而或焉占者得此則觀時之宜而不躁進于其始見可而動而不冒進于其終其進也皆應乎天而順乎人何咎之有

○九四不主仕進說分明指授受之聖人也文言曰乾道乃革夫謂之革非改命之時乎又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下而非人臣也非繼體之君

乎本義曰改革之際即乾道乃革之說也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即不在田之說也謂之或者非不進也俟其可進然後進也古之聖人南河陽城之避詳審于朝覲訟獄謳歌之歸正謂此也隨時進退重在進一邊未進便是退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其德爲聖人而具制作之本尊爲天子而擅制作之權所謂議禮制度考文而立臣民之極者惟此時爲然矣爲飛龍在



天之象夫龍而曰飛是誠在上之大人也占而得此百官見之則得以行其道萬民見之則得以被其澤其利不亦溥哉

○龍飛在天則乘風雲神變化霖雨四海此其時也聖人在上則制禮作樂使天下寡過此其時也故爲臣民所利見

上九亢龍有悔

夫盛衰者時也因其時而變通之者人也上九陽極于上所謂進極必退盈極必虛此其時矣爲亢龍之象在聖人當必有以處其亢也占者若與時俱亢而不知所以變通之宜則不惟時勢之重不可以遽返而盛滿之極其招損也亦多矣能无悔乎

○亢龍以時言天下无常盛之理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不能无亢況于人乎在聖人當此則有以處之堯禪舜舜禪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不以寵利居成功皆善處亢也不善處亢則終于亢其悔宜矣或欲于亢龍中就作處極而不



知返說不知乾六爻以聖人明之更无不善處之理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易之卦用九而不用七蓋九變而七不能變乃諸卦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居首故發之而因係之辭曰此卦六爻皆陽也陽而曰用九者陽之變爲陰也是有高明之德而能濟以沉潛有精明之功而能濟以渾厚爲見羣龍无首之象占者如是則治功既振而治本亦立何吉如之

○羣龍者陽也无首者陽之變也講此題須本剛而濟之以柔意不可剛柔平看

總論

○乾之六爻皆聖人也皆因時以爲隱見也時潛則潛非固也時見則見非狥也時可憂則憂非過計也時可疑則疑非委而不決也時飛則飛非无徵也非不尊也時亢則不與之俱亢非膠常守轍也初其夷之淸乎二其尹之任乎三其周公攝政之時乎四其舜禹南河陽城之避湯



武南巢牧野之際乎五其堯舜中天之日乎上其堯舜遇子之不肖湯武遇君之不悛乎六位皆以時成也聖人皆乘之以御天也然欲觀聖人之乾道者則亦如九三之進修已矣德已進矣業已修矣可以爲君可以爲臣可以仕可以隱可以履危可以處窮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其旨深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彖傳以天道明乾義蓋謂大矣哉其乾之元乎何以見其大也蓋天以生物爲心元者乃其生生之意所繫端也生理一動而萬物之始其性者資之生氣一呈而萬物之始其形者資之蓋无一物不有其始亦无一物不始于元矣然不徒始乎物已也天德之運間不容息而生生之意无所不該亨者元之通利者元之遂貞者元之成益畢四時五



行而皆一元之兼統矣夫始萬物則有父道統天德則有君道元之大何如哉何以見乾之亨也造化之運與時俱顯自其氣之薰蒸而雲行焉自其氣之流行而雨施焉是氣之運于天者既發舒而不已而品物得天之氣者亦日新而不窮形者形色者色而資始之始至此爲之愈著矣夫雲行雨施造化之通也品物流形物之隨造化而通也此乾亨之義也然是元亨也不惟造化有之聖人亦有之彼貞之禪而元也元之禪而亨也此造化之

終始皆時之所爲也聖人一心造化爲徒知昊天之運所以終始相生者此時也由是以天之道觀易之道知易之六位所以變動不居者亦此時也天以時而成化易以時而成位而聖人獨能外時以成治功哉由是乘此六龍變化之理以見于政治之間時剛而剛以憲天之陽時柔而柔以憲天之陰時所當先則先天而立極時所當後則後天以宏化而昊天流行之運舉在吾闔闢進退中矣斯不惟見乎易也而且體乎易不惟知乎天也而



且法乎天因之政教及物膏澤覃敷亦一資始流行之會矣此非聖人之元亨乎何以見乾之利貞也葢乾者生物之祖理氣之會也自其既動而起夫靜則其來不迫而有變以爲化之漸動極而復夫靜則其運无迹而有化以爲變之成斯時也理之行者至此翕以立焉舉天下之物各一其性各一其命如此其各足而不偏也氣之運者至此翕以固焉舉天下之物陰陽會合形色充滿如此其冲和之凝聚也各正者物之成性而實天成之也保合者物之成形而塞天成之也由造化之入以鼓萬物之入而即萬物之終可以見造化之終是非所以利貞乎然是利貞也不獨造化有之聖人亦有之彼聖人在上其鼓舞振作之機已顯于乘龍御天之日至于此復何爲哉但見垂裳端冕如天道之運而萬民之性命自此而各正其德矣體元居正如天象之垂而萬民之太和自此而各遂其生矣葢聖人之首出庶物也憲天之象而不見其迹而萬國之咸寧也與萬物相安于下而莫知



其然玆其爲聖人之利貞乎

○元亨利貞即春夏秋冬也天以春夏始物聖人法之而爲王道之始天以秋冬成物聖人法之而爲王道之終此天人合一之道也

○天一元之氣如人之有元氣也萬物生于地而天以元氣爲之始如人生于母而父以元氣爲之始也始于未生之先生于既始之後總一時事而施受不同耳資始就始而言統天則要其終而言以見元之无所不貫也就一歲而論之

一年之間不過此春氣耳春之長即爲夏春之收歛即爲秋春之消盡即爲冬明年又從春起畢竟是發生之氣爲之耳就一物而論之穀之始生萌蘖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皆是一元之流行无間也

○雲行雨施是造化之氣之通乃所以致萬物之通也流形如水之流有生生不已之意乾元資始時僅有氣而无形坤元資生時僅有形而未流其形至此而愈顯矣



○大明終始二句是知天以見易聖人之智得天而益神時乘句是體易以憲天聖人之行得天而益妙通節只重一時字天道此時之相禪也易爻此時之推遷也聖治此時之變化也聖人知天之時又知易之時而憲天之治即從此出矣乘六龍字當活看不可拘潛見等字葢其所乘者六龍變化之理也非六位之迹也御天御字如御車之御天道之行其遲速進退皆在我也六龍即六位也時乘六龍即以其所明六位之理而見諸治也是善體易也天不外乎終始也御天即以所明終始之理而見諸治也是善憲天也有得於時即有得于易固非趨時之外有所謂乘六龍有得于易即有得于天亦非乘六龍之外有所謂御天也

○乾道變化言天道之成終乃所以鼓萬物入機之奮也講變化要似利貞時方是性命以理言而氣寓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寓其中元亨時非无性命也理方行而未立也至此一物各具



一太極而无少偏缺矣故曰各正元亨時非无太和也氣方行而未成也至此一物各具一陰陽而无少遺漏矣故曰保合始言乾道變化者由造化之入以鼓萬物之入終言乃利貞者即萬物之終以見造化之終葢言天者未有不驗諸物也

首出庶物是聖人在天子之位也講此題要重端拱无爲意聖人在上非无所作爲也乘龍御天旣以有爲而開其始而首出庶物惟以无爲

而享其成也萬國咸寧正與各正保合相照唐虞之世咨十二牧寅亮天工其御天之事乎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其咸寧之化乎故曰唐虞中天而與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之象天也此卦上下皆乾則是天之行也今日一周明日一周近則歷春夏秋冬而未嘗息遠則歷元會運世而未嘗息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體之以人之心即天之運惟私或間之于是健者以



息而與天不相似矣故必天德之剛常主于中而物欲之私不乘于外合動靜以貞于一理而莫之間也合始終以運于一心而莫之移也蓋惟自強故不至于息惟其不息故益見其強君子之善法天也若此

○天惟健故不息人有息則不得為健矣此君子作聖人看自強二字分明是克己工夫做成了此心之中純是天理用事即內而己私外而物感更无一毫得以間之也此節最好玩味堯舜之惟精惟一文王之緝熙敬止孔子之學而不厭皆此自強不息之心也

○乾言自強不息坤言厚德載物坤非无體之用乾非无用之體德業一也天地亦一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所謂潛龍勿用者以其陽爻而居下位是有聖人之德而未値聖人之時其與時俱隱者也

○惟陽也故稱龍焉惟下也故稱潛而勿用焉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所謂見龍在田者言其剛健中正既有可施之德而出潛離隱又値遠施之時故雲雨之澤輔其君以敷之而咸寧之治佐其君以成之其所施者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所謂終日乾乾者蓋道无止息之期而人之求道亦不可有間斷之心故念念求進其德事事求脩其業與道相為周旋而不容已者也

○道即理也程傳謂進退動息必于道是也或以

道字作閒看非是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所謂或躍在淵者言度其可進而進則不惟无躁進之嫌而自中事機之會其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所謂飛龍在天者言以大人之德而膺天子之位制度自此而出德澤自此而施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所謂亢龍有悔者言聖人處盈滿之時必有持盈



之道若一于盈而不知止則進極必退盛極必衰終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易之用九者蓋剛爲天德固不可无也而剛貴濟之以柔尤不可過也如一于剛而无柔則精明之過或至于忤物勵精之過或至于夬履非所以先天下也

○剛者天德柔者地德天德不可爲物先言當用坤德以濟之也大抵天道一于陽不能成歲功故曰不節則過君道一于陽无以先天下故曰太剛則折天人之理一而已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以人道明乾義蓋曰元亨利貞之德一也在天道則爲生物之始終在人道則爲天德之始終自今觀之人之仁非即天之元乎是元也未有衆善而其理先具既有衆善而其理又无不該與乾之始物而統天者一也是善之長也人之禮非即



天之亨乎是亨也有經而等而美之渾然者以具有曲而殺而美之燦然者以全與乾之品物流形者一也是嘉之會也人之義非即天之利乎是利也舉尊卑上下之間莫不截然有分以相守而要其分之所宜即心之所安則義未嘗不和也是亦天道之所以利物者也人之智非即天之貞乎是貞也舉是非可否之賾莫不明于胸中而知之明即守之固則事莫不依之以立也是亦天道之所以成物者也蓋天以是四者而付之人人以是四

者而愛之天此德之全也
○本義元字是在人之元當就仁字看亨利貞亦然曰善之長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二意蓋未有義禮智之時而先有是仁是即乾之資始也既有是仁而義禮智又兼統于其中是即乾之統天也嘉者美也會者聚也經禮曲禮凡大而綱常倫理微而升降上下許多嘉美更无不聚其中也義之和者義以定分各出于心之所安如君尊臣卑義也而君安于尊臣安于卑豈不



是和父坐子立義也而父安于坐子安于立豈不是和和則利孰大焉貞字兼擇守二意知其為正故灼事无遁情而紛紜之說舉不能惑知其正而守之故應事无遺策而變故之臨舉不能動此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然是四德也人皆有之也而兼而體之不在于君子哉君子以仁為體而自念慮之間以至事為之

際无一非仁焉則仁以涵愛之體愛以達仁之用舉萬民萬物而在容保之內者取足于吾心之仁而有餘也而不足以長人乎嘉其所會而自綱常之大以至動作之微无一美之不聚焉則其至精者有以合乎禮之綱至詳者有以合乎禮之目所以經之緯之而无不曲中者取足于吾身之美而有餘也而不足以合禮乎利本義之和也君子因物處物而若尊卑若長幼皆使之各得其分焉則其分之嚴者固義也而因分以相愛者又若是其



和也謂不足以和義乎貞本事之幹也君子知正之所在而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惟一正而不遷焉則其知之明者固所以成乎事之始而其知之弗去者又所以成乎事之終也謂不足以幹事乎

○體仁是與仁為一內焉无一念之非仁外焉无一事之非仁也惟仁則无不愛故足以長人禮為嘉之會其道理最為繁悉能嘉會則禮之本體在我矣嘉美也得其一不得其二非嘉會也得于此不得于彼得者千百而不得者猶一二

非嘉會也必自事父事君至于一動一靜許多嘉美一時輻輳得來方爲嘉會方能合禮利物物字就作人字看利之者使人人各得其分而不相踰越也人性之義本无不和而能使人以分相安則和即在義之中矣天下之事不外乎理天下之理不外乎心貞固者心明于理而守之不變也豈有以天下理處天下事而事不立者乎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夫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則有以行元亨之德矣利物和義貞固幹事則有以行利貞之德矣是果何爲而然也蓋君子之德乾健之德也健故不雜而合四德于一心之中健故不息而貫一心于四德之運夫是以能行四德也夫健即乾也四德即天之元亨利貞也天惟健故元亨利貞間不容停君子惟健故仁義禮智間不容息然則經文於元亨利貞而必繫之于乾者豈非職此之故哉

○首節言四德之在人中節言君子行此四德末節言其所以行此四德也前章言天之四德就生成萬物言聖人之四德就統治一世言至此所謂四德又就君子一身所行言也一身所行者體也統治一世者用也四德无所不在見乾之所該者廣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初九有聖人之德



而未値聖人之時乃龍德而隱者也何以見之蓋人之情每因時以爲變遷初九則從道而不從俗即身處濁世而其守此德于已者固自若也夫何變焉人之情每欲以其名耀天下初九則務實而不務名即有可稱之實而其晦此德于身者固自若也夫何名之成焉不易乎世則必遯世矣然反之于中有眞樂存焉則雖不用吾之德而吾未嘗不泰然自適又何悶也不成乎名則必不見是矣然反之于中有眞知存焉則雖莫稱吾之德而吾

未始不實見得是又何悶也但見其可行可藏之具常在于我而時行時止之宜一安于遇无心于行也惟其時之樂則從而行焉无心于違也惟其時之憂則從而違焉若此者皆其見之精識之定舉世俗榮辱得失之故不足以動其中誠確乎其不可拔也夫是之謂龍德而隱也夫是之謂潛龍也

○不易乎世以下一節深一節俱明其龍德而隱也凡因時而變者不能隱求炫其名者必不能



隱故得則喜失則悶一于樂行而不能憂違也初之不易乎世非絕世也時之不可徇者不得而趨之也不成乎名非逃名也名非君子之所貴不得而求之也遯世无悶則其守終不易可知矣不見是无悶則其終不求名又可知矣樂則行之兩個則字見得是安于所遇无所容心也初未嘗有樂行之時而未嘗无樂行之心顏淵未用也而曰用之則行伯夷未進也而曰治則進不然則如荷蕢之流矣確乎其不可拔句總承上六句蓋自不易乎世以下皆非有真見定力不能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九二之德剛健中正是龍德也九二之時不潛未躍是時之正中者也何以見之蓋天理之所當言者庸言也九二則庸言必信而肫肫乎不敢欺天理之所



當行者庸行也九二則庸行必謹而欽欽乎不敢肆謹而信焉宜无邪之可閑矣然其心猶曰理欲之幾相爲爭勝也一念少懈焉知欲之不乘間而入乎由是閑其念慮之邪以存其真實之意而惟恐不信不謹之私得以乘之也謹信而存誠則善蓋一世矣然其心猶曰道无窮學亦无窮一念自足能必其善之爲我有乎由是持之以虛受之懷而无滿假之心若不知吾之謹信存誠者爲已至也以若是之德而遇正中之時則德之及物者既

浩然有兼濟之功而人之被其德者亦忘其德而不自知也故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九二雖未居人君之位而已有人君之德此亦在下之大人也此所以爲人之利見也

○正中以時位言潛者身隱名晦非正中也躍者當變革之時亦非正中也二則不潛未躍如伊周之時天下宗之故曰正中庸言之信二句與中庸庸德之行二句一例不必泥本義亦字閑邪即是存誠如克己復禮一般誠者謹信之純而邪者誠之累也日防其邪則无以累其誠矣聖人到謹信地位已无邪可閑弟此心之无斁亦保故不覺其兢兢業業若此耳不伐字要說得細只是胸中无一毫自足之心若說誇張之類則淺矣德博者德之施及于民化字即孟子云所過者化也自庸言至此皆聖人之德皆處正中之時而有事者也向非龍德固无以及物而化向非正中之時則物奚由以被其澤而化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以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日乾夕惕非過計也良以理得諸心之謂德而一息少懈懼其德之退也是故必乾惕以進此德也理體諸身之謂業而一息少懈懼其業之荒也是故必乾惕以修其業也然是德之進也果何以爲之本耶蓋心有不誠則其所得者皆虛假也欲其德之進不可得也必其忠以盡此心信以實此心而一念真切不浮之意常爲主于中則以是實心存是實理由一念以至于念念要皆渾乎其有真得而不徒爲襲取之迹矣德其可進矣乎是業之修也果何以爲之本耶蓋使所言者虛誇而无實則行皆誕妄而業不爲我有矣欲其業之居不可得也必其心口如一言行相顧而吾忠信

之實常植立于事爲之間而不變則以是實理見諸實事由一時以至于終身要皆可居之以爲安而不徒勉強于旦夕之近矣業其可居矣乎是一誠焉進修之本具矣而其功則何如哉蓋自此德之極致者謂之至而幾也者即至之微妙者也吾誠知其爲至之所在不可以不詣其極而忠信以爲心必求其至而後已焉則其所知者不徒爲想像之知而舉神化性命之精所以幾微而難究者與吾心之至而俱融矣至于與幾所謂誠精而明



也豈不可以進德而要其至耶自此業之究竟者謂之終而義也者即終之散殊者也吾誠知其爲終之所在不可以不要其歸而修詞立誠必求終而後已焉則其所知者不徒爲无實之知而舉萬事萬物之義所以泛應而曲當者與吾身之終而俱存矣至于存義所謂誠存而固也豈不可以修業而要其終耶進修之功一至于此故其居上位也但知德業之當盡而何所于驕也其在下位也但知德業之可樂而何所于憂也夫其始也進修之功不容或間故乾乾因其時而惕其終也上下之位无所不宜故雖危无咎矣

○此爻最要體認忠信二句是進修之本知至至之四句是進修之功理一也自理得于心之謂德而至與幾皆德也特此德之極則謂之至此德之妙則謂之幾耳自理體于身之謂業而終與義皆業也特此業之歸宿則謂之終此業之泛應則謂之義耳此業字猶在吾身行事上未說到功業處忠信只是實心學无實心則所得



者皆虛雖暫得之而亦易失也惟此心真切而不少欺則中有常主而是理皆吾心之故物矣如實心爲孝則孝之德日進實心爲悌則悌之德日進是也修詞立誠不在言語上用功就在行事上用功徒求之言語者則行不相顧即一時餙之而終不可繼也惟吾之所言件件皆寔事則其言不爲空言而言之可行行之可久矣如說孝實能孝則其孝可終身行之語悌而寔能悌則其悌可終身行之是也立字有植立不

變之意居字有持守不變之意惟其誠愈積而吾之行亦愈久也知至知終四句知行並重或專重知字或上句重知至下句重終之皆非也知至者知吾心之德必至此而後爲極至之者實用其心必造其極而後已也不知至固茫然不知幾之所在知至而不至之亦不過想像之知而已惟知至而又至之然後其中之微妙者可知也夫是之謂與幾也今之遊觀者按圖籍而曰此地之勝也然必身歷其地而後識形勝



可得也此與幾之說也知終者知吾身之業必至此而後有歸宿終之者實用其功必要其歸而後已也不知終固无以精天下之義知終而不終之則雖一時合義亦所謂義襲而取之也惟知終而又終之則此理之定隨事隨物皆據此以應之而无一事之差移矣夫是之謂存義也如世守之子孫知此業爲吾固有之業今年守之明年守之則其業終不爲他人有也此存義之說也進字與至字相承居字與終字相承進之固所以至之也如行路一般居之固所以終之也如住屋一般大抵此章字眼論其要則德業盡之矣論其功則知行盡之矣論其本則一誠盡之矣明于一誠之妙則知德業非二物進修非二事至終非二功幾義非二理而一以貫之矣居上二句言進修无不宜也九三无居下之時此特以理言耳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故无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此聖人之心未可以常人之迹論也彼在田者安于下在天者安于上皆有常也兹固不安于下而亦不遽上若是乎上下之无常焉以迹而論似乎陽爲退避之計而陰懷必取之私矣不知其心正有所爲而非爲邪也進而爲飛退而爲見皆有恒也玆固不安于退而亦不遽進若是乎進退之无恒焉以迹而論似乎求異于世而不欲與在下同處矣不知其

心固有所爲而非離羣也彼其心果何心哉蓋君子之欲居位以治民德業其本也時其機也九四之德已進矣尚何歉于帝王之德乎而德不能達時以獨運業已修矣豈有歉于帝王之業乎而業不能逢時而獨彰故既度其身又度其時時苟可上從而上之可也不然寧安于下耳時苟可進從而進之可也不然寧安于退耳此九四之心也以是而進則順乎天應乎人尚何有僭竊之咎哉

○進退者上下之未定上下者進退之已成爲邪



離羣者泥其迹也非爲邪離羣而欲及時者原其心也及時而進非恐失可爲之會也只俟其時之可進而不苟且以赴其會也此節只重一個時字聖人之處世未嘗有忘天下之心亦未嘗有得天下之心惟其時而已時未可爲而爲之則爲簒故舜以二十八載之相而不敢居堯之宮時可爲而不爲則爲固故舜以朝覲訟獄之歸不終于河南之避此及時之說也

○場屋中若出君子進德二句則當就仕進上講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欲覩人之從聖人也亦觀于物而已天下之物其聲同也則一唱一和未有不相應也其氣同也則一感一應未有不相求也水之性濕也故水流于濕火之性燥也故火就于燥龍得雲水之氣而升者也故



雲從龍虎感陰風之將至而嘯者也故風從虎是物之相感猶有然矣而況于聖人乎故有聖人之作而先天下以立極則合臣民之衆而後天下以快覩天下未有作于上而不應于下者也是其作也何心于覩而其覩也孰使之然哉則亦其類之所在有不能違耳吾觀動物得陽氣之多本乎天者也則其首昂然而親于上植物得陰氣之多本于地者也則其根俯然而親于下蓋天陽物也本乎天以親上以陽而從陽之類也地陰物也本乎

地而親乎下以陰而從陰之類也然則聖人中天
地而興是人之首也萬物尊聖人如天地是同類
之應也其作而覩也又何疑哉
○自同聲至萬物覩是舉物之相從以明人之從
聖人本乎天以下是推物類所以相從以明聖
作物覩之故同聲相應如鶴鳴子和雄鳴雌應
也同氣相求如以鐩取陽火于日以鑑取陰水
于月是也此數句如詩之興體以起聖作一句
從類只承本乎天二句講聖人之意于言外見



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君子居至貴之位
挾至高之勢而又操用賢之權苟履盛滿而知所
以處之則尊貴可保而賢才亦樂爲之用又何悔
之有惟時之亢而與之俱亢則履貴而驕无以
守貴而位終非吾有矣是貴而无位也履高而溢
无以居高而民終不爲吾歸矣是高而无民也有

可用之賢而无下賢之心皆相率而去之矣是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也夫无位則无以安其身无民
則无以承其治无輔則无以匡其不逮此所以動
而有悔也
○此爻專在居卦之上說道理見處高位者之不
可過高也若聖人則自有處亢之道故後節又
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潛龍勿用下也
初九所謂潛龍勿用者以其居下位未值可爲之



時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所謂見龍在田者言九二有人君之德而爲時所
棄猶未得以盡究其用也是以僅止于田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九三終日乾乾非徒爲无益之憂也居大臣之位
其所當行之事何限是故不容以旦夕寧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所謂或躍在淵者言其有可爲之才而猶必試其

有可進之時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所謂飛龍在天者言其居尊位以治天下禮樂征伐惟所運用紀綱風俗惟所維持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所謂亢龍有悔者言時之窮而不知所以善處其窮則必至于有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君之象也元君之德也乾元用九君道之剛而



能柔也夫惟其剛也則治功以振惟其能柔也則治體以立王道蕩蕩而天下胥歸于太和之化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所謂潛龍勿用者言當初之時陽氣潛藏是在天則爲閉塞之會在人則爲隱遁之時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所謂見龍在田者言九二有聖人之德而又居輔弼之位則上以佐天子之明命下以宣一代之人文四方昭格一代維新其化之所及者溥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所謂終日乾乾者言九三居任大責重之地有不敢以自暇自逸者是故德與時而俱進業與時而俱修无一息之怠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所謂或躍在淵者言其離下而上改革之時是天命去留之秋人心從違之候將欲不出則天人交與不可失也將欲遽進則此事間不容髮不可輕也此其所以或之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所謂飛龍在天者言必有天德而後可居天位九五德爲聖人則其位乃位之以天德非徒擁虛器而已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所謂亢龍有悔者言時之既極則當變而通之如與之偕極宜其有悔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以乾元而用九是君道之善也而不可以見天道

乎蓋天之道主于陽而濟之以陰是慘舒並用者天之德也君之剛法天之陽君之柔法天之陰是天道之妙用不在造化而畢見于政治之間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此章復申彖傳之意蓋謂天之運有元亨焉有利貞焉是乾元也于何驗之蓋當萬物成終之時天道之通不可得而見也惟太始方動而物之生意萌焉則自无以向于有自有以成于著而生生化化之機自此而益顯是物之始亨即天之始亨也



所謂乾元者不于此可知乎且利貞也于何驗之蓋當萬物成始之時天道之復不可得而見也惟乾道變化而物之生意歛焉則有者既向于无无者復合乎有而性情之流行者自此而日以完固是物之性情即天之性情也所謂利貞者不于此可知乎

○天地間只以一氣生萬物而已分之爲四則元始亨通利遂貞成合之爲二則元亨以始物利貞以成物合之爲一則一元流行初无間斷也

二節是因乾之元亨利貞不可得而見而覩物之始亨性情則可以知天也始而亨須看得爲一言既始則隨之而亨蓋萬物生生之機自有不容已者性情字要看得有下落如萬物之太極各足生理完聚所謂性也然今歲之終便含來歲之始所謂情也元亨之時非无此性情但理方流行而未見其實耳到收歛歸藏則萬物之體質堅固一物各具一個稟受之性一物各涵一個發見之情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然是四德也分之則有四合之則惟一而已彼一元方動乾之始也而始則必亨者一元流行之機也不徒亨而已且能以嘉美之利利天下之物而使萬物各得其所利是物之遂者即此乾始遂之也又不徒利而已也且能歛神工于寂若使萬物莫知其利而乾亦不言所以利是物之成者即乾始成之也分而觀之則二氣四時各司其運合而觀之則一氣流行獨統其綱是元也誠兼造化之

全功也其大矣哉

○此節即乾元統天之意乾始就含通物意上文所謂始而亨是也利天下者使物各得性各得其形也是利也而亦元也不言所利者自成其性自成其形而莫知其所以然是貞也而亦元也本文乾始二字直貫到不言所利方住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夫此四德之流行乃乾之化也一元之統體乃乾之神也大哉乾乎何以見其大也盖以體而言則



元亨利貞之氣確然貞固而不二何其剛也以用而言則元亨利貞之氣浩然迭運而不息何其健也以言其行則元亨利貞不愆其序何其中也以言其立則元亨利貞各一氣何其正也且其剛健也一毫之陰柔不得以雜之又若是其純也其中正也一毫之邪惡不得以累之又若是其粹也且其純粹也超乎聲臭之外而非明言之所能盡又若是其精也至于精則所謂始亨性情者其化不可測所謂一元之運其神不可知信乎乾道之大也

○此承上三節而贊之剛健中正俱于四德上見之盖四德之體用行立即乾道之體用行立也剛者只是一氣之運專一不他任天下之物更无一毫得以撓之健者氣機之運始而終終而始更无一毫間斷也中字就四德交接之期言如春之時方盡即繼之以夏夏之時方盡即繼之以秋无一毫之或爽也正字就四德之定分言如春還是春之氣夏還是夏之氣更不相侵



犯也純非有外于剛健也只以剛健二字猶未足以盡之故復贊其純也粹非有外于中正也只以中正二字猶未足以盡之故復贊其粹也精非有外于純粹也只以純粹二字猶未足以盡之故復贊其精也數語俱是贊詞或以上節爲四德統于元下節爲四德統于乾非是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夫語乾之大而至于精是天道之所以開乎人也

而聖人寧不有以法之哉聖人以乾道之時發揮
于六爻之間其列于六爻位之始者即乾道之始
也其列于六爻位之終者即乾道之終也至此而
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者既有以旁通其情而
聖人之與道致治者亦于此而立其本矣由是乘
六龍變化之道以爲因時出治之道而即吾致治
之道以行乎上天之道時行時止何者非易一張
一弛何者非天由是以天道治天下其德化之行
油然一雲之行也其膏澤之施沛然一雨之施也



而天下之囿于聖人之化者遂其生焉復其性焉
亦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蓋有法天
之道故有同天之澤亦有配天之功然則聖人其
一天乎
○六爻發揮節即象傳六位時成一句不過以起
下節之意非以易道與治道相對也雲行雨施
聖治之元亨與天道之元亨一也天下太平聖
治之利貞與天道之利貞一也蓋天之道盡于
時故雲雨之澤以時而化而天下之物咸取足

于天之化聖人之治盡于時故教養之政以時
而敷而天下之人咸取足于聖人之化要之聖
人之元亨利貞皆仁愛之意貫徹其間亦猶乾
始統天之妙也此聖人之治所以爲純粹以精
也
○全章在精也截上是分合以贊天道之妙以申
大哉乾元雲行雨施乾道變化三節六爻發揮
以下是言聖人法天之化以申大明終始首出
庶物二節乾元二節是分言通復之功乾始一



節是合言一元之運大哉一節是合上文而贊
其妙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之處世德其本也行其用也時其機也德之
未備則不可見之行若成其爲德已豫夫可行之
基而吾身之理足以運量乎天下見之爲行一本
于心德之運而天下之事舉皆取于吾身則有本
之用出而不窮厚積之施應而不匱凡所以行之

而致君行之而澤民者不過指日之間而有可見之績矣今初九之德非成德乎宜其可見之行而又曰勿用何也蓋德不能違時以自顯行不能違時而自彰初九之時何時也時當隱遯而未際乎大行之會故弱行雖善而无可見之功是以君子弗用也

○首二句言君子之大行者本于德下四句言君子之不行者限于時首二句乃起下四句成德猶言成性乃是平居之誦讀者有素而致君澤



民之本已豫也以成德爲行言行不徒行而即其養之有素者以爲行也日可見之行言其成功之遠蓋體用一源之理自是如此也隱而未見以時位言行而未成以事功言惟時之不遇故功无可見此意自相承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所以負大人之望者非偶然也以其修德之功養之有素也蓋理有萬殊一不學則不免于淺陋之病君子則學以聚之而前言往行无所不考也然學而不問則其所學者皆苟而已又必問以辨之而是非可否无所不究也學矣問矣而居之不寬則急迫之心勝而融會之意微此心猶與理二也必寬以居之優游涵泳使理自得于心斯已也寬居矣而行不以仁則其學問者徒爲口耳之粗而寬居者猶未必其有體驗之實必仁以行之大公无我使理實體于身斯已也由博以歸之約由心以體之身則功深矣德成矣易曰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正言九二雖未得位而人君之德養之有素也此其所以負大人之望也

○理一也聚者聚此也辨者辨此也居者居此也行者行此也寬字只是從容不迫如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是也非寬廣之謂仁字是純乎天理而不雜于私欲非慈愛之謂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所以日乾夕惕者何也蓋人之氣質非學問

不得而變也天下之大任非勤厲不得而勝也今以九三之德而言乃重剛不中之德謂之重剛既偏于強毅而謂之不中則所以用剛者又未免過當以九三之位而言上不在天是居一人之下而爲大君之仰賴也下不在田是冠百僚之上而爲羣臣之表率也夫以其氣質之偏既當思所以克之而任重之地又當思所以副之故乾乾而惕者自反之功不得不然而亦所居之位不得不然也

此所以進德修業雖危无咎也



九四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所謂或躍在淵者非无故也蓋九四剛而不中是不純乎剛而无夬決之資是能疑者也至于所居之位則又有可疑者彼上而在天固安于飛而不必躍也而四居五之下則龍德未覩乎時乘欲進而不能矣下而在田固安于見而不可躍四居二之上則歷試已在于帝心不容以自退矣中而在人則安于惕而不暇躍四居三之上則德業无暇于進修而元良之本已預矣此正可進可退之時此所以欲進而不遽進而或之也所謂或之者言其詳審于天命人心之間而有所疑也由是而進則順乎天應乎人而何僭竊之咎哉

○或之者據其迹疑之者原其心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九五之所謂大人者非大以形也大以道耳蓋道



一也天地之所以生成日月之所以照臨四時之所以往來鬼神之所以屈伸者皆道也吾人之所以立極者亦道也大人无私則與道爲一矣以其道而建諸天地則易知簡能之體高明博厚之用與天地之无私覆載一也以是道而並乎日月則精明之體光被之用與日月之无私照臨一也以是道而譬諸四時則本于身而爲推行變通之妙措于政而爲因革損益之宜即四時无私之序也以是道而質諸鬼神則本于身而爲好善惡惡之

誠措于政而爲遏惡揚善之典即鬼神无私之吉凶也故自天之所未爲而我以義起之是謂先天之制作也而其所先者道也道之所在即天亦不能有越于斯道之外且將默而相之矣又安見天之有違于我乎自天之所已示而我遵而行之是謂後天之制作也而其所後者道也道之所在即我未嘗越乎天道之外真若與時偕行矣又安見我之有違于天乎夫至大者天也難諶者亦天也而且不違于大人況于人者天之心也其得而違



之乎故以其先天者而先天下則得其欲盡之心以其後天者而後天下則孚其同然之理是人之不違乎大人者亦猶天之不違乎大人也又況于鬼神者天之運也其得而違之乎吾知以其先天者先事以洩其機則神工協應以其後天者後事以代其終則神明潛孚是鬼神之不違乎大人亦猶天之不違乎大人也大人之道无所不合如此此其所以爲人之利見也

○與天地合德四句俱重道字道本无私大人无私便是與道爲一與道爲一便是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爲一先天者如制耒耜制衣裳作書契之類此皆天所未示于人而大人運其心思以與天下經始若先天而爲之也後天者如敦天五典庸天五禮與天命德討罪之類此皆天之已示于人而大人一一遵之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謂之後天也天即道也時雖有先而道則无先謂大人所作即天之所作可也時雖有後而道則无後謂大人所行皆天所常行



亦可也故先天而不違于始後天而不違于終也人與鬼神之不違者非不違乎大人也未違乎大人之道也講此句只與上爻先天後天相承不必講到有望不厭龜筮協從處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所謂亢龍者何也蓋人身有進退位有存亡物有得喪皆時之所爲也自其進退之相乘也豈有進

而不趨于退者乎而苟與時偕極則雖當退之時亦但知有進而不知有退矣自其存亡之相乘也豈有存而不趨于亡者乎而苟與時偕極則雖當亡之時亦但知有存而不知有亡矣自其得喪之相乘也豈有得而不趨于喪者乎而苟與時偕極則雖當喪之時亦但知有得而不知有喪矣是則時之亢而不能處亢其有悔宜也其惟聖人乎知其時之必然勢之自然而處以道之當然知進而未嘗不知退也知存而未嘗不知亡也如其理勢



之猶可維持者從而維持之如其時之猶可變通者從而變通之要歸于不失其正而已若此者其惟聖人乎蓋聖人精而明則有以照之神而化則有以權之此其所以能善處亢也

○上節釋亢之義末節言處亢之道也聖人之處亢豈有他哉天道有消長之運人道有變通之宜而要之時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知其時之如是而順時以處之是處之以道也是權而不離乎經也堯舜湯武是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伏羲名卦爲坤者蓋陰之數偶也坤之性順也坤之象地也此卦六畫皆偶上下皆坤則陰之純而順之至故坤之名地之象不易也文王有見于坤之道可通于人道者故繫之辭曰造化之運有陰有陽人之性有順有健二者可以共成天下之功而其實不容以相等也占而得此誠得坤之純焉



則不拂人之性而人可得不違事之宜而事可濟當得元亨也然以坤之分而爲剛健之貞非所利也必健順爲正而利牝馬之貞焉牝馬之貞何如蓋天地間只是陽全陰半二者而已如先事而首謀陽之事也陰而先焉則有僨事之失矣惟隨人之後而因之以成功則力不勞而事可濟不其得乎是非先之不可也以其非陰之宜也裁制而決斷者陽之事也陰則不足于斷矣惟順其自然因其勢以利導之則行所无事而事自濟非其所當

主乎是非義之不可也以其非陰之友也西南陰方如吾之所與者而皆柔順之人則陰從陰類是之謂往西南也而有同追共濟之益不得其朋乎東北陽方如吾之所與者而皆剛暴之人則陰從陽類是之爲往東北也而終无以成共濟之功不失其朋乎夫後也利也西南也皆貞也知其爲貞而安之不變焉則以之處事以之處人將无往而不得其宜何吉如之是知安貞之所在即牝馬貞之所在安貞之吉即牝馬貞之利也占坤者而可不一于正耶



○乾之元亨无往而不得亨也坤之元亨只是柔順之元亨耳要于擔當負荷處畢竟是歉也曰牝馬之貞言其不利于剛健之貞也要非順外有健健即順之健也君子有攸往以下俱是發牝馬貞之意先後以首末言倡事首謀者先也隨附以從人者後也義主于斷故凡裁制決斷者皆義也利謂順其自然即孟子以利爲本之利西南東北二句要看二朋字從得其人猶之往得其地也從失其人猶之往失其地也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安貞二字分之則安爲順貞爲健合言之則安于貞而已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至矣哉坤之元乎何以見其至也蓋天下之物莫



不有是生生之理以爲性而非自生也資于坤之理也亦莫不有生生之氣以爲形而非自形也資于坤之氣也然坤亦豈能自生物哉乾與之理而坤即承其理以施于物乾與之氣而坤即承其氣以施于物蓋陽唱陰和陽施陰受固其分之當然亦其機之自然者也夫先物以成功而後天以致其用坤元之至何如哉何以見坤之亨也蓋天下之物皆乾之所覆其德本无疆也惟坤德之厚盡物而生之亦盡物而載之焉則持載之功有以並

其覆幬之能而與乾之无疆者相爲配合矣以言
其厚德之積則生意之藏于中何其含乎而其所
含者且渾然无所不該又若是其宏也以言其厚
德之發則生意之著于外何其光乎而其所著者
且廓然其无所不被又若是其大也惟含宏也而
亨物之本以豫惟光大也而亨物之用以彰但見
品物之迎其機者形者形色者色而日新于亨通
之會矣夫是以德合无疆也此坤之亨然也易言
牝馬之貞也蓋牝陰物也而馬又行地之物非



性之順者乎然以之行地則任重致遠而其所行
者元彊也又非性之健者乎惟牝馬之順也而彖
之于坤則爲柔順之德焉即其至柔至靜而順天
以終其功者固陰之分宜爾也惟牝馬之健也而
彖之于坤則爲利貞之德焉即其動剛德方而代
夫以成其能者固陰之質宜爾也君子有見于地
之道即吾人之道故以坤之柔順者而行則分之
在我不敢亢焉以自踰以坤之利貞者而行則守
之在我不敢靡焉以自怠此所以爲善法坤也陰

先乎陽爲逆坤而居先是失道宜其迷也陰以居
後爲常坤而居後是得坤之常也宜其得也此攸
行者所以必居于後也西南而得朋者非他也西
南陰方乃柔順之人也以陰柔而從柔順之人所
謂以類相從也其得朋宜也東北雖喪朋然苟能
反之于西南則不與剛暴者同事而與柔順者同
事喪朋者將轉而爲得朋矣不終有慶乎此攸行
者所以必往西南也夫知主後之爲貞而安之則
有得常之吉知西南之爲貞而安之則有得朋之



吉其安于分也與坤之至柔至靜者同其德其貞
于守也與坤之動剛德方者同其操故謂地之无
疆爲地之安貞可也謂君子之无疆爲君子之安
貞可也夫道无疆而地配之地道无疆君子配之
三極之道一而已

○乾元曰大哉言无所不統也坤元曰至哉言坤
之分量極其至也即此二字可見陽全陰半道
理造化无兩個元乾元主其施坤元主其受所
謂資生者不過生其所始而坤元亦不過後乾

元一截耳講順承天須似坤元時方得不可涉
利貞時坤厚以德言德合无疆指其載物之厚
德也大抵坤不過承天配天二者而已自陰陽
先後之分而言則必有乾而後倡乎坤故曰承
天者分之不可違也自陰陽相濟之功而言則
必有坤而後合乎乾故曰配天者功之不可闕
也于元則曰承天而配天之意在其中于亨則
曰配天而承天之意在其中要亦互見耳含宏
光大即德之厚也宏者含之宏也大者光之大



也含宏以蓄亨物之機光大以達亨物之用曰
咸亨者物之隨坤而亨也曰含宏則與乾之靜
專者同一无疆之體曰光大則與乾之直遂者
同一无彊之用咸亨則與品物流形者適相配
也舊說非是
○牝馬二句就馬說見其有順健之象見文王所
以取牝馬之意見牝馬之貞所以當乎坤之利
貞也講柔順利貞須似靜翕之時方得柔順即
上文承天意利貞即上文配天意但上以動時

言此以靜時言耳君子攸行兼順健意曰柔順
利貞君子攸行者法地之功也曰安貞之吉應
地无疆者配地之德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之象地也此卦上下皆坤則是地之爲勢也高
下相因而其勢无窮德之厚而可以爲載物之基
者也君子體之以爲天下之物无窮而所以載之
者君也君之統治无窮而所以載之者德也于焉
以深仁厚澤造斯民之命以禮樂敎化治斯民之



心不爲一身計而爲天下計不爲一時計而爲萬
世計必使德之所被者无窮而物之容受者亦无
窮斯已矣此可見地惟其厚故合萬物而取足于
地道君子惟其厚故合萬物而取足于君子之心
然則君子其善法地矣乎
○德字作德澤說
初六履霜堅冰至
天道之有陰陽猶世道之有君子小人也初六陰
始生于下是小人用事之始也夫一小人進其端

雖若微而其勢之所積則黨與必盛如履霜則知
堅冰之將至矣然則微其可以不愼而圖之其可
以不早哉
○初曰履霜著龍戰之始也上曰龍戰著堅冰之
極也
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初六之取象于履霜者蓋一陰始凝于下乃小人
得志之始也夫一邪進則其類俱進其理勢之所
極亦如履霜有堅冰之漸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得坤道之純者故自其內而觀之則廓然大
公无少私曲與坤道之柔順正固一也何其直也
自其外而觀之則因事制宜各有定分與坤道之
賦形有定一也何其方也且直極其直方極其方
而表裏俱盛與坤道之德合无疆一也何其大也
是德也豈其勉而行之也哉夫人有矜持于念慮
之間而爲直者二則忘其矜持之迹而心即爲道
夫人有矯强于事爲之著而爲方者二則忘其矯

强之形而用即爲義蓋隨其身心之所感固无往
而不利而任其德性之自然有莫知其所以利者
矣德而至是其即坤道之不言而成化矣乎占者
有其德則其占亦如是也
○乾道剛健中正惟九五得其純坤道柔順中正
惟六二得其純直者心之本體方之涵也方者
心之妙用直之發也大者心體之渾全直方之
極也不習无不利分明是從容中道左右逢源
地位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之德固直方矣而果何以見之哉蓋心主于
靜而不能不顯于動故動于念慮而直者露其精
矣動于事爲而方者呈其秘矣所謂不習无不利
者蓋地之道惟自然也故不言而化自光二之德
亦惟自然故无心而英華自著是與地道相爲昭
也
○地道光只是合德于坤之意不必深一層說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人臣所以成天下之事者固在于才而亦无樂乎以其才自見也六三以陰含陽則是經綸康濟之才可以佐人君中順之治者旣具之于中而深自韜晦若不見其能焉此非臣道之正而可守以爲常者乎然居下之上則人主之責望甚殷而天下之事其所當爲者甚不少故或時出而爲國家建大事則必倡之于君而後成之于巳其成之也旣有以展其章美之才而其不敢先也則終不失其含藏之守斯其爲臣道之純矣乎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所謂含章可貞者豈終晦其能而无以自見哉正欲待其時而發耳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則君尊臣卑之分知之素明君令臣共之職灼之素精是其智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重陰不中是无才而甘于退守也而當天地閉塞之時以是才而當是時是隱遁而不出謹密而不放爲括囊之象占者如是則雖不罹其身于患難之衝而終无以展其撥亂之才蓋无咎亦无譽也

○味无譽一言見聖人不以隱遁教天下矣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六四所謂括囊无咎者蓋能謹其身則不至于辱身能謹其事則不至于壞事也

六五黄裳元吉

六五居上之中而以陰居尊則是精一執中之德積之于中而温良樂易之度著之于外以其中德而暢于四肢則徽柔而不失之亢以其中德而發于事業則渾厚而不失之刻爲黄裳之象占者而有如是之德則上可凝天命下可結人心何元吉如之



○此爻當依文言解黄所謂黄中通理也大中之德積于中也裳所謂正位居體也大順之治彰于外也本義充乎内而見乎外句充于内分明承中字言見乎外分明承順字言時說不察以中順俱就致治上講至文在中又以中順俱就

心上講與文言之旨悖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所謂黃裳元吉者非有他也蓋順者致治之迹其文雖著于外而中者運治之精其文則涵于中天下未有无諸中而能形于外者亦未有有諸中而不著于外者非中自中而順自順也

○此節即美在其中一節意周公係爻由中而推極于外夫子象傳由外而推本于中其理一而已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天地間不外陰陽而已陽統于陰陰不抗陽本自有定分也但至上六之時陰則盛矣陽則衰矣陰盛之極必至抗制乎陽陽勢雖衰必不受制于陰故爲龍戰于野之象夫陽方甚微固无勝陰之勢然陰雖盛亦无獨克之理故兩敗俱傷爲其血元黃之象

○以龍而言則知不可抗抗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必與陽敵戒陽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所謂龍戰于野者蓋陰之道宜衰而不宜盛宜退而不宜進上六乃陰道盛滿之極極則抗陽抗則與爭宜其戰也

用六利永貞

陰之數偶也陰而用六乃陰之變也占而得此則是至順之中而有健而不息者在有不爲也爲之必要其成有不行也行之必要其終不牽于私不



撓于欲不惑于常變蓋貞之永者也其亦有利

○乾言自強不息即永貞之純也此言利永貞即自强不息之功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易之大分以陰陽分大小也茲用六而永貞焉則始爲陰之小終爲陽之大凡其剛而不屈健而不息皆是大者爲之也

總論

○易以道陰陽也論其大分則陰不可以並陽故

初防龍戰之禍于其始危之也上著堅氷之應于其終豫之也論其相須之功則陽不可以无陰故三含其章四括其囊陰之翕也二之安行五之中順陰之闢也大抵陰之道一順焉盡之矣以順而爲學敬義之純也以順而爲治黄裳之化也至于時之所當順者則寧无成而不可以炫其章寧无咎而不可以徼其譽此皆後之得也利之主也西南之朋也即所謂牝馬之貞也聖人于陰爻不欲其有爲如此然則扶陽抑



陰之意又不但于初上見之焉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利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所謂牝馬之貞者何也蓋坤陰也陽剛而陰柔陽動而陰靜者分也故自其成物之機倡之于天坤則退焉而不敢先也不亦柔哉然天氣一至坤即承之以及于物而成其形成其性更沛然无一息之或停何剛如之自其成物之權統之于天坤若寂然而无所事也不亦靜哉然坤不能違時而

物亦不能違坤或成其大或成其小殆截然賦形之有定何方如之柔无爲也而剛則有爲靜无形也而方則有體此所謂順而健也其取象于牝馬之貞者不以此耶所謂後得主利者何也蓋坤惟其柔而靜也則居陽于先而自居于後其分有常也惟其剛而方也則代天之功而導利于下其職有常也然則人之主後而主利者非直人道之常不可得而越而實地道之常不可得而越也是可以知坤之利矣以坤之亨言之坤者萬物之所取



足者也其存之也舉萬物之生意盡包涵于造化之中而亨物之機已預其發之也舉造化之生意盡昭著于物生之內而亨物之用以彰蓋所積愈厚而所發愈顯所謂德合无疆者非乎而所謂坤之亨可知矣以坤之元言之坤之道其順矣乎方天時之未至坤固順之而不敢先及天時之既至坤即順之而不敢後以理生物非自生也承昊天生生之理而行之也以氣生物非自生也承昊天生生之氣而行之也蓋陽之倡也以此時而坤之

和也亦以此時所謂乃順承天者非乎而坤之元
可知矣合而觀之曰柔曰靜曰後曰利坤之成物
也而實代天以成也曰化光曰時行坤之生物也
而實代天以生也玆其造化之至妙者乎
○通章雖是錯舉義傳而釋之然以貞利爲元作
主意亦好看首節至柔至靜俱要就成物時講
方爲釋牝馬之貞曰動者亦生之有成也與動
闢之動不同柔字只是不敢先剛則代天有終
直至結果成就處即是柔中之剛靜字只是行



所无事方則付物之形大小有定根荄者不可
爲胎卵鱗介者不可爲羽毛是乃靜中之方也
故曰順而健居後以從陽言主利以利萬物言
有常者陰以得其分爲常乃人道也亦地道也
含萬物者含此化于未光之先化光者顯此化
于含藏之後也坤之亨正于化光處見之然必
積之厚而後發之顯其理自相因也講承天時
行要似資生時講方得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漸而成者以人家與喪之
機言之如其爲積善之家也則善之大者其福亦
大而其慶及于子孫如其爲積不善之家也則不
善之大者其禍亦大而其殃及于子孫慶非自慶
積善之漸使然也殃非自殃積不善之漸使然也
又以國家變故之大言之君臣主義也而世乃有
弑君之臣父子主恩也而世乃有弑父之子此豈



一朝一夕之故哉彼爲臣子者不善之積其所由
來者漸矣亦由爲君父者不能審其機防其漸而
辨之不蚤辨也夫家之盛衰臣子之弑逆皆始于
微而成于著則一陰之微其有不至于極盛哉易
曰履霜堅冰至者蓋言當乘其未成之初而爲早
圖之計亦猶爲家者當早察夫善惡之機爲天下
者早嚴夫臣子之辨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夫人之德皆具于心而所以成吾心之德者未有不由于學也六二之德其存之而直非无謂也言其渾然至正无少邪曲乃吾心之本體如是也非正之外有所謂直也其發之而方非无謂也言其截然合義无少適莫乃吾心之妙用如是也非義之外有所謂方也然心本直也而或无操存之功使此心昏昧放逸而不自制則私意汨于中物欲亂于外而本體之正失矣君子則戒謹于不覩恐懼于不聞使吾心之正不汨于私而內之直者常



无失其爲直也心本方也而或无精義之力使有我之私得以累之則事物淆于外權度亂于中而應事之方失矣君子辨別于公私之間揆度于可否之際使吾心之義不亂于物而外之方者常无失其爲方也敬以涵義之體也而敬愈存則義愈精義以達敬之用也而義愈精則敬愈熟內外夾持表裏互養直方之德自此盛大而不孤矣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蓋言由敬義之功積而至于純熟渾化之地則直道而行內无所疑于心精義而行外无所疑于事也蓋常人之學心與理二故有所疑而未化君子之學理與心融故坦然由之而无疑此六二之德所以爲地道之光與

○上二句言君子已成之德以釋直方之義次二句言君子之學以推直方之由正字是釋直之義蓋人心之體其得于天者无一毫邪曲之累得以雜之故正之所在即直之所在也義字是釋方之義蓋人心之用隨時而發本有自然之權度足以裁度天下之事物是義之所在即方



之所在也然心本直也而有時不直者則以操存之功未至而或累于私耳敬字乃是勝私方法靜此敬動此敬日日維持此心所以去其邪曲之私而歸之直也心本方而有時不方者則以平素无精研之學其于義之是非可否實昧昧焉故也故必先加精義之功隨事隨物各究其宜使吾之所行截然有定所以融其物感之累而歸之方也敬非有外于義義非有外于敬固有交養互發之功然非无事而敬便有事而

義非无物而敬便有物而義又有循環无端之
妙必如是而後謂之立也必如是而後德不孤
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六三含章而或從王事則又无成何也六三陰也
陰无專制之義故雖章美之德含于中足以共成
王事而居陽于先自居于後亦不敢自專以成其
始斯道也乃地之道也妻之道也而亦人臣從君



之道也蓋天陽地陰分之正也陽倡陰和機之常
也故天氣之未至地固退然于後而无專成之功
及天氣之旣至地卽承天之施而有代終之能是
无成有終地道且有然者況于妻乎況于臣乎然
則六三之從王事固以臣道妻道地道自處也豈
爲過哉
○通節重陰字成者成其始而兼其終也終者无
其始而僅終其事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蓋言謹也
君子之進退每因乎氣運之盛衰當天地變化之
時運之際其盛也則以和召和而萬物之和應矣
況賢人其有不出而仕乎當天地閉塞之時運之
際其衰也則以否召否而賢人之否隨矣豈特物
之不生巳乎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者蓋言時之當
謹而不敢以不謹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
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之取象于黄者何也黄中色也六五居上之
中則精一之德養之有素而天然自有之秘所以
渾涵于心者有非偏倚之所能累矣由是此中之
統體旣有以通乎萬事萬物之理渾然其无所遺
而此中之散殊又有以拆乎一事一物之幾燦然
其无所亂此其德之中所以有黄之象也其取象
于裳者何也裳下飾也六五以陰居尊則是處崇
高富貴之位常存謙卑遜順之心虛心以應事而
不敢以自恣屈巳以下賢而不敢以自高此其德

之順所以有裳之象也然豈中自中而順自順哉蓋中美德也黃中通理則德之美者在其中矣由是而暢於四肢則温良樂易爲有道之氣象者固一身之順也而實中之生于色也以是德而發于事業則優柔平中而爲渾厚之治體者固事功之順也而實中之達于天下也蓋非其積之盛固无以爲發之隆發之隆益以見其積之盛美而至是斯爲美之至矣乎

○首二句分釋中順之義末節則合而釋之以見



順之本於中也黃中言中德之蘊於心乃是工夫做成地位通理二字正言其中之妙蓋中雖无形而天下之大本已立且就其中而折之則隨事隨物又各條理而不亂也正位只是居尊位夫崇高之位人人所樂自恣者而彼獨以下人爲心此所以取象于裳也然是中雖在心而實爲發用之本裳雖在事而實爲中德之推天下豈有中而不順者乎亦豈有順而不本于中者乎故曰美在其中又曰美之至見一身天下之美皆吾心之美非有二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上六所謂龍戰于野者何也蓋陽本非陰之所可抗而陰盛之極則有似於陽矣惟陰之盛傲思敵陽而陽又不肯受制于陰此所以戰也夫其戰也何以稱龍乎蓋陰雖疑于无陽然天地間陽氣流行本不容息无陽便不成造化矣是故稱龍也謂



其陽之未嘗无也其稱血者何也蓋氣陽而血陰也陰雖盛而終未離乎陰之類是故其稱血也謂陰自有類終不可以與陽抗也其謂血之元黃何也蓋言其兩敗俱傷天地之色至此而混雜也然以其分而言則元之色屬天終非地之所能混黃之色屬地終非天之所能混則陰陽之分豈不較然甚明哉

○疑似也言其盛之極而有似於陽也此節純是扶陽抑陰蓋天地間陰陽自有定分陰敵陽陰

若混於陽矣然陽終不能无而陰終未離其類則其分不可易也天地之雜陰若雜于陽矣然天元地黃則其分不可易也噫聖人之情見矣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卦所以名屯者蓋震者乾坤始交也而遇坎之險陷是在造化為鬱結之會在人事為紛亂之時故其名曰屯文王繫詞以為天下之屯非懦弱之才所能濟而此卦之德動乎險中則其振拔有為之



才雖處乎險而不困于險者以此而動即天下之大難可平大功可建矣何元亨如之然人之處屯多行險僥倖以求有功而不顧理之所安與時之所便不知處險之中自有正理機會未至尤不可以急迫圖者必順人心明大義守正以需處屯之道而又必審其時度其勢未可以必往為心而急于有為也夫元亨者濟屯之才也利貞而不妄動者濟屯之德也而濟屯之任其誰當之吾知天下大亂非有命世之才不足為之主而初九陽居陰下是能以賢下人得人而可君者也占者得若人而建之為侯則望足以服天下德足以安天下正道以行元亨之功以建而屯庶乎不終于屯矣不其利哉

○元亨者濟屯之機利貞勿用有攸往者處屯之道利建侯者濟屯之人屯之時雖未能遽出乎險然處險而不為險所制縛則出險之期可必也故曰元亨利貞者求以濟險也勿用有攸往者不陷于險也意雖相承實有二意建侯者言



當得所倚仗之人也大抵當屯之時必有其才而後可濟屯必知理而後可濟屯必識勢而後可濟屯必得民之心而後可任濟屯之事自古英雄當草昧而成功未有不由此者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伏羲之名卦為屯者蓋以卦體言之震之卦剛柔始交此非天地絪緼之會乎而遇坎之險陷則二氣之運鬱而不通萬物之生潛而未達此氣化之

厄而世道紛亂之時故爲屯文王繫辭曰大亨利貞者何也葢此卦之德震動坎險爲能動乎險中夫其在險而動也則有爲之才可以不終于險固得亨矣然動而在於險也則時未利勢未便尤不可以苟且爲者能无利于貞哉又曰利建侯者何也葢以此卦之象言之震爲雷象坎爲雨象雷雨之動襍亂晦冥紛然交布于兩間是即天運草昧之時天下未定名分未明也惟其草昧也則天下之大非君孰統名分之重非君孰維是侯固不可



以无建然惟其草昧也則世難方殷其所當經理者何限事變繁多其所當圖維者何限必憂勤惕厲不敢荒寧豈可謂侯之既建而遂修焉以自逸哉大抵割據之初每病於无所統而恒人之情每易溺於所安此建侯者所以不可安寧而爲所建者之不寧又可知矣

○剛柔始交而難生就造化上講而未須以人事補之蓋造化之生物而未通即世道紛亂而未平也動以才言險以時言雷雨滿盈即天造草昧之象也建侯不寧以其當天造草昧之時也漢之樊噲懇懇於富家翁之諫而勸高祖返軍灞上知不寧之義者也更始一立而即與諸將縱于聲色之間昧不寧之旨者也一得一失利害較然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象爲雲震象爲雷雲結而未開雷鬱而未奮此即雜亂晦冥之候屯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當屯亂之時天下之紀綱頽敗而不復收其間節目又



廢弛而不復振此非所當經綸之日乎故必當法度大壞之後而力爲更新之圖經以調理于前而大經以正綸以錯綜於後而萬目以舉則法制明人心定而天下之屯于是可濟矣

○君子之治天下猶治絲也治絲者必解其紛亂治天下者必解其鬱結均不容已於爲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屯難之時固非无才无志所能責其成功而至于有才有志者又每每沮格于无成何哉勢不便輔

不足也初九陽剛其才足以濟屯而居于下則其勢未可進也居乎動體其志欲進而濟屯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則无倚仗之人而未可進也故有盤桓之象夫屯難之時自有義命之所當安況初九以陽居陽又得其正乎占而得此必順乎理之所當爲而不僥倖于時之不可爲其利居貞焉可也屯難之時非君則无所統況初九以陽下陰又爲民所歸乎占而得此必順天下之心而爲天下之主其利建侯焉可也至于建侯則盤桓者得以



遂其進而利貞者得以成其功矣

○上言盤桓居貞者時之所限當度乎時勢也下言利建侯者民之所歸當順乎民心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之時雖盤桓矣顧其身不得進而其心則欲濟屯而正天下也所謂利建侯者蓋初雖未居尊位而亦有位之貴也乃不知巳之爲貴而常懷謙抑之思不知下之爲賤而常切虛愛之懷此其愛民下士之誠眞有以深得乎民心者宜其建以爲侯也

○貴以位言初九雖居下位亦爵祿有列于朝者非无位者比也或以居下之故欲以貴字就德說亦拘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柔順中正是有濟屯之德有應于上是有可事之君名正言順固有心之所願委質義之不容逃者然乘初剛則時當屯難或有竊據偏安之象



强而臣事之故欲從於彼則勢有不遂欲就于此則心有不安所以分布不進爲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之意非有仇于二而害之也特欲其臣服于我而資之有爲且爲匪寇婚媾之象夫以其勢之阻在人情固易變其初而以其求意之厚在人又易與之比暱而喪其守者乃二獨見之明守之固終不改節易操至於歷時之久數窮理極則妄求去矣正應合矣濟屯之功可相與以有成矣又爲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之象爻有此象戒

占者當如是也

○此爻是人臣處屯之時而不懷二心者如漢之竇融方其據隴西志從光武爲隗囂所隔乘馬班如也然終不二其心至久而後合十年乃字也女子二句舊多作實象說大抵易假象寓理固无不通爻不可專以實象求惟取其意之正大而便于作文足矣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象曰六二有屯如邅如之難者以其乘初九之剛



故勢不得以遂其進也所謂十年乃字者君臣正應乃理之常而勢窮理極乃復于常也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陰柔則才劣不中正則德卑居下則无勢上无正應則无輔本不足濟屯也顧智識闇昧而不能明理輕舉妄動而不能擇行既无元亨之才又无利貞之守徇利而妄動往以求必濟至于摧敗困窮而後已爲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之象然妄行之始困雖未至而幾則先知占者君子誠知其幾之所伏卽舍之而不逐則可以不罹于禍矣不然往逐而不舍非惟不足濟屯而適陷于屯也安能免于吝哉

○此爻如隗囂公孫述既非伯王之器又處偏安之地豪傑如馬援者又不之與乃欲與光武爭天下宜其敗也幾不如舍是聖人示人免難之端故提一幾字以喚醒之大抵天下事不皆可爲顧可爲與不可爲之間有幾存焉可爲則爲是知其可爲之幾也不可爲則不爲是知其不



可爲之幾也智者燭其未明愚者暗于所忽甚矣幾之不可不謹也幾之不謹至于摧敗困窮而欲返之亦无及矣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所謂无虞者以貪利之心蔽之也心有所汨故幾有所昏君子見其幾斯舍之矣如往逐不舍則必至于困窮而後已其吝宜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居大臣之位本當濟屯之任也然惟其陰柔

則振拔有爲之才既有所不足而撥亂反正之功必有所未能雖欲濟而不得遂其濟者如乘馬班如之象然天下之功不必皆出于巳而世之英雄豪傑正吾所當與之戮力共濟者也初九守正居下以應于巳非即吾之婚媾乎占而得此誠能求之以爲輔則圖事揆策初固盡其能於我而拯溺匡難吾亦得以濟屯之責效于君將吉而无不利矣豈終於班如哉

○吉利只是一意不必分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能求賢以濟屯則不昧於知人不蔽於自用其明足稱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其膏澤足以及物矣然當屯之時陷于險中則天命既去人心既離又初九得民于下天命所歸人心所屬此其時之難爲也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此其所輔之人不能共爲也故雖有膏澤之潤而終不能以遠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而得此以處小事則飲食起居无關于成敗存亡之數者守正猶可獲吉若濟屯之大事則成敗存亡于玆決矣故雖正而不免於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所謂屯其膏者蓋當九五之時天命去人心離雖有膏澤之施終不能光被于天下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處屯之終宜其不屯于終矣然陰柔則才弱



无應則寡助故欲進不能卒于傷而不能自振爲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象當屯之際有九五之德而患无可爲之時有上六之時而患无能爲之德此屯之所以終于屯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泣血漣如則非惟不能濟屯而終亡于屯矣何可長也

總論

○傳曰禍亂之生天之所以開聖人故經綸之責

處屯者所宜究心也夫屯豈易濟哉无志者旣重發而喪其功有志者又輕爲以至于敗无才者旣不足爲天下用有才者又剛愎而不能用此屯所以終不濟也三之欲往豈曰无志而輕舉妄動是買禍也上窮則變豈曰无時而萎薾不振是自貽之慼也五則時不利勢不便即有邅如班如之援而不足以相濟矣必也其初之得民乎四之求士乎夫當瘡痍塗炭之日而獨惕惕然有匹夫匹婦之想當智勇角逐之際而



欲與天下豪傑共成大功此天下之大亂不足平而大事不足辦也有經綸之志者寧遲重无成愼无以剛愎獨任取困哉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卦所以名爲蒙者蓋卦象山下有險地之所處旣不得以自伸卦德內險外止心之所運又不能以自達乃蒙之象也故其名爲蒙文王繫辭以爲人生而蒙長而无師則愚如之何其亨也此卦九二爲卦之主以亨行時中則負先覺之望而得敷教之方所以開其愚而使之明振其柔而使之强者特一啓蒙之閒耳其亨宜也發蒙之道何如蓋君子之教人也必度我之可以教又度人之可以受吾教使蒙者无好問求教之心而吾求以教之則人將玩而弗信使蒙者求教之誠未至而吾亟以教之則人將忽而弗遵如之何其亨也故方童蒙未求也吾固不得以可亨之道而强聒之及其旣



求也吾又不得以可亨之道而私秘之蓋未嘗无教而實未嘗任教庶乎相信之深一投而即入矣如求教之人其意專其志篤如筮者初筮之誠即告之而不以爲煩如求教之人意不專志不篤如筮者再三之瀆即秘之而不以爲隱蓋未嘗无教而亦未嘗輕教也庶乎求道之切一啓而即通矣此其所以亨也然是發蒙也即養蒙也吾人之心惟在所養養之以正則正養之以邪則邪故必語之以當知當行使耳目之所濡染心志之所服習

无非聖賢之格言善行而邪僻之事不得以入其
中則其道易從其教易行必如是而後謂之善養
蒙也必如是而後得亨也不然一有未正即有童
蒙之求初筮之誠亦何以啓其志慮之新哉
○匪我求童蒙二句如記所謂聞來學不聞往教
是也初筮告二句如語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
發是也初筮再筮非是問一次兩次也凡筮之
人當其初筮之時其意未有不誠者及其再筮
三筮其意未有不怠者故求教之人其心甚專

而念慮不雜則雖求之至再至三實无異於初
筮之誠也如其因循苟且而志意不專則雖一
有所問而已爲再三之瀆矣發蒙便是養蒙知
養蒙者之利於正則自養者之必以正可知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伏羲之名卦爲蒙者何也蓋以卦象言之山下有
險則是以乏才之人處艱危之境進退不得周旋

不能乃蒙之地也以卦德言之內險外止則是心
懷危疑而外乏變通意慮未舒推行有阻蒙之意
也故其名爲蒙文王繫辭曰亨者何也蓋此卦之
體九二內卦之主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
其時之中則是道德之具于我者既能以巳之明
啓人之暗而教化之因乎人者又有當可之善而
无凌節之施是上有善教下有善學此蒙者所以
不終蒙而亨也詞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蓋
卦體二剛明五柔暗二不求五而五求二是五有

求教之誠而二亦有樂教之心其志自相應也夫
其志之應也非以我有可亨之道乎而必俟其求
而後應之則其時中足徵巳詞曰初筮告者蓋卦
體九二以剛居中剛則先知先覺明而能告中則
不先不後告而有節也詞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者
蓋問者不誠因爲瀆我我從而告之則无以啓其
悔悟之機適所以瀆蒙而巳此其所以不告也夫
曰剛非即可亨之道乎而其中又以其瀆而不之
告則其時中又足徵巳詞曰利貞者蓋天下无正

外之道大人赤子其道一也亦无正外之功下學
上達其功一也養其良知之正則可以充之而无
所不知養其良能之正則可以充之而无所不能
蓋入聖之事固在後日而作聖之功則在今日矣
此貞之所以利也
○山下有險就吾人所處之地言不必作實象說
亨行者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時中者所
謂當其可之謂時也必亨行而後有以爲發蒙
之資必時中而後所以發之者得其道二者雖



並重而意實相承志應不必就君臣說凡蒙者
之資先覺皆是五之求二者五之志應乎二也
二因其求而教之是二之志應乎五也故曰相
應初筮告者固以剛中而瀆則不告者亦以剛
中也皆所謂亨行時中也聖功一句正明貞之
所以利處蓋道至于正則不容有二道學至于
正則不容有二功蒙之所養者即聖人本然之
心而養之也聖之所以爲聖者即童蒙未牿之
心而純之也作聖之功而即在於養正信乎亨

之利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其行有漸未能遽達蒙之象也君子體
之將何以養其蒙哉蓋理體諸身之謂行行而不
果此行之所以終于蒙而不振也理得于心之謂
德德而不育此心之所以終於蒙而不達也故其
行之也必有奮迅激昂之意而无逡巡畏縮之弊
使其闢必行行必速而後可焉其得之也必有戒
謹恐懼之實而无欲速助長之非使其日優游涵



泳而後可焉行而果之即山下之泉必行之勢也
行愈果而德亦因之以愈進德而育之即山下之
泉有漸進之機也德愈育而行亦因之以愈成養
蒙之道何以加此
○躬行貴力而優游怠緩者非任道之器故曰果
心德貴順而躐等夌節者皆吾心之累故曰育
二者功並進而學亦相成也然果行育德固養
蒙之道而正又果行育德之方楊墨之行非不
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

吾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發蒙之道何如葢蒙昧之資引之而弗喻告之而愈違徒欲寬柔以致之終不能化故必嚴以威之使其約于規矩準繩之中如利用刑人而儼然有所不犯又必寬以待之使其獲夫涵育薰陶之益如用說桎梏而渾然有所不迫則既開其蒙昧之惑而又順其自得之機發蒙之善也若一于嚴而不



如寬則在我既不勝其督責之勞而在彼終不免于捍格之艱徒見羞吝而已

○利用刑人如記所謂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用說桎梏如孟子所謂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也二句雖是寬嚴並用然要亦嚴以爲主而寬以濟之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所謂利用刑人者蓋當發蒙之初始教而法不立則人情易玩而教不行是故發蒙所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是人臣以碩大之德代君以司教化者也夫民之不齊民之性也如一槩取必則將苦其難而不敢近矣九二剛而不過則是因才立教凡其覩感與起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咸以寬容之量待之爲包蒙之象如此則造士有方大成大小成小不其吉乎然天下之不能自立者莫甚于陰柔之質如婦人也于此而棄之則拒之之嚴而人愈苦其難進矣九二以



陽受陰則是大心以容天下之物雖至愚至陋可以庸其匡直輔翼之方者亦所不棄也有納婦之象如是則有教無類愚者明而柔者强不其吉乎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君以國事委之臣猶父以家事與之子也茲焉包荒而弗待之以嚴納婦而弗待之以隘則下以盡師保之責上以答委任之隆其視國如家而任君之事直如子任父之事矣非子克家之象乎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所以成教化之功而曰子克家者由君忘其猜忌而委任之專故臣竭其忠誠而圖報之重也

〇伊尹非太甲之任不能逐有商之衡周公非成王之任不能奠周家之鼎以夫子之聖而包蒙之教徒寄於三千之徒聖人之感深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天下之人有可庸其教者有不可庸其教者六三蒙之甚也教化之所不能及訓誨之所不能施如女之勿用于娶也盖其陰柔不中正是良知良能



之天斵喪无餘縱欲以動而不知德之當育放利而行而不知行之當果猶女之見金夫而不有其身也如此之人教必不從矣又何利焉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三所謂勿用取女者蓋其蒙昧之資昏迷之習縱欲而動所行不慎故也

六四困蒙吝

陰柔之才多賴陽剛以發之六四既遠九二之陽又應初六之陰賢者不親親者不賢則聰明塞而不開氣質昏而莫覺終于困而已占者如是則始以氣質之偏終于錮蔽之極可羞孰甚焉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所謂困蒙之吝者以其遠乎九二陽剛之實也

六五童蒙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則虛以從善而聲色貨利之欲未與誠以下賢而便嬖諂諛之言罔聞即其聽信之專有童蒙之象占



者如此則啓發日久而聰明日開其德其業得于薰陶之益者深矣不亦吉乎

〇重在純一未發意純則不雜一則不二未發則私欲之事未起故能虛心以下賢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所謂童蒙之吉者蓋六五以柔居中則是以謙冲之念出之爲虛受之懷宜其能用賢以致治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治蒙之道當寬嚴得中上九以剛居上則是有刑
人之用而不知桎梏之說知正法之威而不知包
蒙之量益過於嚴而不能寬者爲擊蒙之象夫擊
蒙固无所不利然亦顧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如
其强斯人以難知强斯人以難行而攻治太深刻
无優游涵育之意此之謂爲寇也則人將苦其難
而有沮心矣是其擊之也乃所以害之也夫何利
焉如爲之保其良知保其良能而省察克治以防
其外誘之私此之謂禦寇也則人不敢肆其欲而



有懼心矣是其擊之也乃所以成之也何不利焉

○爲寇禦寇在我也禦寇寇在人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所謂利用禦寇者蓋上之人不爲寇而禦寇
則教者得其養正之道而順在于上矣下之人因
其所止而止之則學者有以爲作聖之基而順在
於下矣是順之所在乃利之所在也

總論

○乾坤之後繼以屯蒙者屯君道也蒙師道也天
地既位君師立矣夫師豈可一日廢于天下哉
天下之人當其念慮未雜而導之于善則其致
易行及其嗜慾既熾而禁其不善則其習易趨
故師者所以長善救失也莫尊于君而非師弗
詔莫愚于民而非師弗達然師豈易言耶太寬
則縱君子弗爲也太嚴則刻君子弗能也故刑
人可用也桎梏可說也蒙可包也擊蒙不可過
也此寬嚴並濟之道君子所以陶鑄天下而无
異術者也然其要則過欲盡之矣夫利欲之蔽



人也至於忘身聖人之防欲也甚於禦寇故尹
戒風愆周陳無逸聖人之慮遠矣

重鐫蘇紫溪先生易經兒說上經卷之二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卦所以名為需者葢天下之人陰柔者多躁冒而妄進陽剛者多沉毅而有守也此卦下乾上坎乾剛坎險惟其險也固為當待之時惟其剛也則健以知險而不躁進以陷于險有待之義故其名為需文王繫辭以為天下之事可以徐圖而不可以急就也故持之以欲速之心則好大喜功而不能



需居之以不恒之德則生事擾民而不能需此卦九五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有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有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是能需者也占而得此必其存之心无見小无欲速而有失得勿恤之誠焉是之謂有孚也孚則私欲不能汨其中功利不能奪其外此心之存有泰然其自得者視伯者之憧憧擾擾其規模不侔矣非光亨乎又其見于事也順人情安時勢而以安靜无為之化處之是之謂貞也貞則久道以成化必世而後仁天下之治皆以舒徐容與致之視伯者一時可喜之功其氣象不侔矣非吉乎然是孚也貞也豈特安常處順之時可以坐享其成功而已哉以是道而濟天下之險則中无所累而能徐察其可進之機外无所徼而能徐收其亨屯之績雖以之涉大川亦何不利之有不然輕率者寡謀僥倖者易敗是困于險也又何利焉

○孚純王之心也貞純王之事也天下之人未有中多較計而所為能持重者亦未有中无邪心



而外乃妄行者是孚之與貞二者自相因也本義涉川雖就乾健坎水取象其意實與孚貞相承蓋必孚貞而後謂之能待一有未孚一有未貞亦未得謂之能待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伏羲名卦為需者蓋天下之事有時勢之所當待而吾能隱忍以待之有須之義于卦何所取哉蓋

此卦之德坎險在前乾以剛健臨之是沉毅有守而審察乎事機從容鎮重而坐觀乎事變不冒險以陷于險也惟不陷于險則終可出乎險其義不至于困窮矣文王繫辭曰有孚光亨貞吉者非无取也以此卦之體九五位乎天位而有中正之德也夫功利之念最人之所易惑而况位乎天位其權勢尤易以逞者乎然惟其有正德也功利之私无所動于外惟其有中德也利欲之累无所襍于中權足以自運而常出之以无爲勢足以自恣而



常順之以不擾是故其孚而貞也是故其光亨而吉也所謂利涉大川者蓋此卦之象乾健而臨坎水是涉水而不輕進也夫有是剛健之德而盡其孚貞之道以剛正而往必不行險以速禍以剛中而往必不欲速以犯難而亨屯拯溺之功可必矣此所以爲利也

○孚貞王道也中正天德也貞吉承正字來孚光亨承中字來正非他也時當无爲而不以有爲擾之中非他也時當无心而不以有心累之涉川雖就乾健取象然其意與孚貞相承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乾象天也坎象雲也雲上于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有需之象君子體之以爲天下之治以急迫求之則淺而无味以從容理之則遲而有功故必優焉游焉漸焉摩焉如其效之已臻固安享夫太平之樂如其效之未臻亦相忘于休息之天但飲食宴樂以俟其自至而已蓋君子固不過于自娛以忘天下而實未嘗急于有功以擾天



下此所以爲純王之道歟

○飲食宴樂非真以飲食爲樂也只是无所作爲而已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險難之遇君子固不能却其來然亦視其所處之地與所存之德何如耳初九去坎最遠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超然遠處而非禍患之所能及者爲需于郊之象夫處險之世躁動則多敗而安常則无虞况初九陽剛又能恒于其所乎占而得此必

居易俟命若將終身而守常不變焉則終不陷于險而无咎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所謂需于郊者葢其知時之將亂而超然遠去不犯難行也夫險難之世以安靜恬退爲常而守之不固變常者多矣茲曰利用恒无咎則其不犯難之操若將終身而不變者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二漸近于坎夫謂之曰近固已逼于横政之邦



而但謂之漸近則猶未至于自及之禍即患害未加而言語之傷亦所不免要非若初之遠遁而脫然于利害之外者比也爲需于沙小有言之象然以其剛中剛則有沉毅之守中則有善處之術故終不陷于險而得吉也

○需于沙即小有言之象小有言即需于沙之義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所處之地固需于沙矣然以剛居中則有沉毅之守有從容之謀寛行而不急進也惟其衍在中故雖有言語之傷而終无禍患之及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迫近于險則大難方殷而禍亂將及固非若初之于郊遠于險而未近亦非若二之于沙近于險而未迫也爲需于泥之象然治亂時也知其亂而善處之者人也九三過剛不中過剛則用壯而无恬退之守不中則違時而无覩變之明禍亂之來皆其自取故又爲致寇至之象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九三所謂需于泥者葢其變在外卦而三近之是禍亂之來已及其身也又曰致寇至者葢天下有患難之時未嘗无處患難之道能敬慎以處之則雖處乎險而不敗于險矣不能敬慎其禍之自致也宜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是時之所値既爲危亂之時而身之所處又當大難之衝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則有持重之識詳審之思不終

于需于血巳也又爲出自穴之象
○血卽穴也自其巳入于險則曰血自其由險而出則曰穴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需于血矣然有柔順之德則安靜而不妄詳審而不輕盡人事以聽天命故終得出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中正需于尊位則是心純于勿恤而絕功利之私治順于无爲而養休息之福雖治法巳立治



效未臻亦從容以待之而无計較于其間爲需于酒食之象夫酒食之需卽所謂貞也占者如是而貞固焉則我无爲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定蓋不與伯者爭一時之功而天下被其和平之福者遠矣不亦吉乎
○酒食非娛樂之謂乃從容不擾之謂也唐虞之世政教俱巳脩明法度俱巳備舉而遠人未服一惟舞干羽以待之耳不然泥酒食之象而靡無逸之規其去易之意遠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所謂酒食貞吉者由其有中正之德中則順之以无心正則守之以无爲宏其貞而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陰居險極旣无出險之才而又爲大亂之候蓋置其身于危難之中而不能自振爲入于穴之象然君子處險无終于不出者縱巳所不能而仗人之力亦足有濟上六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夫陽剛之人本足倚以濟事而驕暴之



氣亦難以得其歡上能敬以處之則恭敬之心旣足消其剛暴之氣而誠實之雅又足結其拯援之力可資之出險而吉終矣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所謂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者蓋居險之極固不當位而仗人之力則可資之以成功未大失也
總論
余讀需之卦而嘆曰聖人之爲憂患計也深矣

哉夫禍患之至即聖人所不能无而拂鬱之極至不能堪者即豪傑之士亦所不免也故有堅忍之操則視險若夷視有事若无事至于數之既復時之旣順吾可徐焉以享其安无堅忍之操者不憧憧以自擾則靡靡以自傷已矣是故初之恒二之衍剛之善也健以知險之道也四之順以聽柔之善也順以知阻之道也五之中正剛柔不偏也聖人之能需者也三之致寇其剛之惡乎上之入穴其柔之惡乎然三以敬處



已猶可以不敗上以敬處人猶可以終吉君子處險之時何嘗无出險之道哉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卦所以名爲訟者葢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又爲此險而彼健是其時非淳厚之世而人非長者之風心不能以相安力又足以相軋皆訟之道也故爲訟文王繫辭以爲訟非君子之得已也必有見枉之情而後可以訟必无求勝之心而後可以善其訟必遇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伸其訟觀之卦體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爲加憂且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上而當下卦之中是爲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是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有大人之象卦象以剛遇險以實履陷是有不利涉大川之象占而得此如不得已而爲爭辨之事其理直其事核至于屈抑而不能伸者然後從而訟之可也然訟非



美事也誠恐訟端一起貽莫大之羞而以惕心處之又知事理一明不爲求勝之圖而以中道處之則其理雖直而其慮患常深其情雖窒而其見幾恒決即未至于忘言而猶不失忠厚之道不其吉乎苟恃其理之直而力與之角必求全勝而後已焉則无惕中之意而增世俗之偷將言愈煩而聽愈厭矣不其凶乎然訟在我也聽訟在人也如遇至公至正之大人而見之則察孚僞之分辨見窒之由而吾之情得以伸矣不其利乎苟以行險之

心飾其虛誕之詞以多方較計之才售其忮害之私是之謂涉大川在我既非孚信之窒而在人將有不堪之情聽訟之大人必能燭其欺又何利之有觀其吉與凶利與不利而聽訟者亦當知所鑒矣

○有孚窒與涉大川相反惕中與終凶相反孚實也實有是理實有是事故有是詞也涉大川則無其理而駕其詞至於瞞官作弊欺詐害民將無所不至矣惕知懼也中知止也蓋吾之情苟



微得以自伸即止之而勿訟是以不得已之心處不得已之事其意猶近厚也惕便中中便惕固未有懼禍而不知足者其意自相因也終極其訟則自恃其直而嘵嘵不已如府縣既告院司復告逞雄詞以求勝而全無畏懼知止之心矣夫下有寃抑之詞惟大人能辨之下有虛誕之詞亦惟大人能察之故曰利見大人此卦詞雖若錯出而訟與聽訟之道曲盡無餘矣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伏羲名卦爲訟者蓋以卦德言之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下則下必不堪下險以伺上又爲所脅以一人言之內險而外健則心既忍于害物而力又足以遂奸以兩人言之此險而彼健則在我既能拾彼之短以爲詞在彼又能爲我之敵而不屈皆訟之道也文王繫詞曰有孚窒惕中吉何也蓋此卦之變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惟剛則



實實則無虛誕之詞中則知止知止則不爲求全之勝故雖有孚之窒而能以惕中處之也所謂終凶者何也蓋訟非美事也如必終極其訟則揚人之惡煩上之聽損已之德增俗之偷且人已俱棄其業雖得不償失也是訟不可成此其所以凶也所謂利見大人者何也蓋卦體九五中正中則所存者不偏於私而有鑑空衡平之體正則所斷者不拂於理而有鑑空衡平之用得若人而見之則孚者以遂窒者以伸故利也所謂不利涉大川者

蓋卦象以剛遇險以實履陷則是行險以求勝彊詞以欺人如入于淵而必陷其身也此其所以不利也

○剛來得中兼承有孚窒惕中吉剛實也所謂以實理而爲實詞也釋有孚意中知禍而止不爲求勝也釋惕中意剛來而得中意亦相承言其理雖直而心未嘗不知足也訟不可成此所以宜惕中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訟之象也君子將何以體之哉蓋訟之爭不爭於爭之日以事之違也事之違不違于違之日以始不謹也故凡有作事必謀其始謹是非於未至之先杜利害于未萌之日交結必愼而不使其相軋契劵必明而不使其相欺此君子所以與天下相安于不爭之地而杜訟之端也苟待其既訟而謀之則無及矣

○此節雖爲訟發之而其理甚大養身者防病於未然養德者防欲於未動治天下者防亂於未亂皆是道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六陰柔既无剛忿之過而居下又无好勝之心蓋知惕中之善而不終極其訟者也占者如是雖不能與斯人相忘於无言而情理既明爭端易息即小有言而終吉矣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所謂不永所事者蓋訟非得已之事可止而不可長也惟其不永所事故有是非之較而易伸



其受誣之情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天下惟理之直可以服人惟勢之強可以屈人九二陽剛爲險之主彼其初曷嘗无欲訟之心哉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則能安於理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則能屈于勢由是變其爭奪之心而爲退讓之舉知人之不可上也而下之知人之不可先也而后之爲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之象占者如是則无所侵於人而患害亦不及

於已何咎之有
○二五不以君臣言君臣无訟也只是一貴一賤
其勢不相敵耳歸而逋句是取象蓋審已量力
收歛退讓而不敢侵於人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既不克訟則變爭奪而崇退讓杜侵陵而事
收歛當歸而逋竄也其故何也蓋五上也二下也
上下之勢既不相敵而以下訟上是自取禍此所
以不克訟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夫訟非美事而人每好訟以逞者起於分之不安
而理之不明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分所當安
則安之而不敢犯理所當守則守之而不敢踰是
守舊而居正者也占者如是則雖不免侵陵之危
而卒相安于无事之天厲而終吉矣然此守舊居
正之道不特訟然也或出而從王之事亦退然處
後而不敢主其成功則爲下之分明臣道之正得
矣不然任君之事而有專成之失是豈臣子之所

宜哉
○食舊德是假借之詞凡祿必稱德舊德如是則
[illegible]事之祿亦止于是不過安分而已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上下之間自有定分廢事者非也越分者亦非也
六三既謂之食舊德矣則分有專守而事无獨成
故其從上而得吉也若自主事其何成功之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而不中是行拂於理而心悖于正本能訟

者也然以其居柔則不過於剛而不終其訟知所
行之非而改之以歸于理非迷而不復也知所存
之失而變之以歸於正非溺而不反也爲不克訟
復即命渝安貞之象占者如是則有自新之善而
相安于忠厚之風不其吉乎
○復即命渝安貞正是他不克訟處訟非理也亦
非正也訟而不克訟是去其非理以就於理去
其非正以安于正也復即命便渝安貞无二事
亦无先後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六四所謂復即命渝安貞者言其所存所發皆不失乎理之當然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則是當聽斷之責而盡明允之道察情僞於微曖而權衡不偏折曲直於毫釐而輕重不爽蓋聽訟之得其平也占者遇之則有孚不至于見窒而涉川者不得以自肆不平之鳴庶乎可伸矣非元吉乎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所謂訟元吉者以其有中正之德內无所私於心外无所拂於理宜其聽訟之平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以剛居訟極剛則能訟居訟極則能終極其訟夫天下有以强詞而奪正理或可徼一時之勝者然是非曲直久之自明雖勝而終不可保爲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

○錫而曰或者乃未必然之詞褫而曰三者見其不可得之甚終訟者觀此亦可以鑒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訟非美事也以訟受服則以虛詞取勝即勝之而不足爲榮是亦不足敬矣又况於終朝三褫之乎

○受服俱作取象

○總論

○予每睹爭訟之家力足以相軋而辨又足以相當故事若鴻毛而釁積邱山甚者糾合黨與以滋其敵交結胥徒以恣其僞不惟無實之事扞



當世之文網而不顧即有實之詞亦往往蔓引株連怙不知止故起釁者兩人而攝者數十人對敵者兩家而延累者數十家其究也敗者殘軀勝者破產俱傷而後止然後嘆曰聖人之慮深矣夫人而有欲則不能無爭爭則不能無訟聖人知其然故立之君以治之又爲之辨其吉凶以示之其欲使人無訟之意至深且切也故讀初二三四之爻而所謂惕中之吉足徵也讀五爻而所謂見大人之利足徵也讀上九一爻

而所謂終訟之凶與涉川之不利又足徵也訟者而觀此能無翻然以思惕然以省耶然上苟有元吉之君則初之訟可以無永二四之訟可以不克三可以食舊而守貞即終訟如上而終不得逞焉是使民無訟者其權尤在于君也此清源之意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卦所以名爲師者蓋以卦德卦象言之坎險坤順



即伏至險於大順坎水坤地即藏不測于至靜之中是古者寓兵於農之義也以卦體言之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文王繫詞以爲凡兵尚義不義雖利勿動也誠能以安民之心爲弔伐之舉亂者除焉暴者救焉則有所取而人不以爲貪兵有所誅而人不以爲忿兵三軍一出而天下諒其正大之心矣然安民者兵也將兵者將也苟君不擇將而以新進喜事之人任之則將不知兵以衆與敵雖師出有名而何救于敗哉又必以征伐之責委之老成持重之人使其德望之重足以鎮乎衆心而節制之嚴足以肅乎士氣則有勝敵之筭而无僨軍之失吉而何咎之有此可見知理而後可以舉兵得人而後可以任兵知此二者行師之道得矣

○就九二言則五爲聽命之將就六五言則五爲命將之君此易之不可爲典要也貞者所謂師



出有名也湯之誅君弔民武之取其殘是也荀子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此之謂貞也若後世之窮兵黷武以快心於狼望之北則非貞矣丈人者老成之人也若鷹揚之尚父元老之方叔趙充國郭子儀之持重皆其人也吉无咎承上丈人來觀象傳可見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所謂師者何也葢王者有伍兩卒旅之衆而後國家之勢以張是乃衆之義也所謂貞者何也葢王者有弔民伐罪之心而後出師之名以正是乃正之義也於卦何所取哉葢此卦之體九二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是爲將者率三軍之衆行弔伐之舉能以衆正者也夫將兵者將也將將者君也君以正而委乎將將以正而率乎師則順乎天應乎人而天下歸之可以王矣信乎師之利于貞也所謂丈人吉无咎者何也蓋此卦之體九



二剛中而五應之此卦之德坎險而坤順夫摠威宣武不亦剛乎而出之以中則威而有惠勇而有恩上可以當人君之任兵凶戰危非險乎而嚴其節制則秋毫无犯百姓安堵下可以順天下之心此非老成之德不能也以此用兵雖供億之繁誅戮之慘不能无毒于天下而民忘其勞忘其死且相率而從之可以收戰勝攻取之吉而何窮兵黷武之咎哉

○師衆貞正只是釋字義能以衆正就九二言固爲將者之事然所以主將者則人君事也故曰可以王正字只就有名之師言勿兼節制意以下文有行險而順在也剛中者剛而不過於剛所謂恩義兼著也順者兵有節制而不擾也剛中而應句重剛中字行險而順句重順字觀本義非有老成之德不能句可見周公之東征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而哀我人斯之心民且諒之矣吉甫之伐玁狁六月棲棲戎車既飭而以匡王國之誠民且懷之矣此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水藏於地之中猶兵藏於民之中師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民即衆也棄民而不養民不可得而使也臨時而養兵兵不可得而用也于焉不求衆於衆而求衆于民省其徭戍阜其器用薄其征求无事則所養皆所用而休養生息之民莫非有勇知方之士有事則所用皆所養而披堅執銳之衆莫非服田力穡之夫此先王所以无養兵

之費而獲有兵之用也歟

○師之象先王井田之制也比之象先王封建之制也先王之時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衆非若後世之民自民而兵自兵也容之畜之以无事言容之者正所以畜之而爲後日之用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六在卦之初師之始也出師之道當謹其始必其嚴之以坐作進退之法申之以攻殺擊刺之方



將不敢以易號令兵不敢以奸旗鼓是師出以律也師之臧者也如其不臧是與以律反矣吾見士不用命將不知兵是舉其卒而棄之也能免于凶哉

○此爻只就爲將之始上說道理古之用兵未有不重律者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牧誓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七步不愆于五伐六伐七伐是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三軍之命在于一將一將之權在于以律失其律是失將之道也宜其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行師之道德不足則操縱失其機任不專則統馭無其權難乎其成功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任行師之寄則其在師中也勇足以奪三軍之帥而不過用其勇威足以決千里之勝而不純乎威張弛並行仁義兼著足以收戰勝攻取之吉而无僨軍



之咎矣然古之將帥未有不委任于上而能成功于下者二應於五爲所寵任則是干城之略簡在帝心與之斧鉞以示斷也賜之弓矢以示威也唐之車服以示榮也不惟一錫之而且再錫之三錫之則進退得以自由事機无所遙制其成功也不亦宜哉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在師中而得吉者非獨二之功也蓋人君以天之心爲心位則天之位也討則天之討也以天

位行天討而天寵加焉則上有干城之託而下无
掣肘之嫌此所以成功也不然雖有剛中之德其
何以自見耶又曰王三錫命者非濫與也蓋人君
之心以天下爲心如寇賊奸宄毒我生靈者則思
所以攘之既爲天下之故而用兵不得不爲行師
之故而重將此錫命之所以至于三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三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犯非其分則
是不審力不量勢輕擧妄動至于摧敗而後已者



爲師或輿尸之象如是則覆軍誤國凶何如哉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而至于輿尸則不惟无戰勝之績而且有覆軍
之禍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則勇不足以制敵而
明猶足以審幾見險而止知難而退爲師左次之
象占者如是則三軍之衆既无所損國家之計亦
无所傷賢於輿尸遠矣又何咎之有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四所謂左次无咎者蓋知難而退武之常經四
之左次是未失乎行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是其兵不妄動師出有
名凡于寇賊之害我生靈者則誅其暴亂之惡如
田之有禽而搏執之則其名正其義順而何窮兵
之咎耶然名義固不可以不正而命將尤不可以
不專九二剛中是用師之長子使之帥師宜也若



以三四之弟子參之則心不相孚計不相協有所
謀而沮之有所爲而敗之是使之輿尸而歸也雖
有執言之正其能免於凶哉

○此爻即卦詞之意田有禽利執言者師貞之吉
也長子帥師者丈人之任也自衆尊之則曰丈
人自君用之則曰長子也秦皇漢武勤於遠略
是窮山林以索禽獸不知執言之道也河曲之
戰趙穿獨出泌之戰先縠違命不知弟子輿尸
之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所謂長子帥師者九二有中行之德是勇而有謀足以當長子之任也所謂弟子輿尸者蓋將貴知兵君必擇將將之不擇而所使不得其人宜其有債事之失也

○一使字係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當或否可不慎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師之終則戰伐之事畢矣順之極則天下之



心服矣論功行賞此其時也由是渙大君之號令以報臣子之殊勳功之大者則報從其隆故開國而不為僭功之小者則報從其殺故承家而不為薄斯則有功必賞而世受茅土之封賞當其功而人无觖望之患此報功之善道也然當行師之始或用人之智而不厭其詐或用人之勇而不厭其貪小人之才猶得以自酬者至於行賞之際槩以國家與之則在一國為一國之害在一家為一家之害其何以為生民計耶故雖其功足以當開國之勳而吾不敢以國授之懼其擾也雖其功足以當承家之寄而吾不敢以家授之懼其毒也縱功有不容不報者亦優之金帛足矣此可見開國承家者以天下之故而報之固以為民也小人勿用者以天下之故而舍之亦以為民也如此可以得報施之宜也

○邵子謂毒藥以治病可一而不可再疾愈則速已者此之謂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有命者蓋因功之大小以為賞之厚薄欲其稱也所謂小人勿用者蓋小人之用必為邦家之禍是去一亂而生一亂也此所以勿用也

○二之命命於行師之始上之命命于行師之終行師之始則在於懷邦行師之終則恐其亂邦聖人為民之心如此

○總論

○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自好大喜功之君逞雄心於一擊而新進喜事之將至棄黔

首以資敵而兵始爲天下禍矣聖人因戒之曰貞曰丈人而復詳於六爻之詞誠重之也是故必田禽之執而後可以舉兵彼兵出无名若窮山林以追鳥獸者非完計也必以律而後可用兵彼以不敎之卒无制之師而譁然進靡然退者是以卒與敵也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而後爲軍之善政彼不度彼已而以一卵敵千鈞者必无幸也必將能而君不御然後可以取勝彼三錫之寵不加而舉足不得以自由者是解豪



傑之體也故讀師爻而將兵將將之道盡矣然論其要則莫急於用人方其出師也既戒弟子之輿尸而其成功也又戒小人之勿用聖人之慮深矣哉

䷇ 坎上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卦所以名爲比者蓋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爲比文王繫辭以爲上下之勢无所輔則散有所輔則合茲而謂之比焉則其勢一其情孚安得吉矣然上之所以比於下者非徒臨之以勢爲其綏之以德也下之所以比於上者非徒歸于其勢歸於其德也誠省之於身而再筮自審果能仁以愛人而元乎抑其失之忍也其所謂元者果能不變而永乎抑其失之間也其所謂元者果能不偏而貞乎抑其流於姑息也吾誠元矣永貞矣則以天德居天位可以履之而不疚何咎之有由是德之所在民必歸之雖其心之未有



定向者亦趨附之恐後矣非不寧方來乎是无咎者非他也仁者宜在高位其理然也不寧方來者非他也民之歸仁其應然也苟於此時而復有割據一方欲爲天下之比是之爲後夫也吾見元永貞者出民心既已樂屬而彼強附之衆安能敵其固結之心哉亦終取凶而已

○原筮只是自考之意元即仁也永者仁之不變也貞者仁之不偏也世固有元而未永者開元之治是也亦有元永而未貞者漢文之祺於黃

老宋仁之偏于渾厚是也後夫非在後而來比也王者顯比來不拒去不追豈有自外至者而不許其比耶觀大全言袁紹劉復之事分明是負固險阻而欲相爲雄長者耳

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所謂比者何也謂其上統乎下下歸于上有親輔之義也於卦何所取哉葢九五一陽居尊五陰順而從之則是百官順于朝合元首股肱爲一體萬



民順于野通元后黎獻爲一家此所以謂之比也文王繫詞曰原筮元永貞无咎者非无取也葢九五剛而得中剛則會天德之全而體之不遺中則要天德之純而出之不累由是而元者剛中之涵也永者剛中之運也貞者剛中之純也有是心法斯有是治法其无咎宜也又曰不寧方來者非无取也葢卦體上下五陰應乎九五則是慕剛中之主而遐邇傾心戴元永貞之治而臣民率服盡天下之人而與人君相應也所謂後夫凶者葢民心已屬於有德而吾欲强而比之其道當至於困窮也

○剛中不必分元永貞葢永貞即元之純非有二也剛中就心上說即元永貞之涵於中元永貞就治上說即剛中之見于外如陽德好生元也而剛健不息則永矣陽德光明則貞矣人心渾然之中元也而中之无所間則永矣中之无所偏則貞矣曰以剛中則知有德之足以王曰其道窮則知无德之易以亡欲比人者觀此亦知



所緊矣知以剛中者爲上下之所應則知其道窮者爲上下之所不應欲比人者可不因是而反觀哉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比於地比之象也先王體之而有比下之道焉蓋上下之分懸矣君處於九重而民隱多不及見民伏於田疇而上德多不及聞苟非衆建諸侯以治之而又有往來之禮以親之安能以一人之力而比天下於无間哉於是列之公侯伯

子男之國以彌理天下之勢而又制之爲巡狩述職之禮以聯屬天下之情則下情可通上德可達而所以比天下者爲有道矣

○必井田而後可封建故師之後即繼以比夫子之象傳與周公之法度實相表裏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之初入臣筮仕之始也事君之道當以不欺爲主始進而不以誠未有不陵夷大壞者故必有孚比之主之以一念之精誠而凡有所獻納有所作



爲必揆諸心而无歉則上不負君下不負所守可以无咎矣然事君之道不徒貴慮其始而又必厚其終夫人之情往往銳於始進而怠於宦成故又必有孚盈缶自服官之始以及於宦成之終无一事一念不可與天知與人言則天子諒其忠萬民嘉其信十朋之益三錫之恩有欲辭之而不可得矣非有他吉乎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有孚盈缶則臣之自盡者既不徒勉強于形迹之間而君之待臣者自將出於常情之外宜其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居卦之內是草野之臣也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則是際豪傑之斯而奮庸于左右遇聖明之主而自效於朝廷有比之自內之象此得正而吉之道也占者得之則已不失身民不失望不其貞乎德業交孚治化大行何吉如之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二比之自內則得君而仕而无辱已之嫌不自失也

○曰不自失則雄之仕莽彧之仕操其自失也多矣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不中正則才德不足承乘應皆陰則所事非人是无擇君之智而甘爲亂賊之黨爲比之匪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范增不事漢高而事項羽荀彧不事劉備而事

曹操皆比之匪人者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之匪人則非惟无以成功而自失亦多矣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九五顯比於上英明之君也六四以柔居柔順從之臣也以臣之良輔君之明道德仁義日陳於黼扆之側賡起都俞曰歌於廟堂之間爲外比之象得正而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无瘝官无曠職不



亦貞乎王澤布王化行何吉如之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賢君也六四外而比之豈徒爲其賢已哉上下之分等之天地而以臣從君正所以明天下之大分耳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則是以大公治天下而不屑屑於小惠之私以至誠結民心而不憧憧於往來之圖民之從我者不以爲恩民之違我者不以爲怨任其自來聽其自至而初无計較于其間至于民之順其化者亦熙熙皞皞相忘于大化中而不自覺焉此其規模之正大治化之光明視覇者驩虞之施其氣象不侔矣是之謂顯比也擬諸其象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綱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而其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爲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之象占者如是則皇極昭於上公道行於下何吉如之



〇講顯比中只要摩寫王者无違道干譽之意又要補斯民之順於帝則无計功謀利之心王用三驅以下俱顯比之象用三驅而失前禽者象君之无所求于民也邑人不誡者象民之化於君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所謂顯比之吉者由其有中正之德也正則功利之私不汩於外中則利欲之念不眩於中此所以能顯比而无私也其取象於失前禽者何也

蓋天下至大兆民至衆王化所及似不能无向背之殊然王者當其施化之時已无屑屑之心就使民違其化固无心於計較也就使民從其化亦與之相安也如獵者之舍其逆而取其順比所以取象於失前禽也所謂邑人不誡者由上有不偏之德故其下化之而歸於中是中雖在下而使之者則在上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君猶元首也君之有德猶元首之明也上六陰柔



既无其德乃欲强天下而比之是道不足以爲天下君而欲天下之聯屬于我不可得也爲比之无首之象占者如是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凶何如哉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凡比之道必善其始而後善其終也比之无首則已之德既不足以爲天下先而天下之民亦將渙然離已其何所終耶

○總論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統治之有君而立之臣使分理之此上下交相比之義也然比於人者貴公而不貴私比人者貴正而不貴邪上二爻皆言比於人者也所謂有德則興无德則亡不可爽也下四爻皆言比人者也所謂既度其君又度其身不可妄也稽之九五其堯舜中天之治乎四之外比其皐夔稷契之佐乎二之内比初六有孚之比其若工若采之儔州牧侯伯之選乎故喜起都俞更相歌詠翼爲明聽更相協贊



所謂太和在唐虞宇宙間也三之匪人上之无首是驩兜之朋黨三苗之須固其不容于堯舜之世宜也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易之大分陽爲大而陰爲小此卦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皆以小而畜乎大也又以陰之力量但能畜於一時而不能固於悠久亦爲所畜者小之象故爲小畜又

王繫詞以爲以陰畜陽則君子受制於小人小人擠排乎君子若不能得亨矣然卦德內健外巽則德在我而有善爲之力卦體二五剛中而志行則勢在我而有共爲之人是正人用事朋來无咎猶可得亨也然我之所以得亨者固由於健巽剛中之善亦以小人之畜未極而施未行則堅氷之勢未成蔑貞之凶未甚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故陽不終于畜而猶可亨也不然畜極而成則爲既雨既處矣雖有健巽之德剛中之助能救其陵



夷之禍哉

○曰亨者以幸君子也曰密雲不雨者以抑小人也總是扶陽抑陰之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二句總是言小人之勢未盛凡雲之飛騰不已必成雨澤所謂雲行雨施氣盛故也若積聚匝密其勢已定不久自散矣氣衰故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卦所以名小畜者蓋以卦體言之六四以柔得位而上下五陽應之則是小人用事衆君子爲其所制而不得自伸也故其名爲小畜夫謂之小畜宜不得亨矣而文王繫辭曰亨者何也蓋无其德則无可亨之本无其輔則无可亨之機欲其亨不可得也今此卦之德內健外巽是有浩然之氣而又有深入之思不激不阿適得夫善處之道也此卦之體二五之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是正人端士布列朝端交相輔佐吾之志猶得以行也有健巽之德則其謀深而小人不得以中傷君子有剛



中之輔則其交合而君子不至受制于小人是猶可亨也所謂密雲不雨者蓋陰氣凝固而陽不得升宜其雨也玆惟畜之未極則操縱之權未盡出小人之手而君子之勢猶有上進之機如造化之陰氣未盛而陽氣得以上升也是故取象於密雲不雨也又曰自我西郊者蓋陽而不往則陰之施可行玆曰尙往矣吾見君子之類既得以上進則小人之謀未得以自遂猶造化之陽既上升而膏澤之施積而未行也是故取象于自我西郊也

○健而巽就在我者言剛中志行就同類者言健字乃自守之強君子之正氣也巽者從容以處之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也剛者正人君子之朋也中字與他卦不同乃在朝廷之上居中而用事也大抵非健固依阿澳忍而不能亨而健者弗巽乃用罔之強耳非同類之剛固孤立寡助而不能亨而剛者不居中用事亦晉推之嘆耳然則從容以待其間集善類以厚其勢處小人者誠不可不審乎此也尙往施未行



二句意相承俱就人事上講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有氣无質能畜而不能久小畜之象也君子其何以體之哉蓋人之一身道德經綸其大也威儀文詞其小也當小畜之時德行旣未可成事功亦未可試所可見者一身之文耳于焉以嘉美之章爲一身之飾言語之文雍雍秩秩威儀之文濟濟彬彬君子所以爲天下之視效者其用此道矣

○此亦就小畜之時言非謂君子之德終於此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是賢人君子以名節爲持身之本以禮義爲用世之資蓋其進以道非因小人之援而進也爲復自道之象夫始進不正未有不陵夷大壞者由道而進則無徇人之失矣何咎之有始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由道而進則可以成輿道致治之功矣何吉如之



○謂之復者君子在上本理之常特阨于小人而不得進至此而進若其固有而復之也自由也自道言由道而進非由利而進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曰復自道者蓋正已正人乃理所當然者其義當得吉也

九二牽復吉

當畜之時爲君子者固不可安于小人之豢養而

不知所進亦不可受小人之籠絡忌于趨利以求進也九二漸近于陰而有剛中之德與初九道同志合則是其所守之操均不入于小人之羣而鎮重之才均足爲國家之用相引而進連彙而往有牽復之象占者如是則同心共濟而事功可成何吉如之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士君子處世以不自失爲貴初之復自道是誠不自失矣二之牽復而能以中德自持則立身行巳



自有法度亦若初之不自失也

○中字重看以其有居中之德也

九三輿說輹夫妻反目

君子之德輿衛之閑也使以正道自守則利有攸往矣小人不得而制之也君子之陽剛乃夫道也使可進則進不依人而立是爲夫子制義矣亦无待乎與小人爭也九三剛而不中迫近于陰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是援結小人以爲媒進之階卒爲所制縛而舉動不得自由爲輿說輻之象然以其志剛則沮抑之極不勝其忿激之私又不能平而與之爭爲夫妻反目之象是其擇交之智昧于始而愼重之才昧于終若三者亦小人之徒哉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天下未有夫子制義而其妻敢與之抗者亦未有君子自處以正而小人敢與之爭者然則三之夫妻反目由其自處不以道如夫之不能正室也又何尤于人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以一陰而畜衆陽者也夫以一人之力而欲制奸雄之衆其能免于傷害憂懼哉然以其柔順中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我以誠而感乎人人以誠而應乎我資二陽之協贊以去天下之豪强傷害可去而憂懼可出也爲有孚血去惕出之象占者如是則有同寅之助而无敗績之愆何咎之有

○爻詞就君子說若就小人說則易爲小人謀矣

易之書不可典要自下三爻觀之則初二三爲剛明之君子而四爲邪媚之小人自四五觀之則下三爻爲剛暴之小人而四爲寡才之君子易中往往有如此類所謂易以貢是也柔順得正處中巽體以孚感也由己之孚而後有以致人之孚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所謂有孚惕出者蓋人之志可以誠感四以孚感人故二陽與之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九五居中處尊居中則精誠之志足以感動乎人心處尊則勢位之高足以驅率乎豪傑爲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之象以是畜乾當不遺餘力矣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所謂有孚攣如者言其精誠之極爲人心所樂戴非徒以勢位故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陰盛之極也陰之勢既盛則能力制乎陽陽勢不敵則亦受制於陰向之密雲不雨者至是而雨矣向之尙往者至是而處矣玆陰陽之和也然非陽之得已也由小人之用謀甚深爲術甚巧千方百計以求遂其心術而後已是尊尙其德至于積滿此君子所以終爲所制而莫敢誰何也夫自小人而言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豈非貞哉然揆之于理則陰之不可抗陽猶婦之不可抗夫也陰加於陽則逆天之道干人之紀雖得其正而危亦甚哉



矣自君子而言征行尙進獨非其心之所欲哉然稽之於時陰盛陽衰如月之幾望是天時已晦人事已塞其不可行亦明矣于此而行其能免於凶

〇陰陽之和非和好之謂也小人用事君子不可與抗有若和好然也尊尙陰德陰自尊尙其德非君子尙之也德有凶有吉此云德者猶云小人之心耳婦貞厲以理戒小人月幾望君子征凶以時戒君子月幾望只是陰盛之象

彖曰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陰陽之和如旣雨旣處者由小人之用計深爲術巧自尙其德至于積滿而然也曰君子征凶者蓋以陰盛而抗陽君子處此當有疑慮之心耳

○總論

○易之言陰陽詳矣其于陽也復則喜牽復則又喜其于陰也名其爲婦尤其爲厲而深致其不滿焉斯見聖人之心哉然以二陽之復無救於說輻之衰而一陰之孚信攣固反足以成德載之禍始信天下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陰陽消長亦相尋於無窮矣

☰☱乾上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卦所以名爲履者蓋卦體以兌遇乾以至柔而履至剛則是所遇者剛暴强梁之人所處者艱難險阻之事履危機而進也故爲履文王繫詞以爲人之履危機而每爲所禍者非危機之足以害人也以英氣太盛而成于有所激也此卦之德以和說



而應乎乾是人雖難處而謙卑遜順可以消暴厲之心事雖至艱而宛轉多方可以得萬全之策此所以雖危而不陷于危也爲履虎尾不咥人之象占者如是則進而莫或摧之爲而莫或抑之亨何如哉

○以至柔而履至剛若似至危然惟其至柔則才力不足而和順有餘所以終不陷于危亨字有得遂其進之意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伏羲名此卦爲履者蓋兌至柔也乾至剛也卦體以兌而履乎乾則以柔弱之資而所値者皆難處之人所行者皆難爲之事是履危機而進所以名爲履也文王繫辭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者何也蓋此卦之德以說而應乎乾則是以和平之氣旣積于中而委曲之圖又形于外由是不忤于人而何人不感不拂于事而何事不爲此所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也然履天下之險者固以其柔而任天下

之重者則以其剛以卦體言之五居尊位是天命去留所係人心向背所關斯亦天下之至危者若難乎不疚矣玆九五剛而中正則有嚴毅幹固之資而無偏倚反側之累故才足勝任德足建極上无愧于繼天之責下无愧于子民之望又何疚焉惟履帝位而不疚則其德愈純而其化愈顯制禮作樂而天地昭矣立綱陳紀而四表被矣又何其光明也哉

○履帝位一節亦有履危而安之意蓋君位難居



本爲至危而有德以居之則爲至安也大抵人之處世不外剛柔二者而已履虎尾之亨以其柔也而剛以處之則拂履帝位之亨以其剛也而柔以處之則廢有所履者其審之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夫禮本於天殺于地而制于聖人者也此卦天在上澤在下則尊卑之分明而无體之禮已寓于造化矣君子體之以爲民志之未定由上下之未辨而上下之未辨由禮敎之未明于是辨其爲上而使之不得混于下辨其爲下而使之不得混于上位有貴賤各稱其德之所安居而公卿大夫无敢志于尊榮享有厚薄各稱其事之所宜得而農工商賈无敢志于富侈蓋其名分之明也如天澤之不容踰越而其定也亦與天澤而相安矣是禮也豈无因而强作哉

○辨上下所以定民志蓋天下之人賤者欲貴貧者欲富每不勝其僭擬无涯之私者彼未知上之不可踰下之不可僭也惟爲之辨上下尊



卑貴賤各有定名車旗服色各有定器故諸侯不敢以請隧大夫不敢以歌雍庶人屋壁不得爲帝服倡優下賤不得爲后飾而天下肅然无復覬覦希冀之思矣此禮制之所以爲大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以陽在下居履之始是君子筮仕之初也斯時也富貴利達之念未生道德仁義之實未變爲能率其平生學術之素以見于事業之間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不因時以易所守有素履之象占

者如是而往則達不離道民不失望何咎之有
象曰素履之獨往行願也
初九所謂素履往者蓋吾人當窮居之時莫不願
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一旦得位盡擧而棄之者
多矣初九所願如是而見之施爲者亦如是蓋眞
獨行其志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剛中則有自守之操居下則未爲當世之用
无應于上又无汲引之人但見樂道而忘其勢重



已而輕乎物名敎之內皆樂地也眈故之中皆眞
趣也優游自適有不知天地間何樂可以易此者
爲履道坦坦之象斯人也誠幽獨而守貞者也幽
人占而得此則持守以正而不動于利心逸曰休
而不累於物何貞吉如之
○履道以道理言所謂彼以富我以仁彼以爵我
以義是也坦坦分明有自得之象考槃之詩曰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衡門之詩曰衡門之下可
以棲遲得此爻之義矣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所謂幽人貞吉者蓋二有中德是其自守之
操不以利欲動其心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六三不中不正无才无德柔而志剛自用自專也
是其明不足以照天下而自負其明勇不足以任
天下而自負其勇猶眇者不能視而强以爲能視
跛者不能履而强以爲能履也以此而履危機則
忤於事拂于人其不能濟必矣猶履虎尾而咥人



也占者得之凶何如哉然以此志剛之人而輕擧
以任天下之事則率意而動其動必乖恣意而行
其行必戾不惟害及一人而害及天下猶剛武之
人而爲大君是播其惡于衆也豈能久哉終于咥
人之凶而已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所謂眇能視者言其智識昏昧實无所見而
自以爲明如眇者之不能視而强以爲能視也所

謂跛能履者言其才謀疎淺實无所能而自謂能行如跛者之不能履而强以爲能履也所謂咥人之凶者以其不中不正既无履險之才又无和順之德位不當也所謂武人爲大君者以其柔而志剛是不仁而在高位而卒爲天下禍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大臣之位是爲多懼之地也履九五夬履之主是專剛暴之君也況以不中不正而處之是任大責重而才猷不堪不免于危矣爲履虎尾之象



然夫下之事以過剛任之則躁忽而多敗以柔居之則慎重而有終四以剛居柔是知爲臣不易而常存戒懼之心其所以圖回經理者必不敢苟矣故始雖不吉而終得吉也

○此爻當就臣道看蓋謂之履乾則凡處强梁之人遇險阻之事皆是也曰履九五之剛則爲臣之遇君矣四之不中不正與三同而吉凶異者三柔而志剛則有自用之心四剛而能柔則有畏懼之心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所謂愬愬終吉者蓋人臣之志莫不欲得其君而四能危懼以處之則下供其職上諒其衷其志可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剛中正則有能爲之資履帝位則有可爲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則得以遂其欲爲之心凡國家有因革損益生殺予奪獨斷而行之更不商議其是非可否之何如也爲夬履之象夫天下之事多



得于慎重周密而失于主張太過如以夬履而處事則議論多不及詳利害多不及悉即事之正而當行者猶不免于危而況不正乎

○此爻本是好爻而周公繫詞若此亦憂治世危明主之心耳古之聖人才足以斷勢足以專而詢蒭蕘訪工瞽明目達聰必欲盡天下之情者亶憂履之過而懼其入于厲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所謂夬履貞厲者蓋其才足以自遑而勢又

足以自專未免傷于所恃故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夫人之理交相感應上九居履之終是人情自驗之日而亦夫監在玆之會故必省于心術之間而考之行事之際或吾之所履能合乎天而可以得天助之祥否也能當乎人而可以得人助之祥否也如所行无一念而不與天心相孚无一毫而不與人心相契是之謂其旋也是履之善者也則天祐之人祐之而所應之祥於此足徵矣何元吉如



之不然或履之未善或善而非其旋如之何而得元吉哉
○此爻就履之終上說道理祥者吉之兆也天下之事吉凶未形而其兆已先見故即其事可知其兆也曰自考雖兼得失然其意却重在祥一邊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履道之成也而元吉在上則天與人協應德與福兼隆不徒一事之順而實萬事之順不徒一時之利而實終身之利大有慶也
○總論
○人之有履猶足之有行也无所履而進者是廢行也履之而不善者是妄行也履之貴于天下尙矣是故履之於始則行其願謂出處之大閑不可輕也履之於終則考其祥謂天人之大機不可爽也下之所履不患其不憂也而患其不能樂故二曰坦坦欲其樂也上之所履不患其不樂也而患其不能懼而憂故愬愬則吉夬履則厲欲其懼而憂也要之有素履之往而後有視履之祥能爲二之樂則能爲四五之憂此造



化成始成終之運所以相因而禹稷顏子所以易地則皆然也彼六三者何足道哉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卦所以名爲泰者蓋卦體天地交而二氣通是造化貞元之會而亦世道文明之端也故爲泰文王繫詞以爲造化人事相爲表裏者也謂之曰泰則

太和之所薰蒸已有陽明用事之漸而无陰邪伏于其間况卦體則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卦變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當斯時也小人之黨擯斥于下位而君子之朋布列于朝端朝无倖位野无遺賢清明之氣象於此可想矣占者得此則君子之道得以大行上以凝氣運於不替下以保國運于常新何吉亨如之

○小往大來自是相承蕃邪正之機互爲消長邪日退則正日進自然之理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伏羲名卦爲泰而文王繫詞曰小往大來吉亨者何也蓋乾天道也君道也坤地道也臣道也此卦乾下坤上則是觀之造化乾下濟坤上行不以形交而以氣交由是二氣之運達於萬象而盈宇宙間之物皆懽忻而交通莫非天地太和之化也此造化之泰也觀之人事則君下交臣上應不以迹交而以神交由是意氣之運相爲孚契而天下國家之慮有不謀而自合者皆君臣聚會之情也此人事之泰也夫造化啓其端世道昌其會固泰之極也而其小往大來當何如哉以造化言之生息之氣爲陽而陽之性震動發舒而爲健肅殺之氣爲陰而陰之性收歛閉塞而爲順當泰之時則生息之氣在內而行肅殺之氣在外而不行惟內之陽是以內則健也惟外之陰是以外則順也雖造化之性不能皆健而无順而健者爲主所謂順者



亦置之虛空不用之處而已此非造化之小往大來乎以人事言之光明正大者爲君子而君子以致君澤民爲道陰險邪媚者爲小人小人以蠹國害民爲道當泰之時則君子在內而用事小人在外而擯棄惟其內君子故君子之道得以自見也惟其外小人故小人之道不得以自售也雖太平之世不能皆君子而无小人而時多君子彼小人者亦難乎其爲小人矣此非人事之小往大來乎如此則造化人事交際其盛而太和在宇宙間矣

謂之吉亨不其宏哉
○萬物之通即二氣之通特天地之通於萬物見之耳志同總是心一道同君曰都臣曰俞者固同也君曰可臣曰否而道之所在亦不害其爲同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乾天也坤地也乾下坤上是二氣絪縕之機而世道維新之會也是之謂泰也元后有天地民物之



責者將何以致其泰哉吾知氣之運行于天地也而有所謂道焉民之利用於夫地也而有所謂宜焉夫地之道本无太過而未有以裁成之則其化无窮有莫知其紀者民始以過病天地也元后則從而裁成之治歷明時體國經野以至五典之倫皆爲之定其規而天地自此不過矣天地之宜本无不及而未有以輔相之則其化无心未免滯于形氣民始以不及病天地也元后則從而輔相之辨耕耘之宜別高下之則以至五常之敎皆爲之立其極而夫地自此无不及矣因夫之時以興民之事順地之利以立民之極蓋自此而囿於其道順於其宜而无復以過不及病天地者皆聖人左右之功也所以開世道之泰者豈其微哉

○天地之化本爲生民之利而斯民所以未獲其利者以聖人无以開之耳如歷書未作則莫知其春夏秋冬疆理未明則莫知其東西南北是故正四時辨五方皆所以裁成之也四時辨矣猶未知其宜耕而宜耘五方明矣猶未知其宜



黍而宜稻是故因時作事因地立法皆所以輔相之也裁成夫地而使民咸明之輔相天地而使民咸用之是聖人爲造化計者皆所以爲生民計也以字貫到末方佳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當泰之時正君子有爲之日而三陽在下均有效用之心故同心共濟協力有爲或倡之或和之如茅之拔而其根以類而起也夫君子之出也固乘乎世道之泰而世道之治亦賴衆君子爲之維持

也占者如是則上爲德下爲民而天下國家之事咸相與以要其成矣不亦吉乎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九所謂拔茅征吉者蓋君子之志均以天下國家爲心惟其心同故其上進亦同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

九二以剛處柔得下之中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而得此當何以合之哉吾知當泰之時其政弛其民玩而遽以紛更擾之則天下受其多事之禍



矣故必待人以恕處事以寬包容荒穢焉可也然當泰之時因循日久積弊日深而徒以姑息處之則天下將有不振之患矣又當有罪必誅有弊必革用馮河焉可也當泰之時寧无以人與事之遠而忽之乎則圖利害于未萌揚賢才於側陋而不遺其遠焉當泰之時寧无以人與事之近而忘之乎則不溺于黨與不牽於私情而忘其朋比焉包荒也不遐遺也所以養治體也而嚴以濟之則寬而不失之弛馮河也朋亡也所以肅治綱也而寬以濟之則嚴而不失之苛分之各一其中合之共成其中其于此爻中行之道不有合哉

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所謂包荒得尙于中行者非他也蓋中者保泰之道而心者行中之本也惟心之光而不以私自蔽則知剛知柔而有以擇乎中惟心之大而不以欲自隘則能剛能柔而有以用乎中天下豈有外心而成化者哉

○包荒字兼下四句在其中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天道之行也不能常盈而无虛故世道之運也不能常治而无亂九三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以險夷之勢言之猶平而必陂也以往來之氣言之猶往而必復也此氣數之必然而有孚者也占而得此當何如哉吾知治亂之相仍者天也保其治而不至于亂者人也誠能思患預防而艱難其心立綱陳紀而正固其事則致治於未亂

而亂不生保邦於未危而危不作不惟无恤於平
陂往復之孚而且可長享太平之福矣不然人不
足以勝天豈惟福之不可致而亦安免于咎耶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九三所謂无往不復者蓋當天地否泰之會陰陽
消長之交此而能謹則勿恤其孚此而不謹則不
富以其鄰如之何而可以忘戒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力



以率之而其類自合不待令以約之而其心自孚
小人之勢亦可畏矣君子之處此亦危矣
○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同類也而以之者在
初故曰貞吉爲君子幸也四曰以其鄰小人與
小人同類也而以之者在四故曰翩翩爲君子
危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天下之分陽宜居上陰宜居下是在下者陰之實
也茲翩翩然下復以居上位則非其分之當然而
失實矣所謂不戒以孚者蓋小人以害正爲心以
同類爲黨故不謀而自合也
○首二句嚴陰陽之分以抑小人下二句推小人
之心以危君子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則
是忘王公大人之分而交乎公卿輔弼之賢推誠
以任之而不以爲疑折節以下之而不以爲屈有
帝乙歸妹之象占者如是則股肱良庶事康賢人



之功皆大君之功而萬民之福皆大君之福也何
元吉如之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所謂以祉元吉者蓋用賢圖治人君之願而
不能行其願者以德之不中也五有柔中之德則
非薇賢而失之不及亦非自用而失之過故能行
下賢之願而收得人之功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治道積累以成泰猶掘隍土積聚以成城也上六

居泰之終則天道之長者已變而消矣人事之治者已變而亂矣是泰極而否猶城之頹而復反于隍也占而得此當何如哉吾知時之未亂者易爲功時之既亂者難爲力當泰極而否之時天人交戲其窮有不可以人力爭者故勿用行師惟以義自安以正自守而自邑告命可焉然時不可爲勢不可挽雖告命之正而亦終于羞吝矣然則圖治者不防于未亂之初亦安能救于危亂之後哉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六之城復于隍者雖天命之使然而亦人事之自亂也

○命字以人事之理言與告命之命字同

○總論

○世之有否泰也猶寒之必暑暑之必寒也天也然方其將治則有交孚之誼及其既治則有預防之規所以保其泰而不使至于否者是猶未暑而刈穫未寒而求桑也人也就此卦觀之天地交泰多士彙征孰不謂其既安且治然中行之主不以居尊而忘延訪之規中行之臣不以宴安而廢張弛之政至于平陂之相乘往復之相尋而艱貞之戒且有加無已焉盛世之君臣所以維持世道者其用心固如此也蓋嘗稽往牒太和宇宙孰若唐虞成周乃上有明目達聰迪知忱恂之勤下有敷教明刑旌淑別慝之忠而戒慢遊于丹朱勤綢繆于桑土彼其治而愈治安而愈安者良有由哉不然進翩翩之徒以塞彙征之路忽天地之際以釀復隍之憂此元狩天寶之治所以不克終也讀此者不能无感于世道之變云



☰☷ 乾上坤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卦所以名爲否者蓋卦體乾上坤下是造化閉塞之會世道紛亂之機也故爲否文王繫詞以爲造化人事相爲表裏而君子之出處亦視世道之顯晦何如耳當否之時則氣運之厄有以成吾道之厄三綱淪九法斁既不成所謂人道君子處此雖

懷才抱德亦終有所厄而不能自伸是豈正道之利哉然君子貞之所以不利者何也卦體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卦變九往居四六來居三是君子之朋擯斥而无餘小人之黨當權而用事當斯時也雖有命世之才欲起而匡救于其閒亦將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矣如之何其利也

○這節意思相承造化否塞則世道决无清明之理世道邪正糅亂則君子决无奮揚之機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伏羲名其卦爲否而文王繫其詞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者何也蓋此卦乾上坤下則天之氣不交于地地之氣不交於天陰陽乖戾化生之機无由以及于物此造化之否也君負其位而不下交臣負其能而不上應上下乖離邦國之亂由之以起此人事之否也造化人事交處其厄其大往小來也當何如哉以造化言之肅殺之氣屬乎陰者也時則在內而方行矣生息之氣屬乎陽者也時則在外而不行矣惟其內陰故柔在內也惟其外陽故剛在外也當是時收斂之性爲主於中而發舒震動之性无復有存矣此非造化之大往小來乎以人事言之小人之邪猶之陰也今則得志而用事君子之正猶之陽也今則擯斥而无餘惟其內小人故小人之道長也惟其外君子故君子之道消也當是時妨賢病國之徒肆禍於



世而忠君愛國之志不得以售此非人事之大往小來乎夫是之謂匪人也夫是之謂不利君子貞也

○此節句句與泰相反天人之理一而已天地之氣和則以和召和自生出許多聖君賢相而奸邪屏息天地之氣戾則以戾召戾自生出許多庸君庸相而賢人隱伏无邦只是上下乖離治化不行雖有邦若无邦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否之卦乾上坤下天地不交此二氣之乖而亦世道之厄也君子處此當何如哉吾知當否之時上下乖戾旣不利于君子貞矣而顧欲闡揚其德戀戀於祿位之間幾何而不罹於小人之禍也故必知其時之可止而與之俱止非无智也而晦之若愚非无才也而韜之若拙恂恂然收歛退抑不入于危亂之邦而人亦不得以祿位而榮之斯則不汩于利而亦不罹于害乃爲善其處否矣乎

○遯之象曰遯而亨坤之文言曰天地閉而賢人



隱二陰且遯況三陰乎六陰而隱三陰其可仕乎聖人于亂世每不欲其有爲如此若箕子孔子自不可以此論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在下相遲而進是小人之徒以同利而相親以同勢而相援羣奸黨與布列朝端亦猶茅之拔而其茹以其彙起也然天道不可一日而无陽猶世道不可一日而无君子也君子受禍其爲國家之害豈其微哉占而得此必去其害正之心而使

君子不罹於中傷之禍則不惟善類獲全而天下生民皆受其福何吉亨如之

○大凡君子用事則交相汲引以行其道小人用事則交相結引以植其黨故初之象與泰同也聖人于君子之進則喜其得行故曰征吉於小人之進則慮其或長故曰貞吉亨謂之貞者只是不害君子而已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六拔茅而貞吉者蓋小人變而爲君子則植黨



之念易而爲愛君之心此所以爲天下愛惜善類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陰柔固爲小人之黨而中正則有好善之心是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而不肆其中傷之謀此小人之吉道也然小人之心容有外爲承順而心實奸險者君子不察爲其所染者多矣故爲大人者當儉德避難堅守其否則身雖退而其道猶亨豈可以彼之包承而遂喪其守耶

○包承只是不害君子而已未必其道同志合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所謂大人否亨者蓋君子小人本不相爲類不可以彼之包承而遂亂於小人之羣也

六三包羞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是小人有害正之心而才不足以遂其奸其所包含者皆可羞耻之事也君子於是時亦當知所以自處矣

○小人之志直欲殄滅善類此等心術極可羞耻



然以其才之不足故僅含之而已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所謂包羞者蓋其以陰居陽爲不當位是有小人之志而无小人之才故欲傷善類而未能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上夫之運盈虛相仍而九四之時否過中矣則是夫心有厭亂之會而國家有將興之期否極泰來夫之所以關乎人也處小人之道病於過激而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則是不輕舉以激其變亦不緩治以失其機周旋曲慮人之所以成乎天也失疑之謂有命无咎也如是則不特一人之福而且爲善類之福君子之道不自是而可大行哉

○此爻无咎與他爻不同分明是舉動萬全筭无遺策乃人事之得與有命字相對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所謂有命无咎者蓋大臣任國家之責皆有傾否之志然必天啓乎人人成乎天而後其志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陽剛中正是有撥亂之德也居尊位是有撥亂之權也故舉法度之已廢者齊之取紀綱之已墜者振之能休時之否是所謂大人也占而有如是之大人則凝天命于既去收人心於既離而吉矣然亂不生于亂而生於治頃刻不存即怠荒之所由作斯須不謹即禍亂之所自生故既治矣而常若未治既安矣而常若未安其亡其亡之慮未嘗一時忘焉則防患愈周而保治愈固人君之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不猶係于苞桑乎

○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所謂叢生者其固尤甚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九五所謂大人之吉者以其居尊位而有正當之德也位在我旣當撥亂之任而德在我尤能盡輿治之道此所以謂之大人也此所以得吉也

○雖德位並言意終重德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九以陽剛居否極夫謂之否極則亂極將治有其時矣謂之陽剛則强毅有爲有其事矣兼此二



者而何否之不可傾也始而得此則其先也雖不能免于危亂之禍而其終也卒相安于无事之天非先否后喜乎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所謂傾否者豈徒以人事之得哉蓋居否之終已爲亂極將治之時否者將轉而爲泰矣豈能以長否也

○總論

○微哉治亂之機天人之際乎致否者小人而生小人者天也否極泰來者天而回天命者人也天與人常相因治亂之所以異也然天時不能常治而无亂而聖人之心則皆惓惓欲治之心也此卦下三爻小人用事否之時也聖人於初則曰貞於二則曰包承至三爲小人之尤者亦但曰包羞不欲小人之害君子者何其至也上三爻否之已極泰之漸也聖人于四則曰疇離祉於五則曰休否於上則曰傾否其所以幸世道者何其切也至于在下者當否之極則又慮



其亂於小人之羣在上者休否之後則又慮其忽于其亡之戒其處心積慮惟恐正之復陷于邪治之復入于亂者何汲汲也噫天地以好生爲心聖人以思治爲心爲人君而知此必思所以杜禍患之端爲人臣而知此必思所以嚴邪正之辨爲小人而知此亦或知所以變矣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卦所以名爲同人者蓋以離遇乾火上同于天是

造化物類之相感其性同也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是君臣合德陰陽感應其情同也故爲同人文王繫詞以爲同人之道貴公不貴私貴正不貴邪況此卦以健而行有涉川之象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又有君子正之象占而得此必以无我之公待天下之人情有親踈而視若一體勢有遠近而處若一家是同人于野也由是以吾精神之契而同道以相親則此无惡彼无射何亨如之以吾剛健之才而同心以



共濟則相與亨屯相與拯溺又何涉川之不利乎是亨非強也同人之利于處常也涉川非倖也同人之利于處變也然所謂同人者豈徒以勢同而巳耶抑徒以利同而巳耶必其不求同俗而求同理理苟合也則家視天下人視中國而不嫌于尙同苟不合也則家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嫌于立異必如是而後謂之于野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致亨而利涉也不然雖有所同亦苟同而已夫何利焉

○于野與于郊相反言其所同之廣也貞者欲其得所同之道也接輿荷蕢之流以斯人爲不足與視天下爲不足親不知于野之義者也鄉愿之流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不知君子之貞者也貞字論理之公私不論人之衆寡同出于公縱有不同不害其爲同人同出於私縱盡天下皆同亦終流於朋比而巳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伏羲名其卦爲同人者蓋此卦之體六二以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是爲人臣者以柔中正之德輔之於下而爲君者以剛中正之德孚之於上明良一道上下一心相與都俞吁咈而无形迹之間此所以謂同人也文王繫詞曰同人于野固可得亨矣又曰利涉大川何也蓋同固无不利而涉川又貴于健此卦之德以健而行則嚴毅幹固才足以有爲是濟險之具在我而協力之助在人此涉川

之所以利也又曰利君子貞者何也蓋同人之道莫先于邪正之辨而所以知之者存乎明所以決之者存乎健所以孚之者存乎人已之交此卦之德離為文明而乾為剛健是和同周比之介析之精也公私從違之辨決之力也卦體六二中正而五應之是已以道而同乎人非私與也人以道而同乎我非私比也明健相成則合內外而一于正中正交孚則合物我而一于正夫是之謂君子貞也然是貞也吾一人之心亦天下人之心也吾一



人之理亦天下人之理也吾以理感于人則人亦以理應於我无親疎遠近而此志之所流通舉聯屬於一理之中而莫之間必如是而後為大同之道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致亨而利涉也不然私情之合將有所通有所不通又何致亨利涉之足云

○得位不可作居人臣之位說得位者正也得中者中也與九五之中正合德此所以謂之同人也乾行專承涉川言蓋協力之助雖在于人而撥亂之具則在于我也講文明以健中正以應俱要貼同人字不可泛言通天下之志亦見他大同處大抵以迹而合者雖有所同而終非意氣之孚以理而合者雖有所異而終不害其為意氣之協此不可不辨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火炎上其性同也此同人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審異致同之道焉蓋天下之族其賢愚貴賤區以別矣不有以類之則淆天下之物其服色器用亦至繁矣不有以辨之則亂故必分其孰為



三德孰為六德孰為无德而公卿大夫農工商賈之業必以其類焉又必觀其孰為尊者所用孰為卑者所用而車旗服采等威文章之制各惟其稱焉惟族之類也則賢否不至混淆而有以合天下之族惟物之辨也則名分不至乖亂而有以一天下之物此大同之化所以昭于天下與

○類族是正天下之名辨物是別其所用之器其實辨物即所類之族而辨之也春秋之中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類族之謂乎文公之論燧則

辭之于奚之請繁纓則惜之其辨物之謂乎故
春秋者易之見於事業者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初九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則非爲私之
人上无係應則又无所與私是以大公无我之度
待一家一體之人蓋合宇宙四方而莫非吾與者
也爲同人于門之象占者如是則不溺于私情不
昵於朋比何咎之有
○于門即于野之意蓋門以內則情有所係門以



外則心无所係誠齋曰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
孰非吾同也斯言得之矣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夫人心有所偏則情有所昵故不免於咎也初九
出門同人則同以理而不同以情同以公而不同
以私何咎之有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人之道出乎公則入乎私公則廣而私則狹六
二雖中且正然有應于上不能大同而係于私是
其合己者同異己者離情之所與則親情之所不
與則疎爲同人于宗之象夫君子以萬物爲一體
而交止于宗則所交亦不廣矣不亦可羞乎
○宗如宗族之宗于野于門則親疎遠近渾然无
間于宗則惟其情之所親近而疎遠者多矣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君子視天下之人莫非吾與其爲道甚正大而光
明也如同人于宗而已則有我之心非大公之心
是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
欲奪而同之是負其不直之名又懼難敵之勢不
欲顯然而發故伏戎于莽以伺其隙升于高陵以
窺其動不過欲敵九五以據六二也然以理勢之
不敵終无以遂其窺伺之計亦三歲不興而已彼
非分相求者果何益哉
○此爻本非所合而欲倚勢以合之且又懼其不
能合而爲是窺伺覘望之計也伏戎二句最得

小人之情狀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伏戎于莽者蓋欲敵九五之剛以據六二也
三歲不興者理勢不敵安能以有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
所隔是以苟合之心潜蓄其窺伺之謀盖將越九
三以取六二爲乘墉以攻之象然非所與而欲合
之理之所禁也不以道相結而欲以力相爭義之

所不得爲也九四以剛居柔是不過于剛而能安
乎義理故又爲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
有改過之善何吉如之
○九四之心亦三之心也然三之伏戎已見爭奪
之形而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心三不能變其
伏戎之習而四則弗遂其乘墉之攻故三困于
勢終於不興而四安于理猶可得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四既乘其墉矣則非屈于勢而不能攻乃屈于

理而不克也曰吉者蓋義之所可行者爲通義之
所不可行者爲困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之中
則能改過而吉也
○困即弗克也則即義也自天理之宜則爲義自
義之不可踰則爲則耳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君臣相應同心者也而爲
三四所隔是有强暴之人欲起而奪之或伏戎以
爭或乘墉以伺其初亦甚離矣然義理所同物不

得而間之故伏戎者終于不興乘墉者終於不克
而二五之交卒得以相合爲先號咷後笑之象夫
其先號咷而后笑也豈徒恃其理之足以勝哉以
柔弱之六二而遇剛强之三四又必用大師以勝
之而後得相遇也蓋事變不可以常理論小人不
可以常理化則假勢以伸理亦其宜矣
○號咷與笑只是始離終合之象非眞號咷與咲
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所謂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蓋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君臣之分已明其理本直也所謂大師相遇者言必欲遏伏戎之勢去乘墉之敵而後得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九居外无應物莫與同是孤介特立之士視斯世斯民邈若无與于已爲同人于郊之象占者如是雖不可得亨利之效然亦愈于苟合之人以得失之故而累其心者亦可无悔矣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君子處世君所當事民所當治友所當友舉宇宙間內事孰非吾分內事若謂之同人于郊則超然於勢利之外而明德新民之分量亦終有歉志未得也

○總論

○同人之道論其心不論其迹故千萬人非衆也一人非寡也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同以天下中正之遇同以一人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呢也伏戎乘墉邪也非貞也然與其呢也邪也寧固而已春秋之世若丈人荷蕢者流耦迹農夫而不屑與世俗爲伍豈盡无見而然哉彼見祭伯原仲之徒非君命而樹私交吝道也季孟田常之徒黨同伐異若伏戎之兵乘墉之盜賊道也故寧爲胼胝之侶而不爲比周之羣寧置其身于恬淡之鄉而不置其身於戰爭之地玆隱士之見寧伏其身而无悔也然夫子則尤其果病其无義而嘆其志之未得矣是故視斯人皆



吾羣視天下皆可易齊魯宋衛之君可同即轍環而不爲勞公山佛肸可同即試於磨涅而不爲黨七十二賢可同即歸而裁之而不爲私此言同人之貞者必曰孔子也

☲☰ 離上乾下

大有元亨

卦所以名爲大有者蓋卦象火在天上是大明中天萬國畢照天開文明之象也卦體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是聖人在上天下咸從人際

熙皡之期也此所以謂大有也文王繫詞以爲當大有之時固人君與道致治之會况此卦乾健離明是有純天之德居尊應天是有憲天之政故禮樂刑政行之而盡善上下四方推之而皆準大善而亨也大有之旨期此其可以常保乎

○元亨二字本義改作大善而亨便與他卦不同元字有盡善盡美意亨字有大順大化意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伏羲名卦爲大有者何也蓋位不足則民不尊此卦六五柔得尊位是有天子之位矣德不足則人不協此卦六五居上之中是有聖人之德矣應不足則无其輔此卦上下五陽應乎六五是合萬邦以仰一人矣有位有德有君有民此人君所以聯屬天下而成其大也所以名之曰大有也文王繫辭曰元亨者何也蓋天下之治惟健者能决之明者能照之卦德乾爲剛健則不屈于私而足以斷萬機之煩離爲文明則不蔽於物而足以見千里之外其德之本諸身者純也王者求合於天而天道不外乎時卦體居尊而應天是天以時授人人君法天出治操縱闔闢一因乎時而不爲私焉其德之達諸政者順也心政相因內外合一故治无不善而民无不安也此所以元亨也

○柔得尊位重尊位不重柔字應天時行只是一意天之道盡之於時人君憲天之道亦盡之于時非時行之外有所謂憲天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大有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保有之道焉蓋天之道有善而无惡所以順之者君也天下之人不能皆善而无惡所以治之者亦君也惡不遏善不揚非惟爲大有之累而亦无以奉天意矣故有一不善從而遏之又從而竄殛誅戮之有一善從而用之又從而章服旌表之遏惡非私怒也天討有罪特順天之所欲遏而已揚善非私喜也天命有德特順天之所欲揚而已予奪出于人心而操縱因乎天道此所以世道清明而

大有之治保於不替歟

○天者理而已善則順天之理故非獨人好之天亦好之惡則違天之理故非獨人惡之天亦惡之曰遏曰揚不過因天意以從事而已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初九當大有之時是人臣際國家全盛之日驕奢之念易生也然陽剛則强毅有守居下則職位未崇上无係應則无私在事初則非功成盈滿之日是安在下之分而无驕矜侈肆之私未交于害者



也夫驕侈者禍患之階守分者持盈之道初知自守則禍患无自而及何咎之有然大有之時難處而人臣之職難盡占而得此者又必艱以處之兢兢業業求无曠官而後已焉則敬以盡分謙以完名而害終无自生何咎之有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當大有之初則功名之事未成盈滿之心未起宜其未交于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天下之任惟有德者足以勝之九二剛中在下有其德矣上應於五爲君所寵用矣是尊主庇民之才既具于已社稷蒼生之計皆責於躬其所負荷亦重矣爲大車以載之象占者以是而往則上爲國計下爲民計出其才而應之裕如也何咎之有

○言以載見其任也言大車見其才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所謂大車以載者言其有積中之德足以荷天下之重故當其任而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居下之上是公侯之位也剛而得正是有自獻之猷也上遇六五是有虛中下賢之君也由是因述職之期以修對揚之典凡治有之道保有之規無一不陳於王前爲公用享於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無剛正之德則既無屏翰之能又無輸悃之忠天子將察其情而黜之矣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亨于天子固不可就貢方物上說亦不必以朝

覲爲取象蓋古之聖君賢相嘗朝聘之際慶明良之會正欲使人臣得陳所學以罄其抱負之蘊非徒爲外比之虛文而已唐虞之際敷奏以言明者陟之幽者黜之此小人所以弗克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言公用享於天子者蓋惟其有剛正之德故能展其獻替之誠也小人則不惟无可述之職而其害且及於民如之何其當之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四陽剛是有非常之功也近君是有非常之權也功高者易恣權重者易偪若難免于咎矣然以其居柔則不極其盛而謙以處之遏惡則惟辟作威揚善則惟辟作福爲匪其彭之象如此則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下不忌何咎之有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九四所謂匪其彭无咎者蓋世之人臣往往有蓋世之功而至于犯偪上之嫌則以明不足也九四明辨晳然是知君尊臣卑爲分之不可僭知虧盈益謙爲理之不可易此所以能匪其彭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柔順而中虛已以應九二是人君忘其勢分之尊而推誠以下賢上之孚交于下也臣民聞吾尊德之風而皆獻其誠于我下之孚交于下也爲厥孚交如之象然所有既大則物性難齊處之太柔則民心易玩又當以威濟之柄不下移權不上僭有罪必討有弊必革而仁厚之中有神武焉占者如是則仁育義正並行可以保大有之盛而成



元亨之治矣何吉如之

○吉字雖承威如亦要兼承孚交來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所謂厥孚交如者蓋天下之人莫不有孚信之志顧其發之者君也六五孚乎九二則信賢圖治之誠足以契羣僚百姓之心其孚交宜也所謂威如之吉者蓋一於孚而無威則廢弛之法无以肅朝綱姑息之政无以一民志下民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矣此其所以必威以濟之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之時非以富貴崇高之位自驕則以豐亨豫大之盛自滿而上九獨以剛居上下從六五則信順之善合乎天命尚賢之吉簡在帝心而天其祐助之矣于是佑于一身則有逢順之休祐於國家則有累治之慶大有之盛可保而元亨之治可常振也何吉如之

○吉无不利是一意不必分觀象傳只言上吉可見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居大有之上而得吉者豈倖致哉葢君之德合乎天故天之意眷乎君思若翼之行若相之宜其上吉之若此也

○爻言天命之祐而徵諸人事之得象言人事之得而推諸天眷之隆感應之機一而已

○總論

○夫人之情處憂患則多思履盛滿則多娛思則致理娛則階亂此今古之恒也由今觀之時曰大有則幅員之域皆已延袤貢固之徒皆已除去四封皆已寧謐綏荒之外皆已來賓孰不謂其可恬然以嬉哉乃聖人固危之也初惕其艱二防其敗三昭其享四匪其彭兢兢然惟不共是懼而罔以寵利居成功所以儆其臣者何至也五下乎二慮其无威也上下乎五幸其不溢也惴惴然不敢以崇高富貴驕天下所以儆其君者又何至也恭嘗觀唐虞之際太平融洽而矣謨陳規者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甚則



勑之以時幾惕之以叢脞敢奏陳試罔敢不共名言允出罔敢不念下有叙歌之勸而上无一日無吁咈之聲然後知盛滿之世固時君具臣之所忽而詔辟察相所亟爲之圖也故曰危者使平噫盡之矣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卦所以名爲謙者蓋卦德止乎內而順乎外是內无上人之心而又不以賢智先人謙之意也卦象

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是以卑蘊高謙之象也故其名爲謙文王繫詞以爲天下之理未有滿而不招損者未有謙而不受益者人能謙則能下人者必能感乎人隨吾之所爲无不如意矣何亨如之且是道也君子之道也始雖不居其有終則不沒其有莫與爭功莫與爭能矣不其有終乎蓋君子之謙固非爲亨通之計有終之圖然不期名而名隨之不求益而益自至則其感通之理有不容誣耳信乎謙之不可以已也



○亨就目前言有終就後日言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伏羲名卦爲謙而文王繫詞曰亨者何也蓋謙者人之道也亦天地之道也觀夫天之氣下降以交于地而與之共濟此非天之謙乎然其氣之及物萬物相見焕然光明之莫掩何天之謙而亨也坤居乾之後而退然不敢有爲此非地之謙乎然其氣之上行代天有爲而與之終其事何地之謙而亨也謙則必亨天地且有然者況人而有下濟之心自卑之守豈不足配天地之亨哉然是謙也不徒能亨而又有終者何也亦以與謙之情乃天地神人之所不能違耳彼天之道未有盈而不虧也而至于謙則益之觀其盈極則虛消極則息可見也地之道未有盈而不變也而至於謙則流焉觀其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可見也鬼神之道未有盈而不害也而至于謙則福之觀其善降之祥惡降



之殃可見也人之心即天地鬼神之心也人之道即天地鬼神之道也故凡自驕傲物者不必同而天下有同惡焉亦如天之虧也地之變也鬼神之害也凡自卑下人者不必同而天下有同好焉亦如天之益也地之流也鬼神之福也惟人道之好謙也是以在上能謙則上得人之好不特其位之隆而德望亦因之以益彰在下能謙則下得人之好即其位可踰而德終不可踰上下之謙皆屈於始也而光而不可踰皆伸于終也信乎君子之有

終也

○通章俱是以造化形容人事下濟不作濟萬物言乃是天氣下降而與地共濟也如此說方見天之謙處光明正其及物之功所謂亨也地之卑不以形體言以性情言所謂至柔至靜是也上行者蓋地雖屈于天之下而其氣未嘗不達于天所謂動剛德方是也虧盈益謙就氣序之運行言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虧盈也日入而復出月缺而復圓益謙也地之高者有時而下



變盈也下者有時而高流謙也鬼神天地之功用也鬼神害盈福謙之情與人道惡盈好謙之情亦相似尊卑二字以上下之位而言光不可踰俱言其德望之隆而聲聞之美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以至卑而蘊至高謙之象也君子體之當何如哉蓋人之常情自高之心常失之多下人之心常失之寡不裒而益之則自處太高處人太卑而物我之間不得其平矣君子則抑其輕世傲物之心而多者不使之多增其謙卑遜順之意而寡者不使之寡多者裒之故自視不見其有餘寡者益之故視人不見其不足而物我之施各得其平玆其爲君子之謙也與

○多寡二字俱就一己言不可以多屬己寡屬人如分人己則裒益二字說不去矣其實裒多便是益寡未有上人之心既去而下人之心不存也裒多益寡便是稱物平施未有无先物之心而不得待物之道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以柔處下柔則非倨肆之人處下則无上人之心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蓋謙而又謙之君子也占者如是豈特平居之時无不吉哉雖以處變故之際若涉大川而順以處事者可濟事變慮以下人者可得人心險不終于險而吉矣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所謂謙謙君子言其无上人之心而以卑下自處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柔順則无上人之心中正則得稱物之宜是其謙之德積于中而聲聞自見于外也爲鳴謙之象夫惟其謙之在我也則可以處已可以處人何貞如之惟其謙之聞于人也則施无不得行无不利不亦吉乎

○天下之人所好在謙故未有有諸已而不聞諸人亦未有人心好之而不稱其美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所謂鳴謙貞吉者蓋有柔順中正之德則下人之慮以誠而不以僞若虛之度以心而不以迹固非襲取於聲音笑貌之粗而爲要譽之計者所能同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是有尊主之功而不自以爲功有庇民之德而不自以爲德蓋有功勞而能謙者君子之道也占者如是則不有其功者終不能掩其功天子嘉之萬民頌之不其有終乎且善處功名者可以長保富貴天子不疑大臣不忌何吉如之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謂之勞謙君子天下不惟仰其益世之勲而且嘉其高世之量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居大臣之位舉天下惟吾所欲爲當無不如意而況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則其謙虛之德尤足以投人之好者其无不利宜也然九三勲勞之臣



也彼猶以勞謙之德處之四之勞不如三而可偃然居其上哉故又當發揮其謙心愈下禮愈恭以示不敢自安之意可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四既无不利矣而又曰撝謙者豈爲過哉蓋君子有處已處人之宜而又有尚德尚功之禮故雖過於謙亦適中其則耳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夫人君而矜念

乎臣鄰則爲羣臣之所共戴勤恤乎民隱則爲萬
民之所共悅不待勢以威之力以偪之而從者自
衆爲不富以其鄰之象當此之時而猶有不服者
則率吾歸服之衆以征梗化之徒所謂以天下之
所順攻親戚之所叛也不亦利乎然既得民心則
張弛闔闢之間將隨吾所施无不如意矣豈特利
用侵伐已哉

○下二句俱承不富以其鄰來俱是謙而得民之
應或以利用侵伐句爲君道貴剛太柔則廢似



與本義不同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所謂利用侵伐者蓋以吾歸服之衆而征彼
不服之民非无名之師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處謙之極者也夫謙德既積于己則聲聞自
孚於人此无惡而彼无射亦其宜也爲鳴謙之象
人之好謙既甚則其歸服益深雖以其順攻其逆
亦求有不克也爲利用行師之象然未居爲君之
位而又少駕馭之才故但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上六亦主一國之任者其曰无位但未居君位
而已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雖鳴謙矣然質柔无位則卑遜之德有餘而
駕馭之才不足其志終未得也惟其志未得雖用
行師亦僅足以征己之邑國終未能使天下胥服
也

○象傳四句相承說下



○總論

○易之言吉凶利害至詳矣夫吉凶之相倚也利
害之相伏也如晝之有夜暑之有寒六十四卦
之所不能違者也乃謙之一卦下三爻則皆吉
而无凶上三爻則皆利而无害爲君利也爲臣
亦利也處常吉也即處變而涉川亦吉也无事
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
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
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中狹量之人位高則

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恣以易陵易忽易恣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于无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有所疑於我而我无所加于人故潛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弼弼呐呐之中虞書陳謨推轂不矜函風致頌式歌赤舃至於征苗振旅而謙受益一言尤諄諄焉噫聖人之意見矣

䷏ 震上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卦所以名爲豫者蓋卦體剛應而志行是人和之應也卦德以順而動是人和之本也故其名爲豫文王繫詞以爲天下之人惟順可感而天下之事亦惟人心和樂乃可有濟吾誠順而動矣民心說樂矣則安往而不利哉是故順民心以建侯則民將曰是所以治我非所以擾我也而樂爲之推戴順民心以行師則民將曰是所以靖我非所以毒我也而爭爲之效死以二事之大且无不利況於小者乎不然違衆以動殘民以逞揆諸理而不順稽諸民而不和雖小事未有可行者況於建侯行師耶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伏羲名卦爲豫者蓋此卦之體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是大臣負經綸之才而君任之民從



之隨其所施无不如意也卦德以順而動是上順天理下順民情而操縱闔闢无所拂逆也剛應志行旣以一身享天下之豫順以動又以一身致天下之豫此所以名爲豫也文王繫詞曰利建侯行師何也蓋理一也天地之奠位此理也吾人之立極此理也吾誠順理而動則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三光正五辰叙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天地以是理而不違于我矣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囿于天覆地載之中其

孰得而違之乎以之建侯卽天地之命也其有不樂戴乎以之行師卽天地之討也其有不樂從乎一順動而可以得天地得民心信乎順動所係之大也然豈惟卦詞然哉極而言之天地之化根于太極運乎二氣是天地以順動也由是日月順其軌而不過四時順其序而不忒孰非天地之順爲之乎聖人之動合乎天理當乎人心是聖人以順動也由是五刑不用五罰不試而民歸其極孰非聖人之順感之乎一順動而天地之化聖人之治



皆不能外焉豫之時義大矣哉

○通章重順動二字首節雖與剛應志行並提其實順動者剛應志行之本也如之言天地之順動如我之順動也或謂我之默契天地或謂天地之錫我以福皆非是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天地間有元氣亦有元聲方雷在澤中時氣鬱而未舒聲藏而不奮也至雷出於地則搏擊之聲一發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此豫之象也君子體之法其聲以爲樂之聲法其和以爲樂之和聲容之制无不備具由是事功之隆因樂以顯精神心術之運因樂以彰卽其樂之備而其德之盛者可睹也巳且不惟崇德巳也以是樂用之南郊以祭天而配以祖用之明堂以祭帝而配以考所以達仁人孝子之心者皆有藉於是樂也夫樂一作而吾心之和以彰神人之和以洽此先王之樂所以同天地之和與



初六鳴豫凶

初六陰柔小人上有九四之援得時主事是趨附權門以勢燄相誇不勝其豫而以自鳴者也夫小人始以勢相邀結而要其終未有不敗者何凶如之

○九四一爻自四觀之本爲好爻然爲初所倚爲三所視爲上所溺似爲不好爻此易之不可爲典要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夫志不可滿未有滿而不招損者初六鳴豫則趍
櫳附勢其志已窮極矣宜其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人情易溺于豫溺則不免于憂初有鳴豫之凶三
有盱豫之悔上有冥豫之咎五亦有沉溺之疾是
皆樂反爲憂者也二獨中而得正是持其操於紛
華波蕩之中而不以亂其心確然其有定守也目
辨其幾于欲動未動之間而无俟于終日洞然其
有定見也蓋操守之易搖者則其藻鑑易昏而德



性之堅定者其精明未有不先事而照也爲介于
石不終日之象占者如是則其守也貞而固而趍
于利欲之外其發也貞而明而得夫泛應之宜何
貞吉如之
○不終日承介于石來蓋人心之靈本无不照而
每臨事而眩者以爲利欲所昏惟心之靜則不
期明而明生矣貞吉兼承二意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不終日而貞吉者以其有中正之德則靜而

生明安而能慮宜其見幾之明決若此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九四卦之主也三不中正而近乎四由是上視于
四而依阿以求容下溺于豫而逸樂以自恣爲盱
豫之象夫權不可附而樂不可極趍權而極樂雖
可竊一時之榮而要其終未有不困窮而自悔者
此自凶趍吉乃遷善改過之機也悔之速則有維
新之善如悔之遲則其過遂成亦終於悔而已
○六三已爲小人之徒然聖人猶冀其能悔而且



示之速悔其欲人之改過蓋惓惓也故曰聖人
之情見乎辭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盱豫而有悔者由其不中不正而德不足故
不知道義之可守而惟見權勢之可趍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爲卦之主是大臣負天下之望而能任天下
之重以弼厥后而君賴以豫於上以康兆民而民
賴以豫于下蓋人臣調元贊化之道此其克盡而

先憂后樂之願此其大酬不徒有得而大有得者
也然任大責重本非一人之力所能勝而天下賢
俊之士亦非疑忌之所能結又必開誠心在公道
集天下之士以共致夫天下之豫則意氣所孚智
者獻其謀勇者獻其力羣賢畢集如髮之聚于簪
而又速矣由豫之慶不自此而有終哉
○上句是美其致豫之功下句是示以保豫之道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所謂由豫大有得者蓋人臣處世莫不有尊



主庇民之心玆能使君民之豫由我而致則其志
大得以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六五以柔居尊則欲敗度縱敗禮既不知爲社稷
蒼生之計而乘九四之剛國之權柄又盡出于權
臣之手神氣上弛國脉將危矣故爲貞疾之象然
以其得中則是先人之遺風善政猶有存者國勢
雖衰而天命未改也故又爲恒不死之象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貞疾者以其乘九四之剛權出于下而政不
歸于上也所謂恒不死者以其得中則先人之遺
澤尚存而國家之善政未替故不至于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陰柔既无自守之操居豫極又當逸樂之時
是沉酣於勢利而不以正自防恣意於逸欲而不
以義自克爲冥豫之象然以其居動體則人欲雖
長而天理猶萌爲能變逸樂之非而不敢縱事雖
成而更能有爲之象占者如是則可以補過而无



咎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以冥豫而在上則逸樂之極非善終之道何
可長也此其所以貴於速渝也

○總論

○天下不可无和樂之時而君子不可有逸樂之
心當豫之時宰相以剛而任事上下以順而承
休太平之風充滿宇內其樂極矣然時處其樂
則柔曼雅化之欲每易以波蕩其心而快志娛

遑之觀亦恒情之所甚便者故无論庸君具臣
沉酣于佚樂而莫之省憂即元元之衆未有不
以樂極而悲滿極而損也聖人有憂之是故于
初戒其窮也於三悔其盱也於五防其疾也於
上危其不可長也惟二之介石能熟察乎憂樂
治亂之機則爲之深致意焉聖人之憂治世何
切也蓋嘗讀史至于貞朽而不可校粟紅而不
可食未嘗不想其豫樂之盛而土木甲兵征輸
望幸紛然交作至於江淮煩費海内騷動然後



知聖人之慮深哉雖然猶未也聖人於三之悔
則欲其速圖於始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正于終
其欲人之寡過蓋惓惓也是故輪臺之詔君子
猶有取焉耳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卦所以名爲隨者蓋以卦變言之剛來而下柔是
臣之隨乎君也以卦德言之此動而彼說是民之
隨乎君也故爲隨文王繫詞以爲天下事成于衆
志之協和敗於上下之乖離既隨矣則同心共濟
而情无所睽協力有爲而勢无所阻當得大亨也
然隨之道貴義不貴利貴公不貴私故又必利其
名分之正而非倚勢以妄合出于道義之交而非
阿諛以取容則以正自處庶乎可无失身之咎不
然无奉公之誼而徒爲朋比之私雖大亨而安免
於咎耶

○隨字重在物來隨我一邊然非在我之道亦无
以致物之隨也貞字是吾人相與第一義嚴尤



之隨王莽荀彧之隨曹操則失其所隨之八公
孫宏之隨武帝呂惠卿之隨神宗是失其所隨
之道其不正而咎宜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
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

伏羲名卦爲隨者蓋以卦變言之剛來而下柔是
以智勇之臣輔柔嘉之君也以卦德言之此動而
彼說是上有明作之君下有順從之民也臣隨乎
君則隨道達於朝廷民隨乎君則隨道達於邦國

故爲隨夫隨固得大亨矣又必利貞而後无咎者蓋正者天下之公理也以正而合則剛來下柔者非逢迎之私動而說者非詭隨之失與天下之大皆潜孚於理之中而欣然從之此貞之所以无咎也夫隨一正而天下從則隨之道洽于君臣通於君民而又達於天下而无間隨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隨之象也君子何以體之蓋動靜者天地之道亦吾人之道宜靜而動非所



以順造化也故當嚮晦之時而靜處以定其氣休息以安其身則形不勞神不敝而有以爲應用之本矣玆其順天之一端乎

○君子體天行事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於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或謂日乾夕惕坐以待旦此又不可例論者盖君子雖逸其身而當任大責重之際則又未嘗不勞其心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夫人未有所隨則其心廓然而无所係一有所隨則不勝係戀之私而失其大公之常爲官有渝之象然有主未害也亦顧所主何如耳誠出于道義之交而非情利之合則有以資其德業之助不亦吉乎然所主雖正而一人之交猶有限也又必大并



包之量而友天下之善士則益有以廣其聞見之所未周不亦有功乎

○日貞吉即同人君子貞之義曰出門交有功即同人于野之義蓋交不可比而亦不可狹故因占而戒之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九固官有渝矣然從得其正則雖有所主而實无所私其吉宜也曰出門交有功者蓋隨之道得之於大公失之於狭隘出門而交則至公无私不

失乎隨之道者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二與五爲正應是君臣名分之正猶之丈夫也初近于二是比周之黨亂逆之徒猶之小子也二不計其名之順與否而惟計其地之遠與近從其所可遠舍其所可親爲繫小子失丈夫之象凶咎不假言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邪正无兩立之理而人之所隨亦未能兩有所從



者二既繫小子矣則此有所親必彼有所遠不能兼與也宜其失丈夫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九四是光明正大之大臣當權而用事猶丈夫也初九是邪暗朋黨之徒在下而妄合猶小子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是親其所當親遠其所當遠爲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夫四當事任則資其勢足以有爲仗其力足以集事矣然非正應而未免有邪媚之嫌又必以道義相親不以勢利相結則求非妄求而得非苟得隨之利者也不然自事不正而營營然惟狥私之求縱每求皆得而已識其後矣何足貴哉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人之隨人觀其志何如耳六三係乎丈夫則志于從正而不安於可賤之人宜其失小子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其君信之其民歸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爲隨有獲之象夫爲臣之



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雖正亦凶然人臣處盛滿之極而每每不能保其終者皆明有不足故忠君之誠心未至而所行多與道悖也誠使其憂國奉公之心誠意懇至而施爲措置之間事事合宜明于君臣之分而一毫不敢僭越則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雖隨有獲庸何傷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人臣之義當使權歸於君而不歸于已若隨而有

獲則有過上之嫌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是其灼乎
事勢而知以臣陵君爲禍患之必然明乎事理而
知以臣忠君爲職分之當然乃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六二中正是可嘉之賢也九五以陽剛中正應之
是其一德咸有而奸佞不爲之移堂陛都俞而毀
譽不爲之間爲孚于嘉之象占者如是則用其正
以表正天下用其中以建中天下治平之化可不
勞而致矣何吉如之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孚于嘉而得吉者由其有中正之德故能以
己之正用人之正以己之中用人之中也
○爻言爲政在人之道也象言取人以身之道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居隨之極是其一念之精誠日與天下相孚
固結不貌合而情遠不始勤而終疏爲拘係之又
從維之之象然是道也豈特可以治人已哉王者
以是誠而享于西山則誠意之至神其歆之矣蓋

物我之相與也本不在于繁文縟節之飾而在於
懇至之衷而幽明之相感也亦不在于犧牲玉帛
之文而在于精神之篤治人事神管于一誠而已
矣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所謂拘繫之者言其居隨之終是誠意固結
之極也
○總論
○人生斯世事者君也使者民也相接者長幼朋

友也孰能以无隨哉顧從人非難得人爲難愼
始非難令終爲難世之英主未嘗无寵眾賢相
之思世之豪傑未嘗无得君之想而立名之士
未嘗不論行而結交乃往往蹈於失人之咎者
非其始之不擇則以終之不謹也是故孚嘉之
吉幸其合也有孚在道勉其忠也丈夫小子之
辨愼其擇也從正拘係慮其始而厚其終也皆
隨之貞而无咎者也嗟夫遊戲徵逐下穽投石
隨而險者也下車伏謁美新獻頌隨而妄者也

洛蜀交詆道俗分爭隨而私者也信乎善隨之難也



重鐫蘊紫溪先生易經兒說上經卷之三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所以名爲蠱者蓋卦體剛上而柔下則上下之情不通卦德下巽而上止則上下之志不振皆足以釀成壞亂之勢而至於不可復支者此卦之所以名爲蠱也文王繫詞以爲天時不能有消而无息世道不能有亂而无治時至于蠱是乃亂之極治之端當得元亨也然君子不徒恃其在天而當繼之以人必撥亂以反正起弊以維風而涉大川方爲利也涉川何如蓋當蠱之時法度雖廢猶有存而未甚者不於此而作之新則蠱者益入於蠱而不可救然法度既振怠忽之心易生不於此而丁寧之則治者復入於蠱而不可止必因前事之過中而爲更化之圖凡所以振紀綱齊法度者務翕然而一新是之謂先甲三日也又必因後事之方新而致丁寧之意凡所以思其患圖其終者務惕然而謹密是之謂後甲三日也變通於先則前

弊可革雖壞而不至于大壞預防于后則後利可久既治而不至於速壞此之謂涉川也此其所以得元亨也

○器久不用則蟲生之謂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蠱然蠱非徒以積弊言又兼有事之意故曰蠱者事也元亨以天時言謂蠱有可治之機也涉大川以人事言謂當盡治蠱之道也先甲後甲乃涉川之所有事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伏羲名卦爲蠱者蓋以卦體言之剛上而柔下剛則情不下接柔下則情不上通上下乖隔天下事日入于弊以卦德言之下卑巽而上苟止卑巽則逡巡委靡而无敢爲之志苟止則因循怠惰而无必爲之才其勢必至于廢墜而不可救是皆所以致蠱也文王繫詞曰元亨者言其窮而變壞而更前亂於此而息後事於此而新乃天下治乎之會也曰利涉大川者言當大亂之後而有撥亂之才乃往而有事也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乃亂之終治之始也此豈人事之得已哉亦天運使然耳蓋天時人事相爲表裏天有厭亂之機而先啓乎人人有撥亂之才而實善成乎天然則有治蠱之責者可不因天運以盡人事乎

○講天下治字只就亂極而治上講未可露天運字以下面有天行在也卦詞因天運上說人事彖傳以人事說歸天運蓋互相發明其實天人不相離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則凋零摧折物之壞而有事者蠱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治蠱之道焉蓋當蠱之時教化衰風俗敗不振而起之何以致天下之治乎必勞來匡直提撕警覺舉斯世之民而一新之可也然民行之不振皆由上德之昏也不先有以育之則吾身之蠱既不能去何以治天下之蠱乎必戒謹

恐懼優游浸漬舉吾心之德而涵育之可也民振則天下之蠱以治德育則吾身之蠱以治孰非君子之所當有事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國之有資於臣猶家之有資于子也臣之代君猶子之代父也初六居人臣之位而當卦之初其蠱未深其事易濟也由是因其可爲之時從而飭治振起之修其紀綱而不至于陵夷齊其風俗而不至於敗壞是能代君以成撥亂之功爲幹父之蠱



之象夫有臣則君无失政猶有子則父无敗德然恒情當艱亂之時則其心常危當治安之後則其心常忽又必思患預防而以危心處之凡所以慮其始而圖其終者惴惴然不敢肆焉則可以保其治矣何吉如之

○六爻父子字俱作取象蓋因蒙卦子克家之例推之而取其便於作文耳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所謂幹父之蠱者言其志在任君之事猶子之善繼志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是以任事之臣而輔柔弱之君爲能啓其心而匡其不逮撥其亂而反之於正爲幹母蠱之象第其所事者柔弱之君既非急迫之所能化而所值者極弊之後又非旦夕之所能理是豈可以堅貞爲哉必優游以悟之從容以制之使潛消而不自知焉斯可矣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所謂幹母之蠱者蓋剛而得中則既不緩治以失其機亦不急治以敗其成是得救亂之宜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是任其明作之才以爲矯枉之舉縱能除天下之弊而主張之太過亦多矣是幹父之蠱而小有悔者也然巽體得正則皆順理而行何大咎之有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幹父之蠱雖矯枉過正而初非有悖於理者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以陰居陰不能有爲是樂因循憚變更寬裕以治蠱者也夫治蠱當如拯溺救焚惟恐緩不及事乃以寬裕治之則蠱將日深矣故往見吝

○強以立事爲幹怠而委事爲裕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則无以救弊反以滋弊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當前人積弊之後然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則是大君虛已於上而賢臣贊襄于下禮樂之未備者賴以維持法度之未明者賴以振起而元亨之功成矣以此光前人之緒則業益大而名益彰有不爲中興之令主哉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之幹父用譽者蓋由九二承之以德是下有任事之臣故上有撥亂之功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陽剛居上在事之外是當蠱亂之時而爲遯世之士治亂不知黜陟不聞而以獨善爲高者也爲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象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不事王侯雖不足以治天下之蠱而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其志可則也

○總論

○蠱之時天下之亂極矣彼坐視斯世之亂而漠



然莫之理者山林之士不事王侯者之所安也若有憂天下之心豈能宴然已耶是故爲君者必有用賢之思爲臣者必有匡世之志固不急治而失之貞亦不緩治而失之裕固不以未治而偷安亦不以既治而忘危此蠱所以不終於蠱而中興之業卒與創業同光也蓋觀古今之談中興者必嘖嘖周宣而夷考其業則顯允方叔孝友張仲其承德宏矣鴻鴈安集車攻飭武不貞不裕其化理中矣彼其先甲後甲之功載

之詩者迄今可考鏡也漢之元成宋之元祐天下之蠱既已日深而漢臣則優游靡斷泄泄然惟裕蠱之安宋臣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為幹蠱之悔天下事從此日非矣雖然寧為幹之悔无為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卦所以名為臨者益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小人進必害君子君子進必去小人此卦二陽浸長以逼



於陰是以君子而臨小人也故為臨文王繫詞以為世之君子未嘗无大行之心而每患讒邪之阻茲剛浸而長則善類以進正氣以舒即有所設施皆无不如意而不患小人之沮其後當得元亨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也常疎小人之伺君子也常密即剛長之勢有不得而恃者而卦德之說而順卦體之剛中而應則又有正之道也必慎操履公設施兢兢然以正自持而使小人无得以乘其隙然後元亨可得也況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自今日言之固為陽盛之機至於八月則又陰長陽消之候也君子可不防之于未然哉

○元亨以勢言之也利貞以理戒之也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危之也重在利貞意蓋君子小人之異邪正之分而已苟自處一有不正則我方以彼為小人彼又以我為小人其何以勝之也哉陳竇之以黨自累訓注之識淺才疎皆无得于利貞之義者而欲以臨宦官宜其禍也矣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



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伏羲名卦為臨者蓋卦體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是以人言之雖陽少而陰多以勢言之已陽進而陰退是君子道長之漸也所以名為臨也夫謂之剛長則勢當得元亨矣而必利於貞者何也蓋卦德兌說而坤順是雖挾剛長之勢而內焉心平氣和外焉順理應機非恃壯用罔者比也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雖挾剛長之勢而在我者強毅而不亢所應者同德而不偏又有剛柔相濟之善也

夫以剛長之時而其德體之善又如此故其占雖大亨而又必利于貞者豈過計哉正以天之道不得不然耳蓋天之意扶陽而抑陰天之理崇正而黜邪正則順乎天而不正則逆乎天矣此貞之所以利也至于八月有凶者盖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自今日而言則陽當其盛至于八月則陽之消亦不久矣然則預防之計豈可緩爲之圖哉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舊說亨貞並重然以理推之則專重貞字爲是盖說也順也中而應也皆理之當然也理之所在即天之所在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地臨于澤臨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臨天下之道焉盖天生民而作之師欲其以敎道臨之也使敎之之思有窮其何以法兌之深乎君子則化民之思常溢於法制之外勞來焉匡直焉提撕警覺焉凡思所以進民於善者諄諄乎无不盡其心何窮之有天生民而作之君欲其以養道臨之也使養之之澤有疆其何以法坤之廣乎君子視羣黎之衆皆在吾涵育之中分田焉制里焉宣慈惠而周困乏焉舉光天之下熙熙乎无不遂其生何疆之有敎无窮則與兌澤同其深養无疆則與坤厚同其廣玆其善於臨民乎

初九咸臨貞吉

初九以陽而臨四陰是當衆正之盛塞羣枉之門有咸臨之象然君子小人之異邪正之間也未有自處不正而能去小人者况初九又有剛而得正之善乎占者誠能自治嚴而不差慮事周而不踈



一如初九之貞則在我无可議之疵在彼无可乘之隙君子之道得以大行矣何吉如之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咸臨貞吉者盖邪正不容兩立也初之志以正自持又欲以正道維天下此其于小人之害正者所以必咸臨去之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以陽而臨四陰是君子用事而奸邪悉去有咸臨之象夫咸臨固大行之會况九二剛而得中

其勢上進則舉動合宜權力在我所以臨之者又易爲功乎占而得此則動而莫或阻之爲而莫或撓之可以伸正道于天下矣何吉利如之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者蓋由小人朋邪害正不順乎理故必咸臨而去之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不中正是小人而在高位也以貪權固寵之圖濟便佞側媚之私巧其言令其色冀結君子之



歡而莫予疾爲以甘說臨人之象夫君子至公至正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彼以甘說臨之何所利哉若能憂其制行之非改其側媚之態則小人變而爲君子夫何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甘臨者以其不中不正其心私其行邪故其側媚之態若此也夫人之咎皆由於莫之省憂也既憂之則悔心一萌善念自生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六四居近君之位下應初九是其折節下賢開誠布公不徒禮文綢繆而且情意懇到相臨之至也如是則有大臣休休之度而无娟嫉之失何咎之有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至臨无咎者蓋惟君子然後能任君子四之位正當則以已之正用人之正宜其情意之交孚若此也

六五智臨大君之宜吉



五居尊位是有臨下之責也夫以天下之大責之一人之身如必役役然任其智以照之則精勞而其應有限於君道之體失矣五以柔中應九二不恃一已之聰明而資賢人之聞見精神不疲而見自周功力不煩而施自博盡智之事而大君之宜也占者如是則賢人承其化大君享其功舉四海之衆可以坐而理之矣何吉如之

○智臨正與大君之宜相關自其合衆人之耳目而言謂之智自其得人君之體統而言則謂之

收其賢智乃所以爲宜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所謂大君之宜者非无謂也蓋君道以用賢爲中而偏聽獨任者失之也五虛中以下賢則不果於自用而失之過不暗於知人而失之不及是能行其中也所以謂大君之宜也

○中字如鑑空衡平蓋人心虛則中私則不中此自任用人之辨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是王道之成也蓋不徒爲一時可喜之功而有深仁厚澤之施以敎思則无窮以容保則无疆乃敦厚于臨者也占者如是則王道大行不憧憧然於霸功之陋吉而何咎之有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上六敦臨而得吉者蓋其志在于天下國家故不徒爲一時計而且爲萬世計也

○內字作下字說

○總論

○上下之以分相臨久矣夫以寰宇之廣億兆之衆饑需哺寒需衣逸居而需敎者何限吾欲以一人之身臨之而且期於无窮无疆天下孰上理焉是果何道哉蓋以一人臨天下者其勢常難以天下臨天下者其勢常易是故爲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宰相則以智臨稱焉爲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有司執事則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甘臨者去而小人



消矣夫是以司牧有人司敎有人敦臨之治可以安然垂衣而享之矣昔者唐虞之際堯舉舜舜舉禹皐益稷共兜之朋黨不足以當百僚之師師孔壬之巧令不足以當臣鄰之弼直故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噫斯其敦臨之極乎

䷓ 巽下坤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卦所以名爲觀者蓋以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是人君德位兼隆

足爲天下觀法此所以名爲觀也文王繫詞以爲
人君之治民猶之事神然祭者當旣薦之后則文
盛而實衰當未薦之時則誠存而未散是祭之貴
誠而不輕自用也明矣如使爲君者以一身居大
觀之位而徒多其文章侈其號令以眩天下則本
之不立天下將安所取衷哉誠能精一執中无爲
守正冲然于密勿之上不輕有所舉動以飭斯民
耳目之觀則民之不中者有所軌範民之不正者
有所儀刑卽經綸未布而精神心術之所感將羣



然相率而宗之矣不猶祭者但盥手不薦而其孚
信之在中者自顒若而可仰哉蓋事神者以誠而
不以文治民者以心而不以迹其感應之機一也
○盥而不薦只是形容潔清而不輕自用之意就
人君言則是以中正示天下而不以制度文爲
示天下也有孚顒若者上以誠感而下以誠應
也只就君道上講祭祀之意第於始末見之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

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矣
伏羲名卦爲觀者蓋人君所以操爲觀之權者位
也此卦之體九五大觀在上則上之統治乎百辟
下之撫馭乎萬邦皇王維辟其位崇矣人君所以
立爲觀本者德也此卦之德內順外巽則內焉和
順於道德而不乖外焉通人情酌物理而不拂表
裏相須其德備矣人君所以盡爲觀之責者道也
此卦之體九五以中正示天下則是位非虛器也
而其極常建於身德非獨善也而其範常徵于民



中自我建而以中天下之不中焉正自我立而以
正天下之不正焉此觀之所由名也文王繫詞曰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蓋人君旣以中正觀天下
則觀上之中者熙然而化於中觀上之正者翕然
而化于正法制不施而歸極自速其與祭之不薦
而有顒若之孚者何以異也是觀於卦而得神感
之道矣觀於詞而得神應之妙矣然觀道之神豈
盡於此已哉極而言之天之成化非徒法象之粗
也太極流行聲臭俱泯天之道亦何神乎而四時

之序所以陽不慾陰不伏者若與天之神相爲感
矣聖人之設教非徒法令之煩也篤恭不顯皇極
攸建聖人之道亦何神乎而天下之人所以遵其
道遵其路者若與聖人之神相爲孚矣觀之道協
於上下而統於一神此觀之所以妙歟
○講觀字重在中正一句葢人君所以爲天下之
觀示者不外中正之道而實以位而行以德而
立也下觀而化於中正也天之神道只是一個
太極流行无間耳四時不忒則理之分而爲氣



而要之四時之神即天之神也聖人以神道設
教言其不徒以法令教天下必以精神心術之
蘊教天下也要其實亦不外乎中正而已服便
是從教有化於中正而不自知意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无遠弗屆觀之象也先王則有風天下
之道焉葢天下之民固于風氣不有以敎之固无
以移風易俗而使之一然不先省方以觀之則民
情未易周知吾之風教安能必其盡洽乎故不敢
安處于深宮之中而必巡行于四方之遠陳詩以
觀其風納賈以觀其好惡使民之俗尚昭然其无
遺照焉由是觀之而知其風俗之善也則設教以
道其善觀之而知其風俗之惡也則設教以去其
惡因俗而示之趨因性而立之極使斯民復歸于
中正之化而莫敢踰越此先王之治所以如風行
地上歟
○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
以禮別曹之奢則示之以儉魏之儉則示之以



禮是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初六陰柔居下既无振拔之識又處僻遠之域凡
天子之耿光朝廷之制作舉不能親炙其盛有童
觀之象占者若爲无位之小人則閭閻之遠不得
與公卿大夫相爲論列乃分之常何足咎哉若有
位之君子則力足以有爲而識不能以及遠其可
羞甚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童觀是乃閭閻細民之道也豈君子之宜哉

六二闚觀利女貞

士君子處世縱觀宇宙尙友四方乃其大致也六二陰柔居內而觀乎外是其質非高明志不及遠獨處一室之中而古今事變之迹四方萬里之故皆有所不及詳爲闚觀之象夫正位乎內而不預外事者女子之正也占者若女子得之斯爲利矣丈夫豈其利哉

○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益以射天地四方故子



長足跡半天下而堯夫尙友四方此丈夫之觀所以與女子不同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丈夫之觀在於四方女子之觀在於一室正內正外位各有所宜也六二闚觀女貞是以丈夫而爲女子之事亦可醜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三居下之上是迹雖離乎草茅權未當乎事任正可進可退之時也必反之於身觀其所行之通塞上焉觀己之所以事君者果能使言聽計從乎否也下焉觀己之所以治民者果能使政教行膏澤施乎否也通則進塞則退惟因時以自審耳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君子之進退有道存焉六三觀我生進退則其進也進所可進而非失之徇其退也退所可退而非失之固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最近於五是生聖明之世密邇大觀之君凡



朝廷之典章一代之人文爲臣庶之所不及詳者皆得以觀其休焉此明良合德之時豪傑奮庸之會也占而得此豈容自負于明時哉必其已仕者朝覲以將賓禮之隆未仕者仕進以應賓興之典庶上下之交爲无負而觀光之會爲不虛矣不亦有利耶

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

六四觀國之光非徒觀之已也蓋人君以賓禮親邦國以賓興待賢人此國之盛典也四既觀其光

則當尙其典豈敢自負於時哉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居此位得此占者必其原筮自審果能陽剛而不累於陰柔否乎中正而不比于邪惡否乎如其陽剛中正眞如五之君子則履大觀之位而不疚爲下觀之望而无忝可以无咎矣不然德不足以爲人之表卽咎將隨之而豈可以晏然已耶



○此爻純是戒占之詞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所謂觀我生者於何而觀之亦徵諸民而已蓋大觀在上下觀而化此理之必然者故觀民行之得而君德之淑可知觀民行之失而君德之慝可知此君人者所當考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居賓師之位係天下之望亦有君子之象也占而得此當自觀其所行果有合于君子乎抑有悖于君子乎如能以道德自重以禮義自持如上九陽剛之君子焉則在我爲得已在人爲不失望可以无咎矣不然德不足爲民之表於身且有餘愧安免於咎耶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旣不當事任而亦必觀其生者何也蓋上九一身天下之望係焉其志未可恝然而忘戒懼也

○總論

○觀者觀也因人以觀已其名曰反觀以已而觀



人其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觀在百姓丈夫之觀觀在四方舜之禪也自岱宗以至西嶽北嶽靡不觀也季札之適魯也自齊秦鄭衛以至四代之樂靡不觀也善哉觀乎以考風俗而美惡若衡以鏡古今而治亂靡忒此觀民觀光之益也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傳曰返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故日照月臨明之末也太虛洞達明之本也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觀諸人者也文之柔也通觀厥成矣而猶曰望道未見何其密

也孔子聖也如日月之代明矣而猶曰內省不疚何其切也此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于面牆之陋闚觀者自足於蔀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哉可乎哉

☲☳ 離上震下

噬嗑亨利用獄

卦所以名爲噬嗑者蓋天下猶人身也吾身之梗必嚙之而後合天下之梗必去之而後合也此卦



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于其中必嚙之而後合是去天下之間而使之合有噬嗑之義文王繫詞以爲天下之事勢有所間則不得通情有所隔則不能通從而噬之則間者合矣隔者親矣富得亨通也然間隔之大者莫過於訟獄而欲去之即用刑亦所不廢也觀之卦體剛柔中半卦變柔得中而上行皆有得中之義卦德下動上明卦象下雷上電皆有威明之義以此而用獄則柔而有仁原之意剛而有雄斷之才威足以決其滯明足以決其奸由是情僞畢照輕重得宜无寃民亦无廢法所以去天下之閒者有道矣何利如之

○噬嗑如寇賊奸宄梗吾治者則合之以刑封豕長蛇梗吾疆域者則合之以兵以至君臣親戚朋友讒邪交搆於其間者必除而去之皆是也利用獄正所以去間蓋以天下之大而至于間隔則豈可廢法以治之哉堯之典刑周之司寇皆噬嗑之所有事者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伏羲名卦爲噬嗑者蓋卦體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于其中必嚙之而后合是凡治之有所梗而不得遂情之有所梗而不得通者皆必去之以求其合此噬嗑之象也文王繫詞曰亨者天下之事敗於有所間而成於有所合噬嗑則間者以去其亨宜矣又曰利用獄者何也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彼太柔者失

之懦太剛者失之刻威不足則易陵明不足則易欺皆非所以治獄也此卦之體三陰三陽剛柔中半是主之以仁厚之意而法不至于苛行之以明敏之才而民不至于玩所謂一張一弛不競不絿者非耶卦之德下動上明則雄毅果斷而强梗悉服精明兼照而情僞莫欺所謂惟斷乃成惟明克允者非耶然威明並行不惟卦德有之卦象亦有之卦象下雷上電相合而章是威之發也明因之以有所喬明之照也威因之以有所用如此乎相



須以共濟也然得中之義非惟卦體有之卦變亦有之此卦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則是有欽恤之意而不病于濡有惻怛之懷而不至于弛如此乎中行而不偏也以是而用獄雖以陰居陽而不當位其所治者若爲難治之獄而吾之威明得中自足以處之而當其心何不利之有

○噬嗑而亨玩一而字便見大意剛柔分四句不外威明得中而已本義曰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此四句之權衡也

象曰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離象爲電震象爲雷是威明以去天下之間者有噬嗑之象先王體之以爲天下之所以有間者起於法之不勑而法之所不以信者起於罰之不明也于焉辨其輕重之等審其出入之宜孰爲罪薄過小則待之以屨校使用輕法者可因吾之罰而定其罪孰爲罪重過大則待之以何校使用重法者可因吾之罰而定其罪國憲昭明於一時紀綱



振肅於後世彼覩聖人之法者咸惕然而不敢犯矣玆先王去天下之間之大權乎

○此以立法言明罰正所以勑法也明字是有辨別不眛意勑字有嚴整不踰意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居下无位之民也而在卦始罪之薄而過之小者也夫有罪之人固不得而庇之而未入於重罪亦不得而苛之故但爲屨校以滅其趾而已占者如是則懲之於小可以圖其大正之於始可以善

其終庶乎无咎矣不然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安免於咎耶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校而滅其趾則小有所誡庶乎不進於惡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是協剛柔之善而適威明之宜故雖情僞微曖而片言立斷以此治獄眞如噬膚之易矣然以柔乘剛則在我有仁厚之德而所遇者又爲强梗難化之人必重法以威之嚴法以懲之



而不敢少縱焉蓋雖甚易而亦不免於滅其鼻也占者如是則刑當其罪而人知所儆何咎之有

〇舊說以滅鼻爲勞心力費詞說甚不可通不知滅鼻者滅已之鼻乎滅人之鼻乎以滅趾滅耳之例推之則滅鼻者刑及有罪也豈害及其身也哉若求其當則噬膚只作肌膚與滅鼻作一意說下更順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噬膚而且滅鼻者蓋以柔乘剛是遇强梗難化之人非重刑不足以治之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治獄之道惟剛足以斷之惟中正足以服之六三陰柔則剛斷不足不中正則聽治失宜以此治人不惟无以服其心而且反生悖逆之詞矣爲噬腊肉遇毒之象夫刑以除奸而奸不可止占者如是誠小吝也然時當噬嗑是在我雖无善治之術而在彼實爲需治之罪於義又何咎哉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遇毒者以其處位不當而失善處之道也

〇二所遇非其人三所處非其道此二三之分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居近君之位是大司寇之職佐主以刑法糾萬民者也然剛而居柔是威不過暴明不過察治獄之得其道者也故雖所治者爲强梗難化之人而吾之聽獄得宜自有以得其情而服其心矣爲噬乾胏得金矢之象然治獄之道難矣出入之間生死係焉豈容苟以爲之哉必艱難其心而不處

以易正固其事而不乘以私則君子不至於有寃小人不至於倖免何吉如之

○噬乾胏是難治之獄之象得金矢是人情輸服之象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必利艱貞而得吉者蓋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念不謹則私意易生一事不謹則輕重倒置其於道未光大也此所以必艱貞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居尊位既任天討之責柔順而中又得用刑之宜故威之所震无所不偏明之所運无所不照蓋舉天下无難治之獄而且得其輸服之心矣爲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豈曰吾居尊位舉天下惟吾所欲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哉故必行之以大公之道主之以敬畏之心而貞厲焉則无失入失出之咎矣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所謂貞厲无咎者蓋刑之輕重難於允孚必貞厲以處之而後得用刑之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是有怙終之失而處以重大之刑視屨校滅趾者有間矣爲何校滅耳之象占者如是則其罪爲不可救其刑爲不可解凶何如哉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九何校滅耳者蓋由其无聽言之明是以有怙



終之失也若審聽而早圖之豈有此凶哉

○總論

○噬嗑聖人之刑書也聖人豈樂於用刑哉顧天下之人智則角謀强則角力誇則角辨而其中之桀驁難制者尤爲奸人之魁苟小之不懲遂釀大惡過之不儆遂成怙終如之何其廢刑也聖人知其然於是權其輕重察其難易滅趾滅鼻滅耳原情而施噬腊噬胏噬肉相機而發要以懲其始戢其終俾孚窒者輸其情而桀驁者

有所制而不得遂耳然此法也非所論於法之外也若論其心則執法之臣惓惓於艱貞之戒用法之君汲汲于貞厲之防蓋不恃其明而常有慎重之思不恃其威而常有哀矜惻怛之意如是而已昔之論刑者始於虞書而備於周禮虞廷更飭所云五刑五用五宅三居周禮秋官之職所云三典五刑八辟五禁何其詳也乃帝之丁寧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小司寇以五聲求民情懇然於言詞氣色耳目之聽大司



寇丞聽明致忠愛於棘木之下王且命三公參聽之至三宥然後刑焉又何謹也噫是可以得聖人艱貞貞厲之心矣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卦所以名爲賁者蓋觀之卦變或柔來文剛或剛上文柔是剛柔交錯間襍成章也卦德內離明而外艮止是禮以相接分以相守皆有賁飾之義也故爲賁文王繫詞以爲人之一身忠信誠慤而渾然質者非剛乎華采章美而燦然文者非柔乎柔來文剛是以質爲主也質爲主而文以輔之則華實相濟本末適均且離明於內又彬彬乎其爲經緯之章而无太過不及舉天下之事安往而不得亨乎剛上文柔是文爲主也文爲主而後質以濟之既失其輕重之差且艮止于外是實心不足將滯而不可行故惟起居食息之常爲利有攸往耳事之大者如之何其可利哉然則人之一身固不能无文而所以成一身之賁者尤當度其輕重而



不容偕差爲也

○此卦詞本爲難解夫子所傳既未必合文王之意朱子卦變又未合夫子之意而時說作人之相與則於卦詞及朱子之旨益背馳矣夫詞所以明卦也故曰象言乎象又曰詞者各指其所之如泛作人之相與謂以柔濟剛則亨以剛濟柔則小利其於卦賁飾之義何居也六十四卦之中詎有卦自卦而詞自詞者乎文質之說詳於朱子小註而與程傳亦略相似姑取其有合

於卦而從之耳若論其至則以質爲剛以文爲
柔果能停妥而无牽強之弊否乎鄙意謂物不
可以苟合是賁者人道相與之文也然相與之
文莫切於剛柔感應之間而剛柔之序則有秩
然而不容紊者柔來而文剛是剛爲主而柔輔
之也如君先而臣從則朝廷之分明男先而女
從則家庭之分肅其亨宜也剛上而文柔是柔
爲主而剛以輔之也如臣先而君從則朝廷之
分乖女先而男從則家庭之序紊僨起居飲食



之間小有所利耳推之大事如之何而能利哉
此說似不悖朱註而剛柔之理亦爲分明第出
於臆說而未折中於君子也姑存之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伏羲名卦爲賁而文王繫其詞曰亨小利有攸往
者何也蓋人有剛柔之性即有文質之施凡得剛
之性者必渾然爲實而質生焉凡得柔之性者必
燦然華靡而文生焉柔來文剛是以文而輔乎質
也質主於中既有以立本而文輔於外又有以致
用其亨宜也剛上文柔是以質而輔乎文也文爲
之主既以末爲本質爲之輔又以本爲末推之天
下无可行者其止于小利有攸往宜也夫柔既交
乎剛而剛又交乎柔一剛一柔間雜成章即日月
之運行星辰之昭布煥然其有自然之章是天文
也又以卦德言之離德爲文明既行之以燦然之
儀艮德爲止又嚴之以截然之分情分各得所以



飭親疎正內外辨尊卑貴賤而適得夫人道之常
是人文也夫剛柔交錯有天文之象則四時之變
已寓於其間故聖人觀此卦之天文以察四時之
變或剛之交而爲春夏或柔之交而爲秋冬凡分
至啓閉之期晦朔弦望之候皆可按圖而知矣文
明以止有人文之象則治化之原已寓於其間故
聖人觀此卦之人文以爲成化之則文以飾天下
之情止以定天下之分或全其天或盡其人而四
方休明之候由此其選矣此賁道之所以爲大也

○人文含明止二意必文明然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相接秩秩乎其有章而不徒爲太樸之陋然必節之以止然后各安其分而不徒爲虛文之飾此所以爲人文也二觀字就觀卦之天文人文言蓋四時之所流行者總不外乎陽之噓陰之吸而天下之所以成化者亦不外乎各得其情各安其分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文明昭焉賁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火



爲山所障是明而未遠也故於庶政之小者既竭吾心思可以定其典章用吾聰明可以酌其利害至於折獄則民命之生死係焉必緩以審之愼以察之不敢果於自信而輕用其明也此君子所以成治道之賁與

○庶政如錢穀出入之類无敢折獄非不能折獄也從容詳審而不果敢于折獄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剛德明體剛則有誠實之守明則知本末之辨以此自賁于下但見以忠信自持而不馳于紛華以誠慤自守而不騖於粉飾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舍車而徒乃賁其趾之象蓋車馬馳驟華靡之觀也徒步自安太樸之俗也舍車而徒正所謂厭文而從質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舍車而徒者蓋義者事之宜也非道之車雖可以侈天下之觀而理非所在則寧太樸自守安



於徒步而已

○玩一義字便見文質之用各惟其宜宜文而質非也宜質而文尤非也

六二賁其須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於是附三而動是其人文之賁不敢獨擅其工典章之隆一皆順從乎上禮避其議樂遵其制如須之附頤而動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所謂賁其須者蓋上有修文之臣則下有同文之風以下從上乃所以成其賁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是大臣操文教於上而百官庶民咸順從於下故有鋪張之盛而无齟齬之艱內之爲一身賁外之爲天下賁煥然而潤澤爲賁如濡如之象然文章之靡恒情之所甚安而以文滅質又其勢之易流故必防文質之弊而崇忠信之質持身以正治人以正不敢踰越於禮法



之外以爲修靡之觀則不惟隆化成之風而且崇太古之遺何吉如之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夫人之所以相陵者皆起於實意之衰而以文章相誇詡也九三永貞之吉則我不以文勝人人亦不以文勝我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四居大臣之位而初以剛德隱于下柔暗之人欲得剛明之人爲之賁飾此其相應之素也乃爲九三所隔是有人交搆於其間俾六四好賢之意不得下達故其所賁者皤如而失其賁矣但三雖欲間乎四而四終不能舍乎初其求賢之心有如飛翰之疾爲白馬翰如之象然三之心非有害於四也欲藉是以樹其交而冀四之不貳耳夫求之在彼而應則在我彼雖有內交之誠而亦安肯舍此以趨彼哉

○皤如只是不成賁也翰如因皤如而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之賁如皤如者蓋其遠於初而近于三所當之位可疑也所謂匪寇婚媾者蓋求之在彼而應之在我苟守正而不與何尤之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終吉

五居尊位爲賁之主是天下化成乃其賁也而有柔中之德是略典章之盛而維天下以忠信之風去繁縟之儀而還天下以太樸之習蓋不賁於朝市而賁于丘園者也然時有當儉亦有當豐當隨其宜而施之五陰性吝嗇是一於固陋即事神治

人禮所當豐亦槩以儉約之道行之又爲束帛戔
戔之象夫以天下之富而仍簡陋之風雖若可羞
然禮奢寧儉猶不失太古之意故得終吉
○丘園隱者所居之地人君而敦樸爲天下主則
有隱者氣象矣故曰賁于丘園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敦本尚實而吉則雖无一時可喜之功而國
家淳龎之俗陰受其賜不淺矣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居賁之終是文極返質之時略其典章文物
之盛而爲樸陋之風變其威儀文章之華而爲誠
慤之俗爲白賁之象占者如是則不失太古之意
而无文勝之弊何咎之有
○五君之賁也而曰賁于丘園君以質先天下也
上臣之賁也而曰白賁臣以質輔其君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君子當文勝之極未嘗无厭文返質之心今曰白
賁无咎則逐末之風息而反本之志遂大得志也

○總論
○易之有賁也天文昭人文煥豈不斌斌稱盛哉
乃聖人甚慮之也賁趾于初略其飾也賁須於
二昭其順也永貞于三嚴其防也賁皤于四崇
其真也君若五而甘同於丘園之夫相如上而
恬然爲白賁之色聖人之不貴文固若此也夫
聖人非惡文也天文一日无誠則天道隳人文
一日无誠則人道離故寧先質而後文无以文
而滅質此聖人復古之意而法天治人之大端



也嘗觀周禮一書大而八法八則六典六官微
而昆虫草木靡不畢具文章多矣其禮樂綢繆
矣乃周公作詩獨于不顯之文三致意焉聖人
恭憂其文之弊而欲其返也噫是可以得賁詞
之精矣

䷖ 艮下坤上
剝不利有攸往
卦所以名爲剝者蓋此卦五陰一陽陽處其衰則
不能以抗陰陰處其盛則必至于剝陽是小人害

乎君子有剝之義也文王繫詞以爲陰陽之盛衰邪正之消長者時也察盈虛之機而權進退之宜者君子也此卦陰剝陽邪害正已非君子有行之日況內坤外艮又有順時而止之象占而得此必儉德避難歸潔其身不役役然以其身徇天下斯爲得也不然當小人之盛而猶汲汲然爲大行之圖不惟道之不行身亦不免矣其何利哉

○卦著陰盛之時爲君子危也詞言順時之道爲君子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伏羲名卦爲剝者謂正道陵夷有剝落之義也於卦何所取哉蓋卦體五柔一剛是君子之衰既受制於小人小人之盛又有以更置乎君子乃柔之變乎剛也此所以謂之剝也文王繫詞曰不利有攸往者何也蓋卦體小人道長羣邪用事非君子有爲之日也卦德有順而止之之象則因時之當止而與之俱止乃所以觀此象也夫剝之時陽消而陰息陽虛而陰盈君子觀象而順止即所以順消息盈虛之時也然豈人之私智所能與哉无非天運之自然耳陰當其盛君子不能違之而使之衰陽當其衰君子不能違之而使之盛此所以與時俱消與時俱虛而觀象以順止也苟有攸往是逆天矣如之何其利哉

○所謂柔變剛者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小人得志則逐去君子而代其位故謂之變剛也小人長以下俱是釋不利有攸往之意



○剝言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復言利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於柔衰而戒之使止所以憂小人之進於剛長而勉之使行所以喜君子之來觀利不利之詞而聖人之意見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艮象爲山坤象爲地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有傾頹圮剝之象君子體之以爲山附於地猶上之附於下也地不厚不足以載乎山下不厚其能以安乎上哉故必爲之制田里薄稅斂俾民有厚

生之樂而君有翌戴之尊衆有得所之歡而國有保障之固蓋不惟下資上以爲養而上亦資下以爲安也玆君子固邦本而守位之大端與

○講此題只就人君講蓋民生厚則君位安勢自相因也自此推之諸侯厚一國之人以安諸侯之位大夫士厚所屬之人以安大夫士之位其理可以類見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陰之剝陽自下而上初六居卦之初陰之始也夫小人始進雖禍未及身而堅氷之勢已露其機駸駸乎有陵夷之漸矣爲剝牀以足之象占者如是則小人用事君子將受其毒必至於蔑貞而凶也君子遽此可不謹之於微哉

○以牀爲象者牀身之所處自下而剝漸至于身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初六所謂剝牀以足者恭剝之於下其端甚微而害正之機則不可長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二陰浸長是小人之勢日以浸盛君子之禍將近於身矣爲剝牀以辨之象占者如是則以邪害正其害益深凶何如哉

○辨是分隔上下者故曰牀幹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二謂之剝牀以辨是小人雖已得志而其交未合其黨未盛君子猶可得意於遠去也當此時而不見幾禍將及矣

○此即二陰之遯也聖人於危亡之中而猶有幸之之意其爲君子謀良切矣

六三剝之无咎

六三在衆陰之黨而與陽爲應乃小人中之君子雖不能伸衆正之路亦不至于肆害正之毒蓋當剝之時於義爲无咎也占者如是何咎之有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所謂剝之无咎者蓋上下四陰皆害乎陽而彼獨不入其類是雖得罪於私黨而猶見取于公

論所以无咎也
○此爻與否之二復之四一類益論義理不論利害也或以剝之爲剝衆陰非是當剝之時陰黨方盛能不從之足矣如之何其剝之也程傳言在剝之時爲无咎得之矣无咎亦以理言

六四剝牀以膚凶
六四四陰盛長是小人之勢方熾君子之禍已及身矣爲剝牀以膚之象夫其始也既无防微之智其既也又无見幾之識至於禍之及身則有欲去



而不可得者占者如是凶何如哉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所謂剝牀以膚者言小人黨與之衆君子有切身之禍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之類既盡小人亦安能獨存哉爲六五者誠能統率衆陰如貫魚然而以之受制於陽亦猶后妃以宮人承寵於君是小人變爲君子也夫君子之道得行則天下被其福而小人亦受其賜何不利之有
○五爻衆陰既盛君子亦難乎其爲君子矣故別發一義所以開小人改過遷善之門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率陰從陽如以宮人寵則无黨邪害正之罪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諸陽消剝已盡而上九一陽獨存是天地間生生



之意未嘗滅息獨留一君子以爲弭亂開治之人而善類將賴以復興如樹果俱已零落惟有一碩大之果不爲人所食剝未盡而復生之象也占而得此惟顧其所用何如耳如其爲君子則在上而衆陰載之是以小人而承順乎君子也非得輿而何如其爲小人則在上必至于盡滅君子是自失所覆庇也非剝廬而何夫小人不過載乎君子而君子則可庇乎小人君子之係於世道大矣如之何其可一日无也

○君子二句隨其占而用之君子得輿則小人亦得其廬矣小人剝廬則君子亦失其輿矣

○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牀人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小人欲害君子豈小人之利哉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所謂君子得輿者蓋陽有君道陰有民道君子在上則民皆承順而歸之是民之所載也所謂小人剝廬者蓋小人害君子則天下皆被其禍如之何其可用也



○總論

○易聖人道陰陽之書也夫陰陽之運行如寒之有燠燠之有寒也天也聖人于陽則扶之惟恐不亟於陰則遏之惟恐不力所以維持世道而回乎天也人也今即剝之卦觀之五陰長矣一陽消矣斯時也肅殺用事聖人安能禦其來和煦不行聖人安能保其往乎顧世道升降之機每係于君子小人用舍之際聖人固甚慮之也是故於陽則象之曰牀曰廬謂其能安乎陰也曰於陰則象之曰魚曰宮人謂其當順乎陽也曰蔑貞曰剝膚危之也所以嚴未然之防也曰无咎曰无尤幸之也所以開反正之漸也至於上之碩果而得輿剝廬之幾尤深致意焉夫蔑貞之極猶有碩果剝牀之餘終於剝廬則君子之道固未嘗一日廢於天下而爲小人者亦可惕畏哉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卦所以名爲復者蓋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純陰之後生生之氣已滅息无餘至此而一陽始生如其固有者而還之此造化亨嘉之漸而君子已退復用之時也故爲復文王繫詞以爲陽既往而復反則有以回吾道生意於不絕如綫之際植正人善類於碩果不食之餘當得亨也夫陽固有得亨之機而此卦之德以順而行

則所以處已處人者又得其道故觀之一身則闔
闢運用无不如意而亨在于已觀之朋類則拔茅
彚征進无所摧而亨在于人然出入无疾朋來无
咎固人事之得孰非天運之自然乎以往來之理
言之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
復是造化之機既消而長世道之運既亂而治是
天之所以開乎人也然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固天
運之泰非吾道大行之機乎卦體剛德方長是一
陽之進即開衆正之門自此而爲臨爲泰爲壯爲
夬以建大事成大功皆无所不利矣此又非人之
所以成乎天哉



○復之爲言猶曰還也陽氣本當常在天地間而
自无而有是復還其初也彖辭許多說話總不
外乎天人二者而已亨字承剛反之時而言蓋
造化之機通善類亦隨之而通也出入二句則
兼承人事之得言蓋不特一人之幸實衆君子
之幸也反復二句就人事之亨而推之於天運
也利有攸往因天運之亨而及於世治也出入
二字以利用出入例之只是闔闢進退之意反
復其道只是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理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
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

伏羲名卦爲復而文王繫詞曰亨者何也蓋世道
之通塞係善類之盛衰此卦陽既往而復反是君
子既退而復進乃吾道之不終否世道之不終窮
也其亨宜也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者何也蓋卦



德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則是當剛長之時密察
乎理勢之安從容和緩不太驟以露其機婉轉多
方不輕動以激其變是以在我有自固之道而小
人无可乘之釁宜其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也不然
以一陽之勢尚微而動之不順小人得以指其短
而議其後矣又安能以无疾无咎也哉又曰反復
其道七日來復者以君子之亨雖由于人事之順
實由于天運之泰觀姤復之往來乃天運之自然
是盈虛之機造化且不能違也況於人乎又曰利

有攸往者以天運之泰所以開世道之先卦體剛德方長則由今日始長之勢而推其必盛之機所以爲臨爲泰爲壯爲夬者皆自此爲之始矣然世道之功天地之化爲之天地之化天地之心爲之妙哉復也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何心也生物之心也方其至靜之時心非本无也此心之藏於用者渾然而不可見也至於靜極而動心非始有也乾元之資始坤元之資生者至是昭昭乎其不容揜也然則復者也其天地人之至妙與



○剛長以上是釋復之名詞末一句則贊復之妙也易之義理莫妙於復蓋造化貞元之交而萬物始終之會故夫子特於彖傳發之也天地生生之心間不容息第不可見於剝而可見於復此正无中含有舉凡宇宙无窮之變化皆於此時而露其端非深於造化者不能知其妙也本義在人數句是推廣餘意益天地人之理一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是一陽初動乃復之時也夫陽者天地之生氣而天下萬物皆待此而有者顧當初復之始其氣尙微不有以養之則其氣不固而來春發動必无力矣先王由是於冬至之日閉關使下而商旅不得由此關而往奔走於道路之間上而元后不得由此關而出巡行于郊畿之內由上而下皆一於安靜而无所勞此先王所以養微陽而贊化育之功也



○此等道理甚妙動者造化之氣而靜者人君所以養造化之氣也推而人心於一念初復之時主敬以養之者其理亦猶是耳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九爲復之主是能復者也居卦之初是不待形顯之過而復者也但見自心而失之即自心而知之自心而知之即自心而改之初不待見之於事而有徵色發聲之悔也爲不遠復无祇悔之象夫遠而後復者猶可以從新況復之不遠乎過而能

悔者猶可以從善况不祇于悔乎占者如是則始
於改過終於无過德可進而聖賢可幾矣何元吉
如之

○不遠復便无祇悔蓋待失之遠而復者形顯之
過也故其悔不終无失之未遠而復者念慮之
過也故可不至于悔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初九所謂不遠之復者蓋學以修身爲本而身之
未修以過累之也不遠而復則去其不善以歸于



善是所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人之爲學過而不改者固无望其復然不得賢人
之助而困心衡慮以求之復之未休者也六二近
初九之賢而下之則切磋琢磨之餘有改過遷善
之機力不勞而理自復復之休美者也夫因人爲
善則人之善即我之善與初之元吉同歸矣何吉
如之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休復而得吉者蓋初九不遠之復修身之仁
人也二能虛已以下之則取人之善以爲善宜其
休復而得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者
也是其一念之動時出入於昏明之間既還于天
理又蔽於人欲既蔽於人欲又能還乎天理爲屢
失屢復之象夫惟其屢失也固將流於汙下之歸
而惟其屢復也則不終於過而可進於高明之域



故雖危而可无咎也

○六三本是不好爻而却能復者以居復之時也
聖人開遷善之門故雖危其屢失而猶幸其屢
復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夫人之咎皆起于過而莫之改也六三頻復之厲
是始于有過而能終于補過其義當无咎矣

六四中行獨復

四在羣陰中行而與初九爲應是處流俗汙世之

中而獨親正人君子之朋蓋不求同于時而求同于理為能以善自復者也非豪傑之士其孰當之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所謂中行獨復者蓋君子之所自信者道而已道所當違固不恤乎俗之所是道所當從亦不恤乎俗之所違四之獨復乃從道而非從俗也

○從道與下仁有別仁以人言道以理言下仁猶言親仁從道猶言從正也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以中順居尊位中則建其極而不偏順則安于理而不拂蓋不惟行无妄動而且心无妄念不惟能謹其始而且能厚其終復之敦固者也占者如是則心與理一善斯成性終其身无可悔之事矣

○无祇悔言不至于悔也无悔言全无可悔也蓋悔生于過无過則无悔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三之頻復上之迷復固不可以言成德而二之下仁四之從道亦不可以言自成也六五敦復无悔則大中之德自吾心而具之建中之功亦自吾心而成之益非襍於偏倚而未成亦非資于人而後成者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居人臣之位任之重者而陰柔則昏而不悟居復終則溺而不還蓋終蔽於人欲而不還乎天理迷而不復者也夫過而不改則其過遂成其禍



亦終于不可救凶之道也即其凶而極言之豈惟一念之失巳哉彼其舉動乖方所以使天災人眚雜然並至者皆由之也抑豈惟居常之失巳哉彼其剛愎自用以之行師終有大敗不惟禍及其身而及其國君雖至于十年之久而不能征以雪其耻也蓋順於道者則无時而不利迷於道者則无往而可行然則怙終之禍其可畏哉

○有災眚以下俱是極言其凶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迷復而凶者益六五敦復无悔君道之最善者也上六不能自改其過而且益遂其非是與君道相反也其凶宜也

○總論

○天地之心即人心也天地不可以終靜動則其仁昭矣人心不可以終過動則其天露矣故復者天地人心之至妙而所以維持天地使之不至于廢者則又在人心也自今觀之人非堯舜孰能无過顧聖人不禁人以過而教人以補過



當其改於已也如雷之迅風之行而不容停也其取于人也如谷之虛川之納而不容壅也其成德於終也如太虛之曀而復淸日月之晦而復明也甚矣復之不可以已也初之不遠復其克已之顏子乎是賢而希聖者也五之敦復其反身之湯武乎是聖而希天者也二之下仁其親師取友之子賤乎四之獨復其悅周孔之陳良乎是賢人之徒也三之頻復其諸子之日月一至乎是希賢之漸也惟上之迷復則如飛廉惡來怙終而不悛者不惟爲一身禍而且爲天下禍矣聖人於三之頻復猶曰无咎而上則曰災眚曰大敗其重改過而惡怙終者何切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 乾上震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卦所以名爲无妄者蓋卦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爲震主是天理復還於一心以爲酬酢萬變之主而无邪僞之襍也故爲无妄文王觀德體之善



而繫之詞曰天下之物惟誠則感天下之理惟誠則正況卦德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又有正之義乎占而得此吾心知无所妄而行无所拂親友上下皆可感之人州里蠻貊皆可行之地當得元亨也然又必我之善合於卦之善剛而且健而內外一于正中而且應而物我一于正一毫不正之累皆不得以參之必如是而後謂之无妄也必如是而後可以得亨也若心有所累行有所偏處已處人皆比于邪是不正也是有妄也將不

惟有拂於人而且獲戾於天不惟不可行於蠻貊而且不可行於州里是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夫正則誠不正則妄正則行不正則不行人其可不知所辨哉

○无妄即誠也惟其无妄所以无望若處心未免於妄則无道以致福妄欲徼福非所謂无妄之禍有過以召災妄欲免災非所謂无妄之災矣元亨利貞皆承无妄來元亨者誠之應本如是也利貞者誠之理當如是也无妄中已含利貞



之意而再言利貞者言必正則无妄而可以得亨不正則有妄而不可以得亨爲占者致丁寧耳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伏羲名卦爲无妄而文王繫其詞曰元亨利貞者何也蓋天下之理未有誠而不正者亦未有正而不誠者今觀之卦變剛自外來而爲震之主是天德之剛既牿於物欲而後還於本心中有定主所以酬酢萬變者舉由之是誠之蘊于心也乃正之涵也然誠合內外而一之也卦德震動乾健是動作之間奮發有爲而不屈于物欲之累誠之蘊諸心者又見其章諸身矣此正之發也然誠合人已而一之也卦體剛中而應是以實心之蘊爲感應之施誠之體已于者又見其孚于人矣此正之合也合內外人已之理統之一誠以一誠感應之機歸之於正此占之大亨而必利於正也然孰非天



命之自然哉蓋天以貞觀之機運之於上而人得其貞一之理以成形于下內而剛者一天之心也外而健者一天之行也剛中而應者一以天道相應也此所以合乎天而天祐之也又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益无妄者正而已无妄而不正則爲有妄矣欲往何哉正既爲天之命不正則逆天之命天之所祐者在正則其不佑者在于不正矣安能行而得亨哉

○此節只要把誠字正字看得明白益誠即正正

即誠不容有二也剛自外來三句是舉卦之善
以明上文无妄之意而啓下文以正之端也大
亨以正一句全重以正上二天命字上下相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是
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於是有法天之道焉
蓋天地生萬物不能使之各厚其生萬物受性於
天不能自盡其性所以輔相其間者聖人之責也
由是觀天時之運爲因時之政以之治人則耕耘



與作相時而不敢違必使人得其所以爲人之性
以之治物則澤梁田獵俟時而不敢先必使物得
其所以爲物之性萬物无妄之理得之于天而成
之於聖此聖人所以爲參天地之化育與
○茂對所謂善順乎天時也上言天生物之性而
與之以无妄下言聖人因物之性而使之得其
无妄見人之未始不爲天也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以剛在內是天德之剛爲主无邪妄之褀得
以乘之於外誠之至也占者如是而往則獲天之
命天必佑之尚安往而不吉哉
○往吉即卦詞元亨之意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人之志莫不欲其達順於天下初九无妄之往則
心无所褀而行无所拂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二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計較期望之私自
其始而觀之盡其理之當然雖有所爲而常若无



爲也自其終而觀之順乎天之自然雖所當得而
亦无意於得也蓋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
爲不耕穫不菑畬之象占者如是則天機所運其
進也无疆而至理所孚其行也无阻蓋有心於求
利者利終不可得而无意於利者利未嘗不在其
中非利有攸往乎
○農夫種曰耕收曰穫開田曰菑成田曰畬不耕
則不期其穫不菑則不期其畬此特假象以明
其无營度之心耳註中无所爲二句相承蓋既

无所爲而爲則便不期於得矣利有攸往句則
字最緊切蓋人知求利而後得不知不求利者
之未嘗不利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二所謂不耕穫者言盡其在我而无計利之心
也
○富字亦作利字看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亦无妄者然其所處不正是所居非其地所

遇非其時所處非其人故雖无當得之禍而反遭
意外之變是无妄而有災也无妄之災何如如或
係之牛行人已牽牛而去而其居者返遭詰捕之
擾是无得牛之實而有失牛之累乃无妄之災也
人之得禍其適然而至者皆此類也夫
○本義所處不正不可就作爲上說若就作爲上
說則爲有妄而非无妄之災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禍自我致者謂之无妄之災不可也若行人得牛
在邑人无自作之孽而反被其災此之謂无妄之
禍也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則天德爲主下无應與則无係累
之私是以實心常存而不以物累實理常運而不
以時遷可以此而始亦可以此而終爲可貞之象
无妄之至也占而得此雖或時勢所限未必其能
行於天下而心无所雜固可必其无二三之咎矣
○此爻舊說可貞字依含章可貞說非是此卦就

无妄言所謂可貞者即无妄之利貞也蓋誠之
存而不變者也本義不可有爲句因其不言吉
利而僅言无咎故云云耳此句已不甚重況可
泥此句而把可貞二字遷就以從之哉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所謂可貞无咎者蓋誠本吾心固有之理而
自吾有之自吾持之其无咎宜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是君爲明君也下應六

二之中正是臣爲良臣也君臣合德則國家之元氣已固神氣已張縱有外患內變之作而爲无妄之疾其於吾之國脈初无加損也惟安靜以鎭之閑暇以處之不假攻治之力而日收寧定之福矣

○此爻如舜之化三苗周之格頑民是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本无妄者也苟有意外之變而欲治之則反傷國家之元氣戕生民之命脈矣惟其不可試故勿藥而自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具陽剛之德本非有妄者也但居卦之終時窮勢極動遭困厄言之而不信行之而不達爲行有眚之象占者如是則能爲可行而不能使時之必行何所利哉

○占之无攸利即象之行有眚也或謂无妄之眚是誠信之極而不知變如尾生孝巳之行此說非是夫貞則非諒諒則非貞毫釐之差間不容髮使信而不正則亦有妄而巳安得以言无妄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无妄之往蓋時當其窮故行而有災也

○總論

○誠僞之辨嚴矣誠者天也僞者人也誠則天下從之僞則天下違之此天人之相爲感也然自氣數之運推移不齊而吉凶利害有不可以人力必者故有誠而獲福亦有非望之禍有不誠而獲禍亦有无妄之禍君子將奈之何哉亦論



其理而已古之聖人有精足以動四方之風靈足以致百獸之舞雖苗民逆命亦潛消而自化玆非所謂无妄之吉乎无妄之疾而有喜者乎何者其天定也他若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能馴鱷魚而不能弭謗能使四夷問其安否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玆非所謂无妄之眚與无妄之災者乎何者其天未定也乃就君子之心而論吾之誠可以始可以終可以順可以逆而不可以易其可貞之守其吉也利也吾之

幸也非有所邀也其災也眚也吉之不幸也非有所避也故不惟不耕穫不菑畬而且无恤于邑人之災茲其君子之用心矣乎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卦所以名爲大畜者益卦體則以艮畜乾卦德則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君子合身心之全功而畜无窮之義理此畜之大者也文王繫詞以爲學貴博也亦貴正也况觀之卦蘊若剛上若尚賢



若止健又非大正不能乎占而得此必擇之精守之約使所學者皆聖賢中正之道而異端曲學之私不得以參之然後爲利也夫畜而曰大則其德已備畜而曰正則其德已純是有可行之本矣况六五又爲尚賢之君故必舍其家食之賤以膺天祿之尊則所畜之大者得以顯其施而利貞之守以達矣何吉如之夫以利貞之蘊而際尚賢之時固足以有爲矣况六五下應於乾又爲應天之才故必當天下之大難以成天下之大功則所畜之大者得以懋其績而利貞之用以彰矣何利如之夫大畜利貞體之所以立也不家食涉大川用之所以行也然必有其體而後有其用信乎畜之貴大而正也

○大畜是多聞多見之學就事物上用力利貞是持守之學就身心上用功不博則天下之理其所遺失者必多畜而不貞則誇多鬬靡終无益於身雖博而不足貴此聖門之博約所以交養互發也不家食只是出仕涉大川則仕而有可



見之大功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伏羲名卦爲大畜者蓋德之體本于心一[illegible]二物則心有所累非所以立德之體也此卦之德乾爲剛健則天德之剛爲主于內而卓然自守有非物欲之所能奪矣德之用見於事一逐於浮華則心有所蕩非所以達德之用也此卦之德外艮篤實輝光則天德之純實踐於外而煥然昭著有非物

欲之所能薇矣剛健以立體而濟之以篤實則外有以養乎內篤實輝光以達用而主之以剛健則內有以養乎外功不已德之在我者亦日進而不已此大畜之所由名也文王繫詞曰利貞者於卦何所取哉蓋卦變自需來九自五而上是君子之上交於君也卦體六五尊而尙之是人君之下交于賢也卦德又能止健是化頑強弗率之民而爲遵道遵義之民也剛上而正則自進以禮而不失之苟尙賢而正則待士以禮而不失之驕止暴而



正則感人以心而不尙威力三者皆非大正不能此大畜之所以必利于正也詞所謂不家食吉者蓋大畜利貞既爲可用之賢而六五又有尙賢之象則是爲人君者共以天位養以大烹而賢人君子皆得奠食於朝廷之上其不家食吉宜也詞謂利涉大川者蓋大畜利貞既具應用之本而六五下應于乾又有應天之義則是不先時而有爲以拂乎天不後時而違悖以逆乎天操縱闔闢不失乎時行之道其利涉大川亦宜也

○日新其德重在內外交養即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也輝光承篤實來即篤實中之光輝艮卦所謂其道光明者是也大正只承上三項來見得卦有正之義此大畜之所以利貞也不家食以下逐句分解其實承大畜利貞來不家食固由於尙賢之君然使所畜未大或大而未正則在我者不得爲賢而欲君之尙之不可得也涉大川固由於應天之才然使所畜未大或大而未正則心悖乎天之理而欲身應乎天之時不可得也信乎大畜之必利貞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乾天也艮山也天至大而在山之中是大畜之象也君子將何以體之哉益吾心之德散于言行而言行之理修于古人古人之言即吾心德之著也則從而多識之凡詩書所載无不誦而讀焉古人之行即吾心德之散殊也則從而多識之凡經綸所垂无不考而究焉因言以求其心而所聞之

言會之爲吾心之眞聞因行以求其心而所見之
行會之爲吾心之眞見識无窮德之所畜者亦无
窮矣豈徒以誇多巳哉
○此卽孟子博學反約之意蓋言行非外而其理
具于心心德非內而其實寓於言行得古人之
言行便得古人之心得古人之心便得吾心之
理此君子由博歸約之學也本義以畜其德要
玩以字
初九有厲利巳

初九陽剛乾體志於必進六四居上而畜之是當
權用事之人沮抑於上而不得自伸也占者若往
而必進則尙往之志不勝其晉摧之厄何危如之
惟自巳而不進則无所屈于巳亦无所沮於人斯
爲利也
象曰有厲利巳不犯災也
初九所謂有厲利巳者言知止而止則不躁進以
犯其災所以利也
九二輿說輹

士君子以道用於世猶輿之有輹也苟或引之則
輪轅飾而人庸矣何說之有九二爲六五所畜而
又得中是其時非有可進之機其德則知可止之
宜故才雖足用於天下而不肯以其才輕試爲輿
說輹之象
象曰輿說輹終无尤也
九二所謂輿說輹者蓋時可止而不止則自孱其
身尤不終无也二有中德則順時而自止守身而
不孱終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以陽居健極健極則難畜矣上以陽居畜極畜
極則不畜矣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是三有
奮庸之志而上有汲引之誠進而莫或沮之行而
若或翼之如良馬之逐於道路然也然君子固以
上進爲心而過剛銳進又非所以善其進必艱難
其心而无欲速之圖正固其事而无枉巳之失如
此乎其不輕進也又必修其德以有待豫其才以
有爲如行者之閑其輿衛然如此乎其不苟進也

則能自重而後可以致人之重能爲可用而後可以應天下之用爲上爲下何所往而不利哉

○艮馬逐只言三之得遂其進意不必兼上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九三所謂利有攸往者蓋三與上皆陽爻是道德同而行道之心亦同所以更相汲引而得遂其進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四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夫人之



惡止於初則易旣盛而後禁之則扞格而不勝雖聖人治之亦不免於刑戮之煩故莫若止之於初抑其邪僻之非於未縱之先杜其奸宄之原於未形之始如童牛之牿然則上不勞於禁制下不傷于刑誅大善之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四所謂元吉者蓋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刑罰不勝其煩惟止於未發則无刑威之嚴而有丕變之風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五居尊是欲畜止天下之惡者也夫以億兆之衆而必力以制之則法不勝煩民終不可化惟五以處得中是能察其機持其要厚農桑之業使不逼于饑寒敎廉恥之道使不入于邪僻无事于刑罰而獨清其本原如患豕牙之利者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占者如是則其敎不肅而成其民不勞而化何吉如之

○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



勞而不能止其躁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人君之治天下不嚴刑於彼而脩政於此是亦豶豕之牙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所以得吉者蓋在上者不知止惡之道而嚴刑以治之則傷而无功若制之有道則刑法不用而民俗自化有慶也

○論力之難易則四爲易故曰元吉論功之廣狹則五爲廣故曰有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當大畜之極是不必制惡於未形而自无可制矣不必止惡之有機而自无可止矣斯時也天下一統世道清明朝无滛朋之風野无梗化之民何其如天衢之通達而无間也占者如是則王道蕩乎教化四達不亦亨乎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九曰何天之衢則世道既盛而治道得以遂施禮樂文章四達不悖道大行也



○總論

○大畜上體艮也止乎陽者也下體乾也爲艮所止者也夫君子一身視時以爲進止時之未利則爲利已爲說輹而非固也時之既利則爲良馬之逐而非徇也君子以其可用者修之已而以通塞者付之天如是而已然天下之人衆矣民之美惡不齊矣君主世道于上而吾輔之于下其所設施措置豈容苟焉已哉是故豶豕之牙相其機也童牛之牿防其漸也此君臣相與以移風易俗而致天衢之亨者也吾觀漢之趙張設鉤鉅捕盜賊豈不使奸人屛迹哉君子以爲不若潁川之教化渤海之佩犢何也秦之商君刑棄灰制連坐豈不足戢人之心而懲其惡哉然君子以爲不若虞之化讒說周之化頑民又何也彼趙張之于牛不牿之童而惟治其觸商君之于豕不去其勢而欲制其牙故也噫論治者可以觀矣

☶☳ 頤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所以名爲頤者蓋頤者口食物以自養也爲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象其形也下止上動象其性也皆頤之象養之義也此所以名爲頤也文王繫詞以爲養固人身之不可廢然所養有道不容苟也必揆乎天理之正不累于人欲之私則養得其道而吾之一身舉受其益矣吉孰大焉如內而心德所當養也從而觀之果能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則德正於內而成性之吉此其基

矣外而一身所當養也則從而求之果能不以饑渴害其心不以臭味溺其情則身正于外而成身之吉此其甚矣不然養德不正則溺于異端流于術數養身不正則以小害大以賤害貴如之何其吉耶

○養德養身分之爲二合之則一養德固內也亦所以養乎外未有德正而身不正也養身固外也亦所以養乎內未有身正而德不正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伏羲名卦爲頤而文王繫詞爲貞吉者何也蓋頤者養也正者養之道也養失其正則人欲爲主而日流于卑下養得其正則天理爲主而日進于高明固未有養而可以不正亦未有得正而不吉者也所謂觀頤者言德蘊諸心而正以成德必觀其所養之道真能合乎天命盡乎人性崇天下之正學然後可也所謂自求口實者言身見諸外而正以成身必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真能不以小害大以賤害貴撑天下之正味然後可也然是頤也不特養德養身然也觀之造化亦有然者天地爲萬物之父母盡物而養之者其常也故有四時之佐五行之吏以宣其氣而天下之物所以自得其養者莫非天地之功聖人爲萬民之父母盡人而養之者其心也故養賢宰相于內以輔其猷養有司執事于外以宣其化而天下萬民所以被賢者之養莫非聖人之功矣夫天地以養而成化聖人以



養而成治是頤之道始於身心而實通於三才頤之時大矣哉

○首節釋名詞之義末節則推其功用之大也天地之養物不能一一而雕之也而以造物之功寄之氣化如日月之照風雨之潤雷霆之震皆所以養物也聖人養民不能身爲之養也而以其責寄之賢人或掌稼穡或掌禮樂或掌刑法皆所以養民也須玩一及字聖人養一人而功及萬人天下視賢人之養皆聖人之養所及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則元氣震動物遂其生有養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人之所養莫重養德養身而養德養身之功莫切于言語飲食言語不愼其爲吾德之累者不小必從而愼之理所不當言則制之而不敢出言之而不能行則訥焉而不敢輕蓋必言出爲經不徒以虛誇眩夫下焉則有德有言而所以養德者得其正矣飲食而不節其爲吾身之害者不小必從而節之取之不以道則萬鍾有所不顧



與之不以禮則簞食有所不受蓋必品節限制截然不容踰焉則不以小害大而所以養身者得其正矣所謂養正之吉如此
○言語飲食雖就一身言自此推之凡命令告戒可法于天下皆愼言語之功也貨資財用可立乎民極皆節飲食之功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初九陽剛其道德足以自樂而无慕于外如靈龜以氣自養而无求于人也乃上應六四之陰是舍仁義之飽而羨膏粱之味見欲而動不能以禮自克者也占者如是則養德養身皆失其道凶何如哉
○靈龜本不朶頤旣朶頤則亦非靈龜矣俱指初九言爾我字不必泥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陽剛之德本有可貴者存乃動于欲而喪其德亦不足貴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于陽剛者也夫以上養下理之常也若求養于初則澤不下究而與民爭利是聚斂之臣也吾見其顚倒而違于常理矣相應則相養情之常也若求養于上則趨附于權勢之門取其名節之重是諂佞之臣也如是而往祇取辱其何凶如之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所謂征凶者蓋初上皆非其類而二求之是求其所不當求之人也

六三拂頤征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士君子養德養身自有常理可順而不可拂也六三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是故其言而不知慎求口腹而不知節拂乎頤之常理矣雖其所欲者皆出於天理之所有人情之不能无然終不免於戕生滅性而有凶也夫所養之善者行之愈久而愈順所養之不善者行之愈久而愈窒故又爲十年勿用而无攸利其凶如此拂頤者宜知所戒矣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之十年勿用者蓋養正頤之道也徇乎欲則大悖于道矣其不可行宜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六四以陰柔居大臣之位養人其責也乃陰柔不足自養況養天下乎然柔居上而得正則有虛受之衷所應又正則有可用之賢由是以養民之責寄之於賢而賴賢者之養以及于下雖在巳无養民之施其于養道若顛而萬民受得所之養則固未嘗爲不吉也然用賢固所以圖治而必純心斯可用賢彼外親而內疎始勤而終怠者皆所以貳賢者之心而辜天下之望也故必去讒遠色不襍于二三下之之專有如虎視眈眈焉詢謀咨度靡間于終始求之之繼有如其欲逐逐焉惟其專也故賢者樂爲我用惟其繼也故賢者得盡其才而大臣養民之責塞矣何咎之有

〇顛字不甚重蓋以上養下其常也上不能養下而資于人以迹言之似于顛矣然謂之吉則實非顛也虎視二句重專字繼字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所謂顛頤之吉者蓋以身養民則其所施有限惟以賢養民則賢之惠皆吾之惠上之所施極其光顯而无不被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居尊位養人者也然陰柔不中正其才不足以濟反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拂其以上養下之常矣然養賢以及萬民乃聖人之正道也占者誠能守此正道而不變不以是非毀譽惑其心不以饒

傅說說移其聽勤之于始而益篤之于終則賢
得盡其才而天下舉被其恩何吉如之若以五之
才而欲自用以濟天下是行險也是涉大川也非
惟不足以成事而適足以僨事何所利哉
○拂經猶顚頥也居貞猶下之尊求之繼也君相
之道一而已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所謂居貞之吉者蓋用賢者君道之正而上
九之賢乃人君之所當從也六五以柔居中而順



以從之始焉虛心屈己而順從于始終焉勿二勿
襍而順從于終此其所以爲貞也此其所以得吉
也
上九由頥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爲六五之所賴以養則是居師保具瞻之位
而任四海九州之寄以之爲上而釋宗子之憂以
之爲下而應蒼生之望舉凡天下之得其養者皆
由之爲由頥之象夫以一人而養天下其任亦云
重矣故當戰兢惕厲不遑寧處惴惴乎日勤其心
於天下而不敢以天下逸其身庶乎不負天子不
負萬民而吉可得矣夫以危厲之心而膺任事之
責即處常處變皆无所不宜況陽剛在上其才又
足以副之故不特平居无事之時能使天下无失
所之憂即事變之來爲人主之所甚慮而吾兢業
以處之隨機以應之卒能拯生民之危而置之安
除國家之害而貽之福何不利之有
○由頥言任事也涉川言成事也厲吉因其任而
戒之也涉川因其能而許之也



象曰由頥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謂之由頥厲吉者以其慶及於天下不特一
身一家之慶已也
○總論
○頥者養也人君欲養天下非養賢何由哉然上
之養賢與賢之自養其道實相須而成賢者必
以道重其身然後爲人君重人君必輕其身以
下賢而後爲國家重自養貞也養賢亦貞也此
頥之所以貞吉也夫邪正之辨嚴矣人之一身

聲色臭味之欲交引于外而嗜欲好名之念又勃然炎起于中倘非以道義自閑而不勝其徇利之心則人主亦何賴于若人爲若至于人主一身天下之中其欲者尤爲不少或以倖中或以佞中或以貨中交中者多則爭伺其意便而賢人亦何所恃以自結于君故就下而言靈龜貞也柔順非貞也拂經拂頤非貞也君子之所左撑也就上而言耽耽正也逐逐正也順從正也明君之所宜守也下以正而結于上上以正



而信乎下此所以成由頤之功而與天地之養萬物並隆也吾觀古之人君善養賢者莫如文王古之賢相善養賢者莫如周公立政一篇周禮一書所以網羅天下之豪傑而使之獲其養濟森然具備而當時豪傑之士亦皆有以自守各效其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能此養道之所以遠被也後世君不以正養士士不以正自重于是朝秦暮燕游靭結舌曰何人主之意衒以求售其身而養民之澤微矣故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虛言也

巽下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卦所以名爲大過者蓋陽大陰小此卦四陽居中過盛是處非常之時而有非常之事者所以名爲大過也文王繫詞以爲天下事以陽剛任之則有餘以陰柔任之則不足況非常之時尤非庸才所能濟乎此卦上下二陰則上不能以自振而下不能以自持舉天下重大之任責之于我而吾以委



靡巽耎當之非惟无明作之功而且覆有敗之虞矣爲棟撓之象然天下未嘗无不可爲之事患人无善爲之道耳此卦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內有可行之德外有應變之機以是而往將見本末之弱可扶非常之功可濟天下之事舉惟吾之所運用而无難矣何亨如之

○亨字與撓字是一正一反意蓋撓則不可行亨則不患於撓矣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伏羲名卦爲大過者葢此卦四陽居中過盛是其所值者皆天下難能之事其所爲者皆天下難成之功規模運量信有大過人者此之謂大過也文王繫詞曰棟撓者何也葢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猶之棟然其所以能勝而不至于撓者惟陽剛之力足以維持之此卦上下二陰則本之弱既不能振作於始末之弱又不能奮發於終夫天下重事豈柔弱之人所能濟哉此所以不勝其重而至于撓也又曰利有攸往亨者何也葢天下之事惟有德者爲能行之卦體剛過而中則不偏之善足以濟其不屈之才是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事惟達于用者爲能行之卦德巽而說行則內灼事理之機外順時勢之宜是天下之大用也以此而有攸往則任事而不失之偏勇行而不膠于迹宜其亨也夫必有剛中巽說之才而后能爲過人之事苟无其才未有不爲尋常法度所拘也然則大過之時大矣哉



○末一句正見非常之事非非常之人不能也堯舜之授受古未有也才非堯舜其能使朝覲訟獄之來歸乎湯武之征伐古未有也才非湯武其能使徯后迎師之恐後乎周公之誅管蔡古未有也才非周公其能使東征而人不怨致倅而君不疑乎信乎大過之時之大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木高漲浸滅乎木大過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大過之行焉夫常人處流俗之中未有不隨風而靡縱欲違世自立而懼者多矣君子當爲則爲雖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又何懼焉處波蕩之世必求榮其身一无所聞而悶者多矣君子以義自守以道自樂不以非分之富貴而易吾身之貧賤又何悶焉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信非有大過人之識大過人之操者不能也

○此二語正見君子之大過人處夫隨時以就功名庸人可能也至于舉世之不敢爲者而獨爲

卽是非利害有所不顧信非大過人不能也榮顯得志之地中才猶能勉焉至于身不見用而其中有以自得卽窮約終身而亦无所變信非大過人不能也獨立不懼指達雖窮亦獨立之時不懼无悶无淺深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夫陰柔旣爲畏愼之人居巽下則又畏愼之至是其發言處事必爲周悉萬全之計方始而圖終見利而思害兢兢乎其无一毫之或苟猶物之錯于地而藉以白茅也占者如之吾知視天下无可忽之事者舉天下无不可成之事身无過動行无敗謀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六所謂藉用白茅者蓋以柔而居巽下柔則不過于剛而有愼重之操居巽下則卑以自牧而有善人之思此所以能畏愼而无咎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是英明之資獨隆于已而沉潛之識又資于人蓋不惟不至于用剛之過而且以資其相濟之益象之于物若已枯之楊而發榮于下有以遂其生長之性象之于人如已老之夫而得女妻有以成生育之功占者如是則剛柔相須天下事无不可爲矣何不利之有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所以取象于老夫女妻者蓋剛夫道也柔妻道也二剛之過而得柔以爲之與則不過于剛可以成天下之事猶老夫女妻相與有以成生育之功也



九三棟撓凶

九三居大臣之任者也以大臣而當大過之時欲立大過之功非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者不能濟也九三以剛居剛則恃才而動率意而行任事大過而不揆其幾用法太嚴而不酌其宜以妄動壞之者多矣爲棟撓之象占者如是則行忤于物而動拂于勢卽尋常之功猶不可成況大過乎其凶必矣

○此爻如宋之荊公是也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所謂棟撓之凶者蓋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而人亦莫親輔之此其所以凶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居大臣之任而欲爲過人之事者也夫大過之事固非徒剛者所能爲亦非徒柔者所能辦九四以剛處柔則寛猛得宜張弛並用不折不屈天下事无不可爲矣爲棟隆之象占者如是則治體



立治功振而大臣之職以盡何吉如之然大臣之任天下固以自用而偏亦以獨斷而濟固有以用人而成亦有以用非其人而敗初六以陰居下本之弱也四若牽于初六而有它焉則信任之偏反以成其畏縮之過而事終不可成矣不亦吝乎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四所謂棟隆之吉者蓋剛柔相濟不惟不失天下之事而且成天下之事如棟之不撓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陽過之極而比上六過極之陰是在己既過剛忤物不能資人以爲輔而爲之臣者又多柔懦巽耎不能匡其所不逮如枯楊生華雖有所發无益于枯也老婦得其士夫雖有所得終不能生育也占者如是縱不至棄天下之事于不理而終不能使其有濟故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不生稊而生華旋枯矣安能久乎然則人君任天下之事而不能濟亦若是而已老婦而得士



夫豈能成生育之功哉亦可醜已然則人君任匪其人而祇貽天下之羞亦若是而已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以陰柔而處過極之時天下之事非吾一人所能支者但殺身以殉之耳蓋論是非不論利害要非大過人者不能也占者如是以事而論雖不免于凶然以理而論身雖死而其心猶可白于天地鬼神何咎之有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雖有過涉之凶然一念之忠貞可以維萬古之綱常終无咎也

○總論

○傳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玆其大過之時乎夫大過之事拘常守轍之人所望而不敢為而知時達變之士所以奮然而不顧者也故論其理則兢業時幾是白茅之藉也慎而過者也即揖讓放伐廢立殺兄斷然為之而不疑亦未始非慎也剖心自明是滅頂之凶也忠而過者也即



抱器存祀佯狂受辱愛其身以有待亦未始非忠也如无得于理則三思而慎非藉茅也君子以為固矣溝瀆之死非滅頂也君子以為諒矣甚矣大過之事之難為也然事可過也德不可過也過于剛者則為棟撓之凶過于柔者則為有它之吝以過剛而比過柔則為枯楊之華老婦士夫之醜是豈事之難哉以其德之難耳周之宣王訓治威嚴而文武之吉甫不吐不茹之仲山甫實後先之此所以奠棟隆之吉而老夫女妻果能相與以有成也噫知其過而又知其不可過斯天下之事有不足為而其功有不足辨矣

☵☵ 坎上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卦所以為坎者蓋坎之象水也坎之體陽陷陰中外虛中實也而上下皆坎故為習坎文王繫詞以為險難之遇君子所不能却其來也然使无孚信以處之而有僥倖苟免之心則得喪亂其中榮辱



奪其外適足以重其險耳此卦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是必精誠以自持而不萌分外之思義命以自安而不為行險之圖如是其有孚焉則視吉凶禍福皆適然之數而吾之心未始不泰然自得也何亨如之有孚心亨則所以處險者善矣由是而往則熟察事機深燭時勢雖以其身當大難之衝而經理有道終可以免難矣不其有功哉

○有孚即所謂素位而行也人之處患難自有個處患難道理吾惟以實心行實理而在外之不

可必者更不有所他圖便是有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伏羲名卦爲習坎者蓋坎險也人之一身固有當氣數之厄而值時事之艱顛沛困厄至于不可力圖者此險而又險故謂之習坎也文王何以取象于有孚也益坎象爲水水之流也足乎此通乎彼



盈科後進未有泛濫而盈溢者也夫其流也固順其行險之性而其盈也終不改其漸進之常雖達之江漢放之晝夜亘之古今而萬古此行險萬古此不盈其信終不少失也惟水內實而行有常此所以取象于有孚也所謂維心亨者此卦二五以剛居中是有光明正大之心而无行險僥倖之圖隨其所遇皆不足以惑之也所謂行有尚者惟其剛中則心无所惑故見无所昏見无所昏故處无所失宜其有功也又以險之道而極言之視于天則巍然上運高不可升是險之象達于天矣觀之于地則山川丘陵不容踰越是險之形達于地矣觀之王公則鑿池築城堅甲利兵以設有形之險修紀綱明法度以設无形之險而有國之守儼乎其不可犯焉是險之用達于人矣夫天地不能外是險以垂象王公不能外是險以守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重險只是解釋字義言險而又險也既曰不盈又曰不失其信正見其行之有常而彰有孚之



實耳內實而行有常以處險言便是中有定主而終不妄動之意內實便有常若行之无常則非內實矣天險三句並重總是言險之道際乎天蟠乎地通乎人也不重王公法天地意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

坎之象水也此卦上下皆坎是往者過來者續水之洊至有習坎之象君子體之以爲一人之身所以治己者有德行焉所以治人者有敎事焉德行不常則自治疎而所行皆僞非所以立體也敎事

不習則民駭於驟鬧而未樂於維新非所以達用也故其於德行也既日之乾又夕之惕必使有優游厭飫之益无鹵莽扞格之艱而後已焉于敎事也既三令之又五申之必使有薰陶漸染之益不駭于耳目聞見之新然後已焉德行常則如水之資深而不息而治已者熟而安敎事習則如水之流行而不窮而治人者熟而安此君子之一體一用所以相成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六以陰柔處重險之下陰柔則非濟險之才處重險之下則値時勢之艱豈惟不能出險哉終入于危陷之中而不能振爲習坎入于坎窞之象占者如是則處大難之衝而无自免之策凶何如哉

○習坎入于坎窞一意只是言其險而又險耳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所謂習坎入坎者蓋出險以陽剛爲道陰柔則失其濟之之道其凶宜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處重險之中是時事多艱而以身當之行乎憂患之途而未能以自出爲坎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身雖處患難之地心則安義命之常蓋有孚心亨而履之裕如終不至于困窮之甚而小有所得矣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雖求小得然僅不爲險所困而未能出乎險之中也蓋才雖可以有爲而時未可爲其所能者人也而所不能者天也



○惟其未出險之中故謂小有得若出險則大有得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陰柔不中正是德不足以有爲也履重險之間是時不能以有爲也故不惟一時一處之險而其來其往无所値而不險者其來之險也既有所抑于前而不能振往之險也又有所傷于後而不能安終陷于險之中而已爲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之象占者如是則動而或摧之爲而或抑

之如之何其可用哉
○來之坎坎三句相承枕字是枕險如所云芒刺
在背者故曰倚着未安之意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所謂來之坎坎言其履險之甚而无可出之
期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四近於五乃君臣之分當相與以濟險者也時乎
習坎不无艱阻而不得相遇之患然人之常情无



事則其勢安勢安則其心縱心縱則難入而上下
之情乖有事則其勢危勢危則其心憂心憂則相
求而其遇合也易茲在險之時正剛柔相濟之時
故去上下之彌文略交際之縟節但盡一念之誠
以爲感格之本而因其明通其蔽者无所不用焉
則誠足以發其志明足以牖其衷始雖不遇終則
相孚相信而可以无咎矣
○樽酒簋二句只是去虛禮而秉至誠蓋虛禮之
盛者實意必衰實意之存者則虛禮有所不用

也納約自牖只是因明以通之室雖暗而有明
者窻牖也君心雖暗而有明者一善之長也順
其所長而導之則言易入矣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四所謂樽酒簋者蓋君道剛臣道柔君臣之交
際當以心相與不必拘拘于儀文之間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雖在險中然陽剛中正則有濟險之德居尊
位則有濟險之權且時亦將出則有濟險之機是



天不容以終亂世不容以終危而撥亂爲治以措
天下于久安者將自此矣爲坎不盈祇既平之象
占者如是則時雖險而身終出于險何咎之有
○坎不盈與祇既平相承盈滿也坎不盈滿言其
不終險也祇既平言其相濟乎險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所謂坎不盈者言五有中德而其時未大是
以雖有撥亂之機而未即見乎治平之會故謂之
坎不盈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陰柔居險極是以柔懦不振之才當危急存亡之秋亦終于敗亡而已其象猶係徽纆而又寘于叢棘三歲不得脫也占者如是則爲險所困而无可出之期凶何如哉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出險之道宜于剛而不宜于柔上六陰柔則失其所以出險之道宜其凶而至于三歲也

○總論



○天下之事處順易處逆難孔子論仁而徵之造次顛沛中庸論道而極之夷狄患難何者艱險之地論德者所必擔也夫天下豈終无可出之險特患人无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進于上四以誠心而輔于下此君臣相與以濟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亦終于入坎窞淪于險枕束于徽纆叢棘中而已然天下有盡其道而不値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得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論也嘗觀造化之流忽而飄風倏而震雨雷霆晦冥雪雹驟至而太虛之運不爲小變者其天定也君子之遭時事忽而可憂忽而可愕罣之空乏處之疚疚而此心之自得不爲少動者其性定也惟其性之定也故視利害順逆之交若風雨雷霆之變即坎窞皆坦途也險枕皆順境也徽纆叢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謂有孚心亨也後之人一遭憂患志窮意沮不能自振甚者昏夜乞哀覬覦計較時未險而心尤險亦可慨矣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卦所以名爲離者蓋離麗也明也陰麗于陽昭其體也取象于火昭其明也而上下皆離故離之名不易也文王繫辭以爲陽者君道陰者臣道陰麗乎陽是臣麗乎君也夫臣道貴正不正者失之諛非所以共職臣道貴順不順者失之專非所以明分占而得此必其正以事君陳其善閉其邪而不爲阿諛取容之計是之謂貞也貞則君德可成治

功可建何亨如之君以正正天下臣以正正其君其道固所以相成也然又必以順自守无作福无作威而不至于偪上之嫌是之謂畜牝牛也則人主不疑天下不忌何吉如之君以健運于上臣以順承于下其道固所以相濟也夫貞而能順則貞不失之激順而能貞則順不失之阿此所以爲臣道之善與

○離而謂之麗則凡處人處事固无所不該然以彖傳觀之柔麗乎中正其所指在六二六二黄



離其所主在臣道則就臣之麗君上講尤爲便耳易中論人臣之道其所指者不過正與順而已曰納約自牖曰有孚發若皆貞也曰无成曰匪彭皆順也此臣道之極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伏羲名卦爲離者何也蓋離者麗之義也宇宙之間未有无所附麗而能成其功也如天以氣運也而日月以氣而相依附凡晝夜之間所以代明不息者皆天之精爲之也而麗道達于上矣地以形運也而百穀草木以形而相依附凡品彙之列所以化生不窮者皆坤厚之德爲之也而麗道達于下矣以至大君位天地之中爲天下化成之主而豈无所麗哉君之所以麗乎位者德也而所以爲德之精者明也惟其明而又明而緝熙之不息有以麗乎君位之正則精之所達被四表格上下而天下化成矣是有天地之麗而後可以開聖人有



聖人之麗而後可以配天地三才之各有所麗如此此離之名所由取也文王繫詞曰利貞亨畜牝牛吉者何也蓋人君以重明之德作于上人臣當以忠順之德附于下也此卦之六二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是柔嘉之質得于性成而公正之節持之有素以中正持其身即以中正事其君凡所以自竭自獻而贊襄乎重明之治者皆其忠義之激發也其亨宜也以順自處即以順事上凡所以含章无成而欽承其重明之化者皆其法守之當然也

其吉宜也蓋惟君之明而後能配天地惟臣之柔
正而後能佐人君此上下之相與以有成也與
○首節是推人物之麗以釋離之名義重明二字
所謂明而又明明之不息也麗正者有是德而
後可以當是位也化成天下明德之感光所不
被也舊說重明爲君臣合德大不是君明臣良
豈有臣之明而可與君重哉柔麗乎中正專指
六二言舊說兼六五不是以六居五既爲不正
安得以正名也中正總是一意貞字承中正來



畜牝牛承柔來本文柔麗乎中正麗字不必重
看只言其陰柔之質而又得位之中正耳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

離之象明也上下皆麗則日復一日循環无端明
之兩作也大人將何以體之哉蓋四方之化觀于
一人而治四方之道起于一心苟其德不明而或
明之不繼焉則居巳于昏而欲責人之明不可得
也其何以照天下也故必格物致知以啓其明之
端誠意正心以踐其明之實日新又新使吾之一
心光明宣著常足以爲齊治均平之地而其精之
所發揮之所燭將舉四方之衆悉就吾光被昭格
中矣蓋日惟明也故照于容光德惟明也故能明
明德于天下此君子所以爲善于體易歟
○明者照之體德之本諸身也照者明之用德之
及于民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九以剛在下又處明體剛則果于任事明則喜
于有爲由是過用其剛或至于紛更之擾過用其



明或至于聰察之煩甚以新進喜事之臣欲舉天
下而振作之不自知其所爲之乖方也爲履錯然
之象然其履錯者皆由于不敬故也誠能以敬事
之心處之詳審以謀其始兢業以圖其終自大至
小无一之或輕焉則剛而非暴明而非察何咎之
有
○此爻須如此說方得錯字敬字明白舊說以躁
進爲錯以不遽進爲敬非聖人言敬之本旨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所謂履錯之敬者蓋過剛則躁過明則察皆道也敬則有以濟其剛明之過不至于敗天下之事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柔麗乎中正是有柔嘉之德而又能不過于柔者也但見上以事君則將順而濟以匡救下以治民則渾厚而濟以精明蓋臣道之協其極者爲黃離之象占者如是則君心可格而治功可成何吉如之



○人臣麗于君者也故以離稱二得臣道之中者也故以黃離稱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所謂黃離元吉者蓋黃中色也六二居下之中則文武爲憲張弛並用然能佐天子會極之化而囿天下于中正之俗此所以謂之黃離也此所以元吉也

○得中當就臣道上講方得如玉鉉在上剛柔節也一例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三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是以天時言之既爲盛極而將衰以人事觀之又爲進極而將退蓋盈滿者不可以常恃而困窮之禍將及其身爲日昃之離之象占者誠知盛衰循環爲理之必然而安于義命從容以自樂可矣苟不能自樂而徒憂其禍患之將及則无救于禍而益甚其憂耳凶何如哉

○此爻純是假象不可作實說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所謂日昃之離者言其盛極而衰之候不能以常保其盛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古之英雄豪傑欲繼人以成事者必從容寬厚乃克有濟九四當後明將繼之時而以剛迫之是不代虐以寬而反以暴濟暴爲突如其來之象占者如是則民心離散而已亦不能以自存矣其能免于焚死棄哉

○此爻如秦政之焚書坑儒項籍之燒宮室坑士

卒是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則播惡于天下而天下叛之无所容身于天地間也宜其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立心之善者也然不得其正則措置乖方政事多失其當迫乎上下之二陽則權臣專擅操縱不得自由慈非所當憂患之日哉若能矍然而思惕然而省上憂國祚之維艱



下憂人心之難保其戰兢之甚有朝夕不能自寧者若出涕沱若戚嗟若焉則危可圖安懼可致福弊政可革權臣咸服國家自此无虞矣何吉如之
○出涕二句只形容其憂懼之甚非實事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憂懼而得吉者蓋其所麗者乃王公之位一念之敬忽即國家之理亂所關如之何而可忘戒懼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以剛居明之極是剛明之及遠者也惟其剛也則其威已震而能除天下之元兇惟其明也則其刑不濫而能赦脅從之餘黨蓋法加于所當加而不治于所不必治者也爲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之象占者如是于首而折之則有以昭天討之威醜而不獲則有以開自新之路何咎之有
○此爻即書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者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所謂王用出征者蓋王者之兵凡以爲萬邦除害非无故也是故有害于邦則誅之无害于邦則赦之孰非愛民之意哉
○總論
○乾坤者陰陽之祖坎離者陰陽之中上經始乾坤而終于坎離以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坎之中實在人則爲誠離之中虛在人則爲明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夫明豈易言哉明之本在身而其用在

國家古之聖人嚴于聲色貨利之防而顧諟常新謹于在宮在廟之間而緝熙常繼彼豈徒為是竭情聊良以日新其德俾其賁草木光四方昭昭乎无所不照也今夫從飛螢視燭火則燭火明矣從燭火視列星則列星明矣從列星視日月則日月明矣彼一曲之學飛螢之明也文士之學燭火之明也賢人之學列星之明也聖人之學日月之明也聖人之明其存也无瑕其達也无間經乎倫物散乎紀綱无所不在者也故有得于明者明此而為君則咨嗟于未亂非過計也明灼其幾也奮揚于征伐非窮黷也明察其隱也明此而為臣則敬慎于始進非畏葸也明不可過也持中于對越非違則也明不可偏也此君臣相與以成文明之治者也无得于明則未治而釀災如之禍不可長也既亂而為无益之嗟不可救也將進而為履錯之咎不可解也奈之何而不慎哉



# 重鐫蘇紫溪先生易經兒說下經卷之四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卦所以名為咸者盖卦體柔上剛下氣之相為感也卦德艮止則感之專兌悅則應之至德之相為感也卦象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情之相為感也故名為咸文王觀卦之善有大通得正之道故係之詞曰天下之情無所感則間有所感則通而



天下事每成於兩情之交通敗於兩情之交拂也玆惟其感焉則情足以相孚功足以共濟其亨宜矣然人之情正則公不正則私以私行之則有時而窒礙以公行之則無往而不可為又必相與之間一出於天理人情之正此無私感彼無私應然後得感通之道而可以保其亨也夫正固無不可行而男女之交尤感通之最切者取女而以正焉則肅肅雍雍而剛柔之分明正內正外而天地之義昭不亦吉乎此可見一感通足以盡天下之情

一正足以蓋感通之道而曰亨曰吉皆以正相與自然之符驗也向使非正何以得亨而致吉哉

○感通就人道言自君臣上下以至夫婦朋友之交皆是也亨者情之通也貞之意已寓於中曰利貞者爲占者致叮嚀耳取女吉者就感通之中舉其一事言之吉則亨之有終也特自目前亨通之勢而言則曰亨自將來之結裹成就而言則曰吉耳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



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伏羲名卦爲咸者蓋咸之爲言感也天下之人不能以孤而立則未有不感而通者也文王繫詞曰亨利貞取女吉者何也蓋凡氣之不相洽者非感也此卦之體兌柔在上艮剛在下則是柔之氣由下而上以交於剛剛之氣由上而下以交於柔柔感乎剛則剛應乎柔矣剛感乎柔則柔應乎剛矣是何其氣之驩也凡德之不相宜者非感也此卦之德艮止兌悅感之以止則專一而不他應之以悅則樂從而不違何其德之孚也凡情之不相値者非感也此卦之象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以男下女旣得男女之正二少相與又得婚姻之時何其情之協也夫剛柔之氣通止說之德通男女之情通非亨乎剛柔之不紊止說之不妄男求於女而非女求於男非貞乎至于取女則剛柔之義也止說之善也二少之時也又安得而不吉乎此



文王之詞所以有取也又以感通之道極言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太和之運有絪縕无間者此天地之相感也由是以天地之氣感萬物之氣或以氣化或以形生舉囿于乾始坤成之中矣聖人誠立于此幾動于彼而精神心術有相爲孚契者是聖人之感人心也由是萬民之心通于聖人之心无乖无戾无反无側蕩蕩乎有和平之氣象矣天地感者感也而萬物化生非感而通乎聖人感人心者感也而天下和平非感而通乎不特此也觀

咸通之道於造化則一施一受可以見天地之情觀感通之道于萬物則相應相求可以見萬物之情宇宙間无一非陰陽之迹无一非感通之理真情所運殆昭昭然爲天下所共見矣感通之道不其大哉

○柔上剛下與泰相似乾本在上坤本在下今乾下坤上所以爲交泰柔本在下剛本在上今柔上剛下所以爲交感也二氣感應造化人事皆在其中三句皆有亨貞吉意聖人感人心者



同此心心同此理聖人不以法制治天下而以人心所固有者化天下如道之以德是也和字有各洽其情之意是聖人以中和之德感之也平字有安其分之意是聖人以正直之理感之也曰感人心聖人以吾心之理感天下也曰和平天下固于聖人之化也蓋以法禁民者能强其外而不能化其心以心感民者則天下之心與聖人之心潛孚而不自知矣觀其所感二句極言感道之無所不在要點出可見二字蓋天

地萬物之蘊不可見也而天地感通之機有可見也故觀於咸而天地萬物无遁情矣大抵論感之理則極其正剛柔得之以爲情止說得之以爲德男女得之以相下論感之用則極其大天地得之以遂其順聖人得之以成其化萬物得之以定其情惟正故大而大者无不正此咸之義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以氣相感咸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山



惟虛也故能受澤之潤人惟虛也故能受天下之感苟先入之見主於中則天下之善將有拒而不受者矣故必歛其心於何思何慮之天定其性於无將无迎之域湛然无事也而天下之事无所不照澄然无物也而天下之物无所不燭蓋其虛非固也无感則无應也其受非徇也有感則有應也虛以立受之本受以廣應之量玆其爲善于體咸與

○此君子之心學程子所謂廓然太公物來順應

是也君子之處世未嘗无心亦未嘗有心故事之未感則此心空空洞洞如明鏡止水一毫不染及其既感則此心隨感隨應如鏡之照水之流是惟虛故受未有不虛而能受者也

初六咸其拇

咸以人身取象初六處咸之初當拇之處是事物方接而意見先萌將有感也即存妄感之心將有動也即生妄動之念蓋不能以虛受人而有意於感者也爲咸其拇之象



○咸言其感也咸其拇言其感于下也舊說俱作仕進爲本義下字進字誤也不知所謂下者以卦位之上下言非以職分之上下言也咸言心學故曰宜靜而不宜動通六爻論之皆以靜爲主也靜豈專於仕進哉欲進未能二句特爲不言吉凶而設不必深例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六所謂咸其拇者蓋志者感之主也感者心之累也初六之志主於必感是心馳於外而不專主于內此所以爲咸拇也

○外對內言心主乎理而不逐于事物即曰感曰應而亦在內也心係于事物而不主於理即未感未應而亦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六二陰柔既爲躁妄之資當腓之處又爲感動之易蓋不以靜處事而常馳於事不以物應物而常動于物爲咸其腓之象占者如是則心體之虛明既昏而事機之酬酢亦不勝其錯亂何凶如之然



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則是一時之應感雖偏德性之本體尚存也占者誠能克其妄動之私而安義理之正時靜而靜固居也時動而動亦居也則心通太虛天下事應之而有餘矣何吉如之

○此爻是因象以戒占咸腓之凶由其不居也居則得其貞矣居非不動也不妄動也蓋心循乎理雖酬酢萬變而其居者自若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雖有咸腓之象而能居吉者蓋天下事可以

順應而不可以馳逐六二中正順德也順則因物付物无所容心故可以善天下之事而不至害事也

○雖凶二字弔起重在居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情欲之移人也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初咸其拇二咸其腓皆妄動人也九三陽剛宜知所守矣乃亦不能自守而往隨之是隨俗而靡逐隊而趨終日紛紛與斯世共馳於情欲之塲不能以理自



制爲咸其股執其隨之象占者如是而往則以吾身役於天下本原之地所喪多矣可羞孰甚焉

○咸其股即執其隨之象執其隨即咸其股之義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三所謂咸其股者蓋二爻陰躁皆不處者也九三陽剛宜靜而動在外之志與咸拇者交馳妄動之私與咸腓者並靡亦不處也大丈夫生流俗之中宜卓然有以自拔其志乃在於隨人是不遊心於高明而日流于汙下其所執者亦已卑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以陽居陰是失其正而不能固矣占而得此誠能大公以澄其心主靜以定其性非无感也感而不役於感非无應也應而不係於應是謂貞也由是事得其序物得其理意必固我不汨於中聲色臭味不交于外何吉之不得而悔之不亡乎如不以理處物常以物役心其感也庸心于感其應也庸心



于應是謂憧憧往來則心有所係累情有所偏主即其朋類之從僅爲思慮所及舉天下萬事萬變其遺於思慮之外者多矣安能以及遠哉

○貞字正與憧憧往來相反猶言感應云耳君子與世相酬酢何嘗无所謂往來哉第物來順應不憧憧于往來耳憧憧往來者終日計較營度如何而感如何而應是以物爲心累也聖人非病人之往來也病人于憧憧之往來也蓋以无心處事則思不用而萬事萬物應之而有餘以

有心處事則思慮徒勤而朋類之外應之而不
足龜山曰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
所鑑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哉
此爻舊作王覇之辨說於理未嘗不通但玩大
傳同歸一致之旨及本義所謂心之感物當正
而固則就學說爲當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之不正容有以私感之故害其心者貞吉悔亡
則舉天下之感皆足爲吾心之用不足爲吾心之



累尙何私感之害耶人心之體正則光私則暗正
則大私則小苟憧憧往來則蔽于巳私而欲其明
之无不照應之无不通也難矣未光大也
○未感害言未累于感則未有害也玩一未字可
見心一也感而得其理者此也感而害其理者
此也公私之機不容以髮可不愼與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背肉在心上不能感物而无私係者也九五適
當其處則是棄天下之事而不之理絕天下之物

而不之應蓋置其心于虛無冥漠之歸爲咸其脢
之象占者如是雖不能普天下之感而視夫膠膠
擾擾以天下之故役其心者亦有間矣何悔之有
○此爻如老釋之教以無爲宗是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人之處世有上下長幼之倫有家國天下之務皆
所當究心者也今但曰咸其脢則厭事之繁而至
于棄事厭物之擾而至于絕物其究也將以父不
足愛君不足事天下國家皆不足治而徒置之於



無有其爲志亦末矣
○聖人於初曰志在外於三曰志在隨人於五曰
志末其欲人之事心也若此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陰柔則有邪媚之嫌居說終則工于媚說處
咸極則務以入人是其相感以僞而不以誠以言
而不以心爲咸其輔頰舌之象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所謂咸其輔頰舌者言人之相感貴于心術

微而不貴于言語之粗上六之實意已衰但騰其
口說而已

○總論

○咸之爲言感也人之一身有喜怒哀樂之情有聲色臭味之交有家庭父子兄弟之親有天下萬幾之煩其誰能一日離感哉顧感者心之用靜者心之則也世之俗學但知有動而不知有靜故紛紜之感乘之於外而欲惡之情又叢然勃發於中方馳之東而復騖之西方牽之前而



復曳之後終日膠膠焉置其身於百戰之塲而莫知所歸若初之咸拇二之咸腓三之咸股上之咸輔皆是也君子以爲外矣間有異端之徒但知有靜而不知有動于是棄人倫遺世故守其清虛之說置其身於無何有之鄉九五之咸脢是也君子以爲末矣進于是者其二之居乎四之貞乎居者居于理貞者貞于理皆以靜爲主者也夫動靜之間豈易言哉靜非他也循理之謂動非他也徇欲之謂有得于理則深居淵默固靜也即時而雷迅時而川流取四方萬變之故交責於躬其靜固自若也无得於理而徒徇于欲則事至物來固動也即稿心一念離形去智獨坐一室之間其動亦自若也君子貴靜而不可有欲靜之心不動而不可有惡動之心譬彼太虛澄然无形天下之物舉畢照焉必如是而後謂之善也故程子曰聖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噫盡之矣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卦所以名爲恒者蓋卦體剛上柔下名分之常也卦象雷風相與造化之常也卦德巽順震動人事之常也又二體六爻陰陽相應感應之常也常則可久故爲恒文王繫詞以爲人之處世所以動有所窒而行有所疚者由不恒也茲惟其恒焉則天下之化以而久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矣何亨如之吾心之理以久而純二三之雜吾知其免矣何咎之有然所謂恒者豈徒苟焉以守之哉亦豈曰

凡有所守皆可以見之行哉又必擇其是非辨其邪正使其所久者皆天命人心之公聖賢中正之道異端曲學不得以參其間然後以天下之正理成天下之大功以之爲巳以之爲人以之爲天下國家无所處而不當不亦利有攸往乎不然一有不正則久非所當久即咎且不能免何亨利之足云也

○恒有二義本義言常久是不已之恒言理之常是不易之恒惟其不易是以不巳也亨者見於



行而无阻也无咎者揆於理而不疚也貞正也堯舜之相授受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允執恒也而中則恒之正也夫子曰擇善固執固執恒也而善則恒之正也世有天理暫萌而所守不固者固不可以言恒亦有守所見以終身如楊墨佛老之徒離於聖賢之道亦非所以言貞也利有攸往即亨无咎之意言必協於正而後得亨无咎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巳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伏羲名卦爲恒者盖恒乃久之義也天下之理亘古今而不易者皆可持之久而不變者也此卦之體震剛巽柔列于上下是剛居于上而有常柔居于下而有常卑若有以秩其分矣卦象震雷巽風二物相與是雷以鼓物因風以益迅風以散物



因雷以益烈若相須以共濟矣卦德巽順震動爲巽而動是上循乎天理下順乎人心有爲有行之間如此其有定則也卦體二體六爻陰陽相應是陽不一于陽而應乎陰陰不一于陰而應乎陽一感一應之間如此其不乖也夫名分之列造化之運人事感應之宜皆亘古今而莫之變者也卦所以名爲恒也恒固能亨且无咎矣而詞又曰利貞者何也盖天下之事合于道者皆正也悖于道者皆邪也茲其所久者皆大中至正之道无異端曲

學之孜是以能致亨而无咎也然是道也即天地之道所以恒久而不已者也大哉乾元剛健中正天之恒也至哉坤元柔順利貞地之恒也天地之化爲物不二一理之運古今不移天下未有道外之造化也人而能貞豈不足以配天地之撰哉所謂利有攸往者何也蓋久於其道體之立也即造化之成終也利有攸往用之行也即造化之成始也乾必靜專而後動直坤必靜翕而後動闢人必體信而後達順其始終相因之機一而已以恒之



道極言之日月之氣與天地相爲依附者也而照臨之功萬古不變則有恒運矣四時之往來變化靡定者也而歲功之成萬古一日則有恒序矣聖人以道治天下而仁漸義摩之功垂於悠久斯天下以道應聖人而萬世永賴之化順於不知則有相功矣然豈惟是哉以是恒久之道而觀之天地則常清常寧可以見天地之情觀之萬物則常生常成可以見萬物之情盖造化之體確然不變造化之用循環无端此皆情之彰彰可見者也恒之道不其大哉

○首節即卦之蘊以釋恒皆理之不可易者自有造化人物以來未之改也自今觀之剛柔之位原有定分如剛居下而柔居上其可以爲常乎雷風之勢原相助益如各自爲用而不相與豈造化之常乎天下之事當順理而動如以私意爲之其可常乎陰陽相應自造化以至人物莫不皆然如陰不應陽陽不應陰其可常乎蓋未有逆理之常而可久亦未有順理之常而不可



久者恒亨一節言守之貴於正而稽諸造化貞觀之實利有攸往節言行之所由利而稽諸造化遞禪之機也中庸之論天地曰悠久無疆又曰於穆不已豈有不正之天地乎亦豈有不恒之天地乎觀天地之正而人之當以正立心可知也乾坤之貞言終也元言始也貞下起元靜極復動所謂終則有始也觀天地之運而人之所以利於行又可知也日月句重久照不重得天四時句重久成不重變化盖極言恒久之道

也得天只是麗乎天而已變化所謂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也道致治之道也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即中庸所謂悠久成物也曰化成則不惟及當世之天下而且及萬世之天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震雷巽風二物相與造化運行之常也君子體之而有恒久之德焉蓋人之處事凡出於天理中正之極而截然有定者所謂方也世有立而不於其方者固流於曲學之蔽或有其方而移易者要亦



隨得隨失是理終不爲吾有也君子則以聖賢中正之理爲吾身持循之規事變不能使之搖物交不能使之亂異端邪說不能使之遷可始可終而吾身之自立者常有定主此君子之道所以與造化同運並行與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四正應本理之當然但居下則勢卑在初則交淺固未可深有所求況四又震體則好動而不常陽性則好高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是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應初之意異乎常亦不可深有所求也夫以理言之則可求以勢言之則不可求明者處此必審時度勢不可則止而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之深以感應之常理言之言求其聽諫求其從求之事雖正而入之之道則疎莫益之或擊之矣故貞凶而无所利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六浚恒之凶者蓋居卦之初其交尚淺而望之



太殷責之太過宜其不足以取信而反得凶也

○賈生立談而痛哭劉蕡陳策之過直二公皆交淺求深者也

九二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是所行之事未免過當宜有悔也然以其久中則行事雖差而中心无邪猶可以不終於過也蓋得於心者未有不彰於事而失於始者猶可以圖于終其悔亡宜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所以悔亡者蓋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九二能久於中則无偏倚之私又无二三之雜此所以能改其非而復于善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得正是立心制行亦欲以道義自處者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有所養而未純有所克而未盡一遇富貴利達之入心有所慕不能執其固有者以終身則失身於已必取賤于人承之羞者衆矣占者如是則持守既虧身心既壞將无往而不取



侮雖得其正亦可羞吝矣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不恒其德則自處于可賤之地將无所容身于天地間也

九四田无禽

人之所爲得其道則久而成功失其道則雖久何益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是溺于異端而非聖賢利貞之道陷于曲學而非天地恒久之常用力雖久亦何益於身心哉爲田无禽之象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所以取象于无禽何也蓋學期于成功猶田期于得禽也九四久非其位是不知所擇而久于異端矣久非所當久雖久不足以成功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六五柔中旣歉獨斷之才下應剛中又有順從之德是沉潛之意有餘高明之資不足蓋舉天下之事皆退托于不敢爲而一以從人爲常者也占者若婦人得之則以順爲正猶可以得吉若丈夫得



之則志阻于逡巡事敗于巽懦亦終于无成而已何凶如之

○以柔中應剛中本是好爻而却不好者蓋被恒字累也丈夫處世必有擔當負荷之勇擧天下之不敢爲者而獨爲之豈宜一以柔爲常哉婦人吉句起下文卽觀卦利女貞之意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所謂婦人吉夫子凶者何也蓋婦人必敬必戒无違夫子惟以從之而終宜其貞而吉也若夫子則

舉宇宙四方之事皆吾分內之事當以義自制者
而乃一于從人是以丈夫而從妾婦之道其凶宜
矣
○一字就夫子看從婦凶者從婦人之道也
上六振恒凶
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
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是當國家之
柄不能安常守靜與天下相安于无事而積紛紛
擾擾逑于變更爲振恒之象占者如是不惟不能



成天下之事而反害天下之事凶何如哉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天下之事以安靜處之則逸而有功以紛更擾之
則勞而无益上六振恒在上則自作聰明好亂舊
章夫天下之治必以多事敗之矣大无功也
○總論
○恒之爲言常也論其不易則窮天地而莫之變
也論其不已則更寒暑歷晝夜而其變无端也
知其不易則拘於常知其不已則變其常二者
皆非也聖人懼人之失其常也故欲其利貞以
守之懼人之泥于常也故欲其攸往以通之蓋
以理處事而不以事膠因時通變而不以變累
如是而已自循迹之事昧于處世之宜依違之
見歉于域外之觀于是有浚恒若初者有恒德
貞若五者斯人也知常而不知變也非利也有
尙通之徒厭恬泊而慕紛華喜功之臣樂更張
而薄持守於是有不恒若三者有振恒若上者
斯人也知變而不知常也非貞也他若楊墨老



莊管商申韓各執其一曲之見以自鳴於天下
彼其終身篤敬豈不常哉而常於其所不當常
詖淫邪遁豈不變哉而變于其所不當變若四
之田无禽是也此又貞之賊也進于恒者其惟
二之久中乎唐虞曰執中商曰建中孔門曰時
中嚴于危微之防謹于禮義之幾戒于不覩不
聞莫見莫顯之頃此中之所以萬世无弊也噫
斯其可以言恒已
☰☶ 乾上 艮下

遯亨小利貞

卦所以名爲遯者蓋君子小人不容並立此卦二陰浸長是小人得志君子必有受其禍者惟當退遯而已故爲遯文王繫辭以爲君子之不能違者時也小人之不可越者理也此卦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但二陰浸長於下其勢不得不遯占者能遯雖不得出而有爲以位天地育萬物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其爲安且泰也是可以得亨矣若小人則當以正自守不可以



浸長之故遂侵迫於陽乃爲利也蓋君子受其害則天下國家必受其禍而小人亦不能獨存矣然則害正豈小人之利哉

○二陽浸長則進逼於陰而陰不能立二陰浸長則進逼於陽而陽不能立聖人于二陽之長不曰遯而曰臨爲君子幸也于二陰之長不曰臨而曰遯爲君子謀也亨字非爲之歆幸也言當此之時遯則好不遯則不好也曰小利貞非爲小人謀正爲君子謀也本義曰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蓋否初惡未形故戒以貞遯之陰猶未成否故戒以利貞誠恐小人於此不知利貞遂至不利君子貞也无非扶陽抑陰之意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伏羲名卦爲遯而文王繫其詞曰亨者蓋當遯之時能見幾而作則不陷於禍而可以得亨也就卦體觀之九五陽剛當位下有六二之應剛當其位



則君子旣有自守之德下與六二爲應則小人未有害正之心時可得意於遠去矣由是與時偕行固不爲係遯之疾亦不爲遯尾之厲此其所以得亨也若禍已逼則不能去雖得去而所損多矣豈能亨乎所謂小利貞者何也蓋此卦二陰浸長是小人之勢駸駸乎有害正之漸矣顧陰之勢不可恃而陰陽定分之理則不可越是故戒之以利貞也夫當二陰浸長堅氷之漸剝牀之勢吾力无如之何只有遯而已然昧乎時勢者不知遯戀乎祿

位者不能遯必有先見之明克已之勇然後知時而退不爲无及之悔也使以當位之應爲可恃以浸長之勢爲可忽貪權固寵禍將及矣然則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而亨添一而字便見不遯則不能亨也剛當位而應只是去得恰好時節未有恥辱之加故爲遯而亨當位就德言六二之應不是賢人君子只是小人之好者此時小人未有害君子之意正好遯之時也聖人恐君子係戀不能去終



必取禍故言此以喚醒之耳遯之時正與時行時字相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天體无窮山高有限若將遠而去之者遯之象也君子體之而得所以遠小人之道焉蓋君子之於小人近則啓其玩侮之心絕則貽其怨怒之意皆非所以善待之也故不必疾聲厲色過爲拒絕之形而惟秉禮持義以嚴立身之節則在君子儼然有不怒之威而在小人自將遠去之不邈矣此可見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天之高非以遠山而山自不能近於天君子之嚴非以遠小人而小人自絕於君子然則君子之遠小人也遠吾身之小人也吾身之小人遠而在人之小人與之俱遠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初六處卦之下是當可止之時諸君子皆得意遠去而彼獨見之不蚤不能與時偕行至於禍患將及而後去蓋亦危矣夫遯而在後猶不免於厲況



可出而有爲乎占而得此不可以有所往惟卷而懷之以潔其身而已

○易之六爻以始終言則下爲初上爲終以上下言則上爲前下爲後此爻居卦之下故遯而在後曰厲者危其去之不早也勿用句是因已仕之危而爲未仕之戒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六遯尾固不免于厲若不往而早遯則何災之及也

○曰厲則近於災曰何災則可免於厲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以中順自守中則知時之當遯順則不違時而不遯故與時偕行決於必去即三公之位不爲之羈縻萬鍾之富不爲之係戀其志之堅有莫得而解者爲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之象占者固守亦當如是
○黄象其中也牛象其順也革象其固也莫之勝說言其固之極也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六二所謂執用黄牛者蓋人之進退惟其志之所趨何如耳六二當可去之時而爲必去之計其志之堅固非物之所能移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當遯之時下比二陰是危邦已不可入亂邦已不可居猶戀戀於利祿而不忍去爲繫遯之象以理之得失而言有欲而不能克此行之疵也其疾宜也以勢之利害而言禍亂成于不忍此危之道也其厲宜也占而得此何所往而吉哉以此係戀之私而畜臣妾庶乎可得其懽心而免于疾厲耳若以當出處去就之間如何之其可也
○畜臣妾句非與之之詞乃極言係遯之无所利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係遯之厲者蓋遯而有繫則志氣終於不振是有疾憊而致危也所謂畜臣妾者言繫戀之心僅可行於臣妾之私情不可行於去就之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夫遯非君子之得已也況情好之私尤人所易溺者乎九四下應初六有所好也而乾體剛健爲能絕之以遯是因時以爲進退不因情以爲去留見幾而作斷然其不係於私者也占而得此亦顧其人何如耳如其爲君子也則能以理自克與時偕行所謂遯而亨者也其吉宜也若小人則爲繫遯之厲矣又何吉之足云
○繫遯者繫而不遯也好遯者好而能遯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夫人惟有所好則必有所溺好而能遯惟自勝之君子能之而徇私之小人不與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則不亂於小人之黎下應六二柔順中正則小人猶未有害正之心此正可得意於遠去者也及是時而遯固无私情之牽亦无後時之危遯之嘉美者也君子之貞也占者能如是而貞則身雖退而道未嘗不亨何吉如之

○嘉遯者遯而得好也初之尾三之係巳不可言而二之執猶待於守四之好猶必於絕獨五爲嘉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所謂嘉遯貞吉者何也蓋人之不知遯或遯而未嘉皆由志之溺于邪而不能自決也九五之志以正自守而无所苟容故高蹈遠隱不過自適巳志而巳其嘉遯而吉也宜哉
○嘉遯以行言正志以心言

上九肥遯无不利
明決不足者不知遯當事任而係乎私情者不能遯上九陽剛則有果斷之明居卦外則无責任之及无應又无私情之牽故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得意於遠去而處之裕如也其遯一何肥乎占者如是則不罹於禍患而吾之道有超然其自得者何不利之有
○嘉遯是巳仕肥遯是未仕者嘉遯如微子子房肥遯如伯夷四皓是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者葢其心胸寬廣脫然于勢位之外而无所疑也
○總論
世之治也賢人君子相與協贊於朝世之亂也賢人君子相與隱逸於野故九官協恭十二牧交贊君子曰世治之徵也海濱二老作者七人君子曰世亂之徵也夫亂而有徵固非君子之幸而坐視其亂不早爲之計亦豈君子之所以

自處哉聖人知其然是故避世避地避言避色而且以爲賢也接淅而行不脫冕而行不以爲迫也明日遂行至於絕糧而不以爲困也與七十二子講論弦歌至欲居夷浮海而不以爲勞也聖人豈好爲隱遯哉艮以時之當遯而與偕止焉耳時乎時乎其聖人所不能違乎今就六爻觀之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則利好則吉固志則莫之摇失時者窮故尾則厲係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固若是切也噫東園夏黃快意于商山而侯生盧生株連於陷阱叔度屠蟠長笑於山林而顧廚俊及竟罹于黨禍知時失時之效此可睹矣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卦所以名大壯者蓋易之大分陽爲大陰爲小此卦四陽盛長則是君子滿朝而小人不得參其間故爲大壯文王繫詞以爲陰陽之消長者勢也陽之所以勝者理也苟徒恃其勢而不由乎理則小人得以投間抵隙乘吾之後矣何以保其壯哉故必嚴自治之防以杜其中傷之計酌時勢之宜以戒夫用罔之爲使君子之正理常得以勝小人而小人不得以乘君子夫然後可保其大壯之勢而利也

〇大壯一卦无非發明貞字之意如謹非禮之履盡艱貞之道不壯于趾而慮无不周不用乎罔而謀无不盡皆所以長保君子之壯也屢歷之君子非不壯也而失之疎元佑之君子非不壯也而失之激利貞之戒聖人之慮遠矣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伏羲名卦爲大壯者蓋天下之治成之者君子也此卦四陽盛長則天運方啓而衆賢彙征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舉皆俊乂之選无一邪人得參其間此大者壯也勢之盛也然君子之大豈徒大於勢已乎君子之壯豈徒恃其勢已乎自卦德觀之見其剛以動矣夫天下之事類非柔媚者所能

成而乾德爲剛則義理之勇既蘊于中天下之治類非委靡者所能致而震德爲動則經綸之才又運于外動不徒動而本之剛剛不徒剛而見之動是其理足以服宵小才足以屈羣奸所以壯也文王繫詞曰大壯利貞者何也蓋易之大分陽爲大而陰爲小陰陽之理大者正而小者邪故存之爲天下之大本則光明洞達必无一毫卑暗之私出之爲天下之大用則疏通公溥必无纖芥可疑之隙是大者本无不正亦必正而後可以語大此大



壯所以利貞也即是正大之理極言之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蓋天无私覆也而无所不覆地无私載也而无所不載天地无私生成也而无不生成一理之運純而不雜一理之流遠而莫禦此天地之情所以昭昭可見也然則大壯之君子欲爲天地立心者可不利於正哉

○大者正也就理之常言蓋未有不正而可以言大也天地之正大亦自合一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大也乾以易知坤以蕳能正也大抵心動物也情即心之動而見之外者也復雷在地中天地生物之心藏於內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雷在天上天地生物之情見於外故曰見天地之情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聲勢烜赫大壯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自勝之強焉蓋人之一心出乎禮則入乎非禮而人心之非禮其幾難辨其動難制也君子則研于未形而絕于方動視聽之非禮也吾制之于心不使形于視聽言動之非禮也吾克之于心不使形



于言動蓋理勝乎欲而欲不間乎理非其浩然之氣足以克人之難克者不能也斯其君子之大壯乎

○非禮弗履就心上說一有念慮之差即克而治之不使其少失于外也夫私意之潛滋雖明者或不及察人欲之憑陵雖勇者或不及斷玆能奮迅果決以去其惡誠非大壯不能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大壯之時固不可不進亦不可躁進惟利於貞耳

初九陽剛處下乃君子之居下位者而當壯之時未免有恃壯之心于是率意妄動以決小人而時之先後機之可否舉有所不察是居下而壯于進者貞之反也爲壯趾之象占者如是而往則違于理拂于勢不惟爲小人所忌而且爲君子所嫉其凶必矣

○居下非无位也只是位之卑而不當事任也進非仕進也凡向前作事皆進也君子居上位猶必相機而動熟慮而從况居下位而恃勢妄行



其能免于小人投間之禍哉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夫小人之伺君子常密而君子之慮小人常疎如徒一于進而壯于趾則解悖之功未成窺伺之隙已乘宜其必困窮也

九二貞吉

夫壯之所利者貞而已九二以陽處陰而不正是行事之間未免違乎時勢然以其得中則處心積慮猶循乎義理也占者誠能因中求正相其機而不驟順其勢而不激則在我得常勝之道而小人无可乘之隙何吉如之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貞吉者蓋正在于事而實本于心中在于心而實通乎事也九二居下之中則德足以制氣而不累於氣理足以勝私而不累於私此其行事所以能得正而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過剛不中既不善其剛當用壯之時又自恃



其壯占而得此其爲小人與則恃其氣力而不顧理之是非是用壯也其爲君子與則蔑視世故而不衡義之可否是用罔也如是則雖其所行或出於天理之不能无而動於意氣之私亦不免于危厲矣况未必正乎貞厲之象何如如羝羊觸藩必至于羸其角也蓋天下之事得中則濟過剛則折固未有用壯而不敗于壯用罔而不敗于罔也然則當壯之時其可无處壯之道哉

○小人二句俱以占言羝羊二句則占中之象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君子小人之位不同而其當以理勝不當以氣勝一也若徒恃其氣則用壯而以壯敗用罔而以罔困亦其宜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九四以陽處陰未免有恃壯之失本不正而有悔也然不極其剛猶可轉而之正占而得此誠能順理而動相機而往于以改其不正之失而歸之正則吾道之正得以自伸而小人之謀有所制而不



得逞何吉之不得悔之不亡乎貞吉悔亡之象何如蓋君子之見妨于小人猶羝羊之見限于藩籬也四前二陰則藩決矣是衆邪既去而衆正之途以開如藩之決而羝羊不至於羸其角也君子之行在於道猶輿之行在于輹也四陽上進則道可大行澤可遠施如輿輹之壯而不至於曳其輪也夫是以謂之吉也是以謂之悔亡也

○藩決不羸身之進也壯于大輿之輹道之進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所以象于藩決不羸者言羣邪既去而君子之上進莫或摧之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六五居上卦之中是當國之柄居中而用事者也而以柔居之則剛决之才有所不足逡巡畏縮覗天下之事皆退托而不敢為忽然而失其壯為喪羊于易之象占者如是雖不得遂其尚往之志而壯趾之凶用壯之厲吾知免矣何悔之有

○居中不作中德言益柔而得中則為柔之善矣



故雖喪羊而无悔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九五所以取象于喪羊于易者蓋以陰居陽處位不當是以逡巡畏縮之私起而剛明果銳之氣漸消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志之剛也故恃壯而動无所顧慮然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故臨事而疎莫知所措如羝羊之觸藩既不能退而又不能遂其進也如此將何

所往而利哉然其進退之所以不得以失艱貞之道耳猶幸其不剛庶不終於恃壯者占而得此誠能詳審於事機酌量于時宜而艱以處之則可以長保其壯何進退不得之憂耶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之不能退不能遂者以其才弱志剛不能度時而往量力而動失詳審之道也所謂艱則吉者益天下之事以忽心處之則所行皆非以慎心處之則所行皆善進退不得之咎庶乎其不長矣



○總論

○陽壯之日君子有爲之日也然可以行矣可以進矣而利貞之戒猶惓惓者懼其進不以正其終必至于凌遲而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下之事亦多矣陳寶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佑之紛更則驟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於偏安韓范之略不競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其惟二四之貞乎有得于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相安於寧一而不爲迂時動而動運吾倘往之才毅然有爲於天下而不爲激必如是而後謂之吉也必如是而後謂之悔亡也然其要則非禮勿履先之矣夫小人之奸其爲害也有家吾心之私其爲害也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而能去國家之蠹也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尤難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卦所以名爲晉者蓋卦象明出地上是遇明盛之時卦德順而麗乎大明是有致主之德卦變柔進而上行是遇虛中下賢之君天啓其運人際其會其君子大行之期乎故爲晉文王觀卦之善而繫之以詞曰君子之欲有爲于天下必有其時而後可以建功必有其德而後可以居功必有其君而後能報吾之功今卦既有是善是爲康國之侯勳勞著于社稷忠順簡于帝心錫之馬矣而且極其

蕃庶焉其禮一何隆也接之矣且晝日三接焉其
情一何優也蓋以非常之功受非常之寵有不可
以待下之常典拘者占者有是三善則其寵亦如
是也

○康侯不必皆治亂持危但以恭順之德使天下
有文明之治而樹久安之勢者皆是三接只是
接見之勤非一日有三次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伏羲名卦爲晉而文王繫詞爲康侯用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者何也葢晉者上進之義也在造化則
爲方亨之運在人事則爲方盛之期夫君子當上
進之會固可以立功名於天下況觀之於卦又有
其善乎以卦象言之明出乎地上是世運維新而
國祚休明斯時也其臣子立功之時乎以卦德言
之順而麗乎大明是以徽柔懿恭之誠事聰明睿
智之主斯德也其善處功名之德乎以卦變言之
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是人君秉溫恭之
度而不挾勢以自高斯君也其崇德尚賢之君乎
夫時足以立功而德以居之故功蓋天下而不以
爲疑德足以居功而君虛心以任之故寵冠羣臣
而不以爲濫此康侯所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重明字順麗大明重順字柔進上行
重柔字若單出明出地上二句則上句爲君下
句爲臣作明良相遇說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進進不已晉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吾



心之德虛靈不昧豈不與日同其明哉顧日本明
也而入於地則晦矣德本明也而蔽於欲則昏矣
故必克其私欲之蔽以復吾心固有之明格物致
知啓其端也誠意正心踐其實也務使德之在我
者常明常覺與明出地上者同一機斯已矣此君
子之學所以進進不已而造於聖賢之域歟

○明德工夫總在遏欲上用功欲之蔽乎明猶入
地之日也去欲則明自復猶出地之日也須玩
一个自字明德之理吾自有之非待於外也昭

德之功吾自盡之非待於人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六以陰居下有德而居下位者也而應不中正是妨賢病國之人肆其娟嫉之私而吾經國子民之蘊若有所抑而不能遂者爲晉如摧如之象夫人之恒情當始進之初猶能勉以自持而一經沮抑則變其所守而枉道以求合者多矣是必所惜者禮義所持者廉恥不肯以困窮之故而貶道以求合是之謂貞也夫以道自重者必見重於世而



上進之功可成矣何吉如之然人之常情當見信之時則能委蛇以自適而履經沮抑則不勝其忿時嫉世之意惻然不能以自安者多矣又必以道自樂以命自信縱不見孚吾之心竟置窮通得失於度外而无不平之懷則雖不用于世而不失其身何咎之有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君子之處世用在于人而道在于我初六雖晉如摧如道之所在有守之不變者不可因見摧之故而苟焉以自信也所謂裕无咎者蓋君子之憂樂惟時所宜當其任則有憂世之志不當其任則有樂天之誠初居其位未有官守之命宜其綽綽然而有餘裕也

○聖人恐人不達寛裕之義而居位者以廢職失守爲高故以未受命之意足之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是有可進之德而无同心汲引之人道不得大行澤不得及物而憂天憫人之



志不得以自釋也爲晉如愁如之象然君子憂時之志雖切而守已之義未嘗不明占者誠能以道自持固不汲汲以失其守亦不悻悻以傷於義則節義之重困而益明中正之德久而益彰終得遂其進而吉從之矣由是聲譽之隆見重於柔順之君與共天位與食天祿百順之福自我而膺之非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乎

○愁如非愁其不得進也愁其不得行道也君子之愁與小人之愁不同君子之愁雖重而君子

之義則明不以難合之故而少貶以徇人此孟子所以不手援天下也受茲介福二句極言其吉也王母只是柔順之君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所謂受茲介福者以其有中正之德也中則有以慰人君行中之願正則有以動人君從正之思未有德隆而福不從而隆也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是德業不足宜有悔也然當明出地上



之時舉天下之賢皆思自效而三與下二陰皆欲上進則心足以相孚行足以相濟爲衆允之象由是聞見博而德行脩規誨多而事業進終得遂其進而悔亡矣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衆允之者何也蓋當晉之時上有大明之君下有柔順之臣有不容好事而亟失時者而六三之志在於上行則爲國爲民之心有相孚相契之誠此所以衆信之而悔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九四不中德之虧也不正行之邪也而在高位非所宜矣將欲棄之則情有所係而不能舍將欲據之則心有所忌而不自安戀戀於祿位常恐禍之及已爲晉如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其位出于君之所與无不正之嫌然德之不正終必失之危亦甚矣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九四所謂鼫鼠貞厲者由其不中不正處位不當德不足以稱位畏人之議其後也宜其取象於鼫



鼠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以陰居陽是治道未純推而弗準動而弗化宜其有悔也但以大明在上則有英明之資下皆順從則獲多助之益占者得之則足以係衆望得其歸心而不準不化之悔可亡矣然當晉之時不患其不明患不善用其明而入於察也不患乎人之不從患其計較於從違之間而溺于利也故必

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道民之從我吾不知也民之違我吾不知也但計吾道之盡與未盡不計吾心之得與未得如是而往則大順之化充於宇宙顯比之公通於天地雖不求其利而无不利矣

○通節重在戒占上吉利一意不必分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失得勿恤則上以大公治天下下以大順應聖人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上九剛進之極剛極則爲強猛之過不能濟之以寛厚進極則有躁急之失而不養之以舒徐爲晉其角之象占者如此何所利哉惟以之治私邑則兵凶戰危雖不免於厲而兵尚威武猶可責其成功庶吉而无咎也然以極剛治小邑即治所當治而過于威猛亦可羞矣夫以剛進之過用之治邑猶不免於吝然則進角者果何適而利耶

○維用伐邑以下即畜臣妾之意乃極言晉角之无所利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以極剛而伐邑則尚武之過異於德義之脩其於道猶未光伐邑且然况於他事又何適而利乎

○總論

○晉之時盛時也大明作矣萬物照矣守文之主孰不欲熙鴻皡之猷喜功之士孰不欲邀裔庸之會哉然天下事非不進之足患惟躁進之足憂故衆允可信介福可受即晉摧罔孚亦可裕



而不可迫民心可順也即失而未得亦不可計何者進退之機時有適然苟非知進退而不失其正雖日營營焉爲躁進之謀退困乘之也若上之晉角進而輕者也四之鼫鼠進而妄者也即未退也已不能以自安况其終必退耶大抵天下惟係於外者不可必而係于我者所當盡功名外也知進而不知退也明德我也日進而不日退也君子惟自昭明德而進進不已則上而君下而士无所不宜又何得失憂樂之足係

其心哉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卦所以爲明夷者蓋卦象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是日之明爲地所揜猶君子之道爲陰邪所傷也故爲明夷文王繫詞以爲君子處世曷可一時離於正哉顧處明世則正道易伸處暗世則正道難容要惟委曲以成其正耳此卦上六爲暗之主六五近之是以貴戚之臣事柔暗之君正明夷之時也



欲去則非情之所忍欲比則非義之所安欲直遂則禍將及之占者宜正不徒正而艱難以守其正大智如愚而不以智自炫大才如拙而不以才自表益內有不息之明而外示韜晦之迹惟冀其免於明夷之傷玆爲善于處變乎

○艱字極重在他卦只曰利貞在明夷則曰利艱貞益心雖守正而外則不敢直遂其正所謂晦其明也所以與時偕行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伏羲名卦爲明夷者何也蓋君子之德猶日之明也君子之大行於世猶出地之明也此卦之象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是以大明之象隱於重陰之下猶君子之傷于陰邪而其明不得自見是固明夷之義也又以卦德言之內離也其德爲文明外坤也其德爲柔順是內雖義理昭融有光明洞達之德外則徽柔懿恭不敢自用其明以此而處大難



之中是亦明夷之義也玆道也昔文王以之夫文王之時何時也殷紂之時也緝熙敬止其德明矣以服事殷其行順矣囚於羑里則蒙大難矣是文王正有得于處明夷之道也惟文王當明夷之時而爲是委曲之舉故繫之詞曰利艱貞夫貞則无所不利矣而何取於艱貞也蓋明之在于心者无時而息是本體之正也明之形于外者則有時而晦是艱難委曲以守其正也于卦何所取哉此卦六五近柔暗之君是內難方殷也而以柔中處之

卒能不失其明是不表暴于行事之間而惟不失
其心志之正是利艱貞之義也茲道也豈特文王
用之哉箕子亦嘗用此道矣夫箕子之時猶文王
之時也爲紂近親內難及矣佯狂爲奴其志正矣
是箕子亦有得於處明夷之道也然則古之聖人
豈能必其无明夷之時哉亦惟得其所以善處之
方耳

○內文明而外柔順二句是卦之德文王以之是
用卦之德文明柔順不可並重言其德雖明而



不敢自用其明也曰文王以之正與繫詞所謂
其當文王與紂之事及作易者其有憂患意思
相合蓋文王當明夷之時而能委曲以處之故
其見於詞者大都若此也講此章要得文王繫
詞之意又要得夫子發文王之心斯善觀易矣
晦其明與文明柔順相似內難正志即是晦明
蓋外之明雖晦而內之明則未嘗息內之志雖
正而外之行事則有不容直遂也曰箕子以之
者以其皆當紂之時明而見傷故言文王而併

及箕子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明而見傷明夷之象也君子體之而得
莅衆之道焉蓋人之莅衆一有不明固无以燭天
下之隱而或察察以爲明則在我失之隘民心亦
恐焉不安矣故必藏智於愚藏巧於拙明足以燭
萬事之幾微而猶處之以寬裕渾厚之風明足以
察萬民之情僞而猶待之以忠厚長者之道蓋不
以明爲明而以晦爲明是晦非隱也晦以爲明之
藏也明非察也明寓於晦之中也茲君子所以善



於莅衆與

○重在晦字言其內雖明外却用晦不盡用其明
或謂晦了又必明非體明入地中之象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

下三爻明在暗外而初九去暗主尤遠傷之尚淺
是論其所處之時雖不免橫政之及而論其所居
之位猶得爲潔身之計猶明夷于飛而止于垂其

翼而已占而得此當何如哉吾知抱道之士不容於昏暗之君而濁亂之世非可以羈賢人之迹君子於此惟有去而已縱所値之困不能安其身至于三日不食吾亦不得而辭也縱所如不合動而得謗至于主人有言吾亦不得而避也蓋君子而行雖不免于困窮言語之傷而吾之晦其明者猶可以自全君子而不行雖可免一時之謗而禍亂之既至雖欲晦其明而不可得也終于見傷而已此處明夷之世者所當早爲之圖也



○明夷于飛象之明夷也君子於行以下占之明夷也象爲飛占爲行爲往象爲垂翼占爲不食有言皆傷之小者也不食如孔子之絕糧有言如孔子之見譏是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于行而至于三日不食何也葢去就之間有義存焉義當違去則決于去故舍食而取義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去暗主親初爲稍近視三四五爲猶遠故雖傷而未切或奪其爵或損其權而得禍猶輕也爲明夷夷于左股之象然二五正應其相關之分非他人比豈可視其君爲不足諫視天下之亂爲不足救而竟莫之恤哉必思救正之義善轉移之道或以明義理或以陳利害而用拯馬壯焉則人臣之義以得救亂之功以成何吉如之

○二爻人皆以拯爲去也不知所謂拯者拯已之溺乎抑拯其能傷已者乎夫二本在朝之臣不可與初比也苟徒以其傷未切而去之則聖人



亦但以于行示之而不以用拯望之矣詳味用拯之意見聖人愛君之心无已快不以柔闇之故而棄之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用拯馬壯而得吉者葢遇君之无道而急於救正忠順不失得事君之法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以剛居剛則有剛正之德在明體之上則負天下之望屈於至暗之下則其受傷尤切與上六

暗主爲應則放伐之責有不得而辭者是其處暗君昏主之時固不得大行其志而當順天應人之會不得已而與天下共除之誅其君弔其民爲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之象然三之剛明臣也上之柔暗君也以臣伐君其可亟乎必卜乎天命審乎人心尙未盡去則君臣之分猶存當安於臣道而不可以疾爲貞也以至仁伐至不仁猶有疾貞之戒君臣之分其可畏乎

○曰明夷我之明見傷即所以貽害于天下也曰南狩得其大首除其傷於我者即所以除天下



之害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南狩而得其大首者彼其志欲以除害欲以安民而非以利天下故能成其功而大有得也

○此所謂有湯武之志而後可行湯武之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居于暗地是上无英明之主下无明盛之時而置其身於昏君濁世之朝爲入于左腹之象然柔正則有見幾之智居暗地尙淺則有決去之幾由是高蹈遠引歸潔其身飄然得意于遠去爲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之象

○獲明夷之心只是得意之義出門庭者一出門庭之外則可以遠去也非柔正之德則不能去非暗地尙淺則有欲去而不可得矣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四雖入于左腹然見幾而作不辱其身其心意猶可以自得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居至闇之地非可爲之時近至闇之君非可去之義而能自正其志是其外雖韜然以自晦而中之明則有未嘗揜者即箕子之處紂而甘于佯狂也爲箕子之明夷之象夫明夷若箕子貞之至也占而得此固不可炫其明亦不可失其正惟內難正志若箕子之貞斯爲利矣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所謂箕子之貞蓋明夷之時不可以无明亦

不可以明自炫佯狂若箕子則外示韜晦之迹而中藏洞達之見其明固未嘗息此所以謂之貞也

○使箕子之貞而可息則一篇洪範從何處來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陰柔既非英明之資居坤之極又爲障蔽之甚是不能自明其德而甘爲物欲所昏以至於晦也故自其始而觀之尊居高位以傷人之明其聲之赫烜若登于天然而至于人心旣失國祚將傾將必至于自傷而殞厥命矣非後入于地乎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所謂初登于天者盖人君之位謂之天位上六撫而居之是乃臣之視效所關民之觀瞻所係足以照四國也所謂後入于地者盖人君之照四國不徒以其位謂其自昭明德而有君人之則也上六居巳于昏自失其明則欲以傷人適以自傷其謂之入地宜也

○總論

○夫君貴明也臣貴正也君不明而至於晦固君之失亦豈臣之幸哉然君雖不明而臣之正終不可以昏君之故棄之也惟位有遠近傷有淺深而其所以處之之道不能不與時推移耳初當遯民之位而以避亂爲貞二當輔相之責而以匡救爲貞四有見幾之智而潔身以自靖固貞也五无可去之義而念亂以圖存亦貞也或去或不去或以其身係宗社之重或以其身爲股肱之職位分不同而貴戚異姓之義殊也獨九三向明除暗爲順天應人之舉則當以獨夫



言之不可以君臣論矣不可疾貞者猶冀其庶幾改之之意是雖君臣大變其亦有弗獲已者矣以商周之事言之上爲紂之暗五爲箕子之囚四爲微子之遠遯三爲武王之征伐二爲文王炮烙之諫初爲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乎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卦所以名家人者盖卦之九五六二各得其正是

或正乎外或正乎內舉一家以歸於齊所以爲家人也文王繫詞以爲天下之治未有不先於家而能及於國者治家之道未有不先于內而能及于外者故必刑于之化洽于宮闈肅雍之範著于閨闥俾家庭內藹然有貞靜之風則即內治之脩益以彰外治之宜而推以教國教天下皆從此爲之端矣何利如之

○言女貞非遺乎外也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是內之治尤難于外故必于難治者先之也易言乎



貞也閨儀必肅饋事必脩孝舅姑順夫子和家衆睦宗姻不生讒妬不預外事凡盡婦道者皆是也正雖在內而所以正之則在丈夫蓋未有不正乎外而能正乎內者也周南之詠始于關雎召南之詠始于鵲巢至葛覃之勤蘋蘩之敬樛木螽斯之不妬桃夭之宜家漢廣之貞靜風人所紀于女貞獨詳益文王修齊之化先於治內而麟趾騶虞則其自然之應也詞之重女貞也有以哉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伏羲名卦爲家人而文王繫之詞曰利女貞者何也蓋一家之人內外盡之治家之道一正盡之此卦六二居卦之內而柔順中正則女正於內有以明天下之婦順九五居卦之外而剛健中正則男正于外有以理天下之陽教曰男曰女其位殊也而內治外治其理一也斯義也其即天地之大義



乎蓋天地一大男女男女一小天地天位乎上所以爲地之綱者正也男得乎正則合天之道地位乎下而順承天施者正也女得乎正則合地之道一有不正即與天地不相似矣內外其可以不正哉然是內外之正也必有操紀綱之柄以處於上而爲之主宰者是家人之嚴君也其父母之謂乎此卦五以剛主于外父道也所以嚴彝倫之叙俾外之各正者以父爲之君也二以柔主於內母道也所以肅閨閫之範俾內之各正者以母爲之君

也蓋父母不嚴則以恩掩義內外之間容失其有
家之節父母而嚴則以義勝恩而閑於始正於終
无不盡其道矣故自嚴君之教行于父子則初上
秩尊卑之位而父子之倫正行于兄弟則三五定
先後之分而兄弟之倫正行于夫婦則五三四二
嚴內外之别而夫婦之倫正至于家之內外各正
而其化豈止于家已哉吾知天下莫非家也天下
之人莫非父子兄弟夫婦也人人皆盡其父子之
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矣人人皆盡其兄弟夫



婦之倫而天下之爲兄弟夫婦者定矣夫正家之
道其義通于天地其化達于天下而自正乎內者
先之此家人之所以利女貞與
○通章重一正字女之正以柔順爲正陰道也男
之正以剛健爲正陽道也故曰天地之大義次
節承正位來有父母之嚴而後有男女之正未
有嚴而不正也君字以其爲一家之主主天下
者天下之君主一國者一國之君主一家者一
家之君也君而曰嚴爲其正紀綱明倫理使內

外各安其分也趙氏曰父義母慈母亦可以稱
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
之過亂內外之别慢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
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一家各盡
其道也父父一節通六爻言極言正家之化父
子兄弟夫婦即男女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夫婦婦即正內正外也正家而天下定猶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意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而出家人之象也君子體
之而得所以風天下之道焉蓋天下國之本在家
是家者風化之原也家之本在身是身者風之自
也言出乎身而家人之承聽係于斯矣行出乎身
而家人之觀瞻係于斯矣故必其有言也不徒襲
取于英華之著而皆本于躬行之實則心口如一
而言有物其有行也不徒勉强于一時之近而務
守于終身之遠則始終如一而行有恒言以明倫
而人法之行以惇倫而人則之君子所欲風天下

者豈外是哉
○有物猶言有實也言子道則實能盡孝言弟道則實能盡悌是也有恒猶言有終也行孝道則終身能孝行悌道則終身能悌是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處有家之始則當閑具陽剛之才則能閑于是乘初心之尚輭因衆志之未漓篤天然之愛以閑其疎嚴截然之分以閑其踰使一家之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就吾條理之中則倫



理正恩義篤無嗃嗃之厲嘻嘻之吝而悔亡矣若不閑之于始則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無所不至其能免於悔哉
○悔亡即是無悔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所謂閑有家者蓋有家之始人心未變縱欲敗度之事未與越分傷恩之念未起乘此時而防閑之則易為力也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乃舉家庭之事一統之夫子不敢以自專而其所自遂者惟飲食供饋之常此女貞也占者如是則不失乎大義之正而克配乎正外之功何吉如之
○在中饋正以見其無攸遂也采蘋采蘩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爲循法度此所謂女貞也若門外之事豈婦人所宜與哉讀六二爻詞方知婦人在能其所能而不在無所不能蓋地道也妻道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无攸遂而得吉者蓋巽者婦道之正而順之不足每以驕亢失之六二以柔居柔而有順德則以安靜之資守无成之常故能巽以從夫而正位乎內也
○巽即无攸遂順者陰柔之性所以无攸遂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以剛居剛既偏於嚴厲之性而過乎中又失所以用剛之道是威而失之猛嚴而入於苛至使

一家之人驚懼而不能寧爲家人嗃嗃之象夫治家之道貴順人情如嗃嗃而已則以法勝情而失寬猛之中似于人情不无少拂若不免悔厲而家道嚴肅人心祗畏猶爲正家之吉也若一于寬而不嚴至于笑樂无節而婦子嘻嘻焉則敗度之事易生斁倫之風易起可羞甚矣何吝如之此可見治家之道貴于寬嚴得中然與其過于寛而以恩勝義无寧過于嚴而以義勝恩也

○嗃嗃言家人嘻嘻言婦人盖用嚴之過一家皆



知振肅而寬弛之過至婦人亦以笑樂爲常則家道之不正可知矣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治家之道期于正而已家人嗃嗃雖于情意有乖而紀綱肅倫理明其於家道未失也婦子嘻嘻則和而流寛而縱正家之制无復存者是失家節也宜其吝已

六四富家大吉

六四以陰居陰則主乎利既有致富之資在上位則主家之柄又有致富之勢以此治家則生財有道制用有節能富其家者也占者如是則衣食既足禮義可興不亦大吉乎

○富家非徇利之謂也爲之疾用之舒正治家之不可不知也孔子言既富而敎孟子言富歲多賴此富家之所以大吉與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富家大吉者盖其以柔順而在上位惟順也則得夫導利之方惟在位也則主夫盈縮之柄此



所以能富家也此所以得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剛健中正是王者爲一家之主男之正位乎外者也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家人之宜女之正位乎內者也占而得此爲王者至于其家則男敎脩婦順肅而天地之義昭矣家而國國而天下而風化之原立矣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

○此一爻純是占其根原則在二五剛柔相應求吉字以正家之化言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六五所謂王假有家者言其一健一順情意交孚是夫固愛其內助之美婦亦愛其刑家之善德足以相親情足以相洽其勿恤而吉宜也○相愛重在德上成周之世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婦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又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宜其交相愛夫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是家道將成之日也夫治家之道愼始者易令終者難苟一有不孚則誠信之意衰將始合而終離矣苟一有不威則禮法之防弛將始謹而終廢矣其何吉之足云也故必洽之以孚以繫其情而不至於乖離肅之以威以齊其志而不流於姑息恩威並行則人皆信服情皆固結一日之威信未亡則一日之家道不替傳之至久而无禮勝之離樂勝之流家道自此成矣何吉如之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威如之吉豈作威哉蓋威不在于聲色之間而在自治之嚴也上九反身自治使言焉有物而爲家之法言行焉有恒而爲家之法行則不動聲色而儼然人畏之所謂不威之威者正此謂也

○總論

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夫家之係於天下重矣是故初則閑之端其始也上則正之愼其終也二四陰也曰无遂曰富



家以柔勝者也三五陽也曰嗃嗃曰假家以剛勝者也至於內外正始終一而家道成矣天下從此定矣孰非從脩身中來哉昔人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度以今觀之關雎麟趾不過一家人事爲皆有所謂六典六官八則八法者然治不在法制而在仁厚之風化不以文爲而在儀刑之感則窈窕好逑公定公姓其和氣之充滿有不待體國經野而所謂民極者固昭然在也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乎噫此家人之詞宏三聖之

深致意也

䷥ 離上 兌下

睽小事吉

卦所以名爲睽者蓋卦象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是其心不能以相孚情不能以相維睽之象也文王繫詞以爲天下之功成於衆志之交孚敗於人心之違異當睽之時已无可爲矣但卦德內說而外明是有可爲之本也卦變柔



進而上行是有可爲之勢也卦體得中而應乎剛是有可爲之機也占而得此雖不利於濟睽之大事而祭祀婚媾之小无待於衆力之協同者猶可冀其有濟也夫以三者之善猶宜于小而不宏于大益信睽之无所利也矣

○豫者人心之和樂也故利建侯行師凡事之大皆可爲也睽者人心之乖異也故利于小事而已若非睽之時則三者之善可成蓋世之功非三者之善則當睽之時小事亦不可爲矣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伏羲名卦爲睽者何也蓋以卦象言之下兌爲澤上離爲火豈不同付形於天地哉而火炎上澤潤下其性異也離爲中女兌爲少女豈不同生長於閨門哉而志各有所適而不同行其心異也此所以謂之睽也睽則无往而吉矣而文王繫詞曰小



事吉者何也蓋天下事惟有德者爲能成之此卦之德說而麗乎明是內焉心氣和平外焉善灼事幾其德豫矣惟有位者爲能膺之此卦之變柔進而上行是以徽柔之資居大君之位其勢隆矣惟有輔者爲能濟之此卦之體六五得中下應九二之剛是以虛中之誠收賢才之助得輔相之資當睽之時而有此三者所以小事吉也然天下之理未有一於睽而不可合者試即造化人物觀之天高地下天地睽也而一施一生恒相爲感其事同

矣男剛女柔男女睽也而一倡一和恒相爲應其志通矣盈宇宙間之物異形殊質萬物睽也而聲相應氣相求其事類矣蓋睽者其靜也合者其動也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合不生於合而生於睽然則睽之時大矣哉

○首一節即物與人之違異而天下之人心違異衆志乖隔者猶是也志行指同居之日其心便然不必長而各有夫家乃爲睽也說而麗乎明麗字不重即說而明之意柔進而上行重柔進



上得中而應乎剛重應乎剛天地睽一節即睽之未嘗不合者極言之也蓋睽之義有二有以心情言者有以形體言者以心情言睽不可有也故處睽僅可以小事以形體言睽不可无也故必睽而後成事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性相違異睽之象也君子體之而得所以處衆之道焉蓋天下之理有是有非當同于理而不同者亂常拂經以爲異也當異于理而不異者隨俗習非以爲同也君子不求同於俗而求同於理理之所是固不立異以爲高理之所非亦不苟合以徇人蓋渾然太和之中有介然獨立者寓焉此所以善於處衆與

○此節就處睽言重異字言于大同之中有不一于同者在也要之君子非有心于同亦非有心于異惟一于理而已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天下之睽必合而後濟初與四皆陽而无應是位



分既无相關之素情意又无相得之親孤立无助宜有悔也然當睽之時同德相應時睽則勢相求德同則心相協可以共濟時艱而悔亡矣夫其悔也是失其所以行也非馬之喪乎其悔之亡也是可以有行也非喪馬勿逐而自復乎然同德者固不可以不親非同德者亦不可以苟絕苟不見惡人而絕之巳甚則彼將忿于无所容而益肆其毒其爲君子之害豈淺也故惡人有求見之誠必從而見之則平易可近既有以消其忿忌之心而以

禮相接亦有以杜其中傷之毒何咎之有
○既无應而又曰相應者蓋當睽之時莫不有濟
睽之心故雖非相知而邂逅自相求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九所謂見惡人者蓋當睽之時親近君子固可
以結其懽而過絕小人亦至于肆其毒故因其求
見而見之凡以避其中傷之禍耳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君臣正應也當睽之時陰陽相與之道衰而



剛柔相戾之意勝容有乖而不合者然君臣之義
不可廢也君雖失於下接臣豈可以自外哉故必
積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
杜蔽惑以誠其意至於委曲相求而得會遇為遇
主于巷之象則始雖睽而終得合君无疑於臣臣
无拂於君何咎之有
○巷者委曲之途遇者會遇之謂言以善道婉轉
使之相信耳非枉道求合也周公居東四國流
言此睽之時也而鴟鴞之作金縢之啓是可以

得其遇主于巷之心矣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遇主于巷是求之太殷事之太勤若疑為邪
矣然二五正應則君臣之義有不可廢者其于道
未為失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與上九正應豈不樂於相合而居二陽之間
是有豪强之徒從而間之觀於後則曳之於二而
不得共合觀于前則沮之于四而不得上通而當



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為三者既不能抑豪强妄
求之舉而反增正應疑忌之心爲見與曳其牛掣
其人天且劓之象然天下之理邪不勝正自其初
觀之雖不免於睽離之形而自其終觀之二四之
求久當自去上九之疑久當自釋豈非无初而有
終哉
○詞通是象占在其中見字直貫到天且劓處見
者旁人見之也其人與中之人也輿所以載人
也牛所以引輿也三者本是一項事故二之牽

四之沮上之傷連綿取象如此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所謂見輿曳者蓋以一陰居二陽之間處位不當是遇非其人而起妄求之心也所謂無初有終者益邪不勝正故始雖睽而終得與上九之剛相遇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之時睽也夫以乖離之時无陰柔之應爲而沮之動而摧之若不免於孤也然初九元善之夫



也而同與之同德既足以相合心又足以相結亦不爲孤矣顧人之情在无事之時則安常處順釁蘖未萌處多事之時則變故橫生猜忌易起又必危以處之委其腹心以致其誠惆慎其舉錯以杜其嫌疑則同心協力足以濟睽而无咎矣

○劉琨段匹磾本是非類與之歃血同盟翼戴晉室是睽孤遇元夫也乃不能戒愼至爲匹磾所殺信乎厲之不可以已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所謂交孚無咎者蓋當睽之時孰無濟睽之志惟其德合則其心一而濟睽之志得以大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五以陰居陽不足於剛有歉于濟睽之才宜有悔也然悔不終于悔而卒得亡者何也蓋二爲五之正應乃其宗也而五虛中以任之是二有愛君之心五有下賢之誠一德相孚其機易投也一心相結其言易信也是其合也眞有若噬膚之易矣以此而往則作之者君輔之者臣君臣協而天下



之睽可合何咎之有此悔之所以亡也

○悔亡空空說厥宗噬膚乃所以悔亡也本義居中得應句是會本文之義而先解之耳二五居君臣之位故言君臣之睽二言合之難者臣道也臣委曲以事君其間感悟之誠進退之節語默之宜亦難矣五言合之易者君道也君苟有心于臣則其相須之殷不亦易易哉故二言主尊之也五言宗親之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所謂厥宗噬膚者蓋天下之暌惟得人爲能濟之五取六二之賢以自輔則君有爲而臣助焉臣有爲而君信焉上下合德宜其可以濟暌而有慶也

上九暌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九下應六三本不暌也然三處二陽之間一曳于後四掣于前而上九以剛處明極暌極之地剛則過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暌極則拂戾



而不合是以猜狠方深有暌孤之象惟其情愈暌故其疑愈甚三未嘗汚于二陽而彼則疑其汚如見豕汚塗矣三无受汚之事而彼則疑其有若載鬼一車矣其疑之深而欲絕之速方以不見親就爲幸非先張之弧乎然主於久二陽之求當自去六三制於二陽之心實自明向之欲絕者不終絕矣非後說之弧乎至於說弧則知三非寇也乃實親也由是而往羣疑盡釋相暌之情易爲相得之心若陰陽之和而爲雨焉則同心相信不終于孤立无助何吉如之

○見字直貫到一車曰見豕負塗又曰載鬼一車只是極言其疑耳遇雨言其和合也吉就占者言即不終于暌處便是吉

[鄙]一車以上是暌孤其疑以漸而極下是暌合其疑以漸而釋見豕見字貫下句見豕負塗疑也載鬼一車則疑愈甚矣先張二句疑稍釋也匪寇二句疑盡釋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所謂遇雨吉者蓋向疑其汚今則知其非汚向疑其有今則知其非有說弧於旣張之後和親於匪寇之餘羣疑盡釋而和好無閒也

○總論

世之治也其起於人情之合乎世之亂也其生於人情之離乎故同人則亨豫則利而暌僅可以小事天下之事成于同而敗于異者比比也然物窮則變勢極則反天下未有暌而終不可合者試以六爻觀焉初之應四也二之應五也

三之應上也此其彼此相屬莫之能移者也然方其睽也爲喪馬爲睽孤爲有悔爲天劓之傷爲張弧之射及其合也爲勿逐之復元夫之交爲于巷之遇噬膚之合爲有終爲遇雨豈非讒搆之言不能閒堂陛之交伏戎之求不能奪斷金之利哉然此其處人也至君子之自處猶有可言者唐虞之世都俞交和而不以爲同吁咈相戒而不以爲異此豈有他哉亦要之理而已理之所在同固非睽即異亦非睽也理之所不



在異固睽即同亦睽也故鹽梅相和水火相成而和其光同其塵君子比之琴瑟之專一莫之聽也詞曰以同而異其旨深矣

䷦ 坎艮上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卦所以名爲蹇者蓋爲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是處多難之地不敢犯難而行也爲蹇之象文王繫詞以爲時至於蹇世難方殷民生憔悴宜寬以處之而不容以重困者況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于艮而不進得中乃平易之地艮又爲險阻之方占者誠能以寬厚之心行平易之政是往西南也久困之民得以遂其休息之天何利如之如以貪戾之心行煩苛之政是往東北也罷弊之民益重其騷擾之禍尙何利焉夫如此則利如彼則不利欲濟民之蹇者當知所擇矣然濟民之蹇者君也撑君而事以共濟天下之蹇者臣也苟當蹇之時而不得大人以爲依歸亦无以被其西南之澤矣況九五剛健中正又有大人



之象乎占者誠知有德有位之大人而往從之則豪傑之士既不阻於會逢之艱而黎元之衆又不罹於陷溺之苦庶乎相與以成大功天下之蹇不足濟矣何利如之然當蹇之時人多論利害不論是非君或急於有功不以正處下臣或急於自售不以正從君是皆非所以處蹇也況此卦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又有貞之義乎占者誠能明于義理度于時勢如其可行君固明大義以爲經典之規臣亦決大策以佐撥亂之猷如未可行君固

不僥倖于欲速之功臣亦不屑屑于苟合之圖則
上下以正相與而天下爰反正之賜矣何吉如之
夫利西南而後治本可立見大人而後治功可建
守正而後治機可乘處蹇之道盡於此矣
○蹇就生民之難言利西南以下皆所以濟天下
之蹇也利西南者君之濟蹇也見大人者臣之
輔君以濟蹇也利貞者君臣之所當守以濟蹇
者也或以見大人爲資有謀有力之士非是本
義九五剛健中正其爲君位无疑也貞字便兼



上下說本義自二以上五爻可見矣
圖蹇字大意是蹇者見險而止之謂而又不可
終於蹇故占者必有處蹇之道焉利西南以下
作三段平看利西南不利東北是文王以天下
大勢言之但險阻處便是東北平易處便是西
南不可泥於地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伏羲名卦爲蹇者蓋蹇有難之義也世不能常治
民不能常安而不測之變足以釀成天下之禍者
皆是也於卦何所取哉此卦坎德爲險艮德爲止
坎險在前是當大難之衝而吾之身有所止而不
得進也是亦蹇之義也夫明難察乎幾微而禍易
成於猶豫見險而能止則不易進以陷乎險是深
明利害之勢熟察安危之機其智矣哉而曰利西
南者何也蓋天下惟平易爲能近人亦惟中德爲
平而易而西南者平易之方也卦變自小過來陽



進則往居五而得中中以存心則其心公而崇渾
厚之體中以處事則其事得而順人情之宜此所
以取象於西南也所謂不利東北者蓋險阻之政
異于平易猶東北之方異于西南也卦變自小過
來退則入于艮而不進是易渾厚而爲深刻變要
約而爲煩苛非惟不足濟難而反甚其難矣其道
窮也此所以謂之不利也所謂利見大人者蓋當
蹇之時豪傑之士孰无立功之志而每不得遂其
功者以所依之非其人也卦體九五剛健中正德

位俱隆於此而見之則經世之略得以上陳亨屯之由得以自效往有功也所謂貞吉者蓋卦體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是爲君者以公自持而正以御下爲臣者亦以道自重而正以事君此貞吉之詞所由係也然是貞也豈特可以濟蹇已哉君臣交正則朝廷正四方遠近莫不一於正而邦家不足平矣夫蹇之時无平易之君則不能濟无撑君之臣則不能濟而君臣无守正之德亦同歸于罔濟是上下建功之會天下治亂之機其所關良



非細也然則蹇之時用大矣哉

○險在前一句是釋卦名便含艮止之意見險二句俱是贊詞須玩見字能字正邦推開說蹇之時用一句兼承上三句來蓋當蹇之時誰蹇之道苟非聖君賢臣必不能轉蹇難之秋而爲正邦之化也故贊其大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上有水是險阻之地蹇之象也君子體之而得處蹇之道焉蓋行有不得者皆吾身之蹇也身非自蹇由吾德之不脩也君子必反之於身以修其德內焉檢點于念慮之微求其心之无所累外焉省察于躬行之間求其身之无所過如吾德未修固自治之益嚴吾德既修亦勉進之靡懈庶乎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吾身之蹇可濟矣

○此正吾人切己功夫傳陳九卦以處憂患正謂此也

初六往蹇來譽

初六當蹇之時危邦不可入亂邦不可居也使進



而有爲則違時而動入險益深若止而不進則見險能止而明哲之譽歸之矣

○來者對往之辭上進爲往不進則爲來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九所謂往蹇來譽者蓋時可爲則宜於爲時未可爲則宜於待初九之意乃欲待時而動耳非忘天下也

○曰宜待便見聖人无一日不有濟天下之心第俟其可濟之時耳不然則初不爲无用之廢人

乎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既爲純臣之德正應在上而在險中又值人君之難於是蹇而又蹇以求濟之戮力于艱難險阻之中而有所不恤置身于顛沛流離之際而有所不辭此其心果何心哉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臣之誼也食其祿不避其難忠臣之槩也二惟知其義之所當盡分之不可逃其事可濟殺其身有益于君可也如其事不可濟即國亡



與亡亦可也此忠臣之用心豈爲躬之故耶

○人臣有爲而效忠則忠必不盡故曰匪躬之故所以表忠臣之心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人臣之事君盡吾心而已六二王臣蹇蹇其幸而濟也吾之功可以表於天下不幸而不濟吾之精忠亦可以動天地感鬼神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當蹇之時是國家大難之衝有非一人所能濟者於此而欲往則獨力不足以成功亦終于蹇而已惟反就二陰則得憑藉依據之地而且可以爲從容圖回之機豈終于蹇已哉

○三居六二之上不可謂无位者但不如二之正應休戚共之耳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往蹇來反者蓋時之方蹇陰柔不能獨立九三來反固有求安之意亦以二陰在下素有樂附之心也



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當蹇之時而以陰柔處之是值大難之衝而具撥亂之才如是而往其蹇不亦深哉惟連於九三而合以共濟則資人之謀以爲己之謀仗人之力以爲己之力天下事庶乎其猶可爲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所謂往蹇來連者益九三乃當位之陽英明之識既足以自斷而振拔之才又足以有爲故必連之以共濟也

九五大蹇朋來

禍亂之生天所以開聖人也九五當蹇之時是乃天命去留所係人心向背所關非常之蹇矣然以其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位尊則名位爵祿足以奔走天下之士德立則禮義忠信足以固結天下之心來譽者陳其猷匪躬者效其忠來反來連者共畫其策而有用之才皆樂爲效用故自五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向何蹇之不濟哉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所謂大蹇朋來者蓋其剛健中正動皆中節是其當艱難險阻之中而信義愈明處事勢危迫之際而言不失道此所以能收英雄之心人人樂爲之效用也

○不曰中行中正而曰節者以其在蹇中也劉先主當陽之敗猶以人心爲本其得此爻之義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當蹇之極而國事日非禍亂愈熾欲獨往而濟之將无所往而可者其能免于蹇哉惟來就九五與之濟險則不惟得其依歸之正而且共成其碩大之勳庶乎撥亂爲治而吉可得矣夫上六之來何以能碩而吉也則以禍亂之時非得英雄之君无以共濟而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乃有德有位之大人也得若人而見之則憂時立功之念獲伸于中節之君而撥亂反正之猷得效于朋來之日不惟一身之利實天下之利也碩而吉也宜哉



○吉字即碩字利見大人即申來碩之意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既往蹇矣而又來碩者何也蓋天下之大皆吾分內而上六當時之變有不能忘情於天下者故必來就九五以濟之也所謂利見大人者蓋五居尊位則其勢分之貴正豪傑之士所樂景從者上六見之凡以明君臣之義示天下之有尊耳豈徒以其德之故哉

○志在內也與臨上六同以從貴也與比六四同

○總論

○聖人之視天下猶身也天下皆安主臣休焉天下皆危主臣戚焉故蹇難之世在明哲之士所以避患而圖存而英君碩輔所以戚時而興嗟者也由今觀之見險能止聖人雖稱其智而五曰大蹇二曰蹇蹇孜孜矻矻以濟時艱如越江河冒風波以救陷溺之衆而惟恐後者此何故哉五君道也民之危猶己危也二相道也君之憂猶己憂也伯夷可避於北海而宣王必不能已雲漢之憂德公可隱於鹿門而臥龍必不能辭瀍瀘之險古之身任天下之重者大抵如此也如皆欲效保身之哲而蹈河入海置世事于罔聞知則天下之難果孰維而孰持之耶且非直此也若初若上若三四均有世道之責者而或反而安或連而濟或見而碩俱欲舉天下而共理之即來譽之賢猶冀其有所待聖人之不忍忘天下固若是至也然天下非一人之事也濟天下非一人之能也爲君者固必網羅延攬以收雲合景從之士爲臣者亦必集思廣益以結將相和調之歡此朋來之五不敢以獨任成功來反來連不敢以獨力求濟也南陽巾與雲臺合策盧陵反祚桃李在門有濟難之責者可以鑑矣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卦所以名爲解者蓋天下无不可出之險惟患人无濟險之功此卦震動坎險居險能動是出乎險之外而不陷于險解之義也文王繫詞以爲難之既解天下之大難方平四方之呻吟未息正當平易安靜以培植元氣于凋瘵之餘而不欲多爲煩擾也況卦變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乃西南平易之地二居其所而能得中有安靜不煩之德乎占者誠能崇惇大之體而代虐以寬申晝一之章而代煩以關如處于西南焉則法不苛令不擾吏習而民安之斯爲利也由是四方寧謐吾可以无所往而偃武脩文一以安靜處之則不以多

事煩天下天下陰受其寧一之賜不亦吉乎即或餘孽未平而有所往必早往以除其根而不敢有所待早復以成其功而不敢老其師于无用則雖不以无事棄天下而天下亦相安于底定之休不其吉乎要之惟乎易也而民不罹于法網惟安靜也而民不苦于征輸此所以爲善于處解與

○患難之來君子所不能却也然止于險之中則不能以自振此所以爲險動于險之外則力足以自伸此所以爲解也西南言其平易无所往



以下言其安靜蓋所以厚國脈固邦本而反亂爲治之大端也利西南如成湯之代虐以寬武王之反商政是也无所往其來復吉如光武之隴蜀平後不言兵是也有攸往夙吉如光武之潁川盜起即日討平是也聖人大難之後固不欲人尤事以自怠亦不欲人多事以自擾來往固非多事也有攸往而早往早復則雖有事而若无事也何者死傷方息而重以文法繩之則民不堪命瘡痍未瘳而兵戈四起則騷然煩費而民力益疲矣此平易安靜處解者所當知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伏羲所以名卦爲解者蓋天下之難每成于有所止而奮于有所動此卦震動坎險居險而動是當流離困苦之會而常有果敢振拔之氣由是精神足以自奮氣力足以自強不惟不陷于險而且能



成撥亂之功此解之義也文王繫詞曰利西南者何也蓋後天圖位坤居西南乃平易之地八卦之畫以坤爲衆有得衆之象此卦又于坤體是處平易之道而得衆心之歸政不待嚴而民自孚法不待苛而民自懷此西南之所以利也曰其來復吉者蓋二居其所而又得中中以存心則以靜爲主而无妄動之擾中以制事則隨時處中而知當止之宜此所以能來復而吉也曰有攸往夙吉者蓋惟其得中故神武不殺不至發天下之亂不至敝

天下之力而有功也又以解之道極言之當窮冬閉塞之後而値造化絪縕之期或以下降或以上騰天地之解也由是太和洋溢二氣交通氣之擊則奮迅而爲雷氣之和則薰蒸而成雨是雷雨之作固氣之解爲之也由是氣化所感品物流行百穀草木之枯者以甲而生意萌于中甲者以拆而生意達于外是百果草木之甲拆乃形之解爲之也莫大于天地而天地之用由解而成莫衆乎萬物而萬物之生由解而始解之時大矣哉合而觀



之八君解民之難主於靜靜則民安之造化解物之難主於動動則物宜之其用自不同也

○得衆是得衆心之歸根原在得坤之位來中字就與時安靜上說時當震動則以震動爲中時當安靜則以安靜爲中也往有功承得中來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交作二氣發舒造化之解也君子體之而有以解斯民之難焉蓋刑罰之典固治世之不可廢然苟可以求其死中之生則哀矜惻怛之意又未始不寓于其間如其无心而失理是過也彼其迹雖可議而心則可原則赦之而不問可也如其有心而犯理是罪也彼其罪雖入于死而情有可矜則宥之以從輕亦可也此君子生生之意溢於常度之外而法天行道之大端也與

○天地以生物爲心故雷雨作以解萬物之難君子以愛物爲心故赦過宥罪以解斯民之難然赦過宥罪固君子之仁而於過則赦於罪則宥又仁中之義也



初六无咎

大難旣解之後固不可多事亦不可失事多事則凋瘵之餘不勝其太煩失事則廢弛之後不足以自振初六以柔在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上有陽剛之應則能主事而有所輔以爲安但見剛有爲而柔有守上善作而下善述政事无紛更之失斯民獲寧謐之休何咎之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所謂无咎者何也蓋初六柔也九四剛也剛

柔交濟則柔以敦治體而不失之擾剛以振治綱而不失之廢其義當得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夫小人之邪媚猶之狐然而此卦三陰三狐之象也君子之中直猶之黃矢然而九二剛而得中乃君子之徒也夫當旌淑別慝之權懷秉道嫉邪之心將見去小人之僞朋而君子之眞朋自聚去羣邪之誤國而衆賢之利國者自聚爲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是乃解道之貞也占者如是則可以舒



正直之氣廣忠益之愚而國家生民舉受其利矣何吉如之

○去邪媚便得中直大抵君子小人不容兩立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故易曰田獲三狐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故詩曰有兔爰爰雉罹于羅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所謂貞吉者蓋居下之中是秉大公之心而得權衡之宜吾心之邪媚既去故能去小人之邪媚吾心之中直常存故能用君子之中直此所以貞而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是无才无德也居下之上是竊據高位也夫以君子而在上則德稱其位而位與之俱安以小人而在上則位浮于德而人之奪之者衆矣爲負且乘致寇至之象占者如是雖其位出于君之所與而无不正之嫌然處非其據雖得必失亦可羞已惟避而去之爲可免耳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朝廷設位以待有德之人六三負而且乘則在我爲非分之福而在人有素餐之譏是亦可醜也已所謂寇至者蓋德不稱位人將奪之是盜雖在人而所以致盜者則在於我又將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初居於下猶之拇也四與初不得其位而相應是情利之交非道義之合也初之非類本所當解而四之陽剛亦庶乎其能解者若能解而去之使彼

无狎近之勢而我无匪人之傷爲解其拇焉夫便辟善柔之交既遠直諒多聞之士自集讒諂面諛之人既去忠君愛國之臣自進同德相親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共濟矣不然以正直之臣而間于讒賊之口其何孚之足云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所謂解而拇者蓋初與四皆不當其位而相應是不以道相與而以利相交乃理之所當解者此所以必解而去之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當君位而與三陰同類是與小人共事者也人君而與小人共事其害可勝言哉占者君子必解而去之使巧言令色之徒无所肆其投間抵隙之私則君德不至於壅蔽國事不至於日非吉孰大焉然欲驗君子之能解亦驗之小人而已小人盡退則君子之能解可驗也小人未退則君子之未嘗有解可驗也蓋小人易進而難退而君子之于小人往往爲所惑而不覺陽雖不用而陰實與同也然則去小人者其可以不力哉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之有解者爲其能退小人也蓋不可不退者小人也而難退者亦小人進小人則妨君子此所以必解而去之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六居卦之上是藏器待時之君子公侯之象也九三竊據高位是妨賢病國之小人猶隼在高墉之上也夫君子小人本不兩立況公侯有國家之



討除邪之責又不容諉乎由是以天下之惡爲天下除之擯之下位屏之遠方使不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爲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而獲之則君子之道得以大行天下亦陰受其賜矣何不利之有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所謂公用射隼者蓋小人悖亂之徒也用之一方則爲一方之禍用之一日則爲一日之殃此所以必解而去之也

○總論

○欲解天下之難者必先于解小人益天下之難大抵皆小人致之也夫天下猶人身人身血氣中枯肢肉外潰此病之形也而多欲損神則病之實也天下多事敵國外患雜然並作此亂之形也而小人用事則亂之實也未有欲之不節而可以養生亦未有小人不去而可以解難者也漢唐之祚不訖于曹朱而始于奄宦之擅權宋之畀不移于敵國而起于王呂之新法小人之禍固若是烈哉夫小人之情狀最爲不一以



其柔媚故稱狐焉以其鷙害故稱隼焉以其附麗故稱拇焉以其僭竊故稱負且乘焉至于五直以小人斥之所以彰其蔽主誤國之罪而欲爲天下計者不可使斯人一日得容於朝也噫聖人之慮深矣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卦所以名爲損者益卦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卦象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以奉君之象夫民貧則君不能獨富下損則上與之俱損是上下俱損也故爲損文王繫詞以爲當損之時國用匱矣民力竭矣于此而復示以侈則民有不堪其後亦苦于不可繼故必省文以存質去奢以崇儉凡上而朝廷外而軍國一皆示以誠實悃愊之意不爲煩文縟節之觀是之謂有孚也是之謂損所當損也占者如是則其政尙忠其俗尙愿可以追太古之遺何吉



如之且不傷財不害民而无不節之嗟何咎之有自其行之一時若爲權宜之計而要之誠則可久一時可也千萬世亦可也是可貞矣自其行之於上若爲救世之權而要之誠則可通行之君可也行之萬邦臣庶亦可也是利有攸往矣夫損而有孚則有四者之應是有孚者致用之本也而其用果何如哉彼國之大事莫大於祀而當損之時則雖儉而不病於菲苟感以孚信之心而略其靡文之飾即二簋之薄亦可用享矣祭祀可損况其他

乎夫損非人君所當行也而有孚則可行祭非人
君所當損也而有孚則可損當損之時信莫切于
有孚之用矣
○有孚一節是示人處損之道曷之用一節是舉
祭祀之大事以示人所當損之實舊說有孚二
字謂于不得已之計而爲加賦之術此甚不可
通既取于常賦之外又安得謂損所當損也先
王之制有節用无加賦年饑用不足有若猶以
徹告之豈謂用不足而可于賦外取民乎且古

者耕三餘一耕九餘三雖有凶荒水溢民无菜
色而何有于軍國之需也權宜之術後世无備
者爲之安得以爲有孚之道乎既非有孚一時
且不可行况欲以爲貞久之規詎不至於壞天
下後世哉更合下節論之享以二簋非損所當
損乎二簋而可享鬼神非有孚之徵乎即祭祀
而天下之用槩可知已左氏曰苟有明信澗溪
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鬼神可羞王公
此二簋用享之謂也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
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
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伏羲名卦爲損者葢以卦體言之損下卦上畫之
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不以君養民而反剝民以
奉君也夫君之用皆民之用民之貧即君之貧未
有下損而上不與之俱損者是損之道行于上也
此所以爲損也文王繫詞曰損而有孚固可以元
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矣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者葢天下時而已時當豐而豐即大牲殷薦不
以爲奢時當儉而儉即二簋不以爲薄是益當損
之時爲是撙節之舉非謂其可以常用也且是時
也豈獨一享祀然哉天下之事凡理之當然與數
之不得不然者皆時也觀之卦畫則損下卦之剛
以益上卦之柔者非他也時有所當損則陽不能
以常伸時有所當益則陰不能以常屈此皆理數
之不容違者也觀之物理則損其進極之盈以益
其退極之虛者非他也時不可以終盛盈未幾而

損隨之時不可以終衰虛未幾而益隨之亦皆理數之不容違者也卦畫以時而成物理以時而變孰謂君子之享祀而非趨時之道哉

○其道上行言損之道行于上非謂其利歸于上也損剛益柔以下是即卦畫物理之時以明二簋之時也此卦言當損之時略重在損一邊不可損益亦重剛柔盈虛是死字損益是活字言損剛以益柔損盈以益虛纔損此便益彼也時者理與數也理數之自无而有者益也理數之



自有而无者損也皆自然而然也或損益盈虛作四項說損益者盈虛之未定也盈虛者損益之既成也如單講二句則從此說亦可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損兌澤之深以益艮山之高損之象也君子體之而得修身之道焉蓋人情之難制者莫如忿易動者莫如慾忿而不懲則真性以蕩慾而不窒則道心以喪二者皆吾身之所當損者也君子知忿之不可長從而懲之致中焉致和焉必使心足以制乎情而忿懥之情不足以累吾心也知慾之不可縱從而窒之戒謹焉恐懼焉必使心足以忘乎物而物欲之感不足以蕩吾心也蓋懲忿于未形則忿无由發即當怒而怒亦不失爲情之正窒慾于未萌慾无由生即當感而感亦不失爲感之善此君子之學所以爲損所當損與

○懲字窒字工夫俱在心源上理會非待忿之既發慾之既熾而後克之也懲忿如止火然窒慾如止水然忘怒觀理大公順應皆懲忿之學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皆窒慾之學也不然力制于事爲之間勉强于須臾之頃一旦有觸而舊日之弊又生矣講此最要細膩不必說到忘身及親處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正人臣自效之秋上應六四之陰則君德未成國事未振尤人臣之不能忘情者也於是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一身之得失不計也而急於箴主之闕一身之利害不圖

也而急于維國之衰庶乎朝无失政巳无失職无
咎之道也然居下則其分卑上之信我者猶淺位
卑而言高則有出位之咎交淺而求深則有浚恒
之凶非惟上无所益而巳亦爲徒損矣故必度其
情之淺深權其義之疎戚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
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敢進也必上之人信之
深任之篤而後當其事則人巳之間可以兩得矣
○遄往者急于益上事君之忠也酌損者審于益
上度君之智也漢之賈生以新進之臣立談之



間而遽爲人痛哭則昧於酌損之道其不容于
漢文之世也宜哉
象曰巳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九之巳事遄往者以其與上合志臣固切于自
效君亦切于下求此益上之謀所以不得不遄也
○曰上合志正見其酌損之宜也若非合志而遄
往則非所謂酌損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與六五應而有剛中之德是臣道之貞也夫
道德節義之正固人臣之所當守而功名富貴之
念尤恒情之所易溺占者誠能正色立朝而不投
世主之好仗節自守而不結權倖之知方爲利也
若奔走于形勢之途趨附于權貴之門阿諛取容
舉平生之節而盡棄之則失身敗名凶孰甚焉然
是貞也豈特一身之利巳哉苟能即其守而持之
不變則直節之臣朝廷之福也法家之守社稷之
賴也其爲益不亦大哉
○二與五爲正應不可專就隱逸之士言通爻俱
是戒占者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九二利貞者益居下卦之中則所守者道義所惜
者名節心之所托以爲是者終不以此易彼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人之相與兩則專三則雜而亂其貴專而不貴雜
明矣况人臣當損下益上之時安可使君子小人
雜然並進哉今自卦體觀之下卦本乾而損上爻
以益坤又一陽上而一陰下是人臣集衆思明取

舍凡不與我同德者皆遠去之獨留吾之善類以贊襄也非三人行則損一人乎夫既損一人則一人行矣但見異我之徒既遠而同心同德之臣自盍簪而相聚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蓋人臣之相與惟其心之同而已苟精神不相孚意氣不相貫則拳黨比同固三也即一人之異亦三也是皆不可以不損也精神苟相孚意氣苟相貫則二人同心固兩也即千百其朋亦兩也是皆不可以不得也此致一之道占者宜如是也



○此爻所該甚廣如大傳之推及天地萬物與朋友之交皆是此道然就損下益上之旨推之則就臣道爲當周書所謂億萬人惟億萬心三千惟一心者可以知兩則專三則雜而亂之說易中解而拇朋至斯孚可以知一人行則得其友之說一人行承損一人來非謂一人往而來友也交字乃相合之義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九三所謂一人行者益一人之意氣宜於同不宜於異而相與之情同則相信異則相疑故一人之行欲其不至於疑而已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陰柔是拘于氣稟溺于情欲而有自私之疾也下應初九以陽剛輔之是仗其切偲之益以去其情欲之私爲損其疾之象然疾已最難人得而言之不得而助之也使速改以從善不畏難以苟安則疾可去而德可成喜孰大焉不然在人之箴規雖切而已猶因循不振則病根未拔忠言无益



又何喜之足云

○損其疾者責之于人也使遄者決之于已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夫人莫善于改過亦莫病于苟安六四損其疾而且遄焉則過日寡善日充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五居尊位本足以招天下之賢士而柔順虛中又有下賢之實心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但見君虛已以下士士聞風而樂從有德者獻其猷有

智者獻其策有才者獻其略四海之內輕千里而告以善者欲辭之而不可得也爲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如此則社稷之計得人而培萬邦之衆得人而理何吉如之

○楚書以善人爲寶齊威以四臣爲寶十朋之龜信非賢人不足以當之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元吉人皆曰宗社之福得人之慶耳不知賢才之生天之生也則國家之福天助之也未有人



之與而非天之與者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天下之人至衆也如必分人以財而謂之惠則財窮而惠亦窮是咎也必因天地之利順民生之宜我无所勞而民无所不被爲弗損益之焉則下之利无窮而上之職无愧何咎之有然或知所以益民不免于違道干譽之私則憧憧往來其所及亦終不廣又何吉利之足云哉必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施之者不見其恩受之者莫知其德而貞焉則王道盡善斯民皆相安于熙皡之天矣不亦吉而利有攸往乎夫以不貲之惠而出于至正之心則上之施澤非疆界之限下之服上亦无封域之隔一民莫非其臣矣其得臣也何家之有

○弗損益者治道之善也貞者王心之純也得臣无家兼承上二意來无家言其臣服之廣也有家則狹矣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人君之志孰不欲使天下皆被其澤哉玆曰弗損益之則王道大行而濟世之願以遂不惟得志而且大得志也

○總論

損者損下益上之謂也自下而言則滋往之勤勞勤彰矣利貞之守節義植矣三人之損朋黨杜矣何也求其有益於吾君吾國也自上而言則損疾之喜資直諒也十朋之龜屈羣策也弗

損之益邑休澤也何也君受益于臣而民亦資益于君也夫損益之幾微矣損乎此則益乎彼其應不可爽也有時宜于益有時宜于損至于剛柔之相推盈虛之相成其權不可膠也有以損而益者有以不損而益者已事可損三人可損而貞不可損有疾可損而益民不可損損與弗損之間其宜不可昧也然論其要則損所當損盡之矣人之一身聲色貨利紛然而應襍然而發而世之奸邪朋黨比周亦往往易以相眩



人欲不損天理不長小人不損君子不合故曰懲忿窒慾又曰損一人噫玆損也所以為益歟

# 重鐫蘇紫溪先生易經兒說下經卷之五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卦所以名為益者蓋卦體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是大君損已以惠民也夫民富則君不能獨貧未有下益而上不與之俱益者故為益文王繫辭以為斯民之待益於君者不同而常變盡之大君之益民者不同而才與德盡之此卦九五六二皆得中正是有



天下之全德也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是有天下之全才也以是德而益民于常則良法美意運于廟堂而深仁厚澤洽于海宇凡生不傷厚不困皆明良之所規畫而攸往利矣以是才而益民于變則有為事之權而不膠于事有康時之策而不困于時凡危使安亂使治皆才猷之所運量而涉川利矣蓋君子不能使遇之皆常而無變而能使處之皆利而無害其為益也不亦大哉

○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古聖

賢富厚之資寧在民而不在巳儉薄之資寧在巳而不在民蓋肥巳瘠民者民貧而巳亦有所害巳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吾亦無所憂故損下益上君子以爲自益也卦辭俱承益下而言中正者非優于德而短于才也德以主乎才也特自平時之施恩言則德重耳木道者非偏于才而短于德也才以行乎德也特自患難之康濟言則才重耳上世才德合而爲一故常可也變亦可也後世才德分而爲二故或偏于慈愛而應變則疎或長于才略而實德則病此古今之異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伏羲名卦爲益者蓋卦體損上卦上畫之陽益下卦上畫之陰是不以天下奉一人而以一人利天下則民之被其澤者自遠及近懽忻鼓舞無疆界之可言矣何也專利於上者民之怨心生公利于下者民之樂心生也且卦體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是恩始于朝廷而澤流于下國普天率土無處而不被王者之賜其高明正大之化光被昭格之規殆與天地相爲昭著矣何也小惠之施其道私而隘王澤之布其道大而公也夫曰益下曰下下益之及于民也曰民說曰大光益之歸於君也此所以爲益也文王繫詞曰利有攸往者何也蓋生民之慶惟有德者能集之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則其君明矣其臣良矣君有導利之意而臣能宣之臣有興利之績而君能任之此所以仁心



仁政及於天下而其慶深也詞曰利涉大川者何也蓋天下之變惟有才者能濟之此卦下震上巽皆木之象則明于事勢達于時宜大亂方始而明足以杜其端民溺已深而力足以蘇其困此所以拯溺亨屯而無不可行也又以益道極言之卦德震爲動巽爲巽是有奮發激昂之功而又循先後本末之序無所忘也亦無所助也由是用力日久而所得日深美大聖神皆自此進之何彊之有卦體乾下施坤上生是天先乎地而啓化生之端地

承乎天而布資生之澤氣相感也功相須也由是乾以大生坤以廣生聲色相貌皆自此成之何有之有夫無疆者聖學之益而不能自益也乘乎動巽之時者也无方者造化之益而不能自益也乘乎施生之時者也由此推之凡天下之自屈而伸由虛而盈何者非益而理之所運勢之所使何者非益特時之未至不能强之使益也時之既至不能違之不益也益之道大矣哉

○自上下下承上一句但損上益下內方說澤及



于民自上下下則言其澤之無不被也其道大光是贊規模氣象之大非若覇者私恩小惠之施也曰有慶曰乃行益道之善也曰中正曰木道益道所以善也動巽二字意要相承知之不已行之不已動也而知之有序行之有序巽也所謂深造以道也日進兼承動巽來益用力于學則日有所得而用力有叙則所得者循循然漸進而不自知也施生亦要合講益一倡一和相須共濟者也无疆无方內要見不自知其益意方喚起下文時字凡益則推廣而言自造化物理至一行一事無不有益亦無非時之所爲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震象爲雷巽象爲風雷迅則風愈烈風烈則雷愈迅交相助益益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以成吾身之益焉蓋人之一身其向于天理者皆善也其流于人欲者皆過也理之與欲相爲出入善之與過相爲盛衰不遷而改之吾身其何益焉故見人之



有善即舍已以從之不敢乘以自是之念知已之有過即速改以圖之不敢乘以因循之私遷善則可以盡善改過則復於無過是吾身之益也且遷于遷善則過益寡勇于改過則善益純亦何異于風雷之交益哉

○遷善只是見人所爲之善有勝於我者便從之如從義之謂未必吾身之有過也過便是不善朱子曰遷善如見黯淡之物要使之明改過如黑物要使之白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夫君之益下固無望報之心人臣受君之益可不思所以圖報哉必竭忠效勞舉斯世之不能爲者獨爲之不敢爲者獨爲之爲利用大作之象然居下益上是以一介新進之臣任天下國家之事其責任匪輕苟處之一有未善不惟无益于國而人且將以越職譏我矣必其當天下之大任成天下之大功嘉謀嘉猷真足以法天下而傳後世庶乎君信之



民安之而越職犯分之愆可免也何咎之有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所謂元吉无咎者蓋居上位而任大事宜也居下位而任大事僭也天下之事本非位卑祿薄者所宜居故必盡善盡美而後可逸罪於天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是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而得臣道之貞也但見臣效其忠君隆其養不惟爵祿之駁可以長保而大賜之受親禮之顯有欲辭之而弗獲者爲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然人之常情當筮仕之始猶能謙冲以自持至受寵既深晚節末路未有不喪其守者况六二爻位皆陰又非有終之人乎必執其精白之念不間於盛滿之餘始仕此心宦成亦此心則君之寵自此而益固矣何吉如之然臣之事君與君之事天其分同也君之益臣與天之益君其機同也苟王者以是虛中永貞之誠而事乎天則精誠所通天



必監之不惟保佑于始而且申重於終矣天之難諶猶可以誠感也况於君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所謂或益之者蓋其存誠之始本无希冀期望之私而君寵之眷若出于意外而來也

○益曰或益以見益之不可窮來曰外來以見來之无所冀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不中正本不當得益而居下之上又多

凶多懼之地故不益之以吉事而益之以凶事置於險阻之中以竦動其心投於盤錯之地以練達其才雖非益之常而亦不爲无益矣占者如此則備歷愈久危懼愈深何咎之有然君之以凶事益我者固望我之能慰其心而吾之報効于君者豈容已哉必其存之于心不以險故易也而精誠之蘊每堅于困危之餘措之于事不以危故阻也而時中之宜每試于煩劇之地如是則君以誠望我而吾之孚足自諒于君矣君以應變望我而吾之



中足自効於圭矣不猶告於公而用圭以通信乎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下之所以益上非婦寺之忠也益六三曰益用凶事上之所以益下非禽犢之愛也有孚中行以下正爲之計蓋上之益用凶事者欲其有孚中行也有孚中行是體其責望之意告公用圭是慰其責望之意用圭乃取通信之象非眞執圭以告公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人之德皆所固有然當順境則情欲易生處逆境則慮患恒熟六三之益用凶事正欲其困于心衡于慮而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公者爲民之主者也臣者奉公之令而致之民者也世之人臣往往上不見信于君下不見諒于民以所行之不中耳如使以公平正大之道爲布德施惠之舉順乎人情爲之經畫相乎土宜爲之利導如此其中行焉則吾以天下爲心君亦以吾之心爲心諫必行言必信而告公從矣且豈特君從



之巳哉吾之德既孚於民民之情自安於我雖遷國之事爲國家之不得已而民心相信自可以奪其安土重遷之情矣以遷國而且無不利況其他乎

○中行只是因事處宜各得其當意蓋益下之事原非一端有利於昔而不利於今有利于此而不利于彼故必參而酌之量度取中方爲得益下之宜也告公從上之人信之利用爲依遷國下之民信之皆從中行字來也遷國必得民而

後可盤庚之遷殷太王之遷邠是也爲依字不
甚重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所謂告公從者蓋大君固以天下爲責而人
臣亦以代君理物爲責也九四有益下之志則仁
民之念常切于衷而經世之懷自孚於主此所以
告公而見從也

○此象見得大君宰相皆以益民爲心告者告此
也從者從此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君位也夫人君一身萬民之命係焉如徒恃其
號令文章以昭示天下而實意不孚其何以得民
耶故必其至誠之意常溢于紀綱法度之表而惻
怛之念不遺於匹夫匹婦之微爲有孚惠心焉則
父母之責盡矣生民之望慰矣其元吉也又何待
於問哉但見上以誠感雖不以益下之功爲功而
下以誠應則實以君上之德爲德即其精神之所
固結志意之所聯屬凡好義有終以報其上之德
者將無所不至矣元吉之效此其足徵乎

○重在有孚所謂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也勿問元
吉作一過文有孚惠德正所謂元吉也德即心
也在我之施則爲心在下之受則爲德耳曰惠
我德便有心說誠服竭力圖報之意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君民一體君之心即民之心也民之樂皆君之樂
也有孚惠心則上以誠感下以誠應固理之自然
輿情之必然者宜其元吉之勿問也曰惠我德則



民有得所之慶君无痌瘝之憂是誠大得志也已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以陽居益之極陽則剛躁而好進居益之極
則貪得而无厭夫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專利於己
則爭之者衆矣爲莫益之或擊之之象所以然者
以其立心不恒也占者若不知所戒如上九之立
心勿恒焉則以利賈禍凶何如哉

○恒字如孟子之所謂有恒心也人之一心本皆
天理故入於理者恒也而溺於利者非恒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夫公利者人爭悅焉專利者人爭怒焉上九求利无厭而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言之也若究而言之豈止于莫益已哉曰或擊之者蓋當其求利之時本不意于禍患之及而不期禍而禍自至是出于意外而來也

○總論

昔夫子讀易至於損益之卦蓋未嘗不太息也夫損之必有益也如日月之虧而復滿也造化



之虛而復盈也天也損不生於損而生於上之益益不生於益而生於上之損者人也漢文帝歲貸田租之半其損若歸于上而粟紅貫朽充溢露積武帝時酒酤有榷舟車有稅籠天下之財物其益若歸于上而蕭然煩費幾爲秦續此非損生于益益生于損之明驗乎然致益固難保益尤難是故大作之用勵其志也永貞之吉堅其守也有孚中行縛其才也有孚惠心隆其威也此君臣相與維持以保其益于不替者也不然一有求益之心而或擊隨之終將歸于損矣益其可恃乎哉噫益自外來而其端起于永貞之德擊自外來而其端肇于勿恒之心忠信以得驕泰以失豈虛語哉

☰☱ 兌上乾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卦所以名爲夬者卦體以五陽去一陰是小人微君子盛決之不遺餘力也故爲夬文王繫辭以爲天下之不可不決者小人也夫小人固國家所不



容然使彼之罪狀未明而遽去之則人得以議吾後故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奸邪昭然暴著于天下則決之有辭可以服其心矣然小人多而君子獨則小人勝君子多而小人獨則君子勝又必盡誠以呼號其衆于以厚集君子之交則決之有助可以奪其氣矣彼之罪明矣吾之類合矣然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苟怠心一萌則慮患不密而小人得以中傷又必兢兢業業危厲以處之不可肆然而忘戒也然无諸己而後可非諸人

德不修而欲以力勝終非心服也又當告命自邑
先爲治巳之計不專尚威武以爲勝人之圖則慮
變既周圖回既悉以是而往庶乎勢足以奪其氣
理又足以屈其奸小人之黨不得自肆君子之道
將沛然大行于天下而无所阻矣不亦利乎
○揚庭孚號治小人也告命自邑先自治也告自
邑不利即戎二句一意作一正一反說蓋急于
自治者必不專以勢勝人專尚勢力者必不重
于自治也彖傳合解其意可見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
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伏羲名卦爲夬者蓋夬之爲言決也君子決小人
之義也以卦體言之以五剛決一柔是以正道之
盛攻邪黨之衰有決之義也又以卦德言之乾之
德爲剛健則發強剛毅非委靡之習也兌之德爲
說則從容巽順非太剛之折也夫去小人不決機
常失於猶豫惟其有健德也則果決而能斷矣去
小人不和禍每生于所激惟其有說德也則和順
而不迫矣既不後時以失其機亦不先時以敗其
謀固不重發以喪其功亦不輕爲以激其變此決
道之最善者也文王繫辭曰揚于王庭者蓋此卦
之體以一柔而乘五剛之上是德不稱位既有誤
國之奸邪加于正又有蔽賢之罪此正所當揚者
也所謂孚號有厲者蓋天下事多得于危懼而敗
于輕忽故必厚集君子之交且以危心處之則在
我有自固之謀在彼無可乘之隙君子之道得以



光大也所謂告自邑不利即戎者蓋去小人者必
先自治以攝其邪心若不自治而徒以力勝之則
有反噬之凶矣其道窮也所謂利有攸往者蓋能
修內治尚文德而以此往決小人則一變而爲純
乾滿朝皆君子無一小人厠於其間其往也不亦
利哉
○剛決柔是明決之義健而說二句則贊其決之
善也健而說以德言決而和以事言決字有勇
決之意與健字相承和字有和順之意與說字

相承和而不能夬者疑而無斷決而不能和者勇而無謀故必決而又和方爲決道之善柔乘五剛所謂晉如鼫鼠隼在高墉正其罪之所在此所以必揚也其危乃光要速孚號意剛長乃終言小人之黨類已盡而終于此所謂終不可長也不可謂陽道終于此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其勢必潰決而散漫于下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天下之人莫不待澤于君而壅而不決



則其澤不流人君之德多成于有所檢而无所顧忌則其德不畜是非所以治已而治人也必其待下也則布德澤以及之須常祿於臣僚分田里於黎庶使惠之周流而无間焉其居德也則有所顧忌而不敢爲防其嗜慾制其言動使德之日就於規矩焉蓋既決其澤於君又決其私于已此君子之體用所以各得其道與

○居德則忌程傳謂安處其德則約也此說略可依忌字即敬畏之意與无忌憚相反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初九當夬之時是君子欲去小人也然居下則勢卑而不當事任任壯則志剛而太露圭角所謂揚庭孚號有厲告自邑者或所未能而所謂即戎者或有之爲壯于前趾之象夫任壯固非所以處夬況居下而可任壯乎以是而往勢既有所不足事亦有所未習必不能勝徒自取咎耳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之去小人必其不可勝者常在於我而可勝



者常在於人初九居下任壯固有不勝之理而以之去小人適足自取禍敗而已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當夬之時是欲去小人者也且以剛居柔性質不純乎剛又得中道遇事能酌其宜故內焉憂勤惕厲而心不敢以自肆外焉呼號其衆而力不敢以獨任如此則慮周萬全功成共濟雖小人之禍發於不虞如暮夜之有戎而經略有方可无庸憂恤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所謂有戎勿恤者蓋居下卦之中謀爲持重而不失之躁慮處周密而不失之疎此所以能制小人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三當夬之時陽剛則具勢足恃其才足以逞而過中則其用剛者或有未善是嫉邪之意激於中用壯之舉形于外爲壯于頄之象占者如是未必



能去小人之黨反足以激小人之禍宜其凶矣夫君子之去小人何必悻悻然以壯于頄哉惟顧其本心何如耳使吾之心必欲決去小人而使之无所肆乃外焉陽與之合而使之无所疑爲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至於若濡焉雖其暫合之時不免爲善類之慍然終必能决去小人而无咎矣不猶愈於壯頄而有凶乎

○君子夬夬以下正示之以不必壯頄也夬夬以心言獨行遇雨若濡以迹言內有去小人之心即外合小人之迹可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之心苟在於决小人則不惟可免君子之慍而亦可解小人之悻終无尤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當夬之時是君子之欲去小人者也然以陽居陰既少剛果之才不中不正其行事又未免于乖謬故欲止而不進則貪功之心迫于內而居不安欲往而前進則短淺之才限于外而行不進爲



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君子處此當何如哉蓋天下之事從人者常逸自任者常艱九四之才從人則有餘自任則不足誠能安于衆陽之後凡出謀發慮一聽人之所爲如牽羊然則得遂其進而不安不進之悔可亡矣然當决時人人皆急於有功聞牽羊之說不以爲迂闊必以爲遲鈍雖言之而必不信也占者聞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

○曰臀无膚其行次且者危之之辭爲其不知牽羊之術也曰牽羊悔亡者教之之辭轉危爲安

之道也曰聞言不信者蓋度其不信牽羊之術
所以激之使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所謂其行次且者蓋以陽居陰處位不當是才有不足而不得遂其進也所謂聞言不信者蓋進言在人聽言在我人有可聽之言而吾无聽德之聰其不信宜也明者若聞其言必知其言之有理而信之矣

○聰字當作聽字說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天下之易惑者莫若小人然九五當夬之時為夬之主是當國家之柄而操遏惡之權者也乃與上六之陰相近是人君親近小人惑於甘美之辭而不知昵於邪諂之行而不覺為莧陸之象然五陽上陰為類不同若能有夬夬之志而不係於私且合中行之道而不過於暴如所謂健而說決而和焉則欺君誤國者不容於朝國事不至日非矣何咎之有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固中行而无咎矣然外有去邪之名心猶有係累之私其于中道終未得為光大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者也上六居夬之極斯時也君子之呼號既厚其勢而小人之黨類已盡无所呼號矣占而得此吾知其始也不能遂其奸邪之私終也必不免於逬逐之禍凶何如哉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所謂无號之凶者蓋君子之勢已盛小人之黨終不能以長久也

○總論

○易之書其為君子謀也至矣於陽之衰則憂其進於陽之盛則慮其忽圖回周悉惴惴然惟恐小人之或乘其後也夫以五陽而去一陰自恒情觀之特一反掌之間而聖人顧欲揚庭以聲其義孚號以固其黨操之以危以防其釁治之於內以清其源何其念之深圖之遠哉蓋小人

之易惑也如美色淫聲其難去也如城狐社鼠而其機械巧設伺君子之隙而動也又如罔兩之不可測度苟非寬之使不吾疾防之使不吾乘其有不羅於㝅中者鮮矣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不知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不知孚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戒蓮祿猶在罔防暮夜之戎非有厲也何進微卓紹之舉而卒以釀禍崔允結朱温之援而竟以啓災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決之而不勝則禍集於君子決之而勝則禍貽于國家亦何賴于此哉夫惟極治之世抑孔壬于未形故莧陸不生化庶頑于並生故暮戎不起策之上也不然寧爲牽羊毋爲壯趾寧爲遇雨毋爲次且此温太眞狄梁公所以處權宦之間卒成大事也噫此所謂決而和也



☰☴ 乾上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卦所以名爲姤者蓋人情好治而惡亂好君子而惡小人純乾之後滿朝皆君子本不意其有小人也至此而一陰始生是本非所望而卒然値之如不期而遇者故謂之姤文王繫辭以爲遇已非正而況以一陰遇五陽是以一小人之微而欲敵君子之衆原其心則蔑貞之謀已蓄而究其勢則堅冰之漸已成猶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君子于此當制其惡于未萌杜其機于將動如女之壯而勿之取焉可也不然以陰之微而睥之將爲所傷而不自知其禍可勝言耶



○聖人于一陽始生之卦名之曰復者蓋本是原物而今復來幸之之辭也於一陰始生之卦名之曰姤者蓋不期其來而自來駭之之辭也復曰朋來爲君子喜也姤曰女壯爲君子憂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伏羲名卦爲姤者益姤有遇之義也凡天下事出於意料之外而偶相値者皆遇也於卦何所取哉

此卦之體以一柔而遇五剛是君子滿朝而一小人乘間竊發于其間有非人情之所願而卒然遇之者此所以爲姤也文王繫辭曰勿用取女者何也蓋一陰之生恒情之所易忽者不知小人雖有包羞之行而實有傷善之心君子若與之長處而親暱之則將有以自反矣此所以取象于勿用取女也然以陰陽消息之分言之則是遇也固不可有以陰陽相須之機言之則是遇也尤不可無也觀于造化天地者羣物之祖也天地不遇而萬物



不生矣卦體以陰遇陽是天氣下降以交於地地氣上騰以交於天天地相遇而品物之承其氣者形者形色者色昭昭然章著可觀此天地之以遇而成化也觀于世道人君者天下之主也遇非其君而治化不行矣卦體九五以剛而居中正之位是英明神武足以任天下宅中正位又能以一天下德位相遇而天下之被其德者耳目新心志一致於是乎大行此聖人之以遇而成功也夫品物咸章氣化隆於上矣天下大行治化隆於下矣當

此之時而一陰復生則陽明用事之日已有履霜堅冰之漸君子得志之時已有小人俟釁之隙天地相遇者將閉而不交也中正所遇者將壅而不達也君子方盛而慮衰智者先時而致戒有不可以易而忽之矣姤之時大矣哉

○不可以長非言禍不可長言小人不可與之長處也天地二節是言姤道之善中正以位言中猶中天下而立之中正猶正南面之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氣機運行周徧萬物姤之象也元后體之而有風天下之道焉蓋昊天生物之氣不有風以達之則至仁鬱而不宣无以與物遇人君愛民之心不有命以布之則上情壅而不達无以與民遇是命令者君子之風也故有是美意必有是敷言一利之興亦垂之訓誥一害之革亦著之典章使上自朝廷下達海表皆曉然知上意之所存則德化風行上得以遇乎下而聞風感動下亦得以遇於上矣

○成湯有誓而奄有四海康王有誥而視民率化
此帝王之風也
初六係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六一陰始生是小人用事之始也夫小人君子相爲盛衰君子盛則天下治小人陰受其安養之賜君子衰則天下亂小人其能獨免哉爲初六者誠能止而不進无擅朝綱无斯善類如係于金柅然則不溺於小人之黨且得以伸君子之志貞而吉者也如其妄有所往以怙寵之心濟以蔑貞之



術是貞之反也其爲天下害可勝言耶宜其凶立見矣進止之間而吉凶係之爲初者可不知所擇耶然此猶以理言也如以勢而言一陰之生其端雖微而黨類之集其勢必盛自此而肆毒於君子貽禍於國家皆所必至者猶羸豕之必蹢躅也然則君子可忽其微而不爲慮哉
○上二句是以理戒小人末一句是以勢危君子
象曰係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所謂係于金柅者蓋邪正不容兩立小人進則君子止矣小人止則君子進矣初六小人之進故從而止之所以爲君子謀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初六陰柔猶之魚也二與初遇是小人未敢以抗君子而君子猶得以御小人爲包有魚之象當此之時苟制之在已則可以弭陰邪之亂遏禍患之萌而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陰邪之黨既盛君子之道益孤又何利焉
○姤曰包魚剝曰貫魚失此不制則姤將轉而爲



剝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二所謂包有魚者蓋易進而難制者小人也不可不制者小人也制之於已則其權在我若使遇於衆則禍无窮矣是其義不可使之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則躁暴而不常下不遇於初既爲小人所忌上无應於上又不爲君子所與故欲止而不進則心有所動而不能自安欲往而前進則

世莫我容而不能自遂爲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夫不見與於君子若可危矣而不入于小人之羣則亦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所謂其行次且者蓋君子之進多賴衆人爲之後先九三一無所遇則有欲行之志无可乘之機宜其終于不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四與初爲正應君民之分相屬已非一日乃初遇



于二而不及于四是舉億兆之衆渙然不相維係而且欲轉而之他爲包无魚之象夫君爲民之主而至於斯民離心國事可知矣凶何如哉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所謂包无魚者人皆曰民之遠乎君耳不知下民之情惟上所召君自遠乎民而欲民之不遠不可得也

○陽貴陰賤故以陰爲小人又以陰爲民以爲小人遠之可也以爲民遠之不可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天下之患莫甚于小人彼其甘言美色最易感人之心而其禍不至于潰裂四出不止也是猶瓜之甘美而善潰也九五陽剛中正主卦于上乃君子當權而用事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是遏邪佞于未形制僉壬于將動使小人之黨不得肆其毒而貽禍于天下猶以高大堅實之杞包善潰之瓜求其不至于潰而已然小人固不可不制而所以制之者豈必嚴聲厲色以逞其用壯爲哉又必斂其



智勇之能不以自炫藏其才辨之長不以自逞其中之章美固有所不可亂而其外之含藏則有所不可窺由是人謀既周天道可回陽之衰者其盛也勃然陰之盛者其衰也忽然眞若從天而隕矣蓋造化之盛衰關於邪正之消長天不能使世道之不衰也旣有小人以間之而不能使世道之終亂也故又有君子以維之然則天下豈患有小人惟患君子无制小人之道耳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含章者以其德之中正也蓋凡涵養未融者圭角不免于太露而德性純粹者舉動自極于萬全也有隕自天者蓋陰陽之消長无非天命之流行顧所以回天而立命則在于君子也九五之志欲挽回造化不肯舍其命而不之治此所以人事既臧而天命自回也與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也上九以剛居上既驕亢以自高而无位又不爲衆所與以獨立之勢而



持以上人之心蓋與斯世矛然一无所遇者爲姤其角之象夫人之處世當无所不合而苟不爲世之所與亦足羞矣然既无所遇則不入於小人之羣何咎之有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所謂姤其角者恭天下之人自卑者易親而過高者難近上九居上之窮亢焉以自高恣焉以自滿宜其一无所遇而取羞也

○總論

○易以道陰陽也論其相須之機則復爲天根陽含陰也姤爲月窟陰含陽也所謂天地間不可一日无此遇也論其淑慝之分則陽之復也方爲君子道長之機而陰之遇也已爲小人用事之漸所謂天地間不可一日有此遇也夫遇而至于天地間之不可有則其隱憂甚深遺孽甚遠聖人於此亦有戚然不勝其危者故隱約其意於取象之間而深其防於命辭之際自卦言之則于女爲壯自初言之則于豕爲羸壯可畏



也羸不可忽也自二言之則爲魚自五言之則爲瓜瓜可包也魚不可使遇於衆也至於三之次且上之姤角邈然无一遇于世而猶命之曰无咎若曰此猶勝于小人之遇者也玆其不獲已之心哉嗟夫極治之世不能使无小人但制之在我使小人之終不遇耳兜工比周庶頑殄行三監不靖殷士怙寵豈不駸駸乎有躑躅之漸而侯明撻記引以並生敎告要囚毖于式訓聖人所以化之于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率之

慮者誠有道矣故曰包有魚又曰包瓜噫君子制小人之道固以包之之道制之矣

䷬兌上坤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卦所以名爲萃者葢卦德坤順兌說君民之萃也卦體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君臣之萃也又爲澤上于地萬物之萃也故爲萃文王繫辭以爲天下之事莫大於幽明神人之交況當萃之時尤可以自



盡者乎是故王者履全盛之勢不可无報本之思必假于有廟焉聚一巳之精神以通祖考之精神而上下左右之間有洋洋乎若或見之者玆其親親之誼乎君子當聖人之作不可无快覩之思必利見大人焉合萬邦之臣庶戴一統之大君上下之情交孚无間其亨宜也然又必從得其人而非以植黨合以其道而非以取容乃爲利耳玆其尊尊之誼乎夫假廟固以交於神也而禮有不備神豈歆之耶故必用大牲以祭之盡志盡物相爲表裏所以致鬼神之格者此矣吉孰大焉何也萃以備天下之物時豐則從而豐也見大人固以從王也而道有不行身非徒出耶故必乘時而有所往與道致治以澤生民所以酬明主之知者此矣利孰大焉何也萃乃可以有爲之時時隆則道從而隆也曰假廟曰大牲萃之利於上也曰見大人曰攸往萃之利于下也占者可以知所處矣

○卦辭俱承萃時來左傳曰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當萃之時萬民治矣是故格廟以圖報



也觀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當萃之時王者興矣是故見大人以從王也用大牲者當萃之時財力俱備享祀宜豐必如是而後可以伸假廟之誠也利有攸往者當萃之時世道清明可以有爲必如是而後可以行利見之志也四項只作二項看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伏羲名卦爲萃者蓋天下之情渙則分而爲二聚則合而爲一時至于萃乃天下一家之時也於卦何所取哉卦德坤順兌說是順以從君說以先民而元后黎庶翕然其相親矣卦體九五剛中而二應之是君誠實以下交臣虛中以上應而天王宰相油然其相得矣君民合而萃道達于天下君臣合而萃道達于朝廷此所以爲聚也文王繫辭曰王假有廟者非徒致飾于彌文也謂其怵惕悽愴之念動于中我將我享之儀修于外一念之精固



有與祖考之精相流通者所以示天下親親之誼也所謂利見大人亨者非徒依其勢也蓋王者以天德而居天位其名分正矣故奉其正統而不敢悖遵其正朔而不敢越凡以示天下尊尊之誼也所謂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豈徒煩縟之觀功名之闡哉凡以順天命而已蓋天者理也理者時也萃之時財力充足可以豐矣時豐則從而豐要皆理之不得不豐也上下交孚可以行矣時行則從而行要皆理之不得不行也順理即所以順天命

是觀于卦而上下之情洽矣觀于辭而幽明之情洽矣然豈惟是哉觀萃道于天地則下濟上行可以見天地之情觀萃道于萬物則聲應氣求可以見萬物之情蓋造化之迹散而爲兩造化之理合而爲一此其情之昭然可見者也然則萃之道不其大哉

○順天命只重一時字未萃而用大牲則過于奢既萃而不用大牲則過乎儉皆非理之所宜也惟當萃之時而從其厚則合乎理矣未萃而有



所往則失之輕既萃而不有所往則失之固皆非理之所宜也惟當萃之時而大行於天下則合乎理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津潤上行萬物暢茂萃之象也先王體之以爲人聚必爭物聚必亂天下極治之世安知无不虞者伏於其間故必於无事之時爲有事之備修其甲冑治其弓矢繕其戈矛取武備而聿修之縱有乘間竊發之徒出于意料之外而防之既

預足以待之有餘矣蓋天下之亂多生于廢弛不振之餘而防之于未然固所以備而无患與

○除戎器正所以戒不虞非二項事左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李唐之議削兵則非所謂除戎器漢武窮文景富庶之極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



咎

人之相與當愼于所聚九四陽剛君子初之正應也二陰邪佞小人非初之正應也初應四而隔於二陰是遠可親之人而孚信不終從可遠之人而妄于所聚占者得此當何以處之哉吾知正應本所當聚不以人之非笑爲重輕妄聚本所當去亦不可以彼之非笑爲進退也若能呼號正應以從君子之朋雖一握之衆笑其舍近趨遠而亦莫之恤焉則不終乃亂之咎可亡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所謂乃亂乃萃者蓋志有所守則不惑无所守則易動初六陰柔持守不足陰邪之私得以乘之是豈二陰之能亂初六哉乃初六之自亂耳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二陰之間是五乃其所事之君而二陰乃其同德之友也夫以人事君固人臣之道況二陰同類又所當舉之人乎是必牽引以萃廣同升之道而羅衆善于朝廷收盍簪之朋而萃衆力



于公家庶乎得集思廣忠之道无妨賢病國之非吉而无咎矣然使君臣之情一有未孚則所引之賢且不勝其疑忌之意何以得吉也六二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應以下交是不特臣孚於君而君亦孚於臣惟其孚也故不必從事於繁縟之禮而薦賢之誠君已諒之不必致飾於儀文之末而爲國之忠君已信之不獨用禴以祭而誠意之極可通神明乎蓋臣之事君猶君之事神臣之格君猶君之格神歸於一誠而已

○引吉舊說謂欲係二陰則失九五欲從九五則失二陰非是只要發他以人事君之忠引吉者臣之事君也孚乃利用禴者臣之得君也用禴如盥而不薦之例即不事彌文而獨崇眞悃也或就實象說便與上下文之意不相蒙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九二引吉无咎忠臣之用心也而果何自哉蓋德之不中者固不知愛君之道而中之不固亦有時而變其節也二居下體之中是忠君愛國之心不



爲富貴利達所移故能以人事君而得吉无咎與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柔不中正則无可萃之德上无應與則无素萃之人欲求萃於近而人莫爲之萃是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助於友孑然獨立戚戚於所遭之不幸而无以自解也爲萃如嗟如之象夫人有所與則通无所與則窮占者如是何所利哉然三之與上以情言之雖无相得之素以位言之實有相應之分若往從於上則得其所萃可以无嗟如之咎矣但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已非求萃之本心而復得陰極无位之爻雖與之萃終不能以有濟亦可羞吝也已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所謂往无咎者蓋三固求附於上而上亦巽順以從於三此所以交相得而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上比九五是爲君所任下比衆陰是爲民所歸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則所以得君得民者未



毖有不正之嫌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必以道事君无逢迎以爲悅以道使民无違道以干譽而大吉焉則无欺君罔民之咎矣

○不以正得君者林甫是也不以正得民者田氏是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所謂大吉无咎者蓋九四處位不當未免不正之嫌故欲去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人君所以孚天下者非位也德也天下所以孚於人君者亦非位也德也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是有任重之猷而不至於撓有建極之範而不失於德蓋德稱其位非徒擁虛器者誠可以无咎矣如是宜天下之孚也然天下容有奸宄未化遠人未服而匪孚者亦不必窮兵以治之惟反之身以修其德必其以仁存心而元也且仁之不變而永仁之不雜而貞也則文德益修遠人自格匪孚之悔可亡矣



○匪孚以下是戒占之辭如舜之苗民逆命而誕敷文德是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固萃有位矣然王者之志以天下爲一家苟一人之未孚亦其化之有遺於治未得爲光也

○觀此可以得堯舜猶病之心伊尹內溝之恥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上六處萃之終萃極將散之時也陰柔則才弱无位則望輕欲求萃於人而人莫之與是以孤立无助之際不勝其憂戚无聊之心爲齎咨涕洟之象夫人情居憂則思危知危則思戒占者誠能如是之憂則危者使平庶可以无咎矣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所謂齎咨涕洟者蓋居上无與則无所容於世斯有所拂於中其心未能自安於上也

○總論

○夫人之情貴聚不貴散人之聚貴正不貴邪今夫一家不聚則弟闘胡越矣朝廷不聚則君臣



市心矣天下不聚華夏與戎矣如此乎聚之不可以已也顧正而聚者附麗之情堅於膠漆約束之固信于章符不正而聚者則朋黨比周游翱結轍如捧芥之纏束一或利盡而爭爭而散則嚮矣相藉鎖鋤相推不覺狼奔鳥竄矣三之嗟上之涕洟散而不知聚者也初之乃亂聚而不知正者也嗟夫孰知不正之害尤甚于不聚也哉聖人知其然是故元永貞非市恩也牽引以萃非植黨也事求大吉非任數也此上下之

間所以交相萃而成雍熙大和之治也不然寧爲踽踽无爲闇然之媚寧爲遯世无入招權之門人之非笑有所弗恤已之齊咨有所弗亂蓋曰吾得潔其身而不亂於小人之羣足矣噫天下不幸而无大同之風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哉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卦所以名爲升者蓋卦自解來柔上居四是君子



自下而上以應亨嘉之會也故爲升文王繫辭以爲君子之欲有爲于天下者德其本也應其機也卦德內巽外順有其德矣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有其機矣以是而往不惟身與時俱顯而道亦與身俱行當得元亨也元亨何如益世之人臣莫不欲獲上以宏其化而恒患于相遇之踈惟當升之時而有德體之善則圖事揆策而君用其謀陳見悃誠而上然其信讒邪之脇非所慮矣玆其巳仕之元亨乎世之君子莫不欲出身以行其道而每阻于機會之難玆當升之時而有德體之善則上可堯舜其君下可堯舜其民隱居之志其大酬矣玆其未仕之元亨乎

○君子欲有爲於天下有其時无其德不能進也有其德无其應不得進也三者備而可以有爲矣用見大人勿恤者明良會合相得益彰不憂其合之難也南征是筮仕之初由側陋而登乎廟堂皆所謂元亨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



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伏羲名卦爲升者蓋此卦之變柔上居四是以君嘉之德應大行之會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行之者惟此時爲然此所以爲升也文王繫辭曰元亨者非无取也蓋此卦之德內巽外順是內焉潛心於義理之歸外焉善酌乎時幾之變內外合一而可亨之德此其豫之矣此卦之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臣誠實以上交君亦虛中以下應上下一心而可亨之機此其乘之矣德在我則動而不至

於括應在人則進而不至於摧是以元亨也所謂用見大人勿恤者蓋大人有作方欲搜賢以自輔而吾以巽順剛中者應之則明良會合而受大賜被親禮者可必也慶孰大焉有慶而何待於恤也所謂南征吉者蓋明君在上方欲招來天下之士而吾以巽順剛中者應之則此身一出而欲致君澤民者可親身見之志可行矣志行而何吉之不得也此所謂元亨也

○柔字不甚重重在時升字時者當升之時乃君



子有爲之會升者因其可爲之時自下而進也巽以心言沉潛以觀乎理也順以事言從容以俟乎時也剛中而應重在上下相交之意有慶只是解勿恤字志行只是解吉字曰有慶則志可行矣曰志行則慶亦可得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日生不已升之象也君子體之而得所以進德之功焉蓋德之在人本自崇高本自廣大猶木有生長之勢也然一念少懈一事少忽則欲日滋惡日長卒之從微至著而德斯隳矣故必以欽翼之念養其德性之良謹於至隱至微之中而一念不敢縱則理之得於心者日檢束而日精明謹於庸言庸行之近而一事不敢苟則理之得於身者日持循而日充長由此希賢由此希聖由此希天不過自其切近之功一馴致之而已蓋小非止於小也實高大之基高大非自高大也由積小而致此君子之學亦如木之日進而不已與

○德以縱而敗以慎而成而慎德工夫全在積小



上古人有言聚少成多積小成鉅故善無微而可棄惡无微而可忽一日進一善久之而衆善悉有矣一日爲一不善久之而衆惡畢集矣可不慎哉

初六允升大吉

當升之時不有其德則不能升不有其機則不能升初六柔順居下爲巽之主是以下人爲心有可升之德矣巽于二陽而有助有可升之機矣由是遇而事君則得以宣其奮庸之猷進而治民則得

以展其樂行之志其信能升者也占者如是則効
用在一身而勲業在天下不惟吉而且大吉矣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所以允升大吉者蓋當升之時孰无致君澤
民之心初六巽於二陽而與之合志則心與之孚
道與之契故交相汲引而得以遂其進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誠實以上交六五虛中以下應是君臣之孚
也但見不事彌文而精神之上格油然于論思獻



納之外不假縟節而意氣之上通藹然于賡歌喜
起之間猶用禴以祭而鬼神格之也占者如是則
有相濟之美无相忌之嫌何咎之有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世之人臣莫不欲得君以行道而每病于君之不
見信也今九二與五交孚則志得大行道得遠施
不惟爲一身慶而且爲天下慶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九三陽剛有其德矣當升時有其機矣而進臨於
坤又有國邑之象是其諫則行言則聽上无所疑
於君措則正施則行下无所疑於民益隨吾之所
爲莫不如意者也爲升虛邑之象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所謂升虛邑者蓋士君子之進非有所阻於
上則有所疑于下也九三以陽剛當升時進而莫
或撓之爲而莫或逆之其象于升虛邑宜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柔居柔順之至也夫順可以處人而亦可



以事神者也王者以是而亨于岐山則明德之馨
通于實漠誠意之極格于神明吾无所拂于神而
神亦无所違於我矣占者如是則有格神之慶而
无瀆神之罪吉而何咎之有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所謂王用亨于岐山者蓋人之事神可以相
孚而不可以相拂也六四以順而升則一念之精
上通于神不徒以迹事之而以誠事之其用享宜
也

〇事即事神之事上升者誠意之上通也

六五貞吉升階

五居尊位而以陰居陽則有不正之嫌也夫君之所貴者正如不協於正而安於功利之私將法愈煩而治愈散矣是必本大公之道爲出治之規內焉以規矩準繩而律其身外焉以平康正直而治天下不偏好惡不徇功利而協於貞焉則可以正百官正萬民治道之升于大猷將不勞而致矣其吉也不如升階之易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人君之志莫不欲天下之歸于理今曰貞吉升階則道化大行而吾致治之心快然其无所慊矣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上六以陰居升極夫陰本逐利之人而居升極則沉酣于利欲而不知止其不明甚矣爲冥升之象占者如此何適而利哉但反其不已於外之心而施於不息之貞則不遂于欲而日循于理不溺于利而日進於義其爲利也大矣

〇利不息之貞是教人以遷善之方也冥升汲汲於外者也不息之貞汲汲於內者也所謂君子爲善惟日不足小人爲不善惟日不足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六以冥升而在上則見其日損而不見其日益消不富也

〇總論

〇升之時至盛時也古之聖王設爲爵祿以網羅



天下士與之共成治功升于司徒升于司馬升于樂正士之升也升于六卿升于三公臣之升也王升而帝帝升而皇君道之升也是故初之合志焉而升二之孚三之剛焉而升五之正焉而升茲非上下相與之盛哉然權勢之門則人競趨勢利所歸則心易亂聖人固憂之也故於升之終戒其冥升而示以不息之正其重內輕外之心抑何惓惓也蓋觀周之盛也圭璋攸宜分職率屬而士無不升之嘆及其衰也朝秦暮

燕遊靭結舌者有之伏在車下泣血孫陽者有之突梯滑稽以叨升斗者有之豈非升而冥也哉是故孔抑干祿之師孟嗤趙孟之貴而於爲已務實之學欲其日升不已焉良以內外之分其重輕固有在也噫爵祿之升可忘也不可戀也學問之升可進也不可退也是以君子之學息養瞬存銖積寸累其未升也如登山者之循其麓其將升也如登山者之陟其巔其既升也如日之恒月之升而莫之變也故曰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噫妓其所以升與



䷮ 坎上兌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卦所以名爲困者蓋卦體坎剛爲兌柔所掩九二爲二陰所掩四五爲上六所掩是君子掩於小人不能自振也故爲困文王繫辭以爲困窮之遇君子所不能卻其來然困者時也不與之俱困者道也况此卦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有困而能通之象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而處此者誠能以吾心忘天下之遇不以天下之遇戚戚於其心雖困窮之變人所不能堪而處之裕如常泰然自得焉則守於義安於命真得處險之正矣是亨貞也豈易能哉惟有學有守之大人則見大而心泰安土而樂天故有亨貞之吉无摧抑之咎也然處困之道內固貴於光明外尤貴于晦默苟嘵嘵然鳴在已之不幸憤他人之見傷則人不見信徒取困窮而已益心安于困者必不求鳴于人而汲汲然以言自見者要亦心之未亨非所謂大人也占者可不戒哉



○困之卦不外內明外晦二者內明者處困而忘乎困外晦者處困而不求通于困也有言不信是戒不善處困者非戒大人也如謂之大人則知明識到豈有能忘于心而不能忘于言哉

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伏羲名卦爲困者蓋易以剛爲君子以柔爲小人此卦之體坎剛爲兌柔所掩九二爲二陰所掩四

五爲上六所掩是君子見掩於小人正直之氣鬱而不得伸也所以爲困也然天下之不免于困者君子也而能善處困者君子也卦德坎險兌說謂之曰險若不免于困窮拂鬱之遭而謂之曰說則常有從容和樂之意以吾心之至樂處天下之至變此身雖困而道未嘗不通也所以謂之亨也能之者其惟君子乎蓋小人徇乎遇每以遇而役其心君子安于理能以心而忘乎遇是亨也即所謂貞也是君子也即大人之吉也其于卦何所取哉



卦體二五以剛居中剛則志氣常伸中則德性常用此所以謂之大人也所以貞而吉也又曰有言不信者蓋當困之時惟沉默可以免難如憤他人之見傷曰以口說自鳴則不惟无益于成敗之數適以貧小人中傷之毒徒取困窮而已欲其見信安可得也盖惟君子則能相安于忘言而小人之尚口適以甚其困信乎處困之道非君子莫與也

○險以說數句相承說下本文雖亨貞分屬其意未始不相聯也尚口乃窮正見其不信要之无和說之德剛中之守故不免于尚口之窮既說矣剛而中矣心且不自知矣于言何有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兌象爲澤坎象爲水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之象也君子體之得處困之道焉蓋常人處困多計較于死生利害之間而吾之志始有所折而不得自遂者君子則以萬古之綱常爲重而一身之得喪爲輕仁之所在即殺身以成之義之所在即舍生以取之志有所必遂身有時可忘要以成就吾道之



亨而已

○致命猶致其身雖有時不死其心總不以死爲意漢之蘇子卿是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六陰柔既无振拔之才處困之底居暗之甚又當時事之艱以其事而言則行乎憂患之途而困窮拂鬱既有所傷而不能自安爲臀困于株木之象以其心而言則昧乎利害之端而昏迷蔽錮又有所陷而不能自拔爲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

然則无陽剛之資而欲自免于困也難矣哉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所謂入于幽谷者蓋處困窮之地貴有明通之心初六柔暗明不足以燭理㡿不足以達變亦陷于困而已其取象于幽谷宜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爵祿可以榮身猶酒食可以宴樂也然酒食醉飽過宜則反爲所困居高官厚祿則役于萬事而反爲爵祿所困矣九二處困之時是不困于他事而



困于爵祿也爲困于酒食之象所以然者蓋二以剛中上應九五眷顧之隆屬望之殷皆于二乎承之任大責重有不反爲所困也哉此所以困于酒食也夫大臣當任重之地則大君倚之蒼生頼之豈可以時之困而自諉哉占而得此惟積其精誠如享祀然則中孚之極可以格君忠信之感可以集事不惟无負於朱紱之寵而酒食之欲且不爲困矣何利如之若恃其才之能爲不恤其時之不可爲一於征行无所顧慮則忤於時拂於勢將有齟齬而不可通者不亦凶乎然既任天下之重則當圖天下之事其于義終爲无咎也

○困于酒食二句合說困于酒食是言爲爵祿所困朱紱方來是原其所以得爵位而爲所困之由也利用享祀二句戒占者之辭蓋以精誠爲心自有愼重之識而恃才妄動必无誠意之孚二者正相反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所謂困于酒食者蓋以剛中之德上應於五



爲所寵任是其德既隆君寵與之俱隆所以任大責重而困于酒食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陰柔不中正是既无克亂之才又无先見之識而所處在于二陽之間將攻九四以前進四則堅剛而不可動徒取困而已爲困于石之象將退倚九二以圖全二則堅銳而不可依徒見傷而已爲據于蒺藜之象如此雖有上六以爲之應而害于其身凶于其國終不能以自保爲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之家占者如是則進退无據身名俱滅凶何如哉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所謂據于蒺藜者蓋九二剛險本非可依之人而三乘之其傷宜也所謂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者蓋人莫祥于身之安莫不祥于身之危六三當進退无據之時不惟事不可成而且身不可保不祥之甚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濟人之困者必有其才而後可以濟初與四正應也初困於下大難方殷豈非四之所欲濟者哉顧九四處位不當既无濟物之才初爲二所隔彊敵在前難以必克故初欲依乎四也而不得合乎四四欲濟乎初也而不得合乎初爲來徐徐困於金車之象如此誠可吝矣然邪不勝正要其久金車之困終不能離其交而徐徐之來終得以遂其合豈非有終乎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夫人之正應未有不相求者初雖來徐徐而四之志則在於濟初也惟其志在於初故雖以陽居陰才有不足而正應无終暌之理終得其機會而相合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掩下則乘剛是宦官宮妾蔽之於上藩鎮强臣逼之于下上下既傷則君命犯而主威奪富貴之榮適足以爲身之累而反爲所困矣然人君安能保國家无濁亂朝政之人顧



吾所以處之何如耳五剛中而說體則有能爲之才而又得善處之道勢未可爲不輕動以激其變勢已可爲不緩治以失其機故終能斥去奸邪而有以制之一時雖困久則有說也夫至於有說則劓刖可以无傷赤紱可以无困然豈終於是已耶凡小人之進退係乎君心之誠否苟一有不誠是退一小人將復進一小人也必齊明以肅其心純一以澄其慮无二无雜如享祀然則不惟小人不得以倖進而其爲國家之福也大矣何利如之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所謂劓刖者蓋人君擅威福之權其志欲以自遂而傷於上下則有所抑而不得伸志未得也所謂乃徐有說者以九五剛而得中有中直之德則无少偏倚而奸不能惑无少邪曲而佞不能移故能制小人卒免於劓刖之傷也所謂利用享祀者蓋人君之德以誠而成天下之治以誠而濟其受福也大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以陰柔處困之極欲有所爲則才猷不充纔束而不能自解欲求休息則事勢危逼危懼而不能自安爲困于葛藟于臲卼之象如是則進退不得周旋不能是動輒有悔也然物窮則變困極則通若能悔其庸懦之非斷其有爲之志則无葛藟臲卼之悔而可以出乎困矣何吉如之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所謂困于葛藟者蓋以陰柔居困極不惟時之未利所處之事亦多不得其當也所謂動悔有悔者蓋人非憂患之足畏惟有過不悔之足憂苟知其可悔而悔之則去害而就利反危而圖安所行自吉也

○總論

○凡人之情處和樂之地則欣然而滿處困窮之地則戚然而悲惟大人君子遇逸樂則其心常節處困窮則其慮常通蓋其胸中洞然如太虛无物而視可喜可愕之遇眞如和風慶雲疾雷



甚雨漠然而不以動其中也孟氏論天降大任而必試之以苦志勞筋空乏拂亂之爲至所稱德慧術智往往自疢疾中得之然則困窮之遭固幸於逸樂哉三聖人之繫辭固身嘗之也文之羑里周之居東孔子陳蔡彼其嘗試于困苦者良深也然文明柔順碩膚赤舄紱歌之樂中然於春夏秋冬之序則所以處困者誠有道矣至其繫詞類皆以經歷之事發其獨得之精文曰亨言明也讀其詞而文明之蘊可想也周曰

享祀言誠也讀其詞而赤舄之恭可想也孔曰險以說曰中有慶言樂也讀其詞而絃歌之趣可想也此所謂大人君子也不然則亦株木耳葛藟耳蒺藜耳金車耳縱欲以言自解天下其孰信之噫易其興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後之讀易者能由孟氏動心忍性之思體三聖人誠明和說之旨則以之處上而權不移於强奸以之處下而寵不衰於人主幽谷不能爲之藏金車不能爲之阻蒺藜不能爲之刺葛藟



不能爲之繞天下事无不可爲矣此文王意也周公意也孔子意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卦所以名爲井者葢卦象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井養之用及於物也此所以爲井也文王繫詞以爲爲治之道其大經大法可以不變者猶井之居其所而不動也政之可以養人猶井之可以養物也故必於更化之際不忘舊章之率雖世有推移法不因之而推移猶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則固非有所損於其舊亦非有所加於其舊何所喪而何所得乎由是斯世斯民因其常道而行之率其成憲而遵之王章所布遠近晝一非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乎然事固當因其舊又不可廢其功苟守之未幾而遽變爲之未成而遽改猶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焉則天下之事以紛更亂之者多矣凶何如哉



（）改邑三句言常道之當行汔至以下言守常道之當要其成也商之華夏周之華商改邑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不改井也无喪无得者葢有損則有喪无損則何有于喪有益則有得无益則何有于得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伏羲名卦爲井者葢巽之象木也坎之象水也下

巽上坎是木根入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坎水上行乎巽木之中而滋潤乎木有井水上行之義此所以爲井也然是井也造化所以澤物者此也君子所以澤民者亦此也故以井之用而推之上之施養於下者其膏澤无方下之待養於上者其樂利无間在一家則一家得其養在一國則一國得其養在天下則天下得其養其爲用寧有窮哉

文王繫詞曰改邑不改井者固言王者守法之善而於卦何取哉蓋陰柔之資每輕舉而妄動不中



之德多變亂而无恒欲其善守法不可得也此卦二五以剛居中剛則有不易之操而其守也堅中則有可久之德而其守也善此所以能不變其常也曰汔至亦未繘井者蓋當致治之初法令之因於前者未底其績而號令之施於下者未睹其成此正當謹守之時也乃不能敬謹而妄爲更張至于羸其瓶焉不惟不能成天下之事而且敗天下之事不惟廢前人之法而且基後世之禍是以凶也

○巽乎水句是舉井之象而著造化澤物之功井養句是推井之用而著聖人及民之治改邑不改井者守其常也剛中者所以能守其常也蓋守之不足者易變而剛方之操則有持重之守德之不中者易變而大中之德則能斟酌其因革之宜所以善於守法也曰剛中則其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也可知矣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養



民之道焉蓋天下之人不能自養所以因其利而導之者君也天下之俗宜於相養所以維其風而敎之者亦君也故必分之田制之宅敎之樹畜凡可以慰勞安全使斯民各得其所者无不盡其心焉其惠亦已周矣又於同居共處之中示以相生相養之道出入欲其相友守望欲其相助疾病欲其相扶持使親睦之俗周于井邑而无自利之心焉則上有慈仁之施而已不勞下有同仁之化而俗不偷此井養之利所以不窮歟

○此成周井田之制勞民者非有所益也以天下之利厚天下之民也勸相者非有所強也因民之俗而爲之啓其本然之性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而初六陰柔其德淺矣井以上出爲功而初六居下其位卑矣是无可用之德而不爲人之用舉斯世斯民无一濟者也即其象而擬之如井之泥而不爲人之食豈惟人莫之食哉即此廢舊之井雖禽鳥亦莫之顧也已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六所謂井泥不食者蓋陰柔居卦之下是權不能以自運而功无由以及物也所謂舊井无禽者蓋用舍在人而所以致其用舍者在乎我初无可用之德而人莫之用宜其无濟物之功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非若初之井泥也然上无正應既无汲引之人下比初六又僅爲卑暗之交故愛民之意有所抑而不能彰濟世之澤有所限而不能究取象于井則如井谷之水僅足以下注於鮒取象于汲井則如甕之敝而漏於下也欲其養之不窮得乎哉

○二象總是功不上行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所謂井谷射鮒者蓋君子濟人之澤必有所與而後能成其功九二有陽剛之德而无汲引之人則政不能自行澤不能自彰宜其功之不可見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君子具井養之德必遇王明之時九三陽剛有其德也居下之上未離乎下无其時也是有經天緯地之具阻於機會之未逢有濟世安民之猷限于奮庸之无自爲井渫不食之象君子處此如之何哉雖自九三而言樂則行憂則違固无怨尤之心自他人而觀則以賢人而阨於下位君子不幸亦世道之不幸也有爲我心惻者矣夫以三之不用至於爲人所惻則其德望著聞非无補於國家无

益于生民者是可用汲矣如有明王者出知其賢而用之則井渫得以自見不食者於此乎食矣以康阜國家安寧之福在于上以潤澤生民和平之福在於下其爲益寧有窮哉

○爲我心惻就旁人言九三本无惻自他人見之則以爲惻故曰行惻也可用汲以下俱假設之言施者就王明言受者就天下言始曰爲我心惻惻其福之不施也繼曰王明受福益以見其不食之可惻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君子之進退非直一身之窮通亦天下之人所與共休戚者九三井渫而至于不食則行道之人皆以爲惻也然其惻之也惻其无明王之遇也如有求賢之王明則在三得以行其志在天下得以被其澤宜其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六四以柔居柔雖得其正而无陽剛之才是其飭躬勵行以之自治則有餘博施濟衆以之澤物則不足也爲井甃之象占者如是雖未能參贊化育爲天地間一完人要亦无愧于天地也雖未能成已成物爲君子之極功亦不失爲君子也何咎之有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所謂井甃无咎者蓋君子進則治人退則修已不容以苟且爲也六四能以道義維其身以名節勵其行眞有若修治其井然者此所以象于井甃也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是淵泉之性純于豫養汪濊之澤蓄于心源蓋正心脩身之功素預而治國平天下之具已周猶井之冽而可食者也由是以其仁心發爲仁政勞民之恩其恩不匱勸相之澤其澤无方舉天下匹夫匹婦无不在生養中矣不猶寒泉之食乎

○寒冽冽也井冽象其體寒泉之食象其用或以中正就位說非是若重位則本義當曰剛健中

正以居尊位何必以中正爲位乎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所謂寒泉食者蓋天下无無本之治无德而
欲以養民者僞也德未純而欲以養民者盜也九
五剛而中正則天德純矣仁心具矣裁成輔相由
心而出老老幼幼由心而施豈若淺近之治有所
及有所不及哉
○重在德上蓋天下未有无美意而能有良法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上六居卦之上當坎水不揜之處是皇仁遠布治
化四達自畿甸以及海隅出日无一不遂其生自
老幼以及鰥寡孤獨无一不獲其所爲井收勿幕
之象然是治也豈徒勉强於政令之間而苟以求
名者之所能哉占而得此必其至誠惻怛之意常
溢於四海九州之遠精神心術之微常貫於法制
禁令之中庶乎其治有本其養不窮可以覆天下
成萬物不惟吉而且大吉也已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人君之治以萬民得所爲極致上九元吉在上則
王者之養萬民猶天地之養萬物治化大成非若
霸者小補之功而已
○總論
○井養之重於天下也久矣夫以寰宇之廣林林
總總之衆至於蠕而動蚑而息者舉不能自養
而聽命於天天不能自養而委命于君則當其
任者不甚重哉世之曲學迂儒空以其身爲枯
木朽株而无用於世如初之井泥不食无論已

他若狷介獨立之士如四之井甃履繩蹈矩循
循然无惡於天下而試之應用則有時而窮原
憲之徒是也士之次者也又若瑰瑋自負之才
若二之井谷三之井渫其所談吐規畫鑿鑿然
當於國家之利病而方枘圓鑿所如不合徒使
人爲之浩嘆而已孟軻之徒是也士之上者也
等而進焉若五之寒泉食上之元吉无近功无
淺效其帝王之盛際乎吾觀詩書所記周禮所
述克明愼徽關雎麟趾本如此其豫也六府三

事相爲維持八政八則相爲經緯法如此其密也艱食鮮食時壁規戒豳風无逸日以進論思慮如此其周也故率俾之化遍於荒服蠻夷咸若之休暨于草木鳥獸所謂中正而大成者信惟此時爲然矣噫上世之君與民以生中世之君聽民之自爲生末世之君民无以爲生至无以爲生而貪泉毒泉之禍遍於天下矣安得井甃井渫者而見之

䷰離上兌下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卦所以名爲革者葢卦象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燃則水乾水決則火滅造化之變革也卦體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人事之變革也此所以爲革也文王繫詞以爲天下之事凡出於因循極弊之後而必變而通之者是不容不革也顧人情可與習俗難與通變可與守成難與慮始當久安之極一朝遽去其舊以圖其新欲人之遽信難矣故必議革之巳日其講究也久其斟酌也詳然後民不駭于耳目之新而後信可得也夫人心固以巳日而孚而所以孚之者又豈无其道哉卦德内文明則有以灼義理於未革之先外和說則有以順時勢於方革之際是亨而且貞矣占者有所更革誠能酌其變通之宜而天下後世推之而皆準權其中正之規而天理人心質之而皆當如此其元亨利貞焉則所革者善不惟无齟齬之艱而且有信從之美此所以巳日而孚也何悔之不亡乎



○巳日議革之巳日也庸人憚於改作智士喜於紛更變革之難久矣曰巳日乃孚一以見事之可巳者且須巳之禀然有不可輕動駭衆之意一以見事之不可巳者雖不容巳亦當斟酌其詳无以一朝而遽動也元亨利貞乃其所以能孚也曰元亨見其所革者皆可通也曰利貞見其所革者皆可常也悔亡即是孚葢拂乎人情之所便即是悔處既信之則无悔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

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伏羲名卦爲革者盖天下事凡勢之相違與情之相忤者皆所謂革也以造化觀之水火之運宜交相爲用矣卦象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燃則水乾水决則火滅是不相爲用而反相滅息變革之在造化者然也以人道言之二女之居宜情相洽矣卦體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



是倫序既紊嫌隙以開變革之在人事者然也文王繫詞曰巳日乃孚者何也盖恒人之情多安於故俗而不易孚天下之事必得人心之孚而後能有濟惟至巳日則異同之論息見聞之習熟有所革而民咸信之也又曰元亨利貞悔亡者於卦何所取哉盖變革之事難矣是是非非間不容髪苟非權度精切固不能斟酌於時宜之間苟非意氣從容亦多拂時勢之便不能不激成天下之變也卦德離爲文明則因事觀理是非利害辨之而不差兌爲和說則因時制宜緩急弛張順之而不拂由是明以灼其可亨之機說以順其可亨之勢其大亨宜也明以燭其正於先說以順其正於後其利貞宜也此所革皆當而不信之悔可亡也又以革道之大極言之天地之氣序未有窮而不變者是天地之革也由是陽革乎陰而爲春爲夏陰革乎陽而爲秋爲冬四時於是成矣湯之革夏武之革商是聖人革命之會也然天有厭亂之機聖人順乎天意之本然人有思治之情聖人應乎人心



之同然世道於是乎新矣使天地不革則寒一於寒暑一于暑何以成造化使聖人不革則世亂日滋民困日甚何以成世道吾於是而知革也者造化治化所不能無也而時也者天地聖人所不能外也革之時大矣哉

○革之象與睽同而比睽更深睽者澤火相違也而革則相滅矣睽者二女不同行也而革則成嫌隙矣文王之詞全重在文明以說一句明者虛心以觀之而无所蔽說者從容以俟之而無

所拂大亨以正即革之常也末節極言革道之大要不外一時字時之未至天地聖人不得先時而革之時之既至天地聖人不得後時而不革此革之時所以爲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水決則火滅革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四時之變上而天道之盈虛係焉下而人事之作止係焉此革之大者也不治歷以明之其何以若昊天而授人事哉于是究歷理定歷法驗日月星



辰之運行考其日不及天月不及日之度積氣盈朔虛之餘定爲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之制自一時觀之則一時之分至有定候自萬古觀之則萬古之寒暑有定期此所以術不違天政不失時百工釐而庶積熙與

○治歷正所以明時蓋四時之運一往一來一屈一伸正是變革處是故晝夜者一日之革也朞朔者一月之革也春夏秋冬者一歲之革也元會運世者萬古之革也惟歷書作則辨其孰爲春夏孰爲秋冬一歲如是萬古如是此正所以明時也堯命羲和舜在璣衡上古致治之要端在於此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九雖當革時然居初无應居初則位卑不當事任无應則委任无人權不得自由於此時而欲妄有所爲不惟不能成天下之事反擾天下之事矣故必以中自守而與時安靜不失於用剛之過以順自守而沉潛縝密不失于紛更之擾舉天下之



事退然若無所爲如鞏用黃牛之革焉斯其得持守之善矣乎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九所謂鞏用黃牛者蓋天下之事當爲而不爲非也不當爲而妄爲亦非也初九之時宜于固守故當以中順自持不可輕有所爲也

○中是隨時之義非時而爲便非中順是退守之意恃才妄爲便非順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爲文明之主德可以革矣有應於
上勢可以革矣然變革之事非得巳者不可輕也
故必熟講其可否徐究其利害至於議革之巳日
凡舊政之所當革者天下曉然知其爲非新政之
所當因者天下曉然知其爲是然後從而革之與
天下相爲更新如是而往則有元亨利貞之善而
無以弊易弊之失吉而何咎之有
○此巳日即卦詞之巳日也上之革也以巳日故
其革非驟下之信也以巳日故其信非强聖人



愼重之意見矣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所謂巳日革之者蓋天下事以輕躁行之每
寡謀而易敗惟愼重行之則遲久而有功此所以
必巳日革之也
○有嘉猶言有嘉美之績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則過川其剛居離之極則自恃其
明躁動於革也夫變革之道貴於審而病於躁占

而得此者以喜功之心過爲紛更之擾一以征行
爲事則以躁率招尤以輕易僨事其凶必矣縱其
所革者爲畀之所當革與非之不可不革而更張
无漸其能免於厲哉然當革之時非革之不可也
誠能反覆于國勢之輕重斟酌於人情之向背既
考之古復準之今既思其利復圖其害議革之言
至於三就焉則吾之所爲皆可信于民天下之人
亦皆信於我一有變更而天下安之又何凶厲之
有



○征凶貞厲以其不知革言三就之道以躁而失
之也革言三就有孚則无征凶貞厲之失以審
而得之也三就只是商量到詳審處不必泥到
三次然後成就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言而至於三就則物理是非巳无不揩人情利
害巳无不察又何之矣
○又何之猶謂更別无去處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國家任事之臣也以陽居陰是政事之未善而所當革者宜不免於悔矣然水火之際則人厭其弊事亦難行有其時也剛柔不偏則果而能斷沉而有謀有其德也如是而革旣不病於積習之難除又不失於更張之无漸所謂大亨以正革而當者也何悔之不亡乎然國家之政當順民心苟行一令與一事而羣僚百姓皆齟齬而不相合何以收維新之功必其奉公體國之誠昭昭乎見諒於人心而詳審精密之思懇懇乎暴著於天下不



惟吾以誠而孚於人而凡同僚諸臣四方百姓舉以情孚于我无一毫疑二之意然後因衆志之協以改其政令之非則事可濟功可成何吉如之

○悔亡因其能革而許之也有孚懼其輕革而戒之也命猶令也與彖革命不同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改命而得吉者蓋大臣之于天下疑則其事相拂信則其事相成也茲惟有孚焉則吾之志信于民民之志亦信于我有所議論莫或違之有所更張莫或阻之其吉宜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則有自新新民之德是革命之本也爲革之主則當順天應人之時是革命之機也以此而居大人之位制禮樂明政刑天命爲之維新黎民爲之丕變不猶虎之希革而毛毨哉然此非常之事非尋常之人所能當也必其天位未膺德望已洽不待占决而億兆之情有不戒而自孚者然後足以當之耳



○此爻就是湯武之事夏命未革而室家相慶牧野未誓而三千一心所謂未占有孚也蕭氏曰乾之飛則謂龍革之變則曰虎皆大人也堯舜揖遜天下惟德之化故曰龍湯武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虎變則禮創一代之典章樂昭一王之制作德盛人化風移俗易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居革之終革道已成之日也夫君子小人皆待化於君而爲上者苟有以潛孚而默化之則在君子去惡以從善弸中而彪外如豹之變矣在小人畏威而遠罪循法以防濫雖未能革心而亦已革面矣斯時也宜於守成不宜于變更苟紛更妄動而輕有所往則君子无所遵小人无所守是以多事害天下也不其凶乎惟率由舊章而一於居正則君子固相安於忘言小人亦順化於不治是以无事治天下也何吉如之



○此爻成康之君君子小人以德言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豹變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其文蔚也小人革面則遷善之功一惟上之所戒順以從君也

○虎變其文㻞而著豹變其文密而理文炳之文昭於天下文蔚之文止于一身

○總論

○天下之變勢爲之也夫使天下常治而無偏重不舉之處聖人亦循循焉與斯世相安于无事何樂乎其爲變也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如不鼓之軍不調之瑟因循積日將釀成極獘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者勢也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於急遽則後先易舛權制於獨任則謗讟易興慮不顧後則爲烏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爲治絲之棼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言必三就而不



厭其詳孚必巳日而不求其速至於圖回周密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覩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其令終何其久也蓋觀商周之際然後嘆曰聖人之慮深矣夫以遷國圖安而羣言摇動羣小比周而頑民未變在後世之君必嚴刑以威之而盤庚洛誥及多方多士諸書示之以祖父要之以明神懼之以要囚引之以迪簡至再至三汲汲乎其以言柔之聖人于變更之際其不忍咈民心固若此也

至於攸居既奠保釐既成聖人有改制之實而
天下不知其變茲豈有發微期會哉後世商君
之革令行於棄灰安石之革利竭於手實其始
也无巳日之孚其究也爲莫大之悔矣嗟夫謀
人國者寧安靜而无功可輕變以速禍哉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卦所以名爲鼎者葢鼎合衆體而成此卦下陰爲
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鼎之象也



鼎以烹飪爲功此卦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
之用也此所以爲鼎也文王繫詞以爲鼎重器也
天下之器惟有德者足以居之卦德內巽順而外
聰明則有主器之德矣惟有位者足以承之卦變
柔進而上行則有主器之位矣又非一人之力所
能獨濟卦體六五得中下應九二之剛則有輔器
之人矣以此而保重器則上可以凝天命而培國
祚於靈長下可以結人心而鞏皇圖於永固當得
大亨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
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
應乎剛是以元亨

伏羲名卦爲鼎者蓋鼎有足有腹有耳有鉉一之
未備非鼎也以卦體言之初陰分植於下鼎之足
也四陽充實於中鼎之腹也五陰對峙於上鼎之
耳也一陽橫亘於上鼎之鉉也鼎之用主於烹飪
而用有未行非鼎也以卦象言之下巽爲木上離
爲火木入於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然是鼎也豈



直一物之微已哉古之聖人莫不以享帝養賢爲
大典當其祭于圜丘則有繭栗之牲而必資鼎以
烹之是鼎也聖人所賴以達其事天之仁而上帝
之居歆者由此矣當其養聖賢則有饔飧牢醴之
盛而必資鼎以烹之是鼎也聖人所賴以達其親
賢之仁而澤及于天下者由此矣論其器不過烹
飪之物論其用則爲神人之典鼎之所係不其大
哉文王繫其詞曰元亨者何也蓋天下大器也主
之者德也承之者位也輔之者人也卦德內巽順

而外聰明是內焉虛心觀理人情世故无所不通
外焉作哲作謀四方萬里无不聞見有主器之德
矣卦變柔進而上行則以徽柔之資居崇高之位
有主器之權矣卦體得中而應乎剛則以謙冲之
心用豪傑之士有鞭器之人矣德立而位足以行
之權達而治具畢張位隆而賢足以輔之相得而
功業丕顯以凝天命在是以結人心在是此所以
元亨也



○鼎者一物之器也亦天下之重器也自一物而
言有其體有其用而可以洽神人之交是物雖
微而不可輕也自天下而言有其本有其權而
又際君臣之會是其器重而不可苟也聖人二
句只重在鼎之用不重烹與大烹字巽聰明內
外並重巽而達之以聰明則其巽非虛也聰明
而出之以巽則其聰明非察也柔進而上行重
上行得中而應乎剛重應剛字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交相為用以成烹飪之功鼎之象也君
子體之而有保鼎之道焉蓋人君之位皆天之命
也而君道之正乃天之理也一有不正則與天不
相似其何以承之乎故思天命之當承尤念天道
之當守正于內即幾微毫髮有所必謹所存一天
也而有以契天意于冥冥之中正于外即出入起
居有所必欽所發一天也而有以合天道于昭昭
之際社稷靈長以正維之鬼神安寧以正感之此
君子所以保鼎命於不替與
○正位乃所以凝命正字有表裏如一之意凝字



有安固不搖之意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居卦之下是君子隱居于草莽鼎趾之象也
上應九四是遇權勢之人屈身以事之若鼎趾向
上而顛矣然當卦初則效用之功未得自見而摧
敗困窮亦幾不能以自立也茲惟乘機會之便奮
焉為功名之圖向之賤者今可以獲貴矣向之敗
者今可以立勳矣象之于鼎則如鼎之顛趾而因
以出否惡之積象之于人則如良夫下偶于妾而

因以成生育之功占者如是則因人以成事而何
失身之咎哉
○二象只是一意鼎顛趾利出否是初六上應九
四之象也得妾以其子是鼎顛趾利出否之象
也就人事言只是本義因敗二句孟明勝敵於
囚虜之餘韓信拔舉於亡命之間古今事大抵
有偶然如此者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六鼎顛趾似爲悖矣然可因以出否則未爲悖



也其所以利出否者於卦何所取哉蓋人之身必
有所附而後顯人之功必有所依而後成初六上
應九四之貴則當窮敗之餘而得以乘通顯之會
是倚鼎之取新也宜其象于出否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以剛居中是道德足以潤身學術足以經世
其所扶持者甚大而其養甚不苟也猶鼎之有實
也然初與二陰陽相求而非其正是有邪媚之小
人與之相近能陷人於惡而爲仇者此二之深疾

也二能以剛中自守則秉吾道之正不溺於匪人
之邪雖迹與之相近而心不與之相孚彼小人者
安能爲吾浼哉占者如是則疾可以免而鼎實之
在我者可保而不喪何吉如之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雖鼎有實矣然天下之小人最易敗君子之
德必慎其所從而不可失身於可賤之人也惟慎
所之則雖小人爲我仇有疾而秉正自持不爲所
浼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賢者必得君而後行道猶必舉鼎耳而後出其實
也五居尊位於象爲耳是爲可事之君九三以陽
居鼎腹之中於象爲鼎實是有可用之德然以過
剛不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是不
知君臣之義而與孤介之士遊乎方外知退而不
知進知止而不知出猶與鼎耳不相爲而其行塞
也夫身既不用則膏澤不下於民雖有雉膏之美
終不爲人之食矣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是雖不

遇於世其心乃君子之心也若能以正自守不苟於求合亦不果於忘世則五必求三三必應五君臣之義以合而耳不終於革行不終於塞矣爲方雨虧悔之象占者如是則道可大行雉膏之澤沛于天下何吉如之

〇鼎耳革三句緊緊相承九三本是有德的人故曰實曰雉膏然不仕无義故曰革曰塞曰不食塞字承革字來益不遇于君則身不能以自行猶鼎之无耳便移動不得不食承塞字來身既



不用則澤无由施此即所謂悔也方雨者君臣之合也虧悔者不至于行塞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子之仕以行其義九三鼎耳革則知有潔身之節而不知有君臣之倫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居上是公家之餗賴之以維持也夫任天下之重當求天下之賢與之共理乃下應初六之陰則任匪其人以至誤國家之事負君上之托其不

免于誤國之誅也必矣爲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之象占者如是則上有負于君下貽禍於已凶何如哉

〇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宋人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正此謂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登庸之初皆以康庶事阜兆民自期令用匪其人而至於覆公餗則向者自許之意安在也其失信多矣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五居君位猶鼎之耳也二以臣而輔乎君猶貫耳舉鼎之鉉也夫天下之任非賢才不能共濟而天下之賢亦非驕亢剛愎之君所得而任使者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則是本其虛中之心推誠以下剛果之士遂其行中之宜屈已以任鯁介之臣猶鼎黄耳而貫以金鉉也然人君之任賢當其始也委任之誠或專要其終也疑貳之私易起故必任賢勿貳愼終始而一於貞則賢者樂爲之用而

鼎器之重可賴之以共舉矣
○黄耳金鉉作一象看不可分黄耳之中正于任
賢上見之猶云中以行願行中之謂是也觀本
義以應九二之堅剛可見黄耳金鉉者任之於
始也利貞者勉之於終也
象曰鼎黄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鼎黄耳謂其純心以用賢也而果何所本哉
蓋黄中之色也五中之位也中以存心而所存者
皆實體中以處事而所發者皆實用故能以巳之

中用人之中而曰金鉉曰利貞皆中之實也
○此推原在君心上益天下未有無中德于巳而
能用人之中者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居大臣之位是猶鉉之足以舉鼎也而以陽居
陰剛而能温是本其冲和之德運之爲調燮之宜
以事其君則匡救而濟以將順以治其民則精明
而濟以渾厚爲鼎玉鉉之象占者如是則相道得
而治化成上可以成致主之猷下可以敷澤民之
化吉而何不利之有
○講上九當貼剛而能温不可以柔而能剛並提
吉利只是一意不必分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所謂玉鉉在上者何也益所貴於玉者謂其
温潤而栗而剛柔之節備焉者也上九居位之剛
而節之以柔則正直忠厚並用而不偏明作惇大
相濟而不悖此所以取象於玉也
○總論

○鼎重器也所以靈承國祚而和理人民者也夫
天下之器不能自主而付之於君君又不獨承
之而付之於臣玉鉉之臣冲和之德也其公孤
之佐乎金鉉之臣正直之才也其風紀之司乎
下而雉膏之食出否之利皆一德一藝之長足
以自見者也其分理之牧乎君不挾其亢心而
冲焉於上臣不挾其忌心各効其能於下是故
庶務理而鼎祚昌也古今言鼎祚之隆者莫如
成周彼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永命之符後世

罕儷焉乃洪範陳謨則曰皇建有極而融其偏陂好惡之私異其沉潛高明之克是黄耳之質也君道也周官垂誥則有公孤有卿牧陳其燮理寅亮之猷熙其分職率屬之功是金玉之鉉也臣道也匪直此也即棫樸所養愷悌所化濟濟然其可付追琢金玉之任下至罝兎之夫亦可備腹心之選而不以行塞終其咒詐之基隆也不亦宜哉後世有國而不任人與不治同任匪人以无位與不任同噫宜覆餗者相踵於世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卦所以名爲震者蓋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動其性雷其象長子其屬也而上下俱震震之名所以不易也文王繫詞以爲天下事未有不以易而傾者亦未有不以危而平者況人君當主器之任而有惕然震動之思則其亨必矣曷言乎震之亨也蓋震動之變國家所不能无但忘其震而不圖者計之跡也俟震之來而後圖者計之晚也誠能於无事之時爲有事之戒雖安常處順而此心之防乎其微者若震之來而虩虩危懼焉則危於其心者必不危于其事先事而憂者可以事後而樂非笑言啞啞乎縱有禍患之變出於意料所不及而精神鎭定意氣安閑將處之裕如不至倉皇失措矣不猶震驚百里主祭之長子不喪匕鬯乎不然平時无恐懼之誠而一旦有卒然之驚其不至于喪所守者幾希



○易中多言危者使平之意而震爲長子則其所當危懼尤大震來非眞來也此心之中安不忘危常若震之來也笑言啞啞安樂自如之貌蓋未亂而憂則无亂未危而懼則无危四方無虞固宜其泰然自適也震驚二句是假象之詞如苗民之逆玁狁之侵是也不喪匕鬯者方略素定不至臨事而眩也蓋主祭者誠敬於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懼主治者憂勤於無事之日則中有定筭故不以外患而動此

皆所謂震之亨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
社稷以爲祭主也
伏羲名卦爲震而文王繫詞曰亨者蓋天下未有
有震動之心而无亨通之績也所謂震來虩虩者
非過計也蓋國家之禍每生于所忽而憂勤惕厲
之思乃久安長治之福所由致也其虩虩宜也所
謂笑言啞啞者非自娛也蓋恐懼之後則天下之



事經畫已定常此事則如此應之當彼事則如彼
應之處之有則故得以安樂自如也所謂震驚百
里者蓋禍患之來國家所不能无而意外之變尤
恒情之所易動如雷之震而遠者驚邇者懼也當
此之時而處之從容應之暇豫如不喪匕鬯焉則
思慮之精詳可以圖安才識之練達可以任重以
守宗廟則能光前人之緒而延宗廟于永久以守
社稷則能建治平之策而固社稷於靈長長子之
任此其克勝矣不然无事而怠荒有事而失措宗
廟社稷幾何而不危也
○後有則正見恐懼之能致福也苟應事无則將
不得以自娛又何福之有驚者卒然遇之而動
乎外也懼者惕然當之而發乎中也當就人事
上講守宗廟社稷承不喪匕鬯蓋主祭者達一
誠心則可歆神明主治者達一畏心則可凝國
祚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震象爲雷上下皆震是雷之洊至而驚遠懼邇震



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畏天之道焉蓋天時人事
相爲表裏人事失于下則天變見於上是災異之
變天所以儆動人君使之懼且省也君子敬天之
怒皇皇然夙夜之靡寧脩己之德業業然圖回之
恐後懼其災不虛生也修吾之行事以消其譴懼
其亂之將作也修吾之政令以防其微蓋不徒有
畏天之文且有畏天之實庶乎在我之天既盡而
在天之天可挽回也已
○恐懼以心言修省以事言有內外而无先後也

周之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是能恐懼修省者也後世以天變爲不足畏既漫然不知戒而減膳徹樂徒爲虛文欲天意之回難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既有世道之寄而居震之初則其戒懼之心爲尤切但見當无事之際爲有事之防若震之來而虩虩然危懼焉則先事而戒可後事而樂爲笑言啞啞矣占者如是則禍患不生而安寧可享何吉如之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所謂震來虩虩者非過計也蓋國家之禍每生于所忽而憂勤惕厲之思乃久安長治之福所由致也其虩虩宜也所謂笑言啞啞者非自娛也蓋恐懼之後天下之事經畫已定當此事則如此應之當彼事則如彼應之處之有則故得以安樂自如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人之情處无事則其心常閒當有故則其心常恐

六二乘初九之剛是遇強梁之人勢迫於外而不得自安心懼於內而不能自寧當震之來而憂厲者也遇非其人而其勢不可禦其鋒未可犯惟有避之而已若利害迫于外利欲牽于中將欲避之而不能也故必既度其理又度其勢不爲欲所牽不爲利所係飄然高舉以辟其銳進之鋒猶億喪貝躋于九陵焉斯可免于厲矣然柔順中正則所遭雖不幸所存自不亂故不惟謙抑自處足以馴服強梁之心而因時制宜終可坐獲圖安之善始



雖有所喪而終有所獲也又爲勿逐七日得之象

○億度也喪其貨貝躋于九陵作一串看喪貨貝非因驚懼而喪之也有不徇利之心躋于九陵非登高望遠也有飄然遠舉之意此爻太王避狄之事足以當之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所謂震來厲者以其乘初九之剛是遇難處之人而值非常之變宜其憂懼而不能寧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六三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變故之臨既當危懼之秋而行險之爲益重危機之禍才力不能以自濟精神又不能以自運爲震蘇蘇之象然天下不患有變懼之時患无脩省之功耳若能因懼改圖去其不正以復于正則持身无妄動應事有成規危者安矣變者樂矣何眚之有

○蘇蘇者精神渙散不收拾也震行重行字震而不行徒震耳此恐懼所以脩省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所謂震蘇蘇者蓋其以陰居陽處位不當不惟事變之可慮而處之不得其道尤爲可憂也

九四震遂泥

九四以剛處柔才之弱也不中不正德之邪也陷于二陰之間所值之困也但見處震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奮豈復有亨通之期哉惟終于滯溺而已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君子處震懼之時當求其亨通之會如震遂泥則不能自振未得爲光大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以六居五既非剛決之才而處震時又當危難之勢是國政不張四方多故欲進而克之則力不能以自奮欲退而守之則氣不足以自立一來一往无適而不危也然幸其得中才雖不足而德則有餘占者若能以中道自揆度權其可否之機酌其成敗之勢不惟人心國祚不至于傾危紀綱法度亦由之振起矣豈終於厲也哉



○處天下之變才德俱足者上也有其德而无其才者次也蓋德可以運乎才者也億字有以中自揆度之意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所謂震往來厲者蓋變故相仍才猷不足隨其所行无適而不危也所謂億无喪有事者蓋天下之變固不可因循苟且泄泄然處之以无事又不可任其意見之所欲爲而不揆諸中也五有中德而以之制事則權度精詳經理各當不惟無喪

而且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陰柔既非御變之才而處震極又當事變之衝是志氣所存既消沮而不能立精神所運又倉皇而莫知所措爲震索索視矍矍之象如是而往則不能制變反困於變凶何如哉然上之危懼所以若是極者以其不能預防于始是以不能自振于終也盖禍患之來及身而後圖之則其圖常晚



於未及身而圖之則其圖常豫誠能于未事之時爲有事之備雖變方及其鄰未及其身而此心之戰兢惕厲凡可以防微杜漸者无所不用其謀焉則幾杜于未萌禍不生于所忽尚何索索矍矍之咎哉然上六陰柔也縱防之于早猶恐有意外之患若婚媾之有言者况一有不防其何以自免乎

○索索者心之懼而形於氣也矍矍者心之懼而形于目也志氣銷索則瞻視徘徊大抵相因也

震不于其躬二句是教以預防之術即震來虩虩之意婚媾有言是儆之之詞益以見預防之不可已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六所謂震索索者盖中苟鎮定外必安閑彼其外之消沮皆由中之驚懼而喪其守也雖凶而无咎者盖方鄰之所戒未切于身此心先爲之兢畏則其防預矣其謀周矣其无咎宜也

○總論

○震之義有二有震於心者有震于事者敵國外



患之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古之聖人當海宇寧謐常有蕭墻之慮重譯交至常有烽火之虞時通時和常懷疵癘之憂休徵交至常懼妖孽之禍故禍亂不生釁孽不作即有意外之變可從容以杜之矣後世防之不密而隨時葺補邊塵有警而後議兵水旱薦臻而後議財縱支吾一時已不勝倉皇之擾况其慮之不周而釁不可終杜耶雖然彼即慮之晚不猶愈於拱

手以蔟其敝也哉是故虩虩于震來致戒於鄰
備之早也能圖安者也喪貝之震可得而復也
蘇蘇之震行猶可以无眚其事在中之震可以
无喪備之後也能救敝者也至於事勢愈極而
宴然不戒則終於震遂泥矣然則欲無震之時
者必其有常震之心而後可

䷳ 艮上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卦所以名爲艮者蓋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其德爲



止其象爲山而上下皆艮故艮之名不易焉文王
繫詞以爲天下之理合體用兼動靜莫不有當止
之地猶人之一身惟背爲止也不止於所當止則
內蔽於己私外累于物欲欲免於咎不亦難哉誠
能知所當止之地從而止之心无定體而以中正
爲歸身无定用而以至善爲準是止其所當止有
若艮其背矣由是大公之極妄念日息順應之發
客感自忘其靜也止于所當靜之理湛然一太虛
之體縱耳目口鼻之欲爲身之不能无者終不得
累其中而奪之也非不獲其身乎夫知有理而不
知有我即謂之忘我可也其動也止於當動之理
廓然一太虛之用縱聲色臭味之感爲人所易動
者終不得交於外而移之也非行其庭不見其人
乎夫知有理而不知有物即謂之忘物可也內外
合一動靜俱定以盡人物而可以不怍以贊天地
而可以不愧矣何咎之有

此節是言聖學背者當止之地即天理也艮背
者止於天理而不遷也不獲其身內不知有己



不見其人外不知有人俱艮止之妙也不獲非
无身也獲乎理之所當獲不爲有我之意所累
也不必說到利害得喪處不見非无人也見乎
理之所當見不爲物交之感所移也不必說到
禍福與奪處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伏羲名卦爲艮者蓋艮有止之義乃人心居安之

妙而聖學貞一之功也然所謂止者豈徇天下之
物而係於有乎抑豈絕天下之物而歸於无乎惟
其時而已葢有動有靜者時也无動无靜者理也
時止而不止是雖靜而亦動也非道也時行而不
行是求靜而反動也非道也必其時之當止即與
時偕止无所思也无所爲也見其湛然而已時之
當行即與時偕行有所感也有所應也見其廓然
而已心有寂感而時與俱焉時有動靜而心與順
焉則動不失其時動非我也道也而外欲之感无



以蔽其公溥之天靜不失其時靜非我也道也內
欲之萌无以障其虛明之體葢心有所累則卑且
暗心无所累則清而明諳道而至於光明茲其艮
止之妙矣乎文王繫詞曰艮其背即所謂艮其止
也而其義何居葢人之一身動靜不同而天理之
當然莫不有一定不易之所也必其反之性分之
歸要之至善之極其止而止也一於中其行而止
也一於和此所謂動靜不失其時也而於卦何所
取哉卦體陰陽敵應而不相與陰安乎陰之分而

无所比於陽陽安乎陽之分而元所比於陰此正
无私心而一於理者所謂止其所也內焉止於吾
身之所知有理而不知有身外焉止於應物之所
知有理而不知有人所以得聖學之全而无咎也
○時止二句即所謂艮止也動靜不失其時即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也其道光明即不失其時之
妙也時者道之實理非時之外別有所謂道也
光明者道之昭著非動靜之外別有所謂光明
也葢天理屬陽而明人欲屬陰而暗故凡稱舉



動光明者皆以其據理處事也或謂不失其時
而後光明如太宇定而天光發之說非是所字
即義理之極以見其所當止者上下敵應不相
與只是各安其分不累于私之意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象爲山此卦上下皆山是止而不進久而不遷
艮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安止之學焉葢人之一
身事事物物各有定位而吾身之應事應物皆起
於思故凡得其位則止而安者由于能思也凡失

其位至於過不及而不安者由于妄思也君子以位在是則道在是不敢有越分之行道在是則心在是不敢有願外之思時止而止未嘗於靜之位而思所謂動也時行而行未嘗于動之位而思所謂靜也位雖无常心則有定此君子所以相忘于人已為得止之全功與

○位字就吾身之所處所當為者是也出位非今日之所處為其所不得為者是也思字如思誠之思惟心无越思故行无妄動也大學之止仁止敬中庸之素富貴素貧賤皆是此理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陰柔則无躁動之失居下則无越分之思是身一于理而聲色臭味之欲不以汨其天心安於遇而富貴貧賤之交不以移其性蓋當趾之地能艮其趾者也夫心累于物則咎生之既知所止則无所累何咎之有然聖人之學不徒知止於始而且安止於終初六陰柔則恬靜有餘持久或不足也又必即吾貞一之功要之為終身之守一事一物此止也推之於久而萬事萬物亦此止也則內外兩忘久暫无間聖學之全功在是矣何利如之

○艮字即止其所之意曰艮趾无咎者美其止于始也曰利永貞者戒其止於終也貞即艮也貞而永者艮之有常耳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六所謂艮其趾者蓋至正之理本人之所當止而不知所止於是失正者多矣初六有知止之明撑此正於始有欽止之功守此正於終未失正也



○未失正中含利永貞之意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當腓之處乃人身之易動者也而居中得正則能止其所而不動是置之利欲之場而其天常定投之波蕩之地而其性常凝為艮其腓之象然君子之學內固貴於正已而外尤貴于正人也三為二之所隨則上下之分既已相屬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至于列夤薰心則匡救之責乃二之不能諉者顧二以陰柔之資不能往而拯之是主德

已失而不戢其闕國家將非而不持其危蓋持守
之功以之治身心則有餘而柔弱之才以之匡國
家則不足明體而非達用正已而未正人其於吾
儒之分量終有所虧也其心安能快然哉
○艮其腓美其正已之善不拯其隨惜其无正人
之功也要之六二之中正亦是恬靜自守不爲
情欲所蕩如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宋儒之止
齒耳較之聖學所謂時止時行者殊隔一層如
有得于時止時行則拯其隨亦時行之不容已

者也安有正已而不能正君哉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之不拯其隨者豈盡二之過哉蓋進言在臣
聽言在君三止乎上不肯退聽乎二是臣雖能諫
不能使君之必從其諫若之何其拯之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之處事有經有權時當
固守則固守時當變通則變通不可一定拘也九
三過剛不中當限之處是其處時勢窮遍之時而

執膠固不通之見止其所不當止如艮其限焉如
是則時勢乖離欲伸則有所不可欲縮則有所不
能如列其夤矣由是窮其身而心益感困于外而
內益危憂懼交集惴惴乎其不能自安也然則止
貴於得宜而膠固之止可不戒乎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人能與時偕行則无往而不得若一於艮其限而
不知時行之宜則事勢變于外憂患激於中其熏
心宜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是心不妄動而守其端
莊靜一之天形不妄役不紛於視聽言動之擾焉
艮其身之象占者如是則省之而不疚行之而不
怍立身之道庶乎可以寡過矣何咎之有
○時止而止則時行亦在其中蓋止固止也行亦
止也未有不善動而得謂善於靜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所謂艮其身者蓋天下之理皆責於躬而天

下之感皆躬所萃也六四安其身之所當止順乎時之所必然動靜異感而皆主於止焉此所以謂艮其身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當輔之處而以陰居陽若不免于失言之悔而以其得中則明乎義理不累於私但見心有所主而其中不亂言有所制而其發不苟理之不當言者固止而不言即當言而言亦得其先後之次時之不可言者固止而不言即可言而言亦協其



緩急之宜爲艮其輔言有序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心過亦无口過而失言之悔可亡矣

○艮其輔非在言上用功在心上用功當默而默即心之時行爲之也有序只是合於義理此二句作一氣看如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所謂艮其輔者以居上卦之中是心安於理而不偏故言當乎理而不紊也

上九敦艮吉

人之止難於有恒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於久此人之通患也上九陽剛則誠實不妄居止之極則能堅確固守但見心无一念不協于理理无一息不安於心敦此止于靜虛則理之涵于退藏者安固而不遷敦此止于動直則理之達于時措者堅貞而不移爲敦艮之象占者如是則恒德之貞通乎天地成性之極造于聖賢何吉如之

○古人有言仁必爲堯孝必爲舜學必爲孔子故



稱堯曰其仁如天此敦其仁也稱舜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此敦其孝也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此敦其學也噫非聖人其孰能之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所謂敦艮吉者蓋理本貫於始終而學每易於間斷上九當艮之極而厚其終靜純其體而要之不息動達其用而貞之不渝此所以敦艮也此所以得吉也

○厚終是解敦艮之義

○總論

○易之咸言感也艮言止也感非徇物止非坐守要之於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則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无得於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是以逐物之心爲感斯有容感之紛以絕物之心爲止斯有坐忘之馳此之謂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學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動也何



也爲其徇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艮身靜也敦艮靜也何也爲其徇理也至若咸其拇者以定寂爲高艮其限者以局曲爲守知靜而不知動知常而不知變較其守若異逐物徇我之流而心有累其去妄動无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爲艮則日醒醉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艮之未始不爲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於動靜有無之間者其孰識之

# 重鐫蘇紫溪先生易經兒說下經卷之六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卦所以名爲漸者蓋卦德止於下而巽於上是其在下既自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迫切有漸之義故爲漸文王繫詞以爲人之進每得于舒徐而病于躁急況男女之交尤爲廉恥之最大者乎誠使女歸而以漸焉吾見男先女後禮則不乖陽倡陰和序則不紊不惟无妄動之非而且



有肅雍之美何吉如之即女歸推之凡倫理之相關事宜之相感其貴於漸也可知矣然使進不以正則進爲妄進亦无貴於漸也況此卦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又有貞之義乎是必既度其時又度其理不徒男以正先乎女也而凡進而居上位者皆表正以爲極不徒女以正從乎男也凡進而居下位者皆居正以爲守天下之人以正而感天下之事以正而成何利如之不然一失其正非以利交即以情合雖家庭之近且不可行也況天下哉

○漸者進之不驟也貞者進之不苟也曰漸凡進皆然而女歸則其進尤宜以漸也貞則无所不該然以彖傳之旨推之君臣之正尤爲重云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伏羲名卦爲漸者何也蓋進之驟者每急遽而无序而進之漸者則遲遲而有功是乃漸進之義也女歸而如是則得男女之宜而吉也文王繫詞曰利貞者於卦何所取哉葢卦變自渙而來柔進居



三是得乎臣之位也自旅而來柔進居五是得乎君之位也君握其始臣代其終上下交而德業成往而有功宜也然是位豈可虛擁而有功豈可倖成哉必臣之進也守正於謝著之間君之進也表正於穆淸之上不徒位足以一天下而道更足以化天下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皆爲所感召而不自知夫是之謂得位而有功也然豈惟卦變有是哉卦體九五剛而得中則是有天德之剛而無過不及之失所謂君道之正者此其徵也而建極於上

固可以履帝位而不疚矣卦德止而巽是其未進之始旣廉靜而無求將進之時又從容而不迫所謂臣道之正者此其徵也而待時而動固可以大行而不窮矣是皆能有功也然則欲進者可不利於正哉

○進得位進以正不並重重在進以正而後无負於位亦惟正邦而後可以言有功剛中者君道之正也不正則自恃其剛而偏倚乘之矣止巽者臣道之正也不正則功名富貴之念得以奪



其道義之守非失之徇則失之躁矣動不窮非徒進不見擁亦兼得行其道意蓋有心于進者有時不可必而非常之功皆无意於功者爲之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人之處世不外修已治人二者脩已而不以漸則躐等凌節之弊生治人而不以漸則見小欲速之患起矣故其居吾心之德也必優游焉涵泳焉俾其

由善信而美大由美大而聖神無凌躐也其善天下之俗也必薰陶焉漸染焉俾其由期月而三年由三年而必世无欲速也此君子之修己治人皆以漸而造其極與

○居德即寬以居之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六始進於下既非可安之地上復无應又不汲引之人是其沉抑於下僚之中未獲知己之遇言而莫或揚之進而莫或陟之如鴻之止於水涯未



得自安也占而得此爲新進少年喜於有功擯斥之危將及讒謗之言易生欲進難矣然時命適然即危厲非所避也釁不由己即人言非所恤也何咎之有

○賈生在漢文之時貶於長沙是厲也洛陽紛更之謗是有言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初六小子之厲乃時命使然又何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柔順中正有其德矣上應九五遇其君矣德足以稱其位故安然居輔弼之位天下不以爲僭功足以稱其祿故泰然受大烹之養天下不以爲浮爲鴻漸于磐飲食衎衎之象占者如是則得君行道上可以維持國家下可以潤澤生民何吉如之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所謂飲食衎衎者蓋君之詔祿以養賢也非徒飲食之也臣之受祿以酬功也非徒素餐已也



二之德足以當人君之養則人浮於食而非食浮於人宜其飲食衎衎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過剛不中則自恃其剛而有躁進之失无應則人莫爲助而无共濟之資夫進貴以巽剛愎易敗也進貴資人自用易窮也以是而往欲得以安難矣爲鴻漸于陸之象占而得此當何如哉象之於夫則爲征而不復何也征伐之事惟集衆可與成功而剛愎自用則莫肯協力以共事其不復宜

也象之於婦則爲孕而不育何也生育之功必陰
陽之相濟而過用其剛則陰不足以輔乎陽其不
育宜也如此安往而不凶哉然以其過剛之資固
无適而利惟以之防民之欲而抑其邪心則外誘
可去真性可復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矣何利如
之
○鴻漸于陸言進而不得其安也夫征二句乃占
之象蓋極言過剛者无所往而可也利禦寇亦
以過剛而言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
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者言離其羣類而剛愎以自用也婦孕
不育者言其一於剛而不濟以柔是有陽无陰失
其生育之道也所謂利用禦寇者蓋上以剛而閑
民之邪固欲民之順於理民以上之禦而閑已之
邪則順以從君矣是順相保也
○順相保亦如上下順之意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以陰柔而乘九三之剛是所與者乃強梁難
制之人所遇者乃艱難險阻之地有不能得所安
者爲鴻漸于木之象然巽體柔順則謙卑以處之
有以消其暴戾之氣從容以圖之有以脫於險阻
之危爲或得其桷之象占者如是則處變故之中
而有圖安之道何咎之有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或得其桷者由其以柔順而居巽體順則无
驕亢自高之失巽則有周悉萬全之謀天下之人



可感天下之事可濟而能得其所安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是履崇高富貴之位而操威福玉食之
權百官望焉萬民仰焉爲鴻漸于陵之象然六二
正應在下爲三四所隔是君子間於小人雖相須
甚殷而相遇甚難爲婦三歲不孕之象然邪不勝
正小人之謀久當自散君子之道久當自合爲終
莫之勝之象占者如是則君臣同德而治化可行
何吉如之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終莫之勝吉則君固獲志於得賢臣亦欣逢於致主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是其飄然高擧无富貴功名之心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賢達之高蹈盛世之逸民也爲鴻漸于逵之象由是風槩之高足以振頑懦之氣身雖不用而其道不爲无用爲其羽可用爲儀之象占者如是則節著於一時



而風垂於後世何吉如之

○此爻如漢之子陵是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所謂其羽可用爲儀吉者蓋天下有志於富貴則富貴亂之志於功名則功名亂之九之志卓然獨立有非富貴功名所能亂者宜其清風高節足用於天下也

○總論

○君子之於天下莫重乎其進也夫時有必至事有適然當其未來智者不及圖斂者不及乘巧者不及奮一旦既至可以安意而享之何者千仞之登非一蹴之功也五穀之熟非一瞬之力也富貴功名非捷徑之得也蓋言漸也試自六爻推之于干之厲可安也不可尤也于木之棲可巽也不可强也三歲不孕可潛移也不可力爭也至於漸積之極則位躋於丘陵而人不稱盈焉爵安於磐石而人不稱泰焉彼其得位以正君臣之相與以正邪者類如此也至於于逵之高安於遁而无求甘



於止而不進聖人猶以儀羽許之謂其愈於過剛躁進若夫征離醜之儔耳噫君子處功名之會寧爲後時无爲競進寧爲恬退无爲儇巧斯乃善處功名哉

䷵ 兌上震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卦所以名歸妹者蓋此卦兌以少女從震之長男則於時爲從序其情又爲以說而動則於人爲廢禮是所歸在妹也故謂歸妹文王繫辭以爲男女

之交人道之所不能无然必合諸禮而協然後可
以无繫此卦以說而動既非吉利之道況自二至
五位皆不正則是男不能正位乎外以肅其綱女
不能正位乎內以昭其順正家之節此其失矣能
免於凶乎夫天下之事未有不以正而吉以不正
而凶者況夫婦之間乎其凶宜也三五爻皆以柔
乘剛則是陽不能制陰陰乃敢憑陵乎陽倡隨之
風此其紊矣又安往而利乎夫天下之倫未有不
以尊卑之得序而利以尊卑之失序而不利者況

男女之間乎其无攸利宜也占者得此亦宜知所
戒矣
○以少女從長男倫序乖紊與咸之二少相與異
也以說而動所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
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者與漸之女歸異也不曰
妹歸而曰歸妹言女子自歸於人所歸在妹也
征凶无攸利俱承男女之交言然天下事可以
類推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
攸利柔乘剛也
伏羲名卦為歸妹者益天地一大男女男女一小
天地是歸妹者天地之大義也吾觀萬物之所以
生長而不已者由天地之交也人道之所以嗣續
而不窮者獨非男女之交乎天地不交則萬物之
氣化幾乎息矣男女不交則形化不幾於窮乎是
歸妹者陰陽之相感即天地之相交乃女道之終
也而生育之功猶生物之化乃人道之始也不終

无以為始此歸妹所以為天地之大義也然此卦
之所以得名者何也卦德以說而動則係於情欲
之私非出於禮義之正是亦妄有所向非天地大
義之常此所以謂之歸妹也文王繫辭曰征凶者
蓋人之相與正則吉不正則凶卦體自二至五位
皆不當則男不能以正率乎女女不能以正從乎
男廉恥之大閑將至於廢而不顧此其所以凶也
又曰无攸利者蓋人之相與得其分則利廢其分
則不利卦體三五二爻皆以柔乘剛是男不能制

乎女女反得以制乎男尊卑之大分將陵夷而莫之救此其所以无攸利也

○歸妹本是不好卦首節却是說他好處如姤卦天地之類是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雷動則澤隨猶男動則女隨歸妹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婚姻之事貴於永終然其終之永不自永也由始之正也終之敝亦不自敝也由始之不正也故觀其合之不正動於一時情欲之



私則知其終之有敝必至於失身敗德之甚此所以君子貴其終必先慎其始與

○予讀氓之詩垝垣之約雖誓於初而桑椹之嗟不免於後不正之敝不其玷乎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其敝亦猶是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而无應是不得配偶之正而安於媵妾之賤爲歸妹以娣之象夫以陽剛之德固爲女子之賢而僅爲娣之賤以承助其君亦猶跛者之能履終不能大有所爲也然娣以承君爲職則其分之所當爲者固已盡矣如是而往何吉如之

○跛能履者惜其力量之小征吉者美其職分之盡也小星之夫人能謹衾裯於進御之所仲氏淑慎能勗莊姜以先君之思足當初九之賢矣然必正室之賢而後娣之賢乃能助之也故讀小星之詩而知后妃之不妬忌讀燕燕之詩而知莊姜之有美德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所謂歸妹以娣者蓋娣之承君乃理之常而初有賢德則能安其常也惟其以恒是以雖不能大有所爲如跛者之能履而能供厥職能成厥功吉所以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是女賢而配不良故雖有正內之德終不能成內助之功亦猶眇者之能視終不能大有所爲也占而得此當何如哉蓋臣之從君猶婦之從夫

也士賴賢主以顯其德猶婦賴賢夫以章其治也
不賢之夫爲婦者旣不能以有爲不賢之君爲臣
者其能以自顯哉是宜抱道不出以正自守利於
幽人之貞而已若欲出而有爲則動不見信罔與
成功何利焉
○論德之賢則二之剛而且中更賢於初論命之
薄則初之歸妹以娣更甚於二要其不能大有
所成均也故一則曰跛能履一則曰眇能視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所謂利幽人之貞者蓋抱道自守君子之常
也苟上無可事之君則當守其行已之正未變常
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婦人之德莫善於正莫不善於不正六三陰柔不
中正旣非婦順之善爲說之主又動於情欲之私
是女德不貞人莫之取故未得所適而姑待之待
之不得而反歸於娣也然則爲婦人者柰何而不
正耶

○初之娣命之薄也三之須德之稱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所謂歸妹以須者蓋不中不正處位不當是
德不足以配君子故人莫之取而不能不待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應是有淑人之德而舒徐
以俟君子之配蓋賢女不輕從人愆期以待所歸
之象然陰陽之不終睽者理也過而必行者時也
遲而歸之者其得佳配亦將有時矣夫遲而有歸



則愆不爲愆歸而有時則豈失其期哉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之愆期豈德之不足哉蓋德足以配君子而
又欲待君子之合是其志固有所待而行也
○三无德者其須也非其本情不得已也四有德
者愆期以待乃其志然耳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
六五柔中下應九二是帝女之下嫁也凡人之情

席君父之勢則驕奢之念易生處富貴之家則繁
麗之心易動五獨以文德爲光華不以衣服爲容
飾爲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之象
夫修繁縟之儀則婦順有所不修而略儀文之觀
則婦道无所不盡女德之盛无以復加矣又爲月
幾望之象占者如是則宜家之化得而天地之義
明何吉如之
○尚德之義无所不該如孝不弛於舅姑敬不遺
於夫子慈不略於媵妾恩不衰於姻族方爲德
之盛而後能見物之輕也豈徒以不貴飾一端
遂謂女德之盛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
行也
大富貴崇高之家莫不爲驕奢美麗之飾而六五
帝之歸妹反不如娣之袂良何也蓋內重則其視
外必輕彼飾觀美之文亦其中有所不足也六五
居中乃德之貴也以中德之貴而行則不文之文
亦足以華其躬矣又何貴於飾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
男女之婚非特下以廣嗣續之傳亦上以承宗廟
之重也故約婚而夫婦之禮成夫婦和而祭祀之
禮舉女則承筐而采蘋蘩以供其職士則刲羊而
實鼎俎以備其物宗廟之所以无廢禮也上六以
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不終无以供宗廟
祭祀之禮猶女之承筐而无其實士之刲羊而无
其血也占者如此則大倫已乖大禮已廢何利之
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祭祀之禮貴之夫婦而承祀之儀貴於備物上六
无實則所承者僅虛筐耳其何以供祭祀哉
○總論
○男女之交與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
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
若此矣上世之君虛已求賢故卑宮惡食建鞀
置鼓而不以爲勞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
爲屈此尚德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

之與臣往往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尢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无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无其君是故溥書米鹽之賤往往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墟往往爲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詔公車之詣往往爲買名干進之資而天下患无才矣雖然亦顧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非人貴之也士自貴也秦之士也賤非人賤之也士自賤也然則爲君者固不可无虛中之誠而爲士者其可无徯期之待哉



☲☳ 離上震下

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卦所以名爲豐者蓋卦德以明而動明足以察大機動足以延大業王者所以致盛大之治也文王繫詞以爲當豐之時禮樂皆已修明刑政皆已備舉方服之內皆已率服是固有亨道矣然王者至此履玉帛之盛則侈肆易興際安謐之期則滔泆易起盛極將衰是又有憂道矣然徒憂亦何益哉必當可憂之時謹未然之戒察禍亂於幾微而爲之杜其端灼利害於廣遠而爲之防其漸兢兢業業俾常如日之中而不昃焉則豐亨可以常保矣夫明以致天下之治而又日中以保天下之治此君子以人事維持天命也與

○謂之勿憂者非順其自至而不憂乃盡其所當然而无事於憂也日中二字有思患預防精明振作之意本義所謂守常者言守得常如日之常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伏羲名卦爲豐者蓋時至於豐乃造化熙皞之期聖治大行之會有大之義也於卦何所取哉蓋天下之大機非明者无以灼此卦離有明德則其見大而其用亦大矣天下之大事非動无以斷此卦震有動德則其才大而其功亦大矣動而先之以明則動有所資禮樂文章何所不達明而運之以動則明有所用光被昭格何所不通此所以謂之

豐也所謂王假之者蓋豐亨之時生齒繁矣財用裕矣王者至此心志之欲日以廣而紛更之念易生耳目之觀日以盛而驕溢之心易動惟其尙大則當豐亨之時而釁隙已萌於其間矣此所以可憂也又曰勿憂宜日中者蓋當尙大之時慮多忽於目前禍常伏於微渺必其思患預防圖囘周悉靡及於四海九州之遠明燭於一日二日之幾如日之中常照乎天下也又以盛衰之理極言之天下時而已著明如日明廣大如天地運行如鬼神



皆時之所爲也觀日不能常中也而中極必昃月不能常盈也而盈極必食是日月不外乎時也觀之天地未有盈而不虛者則以時之所運未有息而不消者是天地亦不外乎時也況人乃天地所生能保其身之常治而无亂乎鬼神乃天地所運能保其時之常聚而无散乎盛衰之時每如此此豐者所以當預日中之防而不可爲尙大之舉也
○漢之武帝宋之神宗狹小前人制度而紛更之宮室神仙无所不至尙大之明驗也宜照天下

言當維持國家如日之常中以照天下也日中節言盛極必衰之理以明宜日中之意天地盈虛句
　兩在虛與消一邊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明動相資所以致豐也君子將何以體之哉蓋天下之人情僞微曖其變千狀非明不足以照而出入輕重非威不足以決故方其始也必明以折之孰爲有孚之冤孰爲終訟之奸必照其情而无所隱及其終也威以決之或爲屨校之刑



或爲何校之刑一惟其法而无所私如此則惟明克允惟斷乃成天下之奸惡无所容矣
○獄不同故刑不同折之者所以致之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

初與四皆陽而相應是勢均力敵宜其不相得矣然豐之時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本相須以致用而初爲明之始四爲動之始實相配以成功爲遇其配主之象如是則雖勢不相下德實相成其明也非徒爲空虛之見其動也非徒爲夬履之爲

何咎之有由是明以灼理動以致用事可立而功可成不其往有尙乎

○天下未有无明而能成其動者未有无動而能成其明者相資若形影相須若表裏故初以四爲配四以初爲夷也丙魏之寬嚴房杜之謀斷皆所謂配主而有尙者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九雖旬无咎矣然與人同而力均者在降已以相求也苟不相求而欲相勝則明而莫爲之助動



而莫爲之謀天下之事恒以私心敗之矣不其災乎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居豐之時時之明也爲離之主德之明也猶日之方中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則其君昏矣其政柔矣朝廷之蒙蔽既深君子之賢无由以自效國事之濁亂既甚任事之臣不得以自伸爲豐大其蔀以自障蔽日中而反見斗之象占者處此當何如哉蓋國家之亂不在政事而在君心格君之道不在口舌而在誠意如必往以從之人人而適爲非事而更焉則心不相孚言不相信昏暗之主反見疑疾矣惟積其誠意以感動之君而從吾諫固致其腹心忠愛之悃而不敢疎君而未從吾言亦殫其精神心術之運而无少間則君心可格國事可維明盛之時可復睹矣何吉如之

○斗以昏見日中而反見斗言昏之甚也往從者格其外有孚者格其心也後世引裾折檻非不直也碎首玉階非不忠也然吾身獲龍逢之譽



而吾君獲商辛之名如國何惟明道從容於便殿引對之時伊川至誠於哲宗折柳之間可謂得有孚之義矣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所謂有孚發若者言其積己之誠信以發人君之志意故己之心與君之心相爲流通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三處動極猶日之中也而應上六之柔暗則其所遇者昏暗之君所處者濁亂之朝己之明反爲所

蔽而不得以自達爲豐其沛日中見沫之象夫明旣爲所蔽則以有用之才置之无用之地爲折其右肱之象然明在已而用明在君廢而不用乃君之咎耳於已何咎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濟豐之大事必明者而後成之九三豐其沛則明有所蔽欲成濟豐之事難矣所謂折其右肱者言三之才本可爲天下用而爲時所廢亦終於无用而已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九四以陽剛當豐之時是有明德也猶日之中也而近六五柔暗之君則是剛正之臣不信於昏迷之主明敏之才不容於濁亂之世終爲所蔽矣爲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然上无明君雖不能濟大事而下有同德亦可相與維持者初居明體四居動體此其同德相資乃四之夷主也四惟與之遇焉則明因動而有所資動因明而有所用豐亨之治可常保矣何吉如之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所謂豐其蔀者以其近柔暗之君處位不當故不免於障蔽之甚也日中見斗者言其德本明而不得以遂其明也遇其夷主則明動相資可以共維國家之事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以六居五柔暗之君也然人君不患其暗於德而患其暗於用人苟能秉謙冲之度以來致章美之



賢有德者俾之在位有才者俾之在職則因人之明去已之昏豐亨可致而名譽日流矣占者如是則賢才輔而天下治何吉如之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來章而得吉則已之德因人而成國之事因人而理不惟一身慶而實天下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陰柔性質之偏也居豐極滿假之甚也處動終躁動之極也是其挾才妄作好大喜功猶之豐

大其屋者也其德有所昏而不能明治有所蔽而不能振猶之蔀其家者也即其障蔽之甚一无所睹也猶之闚其戶闃其无人即其障蔽之久不能自伸也猶之三歲不覿占者如是則不能保豐亨之治而反階亂矣凶何如哉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所謂豐其屋者言其志窮而不知反氣盈而不知制驕奢之狀若屋之高而翔于天際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者乃其甘於暴棄而自蔽耳豈人能



蔽之哉

○總論

豐之時可幸不可恃也尚大之戒日中之防聖人固已幸其盛而慮其衰以人力扶國運以人事勝天時其君臣之責乎上六一爻豐其屋而蔀其家是有尚大之爲无日中之慮吾知其中之必昃盈之必食也故始而傷人之明使右肱之折終而傷巳之明至不覿之凶豈非自恃其豐以淪胥於敗而不自振乎五虛中以下賢則

收慶譽之益二至誠以發志則成格君之功故一曰有孚一曰來章此上下交以保其豐者也初上求乎四則明得動以爲資四下求乎初則動得明以爲益故一曰夷主一曰配主此人已交孚以成其豐者也大抵當豐之時爲君者固必勞於求賢而後蔽可開爲臣者亦必切於求功而後功可建自恃其豐而甘爲柔暗之主者非也自恃其明而不求同德之士者非也此可以得保豐之道矣



☶☲ 離上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卦所以名爲旅者蓋卦象山止於下火炎於上去其所止而不處有旅之義也文王繫詞以爲羇旅之中最爲難處此卦柔得中而順乎剛則善於處巳又順於接人艮止而麗乎明則內有所守又外无所昏以是處旅則有即次之安懷資之裕有以得童僕之貞當得小亨也然其柔得中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乃旅道之貞也占者當羇旅之中而

常持是貞於不失則身无往而不宜用无時而不
利何吉如之
○凡旅於外本无大通之理在旅而亨者雖大亦
小也吉即亨也再言貞吉者見處旅當守正道
爲占者致丁寧耳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伏羲名卦爲旅而文王繫詞曰小亨旅貞吉者蓋
處旅之道貴於正而已卦體柔得中乎外而順乎

剛柔則不失之過剛得中又不過於柔其所以處
已者善矣順乎二陽則无違拂之嫌而有順從之
美其所以接物者善矣卦德止而麗乎明則安靜
不擾其宅心者善矣明則識微見幾其處事者善
矣是以在旅而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夫羈旅之
中於已有孤危之勢於人无親故之分一於柔則
有瑣瑣之災一於剛則有焚次之厲非柔得中而
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者不能處也然則旅之時義
大矣哉

○玩聖人繫辭之意可見斯道之正不以小事而
遺吾人之守正不以小事而忽此易所以爲成
務之書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山止有火去其所止而不處旅之象也君子體之
而得用刑之道焉蓋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
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使情之未得而不愼則濫
及於无辜或情之既得而不決則又苦於淹係矣
君子之用刑也法山之重以審其情之虛實鑑別

惟精出入惟允使有罪者不得以倖免无罪者不
至於蒙戮法火之烈以決其罪之輕重出者出之
入者入之使有罪者不至於久淹无罪者不至於
貽累此所以爲善於用刑與
○明愼有謹重不苟之意然非明者不能愼也不
留非不留於獄也既明刑遂決斷不留滯於輕
重出入耳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處旅之道驕侈則人不堪而且有窺之者卑鄙則

人不重而且有陵之者故中而順剛止而麗明乃
處旅之善也初六陰柔居下陰柔則有鄙吝之性
居下又非富足之人故志氣汚下規模褊狹計財
利於錙珠較多寡於毫末不爲人所與而侮之者
多矣豈非自取災乎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所謂旅瑣瑣者蓋人之見爲輕重者視其志
何如耳初六志氣卑下窮而不能自振宜爲人之
所侮而自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居次旅所安也資儲旅所用也童僕旅所賴也旅
中之善不出此三者六二柔順中正柔順則與物
无忤中正則處置得宜所以處旅者得其貞矣是
故觀其所居則就于處舍何其安也所懷則資儲
有餘何其裕也童僕則得其貞信而莫我欺何其
有所賴也占者有其德則其占亦如是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僕旅之中所恃以供任使者童僕也得其貞信則
彼无所疑於我而我有所賴於彼何尤之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過剛則性質過暴不中則所處失當居下之
上則驕亢而不下於人與二之柔順中正異矣故
不惟无即次之安而且至於焚次不惟无童僕之
貞而且至於喪其童僕是雖羈旅之行爲人所不
能无者而身无所依心无所仗雖正亦危況未必
貞乎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焚其次則身无所安亦已傷矣況至於喪其童
僕乎蓋柔中之人則人樂於我用剛而不中則人
有所不堪九三過剛而且不中者也當旅之時而
與下之道如是宜其喪也已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用柔則於事
无所拂戾能下則于人无不愛敬以此處旅隨處
皆安可得棲身之地非三之焚次比矣隨事有備
可得資身之防非三之喪其童僕比矣此亦旅中

之可少安者也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惟陰柔之應則其所居猶非即次之安而其所與无可倚仗之人其心安能快然而无憾哉

○于處與旅次不同旅次是所至之地有停當居處如適吳者至吳適越者至越各得所主也于處只是塗中一宿耳故曰未得位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雖旅于處然不過旦夕之安未獲歸宿之地未得位也惟未得位雖得其資斧而其心猶未能



以快然自適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六五爲離之主是文明之爻也柔順而得中道是有虛中之德也占而得此當有文明之應旁招豪傑之士使之觀光於上國敷求俊乂之良使之布列于朝端雖俟以幣帛迎以車馬不无少費若射雉者一矢之亡而賢良畢集治具畢張賢者之名譽无窮而吾得賢之譽命與之俱无窮矣

○此爻舊說謂君子上進不无道途之費似未是上世之求賢曰束絲祝之良馬六之曰升於司徒升於樂正曰適館曰受餐其費皆在於上也豈在於下哉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所謂終以譽命者蓋賢者之名譽達之于君而明君求之以治天下是賢人之名固得君而後達而大君之名亦因得賢而益彰其譽命宜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當旅之時失其所安以即次則失其居以懷



資則喪其斧始雖有快意之鳴終則有一朝之患自物言之猶夫鳥焚其巢而覆庇之无地自人言之猶夫先笑後號咷而憂樂之无常也是大非旅之善矣然所以不得所安者非无故也由其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過剛則太暴處旅之上則自高居離之極則易躁以之處已則昧柔嘉之則以之處人則失恭順之道若喪牛于易然此所以失所安凶也

○首二句是象其不得所安下句是明其不得所

安之由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所以鳥焚其巢者蓋上人之心非所處天下而況羈旅之間哉當旅之時好高而不能下則無所容於世矣其不得所安宜也所謂喪牛于易者言其驕亢之極失其柔順之德而不自知也

○總論

○天下之道无一事非正也人之處世无一日可離乎正也以羈旅之間非朝廷鄉黨所係孰不



謂其可苟焉以處之而聖人貞吉之訓獨惓惓焉豈非道不以細而或遺耶吾觀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而知旅道之大也是故處得其道則爲譽命之逮爲即次之安童僕之貞處失其道則一於柔者爲瑣瑣之災一於剛者爲焚巢之凶焚次之厲然則旅之道豈易言哉噫達于旅之道則柔而得中是謂沉潛剛克內可以不失已也順於二陽是謂順以從人外可以不失人也有艮之止是謂思不出位可以立天下之大節也有離之明是謂審時度勢可以辨天下之大事也吾故謂旅之事雖小而旅之道則甚大

䷸ 巽 上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卦所以爲巽者蓋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德爲巽而入其象爲風上下皆巽故巽之名不易也文王繫辭以爲天下之事紛然冗且多矣以剛果之力任之則有餘以柔弱之才濟之不足巽之卦以



陰爲主其沉潛和順之資雖於事不无所濟而要其力量之所負荷終有所未逮者其爲亨亦小也然一已之力固不足以辦事而資人之力猶可以成功巽惟以陰從陽則已于人无所拂人於已有所資事可立功可成而利有攸往矣願事以得人而成亦以匪人而敗故必得剛中正之大人而見之則藉其德望之重而有所依歸賴其獨斷之明而有所持守所謂攸往之利以此而已何也陽君道也陰臣道也上明下順則職以供上倡下和則

事以舉此盛世之風也然則有陰柔之資者其愼擇於所從哉

○巽之卦二陰爲主四陽則其所從者曰小亨因其陰之力量而小之也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因其從陽而示以所從之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伏羲名卦爲巽者固以其二體皆巽有重巽之義也而其義果何如哉蓋人君之所以入人者莫過



於命而巽之象則爲入也人君之所以深入人者莫過於申命而巽之重則爲入之深也由是一興一革既假於號令之施而三令五申又極其詔告之詳不惟入人之耳而且入人之心下之人即匹夫匹婦皆曉然知天子之所作爲茲其爲巽之義乎文王繫辭曰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者何也蓋上之所以感下者不徒以其命以其德也下之所以從上者不徒從其命從其德也卦體九五剛也而巽乎中正之德三四柔也而順乎九五之剛是爲人君者以發强剛毅之資協乎大中至正之矩王道之所以盡善也將舉天下惟吾所爲无不如意其志可大行矣惟君以剛中止運於上故臣民皆順於下順其剛中而化於中順其剛正而化於正而志之行者可驗矣夫剛中正君道也非所謂大人乎柔順乎剛臣道也民道也非見大人而利者乎是以雖小亨而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申字不徒兩處命之還是丁寧反覆之意剛巽乎中正巽字不甚重只因卦名而言之耳中正



以德言柔順乎剛正所謂志行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象爲風上下皆巽是風之相繼也君子將何以體之哉蓋風天之命令也命令者君子之風也風不隨无以動萬物命不申无以動萬民故君子申命於未行之先而行事於既申之後一利之興必諄諄然詔告於天下而後與天下共興之一害之革必昭昭然曉示於天下而後與天下共革之此王心之純以言而下究王言之大以事而有徵風

動之化所以洽于天下也

〇重在申命上必申命而後行事也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于言語之間惟懼不明且盡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也苟无其心而徒鋪張於命令之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廉恥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强藩之弊雖申命何益耶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陰柔則過於懦居下則過於卑爲巽之主則過於巽是執狐疑之心持不斷之意必欲進而不遂進時可進而不能進爲進退不果之象然其所以進退者以剛武不足耳誠能用武人之貞以奮其之慈矯其氣質之偏則不安於退而能遂其進矣何利如之

〇人之處世貴乎剛柔不偏一于剛而不巽非也一于柔而過巽亦非也故學者若初六則有畫地自限之失處事若初六則存終身不决之疑其沉潛者所以貴剛克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所謂進退者蓋人之所行視其志何如耳初六之志有所疑而不能决故欲進而不果於進也又曰利武人之貞者蓋人之志治則决亂則疑苟能先治其志而有一定之主尚何進退不果之足患哉

〇俱作推原說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以陽處陰而居下人臣之過於卑巽而不自安也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則巽而不爲過矣古而得此誠能秉謙冲之節以安臣道之常且本盈缶之孚以納自牖之約自其外而觀之若抑畏而不寧乃其心則精白不欺有所獻納皆不敢以自隱是巽在牀下而用史巫紛若所謂善用其巽者也占者如是可以成格君之功且不失臣道之正吉而何咎之有

〇巽在牀下臣節之恭也用史巫紛若臣心之純也史職卜筮巫職禱祠皆道達誠意之象也巽

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則過而不爲過矣周公赤舄几几而无逸立政之訓不少徐徐孔子事君盡禮而勿欺而犯尤惓惓焉皆所謂善用其巽也當一串講不可分作二項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紛若之吉者蓋人臣之道中而已二有中德則非不巽而失之亢亦非過巽而失之諂此所以爲天下之純臣此所以得吉也

九三頻巽吝



九三過剛不中既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挾上人之勢本非能巽者而當巽之時則勉而爲巽非其心之誠也故未幾而故態悉露方欲下人且不覺其上人何也聲音笑貌之巽可飾而不可繼也治者如是則勉而愈失守而不堅可羞何如哉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頻巽之吝者蓋驕亢之甚其志窮極而不知反故雖僞爲於外而不覺其日亡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居大臣之位者也陰柔則才弱无應則勢孤承乘皆剛所値者皆强梁弗率之人宜有悔也然以陰居陰處上之下則謙抑下士而天下之士從之足以匡其力之所未逮助其志之所未周悔可亡矣由是以天下之賢成天下之事益廣於衆思而其功不勞治成於羣策而其化不匱不猶田之獲而足供三品之用耶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四所以象於田獲三品者蓋任賢以致治則天



下之功皆吾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五居巽體是繼體之君承積弊久安之後宜有悔也然剛健則有乾乾之守中正則无私邪之心故能補偏救弊條紀整頓得變更之貞而吉矣貞吉則變積弊之習以成文明之化悔亡而无不利矣其未貞而有悔也法弛而民玩之非无初乎既貞而无悔也法立而民信之非有終乎然貞未易言

也變更之事最爲大事苟未變而輕有所動則无
以去弊既變而不圖其後則反以滋弊皆非貞也
必丁寧於未變之先酌古準今參人考已貞之立
於始也揆度于既變之後法求其可久事求其可
繼貞之成於終也此所以得吉悔亡而无不利與
○爻辭只重一貞字吉由於貞也悔亡无不利由
于貞吉也先庚二句正所謂貞也大抵治太繁
則亂故書以叢脞爲戒政不備則壞故書以屢
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亦非也龍川云前人有



可守之規則謹守而勿失乃爲善述人之事前
人无宏遠之模則懲創而有所反斯爲善達權
之君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變更而得吉者以其有正中之德也正則邪
動之私不作於外故能變其政之不正者以歸於
正中則偏陂之念不作於內故能變其政之不中
者以歸於中此所以得吉也
○止中以德言益未有无美意而有良法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人臣固以順從爲美亦未始不以匡救爲忠也上
六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是但知有趨走承順
之儀而不知有責難陳善之節益一於柔順惟其
言而莫之違也爲巽在牀下喪其資斧之象占者
如是雖巽爲美德未得其貞而屈己徇人安免於
凶哉
○二之巽而用史巫紛若忠貞之臣也上之巽而
喪其資斧諂諛之臣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所謂巽在牀下者以其居巽之上至於窮極
則不勝其卑詔之過而无復忠貞之節矣夫人臣
以匡君爲大義如喪其資斧而失其所以斷則於
已爲失節於君爲遂非宜其凶也

○總論

○傳曰巽德之制也夫巽以處事則宜巽以處人
則順巽其可一日已於天下哉然所謂巽者中
而已是故先庚後庚非過詳也巽之酌其施也

史巫紛若非好煩也巽之善其感也田獲三品非喜功也巽之下人而享其成也此所謂隨時而處中者也故曰巽以行權夫巽之有中猶權之有衡也權而无衡輕重逆施矣巽而不中則剛柔異用矣是故過於剛者為頻巽之吝過於柔者為進退之疑資斧之喪或不能巽或過於巽皆无衡之權而錙兩鈞石雜然易位也故曰剛巽乎中正又曰位正中噫其旨深哉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卦所以名為兌者葢卦體一陰進於二陽之上其德為說其象為澤而上下皆兌故兌之名不易也文王繫辭以為天下之情相拂則離相說則通況卦體二五剛中是所以說物者皆本於真心實意之發又有致亨之道乎占而得此太和所感民无不懷深澤所洽物无不孚其亨必矣然說之道出于正者其道大而公出於不正者其道私而小卦體三上柔外又有不正之嫌是必理以維情而不係於情道以貞感而不累於感凡所以浹洽天下者皆出於太公至正之舉而不徒煦煦於驩虞小惠之私則上以正感下以正應上以說道先之下以說道從之斯為利也

○說者情也貞者理也說以利貞凡天下之交接皆然但就彖傳觀之以君民之感講較妥貼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伏羲名卦為兌者葢兌之義說也行之於上為順德之感達之於下為順德之化聯親疎合遠近而太和洋溢宇宙間也文王繫辭曰利貞者於卦何取哉葢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則心之所存者正也柔外則事之所行者或有不正之嫌而違道干譽所不免者故必利於貞也說而利貞則以大公感天下而不為私以至誠動天下而不為偽視夫煦煦為小惠私恩之施者殆不同矣夫天之立命者正也吾而正焉天理之本然在我而造化之心

有不相為順乎人之成性者正也吾而正焉人道之當然在我而天下之心有不相為感乎由是以之先民則有道以說之使民懽忻趨事而忘其為勞矣勞固人之所憚而出於正雖勞而且以為逸也以之犯難則有道以說之使民勇往直前而忘其為死矣死固民之所惡而出於正雖死而且以為生也夫順天應人說之大也而至於忘勞忘死則上有蕩蕩之公下有皞皞之俗說道所感有交相勸勉而不自知矣茲其為貞之利也乎



○說以先民以犯難說只是出於正而已盖天下之事有時之所當為而理之不得不為者上雖先民而實以逸道使之謂之說以先民可也患難之來有勢之不可避與理之不容辭者上以誠信感之雖驅之犯難皆民之所樂趨謂之說以犯難可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象為澤此卦上下皆兌是兩澤相麗有交相滋益之象君子體之而有以成吾身之益焉盖天下之理紛然不一苟不資交以講習之則无窮之義理滯於有限之聞見矣故必合同志之交以為切磋之助理之未知者講論以求其知理之未熟者温故以求其熟庶吾之所見可以資于人人之所見可以資於我其相益寧有窮哉

初九和兌吉

初居說體是能說人也然陽爻則无柔媚之失居下則无上求之心无應則无朋比之係但見視人如我坦然其无所暱據理御情渾然其无所黨溫



良樂易之德日浹洽於天下而發皆中節非若小人之同流合汚者是之謂和兌也占者如是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何吉如之

○和字即君子和而不同之和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和兌而得吉者蓋人惟與世乖忤則其所行終不能以相信初惟以太和待天下而不為私則吾之行无所疑於心而天下之人亦无疑於我非其迹之无可疑也以其理之一而不容疑也此所

以得吉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二以陽居陰處位不當是或所居非其地所遇非其人宜有悔也然有剛中之德則精誠之意油然充滿於中而物我之迹藹然相忘於外蓋真以忠信固結天下不徒飾於聲音笑貌之間者是謂孚兌也占者如是則誠无不動可以獲上可以治民可以悅親信友而所處不當之悔可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人之相與貴誠而不貴僞貴心而不貴迹九二孚兌之吉則由中達外藹然皆真蓋不徒信於言信於行而實信於志也此所以得吉也

○塲屋中單出此象可就臣之孚君講

六三來兌凶

六三陰柔不中正則无其德爲兌之主則工於媚說上无正應則无所與說故下就二陽以求說巧言以求容即枉道弗顧也令色以求幸即辱身弗恤也蓋卑汚苟賤而說之不以道者也夫初剛而正二剛而中乃難說之君子而彼欲以非道說之祇求親而反疏耳何凶如之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來兌之凶者以其陰柔不中正處位不當乃媚說之小人非正直之君子宜其枉道以求合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是以一身介乎君子小人之間欲舍五而從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必有所不忍欲舍三而從五則彼其



之子中心好之情又有所不能邪正不容有兩立之理而從違未免有兩端之疑蓋商度所悅不能有定者也夫理欲之分不容以髮一牽於柔將流於小人之歸矣九四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爲學則親益友而遠損友爲仕則近真朋而遠僞朋則有麗澤之益无匪人之傷有盍簪之功无我仇之即內可以成其德外可以成其業不亦有喜哉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天下之易以惑人者小人也而其能爲吾身之患害者小人也九四介疾有喜則不惑于小人而親乎君子其爲德業之益无窮矣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九五陽剛中正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小人小人之惑人其言最易入若狃於所可說而不見其所可遠溺於所可喜而不見其所可憎不惟不逆而絕之且孚而信之



則內之蠱惑乎君心外之變亂乎國是其危厲可勝言哉

○聖人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者以人君不信之也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堲讒說周公立政不以憸人其惟吉士孔子答爲邦嚴於遠佞人聖人之慮遠矣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孚于剝者以其陽剛中正處位正當則自負其英明之資而不覺其墮於小人之計此所以孚于剝也

○履之九五傷于所恃則凡事必行而无疑兌之九五傷于所恃則密近小人而不畏皆危道也如唐元宗明知李林甫之奸邪而又用之蓋恃在已之聰明謂其必不爲害也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上六引兌

上六成說之主卦之所以爲兌也以陰居說之極又善於爲說也故引下二陽相與爲說以巧言令



色之狀濟其逢迎側媚之私其邪媚一至於此君子可不知所戒哉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引兌則心術暗昧制行艱僻非光明正大之道也

○總論

○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夫和同之異說之邪正所由分也上古之世君臣之間雖然莫逆理之所是則更相都俞而不以爲說理

之所非則更相獻替而不以爲朕如鹽梅之相和水火之相成宮商之互濟此說而正也君子之風也後世上日驕而下日諂甘詞以相啗厚貌以相逢於君之意則先事以迎其機於君所欲則多方以求其中此說而不正也小人之尤也顧邪佞之說易以惑人如鄭衛桑間之音易入於耳妖艷靡曼之色易說於觀故不特庸暗者惑之即號稱聰明者往往爲所移而不覺聖人於是爲之嚴其防和兌者爲君子來兌者爲



小人乎兌者爲君子引兌者爲小人從君子者則有介疾之喜從小人者則有剝陽之厲邪正之辨亦嚴矣哉吁以堯舜之聖禹益皐夔時幾交儆何有於讒說而猶侯明撻記恐其震驚朕師也以孔子之聖三代之法俱已備舉何有於佞人而猶嚴以遠之懼其殆也斯見聖人之心乎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卦所以名爲渙者卦象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人心離而國勢分之時也故爲渙文王繫辭以爲物不可以終渙渙之極必有可濟之時況卦變九來居二而得中則有不偏之德六往居三得九之位則有撥亂之權上同於四則有同心協力之輔以是濟渙離者萃而分者合可以得亨矣曷言乎渙之亨也彼祖考子孫一氣相通當渙之時祀典弗脩其精神有散而不相屬者矣王者必假于有廟內盡其志外備其文凡以祖功宗德示天下以



孝也而祖考之渙萃矣大君萬民通爲一體當渙之時民之困窮有不能以自濟者矣此卦木在水上有濟險之具危者安之亂者治之凡以濟人利物示天下以仁也而萬民之渙萃矣然假廟非媚神也孝思所形所以感祖考者一正也涉川非干譽也仁愛所彰所以濟生民者一正也夫是以可亨也不然一有不正則諂瀆之私無以格神小惠之施無以及民矣何利之有

○假廟涉川是就渙亨中舉出二事之至大者蓋

人君一身神人之主而渙之所當萃者莫切於此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伏羲名卦爲渙而文王繫其辭曰亨者葢天下之渙非委靡者所能濟此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則果決之氣有以濟其沉潛之資出而有爲自不至於於困窮矣此致亨之本也天下之渙非位卑无助者所能濟此卦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



則在我既操撥亂反正之權在人又得協力有爲之助此致亨之機也渙之所以亨也又曰王假有廟者蓋祖廟祖考所依也王者在廟之中一念孝敬之意若與祖考之精神相爲對越者不徒爲駿奔之虛文而已又曰利涉大川者蓋卦象木在水上舟楫之象是其才猷之具足爲濟險之資出而試之天下之大難不足平大功不足就矣在中而幽洽於神乘木而明洽於人信乎其爲渙之亨也

○剛來言以剛濟乎柔也不窮即所謂其義不困窮也或以剛來不窮作依據之地說不惟意味粗淺而於本義得中二字亦不相關涉柔得位乎外而上同雖分人己意亦相關在中者蓋履宗廟之地惕然若見祖考之臨其前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離披解散渙之象也先王體之而有以合天下之渙焉蓋父母宗子一氣相通卑高異位則渙矣祖宗子孫一脉相傳而幽明殊途則渙矣於是享帝於南郊燔柴以祭掃地以升使其明禋



之感與上帝相爲對越有以合天人之渙矣立廟于朝左循其寢室陳其籩豆使孝享之誠與祖考相爲流通有以合幽明之渙矣享帝故天下歸仁立廟故天下歸孝先王所以聯屬天下者其恃此道與

初六用拯馬壯吉

士君子當渙之時莫不有濟渙之心然未有不資於人而能成功者九二剛來不窮乃渙之所由以拯者初六以柔順之藉其陽剛之才以成拯溺之

功是猶拯急難而得壯馬也夫當渙之始濟之既易爲力而從乎陽剛又有所仗以集事天下之勢豈終於紛紛而不可一哉其吉宜矣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濟渙而得吉者蓋天下之事獨任則難順人則易九二有濟渙之才而初六順之資其智可以定謀仗其力可以集事其吉宜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以九居二是處非其地以其身而當大難之衝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剛來而不窮則英明果銳之氣既急於救時之艱而剛柔不偏之德又能善其圖安之策如是而往斯世斯民皆有所藉以爲安矣爲渙奔其机之象占者如是始雖處險難之中終有出險之期何悔之不亡乎



○奔者拯難之急象其往也机者憑藉之物象其安也言其往而易危以爲安也舊說就所居之地言非是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君子處世之亂皆慨然有安天下之心九二渙奔其机則爲斯民之所依藉而安天下之志得以自遂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是其氣質之偏未免有所私係於已然居得陽位心在濟時則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故利在一身者无謀也而利于萬民則謀之利在一家者无謀也而利于天下則謀之鞠躬盡瘁至於致其身而不顧焉占者如是雖未必事之濟與否而此心固已无愧矣何悔之有



○渙躬者知有天下而不有身也无悔以義理言不以利害言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之所謂渙其躬者言其志在天下國家而不知有已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六四上承九五是大臣當濟渙之任者也夫天下之渙由人各一其心而各植其黨故外藩盛而公室

衰下權張而王命壅也六四居陰得正上无應與則心无私係外无私交故能散比周之黨使人无携二之私撤藩鎭之援使國无瓦解之勢是之謂渙其羣也如是則有泰公之誼尊主之忠其臣道之大善而吉者乎然既渙其羣矣則私黨既散公道自行禮樂征伐制於一人而莫敢干也車書玉帛會于一家而莫敢擅也是散小羣以成大羣其所聚者若丘陵之多矣此非明智之遠足以察天下之大勢公正之度足以昭天下之大順者不能



也豈尋常思慮之所能及哉

○渙有丘承渙其羣來蓋小羣既散則大羣自聚矣周之衰也戰國爭衡有能一其征伐會盟於上而王道易矣唐之衰也藩鎭擅命有能去其負固跋扈於下而威令行矣此理之必然者也

本文下二句實因上句而再贊之非是兩頭意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天下之勢出於二者則其道私而小出於一者則其道光而大六四渙其羣元吉則君命不壅而六合同風下權不移而四海一統治道之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有濟渙之德居尊位有濟渙之權當渙之時而能散其號令使朝廷之德意爲四方所共知散其居積使朝廷之利澤爲四方所共享爲渙汗其大號渙王居之象占者如是則民情不阻于下主德不壅于上而天下之渙可合矣何咎之有

○渙汗其大號如湯誥周誓約法三章是也渙王



居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是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渙王居而无咎者以其正位也蓋正而无其位則權不在我雖欲渙而不得位而非正則不以天下爲心雖得渙而不欲也五以中正居尊位則濟人之意素切於中濟物之權又在於我此所以能渙王居而无咎與

上九渙其血去逷出无咎

上九當渙之時則傷害憂患宜所不免也然濟天

下之渙者必以天時人事相因而成上有陽剛之才則能撥亂以反正人有是事矣居渙之極則時過而必行天有是時矣故能易危爲安轉險爲夷傷害可去而憂患可出也爲渙其血去逖出之象古者如是則渙而不終于渙何咎之有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所謂渙其血去者蓋天下之勢合則利生焉渙則害集焉上九能易危爲安轉害爲利此所以取象於渙其血去也



○總論

○世之治也其人心之合乎世之亂也其人心之渙乎然時不可以終亂所以維持其渙而使之復合者則係乎君與臣也嘗考治忽之變鏡得失之由而知君臣之係於人心者重矣夫大臣養交則背公死黨之俗熾是故小羣之渙不可後也小臣營私則分猷胥戚之念微是故致身之忠不可緩也事分爾我則同謀匡濟之議疎是故馬壯奔杌不可不戮力以相成也勢隔九重則興利除害之情疎是故渙汗王居不可不爲之所也至於爲君者忘朝廷之貴日降其德意以通待澤之民爲臣者忘私家之黨日竭其志慮以計朝廷之安則上之與下關節脈絡通而爲一何患之不去害之不出又何國勢民心之不合乎噫通此者可以權天下之變矣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卦所以名爲節者蓋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



限有節之義文王繫辭以爲節固有亨道矣又卦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是節之得其中占而得此固不失之不節侈以潰天下之防亦不失之過節固以廢天下之禮度數所制推之而咸宜德行所議行之而各當何亨如之若乃節省太過而失其中正之規凡制度文章之不可已者亦舉而盡去之則行之節而不可爲經用之節而不可爲常欲其貞也豈可得哉於是而知節之貴於中也不節則肆君子不爲也過節則苦君子不能也是可

得持身之道矣
○亨字承中來凡中則甘過則苦中則萬世无弊過則一日難行故曰苦節不可貞益以見節之亨非中不可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伏羲名卦爲節而文王繫其辭曰亨者蓋節之所貴者中也偏乎剛則立己大峻用物大儉非中也



偏乎柔則奢侈无度放蕩无節非中也此卦統觀全體剛柔適均則剛有以濟乎柔而不失之濫柔有以濟乎剛而不失之固一張一弛惟其稱也析觀二體二五得中則不失之過以違天下之時亦不失之不及以壞天下之節一損一益惟其宜也由是以制度數隆殺皆中以議德行進反皆中此節之所以亨也又曰苦節不可貞者蓋節惟其中斯可以萬世无弊若太甚而至於苦則行失之矯用失之陋反之身已非中正之規揆之人情亦有所甚拂者其道窮也又卦德兌說坎險說則易流險則能止以知止之性制其易流之情是固有節之義也然无位則无以操節之權而人將玩之其何以一天下此卦九五居乎尊位則以一身爲紀法之宗而凡度數之制德行之議惟所操縱而莫之違而天下之勢出于一矣然无德則无以善節之道而人將拂之其何以通天下此卦九五中而且正則以一身建維皇之極而度數之不過德行之不偏皆足以通行天下而莫之間而天下之心



出于一矣信乎節之可亨也又以節道之大極言之觀諸造化則剛而節之以柔柔而節之以剛二氣之運若有爲之分限者是天地之節也由是得序而進成功而退五氣順布四時於是乎行矣觀諸聖人則九賦有常數九式有常規量入爲出若有爲之品式者是節以制度也由是費出有經而財可以不傷征求有道而民可以不害矣節在天地而化育成其功天地之節而亨也節在聖人而天下蒙其利聖人之節而亨也信乎節道之大也

○剛柔分與剛得中俱是中意但一就全體取一
就二五兩爻取耳說以行險節又復明節之所
以亨而苦節之不可貞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天
下之人非禮无以防之非德无以一之故制之爲
度數則因其上下辨其法制或以多爲貴當隆則
從而隆或以寡爲貴當殺則從而殺而天下之用
有其節矣議之爲德行則揆之於理稽之於時德



行之過者則約之以歸於中德行之不及者則引
之以歸於中使賢智得以俯而就愚不肖得以企
而及而天下之行有其節矣此君子所以整齊人
民而莫敢異同於其間與
○度如隆殺之類數如多寡之類其實則一物也
君子即有德有位之君子无位則不得制不得
議无德則不能制不能議也
初九不出戸庭无咎
初九居節之初未可有行而陽剛得正則能知所
節者也由是知時之當止即與之俱止收歛其德
不輕有所爲晦藏其身不妄有所出爲不出戸庭
之象占者如是則內不失身外不失時何咎之有
象曰不出戸庭知通塞也
初九所謂不出戸庭者蓋君子之於天下惟其時
耳時之通固不得而止之時之塞亦不得而徇之
初九知時之通塞而不違時以獨進此所以不出
戸庭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當可行之時與初異矣乃失剛不正昧乎進
退之宜上无應與忘乎君臣之義有可用之德而
歛之不用有可行之時而晦之不行自門庭以外
舉凡天下之事萬民之衆皆漠然與已不相關也
占者如是則果於忘世甘於亂倫凶何如哉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所謂不出門庭凶者蓋君子不能爲時能不
失時而已當獨樂之時固不得急功名之圖而當
效用之時亦不得懷高世之節九二當可行之時

而不能與之偕行失時極也宜其凶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陰柔不中正非能節者夫用度而奢侈縱靡則有匱乏之患德行而放僻邪侈則有或承之羞安能免於嗟哉占者如是則德之不脩用之不繼皆已所自致非由於人也將安所歸咎哉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天下之事凡由於人者猶有所歸咎若德行乃已之德行而自不知檢度數乃已之度數而自不知



制至於名節敗壞用度不充而嗟及之皆所自致也又何所歸咎也

六四安節亨

九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六四柔順得正而承之則君作法於上臣守法於下施於用者无所矯拂而不越夫度數之外著于身者无所勉強而不踰於德行之中自然有節者也夫節固可以得亨而況安於節則百行皆利萬用咸宜在一身則推之而皆順措之而皆準何亨如之

○節字與諸爻同或欲作臣節說非是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四所謂安節亨者蓋九五主節之道六四承之是作於上者爲盡善之規遵於下者爲法守之宜此所以安節也所以得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當位以節則有主節之權中正以通則有善節之道由是而爲節度數之制足以維天下不至拂天下之心德行之議足以範天下不至强天下



之情益无過不及節之甘者也占者如是則極建於一人而天下共由法立於一時而萬世爲楷不亦吉而往有尚哉

○吉有尚不必分講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甘節而得吉者以其居位之中則以不偏之心立无弊之法固非不節而失之不及亦非苦節而失之太過一損一益胥歸於中此所以謂之甘節也所以吉也

○中孚要就節上講方得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六居節之極是用過乎儉而或流於固行過乎矜而或流於矯節之苦者也夫節而苦雖所行者皆天理之正而矯激之甚要亦拂於人情而不可行矣不亦凶乎然禮奢寧儉雖所爲未能當乎人情之安而視夫蕩然於法度之外流于不節之嗟者固有間矣何悔之不亡乎

○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於禍福大過曰過



涉滅頂凶矣又曰无咎節上六曰苦節貞凶又曰悔亡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所謂苦節貞凶者蓋節惟其中斯可以萬世无弊若太甚而至於苦則行失之矯用失之陋反之於身已非中正之規揆之人情亦有所甚拂者其道窮也

○總論

○維世者節也善節者中也夫情欲之溺人也甚於潰川而節制之難犯也固於隄防矧淳樸日漓儀章日侈巧者思逞誇者思奮力有餘者紛華力不足者效尤非嚴爲之節將安所底止也是故先王詳爲之法黼黻文章足以辨貴賤已矣不求其靚琴瑟笙歌足以合歡定和已矣不求其靡宮室臺榭足以辨居遊已矣不求其美約之一身而式之天下其所以防離世之弊者不甚嚴哉是以君有甘節之吉臣有安節之亨品式明而法紀一雖有僭擬无涯之心亦惕然



而不敢逞此上下所以相安也後世法令稍弛共德不脩於是有鏤簋朱紘山節藻棁者此不節之嗟也君子以爲泰矣間有崇樸之士厭其華而思有以矯之至於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甚有高臥丘園遠跡侯門者此苦節之窮也失時之極也君子以爲固矣雖然與其苦節之窮不猶愈於不節之嗟哉吾觀漢文帝惜費露臺至於粟紅貫朽繼之者一萌侈心遂至於封禪土木騷然煩費宋之仁宗忍饑中夜四十年

如一日嗣之者恬不知節至窮花石之綱以釀靖康之禍有國家者若此況其下乎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

䷼兌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卦所以名中孚者蓋卦體二陰在內四陽在外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此一身之孚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君臣之孚也故爲中孚文王觀卦象而繫辭



以爲天下无不可感之物亦无不可濟之事顧信之不足者即至親之近且有離心況於物乎即安常之事且不能行況於變乎玆惟中孚矣且木在澤上有舟楫之象將見誠則能感感則无所不通即无知之物若豚魚者精誠所格未有不動也而何吉如之夫物非人也而其天之不容僞者猶之人也是以可動也豚魚可動而獲上治民悅親信友可知矣惟誠則明明則无所不照即險難之地若涉川者而才猷所運未有不濟也而何利如之夫險非常也而誠與才合未有不轉而爲常者也處變猶利而安常處順之時又可知已然信一也有信其所當信者此信而貞者也有信其所不當信者此信而諒者也又必察其理之是非權其義之可否凡心之確然而必信者皆理之當然而不可易焉如是而後謂之貞如是而後可以感豚魚涉險難也不然信非其所當信將有以小信而妨大計者何吉利之有

○感豚魚如韓文公馴鰐魚之暴自是理之所有



者涉川雖就乘木取象還要承中孚來如同人卦乾行之例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伏羲名卦爲中孚者蓋孚之理本於身心而其用通於天下今以卦體言之二陰在內四陽皆外二五之陽皆得其中夫柔在內則方寸之地一物不容所謂中虛也剛在中則存主之中萬理皆實所

謂中實也至虛之實虛而非无至實之虛實而非
有此誠之源也又以卦德觀之下說以應上上巽
以順下則臣有媚妶之忠无所拂於君君有順從
之美无所疑於臣此君臣交孚之盛也由是吾之
誠先天下而天下舉化於誠人敦淳龐之風士與
爲實之行皆爲孚信之所感動而不自知矣夫其
始也爲上下之孚其終也爲邦國之孚此誠之通
也所以名之曰中孚也辭曰豚魚吉者何也蓋天
下未有誠而不能動物亦未有物而不可以誠動



者吾誠信矣則以吾精誠之天觸其不容昧之天
雖无知若豚魚亦爲之感化以吾之信有以及之
也辭曰利涉大川者何也卦象木在澤上外實內
虛舟楫之象是以忠信之心行其救難之才雖履
天下之變終不失其常其利宜也又曰利貞者何
也蓋人之心即天心也人之道即天道也天以誠
運於上貞觀之體无一日而不示乎人人以誠孚
於下貞一之理无一事而不應乎天由是而化豚
魚天機之感也由是而涉大川天德之運也此中
孚之所以利貞也

○內无私欲故曰中虛心皆天理故曰中實未有
虛而不實實而不虛者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
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動也信及豚
魚言豚魚難信也乘木舟虛要承中孚來蓋未
有汎誠信之德能運濟變之才者也乃應乎天
者蓋言天道類皆曰誠通誠復未有誠而不正
也誠而正則應乎天誠而不正則不應乎天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風感乎澤而水受乎風中孚之象也君
子體之而得用刑之道焉蓋獄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徒恃其明察之能不以至誠惻怛之意行於其
間則民之无辜而死者多矣君子之於獄也悉其
聰明致其忠愛罪可入矣猶詳慎以訊之求其入
中之出罪可死矣猶反覆以詢之求其死中之生
至於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者與我俱无憾也此
君子中孚之意溢於用刑之間與

○皋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呂刑曰哀敬折

獄正中孚之意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當中孚之初是約信之始也上應六四是可信之人也初既度其人之可信即從而信之德義相親而无所嫌腹心相倚而无所貳如是則一時締交之雅可以爲終身依據之歸何吉如之若相信未幾而他從則我既貳於彼彼亦貳於我將至於含其所可信而信其所不當信矣如之何其能自安哉



○初九未有他志只就居初時說靡不有初道理以戒占者耳七十子之服孔子虞而吉也陳相之倍陳良有他不燕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虞吉者蓋人之常情初則篤久則衰初當締交之始故從正之心爲獨切而未有所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中孚之實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以言其心之孚都俞相信賡起賡歌此感彼應有油然於論思之外者如鶴之鳴子之和天機自動欲間之而不能也以言其德之孚中以感中正以感正精神固結有超於形迹之間者如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天理自合非人所能強也茲其盛世之君臣矣乎

○通節俱是取象首二句即物之倡和象其君臣之孚下二句即人之好德象其君臣之所以交孚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所謂其子和之者蓋君之與臣以貌合者易疎以言合者易疑二之於五乃精神意氣之契不在於形迹言語之間此所以取象於鳴鶴子和也與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夫人之相孚必道同志合相爲啓發而後所行皆有常度也六三陰柔不中正上應上九居信之極以我之无德應彼之不通不惟无薰陶漸染之資而反有同惡相濟之累爲得敵之象如是則无以

自持而身无以自檢或鼓而作又或罷而不作或泣而哀又或樂而不哀所爲皆无常也占者如此凶咎可知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所以或鼓或罷者由其不中不正處位不當是以一身无主萬事无綱作止皆无常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居陰得正則臣德之隆既出於卿相之外位近九五則寵眷之極又超於羣臣之表人臣之盛



无以復加者也爲月幾望之象然初與己爲應是其匹偶也夫位極人臣則趨附者衆自非匪朋徇國之臣鮮不昵於私交而廢公道者四惟居柔得正故能絕其朋黨而一心以事上又爲馬匹亡之象如是則德雖高而不病其爲驕位雖隆而不病其爲逼何咎之有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六四所謂馬匹亡者蓋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六四絕其朋黨而一心以事上此所以取象於馬匹亡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主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則君有孚嘉之誠无所疑於臣臣有盈缶之孚无所疑於君一德咸有藹然於都俞吁咈之間非形迹之所能間爲有孚攣如之象占者如是則既无疑忌之虞而可獲化邦之效何咎之有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所謂有孚攣如者蓋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是以中感中以正感正道德之相合非形迹之所能限故精神之相契非堂陛之所能隔也

○重德不重位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

上九居信之極而不知變是徇匹夫之諒不度時勢之安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執而不能化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滯而不能通信非所信如鷄非登天之物而欲登也占者如是雖所信者皆

理之正而時異勢殊終窒礙而不可行矣凶何如哉

○宋襄之仁荀息之忠尾生之信皆翰音登於天者也

象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上九所謂翰音登於天者蓋知信而不知變則必害於信何可長也

○夫子所謂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是已

○總論



○夫人之心孚則一不孚則二天下之人孚則相親不孚則相軋甚矣孚之不可以已也嘗觀隆古之世君以信御其臣臣以信事其主羣居耦處之族各以信相維繫是故附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肝膽耳目渾而爲一即金石可貫鬼神可格也四靈可畜草木可貴也此上世之風也輓世忠信薄約質亂同聚而相傾屢盟而遽寒即要於明神猶不能相結也間有厭澆競實草薄從忠者則又膠而不化執而无權如尾生荀息之徒祇爲天下禍而已故曰中孚又曰利貞未有不貞而能成其孚者也嗟夫孚而貞者擧固相結莫之解也好爵相縻莫之逆也馬匹可亡而莫之有他也孚而不貞者鼓罷泣歌非所以爲定也翰音登天非所以爲長也此貞諒之辨聖人所以惓惓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卦所以名爲小過者蓋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是收歛退縮之意多開張奮發之意少小者過也故爲小過文王繫辭以爲陰多於陽是以陰爲主也以陰爲主則於人无所逆於事无所拂隨其力量所至亦可以得亨矣何也陽本非陰之所當過亦有時而宜於過天下之事本不可以有過亦有時因過而成此其所以亨也然小過之時非果於有爲之時也必隨分自守與時偕安而不失其貞斯爲利焉曷言乎貞之利也蓋事有大

小人之爲事有上下當大過之時則以大而上者爲貞當小過之時則以小而下者爲貞也卦體二五以柔得中柔則安靜自守中則順時之宜故凡起居用度之小事以是處之猶庶乎其可也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剛而失位則有歉於果銳之氣不中則未協於時措之宜欲以是而當天下國家之大事吾未見其可也然豈惟大事不可即小事之所處亦不容以過甚爲者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雖可小事苟徒任其情



之所必至而過爲已甚以失其中正之歸是上也非小過所宜也惟循循然以義自裁不敢流於用情之過是下也乃小過所宜也可小事者而或居下則於分不越於理不拂日用之近將无所施而不當矣何大吉如之要之君子非不可爲大事小過之時則大事非貞也君子非不可以處上小過之時則上非貞也至於可小事宜下而大吉信乎貞之利也夫

○小過以事類言不以人類言卦辭恍惚如坤卦辭亨即坤之亨也貞即坤之貞也可小事以下皆言利貞之意小事者一身之細行如行過乎恭是也大事者國家之大計如獨立不懼是也上者過於甚也下者過而不過爲得其中也飛鳥何不重蓋因卦有此象而言之以起宜下之意大抵卦辭許多說話不外乎可小事而宜下可小事而宜下不外乎利貞利貞即小過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伏羲名卦爲小過而文王繫辭曰亨者蓋卦體四陰二陽陰多於陽是小者過也惟其小之過也則一於收歛而不決履以僨天下之事安於巽順而不用罔以拂天下之物其亨宜也辭曰利貞者蓋天下時而已時所當爲退托於不敢爲者非也時所不當爲果於有爲者非也小過之時未可有爲之時也知其時之當守而不敢過於有爲是與時

偕行也辭曰小事吉者葢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柔則安靜以自守中則知而不過以是而處一身之小事所謂與時偕行也其吉宜也辭曰不可大事者葢卦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剛而失位則旣失陽剛之德不中則不能酌時幾之宜以是而任天下之大事非所謂與時偕行也如之何其可也又以卦體言之內實而外虛內實即鳥之形體外虛即鳥之舒翼以飛是有飛鳥之象也此所以象於飛鳥遺之音也又曰不宜上宜下大吉



者葢時之所在則即理之所在當小過之時而欲爲已甚之行者上也上則於時拂矣於理悖矣何其逆也得裁抑之道者下也下則於時宜矣於理協矣何其順也惟宜下之順於理此所以大吉也與

○通章只要玩一個時字柔而得中此可小事之時也剛失位而不中此不可大事之時也上而逆者時之不宜於上也下而順者時之宜於下也故曰與時行也此所以利貞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聲之所發或至於過其常而猶未至於大過小過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人之一身凡日用動作之間未關乎天下國家之務者皆小也皆其可以過者也故以行而言則端莊退讓以示不可亢也吾見其恭之至矣然恭可過也傲不可過但恭而得中不至於足恭足矣以喪而言則悲痛慘怛以示不忍忘也吾見其哀之至矣然哀可過



也易不可過但哀而得中不至於滅性足矣以用而言則去浮存約斂華就實以示不敢侈也吾見其儉之至矣然儉可過也奢不可過也但儉而得中不至於固陋足矣此三者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所謂過以利貞者也非君子其孰能之

○本義四句正與彖傳相關如恭而不傲哀而不易儉而不奢是可過於小不可過於大也即彖傳所謂可小事也恭而不足哀而不傷儉而不

固是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也即象傳所謂宜下也

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則性躁上應九四則志高居過時則銳於上行是行過於傲喪過於易用過於奢如飛鳥之上而不下也占者如是則動輙拂經行與物忤隨其身之所處將无往得其當矣凶何如哉

○此爻不好在飛字鳥之音則下飛則上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六飛鳥以凶則違於時宜而拂於人情自作之咎雖欲救之而不可得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夫其過乎陽也乃人臣權勢之極也權重則震主之威易生位極則逼上之釁易起似乎過矣然過乎陰則忠順不失以事其上雖過而不爲過也爲過其祖遇其妣之象如此則於君无僭逼之嫌於已有安分之美天澤之誼守而不渝令共之節遵而不替爲不及其君遇其臣之象占者如是則上不疑下不忌何咎之有

○祖妣陰陽之象也惟過其祖遇其妣是以不及其君遇其臣也須玩本義如此二字或以進不進作兩平説非是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不及其君而遇其臣葢君尊也可以統乎臣臣卑也不可以過乎君此上下之分未之有攺者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夫小人之邪足以害正而其伺君子也常密君子之正每易動於邪而其待小人也常疎則釁孽之端所不能弭噬臍之禍在所不免矣爲弗過防之從或戕之之象占者如是不惟失閑邪之道且啓害正之端凶何如哉

○五王玩寇季昶之先見不從南牙受賂訓注之

遺憂不監三君八俊之號啓東漢黨錮之獄四賢一不肖之詩兆慶歷君子之禍故曰防乎其防易之大綱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邪正不兩立爲君子者當得制小人之機而後小人无以何其隙也今九三曰從或戕之是不惟无以制小人而反見害於小人矣凶何如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當小過之時而得處過之道占而得此於人



无所拂於已无所失當得无咎也何也九四以剛處柔是弗過於剛而過於恭爲適合其宜也過恭而合其宜則過而不爲過所以无咎也若更往而失其宜則過剛矣天下之事本非銳進者所能爲而天下之人亦非暴厲者所能處是有厲而當戒也然陽性堅剛則有執而不反者不知天下時而已時當過恭則以恭爲中固不可恃其勇猛之資輕有所爲時當過剛則以剛爲中亦不可一於卑巽之過妄有所畏惟隨時之宜而勿固執可也

○弗過遇之因其所處而善之也勿用永貞原其本性而戒之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弗過遇之者蓋以剛處柔處位不當是弗過於決躁勇猛之爲而處乎收斂退縮之中爲適合其宜也所謂往厲必戒者蓋人之性過剛則折天下之事過剛則敗終不可長也此所以必戒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陰柔既非有爲之才居尊又有自高之志居



陰過之時而時事亦將衰矣是國勢將傾之時而重以柔懦逡巡之志天下之事日非如密雲之不雨自我西郊終不能以有爲也然在已雖不能以有爲如得陽剛以爲之助亦可冀其一濟也乃弋取六二之陰柔以自助以无能之臣而輔不振之君其何以濟大事哉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所謂密雲不雨者以居卦之上自處太高是富極而驕貴極而侈所以失天下之士終莫爲之

助宜其不能爲也
○二曰臣不可過明君臣之分也五言上不可已
聯君臣之情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是謂災眚
上六陰柔性之躁也居動體之上過於動也處陰
過之極過之甚也是其不合乎宜而一於過剛行
過於傲喪過於易用過於奢亦猶飛鳥離之上而
不能下也占者如是則滿而招損剛而忤物終必
有凶要其凶之極殆有天災人禍雜然並至者盖



上違乎時則天必譴之下拂乎人則人必害之此
固時事之必然也占者亦知所戒哉
象曰弗遇過之巳亢也
上六弗遇過之者言其居過之終自處已高不過
於小而過於大不安於下而居於上違時拂經其
凶宜也
○總論
易之書聖人以時教天下也大過之時曰獨立
不懼遯世无悶小過之時曰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當大過而爲小過之事者迂也當
小過而爲大過之事者妄也皆非知時者也夫
時豈獨人之所爲哉亦天所設也盈虛之運進
退之序天也剛柔之質中不中之性人也天之
與人其相須久矣是故知時之不可過而安之
者則過祖遇妣於君无失節弗過弗遇於身无
失動不知其時之不可過而逆之者則爲已上
已亢飛鳥之凶而不可如何得失之機其相懸
遠矣時乎時乎其易之大綱乎嗟夫堯舜可以



禪受孔子僅申申恂恂於鄉黨之間伊周可以
致辟顏子僅不違如愚於燕私之頃故曰聖人
不能爲時能不失時而已

䷾ 離下坎上

既濟小亨利貞初吉終亂
卦所以名既濟者盖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則
同心協力之有人六爻之位各得其正則設施措
置之當可是皆事之所由濟也故爲既濟文王繫
辭以爲既濟之時朝廷既巳脩明四方既巳乂安

事之大者无復可亨矣惟一身之細行无關於國家之大計者當此時而圖之則行而不慾動而皆順可得亨也然猶當持盈守成致謹於天命人心之間思患預防詳審於紀綱法度之際守其貞而不失斯爲利焉其所以小亨而必利貞者何也蓋治亂相爲倚伏天運之常也當既濟之初固見其治而治之既極則法度將至於廢弛人心將至於怠玩始之既濟者將轉而爲未濟矣安能得大亨而又安可以忘戒懼哉



○此節只緣既字不好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故曰小亨即所謂小事吉也曰利貞即所謂艱貞无咎也曰初吉終亂即所謂日中則昃也天運之消長其可畏哉

彖曰既濟小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伏羲名卦爲既濟而文王繫辭曰小亨者蓋極盛之世大事之亨者已過矣惟起居之常无關於理亂之數者猶可以得亨也辭曰利貞者卦非无取也以卦之體剛正而當乎剛之位柔正而當乎柔之位也夫剛而不正則侈心生於盛滿之餘柔而不正則怠心生於安佚之後皆非所以言貞也今剛正而當則嚴毅幹固之節益持以无易之心柔正而當則沉潛慎重之思常預乎未然之防此利貞之所由取也辭曰初吉者以卦之六二柔而得中當既濟之初法度方飭紀綱方嚴而以柔中處之則慮患深而預防密其吉宜也又曰終亂者蓋人之常情處多事之時則戒心易生處无事之時



則止心易生止心一生則紀綱之煩懈弛而不復張國家之亂釀成而不復振其道必至於困窮也夫初吉而由於柔中則知天運之治皆人事之得也終亂而由於止則知天運之亂皆人事之失也此既濟之所以必利貞也

○治亂者天也所以制治亂者人也彖曰終亂傳曰終止則亂不止亂安從生哉玩一止字夫子之贊易也其旨深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水火交相爲用既濟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天下之勢名爲治平无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苟其思不深其防不謹將轉而爲亂莫之救矣故必當盛治之世慄慄然思禍亂之將萌察盈虛之機兢兢然圖禍患於微渺憂天命之將傾而惟時惟幾以爲回天之計者無不預也憂人心之將變而脩政明刑以爲勸民之計者無不預也則防既周而患不作既濟之盛庶乎可常保矣

○思以心言防以事言思患者慮之於後豫防者



圖之於先未有有其心而無其事者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九當既濟之初驕盈之念未生儆戒之意猶存慮患常周而不敢有怠忽之思防患嘗密而不敢有輕率之爲如車之曳輪而不前狐之濡尾而不濟敬慎不敢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可以保其濟而不至於終亂矣何咎之有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天下之治忽之於未萌則治安難保防之於未亂則禍變不生初之敬慎如曳其輪則圖謀周矣亂機杜矣其義當得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逸樂之心勝用賢之志微則有臣无君雖有可行之德而不能以自彰雖有匡世之才而不能以自見如婦之喪其車茀失其所以行也然德在已也遇不遇在人也在我者可得而盡故雖久而必彰在人者不得而



必故當俟時而不容自屈誠能静以自守而不屈已以求進焉則道之所積者久而慕道者求之德之所養者深而好德者趨之不必役役然求於世而中正之德終可大行於天下矣非勿逐而七日得乎

○勿逐意重蓋君子雖不見知於人而終不可屈乎已也七日者數之窮也數以十爲終爻以六爲終七日者終而復始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七日得者以居下卦之中則所守者正而不動於利欲之私所養者深而自投夫懿德之好此所以勿逐而七日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以剛居剛當既濟之時是過天下寧一之日而有總攬乾綱之才天下已治萬邦莫不臣妾矣而猶有越於聲教之外以爲吾治之間者豈可以不除哉故必興救暴誅亂之師以靖其弗率之黨俟天時地利之勝以收其底定之勲如高宗之伐



鬼方至於三年然後克之焉蓋不敢一於无爲而縱賊以啓釁亦不敢急於有爲而妄動以招禍也然舉兵又不可用小人帥師苟用小人是去一亂而復生一亂也故必用才德老成之人以當其任而貪詐之小人不得與焉則外无梗治之國內无害治之姦而既濟之盛可以長保矣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用兵至於三年而後克則老師費財亦云憊矣然苟非不得已其可妄用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當既濟之時以柔居柔是有沉潛縝密之資而无輕舉妄動之失者也故自其外觀之惟時惟幾固惕然不敢以或怠自其心觀之將恐將懼尤凜然不敢以自寧勑天之道至矣猶恐圖謀之未周而天命難諶勤民之政脩矣猶恐防患之未至而民心靡常如乘舟者防其罅漏而有衣袽之備具終日戒懼如有緩不及塞之處如是則有備無患而何既濟之不可長保哉



○二句作一串說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之例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所謂終日戒者蓋天下治忽皆起於心毫髮幾微之不謹即禍敗所由生頃刻敬畏之不存即怠荒所由起六四之心有所疑懼而不敢自安是以不能宴然忘戒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治亂相因循環之理九五居尊而時已過此乃盛極而衰之日天命去矣人心離矣不如六二以柔

中之德處方盛之時天與之而人歸之也凝諸其
象猶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而實受其福也
然則消長之機其可畏哉
○須玩一受字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
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無受
之之道耳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
也
九五所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者蓋天下



時而已五當其衰不能挽之而使盛二當其盛不
能抑之而使衰皆時之所爲也曰實受其福者蓋
得時者昌而二既得其時矣是天與之人歸之吉
之大來欲辭之而不可得也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天下久安之後也險體之上變故迭起
之時也以陽剛處之猶懼不克上六乃濟之以陰
柔是時事之多艱既不能以自振而才質之委靡
又不能以自拔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也占者如
是則治轉而亂安轉而危天下大事去矣何厲如
之
○初九濡其尾无咎者既濟之初吉也上六濡其
首厲者既濟之終止則亂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濡其首厲則國不能以常治民不能以常安
非復既濟之初矣何可久也
○總論
○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勉以利貞危以終亂聖



人獨有深憂焉何哉良以未治易治也既治難
保也彼席全盛之勢者多支吾於目前之策際
恬熙之會者多苟且於一時之安此經營禍亂
不足以爲憂而養安无事深足以爲畏也聖人
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
輪謹其始也衣袽日戒慮其終也喪茀勿逐堅
其守也小人勿用防其微也皆君臣兢兢以保
既濟之盛也至於時之過勢之衰又泄泄然人
事之不繼則福歸於西鄰不可挽也禍成於濡

首不可救也聖人奈何无憂哉嗟夫泰危城隍豈慮日中既濟而憂於亂聖人方盛慮衰之意大抵如此此易之大綱也

䷿ 離上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卦所以爲未濟者蓋爲卦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則彼此之情不協卦之六爻皆失其位則所處之道失正此事之所以未濟也文王繫辭以爲時不可以終窮世不可以終亂未濟之極已有將濟之漸



當得亨也然治亂相仍者天也因其亂而反之治者人也苟能以敬懼之心處之則以人事維天運庶乎其克濟矣如內不加持重謹畏之心外不加詳審精密之策至於爲之幾成而遽敗其功如小狐之汔濟而濡其尾焉則天下之事以輕忽敗之亦終於未濟矣何所利哉

○未濟之時其治亂之幾乎自此而亨者撥亂之始也見天理有必然之理自此而无攸利者无善治之終也見人不可无當然之道聖人貴人事不貴天運也如此雲峯曰易不終于既濟而終于未濟易不可窮故也未濟之時其花未開之春月未圓之夜乎天地不交曰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爲未濟非不濟也特未耳故曰未濟亨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伏羲名卦爲未濟而文王繫其辭曰亨者蓋天運之行不可以終亂而撥其亂以反之治者人也此



卦六五柔而得中柔則小心愼密无輕舉妄動之失中則處置得宜无過不及之弊以是而經理天下所以易危而安者固有道矣宜其亨也辭曰小狐汔濟者言其在坎險之中而未有出險之期所以能出險難之中者不能无賴於人力之維持也又曰濡其尾无攸利者蓋治固貴於令始而尤貴於善終苟圖之於初而其終不繼則以精明而成者以怠忽而敗何利之有然天下之治未有終於未濟者卦體以剛居柔以柔居剛雖不當位然六

爻之間剛柔相應剛不當乎剛之位有柔以助之則不至於太剛而折柔不當乎柔之位而有剛以助之則不至於太柔而廢此未濟者所以有可濟之機也

○亨由於柔中无攸利由於不續終見世之治亂皆由於人之所為也剛柔正而位當者以在己之全德言也不當位而剛柔應者以人己之協力言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未濟之象也君子其何以體之哉蓋水火異物各居其所天地之辨物也天下之物其分不一不猶水火之不齊乎而物之所處各有定序不猶水火之居其所乎於是合天下之人以辨天下之分自君臣父子以至夫婦長幼朋友辨之而使各當其倫自公卿大夫以至農工商賈辨之而使各安其次蓋於類聚之中而有羣分之等使貴不混賤賤不干貴而天下之大紀昭然其不紊矣此王者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與

○物即人也如利物和義之物不必兼動植說

初六濡其尾吝

當未濟之初必大有為之才乃可成功也初六以陰居下陰則才弱居下則力微乃不量時勢而急於有功鮮克濟矣為濡其尾之象占者如是則不能成天下之事而反敗天下之事何吝如之

○既濟之初曰濡其尾時已濟而不輕為也未濟之初曰濡其尾時不可濟而不能為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天下之治必敬於其始而後可圖於其終初六濡其尾吝亦以其不知敬慎之道故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當未濟之時人君之所賴者才臣耳然人臣豈可自恃其才而不知恭順之道哉九二居柔得中是能操慎密之心而安在道之宜一進一退惟上所使一賞一罰惟上所命止於其分而不過者也為曳其輪之象占者如是則得臣道之純而可以成

濟時之功何貞吉如之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貞吉者蓋人臣之道以順爲正人臣之心以中爲純未有尤其心而能盡其道也九二居下之中則有愛君之小心故有事君之大節宜其能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陰柔不中正是无濟世之才也當未濟之時而有所往則力小任重鮮不仆矣何凶如之然以



柔乘剛得所倚仗之人將出乎險則有可濟之機是自用則不足而資人則有餘若能順從乎人以共濟時艱則險難可出而未濟者將轉而濟矣何利如之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未濟征凶者蓋陰柔不中正處位不當是其德不足以匡時才不足以集事宜其往而得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九四居大臣之任有撥亂之責者也而所處不正則處置乖方制馭失宜宜其有悔矣占而得此誠能本光明正大之心以爲拯溺亨屯之舉順乎人情而不違道以妄動因乎時勢而不徼倖以急功則人心可服險難可濟何吉之不得而悔之不亡哉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可易能也必其奮發有爲而不苟安於功利之私從容不迫而不計較於旦夕之近如高宗伐鬼方三年而有賞於大國焉必如是而後得吉也必如是然後悔亡也

○震用伐鬼方者象其奮發之功三年有賞於大



國者象其用力之久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大臣任天下之重莫不以濟世爲心而不得遂其心者則以所爲之不善累之也九四貞吉悔亡則處置得宜濟天下之心得以自遂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文明之主既有天德之純居中應剛又能下天下之士是純心以用賢乃君道之貞也由是以天下賢濟天下事有振作之吉无廢墮之悔矣然

是貞也豈徒一時之功已哉必純心純政相爲表
裏暢於四肢則嚇喧形著而精誠自溢發於事業
則光被昭格而實意自彰藹有君子之光而本於
孚者也占者如是則治之盛合於帝王何吉如之
○貞吉悔亡言其純心用賢之效君子之光以下
則極言其德業之隆也光在外孚在心光而非
孚則爲粉飾之文光而出於孚則非襲取之治
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君子之光由於有孚是以天下之文斂之一
身即以一身之文散之天下禮樂文章心之著也
而天地爲官紀綱法度心之推也而民物昭格其
暉吉也
○自實德之始發爲光即暉之本也自實功之昭
著爲暉即光之散也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剛明則有能濟之才居未濟之極則有將濟
之機當此之時不必過有所爲而急於有功也惟
審時以自信不惑於意外之變從容以自養不僥
倖於難必之圖樂天順命而无所期必於其間則
濟世之功可優游以俟其成何咎之有然天時固
所當安人事亦不可不盡苟縱而不反溺而无節
以逸樂爲常而廢政事於不脩如狐之涉水而濡
其首焉則幸其在天而不繼以人亦過於自信而
失其義矣其何以成功哉
○有孚者信其時之可爲飲酒者從容以俟其自
至也如需於飲食之意濡其首者徒知時之可



爲而不盡其所當爲也本義提出義命二字最
好玩味命在天不能自信自樂以俟命非也義
在我過於自信自樂而失其義亦非也周公係
易於既濟之終以濡其首爲時事之失於未濟
之終以濡其首爲人事之失其與民同患之心
愈切矣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人君之樂貴有所節而不過也如飲酒濡首則一
於宴安不知所以自檢過於逸樂而不知所以自

制是豈濟世者之所宜哉

○對非而言謂之是自宜而言謂之義以中正而言謂之節一而已

○總論

○天下之物不可以有窮也未濟復既濟矣既濟復未濟矣未濟之時即造化之昏而將旦也宇宙之混而將闢也聖人作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者其亦以寓生生不窮之機乎然天運有盛衰人事有得失古之聖人所以易危爲安



轉險爲夷者不徒幸其在天之運而亦人事有以維持於其間也是故濡尾之吝君子曰不敬濡首之失君子曰不節未濟征凶君子曰不當非天運之窮也人事之失召之也二之貞貞以事君四之貞貞以輔治五之貞貞以用賢非天運之隆也人事之得召之也蓋方其既濟也則謹於初而危於後當其未濟也則憂其始而圖其終易之辭何若是其危也噫聖人之情見矣

# 重鐫蘇紫溪先生易經兒說卷七之上

○周易上繫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有造化之易有易書之易易書之易不過因造化而摹寫之耳彼易之有乾坤也貴賤也剛柔也吉凶也變化也人皆曰此易書之所有也而不知非始於易書也觀天以純陽至健位於上地以純陰



至順位於下雖無乾坤之形而乾坤之理已先定於此蓋天地者陰陽之積乾坤者陰陽之純謂天地爲乾坤之祖可也天與人物之高者陳於上地與人物之卑者陳於下雖無貴賤之形而貴賤之理已先位於此蓋造化之定位列而爲卑高易書之定位列而爲貴賤謂卑高爲貴賤之所自出可也天地人物之陽者其性常動天地人物之陰者其性常靜雖無剛柔之形而剛柔之理已先斷於此盡陰陽之性別之爲動靜陰陽之名稱之爲剛

柔謂動靜爲剛柔之所自出可也事有善惡也善則衆善從之惡則衆惡歸之是以類而聚也物有善惡也君子別於小人小人別於君子是以羣而分也此雖無所謂吉凶而吉凶已生於此蓋善惡者得失之歸吉凶者得失之應不待占決而吉凶固具於方物間也天之精華見而爲象者有日月星辰而升降顯晦殊焉地之體質結而爲形者有山川動植而流峙榮植異焉此雖無所謂變化而變化已見於此蓋象形者陰陽之消息變化者陰



陽之相推不待蓍策而變化固具於象形中也凡此皆易書未作而色色具六合之內所謂畫前原有易者此也故聖人之作易也乾坤因乎天地貴賤因乎卑高推之剛柔吉凶變化莫不皆然誰謂易果鑿空杜撰乎哉

○此節言易書之在造化以明作易之原天地之運陰陽而已未有六畫皆奇之乾而天之陽已運於上天即乾也未有六畫皆耦之坤而地之卑已運於下地即坤也重天地不重尊卑恐碍卑高也定字言其體已先定不可謂聖人因之而定乾坤也聖人因天地作易之意只宜於未發之下句做此卑高不止天地凡人之尊卑長幼物之高下大小皆是陳字位字分明有以序而列之意貴賤者易之六爻以二體言則上體爲貴下體爲賤以各爻言則乘者爲貴承者爲賤動靜兼天地人物言陽雖未嘗無靜然動其常也陰雖未嘗無動然靜其常也剛兼陽卦陽爻柔兼陰卦陰爻斷字分明有判然不相混淆



之意方就事爲說物兼人品說類聚者如情向於好凡孝悌忠信諸好事皆湊聚上來情向於惡凡悖逆詐僞諸惡事俱湊聚上來羣分者如好人共好人做一羣而不入于彼惡人共惡人做一羣而不入於此象者輕淸而上浮形者重濁而有迹天無定象天之變化也地無定形地之變化也變屬陰化屬陽者蓋陰重濁猶以漸而變陽輕淸則化而無迹可以變化分陰陽不可以變化分屬天地合而觀之天地陰陽之定

體也貴賤陰陽之定分也陽動陰靜其定性也陽淑陰慝其定理也陽化陰變其定用也宇宙間一陰陽也易之乾坤卦也貴賤爻也剛柔卦爻之象也吉凶卦爻之占也變化卦爻之變也皆所以道陰陽也有太極則天地判有天地則萬物生有萬物則動靜之性隨感而動有動靜則善惡之判以類而從是數者各象形於天地間而其歸一太極也此其理之相因者也若出全節則以天地作一頭而下四段相對蓋天地



萬物之祖乾坤諸卦之首卑高動靜事物象形皆統於天地也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統于乾坤也若隨句出題天地卑高合出是以稱名對定分卑高動靜合出是以定分對定性動靜事物合出是以易家對占吉凶變化合出是以易占對變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聖人之作易固因乎造化矣而作易之事何如彼天地間不外乎一陰一陽而已聖人畫奇爲剛以象陽也畫偶爲柔以象陰也然不以剛柔止也由是剛摩於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於剛而生太陰少陽兩相摩而爲四矣太陽與少陰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摩而生巽坎艮坤四相摩而爲八矣何也剛之與柔本有相生之妙而小成之變化不過因其生生之理而爲之通變耳然不徒以相摩止也由是以乾兌離震爲貞而以八卦盪於其上則爲自乾至復三十有二之陽卦以巽坎艮坤爲貞而以八卦盪於其上則爲自姤至坤三十



有二之陰卦何也剛之與柔本有不窮之機而大成之變化不過因其不窮之理而爲之推衍耳是皆不假絲毫智力參於其間者也至於變化既成而乾坤貴賤剛柔吉凶皆在其中矣

○此節以橫圖觀之極明橫圖以陽儀陰儀之上各交兩畫者即兩相摩而爲四也于太陽少陰之上各加兩畫者即四相摩而爲八也摩只是相交之意如兩卦相摩戛然盪則每卦之中各以八卦加於上如圓轉推盪出來也此二字不

過假借字面如參伍錯綜一般其實聖人作易只
一每生二耳易嘗有相摩相盪之實哉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
易書既作則通天地間何者非易理之著見乎以
變化之成象者言之有雷霆焉氣之所達而凝者
散發者遂是能鼓萬物者也其得造化太和之氣
者有風雨焉氣之所發而散其湮鬱資其沾濡是
能潤萬物者也日月之懸象於天也明於晝明於



夜相推而明生者也寒暑之順行於天也得序而
進成功而退相推而歲成者也爲象不同同於易
理之變化而已何也易一陰陽也雷霆者陰陽之
相薄也風雨者陰陽之相和也日月寒暑者陰陽
之推遷也故謂造化之成象即易理之成象可也
以變化之成形者言之乾之道其體實其性健得
之以生者則爲男是乾乃男之所由成也坤之道
其體虛其性順得之以生者則爲女是坤乃女之
所由成也爲形不同同於易理之變化而已何也
易一陰陽也乾積陽於上而男則與陽氣相感也
坤積陰於下而女則與陰氣相感也故謂造化之
成形即易理之成形可也蓋天地間無一處而非
易亦无一時而非易易之未作是理非本無也陰
陽之流行已觸目而可見易之既作是理非有變
也陰陽之流行復隨處以光昭造化易理相爲流
通者也
○雷以鼓物霆則雷之疾而威者也雨以潤物風
亦曰潤者帶言也日運行便有不已之意曰一



寒又曰一暑便有推遷之意男女兼人物言此
二節言既作易之後見宇宙之間徹上徹下俱
是易理本義所謂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
文相發明也或就橫圖或就員圖俱屬煩擾與
本文見於實體字亦不相合全章至此節所謂
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是也首節言易書未
作而天地已具乎易之理次三節言易書既作
而易理昭布天地之間若出天尊二節則上言
易理稟於造化下言作易因乎陰陽出剛柔三

節則上言易書之所出成下言易理之無不在
自在天成象至成女則上三句言易用之原於
造化下言用之見於造化中間變化字首言揲
蓍之變化次言畫卦之變化後言天地之變化
雖各有主然其意則相通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又以乾坤之理言之乾有父道不獨成男巳也吾
見以一理而肇萬物之性以一氣而肇萬物之形
凡夫爲男爲女皆在其主始中也坤有母道不徒

成女巳也吾見以實理而固萬物之性以實氣而
固萬物之形凡夫爲男爲女皆在其成就中也乾
倡於先而坤和於後坤任其勞而乾享其逸此造
化之全功也夫事莫難於創始也況於無所不始
乎莫煩於成終也況於無所不成乎不知乾健而
動也健則有獨達之力動則有直遂之化是故一
機方出萬有皆通無阻滯無留難何其知之易也
坤順而靜也順則有從陽之能靜則有安貞之守
是故天有所施地有所受無自專無多事何其能
之簡也無所不知而又以易知無所不能而又以
簡能此乾坤之德業所以爲至也與
○此二節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將責人以兼
體知主也如知縣知州之知始曰大始見其無
物之不始也作猶言造就成曰作成見其無物
之不成也此節若合上節出則上言乾坤之生
物陰陽各一其氣此言乾坤之生物陰陽共成
其功易知言其欲始便始更无所待也簡能言
其承天時行更无所自作也此理之先見者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
之業
然人之理即天地之理也顧其所以體之者何如
耳誠能法乾之易而以理存心使太虛之天坦然
平易而洞達則光明正大更無回曲隱伏之私即
夫婦之愚可以知其胸中之所存何其易知也法
坤之簡而以理處事使作爲之間截然要約而不
煩則履道坦坦更無旁岐曲徑之變即夫婦之不

肯皆可循其塗轍以作事何其易從也易知則吾所存之心人亦同之雖不求其親而精神心術謂然其相符契矣非有親乎所以易知有親者以理同也易從則吾所行之事人亦行之雖不求其功而道行於彼人之功皆吾功矣非有功乎所以易從有功者以事之理同也有親則因人心之同以驗吾心之是自信益篤自守益堅雖未至於久而始終不變亦可以久矣何也人之心異於人則惑惑則遷同於人則一一則能久也有功則因成已



之推以爲成物之地道非小成功非小就雖未至於大而體用兼該亦可以大矣何也天下之事事於已則私私則狹同於人則公公則大也夫聖人之德與天同久也今曰可久則視聖人之純亦不已固有所未逮而要非常人之德若存而若亡者矣此復焉執焉誠之者之事也非賢人之德乎聖人之業與天同大也今曰可大則視聖人之神化無方固有所未逮而已非常人之業自私而用知者矣此形著動變致曲者之功也不謂賢人之業乎

○此節言法乾坤之道賢人之事也須體認如何是易如何是簡便見如何可以法天地葢理一而已理在吾心本自正大與私欲之險側不同何等平易理在吾身本自一致與私智之多岐不同何等要約故以理存心便是法乾之易以理處事便是法坤之簡須如是認方與天下之理得相關易便易知簡便易從大凡傾險之人胸中狡詐不可測度欲知之甚難易則胸中洞



達如青天白日更无纖芥可疑故曰易知凡生事之人所爲煩瑣如曲徑而不可行欲從之甚難簡則作事直截如平原大道人人可遵故曰易從親非親附之謂其心相孚也如吾以忠孝存心人亦以忠孝存心同心者多而不寡便是有親有功非人來助之謂其事相合也如我力於忠孝人亦力於忠孝人之功皆我之功矣可久者我以爲是而人以爲非則將疑而自沮惟同心多則其信益篤矣可大者我之所爲或非

人所同爲則將爲一己之私惟爲之者衆則所及無外矣有親有功者在我有以得乎人可久可大者在人有以成乎巳也舊說以有功可大爲兼羣策屈羣力非是盖此言吾人希聖之功非言帝王用人之道也德者得也得於心之謂業者事爲做得成緒也與進德脩業同能易知便有親可久而爲賢人之德能易從便有功可大而爲賢人之業非有等級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



矣

然賢人之德業未可以自足也由是進之其易無心而與乾同其易其簡無爲而與坤同其簡則勉而安矣賢而聖矣天下之理有不得哉蓋天下之理純然一易簡而已當其易則易知之時非不以理存心而有心以求之其理猶未純也至於易之極則不待思慮而心與理一舉天下之理無出於心之外矣當其簡則易從之時非不理以處事而有爲以求之其理猶未融也至於簡之極則不待作爲而事與理一舉天下之理無出於事之外矣天下之理得則天以易之理位乎上地以簡之理位乎下吾以易簡之理位乎天地之中而天地之奠位者此理吾人之成位者亦此理此久大之至德業之純而爲體道之極功與

○易簡即上之易簡但有生熟不同耳蓋自始學而言一念之易此易一事之簡此簡也自成德而言萬念之易此易萬事之簡此簡也天下之理得最要體認蓋易簡之外更無理也私意小



智非易簡也非理也勉而求之理雖體於身而未得也至易簡之極則身心與理渾而爲一成位乎中承理字來此賢人聖人隨其所至而命之非合下有一般賢人一般聖人也

○通章大意只言易之理原於天地又言天地之理體於人身首節言易之原於天地一陰陽之氣也次節言作易之有剛柔一陰陽之象也末言天地之易簡而人體之一陰陽之理也通之天地人皆陰陽也然天地間物物各有一乾坤

吾身自有一乾坤所以體天地而會易理者存
乎人而已此一部大傳之意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

易有辭焉辭何爲而係乎蓋聖人之立象以盡意
也夫天下之人不能觀象而自得則民用窮矣於
是將係詞之時設其所畫之卦統觀乎卦之象凡
夫時之消息與大小主客之分無不觀也析觀乎



爻之象凡夫位之當否與承乘比應之異無不觀
也於卦之下係以彖詞明一卦之吉凶爻之下係
以爻詞明一爻之吉凶則占者知所趨避而聖人
立象之旨不至晦而不彰矣易有變焉變何自而
生乎蓋卦爻之奇者爲剛偶者爲柔使剛柔滯於
一而不能通則變化息矣且剛不一於剛也剛有
時而窮則柔從而推之柔不一於柔也柔有時而
窮則剛從而推之剛推夫柔則自柔而之剛其變
有漸而變由之生矣柔推夫剛則自剛而之柔其

化無迹而化由之生矣其變化無窮則其象不一
此聖人所以觀象而係辭也

○首節設卦字就文王周公言蓋欲繫辭之初先
將卦圖陳之於此也二字不必重看象者物之
似也物猶事也此與後章所謂象卦之象如說
卦所列者略不同彼言擬諸其形容乃未成卦
之先此是就有卦爻之後卦爻中自具此象如
乾有大通至正之象坤有順而健之象乾初九
有初陽在下之象坤初六有始生必盛之象所



該最廣究其要旨則所謂時與位是也吉者以
時位之得凶者以時位之失此正本辭以著占
也剛柔相推剛柔是會變底物只於卦爻上見
之不必兼揲蓍說厥初聖人何嘗逐卦逐爻
占其變而係以詞不過以卦觀象而其意則主
於變耳相推非是兩物相對待而推盪也只是
消息盈虛窮則變道理蓋陽主進進極則漸入
於退有若陰推之也陰主退退極則漸入於進
有若陽推之也理之循環自是如此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辭占象變立則作易之事備矣然其義豈無所象哉嘗即易之辭觀之易之有吉凶者其所以象人事之得失乎蓋天下惟順理者常得而辭之有吉所以著惠迪之徵是得之象也逆理者常失而辭之有凶所以著從逆之應是凶之象也易之有悔吝者其即人事之變虞乎蓋憂而困心衡慮則追



訟前過而向於吉而悔之自凶趨吉者象之也虞而安意肆志則終召恥辱而向於凶而吝之自吉向凶者象之也故謂易之詞占有以類天下之情可也嘗即易之變而觀之易之有變化也是剛柔之未定也其即造化之進退乎蓋陰陽流行於造化退極則漸息而進進極則漸息而退曷嘗有一定之時哉易之柔變而趨於剛者即其由退而進剛化而趨於柔者即其由進而退其動靜之無端一也易之有剛柔也是變化之已成也其即造化之晝夜乎蓋陰陽之散見於造化陽明用事而為晝陰暗用事而為夜曷嘗無一定之體哉易之變而剛者即晝之陽化而柔者即夜之陰其動靜之異位一也且其剛柔變化流行於卦爻之間自一卦言之時乎用九時乎用六無停機也合諸卦言之或九而之六或六而之九無定位也是六爻之動其即三極之道乎蓋天地人之運統于太極而三極之道貞于動者也易之五上有天道焉而五上之變動即天道陰陽之卷舒也易之三四有人



道焉而三四之變動即人道仁義之時出也易之初二有地道焉而初二之變動即地道剛柔之迭運也故謂易之變化有以順性命之理可也合而觀之聖人因變以觀象因象以係詞因詞以著占而造化人事之理在其中焉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君子其可以不學哉

○此二節承上文而申言之象猶言形容也與上文觀象之象不同虞如娛樂之虞變化之象進退者自機之循環取也剛柔之象晝夜者自質

之一定取也六爻之動者易以不變爲靜以變
爲動也上言變化只就一剛一柔言此則涵諸
卦之六爻而言也三極而曰道者太極理也不
可以象言也此以六爻配三才全重變化意不
可分五爲天之陽上爲天之陰蓋如此則滯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也
是故君子以一身體天下之道必有所以爲居身
之珍而安則久而不遷居之固者也是安在乎在



易之序而已蓋自剛柔變化而序生焉或員而神
或方以智其理本當然而不可易也君子以易序
之理爲吾身之理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消息盈虛
與時偕行蓋有終身用之而不能盡者而身之所
行皆易矣君子以一身奋天下之道必有所樂於
中而玩則沉潛反覆樂之深者也是安在乎在乎
爻之詞而已蓋自設卦觀象而詞係焉或言吉凶
或言悔吝其意味最爲深長也君子以吾心之精
契乎易之精誦其辭之文究其旨之所以遠詠其

言之曲求其理之所以中蓋有終日嗜之而不能
厭者而心之所存皆易矣序而居安則進退晝夜
之象三極之道不在易而在吾身矣詞而樂玩則
失得憂虞之象不在易而在吾心矣序即理之當
然而不可易處此理之著於易時位之間各有義
存焉是易之序也君子終身有終身之序一事有
一事之序今日與昨日相應又各自有其序總不
外乎當然而已所謂居安者豈必事事取卦爻而
摹倣之哉一事之當於理便是一事之合於易事



事之當於理便是事事之合於易也樂者此心之
中有所獨契也玩者反覆其意味之深而不能已
也序兼卦爻詞獨言爻而不言卦者蓋卦辭言一
卦之全體其辭略爻辭各言一節之變於人情物
理尤爲曲盡此所以爲君子所樂玩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學易之功何如哉方其靜而未及於占筮易
之所有者象與詞也則於象而觀焉而消息當否

必考其歸於辭而玩焉而吉凶悔吝必繹其旨是
其靜也未嘗不居而安之樂而玩之也及其動而
已及於占筮易之所有者變與占也則於變而觀
焉因其老少之端以裁其動靜之象於占而玩焉
因其吉凶之異以審其趨避之機是其動也未嘗
不居而安之樂而玩之也夫易之道即天之道君
子學乎易即得乎天也靜與天俱是以天祐之於
靜而冥冥之中若或相之動於天游是以天祐之
於動而昭昭之際若或翼之其吉无不利也不亦



宜哉蓋易之爲書不過開物成務而示天下吉利
之益君子之學易不過欲所行之皆善使之有吉
而無凶有利而無害也至于學易之純則吉利之
應有不期然而然矣然則易其可以不學哉
○象變一也未筮之前則爲象既筮之後則爲變
辭占一也未筮之前則爲辭既筮之後則爲占
其字俱指卦爻言自天祐之二句極言學易之
效益以見易之不可不學也
○首節言辭之所自作第二節言變之所由生言
詞可以該占言變可以該象蓋詞占象變分之
有四合之則相因首言辭占非離於象也有詞
占而後象因之以顯也次言象變非離於辭也
有象變而後詞因之以係也觀本義言係辭而
先之以觀象解變化而後之曰聖人所以觀象
而係詞則知其非判然二事矣吉凶悔吝一節
是就詞申之而言其盡天下之人事也變化節
是就變申之而言其該造化之顯微也進退晝
夜是言其該至著之象三極之道是言該至微



之理也君子所居節言君子所學在於易末節
則詳學易之功而及其效也若就六爻之動出
至末則以三極字貫首二句言三極之道具於
易書下言三極之道盡於君子居安者體此極
於身也樂玩者會此極於心也觀象玩詞極之
立其體也觀變玩占極之達其用也至於天祐
之而地與人又不待言矣
○右第二章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

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既立卦矣又分之爲爻然有畫無文民用弗彰文王周公於是係以卦下之辭而爲彖焉係以爻下之詞而爲爻焉彖何言乎蓋有一卦即有一卦之象而非言不彰也彖則因其象而言之或言其體之上下或言其德之純雜或言其時之消息無非所以闡卦中之象而已爻何言乎蓋有一爻即有一爻之變而非言不顯也爻則因其變而言之或言其遠近或言其當否或言



其隱顯貴賤無非所以闡爻中之變而已彖爻之中有吉凶焉有悔吝焉有无咎焉吉凶何言乎蓋象變之中有時之息而位之當者則爲得得則吉生有時之消而位之不當者則爲失失則凶生是吉凶者所以言乎失得也悔吝何言乎蓋象變之時位有將趨乎得者得猶未也而尙不能無失則爲小疵而悔生將有趨乎失者失猶未也而已不能無弊則爲小疵而吝生是悔吝者所以言乎小疵也无咎何言乎蓋象變之時位有所處之地或過而有善圖之方有所爲之事或過而得改圖之道是无咎者言乎善補過也

○彖與變皆卦爻之所具者如元亨利貞所以言大通至正之象也元亨利牝馬之貞所以言順而健之象也舉一卦而餘可知已潛龍勿用所以言初陽在下之變也履霜堅冰至所以言陰始生必盛之變也舉一爻而餘可知已卦言象者卦是渾全之體然言象而變未始不該爻言變者爻是一節之變然言變而象未始不具其



義自互見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詞也失得小疵善補過皆象變中所具也善補過如迷塗未遠而文明有以灼其非覆轍已成而剛健有以改其失德體有虧而中正有以補其闕時位不當而承乘有以贖其愆是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易之爲書有貴賤焉茲欲列之使貴不混於賤賤不混於貴果安在乎亦存乎位而已蓋六爻之位

上體爲貴下體爲賤乘者爲貴承者爲賤若有以
別之而不容紊也有大小焉玆欲齊之使大不淆
於小小不淆爲大果安在乎亦存乎卦而已蓋卦
有陰陽凡以陽爲主者皆大凡以陰爲主者皆小
若有以秩之而不可易也有吉凶焉玆欲辨之何
者爲吉何者爲凶使人趨避之不爽者果安在乎
亦存乎詞而已蓋位有貴賤得失分焉而得則吉
失則凶曉然指示於爻詞之下卦有大小順逆判
焉而順則吉逆則凶昭然悉陳於卦辭之內所以



斷天下之疑而成天下之務者豈有外於詞哉

○巳上俱言卦爻之詞未及卦爻此復分卦爻詞
三者而詳論之列之齊之辨之俱指易言列分
布也有各得其序之意齊猶定也類也大底類
作大小底類作小而小大俱齊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易之書與民同患者也凡卦爻之中有悔吝者則
爲之憂之慮遠而說詳詞危而戒切所以預防於
悔吝未至之先者悄悄乎其不能自釋也若此者
果安在哉亦存乎介而已蓋易中陰陽消長之間
剛柔當否之際有所謂介也介即人心一念初動
理欲之將判乃悔吝所由生者於此憂之於以擴
其未萌之天理遏其方形之人欲不至於悔矣不
然至于事理暴著事勢窮蹙憂竟何益哉易之書
開物成務者也凡卦爻之中有無咎者則爲之震
之危懼以致戒警惕以爲勉所以振作於有過之
初者虩虩乎若不能自定也如此者果安在哉亦
存乎悔而已蓋易中時位既極之餘理數既窮之



際有所謂悔也悔即人心一念初動警悟之方始
乃咎所由以補者於此而震之則有以悼其前行
之非訟其既往之失可以无咎矣不然至於蔽錮
日深昏迷日甚震亦何益耶

○如憂盱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憂即鹿之吝存
乎往舍之介非介而何昏冥於豫有渝而咎可
免甘說臨人既憂而咎不長非悔而何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夫卦有陰陽而小大分矣詞有吉凶而險易判矣

然豈卦自卦而辭自辭哉蓋卦之陰而小者其情每暗昧而艱深是情之所向者險也君子安得不係之以險卦之陽而大者其情每明白而平順是情之所向者易也聖人安得不係之以易要之卦之大者未必皆易而易者其常不然必其始易而終之以險者也卦之小者未必皆險而險者其常不然必其始險而終之以易者也是卦也者所以肇夫辭之端辭也者所以明夫卦之蘊卦爻詞之通例盡於此矣



○自此以上俱分釋卦爻詞卦有小大一節則言詞之本於卦也上二句平看言卦與詞各有異下二句言詞因卦而有異也如觀復泰之卦者如行夷塗如逢陽春何其氣象之和樂也觀遯剝之卦者如涉風濤如履霜雪何其氣象之凜冽也此所以各指其所之也

首節是分釋卦爻之詞異其旨次條是合釋卦爻之辭同其例列貴賤二句是釋無言之易辨吉凶二句是釋有言之易末節則言詞之因乎卦也然至作文又隨命題之意不可拘拘如自象者出到存乎悔則下五脚俱承上五脚而詳論之言爻固言乎變而變之中有上下之位焉所以列貴賤者在是也象固言乎象而象之中有陰陽之殊焉所以齊大小者在是也貴賤大小皆象變中之一義特上就繫詞言此就卦爻言有不同耳吉凶言乎失得則辨其吉凶而使失得之攸明者存乎詞也悔吝言乎小疵則憂其悔吝而使不至於小疵者存乎介也无咎言



乎補過則震其无咎以動補過之端者存乎悔也若自列貴賤出到末則以上為分釋卦爻詞之義而末申其理之相因也須以末節總承上數節言齊大小者存乎卦是卦有大小也而可以兼爻矣吉凶悔吝无咎命於詞是詞有險易也而情區以別矣然詞豈自為險易哉亦因乎卦耳小卦之所向非失則小疵也於是失係之以凶小疵係之以悔吝焉借曰吉无咎非危懼而得平安乎大卦之所向非得則補過也於是

得係之以吉補過係之以无咎焉借曰凶悔吝
非慢易而致傾覆乎如此方得融貫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道之原也易書道之管也道莫大於天地而易書卦爻之道則與之同其大惟準乎天故立天之道无所不具惟準乎地故立地之道无所不該其兼陰兼陽也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天地之曰理曰性曰命者一皆彌之而無所遺其分陰分陽



也有以極其節目之詳而天地之曰理曰性曰命者一皆綸之而无所亂是彌非有外於綸也合萬爲一即綸之渾然也綸非有外於彌也一實萬分即彌之燦然也易道之大如此此其所以周聖人之用也

○此一節爲下文張本也二句相承須看得故字有下落方好言其與天地準故能體天地之道而即其彌綸天地益見其與天地準也曰準準其道也非徒準其形也彌者自其外而觀之包括得盡綸則其中之件件節目各有條理也彌而綸焉則非空疎無物矣綸而彌焉則非判然不相干矣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以聖人用易窮理之事言之天文地理皆幽明之所在而其所以然之故理也聖人以易書卦爻觀乎天文之晝夜上下察乎地理之南北高深則知



夜之與下北之與深皆幽也而所以幽者陽變陰也晝之與上南之與高皆明也而所以明者陰變陽也是能知幽明之故矣人物之死生必有說之難明者理也聖人以易書陰陽之理原其始之何爲而生反而觀其終之何爲而死則知始之所以生者一氣之合陰變陽也終之所以死者一氣之散陽變陰也自此知生死之說矣造化鬼神之情狀其妙不可知者理也聖人以易書陰陽之理觀夫造化之發育萬物方其始也陰精陽氣妙合而

凝物於是乎成及其終也精氣斯盡魂游魄降物
於是乎變則知其合者自無而有陰之變陽神之
伸也其散者自有而無陽之變陰鬼之歸也自此
知鬼神之情狀矣天文地理固天地之道也始終
者天地中之人物鬼神者天地之造化亦莫非天
地之道也易書之中有以彌綸之故聖人用之而
理无不窮也

○天文而曰觀地理而曰察者就俯仰遠近而分
也何以爲天文日月星辰是也有日月則有晝



夜有日月星辰之升降則有上下何以爲地理
山川陵谷是也有山川陵谷則有南北高深晝
夜上下南北高深皆幽明之迹也非故也故則
其所以然之理也陰陽是也死生就人物之終
始言鬼神就造化之所以終始人物言原始要
終是從人物生有之後推原始初之所以生處
又從那始初回轉來看其終竟之所以死處陰
重濁有迹故爲精陽輕清無形故爲氣精氣合
方成人物人物既成則氣爲魂精爲魄其生也

以精氣之合其死也以精氣之散其散也魂氣
歸于天精魄歸于地各還其原也鬼神即中庸
鬼神之爲德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惟以陰
陽之理求之而情狀在其中矣情狀二字不必
分猶言形迹氣象也合而觀之幽明陰陽之顯
晦也死生陰陽之消息也鬼神陰陽之屈伸也
三者理之最難窮也此而能窮則天下之理无
一之不窮矣故獨言此舉重以見輕也然陰變
爲陽陽變爲陰亦論其理耳葢凡陽皆陰之變



凡陰皆陽之變自是理如此非必今之明者乃
向之幽者復來也今之死者可爲後來之生也
既屈之鬼可爲復伸之神也氣化生息无有窮
盡如人鼻息嘘吸不資所嘘之氣以爲後來之
吸亦不資所吸之氣以爲後來之嘘也如拘泥
之亦不善用易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

以聖人用易盡性之事言之易之書本與天地準而聖人用之以盡性則與天地相似也夫未相似猶不免於違既相似則吾之心無以異於天也天地之理亦無所間於我何違之有何以見其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蓋天地者仁智之原易書者仁智之府聖人者用易以配天地而為仁智之宗也以仁智之見於處常言之天下之理有散入於民情物類之中者聖人之智足以周之而纖悉無不照天下之人物有不能以自全者聖人之道又足



以濟之而生養无不周夫智及而仁不能行則智多空虛無實似不免於過也今智而濟之以仁則有是實見亦有是實用殆非窮高極遠流於蕩而无歸者何過之有以仁智之見於處變者言之事之不可以常理行者聖人則委曲遷就而權以行之然不泥乎經亦不叛乎經也時之不可以常理處者聖人則宛轉從宜而權以處之然不泥乎常亦不失乎常也蓋智以達權仁以守正有並行而不悖者何流之有然聖人之智非特智周旁行已

也聖人之仁非特道濟不流已也天理流行通極於性而命者所從出之原也聖人心與天通優游無間命與心融默契不違則得乎理忘乎物其通也固天命之樂其窮也亦非天命之累即其見大心泰之妙殆有利害得喪皆吾度外者何憂之有無變而智益深矣吾心之仁本不容間而土者行仁之地也聖人則身安乎土素位以盡道心一於仁隨處以皆安仁無息而愛亦無息達而得施其濟衆之澤固愛也窮而為一念及物之心亦愛也



即其視人惟我之懷殆有天下國家皆吾度內者亦何所不愛乎能愛而仁益篤矣蓋曰仁曰智其性雖殊而皆陰陽也則皆天地之道也易書之中有以彌綸之故聖人用之以盡性也

○與天地相似句且虛虛說弗入仁智講相似不違只是一正一反說未相似故不免於有違既相似矣何違之有智周以下正見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凡行不掩言謂之過仁不掩智亦謂之過也仁足以濟其智則智為實用之智而不

失於空虛夫何過焉旁行如正道行不得却從偏路行也不流只於旁行上見之旁行而不出於道義之外斯不流矣如不告而娶旁行也而所憂在无後則不流矣放弑旁行也而順天應人則不流矣旁行者行權之智非知得精惡能行權不流者守正之仁非守得正惡能不流天以理言仁義禮智是也命以從出之原言於穆不已是也或以吉凶禍福爲命者非也樂非徒樂分明有優游自得之意知非聞見之知分明



有渾合默契之意安土敦仁作一串看言隨所往而無非仁也土以所處之地言仁以吾心之理言地有不同而吾之理則無時可離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素位而行隨寓皆安此心之天理不擇地而有所存亡矣敦厚也盡去私欲純是天理无一處一時之或間也仁非有外於愛即愛之存於內者也愛非有外於仁即仁之達於外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以聖人用易至命之事言之天地之化命之流行也而一氣渾淪莫知其端似不免於過矣聖人則用易以範圍之治歷明時以經乎天判之爲四時別之爲五行而天有常度矣體國經野以緯乎地畫之爲九州辨之爲五方而地有常紀矣尙安見其過乎萬物生於天地間乃命之付與也顧天地能生萬物不能使之各盡其性若不免有遺也聖人則用易以曲成之於人則爲之養爲之教无一



人不得其所於物則爲之制用爲之遂生無一物不得其所夫何遺之有乎晝夜者天地氣機之迭運命之循環也若難乎兼知矣聖人則以易通之知晝矣而又知晝之因乎夜知夜矣而又知夜之因乎晝動靜無端陰陽合德直與造化之消息盈虛相爲渾融默契非徒聞見之知已也夫天地也萬物也晝夜也其理本微妙而莫測其用本變化而不窮皆神易之所寓也聖人範圍曲成通知之則神易不在造化而在聖人矣大凡物之有定在

者皆可以方求之聖人以一心之靈明爲萬化之主宰謂其在天地也而未始不在於萬物也謂其在萬物也而未始不在於晝夜也此其神何方之有物之有定迹者皆可以體求之聖人以一身之變化爲萬方之經綸謂其能範圍也而未始不能曲成也謂其能曲成也而未始不能通知也此其易何體之有夫天地者陰陽之氣也萬物者陰陽之形也晝夜者陰陽之運也神者陰陽之合一不測易者陰陽之推行有漸也陰陽之理彌綸於易



晝故聖人用之而至命若此也

○命者天命也即理性之原也至命者言直到那天命處與之爲一也化字以氣化言天地之化何以有過蓋未範圍之先自人之視天地言也一氣渾淪莫知其端不有以範圍之則天只是籠統相屬孰知其爲春夏秋冬地只是一塊荒土孰知其爲東西南北是之謂過矣範如人範金使成形器圍如人圍牆使有界址分明是就泛濫無收拾處收拾起來使成個事物而已曲成者委曲以造就之其術無所不盡也遺缺也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使有遺缺而不成也曲成不遺須見贊天地之化育意方是至命不曰天地之道陰陽之道而曰晝夜之道者晝夜猶環者也其他道理固亦循環但晝夜則人共知其循環也晝夜所該極廣如旦暮者一日之晝夜也晦朔者一月之晝夜也寒暑者一歲之晝夜也死生者一世之晝夜也古今者萬世之晝夜也凡一聚一散一屈一伸无非晝夜也上文



天地萬物皆在其中本義所謂幽明死生鬼神者非以此爲晝夜也其道即晝夜之道也盖舉一以例其餘耳知晝夜之道重在循環意通猶兼也知晝而未知夜非兼也知夜而未知晝非兼也惟合晝夜而周知故爲兼知也言晝夜則天地萬物在其中矣言知晝夜則知天地萬物之道在其中矣通知者以易陰陽之道而知之也神者心之所經綸也易者身之所運用也神非有外於易所以主宰乎易者也即天命之一

故神也易非有外於神所以運用乎神者也即天命之兩故化也天命之神無方聖心之神亦無方天命之化無體聖心之易亦无體此之謂至命也

○讀此章須得聖人贊易道之大意其曰聖人用易者皆所以明其大也厥初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方能作易豈至既有易之後一一用易而後能窮之盡之至之哉要之天地之理悉備於易聖人一身无一非易則有似於用易者耳神无



方句有欲作易書說者亦隨命題何如耳如出一節一句則就聖心說如出全章則就易書說與首句相應言聖人之用易至於如此見得易書之神或在陰或在陽无方所之可滯者與天地之神相準也故能周聖人无方之用也易書之易或爲陰或爲陽无定體之可拘者與天地之易相準也故能周聖人无體之用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何謂也即陰陽之氣非滯於一也對待之中有互根之妙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是氣之散殊即理之各足氣之迭運即理之流行也不謂之道而何哉

○理氣原不相離氣載乎理理附於氣氣非理則無所主理非氣則無所附朱子所謂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是也然理不可見氣之循環則有可見故即其可見者以名其不可見此陰陽之所以爲道也陰陽所該極廣天地



人物皆在其中但只宜空講未可露下文之意或以專一直遂等語入講則似專指造化失之偏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以天人賦受之界言之方其靜時未有善之可言也惟二氣發育繼貞靜以成舒動之功斯時也氣之方出而理亦因以行焉蓋純是天命之本體未有一毫人爲物欲之累雜於其間故以善歸之也然猶未有性之可言也惟精氣凝聚合大小以成

有定之化斯時也氣之方行而理亦賦焉蓋物物一太極人人一无妄故以性歸之也夫繼之時固動而屬陽然善之中而性涵焉是陽之未始不爲陰也成之時固靜而屬陰然性之中而善具焉是陰之未始不爲陽也此道之所在也

○繼者繼靜而動是接續不息之意成者既動而靜是凝成有主之意天下之理本无不善特自其原於天則曰善付於人則曰性耳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以人氣質之稟言之得陽氣之多而偏於動者仁也蓋欲行則行欲爲即爲一於發舒而无一毫収歛之意者也惟其偏於動也故只見動不見靜遂謂道之止於仁也而不知仁之外有知焉得陰氣之多而偏於靜者智也蓋欲行而不果行欲爲而不果爲一於收歛而无一毫發舒之意者也然其偏於靜也故只見靜不見動遂謂道之止于智也而不知智外有仁焉至稟陰陽之氣駁雜而不純者百姓也彼非終身不由於斯道之中但行不著習不察既不知有仁矣又安知仁中之智既不知有智矣又安知智中之仁夫君子之道仁智不偏陰陽合德者也彼仁智者既偏於所見百姓又一無所知此君子陰陽全體之道所以鮮其人也然仁智所見雖偏而道未嘗不全百姓日用不知而道未嘗或外一陰一陽之道不又於此可見乎

○仁智俱就氣稟之偏而言見之指仁智謂之指道二見字乃偏見之見非自見之見蓋惟稟之



各異故見之各偏也謂之二字須看得有下落言他偏了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之止於此也非謂名此道爲仁智彼亦不自知其爲仁智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以造化之出入言之其生生之意自內而達之於外氣之噓也理之行也而仁於是乎顯矣自外而歛之於內氣之吸也理之立也而用於是乎藏矣顯諸仁者造化鼓萬物之出機也然其出自出造

化無心也非若聖人憂勤於外以造天下之仁也
藏諸用者造化鼓萬物之入機也然其入自入造
化無心也非若聖人憂慮于中以成天下之用也
夫其仁之顯也固爲德之盛而顯之以無心則其
德不可得而名也何盛之至也用之藏也固爲業
之大而藏之以無心則其業不可得而窺也何大
之至也是雖崇德廣業莫過於聖人而亦不能與
天地並矣
○顯仁藏用即帝之出入須就造化氣機上講不



可以物言仁謂造化之功只是二氣五行化生
萬物即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也用妙用也不
曰體而曰用者以此爲有用之體用即妙於體
之中也德在仁之內業在用之外德在仁之前
業在用之後故註曰德之本業之發正以見其
相表裏也或問聖人盛德大業不若天地之无
憂可謂未至乎曰此特即聖人之至以顯天地
之尤至非抑之以爲未至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然業者事功之顯於外也藏用則內矣何以謂之
大業蓋內未有不根乎外者也今觀藏用之時理
無一而不具氣無一而不該所有蓋甚富矣雖非
即此以爲大業由積以究其施其發之也豈可限
量乎故謂之大業也德者生意之足於中也顯仁
則外矣何以謂之盛德蓋外未有不根乎內者也
今觀顯仁之時理因時而益顯氣因時而益彰益
與日俱新矣雖非即此以爲盛德由施以究其蘊
非其積中之盛何以至是乎故謂之盛德也藏用



陰也而謂之大業則陰未始不爲陽矣顯仁陽也
而謂之盛德則陽未始不爲陰矣此道之所在也
○富有一節乃即其互根之妙以原其德業之所
由名也日新字講要體貼分明有自微至著生
生不已之意富有之謂大業猶即抱負之多而
占其設施之大也日新之謂盛德猶即事功之
著而卜其涵養之深也
生生之謂易
以陰陽之循環言之天地間陰陽二者而已陰不

窮於陰也陰爲陽之根即生乎陽陽不窮於陽也
陽爲陰之根而生乎陰陰生陽則陰變爲陽矣陽
生陰則陽變爲陰矣凡天地之消息盈虛人物之
動靜榮悴皆生生也皆易也皆道之所在也
○此節之意無所不通若專出此節則泛就造化
人物相生之理而論之若兼上文而言則繼成
之相乘仁智之相爲用顯藏之互爲根亦皆生
生之所在也若兼下文而言則象法之相禪占
事之相因亦皆生生之所在也當隨時斟酌不
可一律也本義理與書特論其理如此其實不



必兼書說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以物生之序言之萬物之生方其流行之際理氣
方凝體質未固依稀其形容恍惚其狀貌蓋未有
法之可見但成一象而已斯時也輕清而屬乎陽
則謂之乾蓋物雖不可以言乾然物理之幾微即
造化之輕清其屬乎陽一也及其物生既著體實
既成或大或小森然畢具蓋不徒有其象而且有
其法矣斯時也重濁而屬乎陰則謂之坤蓋物雖
不可以言坤然萬物堅固之形即造化重濁之迹
其屬乎陰一也成象陽也然象之中而法具焉陽
未始不爲陰也效法陰也然法之著而象呈焉陰
未始不爲陽也此道之所在也
○上言繼善成性以付受言有在天在物之分顯
仁藏用則專就天地之化言成象效法則專就
萬物之生言此三者之別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以易之占筮言之筮者以蓍問易究其七八九六
之數觀其所值者何卦何爻而因卦爻之辭以知
未來之吉凶此則問焉如響天下之疑於此乎決
矣故謂之占既而以所占卦爻之理見之行事吉
以之趨凶以之避此則鼓舞盡神天下之事業於
此乎成矣故謂之事占者事之未定屬乎陽也而
未始不屬乎陰事者占之已決屬乎陰也而未始
不屬乎陽占事之所在皆道之所在也
○占字乃占卜之占非象占之占也事字乃事業

之事非有事之事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而觀之道太極也陰陽動靜也太極無所不在而動靜互爲其根旣遍體於善性仁智之中又迭運於顯仁藏用之際旣變化於陰陽相生之内又流行於乾坤占事之間將欲測其其爲陰而未始不根乎陽也將欲測其爲陽而未始不根乎陰也如此者將不謂之神乎葢神者道之妙用也凡囿於物則非神而曰不測則體乎物而不可以物名



也凡膠於器則非神而曰不測則超乎器而不可以器名也其在造化則動靜一原所謂一而神也其在人事則體用一貫所謂神无方也語道而至於神斯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要之始而求道於陰陽見道於無而未嘗無也終而歸道于神見道于有而未嘗有也非深于道者其孰能知之
○夫子此章所以明道其自首至之謂事俱是明道之不離乎陰陽末節則言道之不倚于陰陽也此章之意與太極圖解極相彷彿道即太極也陰陽即動靜也太極不離乎動靜而實不雜乎動靜道不外乎陰陽而實不倚於陰陽夫子恐談空者之離之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欲人求道於陰陽之中又恐執有者之倚之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欲人得道於陰陽之外如自一陰一陽出至君子之道鮮是夫子論道之全體原其所本全而著其所由偏也葢道不外乎陰陽方其原於天也陰陽流行而人得之爲義理之性者未始不同也及其賦於人也陰陽



雜揉而人得之爲氣質之性者未始不異也若出至盛德或至至矣哉是論道之具於天人推其所由偏而著其所由全也葢道不外乎陰陽之運而陰陽流行于天人之間繼善天也成性人也然在天者雖無不備而在人者則有不全故曰仁曰智就成性之後言也然在人者雖有不全而在天者則無不備故曰德曰業就繼善之初言也若出到生生之謂易是夫子論道而詳其動靜之兩端著其動靜之无端也以一陰

句作一頭而以生生句總承上文其中曰善曰性曰仁曰智曰德曰業非兩端乎善性之相乘仁智德業之互根非無端乎若出仁者見之二節是言人或於道有所偏造化於道極其全也若自顯仁出至生生之謂易則生生一句只就造化言方見相承顯諸仁者闢戸之乾也藏諸用者闔戸之坤也生生之謂易者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也若自顯仁出至之謂坤則顯仁至生生即闔闢變通化育之功也成象二



句即見象形器生物之序也若自生生出至占事則以生生一句兼理與書在其中成象節是生生之妙見於物理極數節是生生之妙見於易書也若自生生出至之謂坤則生生一句是生生之妙下二句是生生之序也若自生生出至末則以生生句作一項中二項相對末句作一尾蓋上文俱是即陰陽以明道此則言其易之無體而神之無方也生生三節俱言陰陽且漫着道字末節方言道之妙於陰陽也生生者

陰陽兩端循環不已所謂易之無體也陰陽不測者斯道之妙合一不測所謂神之無方也成象二節承生生講而末節又兼承上二節講若自一陰出至尾則首尾固爲明白而中間頗難收拾不如以天人立骨而以生生帶顯仁節說自天人稟受之界而言則善屬乎天性屬乎人也由人之稟而言則有仁智有百姓焉由天之運而言則其顯藏爲無心其生生爲不已焉惟其天運不已象法於此乎分矣惟其人事不齊



占事於此乎設矣至於神則天人之至妙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夫易者載理之書也自其中之所蓄言之其至廣而無所不有自其外之所統言之其至大而无所不包益使易之理或及於遠而遺於近或徹乎上而遺乎下謂之廣大不可也今以言乎遠則千里之外萬世之久皆此易理之變化浩乎流行而无

間何槩之有乎夫天下之迹有遠而理則無遠也以言乎近則几席之下瞬息之頃皆此易理之變化不待安排布置而隨在各足何所於偏乎夫天下之迹有近而理則無近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仰際乎天而及天之所覆俯蟠乎地而及地之所載一理渾淪縱横錯綜无所不該又安有一之不備乎夫天下之迹有上下而理則無上下也曰遠曰近曰天地之間言天下之廣大莫出於此曰不禦曰靜正曰備矣言天下之廣大莫備於易也



○廣大二字有別大自其外包括得盡說廣就其中含蓄得多說首句只宜虛虛講下三句言易理之无物不有无時不然正形容廣大之模樣也遠近對直說天地之間四散說或泥天地之間以遠近爲不兼時者非是自有天地以來莫非易理孰謂天地之間專指一時而已耶不禦靜正備矣俱指易說不禦二字最貼遠字意言其无遠不到而莫之止也靜者不待安排布置也正者偏之反也此有彼无則偏於此彼有此无則偏於彼易則即物理存故不偏不偏故正也此亦只是形容廣大模樣未及其實也其實則在第三節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然易之所以廣大者一本諸乾坤而得之也夫乾天之性情也方其靜與坤別而爲利爲貞也雖未見於生物而生物之心常存不貳何其靜之專也及其動與坤交而爲元爲亨也則時至即行沛然



莫禦何其動之直也靜專以涵夫動直之本動直以達夫靜專之用是以乾一之氣下行於坤內之間物之受其氣者無不資之以始矣此乾之大所由生也夫坤地之性情也方其靜與乾別而爲何爲貞也舉萬物之生意收斂於內何其翕也及其動與乾交而爲元爲亨也舉萬物之生意發散於外何其闢也靜翕以藏夫動闢之端動闢以顯夫靜翕之能是以坤二之量仰承乎乾一之施物之受其形者莫不賴之以成矣此坤之廣所由生也

觀乾之大則易所以摹寫乎乾之理觀坤之廣則
易所以摹寫乎坤之理此易之所以廣大也
○動靜就乾坤之造化言廣大就其功用之及物
言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以其靜專動直靜翕
動闢皆天地之性情也至下文配天地則專以
形體言矣天地之道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
心廣大二字俱就生物上看本義所謂乾以質
言者特以明其廣大之所分屬耳此節言天地
之廣大正以見其爲易書之原而未當以易書

是之
廣大配天地通變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
善配至德
易惟效乾以爲大故其大之至也有以配乎天法
坤以爲廣故其廣之至也有以配乎地蓋在易書
則時靜而靜時動而動而彌綸極於不遺在天地
則靜專靜翕動直動闢而覆載極於無外易之道
一天地之道矣夫易而配乎天地則其理又焉往
而不合哉自其廣大之見於趨時也九六之迭用

往來之不窮不有所謂變通乎是變通也有以配
天地之四時焉益四時之間得序而進成功而退
本循環而未嘗已也易之變即寒暑之更代易之
通即通復之無端其與天地之運一而已矣自其
廣大之見於稱名也奇屬乎陽偶屬乎陰不有所
謂陰陽之義乎是陰陽也有以配天地之日月焉
蓋日月之運或爲陽之精或爲陰之精本有定質
而不可易也易之陽即日之明於晝易之陰即月
之明於夜其與天地之精一而已矣自其廣大之

見於性情也奇而陽者德行恒易偶而陰者德行
恒簡不有所謂易簡之善乎是易簡也即吾人所
具之至德焉蓋人之德其心之明白本與乾同其
易也其事之要約本與坤同其簡也易之易即至
德之蘊諸中易之簡即至德之章諸外其與天地
所付之理一而已矣合而觀之曰變通曰陰陽曰
易簡皆廣大之所統也曰四時曰日月曰至德皆
天地之所該也所謂不禦而靜正者在是所謂上
下之悉備者在是此易之所以爲廣大也

○舊說以此節廣大與變通等作四項看比上文之廣大爲較狹此說甚爲支離均一廣大也安得有廣狹於其間哉或謂此節不必以廣屬地大屬天與上文稍異此說尤爲牽强均一廣大也安得有同異於其間哉變通者一陽一陰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不可謂陽變而通於陰陰變而通於陽義猶名義之義至德只就人之身心言如首章所指是也不必以仁義禮智分貼本義所言二字輕猶言卦爻中之所具耳非辭言也首節贊易理之廣大次節則言其廣大之由末節則言其廣大之實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之爲書也洩造化之機開道學之原其至矣乎夫易以通神明之德而聖人之所以崇德者資焉以定天下之業而聖人之所以廣業者資焉然何以見易爲聖人之崇德也蓋德具於心而心之神明有智焉是崇德固以智爲先也而易非智之原乎聖人窮易理於心極深研幾窮神知化而識見之高邁上達乎性命之表其爲智也崇矣何以見易爲聖人之廣業也蓋業體於身而身之節文有禮焉是廣業固以禮爲先也而易非典禮之會乎聖人體易理於身盡其大不遺乎小務其精不忽乎粗踐履於是乎篤實躬行於是乎切至其爲禮也卑矣然其智禮之崇卑非尋常之所謂崇卑也高明上覆崇莫過於天天無一物不在照臨之下

易經見說　卷七上

聖人無一理不在洞察之中其崇之極如天焉崇至於效天而德之達諸天者將不與之俱崇乎博厚下載卑莫過於地地無一物不在承載之上聖人无一理不在實踐之內其卑之極如地焉卑至于法地而業之躋乎地者將不與之俱廣乎

○夫易須先叫出易字然後言聖人之用易方順語氣必言聖人者益言德之崇業之廣莫過于聖人而且資于易正以見易之至也于智則曰崇于禮則曰卑者蓋知則虛靈洞達超出尋常

禮則纖悉毫末在所必計其義各有攸當也然智而曰崇則無所不知可見矣不然淺近之知能無遺知乎禮而曰卑則無所不行可知矣不然虛遠之行能无遺行乎講此題須貼崇卑字亦要根用易意方得崇效天二句是形容上句非一節深一節也效法非著力字智崇所以能崇德者所見日向上去而所得日進於高明矣禮卑所以能廣業者凡事皆著實做而所行皆有實地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之智禮由易而崇卑聖人之德業由智禮而崇廣如此則自然之妙用當何如哉吾見天以其崇者位於上地以其卑者位於下陰陽二氣相爲流行而闔闢之不窮屈伸之相感者在其中矣聖人之智崇如天則成性之高明者存而又存而緝熙爲之无間亦猶天之位于上也禮卑如地則成性之篤實者存而又存而純一爲之不已猶地之位於下也道義不從此出哉道非他也即性之渾然也自性而率之斯爲道焉義非他也即性之燦然也自性而裁之斯爲義焉智存於性則道由此明義由此精一實萬分一天道之變化也而崇德斯極矣禮存於性則道自我履義自我行一本萬殊一地道之變化也而廣業斯極矣夫智禮而至於配天地之崇卑聖人之性與天地同其體也而實資易以爲之體道義而至於合天地之變化聖人之性與天地同其用也而實資易以爲之用此易之所以爲至也



○天地設位一節正言用易之效以見其爲崇德廣業之極也天地設位是承上起下之詞蓋天地設位正爲成性道義而設實因上文之效天法地而來設位即上文之崇卑也言天地以肇變化之端即言成性以爲發用之本成性本成之性即天命之性之在我者本然完具無所虧欠也此性人所同具惟聖人智崇禮卑爲能舉性之全體而盡之耳道義皆自性而出者就見於事上說道乃其統體義即其中之條件也智

之中有道義禮之中有道義至道義之門則從容中道從心不踰而得時措之宜乃德崇業廣自然之妙也舊說謂成性爲道義之門則道義之得於心者日新月盛而德崇道義之見於事者日積月累而業廣此說與本義有悖不知成性存存爲何等時猶不得謂之德業耶且必道義出然後日積月累而後謂之德業耶看此章須要把中間字義看得明白然後得上下文意相貫大抵性一而已吾性中本自高明而所以



擴之者智也吾性中本自廣大而所以體之者禮也是智禮者盡性之功也自其得於心則爲德體於身則爲業是德業者由禮智而生即性之全也自其事物之統體者爲道事物之散殊者爲義是道義者由禮智而出即性之推也天地不過同此性聖人不過盡此性易書則具是性而爲天地聖人之管也首言易其至矣此句且空空講上言天地而承之以天地自然之變言德業而承之以德業自然之妙俱以明易爲聖人崇德廣業之書而見易道之至也然須知德業非二致智禮非兩功內外終始之辨一而已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易有象焉是何謂也蓋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有以見宇宙間造化事物參差雜亂之不齊然總不外乎陰陽消息兩端於是將畫卦時即天下之



賾比度其形容之異凡爲陰陽爲純雜者無不想像於言意之表從而畫卦以象之三畫皆奇以象其純陽之物宜三畫皆偶以象其純陰之物宜二奇一偶二偶一奇以象其雜陰雜陽之物宜夫其始也因賾以畫卦其終也即卦以象賾是卦一立而俯仰遠近之理在其中矣是故謂之象也

○此節釋象字歸重在象其物宜一句見天下之賾爲下二句而設擬諸形容又爲其下一句而設勿以形容物宜對講爲是又須要體認何者

爲賾爲形容爲物宜何以謂之擬何以謂之象盖易不外乎陰陽至賾者陰陽之散見也形容猶言模樣也即至賾之形容也特自其擬之則曰形容耳物宜猶言物類也即至賾之物宜也特自其象之則曰物宜耳擬就畫卦之時言擬此陰陽也象就畫卦之後言象此陰陽也是皆所以象天下之賾此象之所由名也或欲以象指彖辭言如彖言乎象之例則於形容物宜數字終爲難通而於前後所言象者俱相悖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易有爻焉是何謂乎蓋聖人有以見民生日用之煩爲小爲大爲常爲變不知凡幾然莫不有義理存焉於是將係爻之時即事以觀其理就其衆理之統會求其一理可行之還據理以用其中就其一理之可通立爲經常不易之法於爻之循乎典禮者則係詞以斷其爲吉於爻之悖乎典禮者則係詞以斷其爲凶是其始也觀動以係爻而其終也因爻以效動爻一立而遠近情僞之變盡於此矣是故謂之爻也

○見天下之動一節句句與上文相對見天下之動對見天下之賾句賾兼造化人物言動則專就人事言也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對擬諸其形容句俱就將畫卦係辭之時言係詞以明其吉凶對象其物宜句正以明爲象爲爻之義觀其會通二句亦頗難看會者乃衆動之會通者乃會中之通而通即典禮之所存也但據事理



而言則曰通據聖人立個常法而言則曰典禮耳蓋天下之動自有關著衆理處不可得此而遺彼不可得彼而遺此然就其中而求其理之當則無不可行者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此會中之通也不以觀其會觀其通對說聖人得其通就把這通來立個常法教人去做所謂行典禮也行字須活看不可就聖人身上說盡此句與擬諸形容一例分明是將係詞之時看這理之可行便欲立爲經常之典使後聖人有準的

非聖人自家行此禮亦非平素立一個典禮以示人也其實典禮有何事見只於下文係詞上見之但此句是未係詞先擬一個準的在此未可就係辭上講耳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聖人因天下之賾以立象是象所以著天下之至賾也賾則雜亂而無統宜若可惡矣然形容極其比擬之當物宜得於審究之精有一物之象必有



一物之理物括於理則非博而寡要者如之何其可惡乎聖人效天下之動以命爻是爻所以著天下之至動也動則變易而不窮宜若可亂矣然皆觀其會通之宜循其典禮之規有一事之動必有一事之理理以貫事則非泛然而無綱者如之何其可亂乎不可惡不可亂則一言一動莫非易之理所爲用矣凡有言也觀變玩占以決所言之幾要見易之理如何吾之言如何合諸易而擬之當而後見諸言焉凡有動也觀象玩詞以求所行之

理觀變玩占以決所行之機要見易之理如何吾之動如何合諸易而議之當而後見諸動焉夫易者變易以從道者也吾擬之而後言則其所言者莫非易之理凡危言遜言諦上語下皆得夫當可之施不有以成其言之變化耶易者變通以趨時者也吾擬之而後動則其所動者莫非易之理凡或仕或止或久或速皆得其時宜之妙不有以成其動之變化耶蓋言動本是變化之物而易則具變化之理此易所以周天下之用也此人所以不



可不擬議於易也

○言天下之至賾二句總是言爻象具乎至理以見其可用言是著示之義擬之而後言節正言人之用易也擬者比擬之謂議者計議之謂俱兼動靜在其中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慎乎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者何謂也言誠信感通之理也蓋君子所以通天
下者惟言與行而言行之所以孚天下者惟心之
誠耳如居室之間一號一令皆本於由衷之誠是
出其言善也誠則感乎人心雖千里之外爲聽聞
所不及者猶且應之况近而習聞其言者乎如居
室之間一號一令皆出於虛僞之飾是出其言不



善也僞則拂乎人心雖千里之外爲聽聞所不及
者猶且違之况近而習聞其言者乎言如此行可
知矣蓋言者心之聲也有聲則天下之共聞係焉
一出乎身則加乎民而不容掩行者心之迹也有
迹則天下之共見係焉一發乎邇即見乎遠而不
容藏聲聞之與蹤跡之彔著若是乎其速也言
行其君子之樞機乎蓋樞一動而戶斯闢機一動
而矢斯發言行一動即加乎民見乎遠不謂之樞
机而何惟樞機之發而善則人應之而榮應在人

而召之者我也樞機之發不善則人違之而辱違
在人而召之者我也是言行也豈惟召千里之應
違關一身之榮辱哉人與天地本同一體其精神
自相流通故言行善則以順名順而休徵至言行
不善則以逆名逆而咎徵至此一言行也以名榮
辱以動天地其可不愼歟即此爻而擬議之見人
之當謹言行也
○此條只是反覆議論以明感通之理誠信之理
無所不通此獨以言行言者感通之理於言行



爲尤大也君子居其室二段是言言之足以感
人而行在其中言出乎身以下則申明其意言
行一句則推廣其意俱是以明感通之理此君
子以有位者言言命令之類也行政事之類也
室字正與千里字相應言其出言特在居室之
間而應違已及千里之遠言出乎身以下言應
違之所以異者正以其言行感通之速講出身
加民及樞機句只言其感通之速以見其應違
之由榮辱二字與應違相應動天地則極言之

此乃中和位育大道理如此或只就降祥降殃
上說或欲只承上文說謂民之應違即天地之
禍福意義似淺可不慎乎總結上文擬議之意
須於講末見之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
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何謂也言君子之道
同其心不同其迹也蓋以迹而言則或出而仕或
處而不仕或默而不言或語而言其迹異也以心



而言則出以救民處以修巳語以明道默以安身
要只是成一個是而迹非所論也夫惟其心之同
故此之心而彼諒之彼之心而此諒之譬如之孚
不可得而間也不猶利刃之斷金乎何者天理所
在本無彼此之隔也惟其心之同故彼之言此覺
其有味此之言彼覺其有味言論之相入莫之或
厭也其臭不有似於蘭乎何者天理所在本有自
然之味也即此爻而擬議之見人之貴於同心也
○先號咷而後笑者只是始異終同之象先後二

字不可太泥二人同心是提頭其利斷金對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其利斷金者只是形容其孚
契無阻隔之意非真能斷金也本義物莫能間
一句是解出斷金二字間是阻隔之意若利刃
之切物物迎刃而分何能阻隔得他語意如誠
貫金石之類通典謂讒邪不能間之此說不好
若謂讒邪之類則斷金如易之取象矣言語有
味者以心之同皆中正之歎宜也楊氏曰君子
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



間心心異跡同君子不以心混跡故同人之先
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
計也出處同道則禹顯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
則史直蘧卷同一心意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
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矣
蓋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
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
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

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者何謂也蓋言君子畏愼之道也夫苟錯諸地旣已安矣而藉之用茅益無傾覆之虞何咎之有是其不以旣安爲安而必圖其久安不徒愼而愼之至也夫茅不過一微物耳何其薄也然以之爲藉物之用則可以表敬愼之心而獲久安之利何其重也斯術也豈直藉物已哉君子於天下之事一守此術以往方始而圖終見



利而思害以之持身言行必謹也以之出治預防必周也則施爲盡善擧動萬全其持身也寡尤寡悔雖大過之事亦可以爲之而无履錯之愆其出治也善始善終雖大過之時亦可以處之而无傾覆之患矣即此爻而擬議之見人之當畏愼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者何謂也言謙之受益也蓋人臣勞於王事者勞也有功於王家者功也人處功名之盛鮮不以之自恣者而彼忘其爲勞不因之以矜伐忘其爲功不因之有德色此非器識之優度量之宏者不能也九三之所謂勞謙者正言其有功有勞旣特出乎羣臣之上而不伐不德乃能自處乎衆人之下此君子之道也而其心果何心哉蓋勞也功也皆人臣所秉以爲德也九三之德則欲其盛焉凡臣職之當爲者彼皆欲其無所不盡而不自知其勞與功爲已至也不伐也不



德也皆人臣所持以爲禮者也九三之禮則欲其恭焉凡臣節所當謹者彼皆欲其無所不謹而不自知其勞與功爲可恃也夫德欲盛而禮欲恭則其以功下人者正欲益求其盛益致其恭也此九三之謙也謙者人之所同好吾能致恭則勞而不伐莫與爭勞矣功而不德莫與爭功矣天子諒其忠百僚服其度可以長守富貴矣不亦有終哉即此爻而擬議之見人之貴於謙也

○勞而不伐三句且只發揮爻詞而據理以贊之

未指爻說至語以其功一句方指爻詞而釋其義勞而有成績斯爲功不伐者不矜伐也不德者無德色也故曰厚之至贊之也上言功勞下獨以功言者言功則兼勞矣德言盛二句是推九三之心也二言字與永言孝思言字同猶念也故本義以欲字解之德字就外面說如德澤之類方與勞謙意相承此恭字正與下文致恭字相應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易曰亢龍有悔者何謂也蓋言滿之招損也人必善處盛滿庶可免悔苟時亢而志亦滿則无位无民无輔所必至矣能無動而有悔乎即此爻而擬議之見處亢者之貴于變通也

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易曰不出戶庭无咎者何謂也蓋言君子慎密之



道也言語者一身之門戶也惟口興戎一言僨事故凡亂之生皆言以爲之階如君之言臣下之所以爲禍福也君既與臣謀及社稷之重而輕泄其機則人得以邀其意而中傷其臣矣臣之言一身之所以爲禍福也臣既與君謀及社稷之重而輕泄其機則人伺其釁而反噬於已矣不特君臣爲然凡天下之事有關於成敗之數而不可告人者一失口而言之則不能先發以制奸反貽人以勝巳未有不害成者矣即此爻而擬議之見人之貴慎密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之情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者乃無德無位者之所爲也乘者乃有德爲位者之所居也曰君子之器則非小人之所當僭明矣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處非其據才德不堪

適啓謀利覬覦之心盜思奪之矣且小人據高位則上慢下暴乃所必至謀利之徒因得以爲辭盜思伐之矣是奪之者盜而所以致盜則處非其位誨之也伐之者盜而所以致盜則上慢下暴者誨之也猶藏之密者盜無自至而慢藏適所以誨盜容之淡者淫無自至而冶容適所以誨淫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正見六三小人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則處非其據慢上暴下則慢藏冶容之類而爲盜之招也作易者不歸罪於盜我之寇而歸罪於



招盜之人此所以爲知盜也即此爻而擬議之見有是德而後可居是位也學者引而伸之觸而長之則六十四卦八十四爻何者不可用哉

○此節四盜字皆以寇言獨誨盜之盜是活字謂偷也對淫字看

右第八章

重鐫蘇紫溪先生易經兒說卷七之上

周易上繫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伏羲之時龍馬出河有自一至十之數而其位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此天地精粹之氣聚於一物之身以顯造化之迹也然人但知其爲河圖不知其爲天地之數知其爲天地之數不知其何者屬天何者屬地故夫子即其數而分別之以示人曰天地不外乎陰陽



而已天陽也其數奇地陰也其數偶圖之一奇數之始故屬之天圖之二偶數之始故屬之地自此而三五七九皆奇也則皆天也四六八十皆偶也則皆地也蓋天地具五行生成之理而洩之河圖圖具五行生成之數而配乎天地觀河圖而天地之秘彰矣

○此處且分別其爲天地之數未可露比合等語以有下文在也本義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

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是朱子爲下條大衍晢
數根本非本節正意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夫一三五七九皆天之數是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皆地之數是地數五也是五數即五位也以五位之序言之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陽居於先而倡乎陰陰居於後而隨乎陽如兄



弟之有序然也以五位之配合言之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陽有以配乎陰陰有以配乎陽若夫婦之配合然也蓋天地無殘缺失次之五行自然相得也而生成之功各專其一也不然有一而無二是有水而無火有三而無四是有木而無金以至五六七八九十亦豈可缺一哉天地無偏枯睽絕之五行自然有合也而生成之功妙合以兩矣不然有一而無六是有始生之木而無必盛之木有二而無七是有始溫之火而无必

盛之火也以至三八四九五十庸有不合哉是相得所以爲有合之地而有合所以妙相得之機也積而數之天之數一與九十也三與七十也加之以五非二十有五乎地之數二與八十也四與六十也加之以十非三十乎以天之數合地之數五十有五而數全矣不有以成變化行鬼神哉蓋物之生成不外乎五行而數之自一至十者則爲五行嗣續之機也故天一生水三生木五生土皆變矣而地以六八十成之非化乎地二生火四生金



皆化矣而天以七九成之非變乎其變也數之奇也其化也數之偶也是數有以成變化矣氣機之運不外乎屈伸而數之自一至十者則爲出入交際之門故奇偶之生也爲神之伸矣而其成也非鬼之屈乎方生方成之時爲神之伸矣而既生既成之後非鬼之屈乎其伸也數之主其來也其屈也數之藏其往也是數有以行鬼神矣約而言之數者氣之分限節度也相得有合者氣也變化鬼神亦氣也天地運是氣者也河圖洩是氣者也此

數之所以爲妙也
○此節是分積天地之數而著其體用之妙天數五三句是分計之而著其體之立天數二十有五三句是積計之而著其用之行上文是即河圖而逐一指點云孰爲天數孰爲地數此又總而兩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也既又積而計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爲五十有五也其實相得有合正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而變化之成鬼神之行又於相得猶合而後見體即是



用用即是體非截然二物而有先後之異也變化者天地生成之功也鬼神者天地氣機之運也鬼神即其變化之鬼神也變化鬼神俱於相得有合上見之一之與六二之與七固變化也然必相得而後有全功不然如有水而无火將何以爲變化乎一之與六二之與七固鬼神也然必相得而後有全能不然如有水而无火將何以爲鬼神乎此所謂體不離用用不離體不可以先後論者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以大衍之數言之凡數始於一而終於十是一之中已含夫十而河圖之中五已該夫五十也聖人於是以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以五而乘乎十以母而衍乎子自其一而衍之則爲小衍小衍則成十矣合其五而衍之則爲大衍大衍則成五十矣其實十者一之積大衍者小衍之合皆理數之



自然者豈聖人穿鑿附會爲哉惟大衍有五十之數故蓍策之生雖以滿百爲叢而蓍策之數則以用半爲度然不虛其一則變化之機以窒員神之之用不行故其用四十有九焉惟虛其一則變從此起而易可行矣以四十有九之策分置於左右兩手之間則左屬乎陽有天道也右屬乎陰有地道也其兩儀之對待乎由是取右手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則左象天而掛一即人之配天也右象地而掛一即人之配地也其三才之並立乎由

是取左手之策而四以揲之於右取右手之策而四以揲之於左非即歲之有四時乎蓋揲必以四而化裁有定規時必以四而歲功有定期也四揲之後必有奇零之策則以其所餘之或一二或三四者扐於中三指之兩間此又所以象閏焉蓋日有氣盈朔虛之餘置閏則氣候有所齊策有一二三四之餘歸奇則多寡有所稽也扐必以再者何也蓋五歲之中必取先閏之餘日以足後閏之餘日而再成月則前无餘日矣然後別起積分以爲



後閏之始故五節之中既取左揲之餘策復取右揲之餘策而各一扐則前无餘策矣然後別取一掛以爲後變之端也合而觀之有兩儀而後有人有人而後三才備有三才然後裁成天地之道而四時成有四時然後有氣盈朔虛而閏始制此造化自然之序也蓍之先分二而後掛一而後揲四而後歸奇雖起於聖人亦莫非自然之理也是豈人之所能爲哉

○此節是言數之衍於中宮者而因以明筮法也

大衍之數只在首一句正爲揲蓍根本也大衍者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乘者駕其上之謂也猶筭法之有乘除也衍者就母數起子數之謂也此一句正爲揲蓍根本其用四十有九者邵子之學所以必於其動處起數正謂此也啓蒙謂虛一以象太極本義削去不用蓋太極不可以象言也若作文則用之亦无妨歸奇於扐已涵初扐再扐在其中象閏亦已涵初閏再閏在其中但渾言之未明白分配故下文



復重言以申其意耳此中宜渾淪講且謾分左右手爲得五歲再閏正爲再扐而設也須玩一故字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也蓋一年十二月氣盈六日朔虛六日共餘十二日三年則餘三十六日三十日爲一月又以六日爲後閏之積第四第五年又各餘十二日以此二十四日湊前六日又成一閏月便是五歲再閏也掛一當一歲揲左當二歲扐左則三歲一閏矣又揲右當一歲扐右則五歲再閏也是筮法之再扐由

歷法再閏故也或欲以此句重後扐於本文再閏及故字却看得无下落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以其生於四面者言之葢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故揲蓍之法餘三奇則九爲老陽之爻而其過揲之策則四九三十六以三十六計乾六爻之策則得二百一十有六太陰居四而連六故揲蓍



之法餘三偶則六爲老陰之爻而其過揲之策則四六二十四以二十四計坤六爻之策則得百四十有四合乾之策與坤之策而總計凡三百有六十與一期之日適相當矣是其二老之策有以葢周天之象也然不特乾坤爲然也合上下經而觀之陽爻百九十二以老陽之策計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以老陰之策計之得四千六百八策以陽爻之策合陰爻之策總而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與萬物之數適相當矣是二篇之策有以類萬物之情也

○本義云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者葢河圖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過揲之策或四九或四六或四七或四八正本四象之數而生也十者數之全也故太陽居一後面便連個九餘倣此凡四爲奇凡八爲偶者以四對八則四爲奇而八則兩倍爲偶也不必拘於一二三四之例此只以三變之末不四則八而分陰陽耳奇員圍三偶方圍四則推天地間陰陽自然之定數以爲用全



用半之根本也三用其全四用其半亦是理數之自然陽饒而陰乏也積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此以卦扐之數言也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附會此以掛扐之外揲過者言也其曰三變者通三變也不止謂末後一變也三奇則九者奇圓圍三各去了一枝不用而用其全三個三便得九故三奇則九也其揲亦九者謂三奇外之策以四揲之凡九個四也總其策而觀之則爲四九三十六矣餘倣此此以老陽老陰計乾

坤之策數者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凡揲得乾之卦者皆老陽揲得陰之卦者皆老陰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皆少陰之積則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皆少陰之積則百九十二合之則爲三百六十也當萬物之數只是言其多之至有合於萬物之多非謂萬物恰有此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合而觀之筮法之制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



度經營也如此則多寡之實可據或得五而成一變之奇或得九而成一變之偶揲蓍之事于此造端矣由是一變不已而至於三三變不已而至於九直至十有八變焉則內外咸備貞悔兼全或爲純陰純陽之卦或爲雜陰雜陽之卦揲蓍之事於此一終矣然方其四營之變已逼而十八之變未繼九變已備三畫已成或爲乾兌離震或爲巽坎艮坤斯則得其內而遺乎外得乎下而遺乎上謂其止於成易固不可也謂進於成卦亦不可也俱爲成之小耳

○八卦一句分明是足上文之意蓋上言四營成易遂乘勢説到十八變成卦處然中間有內體之卦未及發故翻足之以此句見卦有內外體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六爻既成則畫有老少之異卦爻有動靜之分即其變動處有可引之端因畫之老以爲變因爻之變以爲動或自陽之老而變也則引其緒之在陽



者而伸之不特可爲三十二之陽卦亦可爲三十二之陰卦或自陰之老而變也則引其緒之在陰者而伸之不特可爲三十二之陰卦亦可爲三十二之陽卦是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矣然易變无窮即其一卦之引伸得諸卦之類凡畫之老者皆變凡爻之變者皆動觸陽之類而凡三十有二之陽卦莫不皆然觸陰之類而凡三十有二之陰卦莫不皆然是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九十六卦矣由是措實以待虛存體以應用備事物之理則通

志成務之能天下之能事畢矣

○此極言蓍卦之變而其理无所不備也引伸觸類俱就既成六爻之後言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自令觀之道者吉凶悔吝之道即天下能事之理也德行者趨吉避凶之用乃天下能事之迹也道隱於无不能自顯惟蓍卦之所值而有辭則象以象告而休咎昭爻以情言而得失著吉凶不隱於茫昧非顯道乎德行滯於有不能自神也惟數寓



於所揲之蓍則通其變而不倦於鼓舞盡其利而咸用以出入趨避莫測其機緘非神德行乎惟其顯道神德行也是故民之有疑而不能自斷者一考之辭與數焉則受命如嚮有感即通凡其爲道也德行也莫不昭然於問焉以言之際而若賓主之相酬酢是明之有功於人也神之不能告人者一求之辭與數焉則代天地之言相神化之功凡其爲道也德行也若有以洩鬼神之秘而助其所不逮是幽之有功於神也有功于人而人之能事畢矣有功於神而神之能事畢矣妙哉蓍卦之用乎

○此承上文變易之妙言其功用之周顯道神德行承天下之能事來末二句又承顯道神德行來酬酢佑神正其用也至微者理而詞以闡之所謂闡幽也至著者德行而數以神之所謂微顯也神德行分明有若啓若翼之意所謂盡利盡神也非人之能自神也道因辭顯而實本之於數行以數神而實得之於辭本義亦互言之



耳酬酢佑神道承顯道神德行説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合而觀之天地大衍之數有生成屈伸焉有乘除損益焉揲蓍求卦之法有進退離合焉有往來交錯焉皆變化也知者不以數觀數而以道觀數不以法觀法而以道觀法若何而成變化行鬼神若何而配造化合萬物无不知也若何而爲四營爲十八變若何而爲引伸爲觸類无不知也如此則神豈外是哉蓋數之與法一氣機之迭運一奇偶

之積分若使之然而實非使之然雖欲其不然而實不得不然此之謂神神即寓於變化之中也旣知變化之道則知數原於天地而天地不得而與其必有超乎數者存而天地之秘得而識之矣法制於聖人而聖人不得而與其必有超乎法者存而聖人之精得而會之矣此可見變化非有外於神也變化者動靜所乘之機即所以通乎神者也神非有外於變化也神者太極本然之妙即所以宰乎變化者也語數法而歸之神易道其妙乎然



則易豈人之智力所能爲哉

○此節略似中庸苟不固聰明聖智一節之意蓋所以贊數法之妙也

○此章是發明河圖之數爲蓍卦之原也首二節是言河圖之數爲天地之全數大衍三節是言河圖之數爲揲蓍求卦根本四營四節是言筮法之始終末節則著其爲神之所爲也細分之則首節是言河圖具天地之數以見作易之宗次節是分積天地之數以著功用之妙大衍節則自其衍於中宮者言之以見揲蓍之法所由著乾之策二節是自其生於四象者言之以見過揲之策所由分也四營二節是承上而言筮法之序引伸節是言通變之妙顯道節是言功用之周末節是合數法而通贊之也本義所謂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只言此章有數法二者而已不可依此作分截蓋大衍之數自天地之數而得揲蓍求卦之法即大衍之數之用也大抵天地數之原也蓍策數之衍也卦畫



數之聚也河圖則所以洩天地之秘開蓍卦之先也此皆非人之智力所能爲者故始之以成變化行鬼神明數之體叚原於天地者將必有如是之功用終之以變化神之所爲明數之功用達於蓍卦者皆出於自然而然也聖人之旨深矣

○此章若自天一出至數也是言數具於河圖有以通乎造化數衍於河圖有以合乎造化也不可泥本義天地大衍之數却於五十處截只宜

在鬼神也句截下則以中宮對四面也出至而
後掛句亦然若出至鬼神也是言河圖具天地
之全數而因著其數之妙也出至五十有五亦
然若出天數五三節是論圖數之妙而著其爲
蓍數之祖作一頭兩脚若自凡天地之數出至
而後掛是言積河圖之全數而功用著衍河圖
之中數而筮法行若自凡天地之數出至五十
是總計天地之數而因及大衍之數也若自首
至五十亦以天地大衍立意但不相對耳若出



大衍三節是言數之衍於圖有見於蓍變之所
準有見於過揲之所準若出大衍二句是原蓍
數之所由全而因著其用之所由行也若出分
二與掛一則以兩儀三才對若出掛一與揲四
則以造化之定體與造化之運行對若出揲四
與歸奇則以歲之運與月之餘對若出歸奇至
期之日是言歸奇過揲之策有準夫歲之餘有
合夫歲之周也若出乾之策二節是言二老過
揲之策有以配乎造化二篇過揲之策有以盡
乎物理也若自大衍出至成卦則成易句承大
衍一節說成卦句該乾之策以下說若有四營
出至佑神是言蓍卦之法備而蓍卦之用行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之書皆聖人之精因之以示也其道有四焉四
者維何詞變象占是已詞者言之當理也故以言
者則尚乎易之詞緣其道德性命之致爲淺深詳



略之施而著於言者皆易矣變者動之趣時也故
以動者則尚乎易之變取其陰陽迭運之機爲達
權通變之妙而見於動者皆易矣象即變之已定
而一定之器存焉者也用易以制器者則尚其象
焉因剛柔之定質爲宰物之成規而器於是乎成
矣占即詞之已決而稽疑之用寓焉者也用易以
卜筮者則尚其占焉因得失之報爲從違之方而
疑於是乎斷矣

○首句言易具聖道非一端見其爲民用之地以

言者四句是言聖人之用易非一端見其爲聖人之功也首句只宜虛講慢入象占辭變四字後方言此以明之詞占一也自未用於揲蓍者則爲詞自已用於揲蓍者則爲占象變一也自其未定則謂之變自其已定則謂之象以字俱作用易言尚猶取也取易之詞以爲吾之言取易之變以爲吾之動也或謂此四者俱作筮易言蓋泥於下文也不知聖人之意无所不該下文特就筮易發明耳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固



可用易也動則觀變而玩占亦可用易也如必專主於筮則日用一言一動之間亦必筮而後見諸言事耶制器以處事言不必兼利物意制器與動如何分辨凡事有隨時變遷不可以先圖而預擬者皆動也凡日用間所行自有成法者皆器也卜筮借字乃決疑之意如卜相之卜原筮之筮是也若作實象言則必卜筮而後有占如何取占以用於卜筮乎蓋此象變詞占皆在言動制器之前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以尚詞尚占之事言之君子將措諸天下而有爲將行諸一身而有行得失未分休咎未判必問之於易以求其發言處事之準易乃問之而即應感之而即通當爲當行者示之以吉不當爲不當行者示之以凶无疑滯无遲緩如空谷之韻應聲而鳴極天下之至速也且其受命也无所不受而其



應也无所不應如遠而千里之外千載之久近而几席之下瞬息之頃幽而隱於造化氣數之推遷深而根於人心念慮之發動皆有吉凶寓於其間即所謂來物也易則受命之際析事幾於未形洞物理於先覺无遠近无幽深而凡爲吉爲凶者皆畢露於如嚮之餘非徒得于此而遺于彼知其一而遺其二也曰受命如嚮則其應也爲甚速曰无有遠近幽深則其應也爲甚周此由辭占之在易也通神明之德而不徒爲形迹之末順性命之理

而不徒爲象數之粗故能感應之若是也茍非至精則昏昧暗塞其何以應之速而且周哉

○此以尚辭尚占之事言也爲以措諸事言行以行諸身言曰將有爲有行則發言在其中矣問即是命受命即是受人之問然所問亦只是舉其有爲有行者而問之曰以言則欲以之處事矣人之所以問易者非他也以其未知吉凶之所在因易以決其機也易之所以告人者非他也即其吉凶之所在因問以通其感也精者不



雜不二之名如所謂潔淨精微及精而明是也易之辭占惟其至精此尚其辭者所以發言无不當尚其占者所以處事无不通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以尚象尚變之事言之蓍之方揲也有變焉不參伍之則其變莫辨變之既成也有數焉不有以錯綜之則其數混淆故方其一變也必參而伍之先考其左手歸奇之策將由前以觀後也復考其右

手歸奇之策欲即後以徵前也如是則多之爲九寡之爲五者可得而見而其變審矣及其三變也必錯而綜之將歸奇之策分布而爲三若一左一右之對待也將歸奇之策聯合而爲一若一氐一昂之相因也如是則或爲七九或爲六八者可得而見而其數審矣然參伍以變特一變而未成爻爻固无由成也由此而通之合三變而皆參伍焉則天地之文遂成矣蓋天地之文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總不外陰陽之老少也變既通則奇偶之



純者吾知其爲老奇偶之雜者吾知其爲少而造化之象形所以爲章上下者有不昭布於簡策中乎錯綜其數特一爻而未成卦象固无由定也由此而極之合六爻而皆錯綜焉則天下之象遂定矣蓋天下之象或作止或語默總不外乎一動一靜也數既極則動在於變其不變者爲靜動在於不變其變者又爲靜而天下之事爲所以時行時止者有不畢具於卦爻中乎若此者由象變之在易也隨時遷易員轉流通而无毫髮之膠固故其

變數之妙若此也使非至變則動而不化窒而不
通安能成文定象之若是哉
○參伍錯綜俱是假借字面參伍非眞三以數之
而復五以數之也只是先後考覈之意耳如左
手之歸奇者考其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則雖未
數夫右而右之策可知也於右手之歸奇者考
其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則從而并觀其左而左
手之策可知也錯綜非眞有兩物之交錯如織
者之綜絲也只是一分一合之意耳此一句只



道有七八九六之數慢道陰陽老少字恐與成
文相犯也錯綜其數與通其變似略相混大抵
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通其變主於三
次之方變者言有揲在內也錯綜其數主於既
成七八九六之數言不兼揲言也且上句重參
伍錯綜下句重成文定象其義各有所主參伍
而通變者變也錯綜而極數者象也參伍錯綜
者筮法之始也成文定象者筮法之終也惟象
變之至變此尚其變者所以動惟厥時尚其象
者所以器當於理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然是蓍卦也皆易也而是易也皆神之所爲也夫
人之思爲皆本於心思者心之用也爲者心之迹
也蓍卦之心安在乎而何有於思也既无思矣又
何有於爲也無思無爲宜其一於靜而不能動矣
然當蓍之未揲卦之未求來物之莫測固不見詞
占之動也文象之莫稽固不見象變之動也迨蓍



既揲則辭占見於問焉以言之際而遠近幽深遂
爲之咸知矣卦既求則象變形於參伍錯綜之餘
而成文定象遂爲之畢著矣蓋無思也而無乎不
思無爲也而無乎不爲若此者乃其寓于蓍卦而
實超乎蓍卦乘乎動靜而實妙乎動靜天下之至
神也惟神故精而其知不蔽惟神故變而其用不
窒所以能極感通之速也若此耳使非至神則滯
于粗淺囿于形器一于寂耳其何能通即能通矣
其何能遂通哉

○此承上文至精至變而言其一神之所爲也易
指蓍卦一字謂之易二字謂之蓍卦四字謂之
詞變象占一也寂然二句總承無思無爲則可
謂无思无爲爲體之立則不可蓋无思无爲只
是无心此句在寂感二句之上若以對感通說
則無心爲體而有心爲用將以感通爲有心乎
一遂字見其機甚速而非智力所能爲也故謂
神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夫至精至變而歸之神者皆易道也而謂爲聖人
之道者何哉蓋吉凶悔吝各有所當而外則朕兆
之未形外雖未形而內則各有所當此正其深而
難測處也聖人係之以辭斷之以占而深者極矣
陰陽老少之分動靜之判恍惚而不可爲象微茫
而莫測其端此正所謂幾也聖人定之以變裁之
以象而幾者研矣惟極深也所以有天下之至精
惟研幾也所以有天下之至變極深而神寓於辭
占矣研幾而神寓於象變矣夫辭占爲聖人之極
深則辭占即深也惟深也故以言以卜筮者尚之
便能受命如嚮而遂知來物凡志之疑而未通者
胥此通之此聖人通之也象變爲聖人之研幾則
象變一幾也惟幾也故以動以制器者尚之便能
成文定象而趨吉避凶凡務之廢而未成者胥此
成之此聖人成之也辭占象變爲神之所寓則幾
深皆神也惟神也故思爲無心而寂感一致其通

也莫知其所以通其成也莫知其所以成眞不待
疾而自速不待行而自至矣而天下之人其囿於
聖人之神乎夫通志成務而盡神於天下者固易
用之妙極深研幾而盡神於易書者乃聖人之功
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者正以詞占爲聖人之極
深象變爲聖人之研幾之謂耳然則聖人作易之
功不其大哉
○此明易所以爲聖人之道也深不可測故窮之
使出幾不可見故審之使著也深即幾也幾即

變也但自易而言則至精至變自聖人作易而言則曰極深研幾耳所以二字不必重看猶助語辭也要之聖人知來藏往其於深之所在已獨得於心故能極深若此也聖人聰明睿智其於幾之所在已先得於心故能研幾若此也通志節須見聖人之用意不然徒言易之用則贅矣大抵辭占亦有幾象變亦有深非辭占深而而不幾象變幾而不深也辭占亦可以成務象變亦可以通志非辭占僅能通志象變僅能成



務也此特分屬言之耳通志成務之中已涵不疾不行之意非上之通志成務者猶有待於疾有待於行也此特先後言之耳曰速曰至俱於通志成務上見之不是假借之辭不疾不行正見其非人之智力所爲也末節是總繳上文之意

○上章自四營至顯道則辭變象占俱有此章詳之所以發上章未盡之意也然細分之則易有聖人之道四合下三條是言易之具乎聖道必詳其用之周於民而著其理之妙於神也若合下二節是論易具聖道非一端既歷言所尙之宜復分言所尙之事若出是以君子三節是論易之用既分言之而著其理之至復合言之而贊其用之妙也若出易無思四節是論道極其神必詳其所以神而歸諸聖人也若出三節是論易道之神必著其理之神於聖人而用之神於天下也若出夫易三節是言聖人闡理於易而利用於天下此易之所由歸也若出全章是言易具乎聖道而周乎民用因詳言以明之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易之爲書何所致用哉蓋天下之物蒙昧而未開則使人卜筮以知其爲吉爲凶而開乎物天下之務紛紜而未成則使人卜筮以趨吉避凶而成乎務天下之道散於萬殊則使人卜筮以成卦爻而

凡物理之自然庶務之當然無不冒於其中易之用止如此而已也易惟爲卜筮之用故聖人以此卜筮之法措諸天下之民民之志有未通者則以易之開物者通之使其吉凶無遺知也民之業有未定者則以易之成務者定之使其趨避無遺能也民之疑有未斷者則以易之冒道者斷之使之志通而疑之在心者以斷也業定而疑之在事者以斷也易之敎其無窮矣乎

○此節言易之用乃一章之冒頭何爲言何所用



也開物成務冒道正其用處聖人以下乃因以廣其用也物即來物吉凶是也務即事爲趨避是也道即物與務之道也曰開曰成曰冒俱於卜筮上見之時說以此三句爲易之用即聖人之用則是故字說不去矣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然易之用周於天下而易之理則具於聖心以易之理言之蓍之爲德也方其參伍之初固莫測其爲一二三四及其錯綜之際又莫測其爲七八九六蓋有變化无方而不可預擬者何其圓而神也卦之爲德也形容所擬莫不有一定之象而得失所具莫不有一定之占蓋典常所示井乎其不容以或混何其方以知也六爻之爲義也遠近貴賤因其位而屢遷乘承比應因其時而迭用蓋有一節之變而不可一定拘者何其易以貢也夫是三



者皆易書之理也實聖心之理也故易書未作聖人之心妙乎潔淨精微涵乎陰陽性命精明應妙無方無體圓而神也泰宇靜定天光煥發方以智也隨時應變泛應曲當易以貢也蓋以是三者之德洗濯其心而無累者也故方其靜也吉凶未判此心在我而不在物也神藏於淵微而莫測其幾智藏於朕兆而莫窺其用蓋心貫動靜而靜實所以爲動之端惟其靜之所養者愈深故其動之所應者愈妙當吉凶之來聖人之惕然于憂患者與

民同也而知其吉凶則與民異彼夫吉凶之幾將至而未形者不謂之來乎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善惡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不必於蓍而自知來也何也來者不測聖人之心亦不測也其吉凶之理一定而可知者不謂之往乎聖人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何者爲吉何者爲凶其理皆素定於胸中莫之能逃不必於卦而自藏往也何也往者有定理聖人之見亦有定理也是其由靜而動有感則通其孰能與於此哉唯古之至聖聰



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叡無所不通智無所不知此皆得天之厚者故能具蓍卦之理而不假蓍卦之物有神武足以服人而不假於殺伐之威也此心易之妙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從此出矣

○此節言聖人作易之原也首二句是言易之理下則言聖人之妙乎易理也蓍自一變至十有八變言卦指全體之象及彖辭所釋者言六爻指一節之變及爻辭所係者言何爲圓神也圓者圓活而不滯神者神妙不可測也凡物圓則流動動則神矣何爲方智也方者一定而不移知者中藏是非之理也變易不可指九六言是六爻相並看在初爻如此在二爻如彼道各不同辭亦各異不可一定拘故曰變易以告人也聖人以此洗心以此二字須活看蓋未有蓍卦爻聖心之所具者已先得乎此也洗字非有着力洗之意蓋心中渾然天理別無一物有似洗濯其心也退藏於密句最重蓋洗心工夫固徹於動而尤妙於靜知來



藏往由退藏於密出來作此題不必以動靜對講本義无事則其心寂然四句只求其詞之對仗可讀耳須以本文爲主神即神應而妙之神智即智周萬物之智兩以字不可著力說藏者不待推測胸中自有素蓄底道理在也聰明睿智即神智但神智就一時知來藏往而言聰明叡智則舉平時素具言耳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以天之道陰陽變化不易明也聖人之神智足以明之一理所通二氣之推遷者無遺照矣民之故吉凶貞勝不易察也聖人之神智足以察之一理所灼萬事之得失者無遁情矣明天道則知神物具乎天道固可因以制法察民故則知天下迷於民故可不爲之開其先乎於是興蓍之神物以教人筮興龜之神物以教人卜使揲蓍以求卦因龜以灼兆先事而知所從違焉此聖人所以成天道之能而周民之用也然聖人之作易豈惟可



以周民之用哉亦可因以自用聖人無時不齋也而考占之時則純一益至聖人無時不戒也而考占之時則警惕益深使吾心之精神與蓍龜相爲流通而知來之神爲之益神藏往之智爲之益智非以神明其德乎卜筮一制而天下用之聖人用之大何如哉

○上言聖人無卜筮而知吉凶已具作易之本此承聖人作爲卜筮以教人以終上文之意是以承上文來明察俱无工夫如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也齋戒就考占之時言無卜筮而知吉凶聖人神智之德也以卜筮而神明其德聖人不自神智之心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何以見蓍龜之興爲天道民故之所係也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當其氣機收斂如戶之闔也斯則靜而爲陰故謂之坤及其氣機發散



如戶之闢也斯則動而爲陽故謂之乾一闔也而闢之端啓焉一闢也而闔之端肇焉斯則一歲之運動靜相推闔而闢者陰變陽也闢而闔者陽變陰也不謂之變乎闔之往也而闢復來闢之往也而闔復來斯則萬古之運動靜無端陰通乎陽而非失之亢陽通乎陰而非失之滯不謂之通乎乾坤變通而物於是乎生矣自其資始之時物之生者化者從此而見其端倪斯則朕兆方萌而體質未著僅幾希彷彿之可見不謂之象乎自其作成

之時物之生者化者於此而成其形迹斯則太和保合而體質完固有一定不易之迹不謂之器乎見象形器而蓍龜亦生乎其間矣聖人以蓍有圓神之德則制而用之以筮而分揲掛扐之法立焉以龜有伏藏之智則制而用之以卜而雨霽蒙驛克之兆彰焉是所以成天地之能垂憲於天下後世也不謂之法哉此法既立民之出也以卜筮而決其出之利咸用之以出矣民之入也以卜筮而決其入之利咸用之以入矣斯則入不知其所自



出不知其所爲歡欣鼓舞亹亹忘倦有若出於自然莫測其使之然者不謂之神乎夫乾坤變通天之道也聖人明天道明此而已利用出入民之故也聖人察民故察此而已見象形器神物之所以生也制而用之神物之所以興也至於謂之神而聖人神明之德天下皆得以與能矣

○此言蓍卦之始末以見神物之生原於造化制於聖人而用於天下也一闔一闢一歲之闔闢也往來不窮萬古之闔闢也法有迹者也神不可知者也蓍龜之生則曰神物其用之聖人則曰神明用之天下則謂之神信乎非人之所能爲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然蓍龜之制非畫卦何以立其體哉以畫卦之始末言之凡陰陽之變皆易也而陰陽之所以變者理也但見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是易有太極也有太極則有動靜動而生



陽故畫一奇以象陽靜而生陰故畫一偶以象陰而兩儀生矣兩儀一太極也然陰陽生生不已太極動靜隨在而分故兩儀之上各加一奇一偶則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之四象成矣四象即太極之分也於是四象之上又各加一奇一偶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成矣八卦即太極之所判也太極而兩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生生不窮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八生于四四生于兩兩生于一微渺莫測萬殊之所以一本也未畫之前儀象

八卦具于太極之中既畫之後太極又具于儀象八卦之中此皆自然之理豈假絲毫智力其間哉八卦既成則陰陽往來交錯于其間時有消息之不同位有當否之或異時之息位之當者吉時之消位之不當者凶而吉凶定矣吉凶既定則吉以之趨凶以之避民行因之可濟而大業生矣是定吉凶生大業者皆太極之用也

○此條序卦之始末益指蓍之體也非蓍則卦不行非卦則蓍不立所以聖人言蓍必及卦也易



者陰陽之變便包兩儀四象八卦在其中太極著陰陽之所以變也此太極與周子之太極不同周子之太極就造化之理言此太極就卦爻之理言即所以摹寫此理者也謂之兩儀者以此奇偶二畫即是那陰陽之儀形也謂之四象者以此四象爲天地間陰陽老少之象貌也謂之卦者陰陽之理示於人如物之懸掛也作此節須見自然之理意八卦定吉凶是即卦畫之體而推其用也此八卦就該六十四卦蓋六十四卦即此八卦之因重耳定吉凶即通天下之志生大業即定天下之業但此就卦說未着卜筮說耳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易卦爲蓍龜之體矣然無蓍龜則其用豈能以自行哉因嘗即造化人事之功用而知蓍龜之功用



矣彼造化之昭著有法象焉何者爲大乎則天地是已蓋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天高地下覆載無遺法象莫有大于此矣造化之運行有變通焉何者爲大乎則四時是已蓋萬化之運終而有始皆變通也惟四時之温凉寒燠推遷不窮變通莫有大于此矣縣象於造化之中而著明之不窮者孰爲大乎則日月是已蓋凡列宿之運相爲經緯皆象也而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縣象著明莫有大于此矣至若言勢位之崇高則莫大乎

富貴焉蓋富有天下而有國有家不得與之論富貴爲天子而公卿大夫不得與之論貴玆其爲崇高之莫大乎至若天地有生者物也而備天下之物以制取用之節人官有能者器也而立已成之器以利天下之人則莫大於聖人焉蓋聖人耳目之力既拔出乎聰明有遺之外心思之運又深入乎民情世故之中故其制作之利有以遍天下及後世而非智巧之徒所能及也至若事物紛紜之象具於卦爻之中者賾也則探之而不使遺占決



之理隱於朕兆而未見者隱也則索之而不使晦陰陽老少之幾根於氣數而不可逆料者深也則鈎之而使明事爲所著達於天下萬世者遠也則致之而使通由是明其爲吉爲凶開天下從違之路使人趨吉避凶鼓舞其黽勉之機若此者則莫大乎蓍龜焉蓋蓍龜之爲物甚神故其爲用甚周非若讖緯術數之學得於此而或遺於彼也此可見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蓍龜之成能何以脩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蓍龜之盡利何以盡化而宜民日月之旁燭幽遐非蓍龜之知來何以開物而成務崇高富貴之位非蓍龜之協從何以襲休而幷吉聖人聰明之盡非蓍龜之定象何以制器而致用是故謂之配天地可也謂之同四時可也謂之並日月合德聖人可也此卜筮之功用所以爲大也

○天地日月四時造化功用之大也富貴聖人人事功用之大也備舉天地人之功用所以明蓍龜之功用法如效法之法象如成象之象法者象之已成象者法之未定法象分天地說備物



與立成器有別備物如以五穀爲粒食以禽獸爲鮮食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是因天地間見成之物以制其取用之節也立成器如網罟以佃以漁舟車以濟以載弧矢以威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類是制爲已成之器以教天下之人也爲天下利與致用相對物者用之所自出器者利之所由興也賾隱深遠作四項看四者皆事理之散見而吉凶所寓也看此節須

知與畫卦相爲體用處八卦能定吉凶而吉凶之所以定則蓍龜探賾索隱之功也吉凶能生大業而大業之所以生則蓍龜鉤深致遠之功也然則非畫卦無以爲蓍龜之體非蓍龜何以爲畫卦之用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然蓍龜之用有以配乎造化而其法則皆因乎造化者也是故蓍具圓神之德天生植物之神者也



龜具五行之兆天生動物之神者也聖人於是則其蓍而用之以筮則其龜而用之以卜雖制用之功在聖人而所以兆其端者則在天地矣有卜筮則有變化變化何自而成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聖人則效之於陰陽而裁其動靜老少之異於五行而別其生尅嗣續之分卜筮之變通者於此乎生矣有卜筮則有吉凶吉凶何自而生蓋日月星辰之逆順風寒雨暘之順時天垂象見吉凶也聖人則象之於卦爻之順理者明其爲吉於卦爻之逆理者明其爲凶卜筮之所值者於此乎取矣蓍龜之用本畫卦以立其體也卦何自而成蓋自天不愛道龍馬負圖出於河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數之體也自地不愛寶神龜載書出於洛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位數之用也聖人之畫卦也於河圖則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偶各二十者兩儀也一二三四四象之位六七八九四象之數折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震巽兌艮則八卦也於洛書



則之中五之虛太極也奇偶各二十兩儀也一二三四含七八九六縱橫十五互爲七八九六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八卦也卜筮之體於此乎立矣是易皆因造化而作也豈聖人之强爲哉

○通節重卜筮意河圖洛書皆以作易或欲兼敘疇非也本義曰四者皆聖人作易之所由其爲作易昭然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

所以斷也

然易之爲書無非以前民用也其揲蓍也旣分陰陽復分老少而七八九六之四象列焉此何爲乎示人以所値之卦爻而已如六畫皆少則所値在於本卦六畫皆老則所値在於之卦一老而五少則所値在於本卦之老爻一少而五老則所値在於之卦之少爻二老而四少則所値在於本卦之二老爻仍以上爻爲主二少而四老則所値在於之卦之二少爻仍以下爻爲主三老而三少則所



値在於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也是四象立而占決之未定者觀象而可知矣然有所値之卦則有彖辭之係有所値之爻則有爻詞之係此何爲哉蓋告人以全體之象一節之變也而凡象之不能盡示者觀其詞而可知矣有卦之詞則有以定一卦之吉凶有爻之辭則有以定一爻之吉凶是何爲哉蓋將以斷其所當趨所當避也而凡詞之未決者觀其占而可知矣易之所有不外象詞占而其用也不外乎卜筮故曰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也

○此章專言卜筮也易之書固不專於卜筮然其爲生民計至深切者則莫甚於卜筮也故於此專發明之首節言卜筮之用達於天下次節言易書之理具於聖心明天道一節是言聖人窮理以盡作易之功致敬以盡用易之妙也闔戸一條是原蓍龜之體幷原其生卦之序以及成卦之功也法象一節是即天人功用之大以例神物功用之大也天生神物一節是詳言聖人



作易之由易有四象一節是結言易之前民用也總而觀之聖人作易本之一心原於造化以立卦爻之法象而裁蓍龜之變化者無他道焉不過使人卜筮以知吉凶成事業而已故始之以通志定業斷疑終之以示以告以斷見易爲前民用之書也如出夫易二節是言易書已作而其用周於天下易書未作而其理具於聖心也如出至洗心是言易書之用聖人有以周其用易書之體聖人有以妙其體也出至藏往

亦然若自聖人以通天下之志出至洗心是言聖人推易之用於人妙易之體於己也蓍之德二節是言聖人作易之原因及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洗心至神明其德夫是言聖人具易之理於心復用易以純其心也重頭尾二句若自聖人以此洗心至前民用是言聖人心易之妙而及其作易之功也若自古之聰明至前民用是言聖人有默成之德而神道以設教也若出明於天之道二節是言聖人達天人以作易因



各中其意若自聖人以此齋戒出至之謂神是言聖人用易以成己之德因有以神天下之用也若出闔戶四節是詳蓍龜之始末因原其體之立而著其用之大也若出三節是原卜筮之用所由制因及其體之所由立也二節亦然若出易有太極三節是推卜筮功用之原復明卜筮功用之大若出法象二節是言卜筮之用配乎造化復推卜筮之原出乎造化也若出法象三節是贊卜筮功用之大必原其所以作而要其所以用也若出天生神物二節是論聖人本造化以作易因易道以教人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何謂也蓋佑者助之義乃天之所以陰厚於君君之所以契於天者也試以天人交與之際言之天之所以助於君者安



在乎凡理之自然而無矯拂曰順是順者天之道也吾以順同乎天則天亦不違乎我而助之矣人之所以助於君者安在乎凡理之誠實而無僞妄曰信是信者人之道也吾以信孚乎人則人亦孚乎我而助之矣上九以剛居上下從九五是身之所履者信實而無僞有以合乎人之道矣心之所思者和順而不乖有以合乎天之道矣又以其信信乎賢勿二以二勿三以三也以其順順乎賢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信順則有以契乎天心尚賢

則有以合乎天命此所以自天佑之也蓋天之助天也人之助亦天也其吉无不利也宜哉

○佑者助也三句是推天人交與之理履信以下是明上九所以得天之由履信思順是信順之實見於持身又以尚賢信順之實見於用人不可謂履九五之信思九五之順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本以載言然言無窮而書有限專求之書則有遺言矣言本以達意然意無窮而言有限專求之言則有遺意矣書既不足以盡言言又不足以盡意是言固難盡意尤難盡也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夫聖人之心萬理畢具舉凡天道民故無不在其胸中其意本欲以此教天下也第言既不足以盡之而因其言之不盡以使其意之無傳亦非聖人之心矣於是畫爲一奇以象陽畫爲一偶以象陰凡大而天地衆而萬物精及無形粗及有象舉天下之理悉在其中聖人所欲言而不能盡者盡於此矣象既立矣意既盡矣體用不因之而悉備哉夫天下順理而動者情也拂性而動者偽也情偽即意之所包也惟即此象以摩盪之再倍而三因重而六而卦設焉則時有消長而淑慝以定位有當否而得失以分凡天下之情偽盡於此矣聖人所欲言者言也言固意之所發也惟即此象以發之於卦而係以彖辭於爻而係以爻辭則天下之理無不該天下之人皆可用而言盡矣設



卦係辭易之體立矣然不推於用百姓之愚未能觀象而自得聖人之意窮矣於是立爲占筮之法因蓍策之陰陽裁爲七八九六之變變在何卦也使人因是卦以作事變在何爻也使人因是爻以作事吉者通之以趨凶者通之以避是變通之法立於聖人也聖人之意本欲以利天下而變通之法既立則民行以濟有吉利而無凶害天下後世之利無窮矣非盡利乎變通既以盡利人見利之所在皆爲之而亹亹忘倦吉樂於趨凶樂於避若

聖人有以鼓舞之也聖人之意本欲以神天下而鼓舞之機無盡則斯民日用之利真有若啓之翼之而不自知者矣非盡神乎盡僞盡言非易之贅也聖人之意之發也盡利盡神非易之餘也聖人之意之推也然則聖人之意豈終不可見乎

○象以二畫言意以聖人之意言立象何以能盡意天地事物總不外一陰陽之理聖人所欲以示人者亦不過此理然象之未立則此理在天地間象之既立則此理在於象此立象之足以



盡意也本義包含變化是二意包含是言其體之對待者無所不具也變化言其用之流行者無所不通也即此四字便該得下文之意在其中矣設卦以下因立象而并言其作易之事設卦兼六十四卦言情僞只當善惡說係詞兼卦爻詞言鼓舞是聖人鼓舞之也如提撕警覺之謂鼓以竦動其聽聞舞以動盪其血脉皆使人踴躍不已之意朱子曰未占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人脚輕手快行得便順如上章

成亹亹皆是鼓舞之意變通所在即鼓舞所在也謂之曰鼓舞者特言其變通之趨於不倦非變通之外有鼓舞也利之盡即神之盡也謂之曰盡神者特贊其盡利之出於自然非盡利之外有盡神也至於盡利盡神而易之用行矣此節雖有體用之異然設卦係詞自此象而著也變通鼓舞自此象而生也皆立象以盡意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夫象即乾坤也乾坤之象既立則凡卦爻之陽者皆乾也陰者皆坤也易中之所包蓄盡於此矣乾坤其易之緼耶何以言其爲易之緼畫卦之初陰陽二畫而已是二畫也一左一右相爲對待所謂成列也乃對待之中即有互根之妙陽雖未化而其所以化陰者已具陰雖未變而其所以變陽者已存易立乎其中矣是象之存易與之俱存也如其無奇偶二畫而乾坤不成列是乾坤毁也夫體不立則何以應用位不居則何以從時所謂剛柔

相推以生變化者豈可得見乎陽之化既不可見安能以生陰陰之變既不可見安能以生陽所謂變化之極復爲剛柔而生生不息者不幾於息乎是象之已易與之俱亡也夫易以有乾坤而立無乾坤而毀則乾坤爲易之緼明矣聖人之立象所謂約而博歟

○本義凡陽皆乾二句承易之所有二句説正是解易之緼三字或者不知其旨反以此二句爲説乾坤而以乾坤爲通卦爻之陰陽誤矣易之



緼與易之門稍異緼猶言體骨也故曰易之所有陰陽而已門者易之所從出也故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本義畫卦定位四字是就易卦之初言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以陰陽之隨在而異其名者言之乾坤之畫陰陽之形也然自其形而上者言之寓於陰陽之中實超於陰陽之外卦不得而囿之爻不得而拘之此則無方體無聲臭所謂易有太極也故謂之道道非有外乎陰陽即所以主宰乎陰陽之理者也自其形而下者言之陽則有陽之形陰則有陰之形卦畫之設爻象之陳爲耳目之所共見此則有方有體可象可名陽動陰靜之分對待而不可易也故謂之器器非有外於道乃載道而行者也陰陽寓於蓍策之中本有自然之化也聖人則因其化而裁之三奇則裁其爲九三偶則裁其爲六二偶



一奇則裁其爲七二奇一偶則裁其爲八斯則剛柔相推變通趨時不可爲典要也故謂之變卦爻之變本有可行之理也聖人則因卦之變使人推卦之理而行之以有事因爻之變使人推爻之理而行之以攸往斯則趨吉避凶無所滯礙所謂動而不括也故謂之通然是變通也不特可爲一人之用實可爲天下之用也於是舉此變通之法措之天下之民使皆知此而變如此而通吉者趨之無一人之不趨凶者避之無一人之不避其開物

成務之功用以彰聖人之事業薄矣合而觀之道者乾坤之理也器者乾坤之迹也變者乾坤之變也通者乾坤之推也事業者乾坤之功用也亦莫非道也信乎易之所有不外乎乾坤也

○上下何以形言朱子曰若以有形無形分之便是物與理間斷了故指器言道固不可離器言道亦不可也事猶云能事業則其事有成績也變承化裁言蓍策之變也通承推行言人事之通也事業承舉而措之言聖人之事業也或謂



天下之事業非是此二節正好體認立象盡意處乾坤即象也而曰易之緼曰易立乎其中則意盡矣形即象也而道器貫變通事業出焉則意盡矣首曰道者見立象足以該至微之理也末曰事業者見立象足以該至著之迹也信乎立象之足以盡意也然曰器曰變通曰事業則設卦以下等事已該其中特下方明言之耳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節重出八章只言立卦繫爻之原以起下文用易之事作過脉看物宜典禮等項不甚重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聖人既見天下之賾以立象則象一立而俯仰遠近之理千態萬狀皆畢具於其中矣是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也既效天下之動以係詞則詞一係而失得憂虞之故進退存亡之理千變萬化皆發揚於其中矣是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詞也極天下



之賾存乎卦聖人之設卦不有以盡情僞乎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詞聖人之係詞不有以盡言乎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聖人作易既制化裁之變矣用易者因卦爻之化而裁之爲七八九六則存乎聖人所制之變焉蓋陽不一於陽陰不一於陰是易中本具是變也變之所在即化裁之所因也向使易無是變則人何自而化裁之哉既立推行之通矣用易者因卦爻

所値之理推之於有爲有行之間則存乎聖人所制之通焉蓋吉所當趨凶所當避卦爻本具是通也通之所在即推行之所自也向使易無是通則人何自而推行之哉至若通吾心具神之機以達其明通之見固不離乎變也而實不泥乎變不外乎通也而實不囿乎通此則存乎其人焉蓋人之一心神明之主也人之一身神明之宅也苟非其人則易不能以自行然神而明之之用不可以襲取神而明之之人亦不易言也必其不假於聲色



言論之粗而自妙夫變通之理其理之渾成完具無少虧欠不謂之成乎而成者自成非有言以成之也其理之與心相爲孚契無少間隔不謂之信乎而信者自信非有言以信之也默而成之成之至也不言而信信之深也所謂神而明之也此豈可易能哉必其內焉得之於心與易道爲體而德之具也外焉措之於事與易道相安而行之至也斯可以與於此耳否則變通之理徒爲簡編之陳言與我判然不相干況能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哉

聖人作易本變通以盡利用易者而化裁推行則自妙於變通而利盡矣聖人作易本鼓舞以盡神用易者而神明默成則無待於鼓舞而神盡矣信乎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此言用易之事以終盡利盡神之意神明即神明乎變通也神字有妙道主宰之意明字有精義昭晳之意默而成之二句正是神明之妙處存乎德行者明其人乃德行之人也默即不言也成即信也但自其渾然完具則曰成自其契



合於理則曰信耳此節雖總言用易其意則歸重在神明默成上至於神明默成則謂之得意可也而何待於言耶謂之忘言可也而何待於書耶故此章之旨首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終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益以見易非書言之所能盡也

○此章若出全題則以首節作一頭逐節俱明首節乾坤一節另講二股以申立象盡意象與辭對以申盡情僞盡言化裁推行對神明默成以

申盡利盡神東中歸重首末二句首言立象以盡意見聖人之作易必因象而後著所以爲用易之地也而設卦也繫辭也變通也鼓舞也無不在其中矣末言神明默成見聖人之用易必得意而忘象所以契作易之蘊也而設卦也係詞也變通也鼓舞也自此融其迹矣若出聖人立象三節則在首節截首節言聖人作易之事重在立象一句下則申明象之足以盡意也若自形而上出至末則在存乎詞截是詳發作易



之蘊因及用易之妙也若出極天下至末在首二句截是著易書象詞之蘊因及吾人用易之妙也稍重末二句若出末一節是言易之用於人因著其用之妙也若出神而明之四句則作兩截講其人以下當用過文不可作兩扇

右第十二章

# 重鐫蘇紫溪先生易經兒說卷七之下

## 周易下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易之爲書有象爻焉以立體也有變占焉以達用也是何自而生哉聖人作易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八卦既畫自乾一以至坤八一左一右以次第而成列卦之形體昭然可見在乾則爲純陽之象在坤則爲純陰之象在六子則爲雜陰雜陽之象蓋始焉因分以設卦終焉設卦以立象是



象不出於卦畫之外矣由是因其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終始本末因之交錯也承乘比應因之迭見也蓋卦立而爻之統體具爻生而卦之變化顯是爻在於因重之中矣

○此節言象爻之所自立乃易之體成列如上章剛柔相摩因重如上章八卦相盪此象字與他象字不同只謂卦之形體猶言模樣也因而重之即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蓋爻者交也交者變也六爻具始有變化故曰爻第十章曰道有

變動故曰爻其意可見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易之卦爻不外乎剛柔而已剛不一於剛剛有時而窮則雜柔以推之柔不一於柔柔有時而窮則雜剛以推之柔推夫剛則剛往而柔來剛變爲柔矣剛推夫柔則柔往而剛來柔變爲剛矣是推者變之漸變者推之成也變不在相推之中乎由是其變無窮其象不一而時之消息位之當否因之聖人因其如此於卦則係以彖辭命夫一卦之吉



凶於爻則係以爻辭命夫一爻之吉凶彖辭既係則占所值之卦稽焉動在本卦動在之卦莫不有彖辭之可觀爻辭旣係則占所值之爻稽焉動在變爻動在不變爻莫不有爻辭之可玩是辭固因變而係而動則待辭而生者也動豈出於命辭係占之外哉

○此節言變占之所自生乃易之用也剛柔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剛柔言剛柔相推與上繫之剛柔相推一類或謂相推作蓍策者固非或謂相推就生卦之初言凡卦爻之剛者皆柔之所推凡卦爻之柔者皆剛之所推此說未嘗不是但此二句承成列因重之後而言則不得復以卦爻之生出者論矣繫詞承變而來曰變在其中見吉凶之所由生也曰動在其中見吉凶之所由明也上言卦爻此言吉凶相爲體用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然動雖寓於辭而辭實生於動也蓋吉凶悔吝皆



辭之所命也方其蓍未揲卦爻未得吉凶悔吝雖在卦爻之下無由而見也惟揲蓍求卦之後動在何卦而後卦辭之吉凶悔吝以昭動在何爻而後爻辭之吉凶悔吝以昭蓋占以辭寓辭以占顯交相成也

○此與下文吉凶見乎外同意如元亨利貞乾之辭也必因乾卦之動而後見不然何以知其大通而利於正潛龍初九之辭也必因初九之動而後見不然何以知其潛龍而勿用餘倣此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吉凶悔吝固生乎動矣然自其未動之時而言卦爻之奇者爲剛偶者爲柔是剛柔也剛有剛之位不混於柔柔有柔之位不混於剛殆猶天地開陰陽之大義而各定其位也非立本乎自其已動之時而言剛或變而通於柔柔或變而通於剛是變通也理之所當然勢之不得不然也自剛而柔所以趨夫進極而退之時自柔而剛所以趨夫退極而進之時亦猶四時寒暑之成序而互爲其根也



非趨時乎
○立本不是立變通之本只是對待之體耳時者理勢之自然而然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變通趨時卦爻以之而動矣卦爻旣動吉凶由是而生矣是吉凶也常相勝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當其吉時則無凶是吉勝凶也當其凶時則無吉是凶勝吉也入乎此則出乎彼更無並立之理非貞勝乎然吉凶雖貞勝而其理則一而已嘗觀天地之道消息盈虛若是乎貞勝也而要其正常者則在於示人而已天地之體不容掩用不容藏高明博厚亘萬古而不變此天地之貞也日月之道升沉顯晦若是乎貞勝也而要其正常者則在於明而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亘萬古而未嘗息此日月之貞也天下之動或愛惡相攻或情僞相感吉凶若是乎貞勝也而要其正常者則惟一理而已吉者順此理也而所順之理無異於所逆之理凶者逆此理也而所逆之理無異於



所順之理勢無常而理有定亦猶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而已
○天地之道一節是承吉凶貞勝而論其常理也貞觀貞明二句是引起貞夫一也句三貞字一樣俱作常字說重在觀字明字一字天地以觀爲常日月以明爲常天下以一理爲常也不可謂天地以理而觀日月以理而明來不可謂貞一爲吉凶之所以然處細玩之自見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
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然是易書之作原於造化者也今夫乾坤天地之
性情也乾之德一而實動而剛蓋確然天下之至
健也是以欲始則始而有直遂之機欲終則終而
有專主之柄其所以爲人之共見者一易而已坤
之德二而虛靜而柔蓋隤然天下之至順也是以
其動也闢生天之所欲生其靜也翕成天之所欲
成所以爲人之共見者一簡而已曰易曰簡皆理



之先見於天地者也而卦爻之設寧不因於是乎
是故因而重之爻固在其中矣爻者非他也陰陽
之奇偶也奇而陽者所以效此乾之易偶而陰者
所以效此坤之簡爻非效此乾坤之理而何八卦
成列象在其中矣象者非他也陰陽之消息也陽
息陰消者所以像此乾之易陰息陽消者所以像
此坤之簡謂非像此乾坤之理而何

○上既歷論卦爻吉凶此復推本而再叙之上文
天地之道二句輕只用以起天下之動一句此
所謂示人易簡者非以發明天地之貞觀乃以
著易之卦爻所由出也本義所謂貞觀者也特
以此所云即上貞觀道理故綴此句云耳確然
隤然且就乾坤之德說易簡方就生物說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
乎辭

然爻象之體固以乾坤而立而爻象之用則以蓍
卦而行方其蓍之方揲卦之方求也參伍以變雖
未成爻而爻已於此肇端錯綜以數雖未成卦而



卦已於此托始凡其動之全體動之一節皆已隱
然潛露於蓍卦之中及其蓍之既揲卦之既求也
動靜分而爻象有可考消息備而貞悔有可稽凡
其卦之吉凶爻之吉凶已昭然畢露於十八變之
餘是爻象之動乎內即變也吉凶之動乎外即辭
也而所以係於民者豈其微哉夫聖人有開物成
務之功而不能以自顯也惟於其變觀之則化裁
推行由之而生通志定業由之而起蓋變之未稽
則民行不能以自辦變之既稽則民用於是乎底

績矣是不可見聖人之功乎聖人有憂世覺民之情而不能以自彰也惟於其辭觀之則或言其吉而汲汲然欲人之知所趨或言其凶而汲汲然欲人之知所避蓋辭之未繫則濟世之志切於心而尚隱辭之既係則濟世之志彰於言而無遺矣是不可以見聖人之情乎是可見有乾坤則有卦爻有卦爻則有吉凶詎謂卦爻吉凶具於易而獨無所本乎

○不曰見而曰動動者變之未成也不曰外而曰



內內者隱而未見也內外猶言前後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然天地之造化聖人之功業皆與易道相流通者也以造化言之天地之大也而有所謂大德曰生而已方其元亨之時闢其生生之機及其利貞之時又固其生生之本是生者天心之仁愛也坤厚之無疆也天地之大德生之一言盡之矣至若配天地者聖人之功業也而必有所寶之大者曰位

而已蓋聖人必居天位然後能行天道是位者乃所以成其參贊之功也位非大寶而何位曰大寶是不可不守也而所以守之者人是已蓋人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否則委而去之位其可得而孤居乎守位者人是不可不聚也而所以聚之者財是已蓋財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否則財聚民散民豈為我用乎夫財民之所由聚也不有以理之則國脈耗而民無所資是理財政之一也辭教化之所係也不有以正之則風教壞是正辭政之一



也財雖理容有黷貨而為非者詞雖正容有悖戾而為非者不有以禁之則亂是用長矣是禁民為非又政之一也若此者果安在哉亦曰義而已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義以理財則九賦以制入九式以斂出公私不至於告病矣義以正辭則道揆諸中言析諸理而是非明白矣義以禁非則防範有方斯民不至於作慝矣是義者聖人守位聚財之大端而永其寶於有道之長也此可見以生為德者天地之造化也代天以理物者聖人之功業

也然易者天地之與而聖人之精蘊也天地易理之流行聖人易理之神化也此其理有不互相發明哉

○天地無心而成化初不自以生爲德也但人見其無所不生則以爲德之大耳聖人有天下而不與初不自以爲寶也但人樂其化之廣被則以爲寶之大耳守位曰人者固國在於人和而山谿之險兵革之利非所恃也聚人曰財者即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必曰主以利得民藪



以富得民也理財三項所謂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治之而爭奪息乃王道之大端也財不特國家之財凡資於民用者皆是辭則彝倫之形諸稱謂道德之見於談論以至事物物皆有個言說者是也此三句先虛虛說其理之正之禁之之道俱於義字內方說出如分田里正經界教樹畜者固義也食以時用以禮者亦義也如五禮以秩倫而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者義也七教以正經而教以禮樂教以詩書亦義也推之考文制度凡一號令之著無不合天理當人心者皆義也如象之所示而杜其惡於未萌者固義也辟之所止而懲其惡於既彰者亦義也

上係首章之末舉天地易簡之德繼以聖人之兼體以見其有以配乎天地下係首章之末舉天地生生之德繼以聖人之功業以見其有以贊乎天地蓋上傳所言其體也下傳所言其用也按此章自八卦成列至見乎辭是言卦有吉



凶中間自天地之道及夫乾二句雖說造化皆起辭耳若出此數節則在貞夫一截上是詳論卦爻吉凶之理下則本於乾坤而再叙之以首二節卦爻對變占下吉凶悔吝四節以吉凶之本於變與吉凶之歸於理輕叙二股夫乾二節則叙爻象之原應成列一節爻象四句是言變占之用應剛柔一節言易之因重爲爻而爻實效乎乾坤之易簡也成列爲象而象實像乎乾坤之易簡也象也爻也其上法造化乎相推以

爲變而功業見矣係辭以爲動而聖人之情見矣變也占也其下應人事乎若出至像此者也是詳卦爻吉凶之義而各以造化明之首節言卦爻第二第三節言吉凶剛柔節復言卦爻爲變之本第五節復言吉凶貞勝之機第六節以造化明吉凶之理第七第八節以造化明象辭之原也若自八卦至生乎動是歷舉象之所由具而因推占之所由顯也若剛柔相推至貞夫一是推言變占之由復申言變占之義以變在



其中爲變以動在其中生乎動爲占以剛柔變通爲言變之意吉凶至貞一爲言占之意若至趨時則生乎動言占而以立本節言變也若自吉凶者至像此是言易占之理而以造化明之因闡造化之理而著卦爻法之也若天地之道至像此者也是明貞一之理必著其闢於造化而顯於卦爻也若自夫乾至末是造化示易簡之理卦爻備之而吉凶以顯造化妙生物之德聖人備之而功業以成也夫乾三節是論易理

顯於造化著於爻象而具於變占也自爻也者至末是言易皆法造化之理而顯其用聖人體造化之德而全其用也爻也者二節是言易之爻象上法造化易之變占下應人事也爻也者至動乎內是言造化爲爻象之所由生著卦爲爻象之所由行也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之象何自而立也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有見於天地之間不外乎陰陽消息兩端故仰而觀象於天如日月星辰有陰陽之分而升沉顯晦則陰陽之消息也俯而觀法於地如山川陵谷有陰陽之分而變遷往來則陰陽之消息也自鳥獸之文觀之如柔毛剛鬣希革毛毨亦一陰一陽之消息也自天地所宜於人事者觀之如春耕夏耘高黍下稻皆一陰一陽之消息也近取諸身如氣之

呼吸形之動靜五性之健順七情之慘舒一陰一陽之消息也遠取諸物如形之飛潛動植類之雌雄牝牡性之温凉寒熱味之辛酸甘苦一陰一陽之消息也大抵有陰則有陽有陽則有陰彼此相對體之所以立也陽息則陰消陰息則陽消彼此相易用之所以行也聖人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豈有出於陰陽消息之外哉於是畫之爲奇以象陽畫之爲偶以象陰自陰陽而分之爲四象自四象而重之爲八卦而天下之道冐是矣神明之德



即陰陽之理也八卦既作則此理皆在八卦中矣如德之純陰純陽者二老足以通之德之雜陰雜陽者六子足以通之舉凡性命之精涵於天地萬物者何者不與易相會合乎萬物之情即陰陽之迹也八卦既作則有以象造化之迹矣如物有屬乎陰陽之分者二老足以類之物有介乎陰陽之間者六子足以類之舉凡法象之賾散於天地人物者何者不與易相肖似乎易書作而冐天下之道如此此所以爲制器者之所尚歟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此則原其象之所由立也王天下也先叫出作易字仰則觀象于天下乃原其作易之始陰陽者對待之易也消息者流行之易也天曰象地曰法清濁虛實之分也法字不可兼動植爲犯下文鳥獸及物字鳥獸之文就毛羽上說遠取諸物物字該得廣飛潛動植皆在其中不止鳥獸而所取者亦不止於文矣觀天地之宜此以天地所宜於人事者言與上文天之象地之法又不同神明之德顯於



萬物之情萬物之情具乎神明之德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特自其不可見則曰通自其可見則曰類耳上文之俯仰遠近即此之神明萬物此之神明萬物即上文俯仰遠近之所取也特未畫卦之初則必觀之察之求之取之既畫卦之後則爲通之類之耳曰情曰德一是情性一是形體下文十三卦制器尚象所取之象一皆出此如兩目相承二體皆木則就萬物之情取而物麗焉及上入下動則就神明之德取

此條所云所以爲下文制器尚象之根本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是故聖人因天下之人未知肉食之用也從而結繩以爲網罟在山則以網罟而佃在水則以網罟而漁網罟之利興而民知肉食矣若此者疑有取於離益離爲目其德爲麗網罟兩目相承是取乎離之象物麗乎網罟是取乎離之德也
○兩目相承不但兩目而已實則許多目只是相承以兩而已聖人制器尚象大槩只是影響相



承豈當初伏羲先去畫卦而後尚離之象以作網罟耶且蓋之爲言亦是疑辭蓋取諸離者言網罟有離之象非因離而後有也餘倣此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聖人因人未知粒食之利也於是斲木使銳而爲耜以爲起土之具揉木使曲而爲耒以爲扶耜之柄以此耒耨之利教天下之人則五穀時播而烝民乃粒矣若此者疑有取於益益二體皆木取益之象上入下動取益之德也天下之益莫[illegible]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此又取益之義也
聖人因人未知交易之利也於是敎之日中爲市各致其民而人無不致民各聚其貨而貨無不聚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鬻者有所取積者有所散使各得其所若此者疑有取於噬嗑噬嗑之卦上離爲明下震爲動日中於上而天下交易於



下是有取於噬嗑之德又噬嗑之義物有間者囓而合之之謂天下之人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於市而合之則有取於噬嗑之義也
○日中爲市者蓋所居有在遠者必日中方可至故以日中爲市易之期也此市字作活看乃市易之市非市井之市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伏羲神農之時世尚洪荒民俗樸野一切制度文爲未及具備至黄帝堯舜時風氣漸開人文漸著民生服用宜於古者或不宜於今向時鄙陋之習民心亦自厭倦思有以變其舊三聖於是因其當變之時通之以維新之治使民歡忻鼓舞趨之而不倦焉然是變通也非聖人意也不過因其時勢之自然處以道理之當然行所無事而不假絲毫智力於其間也神而化之如此則合民之情當民



之心民咸安之而以爲宜有莫知其所使者矣然聖人之變通神化者正惟有得於易之理也易者陰陽兩端也陽窮於進則必變而爲陰陰窮於退則必變而爲陽能無變乎陽變爲陰則陽通之陰而陽不亢陰變爲陽則陰通之陽而陰不伏不亦通乎通則循環無端變化不息不亦久乎堯舜之時窮則變之時也變通神化乃順乎時而合乎天也是以所變皆善天祐之以吉焉制宜於民天祐之以利焉而以通以久者在是矣變通之實何如

上古之時毛羽之俗未革未有衣裳之制也三聖人作上衣下裳之制與定其章采辨其服色創之朝廷達之天下而文明之俗禮義之風行於垂拱之間若此者疑有取於易之乾坤葢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變化而無爲也聖人衣裳之制亦神而化之無所爲焉非有取於乾坤乎

○神化者上以神感也民宜者下以神應也神化即變通之妙于無爲也民宜乃民之所以不倦也此四句皆是暗指衣裳之事但未說出至末



乃指言之也易窮則變三句以易字作造化之易方與天祐相承而語意融貫不待費力若作易書之易固非而作人事之易又於通則久之下未免多費一塲說話也黄帝堯舜一句正明其通變之實聖人之制衣裳非徒以自用而不公諸天下也衣裳之制既興則有黼黻文章之盛有拜跪坐立之禮有升降揖遜之節有君臣父子之倫有尊卑等威之辨教化豈有不興風俗豈有不美又何待於有爲而天下始治哉或

謂此一句只是無爲而治不必作變通之實則上下節俱有制度何獨此節無之但曰垂衣裳則講此句亦不可遺了無爲之意不可以變化貼垂衣裳無爲貼天下治蓋變化無爲俱貼在垂衣裳內天下治則其效也非制器也此節若合上三節出即食貨足而後興禮義之意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因斯民阻於川澤之不通也故刳木使中虛而爲



舟剡木使末銳而爲楫舟以載物楫以進舟舟楫之利既興則大而江海小而溪澗道塗之間隔之往來之阻絕者於是乎通矣若此者疑有取於渙蓋渙之卦木在水上乃舟楫之象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因斯民疲於負戴之勞苦於道路之遠也於是以牛之性順則穿鼻而馴服之使之任重以馬之性健則絡首而乘駕之使之致遠物當其勞人享其逸而其利溥矣若此者疑有取於隨蓋隨之卦德下動上悅牛馬之引重致遠象其下之動也人得服之乘之象其上之說也

○此連上節是因植物制舟因動物以制車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夫人有欲則爭故强暴之徒殺越人于貨者有之前此未有以備之也於是制爲重門以禦乎外擊柝以警其內則備禦周而暴客遠矣若此者疑有取於豫蓋豫有預備之意重門擊柝乃豫備之事也



○若連上二節出則是川塗既通暴客或至不可無防之之術也上是興其利此是防其害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因民之知粒食而未知精食也故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以承粟杵以舂粟臼杵之利既興養生之道益備而民以濟矣若此者疑有取於小過下止上動臼止於下杵動於上似之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寇賊奸宄何代無之聖人於是敎人以絲弦木使曲而爲弧斬木而削之使銳而爲矢矢發於弧弧引夫矢弦矢之利興則不軌之徒有所懲矣若此者疑有取於睽蓋睽者乖也弧矢所以威服乎睽乖也

○若連上節則上是利天下之仁此是威天下之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古之時冬則沍寒而穴地以居夏則酷暑而布野以處此其病於風雨之變亦甚矣聖人因易之以宮室棟直承而上宇兩垂而下棟宇之制興而烈風淫雨有以待之矣若此者疑有取於大壯蓋大壯有壯固之意而宮室之制則必壯固而居之安也

○棟即今之棟柱是也宇即今之屋蓋前後而是也非謂棟在上而宇在下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既無封土又無樹木喪哭之期任情之厚薄而哭泣擗踊之節文未興是未有定數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制興于是宅兆之儀哀毀之節皆舉俾夫化者既得免親膚之土而仁人孝子亦得隆誠信之心若此者蓋有取於大過蓋大過乃事之至大而喪死則大事而過於厚者也

○衣之以薪者置屍其中以柴薪裹之而葬不知



有棺槨也葬之中野只是以土覆之不立土堆故曰不封又不種樹以爲墳林故曰不樹喪期是喪哭之期非喪服之期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古之時官不懷私雖結繩亦可以貞臣度也民不習僞雖結繩亦可以定民志也降是而下風俗日益偷政事日益煩結繩之政難乎其爲治矣聖人易之以書契蓋言之不能記者書以載之所以

備遺忘也事之不能信者契以驗之所以防奸欺也上焉以書契治百官則功罪有可考名實有可稽而上自此無廢職百官不以治乎下焉以書契察萬民則得以稽其多寡辯其是非而下自此無隱情萬民不以之察乎如此者蓋取諸夬夬者明決之義而書契之作則明白而決斷也

○結繩書契皆自人君言百官以書契而治之萬民以書契而察之非謂百官以此治事萬民以此相察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之爲書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而作者也是豈有他哉即卦爻之象而已三畫八卦之象也六畫六十四卦之象也蓋自擬形容象物宜而一奇一偶之形按圖而可覩矣象者非他也所以像天下之理也神明之德隱於無形而陰陽之理有以通之萬物之情顯於有迹而陰陽之理有以類之

蓋立象盡意凡俯仰遠近之所具者眞若有以像其似矣夫易不外乎象則易非虛器象以像乎理則象非粗迹此先天之易所以爲妙也彖何言乎有一卦之立必有一卦之材是即所以像其理於全體之象也彖則有以言之或言乎體或言乎德或言乎象或言乎變舉凡卦之所具者皆發揮於於卦辭之下而全體之象昭矣爻何言乎天下之動事物紛紜最無窮也有一爻之立必有一爻之動是即所以象其理於一節之象也爻則有以效



之或愛惡或情僞其載於易書者猶見於人事也或得失或憂虞其具於易書者猶著於事爲也是爻所以效倣乎天下之動也而一節之象昭矣象既具矣詞既全矣而占其有不顯乎是故吉凶本無形而難知今則象以盡意而吉凶見於剛柔雜居之中詞以盡言而吉凶見於係詞所命之內得失之報明而人不疑於趨避是吉凶由象詞而生也悔吝本至微而難見今則八卦以象告而悔吝之端具於象爻彖以情言而悔吝之情見乎辭小

疵之辨明而人不惑於從違是悔吝由辭象而著
也要之一理之外更無吉凶悔吝之變象辭之示
無非吉凶悔吝之理此君子所以居則觀其象而
玩其辭也

○此章論易卦象辭之蘊而因以顯夫占也首節
言象先天之易也二三節言辭後天之易也末
節則總承先天後天而言易者象也易字虛說
象字亦虛說重在像也句象即形體也如乾之
形體皆奇坤之形體皆偶是也言卦則爻在其



中矣像也該得廣凡俯仰遠近無不在其中蓋
易之奇像乎陽之理易之偶像乎陰之理精而
像乎性命粗而象乎造化萬物所謂立象盡意
也象者材也二句言卦爻之辭皆所以發卦爻
之蘊也材者卦之所具如卦象卦德卦體卦變
是也講動字未可言及吉凶恐犯下文也上云
材乃卦所具之材則此所具之動亦爻中之所
有者蓋道有變動故曰爻舉天下之動已無所
不在其中特繫辭焉而後有以效之耳要之卦
非無動爻非無材也象統論一卦之體於材爲
切爻乃逐節之變於動爲尤切也末節兼承象
詞來蓋詞之未係則占由象而顯詞之既係則
占由辭而顯不必謂抱蓍問易而後吉凶生悔
吝著也吉凶悔吝平說本義獨解悔吝者以悔
吝微於吉凶不可謂悔吝因吉凶而著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
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乾坤之卦陰陽之純不待言矣六子之卦有陰陽
之分而畫數有多寡之異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
二陰陽卦則多陰矣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
陰卦則多陽矣夫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
多陰而反多陽此其故何也蓋奇者陽之數也五
則奇之屬也偶者陰之數也四則偶之屬也陽卦
雖一陽二陰自畫而細分之一陽一畫而二陰四
畫以一合四是爲五數之奇此陽之所以多陰也

陰卦雖一陰二陽自畫而細分之一陰二畫而二陽又二畫以二合二是爲四數之偶此陰之所以多陽也凡卦畫之所在即德行之所在其德行何也易之大分陽爲貴而陰爲賤貴爲君而賤爲民以陽卦觀之一陽二陰是一君二民也一君爲主而二民輔之則尊無二上而所統者專民不離心而所歸者衆其道大而公乃天理之正人道之常也非君子之道乎以陰卦言之二陽一陰是二君一民也君無常民民無常主彼此交爭而莫之主



統圖御稀少而罔與守邦其道私而小乃天道之乖人道之變也非小人之道乎即此而觀可見陰陽有淑慝之分聖人之立象畫意何如哉

○五畫則陰自多四畫則陽自多別樣擺佈不得一因其數之自然耳不必再添以陰陽爲主意德行只據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觀之其德行又有公私邪正之不同也此德行即道二之道字道兼仁與不仁德行兼君子小人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意正如此二字不必限定只是二個也二是多意故坤爲衆如堯舜三代時天下一統民無常主此便是一君二民如七國爭雄五代紛擾民無常主此便是二君一民也此章首段言畫數之多寡以見名與實相反次段言畫數之所以多寡是著其故也末段因畫數之多寡而及其德行之不同是著其道也論其卦則陽卦五畫陰卦四畫陰與陽固有一定之分論其德行則陽爲君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易之扶陽抑陰又如此



右第四章

重鐫蘇紫溪先生易經兒說卷七之下

周易下繫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何謂也葢人可以心應事不可以事累心如憧憧然容心於思慮之間則爲將迎爲偏主爲留滯非大公順應之道矣然則何以思爲哉何以慮爲哉然其所以不用思慮者以事各有自然之理也自理之原於天命而言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其歸不亦同乎但其自理而發者事有萬殊物有萬變而其塗不能不殊耳是殊塗非他也同歸之分也雖塗有不同而歸之統乎塗者未始不同也自理之具於人心而言精而不雜一而不二其致不亦一乎但其自心而出者隨事而思所以處之隨物而思所以應之其慮不能不百耳是百慮非他也一致之分也雖慮有不一而致之統乎慮者未始不一也然則君子之於天下亦惟因物付物以事處事要其歸之同以履其塗之殊因其致之一以貞其慮之百耳奚必用心於思慮而屑屑以自勞哉且觀之造化驗之人物其理莫不自然而然也是故天地之化其精爲日月而往來者日月所不能無也但見日往矣而



月復來月往矣而日復來日推夫月月推夫日一晝一夜相爲推遷而代明之功於是乎生矣天地之氣其運爲寒暑而往來者寒暑所不能無也但見寒往矣而暑復來暑往矣而寒復來寒推夫暑暑推夫寒一始一終相爲推盪而歲功之序於是乎成矣日月寒暑之往者皆陰陽之氣進極而退長極而消其機之屈不得不往也日月寒暑之來者皆陰陽之氣退極而進消極而長其機之伸不得不來也自所往而言固爲屈矣然進之機即具

於方屈之中是屈不徒屈所以感來者之伸自所來而言固爲伸矣然退之機卽寓於方伸之際是伸不徒伸所以感往者之屈也屈伸之相感者無窮而化工之昭著者無窮明生歲成之利於是乎成矣日往則月來不待思而來也月往則日來不待思而來也往者之屈自有來者之伸不待思而信也此卽造化之出於無心而感應之不容有心可知也又以物理言之尺蠖非屈則無以求信是其屈也所以感乎伸也尺蠖無心於伸也其伸也



所以應乎屈也尺蠖無心於屈也引而伸之凡物之類於尺蠖者其屈伸可知也龍蛇非蟄則無以存身是其蟄也所以感其存也龍蛇無心於存也其存也所以應其蟄也龍蛇無心於蟄也引而伸之凡物之類於龍蛇者其屈伸又可知也又以聖學言之自其事理之宜爲義自其義之妙爲神而用則義之見於事者也君子精研其義于隨事隨物之間若何爲是若何爲非甚纖悉畢達而其妙入于至微至密之處焉夫精義入神何心于用哉

然權度之在我者旣精則隨其所感或大或小或常或變不過執義以應之自各得其當矣非致用而何自其事之所施者謂之用自其用之所出者謂之身而德則用之藏諸內者也君子利其施用凡所應事物處之各得其宜而吾之身隨處皆安無入而不自得焉夫利用安身何心於德哉然躬行心得理本相關外之所行愈熟則中之造詣愈深廣大高明愈不自覺矣非崇德而何精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而致用焉則屈之感乎伸矣利用



至於安身伸之極也而崇德焉則伸之感乎屈矣然精義入神猶知其精也利用安身猶知其利也過此以往下學之功盡矣義已精而無所容其精非致思之所可及也用已利而無所容其利非強爲之所可及也所謂幾非在我者也其孰得而知之乎乃若窮天地之神而與合一不測者相爲流通知天地之化而與推行有漸者相爲默契此則義之精者益精涵養純熟而德盛於內用之利者益利矜持渾化而德盛於外本吾心自然之神能

窮天地之神本吾心自然之化能知天地之化不
覺大人之合一若此是其精義入神以致用不待
思而致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不待思而崇也未之
或知無所容其思也德之盛不待思而盛也可見
天下事物凡有屈必有伸有往必有來往者爲感
來者爲應天下未有無感之物亦未有無應之感
也爲九四者亦順其自然之理可也何必憧憧於
感應間哉
○此章並是破咸九四憧憧字以見往來不必憧

憧也首節言人心之感應莫非自然而不假于
思慮下因言造化物類爲學之感應莫非自然
之常理憧憧者有所思也往來者感應也往來
非不可但憧憧則不可故夫子特破其說以見
其不用于憧憧也天下字即君子之於天下也
就天下之事言慮者思之深也人之一心思則
得之不慮胡獲思慮固不可無而此曰何思何
慮就有心之思慮言也同歸自一理之貫乎事
物者言所謂統宗會元而殊塗則事物之千變

萬狀如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以及於萬事萬物
是也一致自一理之具於吾心者言所謂方寸
本原而百慮則吾心所發之千條萬端如惻隱
羞惡之類以及喜怒哀樂之情是也其實理一
也同歸者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殊塗者一物各
具一太極也一致者吾心渾淪一太極也百慮
者事事各處以一太極也總不過是一本萬殊
萬殊一本之妙但二句並言便有在心在物之
別二句大意重在同歸一致上言歸本同也特

自同歸而分者其塗不能不殊耳致本一也特
自一致而發者其慮不能不百耳見得在物有
一定之則而應物皆自然之理也百慮之慮自
然之慮也何慮之慮人爲之慮也再言何思何
慮正以見其不必憧憧也此節是綱領下三節
俱是發明此意日往則月來二節是言造化感
應之自然也相推承往來言猶言相挨出來日
往月來是日推一個月出來月往便日來是月
又推一個日出來即相推處明便生不是相推

之後方有明生也寒暑亦然往來就序上言序在外而可見也屈伸就氣上言氣在內而不可見也尺蠖四句是就物理上說其感應之自然也求信求字不必重看只言其爲伸之地耳利用安身不可分只是日用云爲之際吾身所行皆當乎理也德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利用安身即致用也崇德義之精而神之妙也自其脩於內而預諸外者言之則當用精義自其利於外而歸諸內者言之則當用崇德其義各有攸



當也但謂之崇德則兼有涵養意在不專以知言矣神化俱就造化言知化知字有行在非徒聞見之知也窮神窮字有默契之意非徒探索之窮也西銘註云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即此意也德之盛也不是就窮神知化而贊其爲德之盛乃由其德之盛故能窮神知化也德字兼內外上言未之或知而此曰德之盛者益未之或知非不用其力也只是勿忘勿助以俟其自化耳至於德之盛乃其漸積之極而不自知也不可以未知對德盛講此言聖學雖有下學上達二項而理非有二致所謂神化者豈有出于精義利用外哉特自其散於事物則曰義曰用自其原於天地則曰神曰化自其有假於思爲則曰精曰利自其無待於思爲則曰窮曰知耳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



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者何謂也子曰天下之事有非力之所及而終必取困是非所困也非所困不能審己量力妄冒爲之而卒取困焉則名爲累矣非辱乎天下之人有非己之所可依而終必致危是非所據也非所據不能知時識勢苟一時之安而依據之則禍必沿而起矣非危乎既辱且危則無以保其身而且害及家矣死期將至妻其得見耶

○非所困而困者袁紹之於曹操是也非所據而
據者許國之於李全是也此只當泛說不必用
爻義以別爻例之便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者何謂
也子曰隼者鷙害之禽欲去是禽不可無器弓矢



者除害之器然苟非其人則弓矢不能以自用故
操除害之器以射鷙害之禽者人也然則悖者亦
國之鷙也君子者亦解悖之人也而豈無所以解
悖之具乎君子則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
凡撥亂反正之術講之素熟蘊之素定而藏器於
身焉由是以去小人從容以觀其變慎重以察其
機固不先時以肆卽戎之暴亦不後時以墜小人
之奸動惟厥時焉則我得制彼之道而彼在制伏
之中何不利之有盍無其具而動有括礙未必利
也今惟藏器以待時而動則動中事機挈小無以
議其後隨其所行皆無括礙矣是以計出於萬全
功收於一舉害可去而功可成也然則上九所謂
無不利者言其以已成之器而動必以時可収解
悖之功也盍世之去小人者不求其本而僥倖於
事功故每潰成天下之變君子之去小人者其本
立而其用不窒故功成而天下安之彼欲去小人
者信不可不預其器矣
○隼者禽也三句且就射隼上申之以起下文之



意君子藏器以下則以其意言也此三句相因
說下明非有是人挾是器則無以射是隼也藏
器不可對待時講觀上文提綴一器字及語成
器而動句則藏器於身尤重動而不括二句是
解何不利之意不括以所爲之事言有獲以所
成之功言有獲又根於不括觀本文是以字可
見此節若出全題則何不利句不必講其意正
在下二句語成器而動正收拾爻詞之意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天下至可恥者不仁也小人則不以爲恥至可畏者不義也小人則不以爲畏仁義之善吾性之固有也彼既不知有仁不知有義則有時而爲善亦以利之所在而趨之否則弗勸也不仁不義之惡吾性之本無也彼既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則有時而不爲惡亦以威之所在而避之否則弗懲也懲其不仁不義之小者則可以誡其不仁不義之大



而惡極罪大之誅忘身及親之禍可以免矣易曰屨校滅趾无咎即小懲大誡之謂也

○四句雖各爲一項而意實相承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恣己徇私之情也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趨利避害之情也小懲大誡以惡之小大言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惡禍福之階也細微者善惡之漸也善不積則未有可稱之實不足以成名惡不積則未有可殺之罪不足以滅身由此觀之則善無微而可忽惡雖小而可懼矣小人以善之小者爲無益於名乃置之而不爲以惡之小者爲無傷於身乃安之而不去惟其惡小而不知去故積小成大至於昭彰暴著而不可掩則罪亦蔓延重大而不可解矣易曰何校滅耳凶正小人積惡滅身之謂也

○首二句雖並言其意側重在惡不積一句下文乃言小人積惡之罪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天下惟防之未然者乃無可憂而不自以爲憂者乃深憂也是故安不生於安而生於危惟自處於危常恐其不安乃所以安其位也存不生於存而生於亡惟自處於亡常恐其不存乃所以保其存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惟自處於亂常恐其未

治乃所以有其治也君子惟有見於是故中外推戴位已安矣常恐顚覆之變或起於一朝宗社寧謐國已存矣常恐淪喪之虞或生於意外治具畢張政已治矣而紀綱紊亂之戒朝夕在懷也夫有思亡思危思亂之心則必有圖存圖安圖治之道是以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而享其身於安富尊榮之休始於有備終於無患而綿社稷無疆之福矣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正此之謂也

○危者安其位三句是泛論道理君子以下方著



人說安危以位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政言危甚於亂亡甚於危也曰危者亡者亂者不是虛空無事徒有危亡亂之心也其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必有道矣此三句且言治亂安危存亡之機如此下方言君子預防之道安不忘危三句即危者亡者亂者身安一句即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也但上以理言下方以人言耳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稱位在德謀事在智任事在力苟德薄不足以稱位而其位則尊智小不足以謀事而其謀則大力小不足以勝任而其任則重鮮不及於禍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爲君者必度德量力而用人然後不壞己之事爲臣者必度德量力而用於人然後不壞人之事德智力不足而位尊謀大任重其有不及於禍哉

○力與智屬才才中只有智力二字德是理之得



於心者也鮮不及言必及於禍也不勝其任任字與任重不同兼位尊謀大在其中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幾本天下之難知也而能知之則是知人之所不及知其至神而無不通之人乎彼常人則至著之事猶不及知而賢人亦必待事之既行而後知也

何以見之上交以恭敬爲主而敬勝則諂矣下交以和易爲主而和勝則流矣君子上交不諂恭近於禮而非禮之恭不御也下交不瀆和而不流而暴慢之氣不設也夫人上交之時恭遜之心固發見於此而卑諂之心亦易萌其間下交之時和易之心固發見於此而惰慢之心亦易萌其間即此諂與不諂瀆與不瀆乃幾之所在也君子不諂不瀆是向於正而不流於他岐其知幾乎且何以謂之幾也蓋事未至而吉凶無形事已至而吉凶有



迹皆非幾也惟事爲方動之初一念纔發之際無吉之形而有吉之理無凶之形而有凶之理此所謂幾也惟君子見幾而作吉之先見則作而趨之不待終日之久而後知也凶之先見則作而避之亦不待終日之久而後知也此何爲而然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則靜而生明安而能慮不俟終日之久斷可識凡事之幾微矣但見天下之事有當韜晦沉潛而微者有當暴著而彰者有當委曲宛轉而柔者有當勇往直前而剛者

即此微彰剛柔各有當然不當然之分界便是幾之所在也君子知其微則以微處之知其彰則以彰處之知其柔則以柔處之知其剛則以剛處之是其識見高卓超乎等夷乃萬夫之望也而所謂知幾之神者在是矣合而觀之介石者知幾之本神之所由生也知幾者介石之用神之所由著也觀於豫二爻可以得知幾之義矣

○自知幾其神至不俟終日皆是言君子之知幾也自介于石至可識矣重在介于石一句言君



子之所以知幾者有其本也知微三句又歷言知幾之事而贊之也知幾其神乎與萬夫之望正相應俱是贊辭謂之曰知幾者非徒知之也既知之明便有處之決在其中上交三句是明知幾之意而舉其一事以示人也不可謂恭有諂之幾和有瀆之幾如此則是善有惡之幾矣幾者動之微二句是言幾之難知也動之微分明以心言動字中兼善惡而吉凶之先見因之幾字所該最廣上文交際特其中一事耳若就

上交句出至不俟終日或至先見也則專就爻際說亦不妨見幾而作二句承上爻言幾之難知惟君子爲能知之早也作字兼趨避介于石之下是原其知幾之故介于石者安貞之操確乎其不可拔也知微知彰正是他知幾處上言上交下交此又言知微知彰何也葢上交下交舉一事言微彰柔剛等字偹言之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道原於天本無不善之雜若顏氏之子其近於道乎葢顏子之學心學也如有不善特一念之差非明顯之過也然自心而失之亦自心而悟之未嘗不知焉是明足以察幾矣自心而知之亦自心而止之未嘗復行焉是健足以致決矣省察之功深則人欲之分數日寡克治之力到則天理之分數日多此至善之地惟顏子爲庶幾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夫其不遠復无祗悔也非即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之顏子乎其元吉也非即近道之顏子乎顏氏子其有得於易也深矣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下之情以兩而專天下之功以兩而成觀之天地陰陽絪緼交密無間相與之專也而萬物之以氣化者積漸而凝實焉天地之以兩成功何如也男女精氣交通施受相感相與之專也而萬物之以形化者生生而不已焉男女之以兩成功何如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三而損其一則交不以三而雜一而得其一則交以兩而專此其致一之道亦猶天地之致一而化醇也男女之致一而化生也信乎情之貴於一也



○氣化是未有物時初無種因天地之氣凝結者也故曰氣化醇謂厚而凝也謂得氣以成形積漸而凝實也如草木雖有種亦是得氣而化不用形交也葢天地之氣虛而萬物之質實然其質之厚而實者乃其氣之化而凝焉者也形化是物已有種陰陽之氣交感而生者也故曰形

生男女是即萬物之男女萬物化生即男女之萬物蓋男女其父母也萬物是男女所生之物也凡人類及羽毛鱗介之屬皆是此四句重在天地男女兩相與上化醇化生不過帶說耳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君子之治民未有不本諸身者彼其發邇見遠而



見於賞罰舉措之間皆動也出身加民而見於條教號令之施皆語也上不能不取於民凡力役粟米布帛之征皆求也然其動也豈可以遽動哉必其好惡不偏利欲不擾躬行以爲勸率之地既安其身矣以是而動則政事之間無非道也其語也豈可以遽語哉必其心明乎正理而無險詖偏黨之私既易其心矣以是而言則號令所施皆平正通達也其求也豈可以遽求哉必其無事之時上下之情相洽相孚既定其交矣以是而求所謂信而後勞也此三者皆立心之恒也動而有恒則身正而天下歸言而有恒則一哉王言而民莫不信求而有恒則悅以先民民忘其勞自親其上死其長矣此得益之全也使或利以誘之刑以驅之皆非在我之正道而吾所爲亦傾險矣不亦危乎吾見民之心不可以利誘威刼也其誰與之苟心之不易則其所言皆非公平正大之發而徒致詳於政令之施勞心焦思戚戚乎其不得自寧也非懼乎吾見民之情不可以空言使之從也其誰應之



苟平素無孚信之誠而一旦強民以不堪之役是無交而求也吾見求之雖切民將以爲厲已矣況望其能與乎不惟莫之與且傷之者至矣是不恒之弊無一可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此之謂也

○此節示人以得益之道君子指在上之人言安易定是言其平日自脩之道也天下惟理爲最安故順理爲安身易平易也易其心者是平旧心明乎正理危字正與安字相反所謂順理則

稽從欲則危也懼與易相發順理則易逆理則懼
也懼以諦則雖千言萬語民亦不應如王莽作誥
曹操下令民其可欺乎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易之所有乾坤而已是乾坤也雖止於二畫之微
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從此出其易之門
耶何以見乾坤爲易之門蓋伏羲畫一奇以象陽



乾之一畫乃陽之成形者一而實動而健截然其
不混於陰也畫一偶以象陰陰之一畫乃坤之成
質者二而虛靜而順截然其不混於陽也然陰陽
之象雖各不相混而陰陽之用則未嘗不相交陽
交乎陰是合德乎陰矣陰交乎陽是合德乎陽矣
惟其合德也由二而四由四而八小成之卦剛柔
於是乎有體八卦相盪爲六十四卦大成之卦剛
柔於是乎有體蓋陰陽即未成之剛柔剛柔即已
成之陰陽其相爲體用固若此也諸卦剛柔之體
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也夫
然而天下之道有不在其中哉天地之撰陰陽之
迹也易既剛柔有體則譔之屬乎陽者易之剛足
以體之撰之屬乎陰者易之柔足以體之是顯而
該乎至著之象矣神明之德陰陽之理也易既剛
柔有體則德之陽者通於卦之剛德之陰者通於
卦之柔是隱而盡乎至微之理矣此易所以爲冒
天下之道此伏羲畫卦所以爲先天之易也

○此論乾坤爲易之原指其實而贊其妙也乾坤



專指奇偶二畫言門者物所從出也易兼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在其中乾陽物也四句是
明其爲易之門乾坤二畫是有個形質了既有
個質便成個物故曰陽物陰物始而曰乾坤就
兩畫言陰陽者乾坤之形也剛柔則通諸卦而
言乾坤之推也天地之撰即萬物之情但雷風
山澤爲物雷動風散則其事也體是體貼出來
如丹青之畫人物山水相似通即曲暢旁通之
通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然卦以盡道而所以闡其卦之蘊者辭也嘗即易之辭而觀之一卦有一卦之名義一爻有一爻之名義其稱名也可謂雜出不倫矣然萬物之多無不出乎陰陽之變而卦爻之辭皆所以發揮陰陽之理又何差謬之有特於辭稽其所稱之事類其衰世之意耶上古之時世樸民淳事變未多所稱之名物無若是煩也及至衰世民偽日滋變詐日出許多險阻皆重經歷之故思慮及於煩猥而形



容盡其曲折乃聖人處不獲已之地而爲是不獲已之詞也此文王周公之易所以爲後天之易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易詞旣作則先天之蘊於此彰矣而其理何所不備哉彼吉凶之理有迹而可見者所謂往也詞一係而古今可見之迹昭然甚明而往於是乎彰矣吉凶之理無形而難知者所謂來也詞一係而得失之機昭然不爽而來於是乎察矣或象事於

已往或見道於未萌何其神智之合一也民生日用所爲者皆顯也易則推其根於理數是顯者有以微之也理在人事之中百姓有終身由之而不知者皆幽也易則就人事之中發出以示人是幽者有以闡之也或由人而推於天或因天而驗於人何其顯微之無間也君臣父子之屬爲彝倫所係者皆有名稱也易則辨其名之正使之稱其實而不虛是有以叙乎彝倫矣凡成形宇宙之間其物理不同也易則辨其陰陽淑慝之殊使確然而



不可易是有以明乎物理矣以其言而玩之或是非或得失皆言之而無偏曲迴避也以其占而玩之或吉凶或悔吝皆決其辭以告人斷乎不可易也先天之道得後天而益顯無言之教得有言而益明又安有一之不備哉

○此承上節易詞而言贊其盡天下之道也彰往察來即知來藏往也微顯闡幽即顯道神德行也當名如比有君道則教人原筮元永貞而後无咎履九五傷於所恃則曰夬履貞厲要使君

蓋乎首而始當也大有九二必大車以載然後
有攸往无咎間六三才不勝任則曰鼎折足覆
公餗其形渥要使臣盡臣道而始當也其餘可
例推矣辨物者使物不相混也如乾馬坤牛坎
水離火以及碩果莧陸之類皆是也正言者如
乾卦詞曰元亨利貞爻辭曰潛龍勿用皆正其
言以示人也正言者辭也斷辭者占也則備矣
總承上數句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



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固無不備而於無不備之中則又極其周密也

彼凡名小者則其類亦與之俱小易辭所稱則一
事一物纖悉無遺何其小乎然名雖小而理不與
之俱小即其淑慝之辨无非陰陽之理默寓於其
間吾見其小而大矣凡意思深遠者其詞或晦滯
而不文易於天地陰陽之變道德性命之奥皆散
見於卦爻之中其旨不亦遠乎然旨雖遠而辭不
與之俱晦即其經緯錯綜皆陰陽之理發揮於其
間吾見其遠而文矣卦爻中所言有旁喻以該物
理婉轉以盡人情其言固曲而不徑直矣然本陰
陽之變以合乎典禮之通又何其中也易中卦爻
所陳盡其大小之分極其本末之詳可謂肆矣然
上則根乎陰陽之變下則酌乎人事之宜又何其
隱也若此者皆所謂雜而不越也是果何爲而然
哉蓋吉凶莫辨而民心有疑則趨避莫決而民行
不濟矣聖人因民心之疑欲有以濟其行故作易
教人於順理者命之以吉以明夫得之報於逆理



者命之以凶以明夫失之報則疑有所開而行有
所濟矣然則易其開物成務之書乎

○自稱名小至肆而隱是抑揚其辭以贊易道之
妙末二句乃言易之所以爲妙如此正欲前民
用而已此稱名字與上不同上稱名字該下文
旨遠其言其事皆在其中此則因易辭中所稱
有極卑鄙瑣細者恐人忽略不以爲事故從而
張大之也如牝馬牝牛棟撓之類卦之稱名者
小也如需泥負乘喪茀之類爻之稱名者小也

其旨遠者陰陽之變幽也其詞文者卦爻之辭顯也卦爻陰陽之旨何所不具亦不容有所潤色所謂文者只是顯出這道理以示人耳非謂本旨渾樸而詞却能爲華釆也稱名小二句是自外說入去其旨遠二句是自内說出來曲而中者正以其本陰陽之變而言如睽之遇主於巷坎之納約自牖及先甲後甲之類可見也肆而隱如坤之卦辭肆矣而實陽全陰半之理也屯九二之爻辭肆矣而實柔順中正之理也曲



而中雜而不厭也肆而隱展而不浮也因貳二句正明易書之所由設也

○按本義無不出於陰陽之變句該得此章之旨首言前聖畫卦本於陰陽後言後聖係詞亦本乎陰陽往者陰陽自然之理來者亦因陰陽之變而有吉凶之應也顯者陰陽寓於人事之粗迹幽者陰陽通於人事之精微名以陰陽而當實物以陰陽而羣分據陰陽之叙懸而著之以示人則爲正言別陰陽之吉凶而決人以趨避則爲斷辭取類之大以陰陽而取類也詞之文以陰陽而爲文也曲而中非以其本於陰陽之變而立言乎肆而隱非以其本於陰陽之變而肆其事乎明得失之報亦不拂於陰陽吉凶之道而已約而言之聖人作易闡陰陽明吉凶六字便了不特此章而已通一部易書六字便了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在天下未嘗已惟其托於人者有絕有續故其行於世者有廢與興耳伏羲因易之祖而夏商之末則易微矣有周之初文王始觀象係詞而易道燦於天下是易興於中古也蓋上古之世未有許多事變至中古則世態日新許多變故聖人皆親身經歷故其所言者無非憂患之事信非身遭憂患者不能言也

○此節言易之所由興而因著作易者之情重在末句或謂上句以時言下句以人言者非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處憂患之道在乎反身以脩其德而易正教人以脩德之事也易有履焉禮之謂也人之修德必以力行實踐爲先而所行之際必藉上下尊卑親疎隆殺之文以爲憑藉依據之地能於禮而謹之則內有以防其非僻之干外有以固其肌膚之會天理常存由小積之以至於高大是德之基也基既



立矣而所以持之者非謙乎蓋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若不謙則不得爲禮矣故必德盛禮恭斯乃成其爲禮是謙乃三千三百之禮所當執持而不可失也是德之柄也秉禮持謙而善端於是乎復矣一念之復雖若甚微然五常百行皆造端於此擴之可以配天地充之可以保四海是德之本也善端雖復於善然未能保其不失也故繼之以恒今日得一善今日守之明日得一善明日守之隨其所得皆持之於己而無或存或亡之憂是德之固

也善復而有定守然未能保其人欲之盡去也故繼之以損損者懲忿窒欲以節其性以防其情不使有人欲之私乃君子修身之道是德之修也有守而修其德猶未必其天理之盡純也故繼之以益益者遷善改過使性日以純情日以充乃德之裕也然人有裕於安常而不能不壞於困苦者故益而繼之以困處困而亨則可以驗其德之至處困而不亨則可以驗其德之未至是困乃德之辨也然人或堅守於一時不能不改於終身故困而



繼之以井井者不動之物也時可變而道不變道不變而心亦不變恭操存熟而德性堅定是德之地也然守常者未必能通變守經者未必能達權故又繼之以巽焉巽則小心研慮深入於細微曲折之中詳審精密揆度於輕重可否之際凡時之不可以常道拘事之不可以常法處者皆能巽順委曲以處之是德之制也由履謙之德則踐復有其功充吾內者養吾外也由履恒之德則操存有其要養吾內者資乎外也損益克治擴充之純也

井困存養之密也巽則擴充存養之發而應用之
周也以此脩德德其至矣不可以處憂患之變乎
()德之基如墉之有基而墉由之以立也子厚敎
人以禮而入即此意也物必有柄方可執持謙
乃爲禮者所當執持故曰德之柄復者心不外
而善端存不必謂是惡極而善此只承上文秉
禮持謙來蓋人之脩德必先有以制其外然後
善端可得而復於內只是心不外馳而保得善
端在耳猶木有根本而枝葉由生也本字與基



字不同基就積行言本就心言乃善之根柢也
德之地地字與固字不同固者得尺守尺得寸
守寸工夫還着力地則萬里悉備全體不易也
此節須重一個序字入之修德必先以禮爲基
而持之以謙如是則善心復於內而又當守之
不變然未必其欲盡去而理盡純也故懲忿窒
欲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人欲去而天理純
則德有可辨矣然非困則無以驗其然也由是
驗之困窮之時若困窮移他不得則其德可守

之終身而常不貞固所謂可與立矣然後能巽
順於理而用權以濟事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
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
遷巽稱而隱

以九卦之德之妙言之凡事之和者未必能至極
也禮則順人情之所安而非以強世固云和矣然
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加之錙銖則大過減
之毫釐則不及雖和而未嘗不至也凡物之卑者



未必能尊而光也謙固卑以自牧矣然心愈下而
望愈崇迹愈晦而名愈彰蓋尊而且光也凡物之
小者易爲物所亂也復則天理發見之初方動未
形之際天者自天人不得而混之善者自善惡不
得而參之非辨於物乎凡物之處雜者易厭倦而
喪其所守也恒則處事爲泛應之際利欲紛紜之
衝大中至正之道愈久而愈覺其有味守之如一
未嘗厭而棄之也凡先之難者其後未必易也忿
心易發難制慾心易開難塞懲之窒之不能無勉

强矯揉之功非難乎然習熟之餘客氣漸消而不自覺私欲漸泯而不自知其後則易也凡有所充長者皆有待於造作也益之遷善改過則善日長而德日新非長裕乎然皆順吾之本有去吾之本無絶無一毫計較造作之私也凡處窮者未必能通也困則外雖困中不與之俱困蓋道無往而不通心無入而不自得也凡居其所者未必能遷也井則義理熟操存固能居其所矣然居之安而資之深小之利用一身大之泛應天下皆出之不窮



焉是體雖靜用未始不動也巽則低昂天下之平節量天下之中能稱物矣然其權度之妙運乎一心轉移變化之機有非人所能窺測者是用雖廣體未始不微也此皆德之妙也

○尊以人尊之言非以位言也緣謙本爲人道之所服故不期服而人服之不求名而名自至也遷如遷移之遷只是不限一定之意本義物字作事物說乃應事而不窮也或謂利澤及物似不切反身脩德之意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以九卦之德之用言之履之德惟和而至故人可用之以和行焉蓋親疎貴賤之間本自有當然之節惟依禮而行則各得其分各合其宜理之所順即心之所安矣謙之德惟尊而光故人可用之以制禮焉蓋制禮而非謙則驕亢自高禮不可行也惟以謙而制之則謙卑遜順之餘不敢越分以自尊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精是以不廢矣復之



德惟小而辨於物故人可用之以自知焉蓋人心之知每動於有覺之天復則覺悟之餘有惺惺而不昧者辨天人於初分晳理欲於初判蓋自我得之而自我知之矣恒之德惟雜而不厭故人可用之以一德焉蓋人心之德易淆於物誘之交恒則知之既明守之益固萬慮不能移萬感不能遷益終始如一而非二三其德者矣損之德惟先難而後易故人可用之以遠害焉忿而懲之則不至于徇乎私悖乎理欲而窒之則不至于蕩其性鑿其

情而吾心之害去矣益之德惟長裕而不設故人可用之以興利焉善而遷之則日進於高明過而改之則不流於汚下而吾身之利集矣困窮而通則窮通付之天而不敢以怨天用舍係之人而不敢以尤人何怨之不寡也井居其所而遷則爲實而光輝靜安而能慮事至而辨其是非物來而灼其可否是有以辨義矣巽稱而隱則深入于義理而善酌乎時勢故時不可爲者能委曲而求通勢不可處者能旁行以求濟此九卦之用也吾人所



以反身脩德而處憂患之道豈有外是哉

○上節和字以制禮言此和字以行禮言也履以和行須以程子無序便乖乖便不和之語反觀之和行猶安於行也制禮猶言行禮也常說謂禮過於嚴必謙以制之不知所謂謙者果卑遜之謂乎抑雍容和順之謂乎和不可以爲謙則安可以謙爲濟禮之嚴也試即日用間論之謙者禮讓而已經禮三百如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間有不以遜順相接可以爲禮乎曲禮三千如升降上下之間有不以退讓相先可以爲禮者則謙之制禮也明矣義是常經權是變通至于能權而功用極矣此章因首節有作易者其有憂患一句便見易中有可以脩德而處憂患之道故偶舉此九卦耳非謂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亦非爲聖人專作九卦以明憂患亦非大卦之外不可處憂患也若出逐節則逐節中俱要補憂患之意若出全章則至末方總繳之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者道也道不可須臾離易其可遠耶何以見易之不可遠以易之爲道屢遷而靡定者也蓋易不外乎卦爻卦爻不外乎九六是九六也變動不居而周流於一卦六爻之間者也自六虛之位而中

分之初二三為下四五上為上陽當居上陰當居下理之常也今則九有時而居四五上亦有時而居初二三六有時而居初二三亦有時而居四五上是上下之位雖有常而九六之居乎上下者則無常也自六虛之位而細別之初三五為剛位二四上為柔位陽當居剛陰當居柔亦理之常也今則九有時而居初三五亦有時而居二四上六有時而居二四上亦有時而居初三五是剛柔之位雖不易而九六之居乎剛柔者則相易也上下無



常則非典要之所能執或變在於上或變在於下一隨其變之所值而不得不趨耳剛柔相易則非典要之所能拘或變在於剛或變在於柔一隨其變之所往而不得不從耳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易道之所以為屢遷也易道屢遷似莫測其常理之所在矣然求之有要詞而已聖人設卦觀象因其屢遷之變係之以卦爻之辭或言乎出皆因時制宜而其出也以度使人知懼乎外而不敢妄為或言乎入皆隨時立法而其入也以度使人知懼

乎內而不敢妄作然不特此也吉對乎凶雖並舉以立教而凶多於吉尤喫緊以示人或言乎凶或言乎吝與其所以致凶吝之故或言乎悔或言乎吝與其所以致悔吝之由是明於憂患與故也而所以警人者豈其微哉彼師所以詔其學保所以輔其躬敬畏之所由生也家人者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人之敬畏者莫如父母也易明於憂患與故故能使天下之人雖無師以詔之保以輔之而玩其辭考其占自有竦動戒懼之意慎擇趨避之



方常若嚴君在側而夔夔然祇載之敬齋慄之誠不敢忘也夫言出入之度而人有內外之懼明憂患之故而人有師保之臨則卦爻之理亦甚顯矣故以著問易者始由卦爻之辭以度卦爻之理則一卦有一卦之則一爻有一爻之義或上或下其義各有所指或剛或柔其理各有攸當以出入則有度也以憂患則有由也然既有典禮之常而確然其不易矣易之變不可為典要則行其變者存乎知變化之人易之詞有典常則行其詞者存乎

得詞得意之人苟非其人則心之所存未能與易變相爲流通意之所涵未能與易詞相爲洞徹所謂變與詞者亦隱於易耳其能自運其化裁之機自神其趨避之能哉此可見易書爲人而作其用待人而行也夫易既足以周人之用而用之又存乎其人則觀其變而求有得於變玩其詞而求有得於詞信不可以間其功矣此易之不可遠也

○曰不可遠便見其有居安樂玩之意其爲道也屢遷以下俱是明易之不可遠處自其爲道至



所適是言卦爻之變自其出入至典常是言卦爻之詞苟非其人二句兼變與辭言惟易待人而後行此人所以當學易也正與首句相應屢遷靡定也變動不居以下皆言爲道屢遷之事曰六虛者卦爻剛柔往來如寄非實有也變動二句相承說上下無常二句分開說正所謂周流六虛也不可爲典要二句承上下二句來惟所適只是足不可爲典要句典要猶言定則也上下若有常剛柔若不易則是有一定之則可

爲典要也變字與剛柔相推之變同其出入二句當以辭言舊說皆就變上說不知塊然之畫何以見其出入之度而百姓之愚又安能使之內外知懼哉所謂憂患與故則其就詞言益明矣憂患與故如屯之陷入林中則以即鹿無虞之故蒙之勿用取女則以見金夫不有躬之故上文其出入以度兼有憂患無憂患者言也此獨言憂患者聖人作易只要人免於憂患人之占易只要避個憂患而已避凶所以趨吉也無



師保如臨父母言詞之足以警人也既有典常正與不可爲典要對變無定形而詞有定理也彼卦爻之變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是誠不可爲典要者也卦爻之辭愼出入之度而明憂患之故是又有典常者也不可謂向无典要而今有典常也苟非其人言易之待人而行以終不可遠之意兼變與詞言此章若出全章則不可遠之意當于末應之若出單節則逐節俱要見不可遠之意易道之屢遷則其變不一其理无窮

是以周天下無方之用如之何其可遠也言出入之度而使人懼明憂患之故而使人畏則易之爲民用甚切如之何其可遠也若單出末節則道不虛行專承詞一邊來甚必得其詞占之意而後能用于詞占也不然雖揆之有常亦何益哉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易之書卦爻而已舉終而遺其始非卦也舉始而缺於終非卦也必原夫一畫之始以引其端要其六畫之終以用其極始終咸備則有貞悔之體有純雜之形而卦之質昭矣卦之有六爻也陰不一於陰而間之以陽陽不一于陽而間之以陰六爻之相雜何爲哉正惟其時物而已物者有定質也時者理之當然勢之不得不然者也時以成乎物而物以從乎時遠近貴賤時之隨在而變化也健順淑慝時之隨在而推移也彼各一其時之物能如卦之始終具備乎是爻之聚爲卦不致其全則無以致其槩卦之散爲爻不隨其變又無以盡其詳所以觀易者旣當統而觀其全以考其一定不易之體又當析而觀其變以見其動遷不窮之用也

○此條總論卦爻也卦合其全有一定之體爻分其變無一定之用原始要終原字要字不着力只言終始必備而後成卦耳言終始則中四爻在其中不可以下三畫爲始上三畫爲終也六



爻相雜如下章物相雜之義時如六位時成之時物如陽物陰物之物或欲以此條主伏羲立卦生爻言夫伏羲畫卦只是一每生二何嘗原始要終而後得卦哉其曰原始要終乃是卦爻已成具于易書之中後人觀易者追論其體段耳大抵卦以質言而時未嘗不在也爻以時言而質未嘗不著也但卦之德方以智舉其質則有要而可觀爻之義易以貢舉其時物則無窮而可玩學者統觀夫卦而所思過半析觀夫爻

而所得益深則知卦爻之合一謂之善讀易矣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
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
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有卦有爻而詞不因之以係哉以初上二爻言之
初爻所涵之理蒙昧而難知不可以一舉而遂得
其義也上爻所涵之理明白而易見不待多方而
可得其蘊也何言乎初之難知初本也是其精蘊
之涵於至隱必假於探索而後知故難知也何言



乎上之易知蓋由二而三而四而五其體具矣其
盡全矣究其所已成而可反其所由生此其彰明
較著不待考求而後知故易知也夫初惟難知故
當初聖人係詞亦竭盡心思必擬議其所假當何
象所用當何占非惟欲協此爻而必協於卦非惟
欲協於卦而必預得乎卦之六爻使一卦如出一
身六爻如出一事然後得其典禮之會中正之歸
而詞加焉上惟易知故當初聖人係詞亦惟據前
意而會其歸因前言而要其成而已蓋思惟之未

精者已精於初詞發端之日道大而未備者又備
於二三四五之下縱其彖義有未窮已有典常之
可因占法有未竟已有塗轍之可循也故觀易者
觀初爻之辭則知聖人係初之詞爲甚勞觀上爻
之易則知聖人係上之詞爲甚逸此初上之時物
也若夫雜舉形體之物而不略其粗撰出性情之
德而不遺其精辨其物之美惡德之邪正而不失
其實則非中爻不備蓋初雖有物有德有是非然
雜之未得其盡撰之未得其精辨之未得其詳而



所謂擬者亦只言其端而已上則雜之撰之辨之
已在前雖有物有德有是非亦只結其成而已惟
合中爻則六爻發揮理道曲盡其雜物也有以類
萬物之情其撰德也有以通神明之德至於孰爲
物與德之是孰爲物與德之非又皆析之極其精
是中四爻者物之會德之宗而是是非非之權衡
也此中四爻之時物也噫人之觀易者欲求存亡
於天道之遠欲求得失於人事之賾惟觀之于詞
則與時偕行順時而止隱諸造化之深者无不窮

也惠迪而得從逆而失顯諸人事之著者無不盡
也蓋不必求之術數而其理居然可知矣然此爲
衆人言也非爲知者道也若知者之人窮理而得
其要惟觀其彖辭不必遍觀六爻而天道之存亡
人事之吉凶其宏綱大旨已默會於卦辭所該之
中其所思已過半矣蓋一卦具六爻之體而彖辭
言一卦之象文雖約而所該則甚博也夫觀六爻
而得其詳觀彖詞而盡其大知此者可以言易矣
○此以詞言也其初難知節言初上二爻之詞若



夫雜物節言中四爻之詞其初難知二句是以
後人觀易言也初詞擬之二句亦以後人逆推
聖人係詞言也初上與始終有別言始終則盡
一卦六爻之全言初上則只該首尾二爻耳本
指初一畫言如木之根而所以爲枝爲葉者初
未發見末指上畫言雜物如龍馬豕雉之類無
不畢備撰德如剛健柔順之屬無不具備噫不
平之聲嘆人之求存亡吉凶不於讖緯則於術
數而不於六爻之辭也智者之人窮理而得其

要者也如屯之彖辭曰利建侯其明於濟屯之
義也則夫六爻陰不可侯也其惟陽乎然卦惟
二陽耳九五人君已陷於險又思夫剛而能動
者其惟初九乎是屯之義可觀於彖而得之矣
蒙之詞曰童蒙求我知其明養蒙之道也思夫
六爻陰不可師也其惟陽乎然卦惟二陽耳上
九過剛視蒙太界又思夫剛而得中者其惟九
二乎是蒙之義可以觀象詞而得之矣不曰足
矣而曰思過半矣雖是聖人詞氣之從容然道



理亦只到此後世有聖人者出亦不能獨觀彖
詞而全不觀爻詞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
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
剛勝邪
然卦詞固所當玩而爻詞亦不可不知也二與四
其類皆陰則同爲國之臣子而皆能爲柔順之事
業也然功雖同而其位則不同惟其位之異故其

善不同二雖不能無懼而譽則居多四雖不能無譽而懼則居多也四之所以多懼者何也以其近於五之君也近君則承國之重任一則有逡迫之嫌一則有覆餗之患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者所以多懼也四之多懼以其近則二之多譽也以其遠可知矣然柔之道必依剛而後立欲以柔而利遠非其才之所利也二乃柔而得无咎者以其用之柔中也柔而得中則沉潛剛克寬而有制所設施皆得其當此所以无咎而多譽



也知二之多譽以其柔中則四之多懼以不中又可知矣三五皆陽均之在人上而皆能爲陽剛之事業也然功雖同而其位不同惟其位之異故所徵之休咎亦異三雖不能無功而凶咎之戒居多五雖不能无凶而事功之立居多所以然者何也五之爲君貴也居大君之位而受臣下之承戴凡人臣之善皆己之善人臣之功皆己之功此其所以爲多功也三之爲臣賤也居人臣之位而承大君之委任一作威福則有害家凶國之患一不勝

任則有覆餗刑渥之憂此其所以多凶也然要而言之五之貴貴爲宗子也三之賤賤亦家相也其任皆重也若以柔處之則委靡之資無以勝克艱之任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奚啻於三之多凶也雖五亦不能以多功矣君臣不皆危乎惟以剛處之則有爲之才足以勝負荷之重君得其所以爲君臣得其所以爲臣奚啻於五之多功也三之賤亦可免於凶也君臣不克勝其任乎由二四而觀之人臣之位利於卑而太高則亢人



臣之德貴於中而太柔則弱由三五而觀之臣以斷事爲能若以精明爲主多凶者不可因位而廢臣職多功者不可恃位而失君道中四爻之義如此此讀易者不可不知也

○異位二字且空說下面近也方好實講本義所爲遠近不同者是會其意而解也善字兼存于己徵于人者言皆爻位中之所具者也多譽多懼正其善也用者德之用也柔中之德行于身而措于事業者皆用也不剛不柔厥德允脩畢

公之保釐東郊也不吐不茹柔嘉維則仲山甫之城彼朔方也誰謂柔中之德不利於遠哉貴賤之等以位言柔危剛勝以爻言此不可不辨若命題自雜物節到此則當以此二節申上說上曰雜物而此之遠近貴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也上曰撰德而此之或柔中或不中或柔危或剛勝所謂撰德也而辨是與非舉在其中矣上二條是推中爻而究其用下二條是復論中爻而申其意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爲書也統而言之見其全體渾淪無所不該何廣大也析而言之見其條理精密無所不貫何悉備也何以見其廣大悉備也天下之道盡於三才三才之理具於易畫三才者太極之具於法象也就三畫言之上畫象天有天道焉蓋畫之在上即天之上覆中畫象人有人道焉蓋畫之在中即人之中處下畫象地有地道焉蓋畫之在下即地之下凝是小成一三極之道矣然三才之道本一物而兩體易書之蘊必六畫而後全於是兼三才而兩之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地不但兩其地而又兩其人如是則有內外有貞悔而六畫成矣是六畫者固有加於三畫也而道豈有出於三畫之外耶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五爲陽而上爲陰一天



道之以兩成象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爲仁而四爲義一人道之以兩成德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初爲剛而二爲柔一地道之以兩成質也是大成一三極之道矣易之小成通乎三極而非不足大成通乎三極而非有餘其廣大悉備何如哉夫六畫具三才之道是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是道也非確然一定之物也隨其所居之位各有一節之變周流而不窮旋轉而不滯是有變動也而不謂之爻乎蓋爻者交也交者變也變動則有交

變之義矣五上之變動天道之交於上也三四之變動人道之交於中也初二之變動地道之交於下也此所以名爲一卦之六爻也是爻也爲貴賤爲遠近爲本末爲上下其等級若是乎相懸矣惟有等也故謂之物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既有等級之辨則不可以一律齊矣五上之有等物之際乎天也三四之有等物之辨於人也初二之有等物之蟠乎地也此所以爲卦爻所有之名物也是物也或陽而間以陰或陰而間以陽是相爲間雜



也相雜則經緯錯綜之妙燦然而可觀矣五上之相雜文之經乎天也三四之相雜文之貫乎人也初二之相雜文之緯乎地也此所以謂之文也是文也不能位之皆當也以陽居陽固當也而以陰居陽則不當矣以陰居陰固當也而以陽居陰則不當矣時當相濟則以不當爲吉時當以正則以不當爲凶五上之不當吉凶之生於上也三四之不當吉凶之生于中也初二之不當吉凶之生于下也不然則孰辨其吉凶哉爻者道之變動物者道之散殊文者道之著見吉凶者道之貞勝也無一不具於易易之廣大悉備不益信乎

○此章贊易之廣大悉備首節言易畫具三才之理次節言易中所有之名物俱以見其廣大悉備也易字兼六畫三畫在其中道有變動一節是舉易之有而著其所由名以盡廣大悉備之蘊道字指易畫言承上三才之道來變動不是那陰陽老少之變如乾之初九龍之潛也二則見三則惕四則躍五則飛上則亢一爻自爲一



義此之謂變動也爻不當如屯之初九以陽居陽而吉也大壯之初九以陽居陽則凶矣以此推之可見不必謂當則吉否則凶也曰爻曰物曰文曰吉凶皆易中所有者從來有此名目特於此而改之耳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末世則世故日煩盛德則易理素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其所履歷者皆憂患之故以此而係彖詞易道遂復興矣文王惟處憂患以作易故教人亦危言之也易卦之詞凡以危懼爲心者未有不平安以慢易爲心者未有不傾覆蓋一念克謹便有圖安之漸一念不謹便成莫大之憂此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若或使然非易能使之也易之與危其心少異而平之與傾其應頓殊誦其言



玩其意自不能不凛凛于心其詞之危何如哉然是危平易傾之道甚大無所不該者也自一事至于千萬事未有敬勝而不吉怠勝而不滅者自一人至于千萬人未有不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者其孰得而廢之聖人以是道之大發之於詞其危者欲人終始懼以承之卒歸於平而无咎也其易者欲使人終始懼以更之卒免於傾而无咎也夫其與在聖人之盛德其用可使人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章論易詞之危而指其實因揭易道之博而要其約也殷末世以時言周盛德以人言當文王與紂之事以囚羑里之事言其詞危帶上一句說此危字與危者使平危字不同此就詞言彼就心言也危者使平如惕中則吉虩虩則不喪匕鬯是也易者使傾如汔至而羸瓶則凶汔濟而濡尾則無攸利是也其道甚大四句一開一合一呼一應言易之道甚大而用甚切也懼者易懼之也曰終始者欲人謹始慮終而又慎



終如始不敢有慢易之心也要即歸也既往不追其咎常在事前中道廢弛其咎常在事後故終始皆懼其歸在於寡過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君子不患于處天下之變而患無處變之德乾之聖人得天道之純剛健中正極天下之至健也至健則舉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成之功固有

任重若輕行之有餘力者若是乎其德行恒易也易者多忽略宜不知險矣然乎時雖有易爲之才臨事猶有難爲之慮憂患一臨即有以知其險兢兢然慮其禍幾之伏消其果鋭之心不敢恃其易而冒進以陷於險也坤之聖人得地道之純柔順利貞極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因其自然行其無事固有制動若靜置天下之事於無爲者若是乎其德行恒簡也簡者多慎重自不越乎阻矣然乎時既無不謹之心臨事又有加謹之念憂患一臨



即有以知其阻恐恐然憂其挫折之虞益加夫圖全之計不敢因其簡而輕進以困於阻也

○此節乾坤以聖人言至健至順是說他性情如此恒易恒簡是說他所行如此知險知阻又是說他臨事之變如此此聖人是一樣聖人所謂至健至順即中庸之至誠至聖相似非有高下之别也憂患一也自乾視之則爲險自坤見之則爲阻耳本義于乾則曰雖易而能知險于坤則曰既簡而又知阻極不苟且玩味之自見知

字非徒知而已有不輕進之意在其中

能説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聖人之所以知險知阻者非無自也盖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方其無事事物之理與吾心相融通相悦以解默契而不自覺何其説諸心也及其有事吾之心與事理相研審斟酌錯綜必求其无毫髪之差謬何其研諸慮也此理既明諸心則天下無理外之吉凶非險阻者必先知之險阻者必先知



之而吉凶以定矣此理既審諸心則天下無理外之事業非險阻而爲吉者黽勉以趨之險阻而爲凶者黽勉以避之而亹亹以成矣

○此承上文推本所以知險知阻處説諸心統萬事而言有先明諸心之意研諸慮就一事而言有思所以處之之意吉凶无形故以心言而曰定者剖决之意也亹亹則有迹故以慮言而曰成者造就之意也此定吉凶一句就聖人身上説與上係不同盖天下吉凶无一不前知无一

不趨避便是定之成之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然聖人之悅心研慮者非假於術數推驗之煩意
想測度之私蓋徵諸天人之理也以理之顯者言
之在天道則爲變化一陰一陽消息示其機也而
順逆異矣在人事則爲云爲一動一靜日用彝其
感也而得失分矣此吉凶之理顯而易見者也以
理之微者言之變化雖無常形而吉之將至則禎
祥先見乎垂象否則未必無災異之示焉云爲雖



無定用而善之將至則休徵先動乎四體否則未
必在愆咎之萌焉此吉凶之理微而難知者也變
化云爲則有象之可擬矣而器也者具於象之中
聖人則象事而有以知器焉蓋吉凶之理已定其
迹已著聖人不過擬而議之比而度之執古以御
今舉遠以徵近而其器可知矣吉事有祥則有理
之可占矣而來也者具於占之中聖人則占事而
可以知來焉蓋吉凶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聖
人則潛而觀之默而審之察微以知著即始以見

終而其來可知矣所謂悅諸心而定吉凶者此也
所謂研諸慮而成亹亹者此也使無可知之理聖
人亦何據而前知哉
〇因夏潦而知秋之旱因礎潤而知雨之至歲星
所在則其國有大福太白經天而其應主兵之
類皆以變化象之而知器也孔子以祿去公室
知三桓之必微以南容之三復白圭知其免於
刑戮皆以云爲象之而知器也周人山崩川竭
知宗周之必滅此以變化之妖祥占之而知來



也子貢以執玉高卑知二君之必亡是以云爲
之妖祥占之而知來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然不假易而知吉凶者聖人能之衆人不得而與
也則易其可無作哉觀諸天以至健者位於上而
確然示人以易觀諸地以至順者位於下而隤然
示人以簡則二氣消息而吉凶之幾已寓此正易
理之先見也然天地能具易之理而不能顯易之
功雖有變化云爲之迹能必使之象事以知器乎

雖有吉凶妖祥之幾能必使之占事以知來乎則所以成其能者信在乎聖人矣聖人乎是本其悅心研慮之理以觀法於天地而發揮於易書立爲易之體心存天地之意達爲易之用口代天地之言凡造化之欲告人而不能自達者皆有以贊而成之矣易書既作凡天下之人將有爲也將有行也既謀之人觀事之可行與否復以蓍問易謀諸鬼神以決之則百姓之愚皆得以知其吉知其凶而與乎聖人定吉凶之能矣皆得以趨乎吉避乎



凶而與乎聖人成亹亹之能矣蓋聖人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衆人則以易知器以易知來而知險阻者殆不獨聖人爲然矣此作易之功用也

○此言聖人作易上有功於天地下有功於生民也講成能中只可說作易字未可說象變詞占以下文有作易之事故也人謀鬼謀如洪範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也重在鬼謀二字必兼人謀者古人必先人謀而後証諸鬼神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然聖人作易不外象詞變占而已彼先天之易有八卦之列者何蓋以象告人耳屬乎陽者以陽之象告也屬乎陰者以陰之象告也而天地之不得以象示者於此成其能矣後天之卦有爻彖之作者何蓋以情而言耳彖言乎象示人以全體之情也爻言乎變示人以一節之情也而天地之不得以情言者於此成其能矣然卦以象告非先天之止于畫而不能言也詞以情言非後天之无所因



而強言也觀卦而辭已寓矣蓋卦爻之剛不一於剛而或雜之以柔柔不一於柔而或雜之以剛剛柔雜居則時有消息位有當否時之息而位之當者雖不明言其吉而詞之吉者已可見矣時之消而位之不當者雖不明言其凶而詞之凶者已可見矣是象之告者已具乎所言之情雖無文而不爲隱情之言者實本於所係之象雖有言而不爲鑿也誰謂卦自爲卦詞自爲詞哉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以變占之用言之自四營至十八變皆變動也由
其變動而考之或明其事之利或明其事之不利
時雖未有言而言在其中矣有變動則有所值之
吉凶是何言乎吾見占之吉者因其情之得占之
凶者因其情之失未有卦爻之詞不因卦爻之情
者也何以見吉凶之以情遷也天下有以愛相攻
者則同心同德以相與而吉生有以惡相攻者則

非同心同德以相與而凶生情之相宜者而離於
遠是爲遠相取而悔吝生情之不相宜者而聚於
近是爲近相取而悔吝生相與以誠則爲情相感
而利生相與以不誠則爲僞相感而害生然易之
情以相得爲貴其不相得者宜不相近若既近而
又不相得則情之不相得也必思所以爲禍而地
之相近也禍又易以相及凶害悔吝皆由此生矣
此可見惡相攻而凶生者以其近也僞相感而害
生者亦以其近也所謂吉凶以情遷者如此

○變動二句是變占之用也變動是揲蓍求卦時
事其言利者因以利人不利者亦以利人也故
曰以利言吉凶就變動之後所值之占而言愛
惡相攻以下俱明吉凶以情遷之事愛惡以德
言遠近以位言情僞以心言相攻相取未爲不
好字面其意與相感一類以愛相攻如家人之
五是也以惡相攻如同人之三是也遠相取如
屯之二是也近相取如萃之初是也誠相感如
隨之五是也僞相感如中孚之所謂有他不燕

是也曰悔吝曰利害皆吉凶之屬曰愛惡相攻
遠近相取情僞相感者情也項氏曰利害者商
量其事定有利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
其成也故總而言之曰吉凶相感情之始交故
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
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
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然不特卦爻之詞以情而遷人之詞亦然凡言皆

本於心其心明於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礙如將叛正理而中心有歉者則內不自安言不敢遂其詞慙作回互而不敢舒展矣如心昧於是非之端而莫知所從違是疑也則其發於言者亦持兩端而无定執其詞枝矣有德之吉人則心定者其言重以舒非寡乎寡非不言也詞簡而理明語約而意備也無德之躁人則其言煩而不切冗而无當非辭之多乎人本善乃誣之而爲惡則其所言皆虛華不實浮游而无根據矣无所



操守之人則心口俱困而其詞屈矣人之詞以情遷如此卦爻之詞以情而遷者其理亦猶是也

○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等居其五於此見天地間好人常少而好事亦常少也項氏曰仁者默勇者誠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盡于此矣

○此章言聖人不卜筮而知吉凶而又作易使人皆與知乎吉凶也夫乾一節言聖人能前知吉凶能悅諸心一節言聖人所以前知之故變化一節言有可知之理以明聖人所以悅心研慮而前知者在此天地一條言聖人作易之功用八卦以象告至情遷是言作易之事愛惡相攻至悔且吝是申吉凶以情遷句將叛一節即人之詞以情遷明易之詞以情遷也

右第十二章

# 重鐫蘇紫溪先生易經兒說卷之八

##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蓍焉蓍何自生乎聖人中和並致信順兼全裁成輔相之道有以默助天地之化育於是和氣充塞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蓍之神物生於其間是蓍雖由於天地靈秀之氣實



本於聖人參贊之功也蓍生矣便有數數何所倚而起哉亦因夫天地自然之數者也天數本三聖人則定之而爲三是參天也地數本二聖人則定之而爲二是兩地也由是制爲揲蓍之數三三則成九三二則成六二老之數分參天兩地而起二二三則成七二三二則成八二少之數合參天兩地而起是數雖聖人之裁制實本造化之自然也有蓍數則有卦爻卦何自立乎蓋十有八變之後便有陰陽之異聖人則觀其陰陽或陰少陽多或陽少陰多如六畫純陽則爲乾六畫純陰則爲坤陰陽之雜則分其多寡而爲所値之卦是卦以觀變於陰陽而立也爻何自生乎蓋卦之既成便有剛柔之異聖人又就其中而細觀之孰爲太剛少柔孰爲少剛太柔以老爲主者所値在於老爻以少爲主者所値在於少爻是爻以發揮於剛柔而生也聖人作易舉蓍之生起蓍之數卦因以立爻因以生豈徒爲法象之粗已哉其吉凶消長之異進退存亡之殊爲人所共由者爲道其健順



易簡之分爲人所同得者爲德其道德之截然不紊爲義其道德與義之散見於天下爲理其道德與義之稟受於人物爲性而理性之從出則爲命其實一也由易書而統觀之則吉凶消長之道健順易簡之德既與之相爲貫通不見其拂而就其和順之中則又何者爲吉何者爲凶何者爲消何者爲息何者爲健何者爲順何者爲易何者爲簡皆辨其精義之所存何其合之大而析之精也既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則此理之在天地間雖萬事

萬物千變萬狀皆窮極於卦爻之中無不悉備何
理之不窮也此性之所付與凡夫民之所以爲彝
物之所以爲則者皆爲之區處曲當何性之不盡
也即此理性之所自來凡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者皆與之脗合無間得其所當然便契其所以然
何命之不至也義不出道德之中而理乃和順之
精命不出理性之外而至乃窮盡之妙至是而體
用一原顯微無間矣蓍數卦爻之功用不其大哉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事而因及其極功也作易



二字兼蓍數卦爻在其中而重在蓍上非易不
足以成務非蓍不足以求易數也卦也爻也皆
因蓍而得者也爻統於卦卦成於數數揲於蓍
蓍不興則數無由寄數不起則卦無由立卦不
立則爻无由動此揲蓍之法所以爲作易之要
也參天兩地猶未指蓍數倚數二字方言蓍數
也倚猶倚靠也卦爻俱指揲蓍之所値者言觀
變陰陽統觀其全看是何卦也發揮剛柔細觀
其一節看是何爻當動也陰陽中未可露七八
九六蓋此只是統觀其陰陽耳若分七八九六
便是發揮剛柔矣發揮字對觀字看觀者總統
觀之發揮者詳細觀之也立卦只看本卦生爻
則兼看變卦之變爻此其不同也若六畫皆老
六畫皆少則不必觀爻此又不必拘也和順二
句言作易之功用道德與義就其分合而言之
理性與命就其隱顯而言之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豈徒爲法象之粗已耶蓋理
一也自其燦然者則爲性渾然者則爲命本至微
而不可窺也聖人將因易以寓乎理而凡立之卦
生之爻者無一不與性命之本體相爲融通焉言
乎性命之理蓋天非徒氣也有以立天之道焉苟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而天道廢矣故有陽之舒有

陰之慘然後天道賴以立此性命之著於上也地非徒形也有以立地之道焉苟一於剛則無體一於柔則無川而地道墜矣故靜而爲柔動而爲剛然後地道賴以立此性命之著於下也聖人之道爲其能與天地參也苟仁而不義則一於愛而不知斷義而不仁則一於斷而不知愛而人道失矣惟仁之昭義之立二者相濟然後成位於天地之中而人道立焉此性命之具於人也易果何以順之哉聖人仰觀俯察固有三畫之卦矣然三畫已



具三才而卦則未成也於是因而重之倍而三之不徒兩其天而又兩其地不徒兩其地而又兩其人是以有內卦而又有外卦有貞體而又有悔體六畫之卦成矣卦成則天道以兩而成象人道以兩而成德地道以兩而成質性命之理其順於全體之中乎然卦雖成而章猶未成也又就其中而細分之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剛而上柔剛柔迭用而不一焉迭用柔剛則一陰而間一陽一陽而間一陰經緯錯綜而文章成矣章既成則五爲天之陽而上爲天之陰也三爲人之仁而四爲人之義也初爲地之剛而二爲地之柔也性命之理其順於一節之際乎

○此章言聖人作易以順理指言其理而申言其順也陰陽以氣言如寒暑晝夜是也柔剛以質言如山澤高深是也仁義以德言仁主於發舒凡爲惻隱爲慈愛者皆是即天地之陽剛也義主於收歛凡爲嚴毅爲斷制者皆是即天地之陰柔也兼三才以下正是順性命之理分陰二



句相承言平分其陰陽而迭用之也重在迭用意不可以平分迭用對講蓋既統言一卦之有六爻又析言有初二三四五上無非見其順性命之理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聖人作易本皆以像造化也當伏羲畫卦之初二而四四而八八卦既成而爲橫圖苟不規而員之

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便與造化不相似矣於是取橫圖中分規而員之焉即圓圖八卦之位而觀之乾天也坤地也乾居南而坤居北是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兩儀定位矣艮山也兌澤也艮居西北兌居東南是山以虛而受澤之潤澤以潤而感山之虛二物通氣矣震雷也巽風也震居東北巽居西南則雷因風而益迅風因雷而益烈雷風相薄矣坎水也離火也離東坎西則水以潤萬物而火以濟其寒火以燥萬物而水以濟其熱水火相



濟而不相射矣易之圓圖與造化對待之體相合如此由是八卦交而錯之乾兌離震互爲貞悔巽坎艮坤迭爲內外則六十四卦成矣又以圓圖八卦之序言之震始交陰而陽生爲冬至歷離兌則陽浸多爲春分以至於乾則陽之純而交夏至焉是左方流行之序由四而反之於一皆進而得已生之卦如今日追數昨日也非數往者順而易乎巽始消陽而陰生爲夏至歷坎艮則陰浸多爲秋分以至於坤則陰之純而及冬至焉是右方流行

之序自五而推之於八皆進而得未生之卦如今日逆數來日也非知來者逆而難乎是易之圖與造化流行之用無不相合也若本易之所由成則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巽五而後有坎六有艮七而後有坤八皆自巳然而及其未然自巳生而及其未生不惟右列之卦皆逆數而左列之卦亦皆逆數也夫易以對待爲體而八卦相錯則體之未始不爲用也易以流行爲用而原於逆數則用之未始不爲體也先天之圖學



其妙固若此哉

○此是解先天圓圖之意二節並重蓋易不外乎對待流行二者即交易變易之義也天地定位節乃對待之體交易也數往者順節乃流行之用變易也相薄猶相迫也只是交相助益之意水火以造化之氣言如日月亦是日者火之精月者水之精也水火本相害之物曰不相射者取其相爲用者言也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此造化自

然之迹也聖人作圓圖豈擬其方位而寘八卦於此哉只是中分八卦左右圓列而卦位適當其處耳八卦一句只因論八卦而幷及之見六十四卦之圓圖總不外乎八卦非有加也曰順曰逆者循其故轍之謂順推其未來之謂逆也此章分明是以對待流行相對其體之對待也定位通氣矣相薄不相射矣其用之流行也來往異矣順逆分矣八卦相錯一句是因其對待而推其交變之妙易逆數一句是因其流行而



原其生出之序此二句輕只帶說耳作全題如此立體亦爲冠冕且卦氣之說出於朱子有明徵也若單出數往一節則不就卦氣之流行說亦可只以上二句爲按圖而列其順逆之位下一句則原其生出之序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易之方圖震巽居中震居中右而向於西北巽居中左而向於東南震象爲雷巽象爲風是雷以動物而鼓其生意風以散物而解其鬱滯也此生物之功也次乎巽者坎也次乎震者離也坎象爲雨離象爲日是雨以潤物萬物由是而滋長日以暄物萬物由是而發榮也此長物之功也次乎坎者艮也次乎離者兌也艮以止物萬物之生意由是收斂而大小各正矣兌以說物萬物之太和由是充足而歡欣交通矣此成物之功也然六子各分其職而二老則兼總其權是故位乎西北者乾也



乾有天道舉天下之物皆在統御之中彼動也散也潤也暄也止也說也非此無以爲之操縱也然則六子其職分之百官乾其統治之元后乎位乎東南者坤也坤有地道舉天下之物皆在兼容之中彼動也散也潤也暄也止也說也非此無以爲之包涵也然則六子其分役以效勞坤其翕受以歸藏乎六子者妙出入之門乾坤者運終始之幹圖位之布列無非造化生成之全功此方圖之所以爲妙也

○此章以方圖言也伏羲之畫有橫圖有圓圖又有方圖圓圖以象天方圖以象地也圖皆從中起上章首以天地定位圓圖從中起也此章首以雷動風散方圖從中起也或謂此節就圓圖說不知夫子說卦凡先天後天無不備言獨方圖無一言及之豈非缺典乎本義云卦位相對與上章同但謂卦位之相對則同非同是圓圖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伏羲先天八卦圓圖方位起於東北之震終於正北之坤至文王後天乃取伏羲圓圖而更置之起於東方之震終於東北方之艮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乃造化流行之序也出者氣之自靜而動齊者氣之自微而顯相見者氣機之宣著致役者氣化之涵育此造化之出機也就後天之卦位觀之於震而見其出於巽而見其齊於離而見其相見於坤而見其致役其造化之所乘以顯諸仁者



乎說者氣之充足戰者氣之肅殺勞者氣之休息成者氣之動靜相交此造化之入机也就後天之卦位觀之於兌見其說焉於乾見其戰焉於坎見其勞焉于艮見其成焉其造化之所乘以藏諸用者乎是起震而終于艮者卦之序也由出而終于成者化育之全也曰出曰齊曰相見動也至于致役則動而靜之端矣曰說曰戰曰勞靜也至于成則靜而動之端矣分陰分陽兩儀以立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造化之妙主宰之秘其盡在于圖乎然

帝之出入徵之於物物之出入皆帝所爲蓋帝不可見而物則可見也是故物不可以終盡剝盡則能復出矣其出之必以震者震之卦位乎東方於四時爲春於五行爲木氣之始乃勾萌甲拆之候也物之出即帝之出故曰出乎震物既出矣必向於齊其齊也必於巽巽居東南於時爲春夏之交在五行乃木氣之盛也曰齊者蓋萬物至此形形色色昭然而鮮潔森然而整齊無有參差也離也者明之謂也觀於物則光輝發越與日俱新如此



乎相見也蓋離爲南方之卦火德用事正明盛之時也然豈特造化之生物已哉即聖人治民亦不外乎此聖人居南面以當聽治之權百官北面而朝之萬民北面而仰之位則尊矣是以文明之德出而爲精明之治紀綱法度明以布之禮樂刑政明以出之德于是乎達矣若此者蓋有取于離南方者離之位聖人南面以聽天下疑有取于其位也明者離之德聖人嚮明而治疑有取于其德也坤也者地也南方之離火也火必得土而後有所

寄西方之兌金也金必得土而後有所資坤位於西南之方交於夏秋之候即火之所寄金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正土氣用事之時也萬物得土膏之氣則益以涵育斯時也前之生長者至是止後之收斂者於是起正致養成遂之時也物不能自養而聽命於坤坤不能自養乎物而奉命於帝謂坤之養即帝之養可也故曰致役乎坤兌居西方乃正秋之時金氣用事之始也時至於秋則萬物之生意充足飽滿油然而欣暢自



適是萬物之所說也物不能違時而物之所說皆兌之所說也時不能違天而兌之所說皆帝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所謂戰乎乾者乾西北之卦也于時爲秋冬之交乃金氣之盛也陰盛陽衰陰疑于陽必戰萬物皆此氣之流通亦交相肅殺互相凋瘁也即物之相薄而帝之所以宰乎乾者可知已坎者水也天一所生地六所成木得此而潤火得此而制金得此而洩也坎位居北方於時爲冬正水氣用時之事也惟其爲北方之卦此所以

爲勞卦也自坎以前主於發生而各效其勞至於
坎則置之不用之地向之動作者至此而得休息
物至於坎皆歸根復命保合完固得所歸宿之地
有慰勞之意也是物之勞皆坎之勞坎之勞皆帝
之勞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於時爲冬春之交
乃土氣用事也萬物至此有以歛其性情之實而
固坎之勞者在是又有以肇其生出之機而啓震
之端者在是不徒成終而又成始即物之成終而
知帝之宰其終即物之成始而知帝之肇其始故
曰成言乎艮此圖位以洩帝天之秘以彰造物之



全其妙固若此哉

○此章論後天圓圖方位也首節主帝言下節言
萬物隨帝言萬物之生成必有所以生成之者
所謂帝也帝者天之主宰也究竟亦無他只是
氣機耳氣機之所在萬物隨之然帝不可見而
見之於物物之所在即帝之所在耳下節只是
申解上節之義故曰字可見也不可平看首節
曰字齊字俱宜就氣機上講未可著物上去亦

未可露出四時五行之意此乾坤乃偏言之乾
坤與六子並列者也蓋統於帝矣說言成言二
言字不必拘乃助語詞也萬物出乎震一節是
即物以明帝也此言物之生成分屬於八卦重
在位與時而已位之所在乃氣機流行之地有
其位必有其時也有四時而五行以分矣分五
行而其德亦因以異矣震巽離乾坎艮皆言位
也而時在其中兌獨言其時也而位在其中坤
坎則言五行之氣離則言德而其餘俱可推矣



曰東方曰東南者是據圖之方位以分其時非
曰物但出於東方齊於東南也講東方中可以
東南東北形之講東南中可以正東正南形之
後俱倣此離也者明也此句只空空說個離之
德其所謂明者正在於萬物相見處而所以相
見者則以其在於南方之卦也相見者條達暢
茂光輝發越彼此交相映也相見即明也南面
而聽天下二句亦只是帶說南面而聽天下者
正位以臨百官萬民也嚮明而治者繼明以化

成天下也蓋取諸此此字兼離之位與德言坤也者地也此地字不以象言蓋非天地之地乃五行中之土氣也致者畢其力之義言坤役已以利物也八卦何獨坤能養萬物土旺四季而尤旺於夏秋之間此處是動之終靜之始與成言乎艮一般大關係帝曰致役而物曰致養者坤之所以養物實帝主之是帝委其役事於坤也坤臣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養之而已然母之養子也



子處其逸母處其勞是母亦若為子所服役者故謂坤之役於帝可也謂坤之役於物亦可也兌以說物如曰物欣欣而向榮萬物靜觀皆自得可見說萬物之意也乾當秋冬之交陰氣薄於陽也曰相薄乃自相搏擊此理可以意會不可以形求坎者水也水字乃五行之水或作地中之水講大謬正北方之卦是申說水字意勞慰勞也萬物之所歸又申勞卦之意如今為商旅並自春出外更相貿易至冬乃得歸家相與安慰而休息也及春則又聚貨而出矣成終成始即貞下起元之意還串講為好上言坤土於離火之後此又言艮土於坎水之後者火氣熱物無由而成水氣寒物無由而生惟土氣最中和故火金之交有坤土水木之交有艮土而為萬物之所由出入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



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後天之卦運用於六子而主宰於一神者也物有動而神無動物有靜而神無靜固不可以形迹求之亦不可以方所滯之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蓋物之始生必有以動之而後天之震其象為雷雷一動而萬物發生之機自勃然而動矣物既動必有以撓之而後天之巽其象為風風一行而物皆披

拂有以散其湮鬱之氣是動者雷而所以運雷之動者神也散者風而所以鼓風之散者神也雷風所在即神所在也既撓矣必有以燥之後天之離其象爲火火一燥則呈其形色之華而化工爲之鮮榮矣既燥矣必有以悅之後天之兌其象爲澤澤一流則萬物得澤之養生意充足而油然喜悅矣是燥者火而所以運火之燥者神也說者澤而所以運澤之悅者神也火澤所在即神所在也坎之象水也萬物得水之氣則涵育滋潤動散者不



至於焦枯燥悅者不至於憔悴矣艮位於西北止之義也以固物之氣而令歲之生成者終於是以肇物之先而來歲之生成者始於是矣是潤者水也而所以致水之潤者神也終始者艮也而所以宰終始之機者神也水與艮之所在即神之所在也然妙萬物者神也六子之致用者化也一故神兩故化不兩則不能化後天流行之用若非本於先天對待之體亦何自而行哉是故先天之卦離東坎西則水火爲偶而水火相逮矣震東北巽西

南則雷風爲偶而雷風不相悖矣艮西北兌東南則艮兌得其偶而山澤通氣矣水火得其偶然後水以潤火以燥木火妙變化之機無一物之不潤不燥也雷風得其偶然後雷以動風以散雷風妙變化之機無一物之不動不散也山澤得其偶然後澤以說艮以終始山澤妙變化之機無一物之不說不終始也此可見先天之卦位賴後天以達其用作於前者如有所待後天之卦位賴先天以立其體作於後者若有所因先後天之圖學其相



須之妙若此哉

○此章贊後天流行之用推本於先天對待之體也神字只管到後天之學以用言也動者鼓動其生意也撓屈撓也即散之之意燥乾也熯亦乾意火以日言與日以晅之一類不曰日而曰火者明日之爲火也水澤二字有分凡地中之水下流者皆澤雨露之屬自天而下者爲水前章雨以潤之可推也不言乾坤者六子之功用即乾坤之功用也動撓燥潤說終始者六子分

職造化以生物而各有所爲只說得動萬物撓萬物等項而不復說到妙萬物神則兼宰六子以生物而無所爲故首句言妙萬物非動撓之外別有個妙萬物也大抵此合先後天而言之若論先天則萬事萬化無乎不備不待文王後天之作而用始顯也若只論後天則大本大原無乎不存亦不待伏羲先天之作而體始立也何者宇宙不更理聖賢不改心天下豈有无體之用无用之體耶此可見體用一原先後一致而文之未始不爲羲羲之未始不爲文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八卦之性情總不外乎陰陽而已乾三畫皆奇爲陽之純則爲健之至是故體則確然而不拔用則浩然而不息陰柔不得以雜之坤三畫皆偶爲陰之純則爲順之至是故體則至靜而無爲用則至簡而不擾剛躁不得以累之得乾之初畫有震焉



陽生於下而以陽爲主不受制於陰也故存之而有奮迅之機達之而有發舒之情則見其動矣動亦健之屬也得坤之初畫有巽焉陰伏於下而以陰爲主不能抗夫陽也故內焉有深潛之體外焉有宛轉之機則見其入矣入亦順之屬也次震者坎也坎者陽陷陰中隱德於中而莫窺其蘊韜光於外而不露其精非陷乎盛陽能迎而不能隨故雖隱伏而不混於陰耳次巽者離也離則陰麗陽中內焉有所倚伏而不敢自主外焉有所附麗而不敢自專非麗乎盛陰能隨而不能迎故雖附麗而因陽以見耳艮次於坎者也其性情則止焉蓋陽困主於動而陽自下升則極上而立是故靜亦定也動亦定也止其陽之終耶兌次于離者也其性情則說焉蓋陰固主於伏而陰進乎陽則喜見于外是故內固和也外亦和也說其陰之終耶乾坤者陰陽之分六子者陰陽之互藏其宅此易書所以通神明之德也

○夫子將廣八卦之象先以性情明之蓋象者其

似也性情者其真也性以體言情以用言然情
出於性非有二也性情皆善不要說不好的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
狗兌爲羊
此遠取諸物而言八卦之象至健而行不息者馬
也乾純陽而德健其象爲馬至順而勝重載者牛
也坤純陰而德順其象爲牛以動奮之身特起於
地勢重陰之下者龍也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其

象爲龍以入伏之身出聲於天氣重陽之際者雞
也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象爲鷄外汚濁而
內剛躁者豕也坎外柔內剛其象爲豕外文明而
內柔順者雉也離外剛內柔其象爲雉外剛而內
柔媚者狗也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其象爲狗
外柔而內剛狠者羊也兌以一陰說於二陽之上
其象爲羊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
手兌爲口
此近取諸身而言八卦之象也首會諸陽尊而在上
者首也乾之三畫純陽又爲諸卦之首則爲首藏
諸陰廣而容物者腹也坤之三畫純陰其量足以
容則爲腹足在下而動震陽動於下似之股兩垂
而下巽陰偶在下似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也
坎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耳目睛外附陽在外
而明也離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爲目手剛在前
能止物也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爲手口開乎
上能說物也兌一陰拆於二陽之上故爲口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
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
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文王八卦次序於乾坤有父母之稱於六子有男
女之稱乾坤之爲父母者何也乾之象天也天以
生物爲職物之男女皆資以始是天乃羣物之父

而乾則諸卦之父也此乾之所以稱父也坤之象
地也地以成物爲職物之男女皆資以成是地乃
羣物之母而坤乃諸卦之母也此坤之所以稱母
也乾坤固爲父母矣而長男中男少男之稱於震
坎艮長女中女少女之稱於巽離兌者何也蓋男
女之成於父母以先後稱長少故諸卦之成於乾
坤亦以所得之次而異名震之爲卦陽爻在初是
坤一取於乾而得其初畫也惟其得畫在諸卦之
先故其稱名在諸陽之首而謂長男焉巽之爲卦



陰爻在初是乾一求於坤而得其初畫也惟其得
畫在諸陰之先故其稱名在諸陰之首而謂長女
焉坤再求於乾得乾之二畫以爲坎故謂之中男
乾再求於坤得坤之二畫以爲離故謂之中女坤
三求於乾得乾之三畫以爲艮其得于乾在震坎
之後故謂之少男乾三求于坤得坤之三畫以爲
兌其得于坤在巽離之後故謂之少女三陽男也
故之似也乃歸之坤求而後得者蓋三男本坤體
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陰之義也三陰女也坤
之似也乃歸之乾求而後得者蓋三女本乾體各
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陽之義也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生出之異各有屬而不容借男先於女女後
於男長幼之節亦有倫而不可紊此易之圖位所
以爲通於人倫也

○此節不可主揲蓍說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
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此章廣八卦之象也乾之爲卦純陽至健而其成
形之大者惟天故爲天凡物體圓者動體方者靜
而乾爲天則其體動而有常也故爲圜乾以君之
言其爲萬物之統有君道焉乾稱乎父言其爲萬
物之始有父道焉爲玉者陽德之純粹也爲金者
陽質之堅剛也後天位於西北於時爲立冬故爲
寒寒之極而冰凝結故爲冰先天位於正南於時
爲夏乃陽盛之極也故爲大赤純陽無雜健之最
善也故曰良馬純陽不已健之最久也故曰老馬

健最堅剛象乎多骨少肉之瘠馬健最威猛象乎
鋸牙食虎之駁馬體圓而在上故爲木果
○爲天至爲父上是擬諸造化下是擬諸人倫也
爲君至爲金上是取人之至尊下是取物之至
貴也爲玉至爲氷上是本其德而言下是本其
位而言也爲寒至大赤上是以後天卦位而取
下是以先天卦位而取也爲良馬至木果上是
取諸動物下是取諸植物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



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之爲卦純陰至順而其成形之大者惟地故爲
地坤作成物有母道焉故爲母爲布質柔而廣平
也爲釜中虛而容物也爲吝嗇靜翕而不施也爲
均動闢而廣也純陰至順故爲子母牛厚而載物
故爲大輿坤三畫皆偶故爲文如三得之爲含章
之文五得之爲黃裳之文皆以其畫之偶故也偶
畫衆多故爲衆如解之得衆以九四本坤體晉之
衆允以初二皆坤爻可見也爲柄以其在下而能
承物於上也爲黑純陰之色也
○質柔中虛俱以體言廣平容物俱以用言牛性
固順子母牛以母畜子子母相隨而不離則尤
順也地之土色有五若坤之取象則於地爲黑
土也若出爲布至爲均則是有取其動闢而體
虛者有取其靜翕而用廣者此是隨題主意不
必拘也若出吝嗇二句則以靜翕動闢主意爲
當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



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
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也陽動於下故爲
雷龍伏於地下也震一陽伏於二陰之下則爲龍
爲元黃乾坤始交兼有天地之色得乾初畫爲元
得坤中畫上畫爲黃也爲旉陽氣始施陽主舒陰
主翕也大塗四通八達之塗無阻塞也萬物畢出
故爲大塗爲長子一索而得男也決躁者陽生於
下而上進以決陰躁則陽之動而銳也爲蒼筤竹

爲青東方之色震東方之卦故於色爲青萑荻也
葦蘆竹也皆下本實而上幹虛陽下陰上之象也
馬之陽氣在內開口而鳴震之下陽爲聲上偶爲
開口出聲也馵懸足也馬直伸一足而挈起一足
若懸陽動於下之象也作起也馬超騰而起亦陽
動於下也爲的顙陰在上之色也其於稼也爲反
生陽氣動於下也其究爲健陽長必終於乾也至
於乾則陽盛矣故爲蕃鮮蓋氣始動未可以健言
也進至於極則陽之純而健之至矣物始生未可



以蕃鮮言也生而且長則蒙者開而穉者養矣
○爲勇二句合出是上爲氣之亨下爲物之亨也
实峯曰震爲決躁巽爲進退不果剛柔之性也
簀者竹之筠也筠竹膚之堅質其所謂蒼者正
在此也的白也顙色也顙在上者也凡稼之始
生皆爲反生蓋初間生意實從種子中出而下
著於地以爲根然後種中萌芽發於上以爲苗
也其究二字貫至末健以德言蕃鮮以草木言
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若出爲蒼筤竹

至的顙上是取諸動物下是取諸植物若出爲
蒼筤竹二句是或因卦位而取諸植物或因卦
體而取諸植物若出其於馬也四句是廣震之
象於馬無非取其畫之陰陽也爲善鳴合陰陽
之畫而取也爲馵足三句是分陰陽之畫而取
也其於稼也至蕃鮮上是因剛反而取下是因
剛長而取其究二句是推其陽長之極而究其
生物之盛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



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
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也木者陽氣上升盛
爲枝葉而根陰伏入於地下也爲木者就物之善
入而取也風氣周旋不舍而善入於物爲風者就
其氣之善入而取也一索得女故謂之長女繩者
糾木之曲而取直工者引繩之直而制木巽德之
制也故爲繩直爲工爲白少陰之色也風行地上
無遠弗到巽爲風故爲長木下入上升積小以高

大巽爲木故爲高一陰盤旋於二陽之下柔懦不決故爲進退爲不果凡物有聲色臭味聲臭皆上達屬陽色味皆屬陰巽二陽外達故爲臭陽氣陰血髮者血之餘也陽氣上盛陰血不升故爲寡髮二陽在上故爲廣顙眼之白者爲陽黑者爲陰巽陽多於陰故爲多白眼陽主義陰主利巽則陰爲主於內而又善入物故爲近利市三倍震爲決躁巽六畫皆變則爲決躁矣故其究爲躁卦也

○坤爲太陰巽長女視坤爲少陰坤太陰北方黑色巽少陰西方白色也眼之白者爲陽黑者爲陰巽陽多於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停勻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於黑故爲多白眼陽主義陰主利巽則陰爲主於內而又善入物故爲近利市三倍曰市三倍者震則變爲乾巽則變爲震蓋聖人喜陰變爲陽陽變爲純陽此亦扶陽抑陰之意也爲高至不果上二句以德之入而取諸物下二句以性之疑而取諸人也其於人也至三倍上三句是取諸人之身下一句是取諸人之欲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坎陷也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也水內明外暗而能陷物天下之至險也坎陽陷陰中內明外暗故爲水溝瀆所以行水水流而不盈故曰溝瀆陽匿於陰中故爲隱伏隱伏有潛德韜光之意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矯揉抑而制者抑其剛健之性以制事物之變也爲弓輪弓體彎輪體圓矯揉所成也坎陽陷陰中險陷則心不寧故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體中實則爲病與痛故爲心病耳痛血之在人身猶水在天地間水者天地之血血者人身之水也故爲血卦陽之色赤乾三畫純陽爲大赤坎得乾之中畫故爲赤脊與心皆馬之中也陽剛在中故爲美脊剛躁在內故爲亟心亟者心急難御也馬首在上蹄在下坎上柔則馬首下而不上

上在剛馬蹄薄而不厚爲曳亦下柔而足無力也
於輿爲多眚眚謂有險陷而多阻礙蓋行於險道
不若行於平地者之易且安也爲通者水之性也
爲月者水之精也爲盜者陽匿陰中而能陷物也
坎爲陽卦於木爲堅且陽在中故爲堅而又多心
也
○其於人也至爲曳上五句是近取諸人下五句
是遠取諸物爲赤亦屬人說爲美脊至爲曳上
二句取剛畫言下三句取柔畫言也爲隱伏二



句上是潛其體下是制其用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
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
爲科上槁
離麗也一陰麗於二陽之中也火內暗而外明體
陰而用陽離內陰而外陽故爲火其德爲明故爲
日爲電爲中女再索得女也甲以衛身胄以捍首
皆外堅者也離卦之畫外剛爲甲胄戈長兵也兵
短兵也皆上銳者也離火之性上炎故爲戈兵離

中虛故爲大腹火之性躁故爲乾卦謂乾躁之卦
也中畫柔如鼈之性靜也上下皆剛如蟹之性躁
也善麗者蠃也離則一陰善麗故爲蠃中虛者蚌
也離則一陰中虛故爲蚌中具五行外列八卦龜
有文明之象也離文明爲龜若總而言之則鼈也
蟹也蠃也蚌也龜也皆內柔外剛之別也其於木
也爲科上槁木中虛則上必槁枯也
○爲甲胄至大腹上是本外剛而取象於物下是
本內柔而取象於人爲鼈至科上槁上五句是



取象於動物下一句是取象於植物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
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
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
不進之意也徑路山路之小者一陽橫亙於二陰
似山之徑路橫亙於山上也小石者小而剛在土
之上艮則一剛在坤體之上故爲小石闕門之出
入也艮上畫連亙下二畫對峙而虛如門闕之對

峙而立也果者木之實蓏者草之實艮一剛在上
小而實也故爲果蓏閽人掌王宮門之禁止物之
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禁戒止物
之不應出者艮之德止故爲閽寺人身之剛在前
而能止物者莫如指物之剛在前而能止物者莫
如狗故爲指爲狗鼠之爲物其剛在齒鳥之爲物
其剛在喙皆前剛也故爲鼠爲黔喙之屬陽在內
於木爲堅多心陽在外於木爲堅多節矣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

易經兒說　卷八　卅二

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兌說也一陰見乎二陽之上也其象爲澤取其說
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澤者水之聚也
水流爲川塞爲澤也少女三索得女也交乎幽者
以言而說乎神故爲巫交乎顯者以言而說乎人
故爲口舌兌上拆口象故爲巫爲口舌兌居西方
而爲正秋之卦金氣肅殺條枯實落也故爲毀折
柔附於剛剛必決柔故爲附決柔之附於剛也小
人柔媚之態固欲求附於君子剛之決乎柔也君
子剛正之心初不以小人之附而爲所溺也地積
鹹水爲鹵鹵必下剛方不滲漏否則滲漏而乾矣
兌二陽在下爲剛一陰在上爲鹵少女從娣爲娣
陰之少而賤也兌爲少女故爲妾內狠而外說也
故爲羊
○爲毀折二句或因卦位而取或因卦體而取卦
傳雖云廣八卦之象其實未盡聖人之意蓋亦
錯舉以爲例耳如所謂乾爲君以見坤之爲臣
乾爲圓以見坤之爲方離爲乾卦以見坎之爲
濕坎爲血卦以見離之爲氣如此之類在學者

易經兒說　卷八　卅三

當以意會也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
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
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
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此上見相生相對之義飲食必有訟
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此上

見相爭相制之義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
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以上言庶而富富而教以明天下之分主王道
說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
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此以治亂循環言與人同者物必歸焉
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
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此以人君致治保邦之道豫必有隨故
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
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



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嗑者合也此以上見治道興衰之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
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
者剝也此以上見文質消長之勢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
受之以復此以上主造化說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
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
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此以上主聖
學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
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此以人之行事言

右上篇

有天地則二氣絪縕而萬物生是天地者萬物之
父母而乾坤者天地之法象此乾坤所以爲六十
四卦之首也盈天地之間凡有聲色貌象者無非
物也故受之以屯屯者盈滿之義乃天地初交萬
物始生之義也夫人之生聰明未開純一未發未
有不蒙者也故受之以蒙蒙者言其蒙昧未明也
又爲物之穉也物穉而不有以養之則幼者失其
所矣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養之義也飲食



者人之大欲存焉有欲則有爭有爭則有訟矣故
受之以訟人有訟必有朋黨彼以朋黨而起者非
一人此以朋黨而起者亦非一人是有衆起也故
受之以師衆而無統則亂必有所親比然後可安
故受之以比比而不畜則來比之心不固必制田
里薄稅斂以畜之故受之以小畜畜而無禮則近
於禽獸必教之以君臣上下之分升降揖讓之節
使民知有禮也故受之以履有禮則各得其分而
彼此相安如禮在父子也則父安於坐子安於立

禮在君臣也則君安於尊臣安於卑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乃氣運世道之交際其隆也物無終通之理治極必亂盛極必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故受之以否然否泰者天之時濟時者人之事物不可以終否必得人以傾其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憂樂通天下之志好惡合天下之公至公無私一視同仁則民心歸之近者悅遠者來而所有者大矣故受之以大有所有既大不可恃有而驕矜自滿驕矜自滿則招損矣其可以



盈乎必以盈爲戒而後可以保其終也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則高而不危可以長守貴滿而不溢可以長守富豫大之福自此可長保矣故受之以豫得天下有道在得人心之和而已今得道以得民使普天率土皆有愛戴之心則慕而來歸者如水之就下所欲在此自不能舍我而他適是豫必有隨也故受之以隨以喜悅而隨於人者非無故而然也臣之從君欲依君以立功也民之從君欲則君以自治也是以喜從人者必有事也故受

之以蠱以喜隨人則必有事臣說於從君則有事於圖治士說於從友則有事於講學弟子說於從師則有事於問難皆是也蠱者事也能有所事而無怠無荒則功業可大而日新月盛矣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所謂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也物之大者足以新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視聽故受之以觀惟可觀也則有以慰天下之望一天下之心四方不至於解體人心不至於離散是有合也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也物相合而無



禮以節之則相瀆而易離是不可以苟合也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賁飾固可亨然專事文飾者必以文滅質而不可通華浮於實而不可行其亨亦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盡也物不可以終盡既剝極於上則必反生於下如天地之心幾息而復見人之心幾息而復存也故受之以復善端既復則天理爲主人欲退聽妄念不生妄動不形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則善日純而全體皆真德日進而大用丕顯成身成性不自覺矣是可畜也故受之

以大畜德既畜則可以優游厭飫積之以俟其熟
久之以至於化矣是可養也故受之以頤有大涵
養而後有大設施養則可動不養則不可動故受
之以大過大過者以大過人之才爲大過人之事
非有養者不能也然不可以終過時過於治必亂
勢過於盛必衰人過於盈必害行過於高必毁故
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於險中而欲出於險非獨
力所能也必依人之勢伏人之力而後可賴以免
難是陷必有所麗也故受之以離離者附麗之義
也
○序卦傳所云流行之易也雜卦傳所云對待之
易也序卦之中有以相因爲序如屯蒙需訟是
也有以相反爲序如泰否同人大有是也天地
間不出乎相因相反二者而已首一句明易所
以始於乾坤之意屯者一句釋屯之義應盈天
地一句物之始生又立一說以起下文蒙字之
義蒙物之稚也又是起下文物字亦指人言爭
訟凡爭田爭利有關於一身之飲食者皆是或



以豢酒生禍爲爭似乎太淺若自有事出到无
妄是歷推僞之所由始原誠之所由存也若自
事而大至大而可觀觀而合合而飾是乃忠信
薄而僞之始也故一變而剝剝而復則真實復
存而无妄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
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此段見夫婦所係之重）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
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
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
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此言出處進止之理）家
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
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
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此見人道乖亂之後主齊治說）損而不
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
者決也（此以循環之理言亦有以學業消長之勢言）決必有所遇故受之

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
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
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此見君子進退之宜）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
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此主治道說）震者動
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
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此主氣機言）進必有所
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
者大也（以上體註專指聖學言本說兼王道言）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



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此主處遇言）巽者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
受之以渙（此主學問說）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
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言君民相感之道）有其信者
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
濟（此以人事言）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此以氣運言）

右下篇

有天地則天施地生而有萬物有萬物則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而有男女有男女則陰陽配合斯有
夫婦有夫婦則生育之功以成斯有父子有父子
則有尊卑而大分以明是君尊臣卑所由起也有
君臣則貴賤之等立自天子至於庶人在在皆有
上下之制上下既具則有拜趨坐立之節宮室車
旗之制其行之也必有文其處之也必有理是禮
義有所錯矣苟無上下雖有禮義將安施哉天地
萬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父子君臣上下禮義者
夫婦之所致夫婦所關之大如此咸者夫婦之交
也此下經所以首咸也夫婦之道所托以終身不



可暫合暫離也故咸之後受以恒恒者久也久受
尊名者不祥久荷祿位者有殃物不可久居其所
則當爲退避之計故受之以遯遯然消息有貞勝之
機屈極有必伸之理賢人君子未有終於隱遯而
不仕者故受之以大壯大壯者君子道長之時也
然豈可終於壯耶必乘此壯盛之時以赴大行之
會近而鳴國家之盛遠而建萬世之功故受之以
晉晉者進也然一於進而不知退則不知足者必
有辱不知止者必有殆或擊之凶所必至矣是有

傷也蓋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消息盈虛天道然也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旣傷於外則言歸於失意之後必反於家以求安矣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者身不行道信有所不孚威有所不振情義離彝倫斁而暌乖離散矣故受之以暌人心不相合而情義乖離則上陵下下叛上胥戕胥虐而禍亂作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亂極則治自然之理也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則廢事失時有家者失其家有國者失其國有天下者



失天下矣故受之以損損者懲忿窒慾之謂懲忿窒慾不已其功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駸駸於聖賢之域是損而不已必益也故受之以益益者遷善改過之謂遷善改過不已其功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如江河之決沛乎其莫禦也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以君子決小人也君子小人不容兩立小人旣決去則君子之朋必至而相遇矣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君臣旣相遇則明良會合有以鼓豪傑之風而交聚於朝廷之

上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正人聚於朝則同寅協恭可以致其君於堯舜躋斯世於唐虞而治道日升矣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則困是亦知進不知退之類也故受之以困旣專務進取以至困而無所容於朝廷之上則必退而反於下矣故受之以井井者井也乃人道之常也常道旣久不能無弊苟不起而更張之則政爲積弊之政俗爲積弊之俗是不可不革也故受之以革革者革乎舊以取乎新其爲責亦重且大矣然欲任革之責必主天



下之重器當天下之重任者而後能之故受之以鼎鼎重器也主天下之重器宜任吾君之長子蓋與子而不與賢則世無舜禹適起爭奪之端與少而不與長則世無泰伯實貽骨肉之禍立以長子則名正言順可以長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直必繼之以專闢必繼之以翕此動極而靜之常理也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專必繼之以直翕必繼之以闢此靜極而動之常理也故受之以漸

漸者進也明德之功進進不已則必以天德爲歸新民之功進進不已則必以王道爲歸是有所歸也故受之以歸妹明德造其極則德與天地同其體爲天下之大德新民造其極則業與天地同其用爲天下之大業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奢侈大必亡國喪家播蕩而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者在外而不得其所安也羈旅親寡非巽順無所取容苟能巽順雖羈旅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巽者入也潛心而入於理也理入於心則



心契乎理樂而玩之自覺其意味深長矣故受之以兌獨得之意既存於中則和樂之情自散於外凡四肢百骸一動一靜莫非眞樂之動盪是悅而後散之也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民心既離苟不議德行以爲之防閑制數度以爲之品節則民無所操民志益以不定矣故受之以節節道既立於上則斯民尊信於下德行之議罔敢或踰數度之制罔敢或欺是上有制法之君下有信道之民也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果於自信也果於自信則於事不加詳審而取必於行矣取必於行能無過乎故受之以小過有過人之才者則有過人之事文足以致平武足以戡亂而功業成矣故受之以既濟然天地間無終盡之理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氣化萬古此氣化則萬古此人物不以既濟而窮也故受之以未濟而易于是乎終焉此動靜之所以無端陰陽之所以無始也孰謂六十四卦之初豈偶然哉

○自有天地至有所錯是明下經所以首於咸也



萬物就氣化言男女則就萬物中分爲男女專就人言不必兼物上下所該極廣不獨君臣爲然錯猶言設施解者緩也此解字又是別取一義是個不好之緩乃怠慢縱弛之謂得其所歸句或謂人君得民心之歸則國勢不期大而自大此說亦好但連上句出則從前說若專出得其所歸二句則從此說亦可也有其信如有其善之類分明有矜負之意既濟如花之既開木之既實未濟則復有生生不窮之義矣

##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聖人旣爲序卦傳又雜舉六十四卦而傳之蓋相次之卦其畫反對其義亦反對也乾六畫皆奇確然至健其性情爲剛坤六畫皆偶隤然至順其性情爲柔是乾坤之卦反對而義亦反對也比以四海而仰一人道可大行澤可遠施故樂師以一人而統三軍死生所關存亡所係故憂是卦畫反對而義亦反對也下倣此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上臨下有君道焉臨人必有以惠人故與之觀以下觀上有民道焉觀人必有望於人故求之凡厚生正德皆與也則君以自治賴君以自養皆求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是才雖足以有爲順時而止之義也君子所以善天下之用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是質雖不足以有明而學則能有明好學近智之義也君子所以立天下之體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陽動於下其在造化則肇帝出之原也其在人事則奮脩省之功也有起之義也艮陽止於上造化之成其終成其始也人事之靜亦定動亦定也有止之義也損損下益上雖未至於衰然民貧則君不能獨富上下俱損而天下之亂形焉是損實衰之始也益損上益下雖未至於盛然民富則君不能獨貧上下俱益而天下之治形焉是益實盛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乾非可止而能止之非理之常也乃適然之時耳童牛之牿乘其勢之未盛豶豕之牙得其會而可爲非時而何哉无妄不宜有禍而獲禍非理之常也乃意外之災耳行人之得而災遺于邑人无妄之行而災至於窮極非災而何哉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萃以剛中之君而用引萃之臣俊乂布列於要地不至於懼禍而去也升以南征之賢而遇貞吉之主衆賢彙征於王國不至於失意而歸也謙有卑遜之義而自處以輕或鳴謙或撝謙均無上人之意也豫有和樂之義而自縱以怠或冥豫或盱豫均有盈滿之心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天下之間足以害治噬嗑以除天下之間如有物而食之也去其所不宜有也人道之文足以飾治



者以成天下之文如無色而藻之也飾其所不可無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外見性情之真怡然發散於外也巽陰內伏機緘之妙寂然斂藏於內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則無事之時惟恪守其舊章可以因則因也蠱則廢壞之後當更化以善治可以革則革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則陽窮於上生意潰爛而歸於無也復則陽生於下生意復萌而反於有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則明出地上光輝宣著而爲晝世道清明之時也明夷則明入地中陰晦隱伏明而見傷世道暗塞之時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則往來井井君子行道濟時功得以上行也困則剛與柔遇君子揜於小人動爲所掣肘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之爲義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何速如之恒之爲義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致思無窮容保無疆何久如之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渙則民心無所統一民志無所定向離也節則禮義以爲之範法度以爲之防止也解則大難已平而從容安徐非危迫之地也蹇則大難方殷而艱

難危迫非可緩之時也睽則人情相疎彼此乖隔外也家人則人情相親彼此孚洽內也否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泰則天地交而上下通否則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泰則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內陰外陽內順外健而小人長泰內陽外陰內剛外柔而君子長非反其類乎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四陽盛長君子之勢方盛宜無妨於進矣然君子之待小人常疎小人之伺君子常密使恃其



壯而進寧不被小人傷乎是故壯趾則凶用壯則厲欲陽之知止而不進也遯二陰始生小人之勢尙微若不必遯矣然羸豕有蹢躅之孚履霜有堅冰之漸使忽其漸而不遯寧不爲君子禍乎是故以嘉遯爲吉肥遯爲利欲陽之不進而且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大有之卦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是萬邦黎獻共爲帝臣勢之統于一也同人之卦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是彼此一心上下合德情之通於同也革以去故爲學則滌舊染之汚爲政則革舊習之陋也鼎以取新爲學則有日新之功爲政則有維新之化也小過則言過乎中行過乎正過也中孚則言焉有物行焉有恒信也豐處盛而明動相資日有更張之煩其故多也旅窮大而失其居則喪國亡家其親寡也

離上而坎下也

離爲火火之性則炎上也坎爲水水之性則潤下



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以一陰畜衆陽之衝欲止而不能止寡不敵衆也履以和說躡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旣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需以乾遇坎有忍耐之操无欲速之心安以待時而不進也訟則此險彼健彼挾其力此逞其姦進以相爭而不親也大過則本末以弱不足以任遺大投艱之責故顛也姤者遇也以一陰遇五陽遇之不正者也漸則女歸乎夫家必待六禮既備而後行也頤則集義以養氣寡慾以養心所養者正也既濟則法度以脩綱紀以立天下无梗化之人蓋已定也歸妹女之歸乎夫家得終身之所託女道之終也未濟三陽失位未得終身之配男道之



窮也夬者決也以五剛而決一柔則衆賢之進如茅之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聖人既爲序卦傳又舉六十四卦而傳之叅相次之卦其畫反對其義亦反對也屯取應變之義用之行也蒙取養正之義體之立也就用而言則以知時爲貴蓋才具於我而時則限於天也就體而言則以好學爲先蓋質原於天而學則在於我也萃以已仕者言升以未仕者言兌巽俱就學言見者理之著也伏者理之含也睽家人內外非以地言如人不相親便是外之意相親便是內之意也小畜是小人不能制君子履是君子得以勝小人也大過以下姑順本文解之耳若求其正當之論則節齋所更定又似不可易者大過者過乎中而顛乎其正也頤者養之正而不顛於頤也漸之女歸有待於男之六禮備而行也歸妹則既歸乎夫家而女道終也既濟六爻陰陽皆當其位人道之定也未濟



三陽失位配偶未成男道之窮也姤遇也以一陰遇五陽小人漸有犯君子之勢也夬決也以五剛決一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如此改正則於卦畫反對而韻亦何嘗不叶哉大抵易者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知變之道反需爲訟反泰爲否反晉爲明夷反家人爲睽此不善變也反剝爲復反遯爲大壯反蹇爲解反損爲益此善變也變與不變之機特在轉移之間耳然天地間剛柔可使相雜若君子之爲剛

小人之爲柔則决不可使相雜也雜卦之末特
分別君子小人言之聖人贊化育扶世道之意
微矣始於乾終於夬蓋決去則爲純陽也嗚呼
造化人事之反變果其姤之反而爲夬焉不亦
世道之大快哉



右易經兒說八卷係前明晉江蘊紫溪先生闡發詮
釋著以友誨及門而一時受誨諸君子所雕以傳世
者予就塾年即聞父兄師長道及此書大有裨於經
生制藝其講解明晰雖童蒙無不通曉惜鏤板遠在
螺江劍浦間霞嶺以外不槩有也予時耳食斯語心
竊誌之不忘厥後每至武林於各書肆遍訪之卒不
獲一遇間採得儲藏家箱篋具有此書又珍奉爲枕
中祕吝不肯借予購求之思亦漸淡矣乃巳己酉秋
忽菰城估客以全冊見售予得之不禁爲之稱快因
念向來尋覔如此之艱凡在親知應亦罕覯用不敢
匿爲己私籌其工價謀於梓人重鐫而行之願以公
諸同好焉惟是印本流傳自閩坊刻字句儘多脫漏
複衍錯誤處特延西席蔡蘊庵先生細加考訂量爲
增改芟除一二其與舊刻容或不甚相符閱者幸弗
爲訝時
大淸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仲夏
禹航後學陳紹翔謹跋

易經兒說四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蘇濬撰濬有易冥冥篇恍惚支離頗涉異學及作是書乃墨守朱子本義尺寸不踰其首先曰講者詮釋文句也次曰意者推闡大旨也次曰總論則一卦之綱領也又間出旁註以一二語標題蓋專爲科舉之學而設因在家塾以此書爲子姪講授故稱兒說萬歷中嘗刊行板後散佚康熙丁卯其裔孫堯松等重刊之

# 易會八卷首一卷（一）

〔明〕鄒德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九年袁州府學副齋活字本

同治九年仲春月

# 鄒太史易會

袁州府學副齋聚珍板印

安福姚虞民先生舊館袁臨協鎮賀公署出易會鈔本授徒賀少君手謄一册屬儼校訂儼讀之剨然與吾心相迎而解也怡然與吾心相得而順也躍躍然與吾心相觸機括自撥而動也汩汩然與吾心相涵靈源自濬而流也若　鄒太史者其眞能以性命中本然之易合於霄壤間自然之易以先得天下後世人心所同然之易乎詢知向無刻本既釐正其訛謬字急募聚珍板刷印百部以應學者之求將必有嗜好如儼而具大力者鋟板以行世是則所厚望也夫廬陵後學郭儼謹識

## 易會序

昔孔子嘗云吾志在春秋而其讀易也至韋編之絕而不厭故二經者聖人之心神所注非可淺易窺也黃楚望先生嘗言易象春秋大畧皆同苟得其一可觸機而悟豈易之定高卑列貴賤齊小大即道名分之旨而春秋別嫌疑著權制非盡易之變者不能無亦可以參互觀乎而余猶以爲春秋之教顯易之理微何者春秋明法法所在功罪予奪如日



中天易言意意不可見託於象以盡之而人自管測焉如射覆之家有合有不合以故施長卿田楊二何之流棼棼競起卒歸於無當有如妙解二經錯綜今古以其臆冥契於古人非通儒孰與辨此今天下春秋耑門必推安成鄒氏自東廓公以春秋舉南宮第一世修其業而余友宮洗公汝光復以春秋舉南宮第二所解春秋卓爲左胡翼逢掖之士宗之頃更推闡宴居覃思名理詶經莫古於易於君安樂玩之餘出其無師之智而示之授故發新著爲成說今觀所臚列非廢乎辭占然微而寓於理非紬乎玄解然顯而寄之象非盡脫於訓故諸家然剔繁糾謬而舉其要微獨闡神方知易貢之趣不至闃索而性與天道之奧往往泄於其間則公所自敘并四聖之易而霄壤自然之易又非霄壤之易而心之易旨哉言乎夫春秋挈二百四十二年功令公所解得其謹嚴易爲天地鬼神人物



之撰公所述擬議其變化然則二經闡奧可參互觀而精心妙解庶幾與夫子旦暮遇之當今雖欲不以此事推公不可得已明興理學東廓公崛起實爲姚江的派而公淵源家學得其深微漢唐談經詁疏家曷論哉余謂是述也以易會心以心會道固先天之司南而神明默成之鞭影又非第爲丘明安國之功臣而已讀者其善會之

萬歷癸丑冬日　友弟瑯琊焦竑撰

易會序

昔者聖人之談易也曰立象以盡意夫誠得其意卽爲傳爲彖爲爻皆意中之苞孕而該括者象得斯意得象明斯意明所以盡意歸之立象何測易者不以意象觀徒以占辭泥三代而下說易無慮數百家至取禍福趨避之說嘗之若京房卦氣延壽卦術之類舉紛義精蘊與天地準神明通者淺而求之卜筮占測之用也談何容易則以象外說易而不



於象內也則以己意盡易而不於象悟意之盡也余郡安成鄒泗山先生蚤通麟經晚精易學靈襟內朗密參外證力探苦心細研旁晰冥冥乎矻矻乎累歲月而後易會一書成蓋博綜諸家各有會焉者非會夫聖人之心會其心也余亦曰非會其心會立象之意也象足以盡意觀象足以會意意會斯意盡謂智者觀彖辭思過半焉惟會心故也會則通通則典禮存不得已而辭之吉凶係焉是聖人爲初機說法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鄒先生之易會通之無不爲典常不以所見障焉者也惜哉先生之精於易而孤行也生平稟受家學刻礪躬修蕭然無營勿論已仕既通而忽窒在明夷之六二乎二之詞曰明夷于左股躬受傷矣是惟博求聖賢有道之士與之戮力乃克舉動如意故曰用拯馬壯以先生盛年乃孤行於世適與六二合有白先生之心跡以竟先生之經術其在用拯之助耶



夫先生無慕於世爲世計宜有先生是先生之會心在易而能會先生之所會者未可謂世無人也倘世有會先生之所會者先生其不以明夷終乎孤行無足病先生先生蓋以孤行顯者也故余謂先生之善用易也易會一書嘗與秣陵焦先生易筌並觀蓋能發四聖人之精蘊全垂不朽云

廬陵後學郭一鶚謹叙

## 易會敘

嘗謂六經如四時詩似春書似夏春秋似秋易似冬冬終也此天地歸根復命時也易之爲書盡性至命原始要終其似冬固宜冬藏春夏秋而胎其盛易括詩書春秋而統其全故讀經難而讀易尤難自漢以來說易者宗理則黜象主象則遺理紛如射覆至於今惟程朱之說膠固人心誰能起而折衷之此泗山先生易會所爲度越千古也請先言會之



義今夫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而必海是歸者以海爲水之會也萬國之長各君其衆然而執玉四朝必邦畿是趨者以王者都會在焉爾故觀於海者難爲水觀於王者失其尊所從來矣說易者雖無慮數十百家然皆江河爾侯封爾先生之易會其包納羣言而融貫之也則如海其黜邊見而獨定一宗也則如都故自易會出而諸家之說可存而不論矣先生自離玉堂而山林閒盡盛衰倚伏之態

勘破進退存亡之道殫五年精力乃成是書或採衆說而錄其長或超諸家而發其蘊要以不悖數聖人精意而止先生嘗語余曰自余玩易見諸不合者反覆思維形諸夢寐若有神以告之夜半夢覺急起疾書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噫易之道今當大明於世數聖人精神藉先生以流衍無窮故若敬若翼以成此書天地開不能一日無易則此書自日行於天下先生功於後世偉矣哉昔子瞻閑廢



了卻論語書易自謂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先生於春秋有匡解於學庸有宗釋乃今并易會而四焉然先生神王貌津撰造日勤請以其閒闡詩書之秘使天下盡覩先生經世出世之全體備四時而奄有之卽以繼大成後誰曰不可又奚論子瞻哉小子無似承先生命俾綴末簡故述其梗槩以附於桓譚侯芭云爾

五雲後學朱大夏撰

安成門人周性善書

自序

六經莫精於易而讀易之法與他經異易者象也八卦以象告固矣彖爻之辭亦所謂觀象而繫之者也辭以象生必按象而後可繹其辭不察象而以臆說者漫象也者聖人之所立焉以盡意者也道不可言述或言而不克盡者夫故寓諸象不察夫聖人精意之所存徒斤斤於象與辭之辨者技道一而已矣卦之爲六十四爻之爲三百八十四而命曰易蓋變而通之以趨時乃其所以爲一也必執一法以衡之者固彖爻之辭非必盡卦之旨也象之所含固不可以辭盡也傳之辭非必盡彖爻之旨也彖爻之所蘊固不可以傳盡也參而玩之則得矣謬謂四聖一心而強合焉者膠故涉子史百家易而研經難研他經猶易而研易難雖然易非四聖人之易霄壤自然之易也又非霄壤之易而心之易也故諸家以其鑽研之所及亦各有會焉非會



夫聖人之心會其心也然而於此會於彼不會者各以其所見而障也苟心之一無所住則心卽易易卽心求所爲合者不可得而況離乎余黙淺不足以窺易姑就心所會者而述之然余信余之心與四聖之心一天下後世之心與余一則述余心焉可矣

萬歷癸丑仲冬朔　安成鄒德溥撰

受業從子袞書

道光丙申年冬月　十世孫祥英敬録

安成鄒德溥述

後學甘士美丙　朱大夏
門人階趙允焴　賀中男　劉鏑
男匡明　承明　同校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此所謂彖也伏羲畫卦不立文字使人觀其象而已葢吉凶悔吝見於象无俟辭也卦象不明聖人不得已而有辭學者徒以辭觀易而易之精晦矣然辭雖不足以盡卦而伏羲畫卦垂教之旨亦幾備故孔子教人以觀



象玩辭乾健也天下惟純陽者爲至健故名其卦曰乾求諸象健莫若天故曰乾爲天非遂以天爲乾也人與天同此乾德聖人盡之耳又非以聖人爲法乾也元亨利貞此摹乾之德爾也以其德本爾故不繫戒辭何謂元生生之本也咊所謂萬物資始可繹也自其生機之鬯達曰亨生機之充盈曰利生機之正而固曰貞而元實貽之故雖列爲四德而統於元

初九潛龍勿用

著七九皆陽也六八皆陰也獨言九六者何曰此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也一三五參而爲九故稱九二四兩而爲六故稱六用生數不用成數何成數者生數之合而成者也天地之生數至於五而止矣抑亦以占觀其變故獨舉陰陽之老者言龍陽物而善變化者也埤雅云蟲莫智於龍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故乾爻寄象焉初九抱龍德而伏下位淵然藏其用於无眹天下莫之能窺也故其象爲潛龍用與潛反潛最人所難安也故復戒之以勿用聖人之德基於潛不潛而能見能飛者鮮矣然古之至人有終身於潛而



不露其名者彼亦所謂時潛而潛也善乎王文成之論六龍也曰作一人看有顯晦无優劣作六人看有貴賤无優劣抑以變言乾爲巽健而下伏龍之潛者也卦變姤陰且長矣亦有當潛之義京房易傳可參玩象與爻本因象著義而占自寓謂不爲占非謂孰爲義孰爲占亦非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均是龍也九二當正中之位故其德爲中德惟中也言可法行可則天下覩德而宗焉故其象爲見龍非君位

而曰大人者位不在而德在也不藉位而天下繇以文明故天下之利見與五同龍非淵則天惡居田乎龍出地輙作雲雨田其普德施之所也初與二地位二出地上田象乾爲離健而文明龍之見者也卦變同人亦德博善世之義見龍之德孔子以之然孔子雖當見而其神常潛其志常惕弗潛弗惕翹然以見自命者惡乎龍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惕不可以龍言故係之君子然未有龍德而不從惕中來也龍皆惕而獨厲九三者位不當也業已處乎人上音容露矣而不飛不見威德未孚衆且疑而忌之當此時逝之不可遂之不可委蛇以自全又不可則惟有日乾夕惕孳孳進修爾矣進修密則時措咸宜故雖危厲而无咎然飛而惕者舜也躍而惕者文王也見而惕者孔子也惕其龍德之樞夫介兩乾之間故曰乾乾乾乾猶云兢兢即惕意下乾終天行一周象故稱終日稱久抑乾爲兌處乎可天可澤之勢卦變履又謹上下之辨者故乾惕如此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離下而上此變革之時也躍而起則飛于天矣然而不必于躍也故曰或或者疑而審之之意進則禹退則益進則武退則文聖人毫不以己與權之天命人心而已故无咎躍便有飛意以其不必躍也故曰進退无恆非或躍或在淵之謂躍未有不自淵者抑四變成巽乾且革矣猶含下伏意卦變小畜亦或躍在淵象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剛健中正以聖德而履帝位故其象爲飛龍在天旋乾轉坤開太平於萬世天下仰之若神明雲合景從心悅誠服茲所謂利見也傳言大人造又曰聖作物覩則大人即九五明矣若占自合意曾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說是也即回紇以郭子儀應占亦可執以釋易則誤矣乾爲離大明中天萬物快覩卦變大有得尊位而上下應之亦有飛龍利見象

上九亢龍有悔

亢而曰龍則亢乎其所不得不亢也葢人處時勢之極固有必亢而後濟者惟聖人純乎天德絕无一毫全軀保名之意故毅然以身任之雖履盈滿蒙譏謗冒天下

之不蹝而弗之避也卽勢且至於悔亦爲天下甘之矣茲所以爲龍德與若慮其有悔而先自處於不亢之地則智士之所爲耳何龍德云乎以亢龍爲非聖惡在其時乘六龍也上變成兌兌爲附決卦變夬夬剛決柔也剛長乃終亦舍不得不亢義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春秋傳稱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則用九爲六爻皆變可徵也陽爻皆用九而獨係於此者以其純乎九也純乎九非若諸爻可以位繫故總謂之用九也六龍皆乾道之變化聖人時乘以御天安見見之優於潛飛之優於躍叉安見惕之劣於見亢之劣於飛也此不可爲首者也苟見以何者爲首則中有適莫安能隨時合乎天則非所語於乾元之妙矣夫惟見羣龍无首乃能潛能見能躍能飛能惕能亢與時變化而我无與焉故吉孔子所以能集大成者以无可无不可故他卦六爻變皆占之卦獨於乾坤發二用何也乾變則之坤坤變則之乾若以之卦占是天地君臣易位也而可乎故聖人更爲之義曰見羣龍无首則乾之化也然而乾德自如



也曰利永貞則坤之化也然而坤德自如也此聖人之精義也求其說而不得至附於上九上六惑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所謂彖傳也六十四彖傳舊相聯漢儒分屬各卦以便說經各加彖字別之遂傳爾也彖本合元亨利貞言孔子獨歸重於元蓋示人以道之宗也乾元者天之所以爲天也故曰統天統括也猶曰一言而盡也資始者卽資其生之始也故天之大德亦曰生蓋萬物之性命胎於此矣此元也蒸而爲雲釀而爲雨土膏潤滋品物於是乎流而成形所謂始而亨者也大明終始言乾元之大明互終始而不息也陽本大本明惟其大明終始故六位以時成而能時乘大龍以御天時乘六龍正乾道之變化惟乾道變化故萬物得之以各正性命保合此一元太和之眞以並育時乃利而貞非元爲之貫安所得利貞乎大哉乾元超然獨運於庶物之先而不與物對故萬國倚焉以咸寧孔子本贊乾元之妙合天與

聖人而括論之先儒紛紛裂屬皆誤大明終始自統義
而以屬元亨首出自元義而以屬利貞豈其然豈其然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古易象傳上篇呂汲公王原叔等分附各卦因加象
字以別之後儒又稱大象以別於爻傳非其故也卦象
傳皆孔子玩義傳晝特發一義與象爻絕不關涉曰以者
蓋曰體易象而用之爾也健當依晁氏作乾趙氏輯聞
云集韻乾或作健當是健訛爲健天不可以重言故取
其行之不已者言之自強不息乃聖學第一義然須玩



所爲自強者何狀孔子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立矣
進於不惑不惑矣進於知命知命矣進於耳順從心斯
乃稱於天行之健學而入於止機者雖終日乾乾惡乎
乾天行行字當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古易象傳下篇而王弼分附爾也陽謂九下謂初惟
陽也故稱龍惟下也故稱潛此示人以玩辭於象之法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田其普德施之所故於斯言見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貼終日義謂終日乾乾非他只反復乎道而已知
戒懼之爲率性則知此旨矣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徂徠石氏曰夫子爲加進字以斷其疑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如造命之造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不可久故有悔然而不足以爲龍病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天德即乾元之德此是何所可著得首在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
者事之幹也
文謂文王言即象爻之辭文言下古本有傳字謂孔子
傳述文王所言而推廣之也文言傳故自爲一編王弼
移附乾坤後稱文言以別之去傳字遂襲而脫也孔子
蓋就學問釋象義故曰元者言乎善之長也萬善皆從
生生始也亨者言乎嘉之會也眾美萃斯之謂亨也利

者言乎義之和也義之和適斯乃利也貞者言乎事之
幹也木之有幹正而固故克植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體仁謂渾體皆生機也
嘉會足以合禮
動而曲中乃合禮也
利物足以和義
使物各得所而義始合和否則乖也
貞固足以幹事



貞何以言固天道藏不固則發育萬物無力故曰貞者
元之本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蓋以乾道歸君子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者德之純陽而能變化者也時隱而隱乃龍德也
易治也不求治世故遯世无悶不求成名故不見是而
无悶遯猶晦其迹不見是則并其心晦矣然且无悶非
龍德其孰能之行違非指定出處言惟其心之所樂則
行也卽世見謂非而名不在焉弗避也惟其心之所憂
則違之卽世見謂是而名在焉弗趨也故曰確乎其不
可拔也玆其人蓋超然與天游而不爲法縛者殆柱下
漆園之流與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
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曰正中者以其正當中位也龍德而範於中則不爲高
世絕俗之標而常寓諸庸言不違心行不違則然而无
以異於眾也德至此猶曰閑邪者何誠天道也凡涉人
爲者悉邪也閑邪非他无以人溷天而已功極於玄微
宥密而不離百姓之所與能故其德可見於天下天下
薰其德而善若春融氣和萬物煦育而莫知爲之者其
又何伐焉蓋德博大而化自神且不自知其然而然矣
所貴乎君者謂能化天下而之善也二雖非君位而德
在焉玆所爲稱大人者與中之與隱也異操矣乃均曰

龍德何龍德辟則其人也中庸隱則其所被服者也聖人處世之見被服而不見人故總稱龍德以標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言君子所以朝乾夕惕者豈漫爾哉爲進德修業也行不由中飾无爲也必忠信乃可進德人之過率由辭易故辭不可不修也然修辭而不出於誠僞飾而已矣必修辭立誠乃可居業此君子所爲乾乾惕若也夫九三立乎上下之交者也彼其進修密毫無我象故惟權諸時以審其進退知時當進而至于上則奮而至之罔敢後也夫然後不失事幾之會知時當退而終乎下則堅而終之罔敢越也夫然後不拂分義之貞蘇子瞻曰至之爲言往也終之爲言止也可往而往其幾可止而止其義楊敬仲曰至則湯武終則益旦得其解矣因其時而惕濫謂是夫知至而至非爲位也故居上而不驕知終而終不出位也故在下而不憂若是雖危何咎知四所謂及時則知三因時之說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躍本進而上意躍而曰或故曰上下无常進退无恒彼其不安于下而懷上念跡若爲邪然其心非爲邪也不安于退而懷進念跡若離羣然其心非離羣也進德修業本非爲一身計欲及時以致世大平耳要其心本至公而无私故无咎三四皆龍德而止无咎者蓋處勢之難雖聖人亦无如之何求當於心爾矣象傳以進德修業言之有以夫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聲同者不期應而應氣同者不期求而求燥溼不與水火期而水火即之風雲不與龍虎期而龍虎從之聖作物覩亦猶是爾聖人何意哉今夫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故也聖人先得人心之同然者以立極天下安得而違之味合德合明之說可繹已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高謂上在卦外故曰无位去初遠故曰无民二三四皆從五上不得用之故曰无輔時勢所值是以動而有悔能何病焉

潛龍勿用下也

下謂心之能自下也龍潛九淵何下如之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猶傳舍之舍也龍初出潛時寓於此非其常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表非空惕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謂試可乃進弗敢必也試蓋審度之意

飛龍在天上治也

至德居天位不大聲色而民自化故曰上治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謂窮故災非龍咎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以其无首也故能時乘而以天下治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斂其陽氣无少外露所謂盛德容貌若愚是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能以天下文明故曰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時至而至罔敢違幾時終而終罔敢違義此所謂乾乾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曰革當躍而不躍非所語乾道之變化矣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位所以待天德也五龍皆天德而不得其位夫惟飛龍在天位與德合故曰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之極也不得不與之偕極正所謂時乘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潛見飛躍惕亢本自有天然之則惟无首乃各適其宜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總以乾元貫四德情性對發用言以是爲乾之體也

周子誠通誠復之説本此不言所利謂無所不利不得指所利言之也故曰大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剛以奇言健以乾言中正以五言五乾之主爻也純粹精以純陽言乾道誠大然非六爻以發揮則无以旁通其情蓋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故其澤如雲行雨施而能以天下平治然則六爻可少乎哉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見卽見龍之見蓋言君子以成德爲行是故日可見之行若潛之爲言以其時尚隱而未見藏修以待可也遽用之則越位而遲矣以其德尚行而未成深造以需可也遽用之則薄積而發矣弗用卽爻勿用意聖人見六爻有無窮之藴故反復以暢其義如潛爻始以下言繼以斂躍言兹又以未成德勿用言必操一以衆固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又本君德所由成者以示憲也學也者學其所不能也愈學則德愈積故曰學以聚之誠學也必有疑疑而不問德何由明故曰問以辨之不能大其心以容天下則德隘故必居以寛不能惠其心以恤天下則德薄故必行以仁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以乾接乾故曰重剛位非二五故曰不中乾德寧過剛不中以所値時勢言也乾接乾有剛強者壓上之象不飛不見而處侵上之勢剛強且壓之危地也故必乾乾因時而惕乃无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以乾壓乾故亦曰重剛有剛強者撓下之象不飛不見又已出乎人上不得如三之安其位此其勢不得不躍而又不可以遽躍夫必疑而致審乃无咎故曰或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總以狀大人與天合一故卽繼之曰天且弗違云云以極明利見之義後儒先天後天之說非易旨也然借以論道味自儒夫人得所為先天者乃克宰造化而不為造化所宰頤後天无之非先天悟得先天時卽後天卽先天矣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常其時之不得不亢則惟進之為正何能慮其退惟存之為正何能慮其亡彼其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正其知進退存亡而不失正也非純乎龍德絕不以己與焉者其孰能臻此故再言聖人以表之舊以上聖人句屬下文卽文義不協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陰之必順陽勢也陰而純則順之至矣故名其卦曰坤乾所始坤輒承之故元亨利與乾合貞獨繫牝馬者坤以從乾為貞也乾為馬坤曰牝馬明乾配也牝之從一而終者莫如馬故坤寄象焉君子謂擬坤位秉坤德者而占筮矣坤道宜後不宜先故先則迷後則得乾為主而利處處得主為句者是訛曰陽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陰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西南坤鄉也兌離巽比為故曰得朋之東北則陽所居也與羣陰違矣故曰喪朋喪朋非失蓋離類以從陽也總惟安貞則吉貞卽所謂牝馬之貞也安貞則合坤德矣故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地類非謂馬謂牝馬也馬雖牝行地无疆故足配乾柔而順乾故利且貞君子攸行句起下慶不歸得朋而歸喪朋者如女子在室與姑姊妹等離而從夫斯後嗣可蕃然則惟喪朋吉乎曰否女在室萃姑姊妹貴貞離萃

從夫亦貴貞惟貞無往弗吉故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曰行以運旋不息言地曰勢以深厚无極言君子法以厚德載物君子於物藹乎其若煦也渾乎其若蒙也嘉其長不攻其短黜其明不恃其薉故能載天下以遊於道中乎蓋讀耿師執御說而後有味乎載道之旨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不者危詞微陽之防其微也初履象離初六亦稱履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霜下古無堅冰字郭徐本皆然馴順而浸意曰馴致明不覺其至而至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坤六爻得中正者惟二正則无私曲故直中則无偏黨故方直而方何大如之然此坤之性本爾也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寧假習哉不習无不利蓋坤道簡能之妙而聖人特發之二云二變陽乾在坤中有內直外方之象故傳揭動字以明之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二坤之正位故獨稱地道光者思爲不攝性體獨呈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坤承乾者也雖有美安得自露故曰含章才高守內而藏之於機智炳幾先而斂之於无斯坤道之正也故曰可貞然非一於藏也或出而從王事則弗敢居其成惟是奉職以代終爾矣坤爲文章象三居下卦上從王象坤爲艮卦且變謙順而知止以居勞含章不居成之象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章可貞者以時發非終不發也從王事弗敢成者以其知之光大也淺暗之士即片善恐人不知惡能含章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坤中虛囊象四以純陰閹其上括象夫四當上下之交此變化時也而又乘以陰閉矣際此時非深自韜晦能無及乎故取象於括囊以示義夫人惟自見其美故咎生亦惟自見其美故譽生咎則罹譴譽則府忌此括囊之所爲善處閉也四近君之位也變而震有震主之嫌疑咎卦變豫四其由豫者也疑舉故爲戒如此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亦猶死與繇傾義爻傳例揭一以該餘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然亦地本色裳配衣而彰五釆之施者坤順德五且位中順而中德之盛也德盛則文煥夫且與乾配故取象黃裳而稱元吉焦弱侯曰周官司服掌王后六服四曰鞠衣注謂黃衣也詩綠衣黃裳綠衣喻妾黃裳喻夫人言黃裳於坤六五則知爲乾九五配矣坤純陰嫌言君又不可以臣當故取象於后以存君位又嫌敵乾故稱裳示坤當下乾也聖人謹於君臣之辨如此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爲文然乃中位則文之蓄於中者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陰極而與陽敵勢必戰龍謂乾也不曰陰與陽戰而曰龍戰尊乾也法與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戰於卦外故曰野陰雖極盛能獨傷陽乎故曰其血玄黃創陰也此固以陰陽之勢言實借爲臣疑于君之戒味文言自晰卦變爲剝亦陰剝陽之象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龍以陰極而至戰道亦窮矣履霜之戒其爲是夫

用六利永貞

此所謂坤之乾也坤本貞純變而陽則健矣故曰利永貞永健意然而不失其坤德也聖人致嚴于乾坤之分特取義乃爾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夫陽爲大坤永貞則變而健矣故曰大然代終自如也故曰以大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動言用也生生莫遏故曰剛省形有定故曰方

後得主利而有常

後則得乾爲主而不拂坤道之常

含萬物而化光

弘大二義已包在萬物字內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時之未至弗敢先也時之可承弗敢後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

辨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順卽馴致意語其勢也於簡而畢巨故辨之不可不早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鄒志完謂正當作敬按禮深衣稱直其政蓋敬訛爲政又訛爲正也夫人內蘊私而外多變故行常疑直以方則任天而行向疑之與有曰敬曰義然乃曰不習微矣哉知敬義之爲不習則知德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曰含之以從王事句最妙一有自衒心欲弗居其成不能也坤之終爲乾終之也故曰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變化而後草木蕃否則蕪矣賢者與大造消息能无隱乎四嗌位蓋吏隱者也隱其美焉爾矣故曰无咎无譽知无譽之爲謹而後可與於括囊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



業美之至也

土居中而旺四季者也黃中之德脈絡无所不貫故曰通理正位以中言圖書之位土居中居體以五言坤以土爲體於數五洪範亦稱五曰土三美含至五積中而彪外故曰美之至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疑於陽猶所稱臣疑於君也稱龍以明君之分猶存也稱血以明其尙爲臣也天玄地黃而雜言之者以明其兩傷非臣利也聖人爲天下名分計如此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者物始生而未暢之意故世之洪荒亦曰屯屯而曰元亨利貞何萬物含乾元以始當其生之初而乾四德備焉矣乾坤定位混沌初開震以長子代父作之君以定天下此其德殆與乾合故遂以乾四德歸之當屯之世其民雎雎盱盱安可遽與有爲顧彼无以自固勢必有所依以生吾起而爲天下主闢其利而鋤其害乃克

漫以天下寧此聖王所以繼天立極也大傅曰帝出乎震故於此發建侯之義云卦言元亨利貞者七祗有餘辭偩與不言所利異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太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剛柔始交而難生故曰屯難而止則終屯焉已矣動乎險中有不避艱阻奮起經天下之象玆所爲大亨貞與震之未動坎氣爲雲不爲雨動則雲化而雨滿盈矣此亦大亨貞之象也天造草昧不起爲天下主乃且晏然自嬉則生民何賴焉故曰宜建侯不寧聖王實以其不寧而君天下彼豈以天下爲恣睢履帝位者可繹思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雷尚在下坎氣成雲未成雨此陰陽鬱結之候也故曰雲雷屯震在坎上則曰雷雨作解可認已君子知天下之鬱結與或震而蘇之也爰奮起爲之經綸或創制以垂法或立言以章教或運策以安邦皆所以矜天下之屯而開之亨也治天下猶治絲然一經一緯絲絲入簆



乃可以致世大寧故借經綸二字以明之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橫渠曰磐桓猶言柱石按字書磐大石也猶漸所稱磐也桓柱也猶檀弓所稱桓楹也初陽剛震主才足以奠安民物撐架宇宙故其象爲磐桓顧所以服人心者德也苟乘利擇便拂其正則人心去矣此所謂利居貞與卦本以斯爻爲主故舉彖所稱建侯歸之剛在下磐象震木桓象陽位陽貞象此爻惟我
太祖當之以大德起下故震變坤震爲諸侯坤爲土爲衆侯而有土有衆利建象卦變爲比比輔也下順從也先王以建國親諸侯者也左氏辛廖之說可參玩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才雖大非貞弗濟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陽居陰下貴下賤象大得民故曰利建侯

六二迍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初九康屯之眞主也索二以爲濟屯之助二乃疑其寇我而抗之柔不敵剛故象屯如二正而柔膠滯故常嫌

於的五不敢遽從故象遭如班如子夏傳云班相牽不前也初實倚二以濟屯乃眞已婣也可視爲寇乎故告之曰匪寇婚媾二猶不信爲已婣固守其貞不字八而入心已歸天命已定乃起從之以佐治故象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曰女子貞以是爲非丈夫之事也丈夫以濟世爲貴不取小諒不然孔子何以大管仲之功震馬坎亦馬故二四六皆稱馬變兌兌爲少女而比初婚媾象卦變爲節女貞象動而說故又有字象互坤十象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以乘剛蒙屯難險矣字則屯亨而反常曰乘剛憐之也曰反常幸之也

六三卽鹿死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非陽剛之才又死正應乃位陽動極不勝其躁繆比天下於逐鹿而求之適自取困耳故象卽鹿死虞入于林中君子見幾不如舍一往便吝六三互體艮聖人於其震之動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斷以不如舍欲其止也懼以往吝戒其動也錢越王其舍之者也若陳涉項羽輩則吝矣變離離爲佃卽鹿象鹿走險者也上處

險極故稱鹿三與敵應故稱无虞震木艮山之交林象

象曰卽鹿死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郭京古本作何以從禽蔡邕石經亦然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死不利

草昧之初尙四顧莫知適從故象乘馬班如然眞主乃正應方且備禮而來求爲濟屯之助吾相而應之一德合志以開太平故曰求婚媾往吉死不利四變亦兌而與震初爲應婚媾象卦變隨剛下柔動而說往吉之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本正應猶必待其求而往傳所謂稱其明也伊尹待湯聘而往正合此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坎爲雨故稱膏詩曰陰雨膏之坎在上爲雲不爲雨又陷二陰而初方得民於下衆皆歸之故象屯膏當斯時姑就其可正者正之猶然獲吉必盡法而繩日凶矣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時當小貞則小貞玆亦道之變通乎變則坤卦變爲復雷在地下而未奮亦屯膏象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曰屯膏猶有膏之施特屯未光耳故尙可小貞吉陽陷
陰中未光象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乘馬班如與二四同然二與初比志定而從四與初應
待求而往至於上君位已定猶且班如將安歸乎有泣
血漣如爾矣與比後夫凶義同坎爲血爲水泣血象坎
爲巽巽入也處屯極而入于險泣血其所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窮則變變則通屯難旣極當思所爲變通計徒泣血何
益故曰何可長此又聖人言外之教

☶☵坎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
貞
蒙穉而未達之義人生而蒙天眞渾涵知識未鑿䠞䠞
醇醇亨之基也况得其師以亨之乎往教則褻來學則
虔今乃五求二非二求五亨道也易言五求二陰必藉
陽也筮者神所託以告天下者也故借以闡告蒙之義
初筮者誠凝于神告卽會矣故逆其幾而成之再三則



瀆瀆而告无益也故養其幾以俟之然且告必以貞蒙
本自貞也教以養其貞爾矣初謂初六再三謂三四三
去二則再矣四去二則三矣故象再三初承二其心敬
初筮象三四乘二其心狎瀆象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
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險而止蒙然莫適之象故曰蒙蒙何以亨謂二能以亨
道行也亨道維何時中也時其求而應之中也時其初
筮而告之亦中也瀆而告適瀆蒙已矣養正者養其本
然之貞也夫蒙非可鑿而闢也大人者惟是不失赤子
之心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傅曰本自无瘖勿傷之也
至矣此正釋利貞義後世不知蒙養之指曉曉焉汩以
言說濬以知見所謂鑿其混沌者也悲夫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泉之始出者如人之穉而未達故象蒙蒙穉
之初渾然天眞卽德之胎也君子果行以育之爾矣德
字從心從直人心本直有所滯乃拂之故育德在果行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六陰蒙者也以其初開故曰發刑憲也猶詩稱儀刑文王之刑所刑謂二蒙之發也貴擇師九二有剛中之德而初承之師得其人之象故曰利用刑人師得其人開之以其本然之眞則向之束縛拘牽如桎如梏者一旦脫去洒然自適故曰用說桎梏若不知所刑任其蒙以往終于桎梏已矣故曰以往吝坎爲桎梏變兌兌爲毀折說象兌說也蒙而說亦說桎梏象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以正法謂二以正法之也不知養正而鑿焉者是益其桎梏也何利乎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蒙非可備而求也貴其含而育之也又非可苛而收也貴其普而容之也含而育之俟時而發普而容之乘牖而迪无論五可養以聖功初梏可說四遠可來即勿取如三者或可使恥而格矣不亦吉乎九二以剛中之德爲蒙主故其象如此五曰婦以陰陽言二曰子以尊卑言變坤坤德含宏包蒙象坤妻道之正也納婦吉象互



震震長子主器克家象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柔乘剛故納婦吉柔任剛故子克家獨揭克家括詞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柔不中正蒙之僻者也見可欲而亂以失其身故象如此金夫朱子謂以金賂己而從之者是也士見勢則怵見利則靡然以身殉之何以異是教雖無類若斯之儔豈容瞻乎惟包焉可矣坎爲巽卦變蠱所謂女惑男者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夫人之蒙也必求達者而親之乃獲啟其覺以入道賢之不親獨與其儕耦比則終於困也已矣故吝卦變未濟男之窮也亦困象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實陰虛卦惟六四乘承比應皆陰故曰獨遠實

六五童蒙吉

艮少男故象童蒙而曰童意識未開見未漓虛亡忘

勢志應於剛中之臣蓋端拱而天下之治成吉何如之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五坤爲順變則成巽故稱順以巽坤順從陽巽則善入
茲所謂吉也成王以之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蒙之極者固當擊而治之陽剛在上能用威武故有擊
象擊非不之包也攻其包之所窮也然此一擊也用以
爲寇則不利用以禦寇則利三苗之征徂莒之遏此禦
寇者也若漢之伐閩越斬樓蘭幾爲寇矣蒙主教乃用



擊何擊亦聖人之所以敎也書稱明刑以弼教兵乃刑
之大者爾故古者出師奏凱必於學卦變師師以眾正
而天下從之者也故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剛以禦寇則上下義而順之故利順以變坤言屯君道
蒙師道長子代父作之君亦子代父作之師故次乾坤
☵☰ 坎乾上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坎險在前此其勢未可輕進也臨之以乾健而知險必

克需而進九五與三陽相孚亦需三陽以濟故其卦名
需何言孚以五與二剛德相孚也二既孚三陽亦且彙
孚矣利涉大川謂五得三陽之進以出險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
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須待也藉也傳蓋以乾臨坎釋需義本五德以釋有孚
光亨貞吉義象本統一卦之象而斷也五爲天位爲中
陽位陽故曰正後倣此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此需字卻專取待義雲氣蒸而上升雨雖未降可立需
也君子懷才抱德時値未達肯容偪且鬱哉飲食宴樂
以需之耳矣古人云賢者獨患死身怡情適志養其身
以需時此君子之達也賈生稱至人遺物獨與道俱乃
竟悲傷以死夫需豈易用乎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垧外曰郊平曠未近險地也乾三爻固皆五所需然二
其正應初又去五遠勢必先孚二乃後及初何得遽進
故曰需于郊又恐躁進不克耐待之曰利用恒无咎志

郤有害怙然若將終身此恒之說也乾初爻如大壯之
壯趾夬之壯前趾皆以躁失聖人致儆于斯有以夫初
在卦外郊象變而巽巽順而伏不犯難象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四雖應正爲險者應之則犯難矣常與難反屯六二亦
以常承難言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在水際視郊則近矣猶未若泥之偪也九二剛與五
應遠不後時近不偪悉安需五孚以濟天下之險故爲
需于沙之象當此時初則疑其不能退而遠三則疑其
不可進而匡此所爲小有言也然善於需時而天下之
險卒賴以濟故曰終吉此其需之最善者與二變成離
健而明故察幾乃爾離於人爲言故稱有言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謂中心寬衍不爲進動亦不爲言動故能需時以吉終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三亦五之所需者乃曰寇何也寇之者四也三之去坎
也遹矣過剛不中不克靜俟肆然扼險以進故爲需于



泥之象四之不樂乎陽進必矣我且扼而激之故曰致
寇至坎爲盜故稱寇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需于泥則逼乎水矣然猶未陷水也故曰災在外寇自
我致我敬慎庸敗乎以災在外故敬慎尚可以不敗聖
人發此蓋儆其狎而不阻其進爲五需以濟故也卦互
離自有敬象離初九亦曰敬之无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坎爲血四交坎而抗三陽之進能无傷乎以其柔而得
正不爲傷忍能順五命而聽三陽之進故曰需于血與
陽同心雖陷險可出矣故曰出自穴坎兩陰皆陷陽者
也故皆稱穴四變兌兌見也故稱出上變巽巽伏也故
稱入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五以中正居天位非二陰之所能陷夫惟具酒食以需
三陽之進相與共濟天下之難而樂太平已矣故曰需
于酒食貞吉坎爲酒食酒食亦借象言如尊位亟祿亟

問承傀皆是凡易象類如此坎爲坤夷險爲順且萬物
所致養也卦變泰亦上下交義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處坎之終則既入于穴矣柔而得正知三陽爲五之所
需故其來能敬之然速三陽者五也故於上爲不速之
客三陽能出我於險者也得陽爲助終必出險故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非需主故曰不當位始不速失矣來而能敬故曰未



大失
☰☵ 乾上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夫訟惡乎无情也出乎情能使人孚信乃爲吉本窒猶
窒欲之窒既孚矣尤必窒而不縱惕而不安中而不倚
雖求直而無競勝之心則吉必終焉凶矣終凶非獨謂
无情者即有孚而終亦凶也二五同德故稱有孚窒惕
中皆以坎言坎爲險阻窒象加憂惕象卦主剛中中象
上健終訟象大人謂五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不利涉象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
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
入于淵也
凡卦稱往來皆以兩卦反對言自內而外曰往自外而
內曰來以需五來居訟二故曰剛來而得中聽訟者苟
不中正欲民之不冤難矣况能使无訟乎故曰尙中正
也尙猶貴也需坎在前有進而出象訟坎在後有退而
入象涉川者待時則吉競則凶故需利涉訟不利涉凡
處險之道宜需不宜競故聖人借涉川以示象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人情相違故訟天西旋水東注有違行之象故其卦爲
訟夫人所爲致訟者率始於人有違故絶其所以相違
之端則訟源塞矣蓋謀之於其未訟也茲亦良醫治未
病良將勝未戰之意君子非獨自爲謀尼父聽父子之
訟而咎上教不行凡所爲始謀者可繹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不永所事非不能訟也六性柔靜即不得已而訟心不
樂終此所以終吉也若曰陰柔在下不能終訟稱无咎

可矣何云吉柔而位初不永象初變兌兌口舌有言象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不可長正發初不永之意辨明便是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无眚

二以剛居柔得中應五豈好訟者哉無亦事有不得不辨明者乃自度於義曰下豈可與上訟則惟歸而逃避其所食之邑以示負罪省愆之意若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茲其義與深自抑損如此上且爲之感悟故得无眚坎爲坤險變順順以承乾故不克訟歸逋二爲大夫三百下大夫制也故語稱駢邑三百坤爲邑爲衆互離爲三四而倒地之謂眚坎爲眚化坤故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竄釋逋義逋字讀自下訟上二句反言以明不克訟之故此弗克句當與乘墉爻參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古者祿必稱德食舊德者饗其舊德之所稱而不求益也夫人惟求多故至於訟上而不恤三柔自克與上爲



應祇食舊德無敢求多貞之道也雖介乎兩剛不無危厲終歸於吉則以其无競故即或出而從王事王之所爭不得獨避要亦不敢主其成卒无競心坎爲巽巽以陰下陽故其象如此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正與訟上句應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四所訟初也貴賤不敵強弱不敵而曰不克者正以義弗克也非巳敵也而淩之非矣四以剛居柔而秉乾德度於義不可而止故曰不克訟渝變也猶舍命不渝之渝人惟不安於命故欲以人力爭訟今不訟而卽於命變而安於貞吉之道也乾爲巽健而能下且不果故爲復卽命渝安貞之象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本曰訟元吉舊主聽訟言恐未然無亦視訟爲不美不應稱元吉故歸諸聽訟耳寗知事關天下大邪正大安危亦有不容不訟者如汲黯之訟張湯王章之訟王鳳

胡銓之訟秦檜可不謂吉郎文王之於崇周公之於管蔡亦訟也而周室以定天下以寧何元吉如之世儒㨗㨗焉執不爭爲美亦不達於孟氏大勇之義矣乾爲離大明中天遏惡以淸天下故其象如此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曷稱元吉中正故也陽剛中正者所訟必關天下大邪正大安危變邪爲正易危爲安在此一訟所以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或者未必然之辭鞶帶大帶命服飾也男鞶革女鞶絲



褫康城本作拕晃以道曰如拕紳之拕吳幼淸以褫與攎通訓拽蓋上剛之極本以訟得服不勝其矜終朝三拕之以誇人描寫好訟之狀可謂曲盡舊從哉本作褫訓爲奪則一奪盡矣何云三褫又何云終朝三褫乾爲兌健而尙口故終訟天爲澤錫命象乾爲衣爲圜帶象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正以鄙其矜也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九二以一陽居下卦之中而統羣陰非將師曷克當之坤爲衆以衆履險又自師象周禮伍兩卒旅具而成師大爭以兵也故師之訓爲衆師所爲正者非獨謂出之有名必志於正天下而後可能以衆正天下者必爲天下所歸往故曰可以王也師貞矣又必得丈人以主之乃後吉无咎丈人者詩所謂老成人也味彖傳稱能以衆正云云是能佐其君服天下成王業者尙父方叔其



人也趙充國曹彬抑猶近焉舊以持重諳練當之淺矣雖有剛中之德非得五應民弗從可見將之功君實尸之用以正天下玆所謂順也兵雖以順能無勞民傷財乎故曰毒夫以此毒天下民不見其毒而翕然從之吉可知也要於不得不毒故无咎味毒之一字可見王者不得已用師如毒之攻病非沉痾堅癖不輕用旨深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不曰水行地中而曰地中有水正以著容畜之義畜者養也君子之於民無弗容也於衆無弗畜也其仁天下

之心如此就以師言如省刑薄斂使民深耕易耨究其效至於天下无敵則容民畜衆所謂勝在師先者與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當師初故稱師出否方有反臧謂善用兵也師自始出必以律否者雖善用兵亦凶初六才柔而位不當當險陷之始是以有失律之戒坎爲法爲衆爲通變而爲兌法壅不行衆散爲弱故象如此左氏知莊子之說可證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蓋以失律釋否義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正剛中而應者故舉象吉无咎屬之一陽專制羣陰惟在師可耳則天子推轂而授以閫外之權故然尤必克中乃後吉无咎時恩而恩時威而威時果而果時重而重時謀而謀時斷而斷惟其幾之宜而不倚斯乃謂中錫命非襃武功益隆之寵數以結其心也二位中故稱中王謂五自五至二歷三位故稱三錫坎爲坤坤順而承天故其象如此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稱承天寵明非將之力也使將之知有君也稱懷萬邦明非私於將也亦啟君之心天下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三副二裨將象將權必一使裨將得衆主之則謀畫淆而紀律亂能无凶乎或者未必然之辭三不中正然且居剛好上故設戒如此按古輿論輿人之誦皆衆辭詩誰其尸之傳有功而不尸皆取主義參看弟子輿尸句自明三變成巽巽爲不果將不果故裨將得衆主如此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師再宿曰信三宿曰次次乃退之謂謂次止而不輕進也若春秋次滑次召陵是已兵家尚右右主用故次稱左古者讓而避必於左詩云宛然左避四履險未可輕進而能左次以待會雖不即立功然爲國慮勝不敢以六師之命徼軍庸惡乎咎四柔而正柔不銳逞正不妄動故克左次四亦裨將左次待帥令也坎爲震有弟子奉長子象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將以師全爲常得儁爲功次雖无功而能以其師全故
曰未失常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郭京舉正言作之六五柔而中不爲兵端者也困其爲
民害者而征焉如田有禽利執之所謂不得已而用者
也夫何咎然必擇老成剛中之將專任之乃可旣用老
成又使新進得参主之師雖貞能无凶乎恐五柔無定
見故設戒如此坤爲土田象變而爲坎坎豕也田有豕
害稼者也故利執之記曰迎虎爲其食田豕也二互震



長子象三體坎坎震弟也弟子象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中行謂長子不當曰使過在君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天下已定論功行賞關繫最大故聖人發其義於師終
而舍上六本指云大君指五國家不宜分凡功之大者
胙之茅土使世其業然中有小人不可用以握樞秉政
以其必亂邦也光武定天下盡封諸將及公卿参議大
事則惟鄧禹賈復彌數人得斯義矣坤爲地爲方國象

變而艮爲門闕家象損艮變坤故稱无家師坤變艮故
稱承家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賞當其功斯之謂正
六爻曾有幾辭而出師駐師將兵將將旋師班賞之道
无不備具此聖筆之所以爲精也
䷇ 坎上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一陽居天位而統羣陰萬國比一人之象故曰比臣民



協戴何吉如之原卽原始之原筮占決意謂原而筮其
始實乃以元永貞之德而得天下人心之比非夫違道
以干之者也故无咎然猶且懷匹夫勝弓之慮兢兢乎
不敢以自寧天下咸其德方來歸附而未已何其盛也
當斯時天下有後至者能无凶乎則古防風氏可鑒已
九五以一陽位天德故稱元五由坤變故稱永貞坎勞
不寧象來謂下四陰後謂上六履帝位易忽履帝位而
得天下之比尤易忽故特發原筮之戒意深遠矣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

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按郭京舉正吉下無也字蓋曰比所爲吉者比之言輔也何言乎得輔四陰在下羣而順從故也五以剛中之德而得比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上應下故不寧而綏之下應上故方來而比之窮以卦終言乾上九稱窮之災坤上六亦稱其道窮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莊子水之守地也審正比意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建國親侯此先王之所以比天下也蓋天下大矣天子安得人人而親之於是乎分建萬國以屬諸侯吾惟親其爲侯者使其體吾之心轉而綏其所屬諸如補耕省斂救死扶傷弔災問苦之類纖悉委曲無不備至吾之德意乃始貫洽於天下而无漏蓋親諸侯者正所以親天下之民也親之一字最可玩吾之心稍與諸侯隔而能謂其无與民隔乎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此專取五陰比陽爲義初去五遠蓋士之筮仕在下位者去主雖遠精白一心以共王事自可无咎若其誠充積至於盈缶亦終能感動君心而來他吉初與五非正應故曰他吉坤爲震母從子誠之至也卦變爲屯屯固比合合而能固故其孚之吉如此缶土器也坤爲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以五非正應稱他吉故提出初六以釋之若六二則不言他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在內卦故曰內比之自內者謂其比自我也中正之德在我君不得不求之以佐治所謂以堯舜之道要湯是也坤二所稱直方大九五以元永貞之君方爲天下比舍二不求何之矣以非求價而沽也故曰貞二變成坎五居坎中與之孚正坎所謂有孚也故爲比自內象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求價而沽則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比之匪人專指應上六言上乃无首者而三比之必无幸矣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隗囂降蜀卒至殺身亡家傷之徵也三變爲艮艮止也比不擇人止所應故至

於比匪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外比非比五也四外卦也又以五爲外乎蓋比初也初有孚盈缶賢可知也四從外比之蓋薦引下位之賢以佐君豈植私黨哉故曰外比于賢以從上曰從上正以釋貞吉義若比五只從上二字足矣何必加賢字或疑比卦專取比五曷言比初不知比初正所以比五象以從上釋之其義故違卦變萃萃四亦萃賢而効之五者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王者之比天下屏智謀捐妙巧顯示天下以大中至正之德而已可以比天下不可以示天下者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夫王者亦何心於比天下我順者納之不我順者聽之如禴天子不合圍圍止三而開其前以逸禽之去者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謂二不誡謂諭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九五皆陽剛中正而莫盛於比衆陰皆伏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權聖作物

覩之象也坎爲馬駕坤輿田獵車驅象坤爲邑爲衆邑人象坎爲坤行險而順故克舍前禽使邑人亦順而不誡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土使中也
按郭京舉正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曰前禽曰逆指上六蓋上爻在五前故爻謂之前禽畫卦在五後故卦謂之後夫順指下四陰二有中德曰上使者同德感孚不謀自合若使之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首如首出庶物之首五之所以能爲天下首者以陽德故也上六陰柔何能爲天下首妄意於比天下而不五從此田横公孫述所以无終也乾曰无首此亦曰无首何吉凶判與乾剛而化者也曰見羣龍无首龍固自若比六則柔而不克爲首矣上變爲巽巽伏下亦无首象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易會卷二

安成鄒德溥述

後學甘丙　門人趙士美　壻甘允斗　男匡明　朱大夏　賀中男　劉鎬　承明　同校

☰☴巽上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此卦乃大臣格君以正天下之象畜止也巽畜乾也艮畜乾以陽故曰大畜巽畜乾以陰故曰小畜小畜則何以言亨陽得陰之畜而後化育成也陰陽相求者也五陽一陰勢必萃而歸於陰而六又居四爲得位故能以



小畜大也雖然亦難矣陰氣之盛也乃能畜陽之升蒸潤而成雨今雲密矣滃然有方畜之勢矣然畜未極陽猶氣且上進未能蒸而成雨澤之施蓋陰畜陽之難也故曰自我西郊西陰方也我與西郊皆謂四成卦之主故內辭二至四互兌兌主西方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巽乘乾則健而又巽蓋巽以行健者也巽以行健必且乎於九五合志於九五之剛中而志可行茲乃所爲亨

也大甲之未悟也成王之未執書而泣也伊周之志安得行乎文王蓋猶冀紂之合志而幸其施之得行也先儒謂文王道在小畜似矣抑猶未達其冀君之心乎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九家易曰風者天之命令也風行天上令猶未下也畜而未行故曰小畜天下有風則以施命誥四方矣今猶未可誥四方也故且以自懿文德江漢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孔子曰修文德以來之皆對武功言蓋指詩書禮樂之事書稱舞干羽於兩階可繹已文德旣懿



而後施命四方其誰不心悅而從乎舊謂美其文藝以較道義爲小誤夫文德而可以藝當乎君子又安肯治其小者即以藝爲小二之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舊說皆以復爲進義卦本畜而爻以進言不亦背乎畜者止其不進之謂孟子所稱畜君何尤是也聽人之畜而改之曰復初九聞四之畜而立復自道復之最蚤者也過而遽復又何咎焉何其咎歎然許可之辭又曰吉美之也謂其无不利也初本與四應故能勇於從如此

復初自知而復也畜初以四畜之而復也然其辭曰何其咎吉與无祇悔元吉相似者何復而能咎雖因人知亦與自知者幾矣彼諱於從人而遂非者何與從畜在初君臣朋友皆同乾爲巽健而能順以受四畜故復自道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九二與四非應故不能聞畜而即復然與初相比因初牽連而復故其象爲牽復復之休復以初小畜之牽復亦以初義正相似乾爲離離麗也故麗初而牽復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既復則亦不自失矣何弗吉乎曰在中者謂向也過而今復在中也在初曰復自道二位中曰復在中各因其象也夫道者萬物之始也故初以道言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欲妄行四說其輻而止之止之以正也使三知其好我悅而從焉則善矣乃顧與之反目夫至於夫妻反目而何以正其室家乎則以三之過剛不能受四之畜



也夫三實過四何罪焉然以其輻說而不能行故不室於凶則四亦不爲無功矣馬融曰乾爲車輿象變而爲兌兌毀折說輻象乾陽巽陰夫妻象三至五互離爲目巽爲白眼反目象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孚者孚五觀象稱上合志可知血依馬融作恤晁以道曰血古文作恤憂也以臣畜君能无憂慮能无恐惕夫惟其好君之誠孚于九五能使與我合志乃後恤可去惕可出也曰无咎正畜君何尤之義舊以血爲傷則上且合志何云傷乎巽爲乾巽以行健此志所以行也故恤去惕出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惟與上合志故志行正與象傳應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孚謂孚四攣交纏也五德剛中能信四之畜我爲好我心相孚契攣結而不可解故爲有孚攣如之象以由也鄰指六四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與五同志則五富故曰

富以其鄰富謂衆應非專以財言書稱臣哉鄰哉臣故有鄰義巽爲繩攣象盜合二爲一而交纏綿者也其象一體之義精矣四五皆曰有孚則爲此兩爻相孚最明變艮爲山貨財之所殖也卦變大畜尙賢以畜聚天下者亦有孚富以其鄰之象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非四爲之鄰雖陽剛不能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既者巳然之辭承四五言也九五與四合志四志行而



亨矣向之未雨者今既雨矣向之尙往者今既處矣而四猶尙以厚德載五孿孿然不失臣節則婦而貞者也彼方且自厲若月之幾望而不敢進進則與日敵嫌疑陽也故曰征凶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之心蓋如此變坎故稱雨稱月卦變需險在前亦征凶象此總畜道之成言不專屬上九師與大有上爻義皆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積字正解尙意謂本以德載致雨致處而今益積之疑謂疑君也

☰☱乾上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者蹈也就所蹈之位言也參諸履帝位素履履字可知三以一柔履五剛之間而又不得位危甚矣故爲履虎尾之象兌爲虎三兌體也故稱虎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一柔履五剛之閒故曰柔履剛履虎尾而不咥人者以其說而應乎乾也莊子曰虎媚養巳者順也說之能馴



虎固矣而曰應乎乾者何以其剛中正而履帝位也夬惟其剛中正是故履帝位而不疚且光明也若得君爲之主而又以其說應之故雖履險而不傷味斯言也聖人其有明王之思也夫舊謂巽履乾或謂三履二或謂三履四至以剛中正句爲另義皆不得其說而爲之辭者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此履字卻從界限義即左傳賜履之履天高地下澤又下之下者卑高之界限何其懸也故其卦爲履君子象

爲以辨上下之分使貴役賤尊役卑儼然如天澤之不可淆也然後民志定而僭亂不生不然衆翹然而有覬覦之心天下不可爲治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者无文之謂當履之初渾扑未彫率其眞素而行故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行願謂不事飾也其無懷葛天之民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素履純乎質者也故无咎止耳履道則進乎素矣大道夷而民好徑九二剛中而說故能履乎大道坦坦平易無入而不自得雖處臣位幽靜玄濟世味不入于心玆其貞而吉與履危卦也履以素則不見其險履道坦坦則險亦夷矣卦變无妄履道幽貞象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曰中不自亂正以表其幽貞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夫不自知其才之不足而繆志於有爲者六三也如眇



也而自謂能視跛也而自負能履至履虎尾而不避亦終咥也已矣互離爲目互巽爲股而皆爲兌所毀折故象爲眇爲跛三正象所謂履虎尾者也兌爲口故稱咥恃其一陰以統五陽故有爲於大君之志武人陰象陽主生陰主殺陽氣溫厚陰氣嚴凝兌變乾亦武人爲于君象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履之六三卽小畜之六四彼合志此見咥則當位不當位之較也以位三故曰志剛象言不咥爻言咥者何說而應乎乾故不咥位不當故咥傳固晰之矣象類以卦德言爻類以位言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六三履虎尾者也四適居其上故因以履虎尾目之蓋遂以三爲虎尾矣以三之柔躁自恣四據其上又且切近危可知也乃四剛德而能濟之以柔愬愬然恐懼端言必謹蠕動必敬使彼無可媒之端而又引之以和接之以遜不至觸其競而招其忌今雖危殆終必得行其

志故終吉蓋大臣而近跛履之夫處之當如此乾爲巽
健而能巽入故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曰志行表所謂吉者以志之得行非爵祿之謂也
九五夬履貞厲
夬以五剛決一柔故曰夬今五以陽剛中正履帝位則
決一陰者誰與故其象爲夬履以陽決陰貞也然彼踩
暴據主卦之勢而欲決之亦危矣乾上亢乎其所不得
不亢者也雖悔何辭履五夬乎其所不得不夬者也雖
厲何辭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在履而當夬位故云夬
履乾爲離健而明決故克夬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曰位正當確贊之也而謂傷於所恃恐未然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而至上以位則隆以勳則成以年則高而猶自視其
履以考祥何其愼也夫惟戒愼之至故能旋反於初雖
履成而素履幽貞之心如故則何吉如之舊謂終而考
祥夫至於終而後考何及矣朱子以爲未定之辭似與



象戾履以說而應乎乾爲義乾爲兌健而能說履道盡
矣故其象如此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至於上而猶視履考祥此所爲元吉也傳揭在上二字
可繹已
䷊坤上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之爲卦以乾坤交名也小謂陰大謂陽往來以內外
言蓋自否泰反對觀否三陰往而居泰之外否三陽來
而居泰之內故曰小往大來吉亨之義彖傳備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總就小往大來發吉亨之義交以上下言內外以貞
悔言消息以六爻進退之勢言泰一至浸而大壯而夬
而乾否一至浸而觀而剝而坤此消長之說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

天地交故泰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則聖人所以參天地也裁成猶剪裁布帛以成衣如金必鎔而範之木必斤而繩之土必和而陶之乃克成器利用此所爲裁成也因春之生也而教民耕因夏之長也而教民芸因土之高宜黍下宜稻也敎民黍於高而稻於下此所爲輔相也當泰之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故聖人得而裁成輔相以躋民於永泰之域然非在天子之位不能是故繫之后左右扶助之意古佐佑字作左右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類也一陽進三陽必牽引而進故爲拔茅茹以其彙之象征者仕進之意當泰之世與賢偕征何弗吉乎初變成巽巽爲茅茹茅根也初下故稱根卦變升下者升彙征之象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當世之泰皆欲出而計安天下故曰志在外以其志在出而計安天下故以其彙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以乾德居中剛而能柔𢘓博大明決至公无我之



士也故雖三陰之荒穢能包而與之相應若徒步涉河了无顧忌小人所爲意消心化而莘爲用也觀郭令公之御回紇裴晉公之御蔡人可想已彼且通天下爲一身不以三陰之我遐而遺之不以二陽之我朋而比之渾乎大中而無所倚斯故得尚于中行中行指五所謂中以行願者也尙如漢世尙主之尙正與歸妹相應乾爲離離虛而容者也卦變明夷用晦而明亦自包荒不遐遺象

象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

謂非見徹而德宏者弗能爾也二乾體天象變離日象故稱光大獨言包荒括詞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陽極而陰將至矣否泰之交消長之會也其遂變也惟此時其克保而不變也惟此時故聖人亟爲之戒曰勿謂時平天下无平而不陂者勿謂陰往天下无往而不復者夫泰固否之伏也而可倚爲常乎履其會者必惕然思艱守之以正乃後可以无咎雖然勿用憂恤爲也疑而防之滋以階厲惟是孚我同心共此艱貞以

制未亂豈惟无咎夫且于食有福本其孚我同心之意計福天下耳然乃于食有福則福天下者乃所以自福也聖人勸戒之心深且切矣三變成兌天而爲澤平陂象卦變臨臨曰消不久蓋慮變也正與此爻義合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曰天地際者謂此爻爲天地交際之會也提一際字而平陂往復之義艱貞勿恤之旨具含之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此正陰陽交泰之爻也翩翩羣飛而下貌陰爲虛故曰不富鄰謂五與上三陰坤順皆志於承乾者六四爻得陰正位故感乎三陽之盛歆然自歉於不富以其鄰翩翩而下從皆出其心之本願不待戒而自孚者也二言朋亡三言其孚至此羣陰相孚而來共爲一朋則大道爲公之盛也此所以爲泰與坤爲震亦動而下順之象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郭京舉正失本作反實謂陽也三陰在外翩翩而反向於陽故曰反實陰之從陽猶貧之依富也故取義於實云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制王姬下嫁之禮自帝乙始六五柔居尊位乃能降而順從乎九二故爲帝乙歸妹象君得賢輔政實以此致太平之福故曰以祉夫如是吉孰大焉保泰之道悉二任之而祉乃歸五爲君者柰何不親賢以自裨哉泰本以上下交言故二曰尚五曰歸意可玩已中爻互震兌正合歸妹卦故因以歸妹取象帝乙微子父也非天乙亦非帝祖乙玩多士自明卦變爲需女需男行歸妹之正也需五亦需賢以濟者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謂實有中德委心於賢非強也茲故能以祉元吉四曰中心願五曰中以行願斯所謂志同與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取土於隍以爲城城崩則復于隍矣故取爲泰極反否之象當此之時人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无爲祇驅民於潰而速之禍爾故曰勿用師止得自所居之邑修其播告以浸達遠耳以其勢不得不爾也故曰貞然不能制之於亂以及此亦足羞也故曰吝上六乃陵夷之象

周東遷以後是也坤爲艮艮又土之聚也聚土而附於地城象土上聚而極勢且圮城復隍象坤爲衆故稱師坤爲國邑爲文故稱自邑告命

象曰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命謂天命城復于隍正與无往不復應先儒謂三可爲六不可爲固也然亦以才之剛柔判故才誠剛否猶可傾何况泰乃歸之命者何當斯時而主以柔弱之才斯卽命也巳矣命亂云者其亦慨之也夫

☷☰坤上乾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以乾坤不交名也之匪人三字衍文玩傳象止釋否不利義易云君子貞謂君子處否惟是貞以自持貞則不爲否搖且所操以休否之樞也泰三陽往而居否之外泰三陰來而居否之內故曰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何言乎无邦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上下不交雖有國與无同也變健順言柔剛者否以不利言固不得而稱健順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儉德非獨以節儉言斂德之曜若愚若拙使小人之忌心无自生而後難可避也不可榮以祿者非謂不可得而祿謂不可以祿榮之也彼雖被祿泊然无榮之之心也夫惟超乎榮祿之外然後能運其斡旋之權以休否非獨與時俱否也項氏曰儉德避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祿不與利交也亦體天地不交象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一陰進三陰且以類進故亦曰拔茅茹以其彙然初惡未形不忍遽以小人待之也况體坤有順德故箴以貞吉卽坤安貞吉之義必曰亨者以別于否也蓋能貞則否爲泰矣泰初曰征決之也否初曰貞規之也聖人憮窮之敎寓於一字變震爲萑故稱茅震起也起而順亦拔以貞象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志在君正釋貞義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柔順中正秉坤貞之德上應九五不可以小人目之也故聖人爲發包承之義包承者包含羣陰以承九五也小人被其包吉矣夫能使小人皆吉玆大人之否所爲亨乎乾無不覆故泰曰包荒坤無不載故否曰包承坤承乾者也包以二言大人指五蓋臣而以其君亨也若王導者幾矣坤爲坎坎陷陰而以剛中亨夫是以能承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不亂羣莊生所云入獸不亂羣是也入乎小人之羣而不亂則小人安之故能以大人之否亨此正所謂包承也

六三包羞

六三居否位不中正據羣陰之上不能遏其盛而挽其邪蓋其羞也然猶有順德非聽陰邪而逆上者柰勢之不能遠格含垢忍恥以待事幾之會若嗤𠷣自乾褫褰縱博者是已故曰包羞此亦處否之微權也故不言凶吝坤爲艮卦變爲遯有止陰之心而藏其用夫是以能



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曰位不當憐之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四陽剛近君負濟否之才而得其權者也宜若可爲矣然必承大君之命然後義正言順得行其志我克免於咎而疇且麗其福祉疇謂二陽離麗也離祉附麗其祉也蓋觀陳蕃何進倚元舅之親集天下名儒碩德以攻一孽倖乃命不出君而下不應卒與疇類胥溺然後知聖人之爲教深也四變巽爲命卦變觀觀四正觀國之光者故能以其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包桑

休祥也歇也撥天下之否以共適於嘉祥寧謐之域是曰休否非獨休息之謂也此非得道大至應時乘乾爲萬物快覩者曷克任之故舉而歸之大人然天下初平勢猶未固尙時自儆曰其亡乎其亡乎猶且繫於包桑乎若是而後吉可保也叢生曰包桑桑細弱羣聚而成

義者也桑既非梓柟松柏比矣況又小而柔者乎國家之大不繫於磐石而繫於包桑危亦甚矣正以寫其憂懼之意陸宣公疏云邦國之杌隉若包桑綴旒可證舊以爲固者則未考於物象之故也三至五互巽巽爲陰木桑象巽爲繩繫象乾爲離健而且明卦變晉盡明出地上順而麗大明者是以能休否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乾剛中正而居君位乃克稱大人而休否故曰當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傾者倒也否者泰之倒體否極則倒而成泰也正與復隍義同傾又如水之傾出謂否之盡也不曰否傾而曰傾否屬之人也上九以陽剛之才佐陽剛之君故也否傾則可喜矣然猶有懼心爲以傾否爲先以喜泰爲後恭體君其亡其亡之心乎變兌爲說後喜象卦變萃萃天下之心故能傾否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謂否極則當思所以傾之何可使長否也正責成於人之意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者與人同也同人大有皆以一陰得中位而統五陽之卦位上卦之中曰大有謂其能有五陽也位下卦之中曰同人謂其能同五陽也五陽皆同不昵於一故爲同人于野象野者曠然无封域畛畔之義所謂以天下爲身者也故亨與人同心雖險可濟故曰利涉大川同易涉于僻也故曰利君子貞然要以卦才如彖傳所云故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一陰五陽之卦多矣獨此稱同人者以其中正而應乎乾也乾天德也匪是或暱於情以同非誠與人同者也應乾故同人于野乾无不覆也應乾故利涉大川乾健而知險也故總以乾行結之夫惟文明故能察天下所同惟健故不涉於私而能與天下同惟中正而應故能以天下所同然者爲同故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然則同人于野非君子之貞不能與

彖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上進火上炎類族也故曰與只一與字而同義自見

君子以此知人各有類族故因其類族而辨之族猶傳

非是族也之族君子心行自與君子類小人心行自與

小人類審其類族以辨之而後用不忒卽均之君子也

而或博大或廉謹或圓達或方嚴或峭直或渾厚亦各

自與其類同審其類族以辨之而後用各當舊謂審異

致同謂辨析明而後同者不亂皆失象意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初九麗未涉上无繫應與人未有閒隔故爲同人于

門象傳以出門同人釋之最明夫人之咎每生於有所

異出門同人無弗同矣其誰咎之斯爻也其柳下惠之

徒與初九前遇二耦門象隨初九節九二皆前遇耦稱

門節初九前遇奇稱戶可參證初變成艮門闕象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謂初與三以同離體故曰宗初所乘也三所承也故

爲同人于宗象同人以大同爲貴而獨同其宗則自宗

而外皆繫而封諸同之外矣非所謂通天下之志者也

故曰吝舊以宗爲五則五其正應何言吝象以一卦言

故取同五陽爲于野爻以體言離以一陰麗二陽故

有同人于宗象噬六五亦以四爲宗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謂其爲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欲得二而懼五之攻也故伏戎于莽以伺之時升



高陵以窺之然理曲氣餒勢弗克進故卒至三歲不敢

興噬亦窮矣二之同五也歷三與四而後至故三四皆

欲得之四猶有悔至三肆焉而不知反則以剛居剛故

也離爲戈兵變而震爲動爲威武戎象互巽爲草木莽

象巽爲股爲高升高象自三至五三歲象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所敵者剛故不敢顯征而伏戎三歲不興非愼也無可

之也故曰安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離中虛外周墉象九三六二之墉也四欲得二俾然乘墉而攻取之非義矣自度義之弗克攻而止吉道也三四不言同人以其有爭奪之心非同人者也乾爲巽健而能巽者也故知弗克而反則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象郎爻辭發其意若曰夫既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弗克也格於義之弗克而止也義弗克攻困矣乃曰吉者則以其困而反於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與二應正大傳所稱二人同心者也故稱同人同心之契三四競起而閡之故未得而號咷相求慕之切也已遇而笑說之至也曷爲而至以大師克三伏莽四乘墉則皆強弗友之徒非武震不足以決也人君得一德之臣或爲媢嫉格必奮勇屏除而後魚水之懽洽故寓象如此舊謂五不能大同而私繫二則親賢者所以親天下曷爲私繫聖人誠非之不應以中直言矣離爻曰歌曰嗟中孚象離亦曰或泣或歌以火聲无常若泣若笑故五變成離故有先號咷後笑之象離戈兵師象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夫人之同其先必有默相合者二五實以中直合故三四卒不得而閡也先之一字最可味直即正意

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爻稱大師相遇祇以言其克之武非必用師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舊說皆謂人莫與同故无悔夫誠莫與同也則安得曰同人于郊乎上九處名位之外无心於天下蕭然獨與澹漠之士孚合于郊坰之外若巢由沮溺自相爲耦是



也彼實無心於天下豈以寡合爲悔故曰同人于郊无悔位卦外故稱郊變兌以友麗者也亦同于郊象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孔子則又原之曰彼其志亦非忘天下者特以志未得耳使得志焉豈不樂與天下同哉蓋悲其不遇也抑猶含諷之之意焉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以得衆而名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何言乎大中别二也二位下故得稱中而不得稱大中一陰五陽之卦多矣獨此稱大有者以五履帝位操大中之德以臨天下上下翕而應之故曰大有匪是雖以二之得中能必我之同乎人而不能必人之盡爲我有況其他乎夫得衆則其道可大行矣乃其德又且剛健而文明一切應乎天而時行毫不以我與之而有必心遂其所爲元亨與時行正承應天言如天命有德以時



章之天討有罪以時癉之所謂應天而時行也亨雖歸五然實以一卦之德言蓋彖之取義類如此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上安得有火蓋謂日也日在天上下無不照故君子法焉以明察天下之善惡遏之揚之於以順天休命休命即指命討言元愷不舉四凶不誅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孔子論仁智要歸於舉直錯枉舍是而深爲之說者非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諸爻咸以應五爲義初之无交爲去五遠也孤遠在下不得行其志於天下寧爲无害願非其咎也夫固有任其咎者矣雖然獨立無與惟克艱乃後无咎若曰咎不在我而有肆志則咎且生焉馮衍梁鴻皆无交於盛世者也衍退而自修故免鴻作五噫之歌以取憎則不知艱之過矣初變巽爲下伏當大有之世不與上應而下伏故稱无交害大有與同人反對大有之初九即同人之上九也故一則曰同人于郊一則曰无交害皆以遠于柔故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若曰大有之世尚有如初九无交者不亦害乎楊廷秀謂非傷初九也傷大有之世猶有此遺恨也深得聖人言外意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當大有之世而柄大政此非可以樸樕小材任也九二以剛健中正之德虛己受善方且與五應故雖當天下大安危大利害无所往而不勝任譬大車以載任重致遠涉四方而无廢所謂王佐之才也惟伊尹周公當之

二體乾故稱大車二虛任受九剛任行與大畜九二同變離虛而容亦車載象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車大則勝重載故雖多積於中而行不敗曰積中不敗卽釋有攸往无咎意中虛故能積健故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古亨字通作享據左氏傳戰克王享句當作宴享之享九三居下卦之上剛而得正以君子而當公侯之任者也能輸其忠藎戮力于天子以屏翰大有之治而天子方虛中下賢故有亨于天子之象用享于天子謂用此道以享于天子也彼小人者曷克是哉舊訓亨爲通或作獻享之享本傳義而義反淺細味之乃知左氏之傳自的乾爲兌左傳所謂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者也日以五體離言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居公位而際大有善用之則以亨于天子否且以自害可不惕夫能與天子爲難者莫如諸侯故聖人特爲戒如此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盛也詩載驅出車皆取人馬強盛爲彭九四在三陽之上勢逼九五稍自有其盛則咎害隨之矣惟彼能察其所爲盛者匪我之盛皆六五之所有也盛而不有乃後无咎離爲艮明而知止故克匪其彭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晳明辨貌以離體故稱明辨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五得尊位以柔中而致上下之應故曰厥孚交如謂五與諸陽其心交結而不可解也夫能使人心交結而不可解天下其孰能攖之則固有不怒而威者矣故曰威如吉六五應乾五變又純乾故爲威如之象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孔子又推原以爲諸陽之孚五則五之孚實發之故曰信以發志既信矣又何用威所謂威如者正以其坦易而不設備也蘇子瞻曰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如其有餘也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葢得其解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九陽也在五上天象祐謂五吉无不利者五也葢微諸大傳矣五以下諸爻下應也斯之謂人助五以上一爻上應也斯之謂天祐所謂順者以五柔順言也信者以厥孚交如言也至上九而後見其尚賢故曰又以尚賢也陽剛在上位爲五所尊尚賢象當大有之世得臣民易得師傅難武王得箕子而後爲大有故大傳以此爲六五之全德而象辭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猶師上六論師之終大君指六五非上六小畜上九論畜道之成月與婦亦指六四非上九離爲震卦變大壯動而明壯而正大亦自天祐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嵊上下

謙亨君子有終

卦一陽五陰皆以陽取象在初上曰剝復象氣之消長也在中曰師比象衆所歸也三四在二體之際則以自上退下者爲謙自下奮上者爲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旨也謙亨謙自有亨道也然謙難於有終惟君子見道而遺物知一切勛業名位於我何有乃後能以謙終而不易吉可知已故曰君子有終吉說苑終下有吉字艮終萬物亦有終象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道下濟二句正釋謙亨義天道指九三一陽在坤下故曰下濟艮光明象地道指上三爻坤本下今居艮上故曰上行陽降陰升品物露生此謙之所以亨也本與各卦釋彖同諸儒泛論天地之道非以光明上行貼亨義亦非夫謙天之所益地之所流鬼神之所福人之所好故夫尊而能謙者則德益光卑而能謙者其德亦不可踰君子以此終焉安往而不吉乎尊而光應下濟卑而不踰應上行自天道虧盈以下乃釋君子終吉義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謙取抑高爲下義地中有山則抑高就下之象也故曰謙君子以此察物之有多寡而得挹彼注玆之義於是裒其多者以益其寡者稱其物宜以平其施如稅富以

業瀍征商以寛農儲水以備暵輓衆以濟饑移民以廬曠之類皆是馮氏謂裒多益寡非貼定謙德言乃治一世使謙之象也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以拓人用易之理王文定深賞之良是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居下卦之下謙象謙而又謙非君子不能也故曰謙謙君子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大川也涉大川不可以爭先爭先則急於進而有患然亦借涉川以明履危處難之道六而居下非利涉之才故不言利而言用蘇



氏謂此謙之過止可用於涉川非也謙者天地神人之所歸而病其過乎誠過之則不以君子稱矣彼足恭者諂也非謙也懲於足恭而思節謙焉惡乎可艮爲離止而中虛卦變明夷用晦而明者也是以能謙謙自牧承互坎涉川象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蓋曰君子之謙謙非悅人是爲以自牧也牧養也夫人之喪德率始于上人一念若名若利若位若辨一切能下夫故養其德以有終彼託卑巽以售其競勝之心者惡乎謙

六二鳴謙貞吉

胡九家曰陰陽相應故鳴蘇子因之謂易以陰陽倡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爲謙者三也六二其鄰上六其配故皆和之而鳴於謙最得本旨六居二故爲貞貞者謂其和以正也承互震爲善鳴變成巽巽以陰下陽故和三以謙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之鳴嫌於外飾故表之曰中心得蓋謂其中心相得



而鳴非勉強唱和也中孚鶴鳴子和亦曰中心願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以一陽立五陰之中上下交倚大有勛勞於天下然乃處乎坤下故曰勞謙三爲艮主故彖曰君子有終而三亦云勞謙之吉大禹周公以之艮爲坤坤爲萬物所致役者勞謙之象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陰爲民五陰故曰萬民衆陰歸之故曰萬民服正釋吉義

六四无不利撝謙

撝者麾也麾而去之之意撝謙以撝爲謙也謂麾去其祿餌以避三也爻之利有利於承上者有利於乘下者六四近六五之君居九三之上可謂多懼地矣乃柔而得正心乎謙順以承謙德之君則不傲以乘勲勞之臣則不忌上下何弗諧也故曰无不利然九三勞臣方爲萬民所歸服而可久履其上乎故詔之以撝謙亦以六四才位皆陰不敢當陽之承則固有撝謙之象坤爲震順而能動卦變小過行過乎恭撝謙其所矣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柔乘剛法當如是故曰不違則以表其避位非過也撝謙之利鮑叔以之建成惟不知此義以及難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不富謂不自有其富蓋象其謙也亦以陰爻虛有不富象履帝位而能謙天下自莫不歸心安藉富而以之故曰不富以其鄰侵郭京舉正作征利用征伐謂謙之道利用以征伐也无不利謂用謙道以征伐則无不利也禹征苗而益贊以謙謙之義始此當時班師舞干而苗格則所謂謙者可知矣坤爲坎行險以順此師之所以吉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因其不服而後征之正以釋征伐用謙之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三謙之主上與爲應故亦爲鳴謙之象可用行師義與五同止曰征邑國者以其志未得也謂非帝位不能行其志於天下也象稱志未得卽繼之曰可用行師征邑國義自瞭然雖所用有大小然用謙益之義同也舞干苗格六五以之因壘崇降上六以之變艮艮止也止戈爲武故利用行師止于征邑國亦艮義乘互震故亦曰善鳴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本以一陽奮出地上萬物暢適而名也荀九家易曰震爲建侯坤爲行師蓋震長子主器雷且震驚百里百里侯疆也坤爲衆四以一陽統羣陰又互坎險

險而順師象也吳幼清謂坤爲震侯國震爲坤衆師義益備矣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淸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剛謂九四一陽而衆陰從之得行其志故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而帶豫言蓋兼懽忻之義夫惟懽忻和順以動故能使天地如之觀作樂之動天地可釋也天地與我本同一性如人身百體血脈自相貫浹匹婦含冤三



年不雨一夫懷忿六月飛霜其順其逆无不如之寳感應自然之幾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陽氣也方冬潛萌地中及出地奮發而成聲萬物薰蒸陽氣莫不蝪蝠故曰雷出地奮豫不曰雷出地上而曰雷出地奮只一奮字便含樂象作樂指始造樂者言崇德謂褒崇其德也殷盛也朝覲聘享祭祀莫不用樂然惟郊祀上帝乃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師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必如是始足以擬雷出地奮之象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初六鳴豫凶

夫所以爲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恃九四之應以爲豫至不勝其忞而鳴凶之道也變震震爲決躁爲善鳴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方豫之初遽思窮極所欲其志已盈能無凶乎初非窮



地故以志表之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凡物兩閒爲介介所以分也說文云介分疆也介于石謂如石之開截然旁斷明決之至也六二得坤正位栖乎至靜與五无應上交不諂也初應四而二不與同下交不瀆也下不爲鳴豫上不爲盱豫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自然明無不照當其動之微而吉凶禍福判若黑白矣故曰介于石即大傳所謂知幾也見幾而作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劃然立決豈少需乎

故曰不終日貞吉坤土也變而爲坎土中有剛故稱石互艮亦石象坎爲通知幾象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俞氏謂中正當作正中乃叶凶韻是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承動豫之主仰而上視有喜慕其豫之意故曰盱豫以其體順而互艮止夫且有悔心使勇於自艾而銷其盱志則善矣乃陰體遲疑牽於欲而不能早決比其及也能無悔乎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與介反遲與不終日反則中正與不中正之較也故象以位不當釋之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豫之所以爲豫者四也故曰由豫以剛德位人臣之極而上下應之得大行其志而致天下於豫故曰大有得獨當上倚而旡同德之助則或以其非類而疑眾我則人疑而能謂人之我信乎夫惟推心以示人坦然旡纖毫疑貳朋乃盍而簪矣盍合也簪聚也五陰朋聚一陽貫其中如括髮横簪然故爲朋盍簪之象震爲坤動而能順行萬物由以致養故其象如此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六五所乘之剛乃乘由豫之臣也才雖柔而位中能倚剛中之臣自輔蓋倚有貞道焉不能自振而徙倚臣以爲豫亦疾矣然猶得剛中之輔故雖疾而不死互坎坎爲心病疾象當豫之時而變兌說於逸豫者也故疾說則不傷故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中故能倚剛忠以自存

上六冥豫成有渝旡咎

冥者杳然忘之之意五陰至上而極以極靜之體處於事外忘乎豫者也上六變則爲晉有明出地上之象明於盈虛消息之理知豫不可以久耽故榮名雖就勛業雖完能自爲變計飄然舍而去之故爲旡咎若子房范蠡是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言既不有其豫何可久於上而不去蓋決其渝也或疑
變晉何以爲冥曰惟天下之至明者爲能冥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本以少女從長男名也男下女女從之君下民民從之其義一也故隨取天下歸服爲義夫天下未可智力服也惟聖人以天下民之心爲心能使天下不應徯志如唐於變如虞從欲此其德殆與天合故亦曰元亨利貞以其出於自然之感非驩虞非干譽故申曰无



咎穆姜稱四德是矣曰我皆无之豈隨也哉蓋自知不足以當隨也王弼因之遂曰隨必有是四德乃无咎然則隨本无四德漫立義以詔隨道乎庸知四德不備終不能得天下之心服故言隨而四德已具凡彖未有卦才不備而漫云者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之時義大矣哉

剛來下柔以蠱反對言謂蠱上九來居隨初而下上六也卦以兌隨震爲義初震主也上兌主也故云然君恃其貴而不能下賤民弗從泄泄然不能震奮而有爲民亦弗從震奮而不出以和說惟己所行而弗適天下之心民亦弗從能以剛下柔動且說此卦所爲名隨也以此得天下之隨豈不亦大亨貞无咎乎孔子特贊曰隨之時義大矣哉蓋使人深味所以得隨者而重自九也諸說紛紜不合彖傳正以不察隨義之大故王肅本時作之隨時之義作隨之時義朱子從之最是按古篆之爲㞢時爲昔蓋傳者誤也後時字又因上文之誤而誤按豫遯姤旅四卦例自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月令仲秋雷始收聲兌月也兌爲澤故曰澤中有雷雷藏于澤此亦雷之隨時休息也故君子以此嚮晦入宴息人之精神不休歇則不能運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勢也然即此便是至道儒生必深爲之說則亦不達於至道矣象旨謂日出東曰暘谷入西曰昧谷自震趨兌嚮晦象卦互巽入艮止入宴息象最切愚第謂凡大象上句已自取象无容雜入他象故諸若此類皆削之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壯守爲官震長子主器官象也渝與係反隨不可以有所係有所係則有所失初九剛而得正心無私係惟正是從故曰官有渝貞吉无係乃渝渝卽貞非謂有渝必貞乃吉也既无私係出門所交離不有功尚何失哉前二耦門象初爲交始出門象同人之初曰出門同人隨之初曰出門交義正同或以從二爲正恐於渝義不合卦以陰隨陽爲義陽非隨陰者也初震主也震動渝象變爲坤動而不失其順貞象卦變革亦出門交象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象失字從失丈夫失小子來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係有眷戀之意小子指三互艮少男象程朱二先生謂初陽非也震長男何謂小子乎二之係小子六三也其丈夫初也三之失小子六二也其丈夫四也皆係於前而失於後也震爲兌動而過於說故係小子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邪正不能兩暱暱於邪則正士必疎象曰弗兼與爲戒深矣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陽明當任而三從之故隨有求而必得然六三九四皆不正恐其求爲茍求得爲茍得故又發居貞之戒君子幸與柄政之賢合當以道德相砥勛業相匡以成其爲德爲民之忠乃始无負交誼若徼藉其力以希榮干祿則其得也乃所以爲失耳何利哉震爲離動而明故係不失正如此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舍下謂二也係於上則必舍下亦弗兼與之義然曰弗



兼與便有戒意曰志舍下便有幸意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陽也爲人所隨非隨人者也天下之心隨於我則何澤不可施何功不可就故曰有獲顧處臣位之極勢且陵君而得天下之隨雖正亦凶雖然能忠誠乎主行无不當於道灼然以明哲自全又何咎焉四變坎坎有孚之卦也卦變爲屯動乎險中故其義凶

象曰隨有獲其凶義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曰義凶明有凶之理非必凶也又舉有孚在道而歸於

明之功聖人之教滋深矣

九五孚於嘉吉

嘉謂四也四盡臣道率天下以隨五故曰嘉孚與四有孚相應小畜亦四五相孚故並言孚五陽剛中正故能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君明臣良一德孚契吉孰大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秉至順而履隨極其文王羑里之時乎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可謂隨之極矣紂且拘係之又從維之



此其困窮何如哉然卒用是亨于西山庸詎知窮之所以基亨與卦變无妄有天下雷行之象而乃自兌變兌主西故曰王用亨于西山互艮手拘象互巽繩維象周公蓋本王業之自而思其艱危故寄慨於此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曰上窮則非固結之義可知也

☶☴艮上巽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從蟲從皿皿為蟲蠱曰蠱故取以為壞亂之義卦之為蠱者木以女惑男風落山而名也蠱而曰元亨者何天道循環貞必復元亂必返治卽人心亂極思治則天可知已故世至於蠱則必有大通之勢此宜勇奮而前濟涉艱險故曰利涉大川乃其亨之時非先甲三日則後甲三日蓋察於天行以斷其時也先甲三日子寅辰也後甲三日午申戌也卦互震甲象互兌川象震木在兌澤上利涉象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此致蠱之由也才之不能無剛柔固也剛者得柔以裁其急柔者得剛以作其懦乃克以天下長治剛柔不交各任其偏以僨事勢必蠱止於柔巽謙讓未遑天下事且日益頹廢勢亦必蠱蠱元亨而天下治者若曰既至於蠱則必且元亨而天下治蓋以天行決之也夫惟蠱之必亨故稱利涉大川謂當往有事不可以險難自阻也何取於先甲後甲以終則有始天行也甲者十干之始也故蠱之亨必於六甲得之蓋筮以始之義也易固不專占要以占示先甲後甲猶今

占某某日吉之辭而其義遠矣舊說紛紜皆鑿鑿以未達象體故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蠱者風之族也蟲以風化故風字從虫今夫山下有風則木多湍淫而蠱生焉故曰山下有風蠱德本民之所各足也然而或蠱者則惟是玩愒不振故故君子鼓之舞之使其勃然有立志奮而自育其固有之德則放勳所謂振德是也夫木惟不蠱則得其養故夫君子之育民德無他要使其不蠹而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夫蠱非一日之故也及其微而幹之則蠱未深而父得免於咎故獨以有子歸之於初然幹蠱非易也而初尤難稍涉意氣動成愆尤安得不厲然惟知厲乃終吉巽爲乾巽以行健故克幹蠱卦變大畜以少男而止乾父亦幹父之蠱象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意承考謂事雖改於考意在承之也盖所謂善繼志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以剛居柔能以巽權行之任治蠱者也以其內卦居中故爲幹母蠱之象舊以母歸之五則初乃當以四爲父耶不可貞者謂不可執一定之法以爲繩即所謂權也孟子曰不可磯亦不孝也盖此之義夫巽爲艮順而止也亦幹蠱不可貞之義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得中道者謂不從令亦不傷恩此非九二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者不能也斯義也狄仁傑以之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之任治蠱與二同也特不妙於用之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也故小有悔而无大咎巽爲坎雖入而險故小悔卦變蒙要於養正故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子之於親豈容有小悔聖人以其幹蠱之功大宣斷之曰終无咎盖果之也果之者使忠臣孝子之心得精白自信焉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非不正之德縱蠱使深者也但其才柔而體艮止惡於紛更多事則惟寬以居之而已故爲裕蠱之象顧世至於蠱尚能以暇豫治乎曾託焉以待事之會則可若操以往見吝必矣艮爲離離虛而容亦裕象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往未得見其失在往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以嗣君而幹父之蠱者也剛柔合德履中而下九二之賢是能飭天下之蠱而之元亨者此其爲幹也大矣恢宏先業貽其親以无疆之聞故曰幹父之蠱用譽蓋至譽施於親此其孝孰與遵度襲跡多失愛親者可以辨矣艮爲巽巽以正也卦變純巽以巽承巽亦承德之象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以德謂不承以煦煦遵度襲跡之謹而承以德也猶禮稱愛人以德之義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在蠱之終事之蠱壞者至六五而治之畢矣而已



又處乎事外故得以不事王侯而自高尚其事曰高尚其事非謂以高尚爲事也葆眞含和曠然與造化爲徒彼其事有出經世之外者矣以所事超超獨詣絕類離倫故曰高尚王文定謂惟四皓嚴光足當斯爻蓋天下之蠱盡被三傑二十八將幹畢而後得以遂其采芝垂綸之高是已然究所爲高尚其事者或未也必廣成許由之儔乎其事二字當深味艮爲坤止於至靜者也卦變爲升冥升正其高尚之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必所事超超獨詣造化爲徒而後志可則

䷒坤兌上下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二陽浸長以臨羣陰故曰臨陽長之卦獨臨稱元亨利貞與乾同何也天下之勢莫盛於方興浸而成乾之勢也故遂以贊乾者贊之然聖人正於方興而慮衰茲用發八月有凶之戒曰八月者以臨觀反對言也蓋至建酉之月四陰浸長而逼二陽則臨之二陽至觀危矣曰有凶非遽凶也蓋著其有凶之幾使人知先事爲之儆

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剛浸而長之卦也其德又且說而順剛中而應則其大亨以正時乃天道天道以消長自然之理言復曰天行臨曰天道意可繹已今雖長不久且消故曰消不久也此正承天道言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謂澤崖也物之相臨者莫切于地之臨澤故



曰澤上有地臨地之於澤也束之使不潰教導之象也然且畢其所達而東之含之使不洩容保之象也然且盡其所際而含之故君子法焉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苟徒制以威而不知教思是務即教矣思猶未竭而委於民之不可教繩以苛而不知容保是務即保矣容猶有涯而委於民之不克保則皆棄其民者也民戴我之謂何其忍棄乎猶且南面而臨焉愧矣

初九咸臨貞吉

二陽正臨陰之爻也咸即咸卦之咸所謂无心之感是也天氣降地氣必升二陽下下羣陰自以氣類相應陽何心焉故初與二皆曰咸臨初本得正應在四則又正以貞相感故曰咸臨貞吉此賢人在下位不求援於大臣而大臣自貧信之象兌爲坎澤而通亦咸義卦變爲師師能以衆正亦以正臨下之義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只是志行正便自心相孚契此所以爲咸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咸臨與初同獨稱吉无不利者以其當浸長之勢履



中而得大君之應故不惟其身之吉而行之天下无不利此大臣秉剛中之德不求媚於大君而大君自倚任之象震爲兌動而說東西相感亦咸義卦變爲復出入无疾朋來亦无不利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順命謂未嘗順五之命五自嘉其德而孚之此所以爲咸也五知臨之君无取於諸臣故二得以獻可替否而結主知若以順命見倚非所謂剛中而應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柔而與兩陽同體故甘爲所臨无相拒意如甘節之甘然曰无攸利者剛長之賢不爲甘悅所暱也互坤土土爰稼穡作甘故象甘然以互震恐懼有憂象故曰既憂之无咎玩辭曰甘臨无攸利見二陽之難說既憂之无咎見二陽之易事三變成泰故與艱貞无咎義同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謂以陰居陽又乘陽之方長者也始雖有咎憂而免故曰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地澤之交密切无隔臨之至也四應初陽兩正相孚誠意密比不啻膠漆故曰至臨剛盛則柔危柔而比剛故无咎此以大臣親下賢人之象卦變歸妹男女相媾亦自至臨象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謂以陰居陰且應方長之陽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夫知人則哲堯舜之知惟是急親賢之爲務九二剛德方長而履中其才其德足以致世太平者五知其爲人



傑能柔順虛中以任之則度無弗貞化無弗浹所謂聰明睿知以有臨者也故曰知臨大君臨制萬方安能徧物而周知之夫惟擇賢而任恭己而天下之治成則君道之要也故曰大君之宜吉五變成坎坎爲通知象坤爲坎地而比水先王所以建國親侯也不亦知臨之義與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聖人慮後世有以苛察爲知者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用其中於民玆不亦舜之所以爲大與行中者行二之中也然亦五本中故能行二之中葢惟合天下之智以爲智智乃大亦惟智之大者乃后能以天下之智爲智

上六敦臨吉无咎

敦厚也坤厚載物上大坤終厚之極也是能以敦道臨下者故曰敦臨上六之所敦者二陽也故象曰志在內謂內卦也上六處乎事外乃能加志于二陽脉脉推轂而擁衛之厚孰加焉善人者天之紀也衛善者天必申祐吉又何咎矣楊廷秀曰君子病無志耳有志矣無位

亦可行也祁奚之庇叔向乃在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呂
強之庇黨人乃无寵任之柄非有力也最善發此爻之
義近世鄧文潔家居陰護江守而汲馮生可以語敦臨
矣予獨知其事謂足儀世也故附識於此江東呼地高
堆爲敦上坤土最高處敦象坤爲艮地上有山亦敦象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 巽上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文王觀二陽在四陰之上特名其卦曰觀而發聖人觀



天下之義至德在上端拱於穆而民自孚化神感神應
法制禁令有懸而不用者矣故取祭盥而不薦以象之
孚謂下孚彖傳所謂下觀而化也顒卽昂首而觀之象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
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矣
陽爲大故稱大觀順巽謂二卦中正謂九五要總贊大
觀之德蓋言以若斯之德觀天下故曰觀盥而不薦有
孚顒若下觀其德而自化非假法維令驅也神矣哉觀
之爲道乎今夫天冲漠無朕而四時之序不忒何其神
也聖人以至德觀天下不大聲色而民之觀化亦如四
時之應乎天而不忒玆不亦天之神道與神也者妙不
可測之謂也五互艮艮爲鬼門爲宮闕天下宗廟象五
觀字皆去聲下觀觀字平聲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徧觸萬類莫不爲之披拂有周遊歷觀之象
故曰風行地上觀先王憲此以巡省四方觀察民俗而
設之教如國奢教儉國儉敎禮國淫敎貞國僣教讓之



類否者風之不行而幾萬類之披拂難矣雖然古之所
以時巡而不擾者從衛寡而供需儉也叔世則安能其
惟簡善設教者而代之省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之言觀觀示也爻之言觀觀察也謂察聖人之所以
爲聖也初童象蒙而淺識履乎道而不自知雖睢然若
童穉之觀故曰童觀此在小民无咎耳彼固不可使知
之者也君子亦爾能无吝乎初民位童觀其所也故稱
小人无咎坤爲震子從母亦童觀象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甚言君子不宜爾益勵之使參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門中視也二於道亦少有窺矣然一知半解不能洞見道之大全故曰闚觀女子過慧類竊夫柄而失嬪則僅知大義則善矣故以窺覼爲利女貞互艮爲門闕二陰柔在內雖與五應隔於三四若女子在門內而窺門外所見幾何窺覼之象也

象曰闚覼女貞亦可醜也

丈夫志在四方闚覼女貞能无醜乎益勵之使深參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三知闚覼不足以入道也於是反而覼我之所自生蓋觀我所自生則知聖之所以爲聖矣於我所自生而心徹乃可以進而觀世否則自覺之不暇而能人覺乎夫且退而自觀不敢遽也蓋漆雕開吾斯未信之意三順之極而近聖者也變艮爲光明近巽爲進退故有觀我生以衡進退之象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然則不能觀我生以衡進退以其身嘗試於天下皆失道者也噫可慯已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承三來益能覼我所自生而知聖之所以爲聖也故曰覼國之光光猶書稱光被四表之光其覼如是乃能出所覺以覺天下夫故利用賓于王四體巽而正又親炙乎聖者也四互坤國象互艮光象承五賓王象左氏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臨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艮故稱山下坤故稱土上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明國之貴賓尚賢四乃進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所以能爲天下觀者正以能觀我所自生也蓋能觀我所自生乃能盡性能盡其性乃能盡人物之性否則觀而童猶小人已爾覼而窺猶女子已爾何克當君子之大觀則吾懼咎之不終无也巽爲艮秉中正之德巽以入於是乎光明故克覼我生以覼天下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觀我所自生卽觀民所自生也故夫觀天下之道取諸觀我而足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以二陽在上名兩爻皆有觀天下象蓋不觀以位觀以德也九五之觀若堯舜是也上九之觀若孔子是也旣同爲天下觀亦必反而觀其所自生乃可稱君子之大觀而无咎嫌於辭同故易其字以別之朱子謂小有賓主之異是已臨以下二陽爲主觀以上二陽爲主故



其辭皆類巽變坎坎爲通超勢位之外巽以入於是乎上達故克觀其生以觀天下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言不得以位不在我而稍自逸也孔子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茲其所以爲萬世師與二陽大觀不曰吉曰亨僅稱无咎何觀陰盛逼陽之卦也聖人特取大觀之象以示法然勢實漸危故兩爻皆曰君子无咎謂際此之時必如是乃克免咎意深矣

# 易會卷三

安成鄒德溥述

後學甘士价　朱大夏　門人鄧允升　賀中瑞　男匡明　承明　同校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上下奇而中爻皆耦本頤之象也九四梗焉則如頤中有物必囓去之而後合故名噬嗑梗去則通矣故曰噬嗑亨夫天下之治亦有梗獄者所以去梗而通天下之治也故曰利用獄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而梗去乃亨故曰噬嗑而亨震剛離柔分居內外故曰剛柔分動明以德言雷電以象言雷得電爍而益威電得雷轟而益曜故曰雷電合而章柔得中指五言曰上行者謂賁之離進而居噬嗑之上也陰位陽故曰不當剛柔分曲直判別之象也動且克斷明且克察際與察合而章治之以柔中故雖不當位利用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蔡邕內經作電雷電雷震曜聲光閃爍撼動若有呑噬之狀故曰電雷噬嗑電雷震曜未必擊也而衆知懼焉故先王體之明著刑罰之輕重以章勑法紀使民畏而不敢入蓋禁之於其未犯也此其噬嗑之先策乎大象毋另自取義如舊說與利用獄何異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六爻皆主治獄言治獄者當治於其初以其罪薄而機未深尚有恥心及此時創之彼且悔而不入於大憝周官掌囚下罪桎初九曰屨校滅趾禁之於未滋故无咎



一陽橫亘於震足下滅趾象滅趾謂校沒其趾非斬趾也子夏曰戒爲治者不可不禁其微得爻旨矣震爲坤蓋決躁之夫而教之順也禁之於初亦戒履霜之義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謂刑之有校趾示禁使勿行也正以明止惡於其初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中四爻象上下齒故皆曰噬膚肉之柔脆而無骨者噬最易也二去初尚邇及其罪未深而治之故象爲噬膚滅鼻劓刑也治之初校趾足矣及積而至二非劓弗懲也故无咎互艮爲鼻二變互離爲戈則鼻削滅鼻象舊謂噬膚而沒入其鼻不可解震爲威變兌爲說威而行之以說道故噬之易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初以剛故斷二雖柔然乘剛故亦克斷匪剛則弗克用劓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小物全乾曰腊三近離變又離腊象噬腊肉視膚稍難矣惡不發治以至於三治之浸難故象爲噬腊肉豈惟



難噬彼其意恣而機慣夫且能肆毒故又爲遇毒之象治獄如是吝矣然以其爲間而噬之不得不爾也故雖小吝无咎震爲離動而明故克噬腊肉然處震離之極威明大過者也故遇毒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不當謂陰居陽使位當易至遇毒儆治獄者使自反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艱貞吉

胏肉之帶骨者胏而曰乾至堅難噬者也九四位近君大司寇掌邦刑之任也獄而上司寇者則其罪愈大治

愈深故象爲噬乾胏周禮大司寇掌訟獄令民入鈞金束矢乃聽四當其任也而又剛直任治獄故借金矢之人以贊其德然猶必利艱貞乃吉大司寇哀矜之心當如此四體離乾象剛居柔肉聯骨象九剛金象互坎矢象離爲艮明而能飾治獄之道者故象如此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謂以其道未光故戒之利艱貞乃吉何言乎未光以離初明未暢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六五君位此獄成而告於王王聽之之事也司寇既以決斷之矣王特決成焉故爲噬乾肉之象訟出矢獄出金司寇小大兼聽王則罔兼于庶獄獨治其大者爾故言金不及矢五位中黃象變則成乾純剛也故借黃金之人以贊其德然猶必貞而厲乃无咎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離爲乾卦卦變无妄明而健治獄无妄故治而得當如此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謂貞厲然後得當故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

滅耳謂校之厚掩過其耳不見也互坎爲耳變震爲木木在耳上故象何校滅耳至卦終而猶有怙終不悛致用重刑以治之則上不能禁之於微使及此故曰凶甚惟當上凶而後見聖人泣罪人之心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猶聽也謂古人置何校滅耳之刑正示以聽不明故至此欲人益聽言而自悛也其刑也乃所以爲教與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離本明艮亦光明兩者合而相賁故曰賁賁文也文必有爲之本者矣非素則繪安施乎曰賁則文其本者也故亨然文不可過也取稱其本焉足矣故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來文剛者六二也以自噬嗑六五來故曰來剛上文柔者上九也以自噬嗑初九上故曰上柔來成離離明

卦剛上成艮艮亦明卦故皆曰文此賁所以爲賁也柔來文剛則剛爲主也剛得柔以濟故亨剛上文柔則不得盡以其剛殉也故曰分惟分也故僅小利有攸往據郭京舉正天文上佚剛柔交錯四字剛柔交錯以六爻相閒言日含月體月韞日輝五緯之運錯行乎二十八經之躔蓋天文備也而卦象具矣文明以止以離艮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交燦乎有禮以接明也秩乎有分以守止也蓋人文備也而卦德具矣聖人所以察時變而化成天下者皆於賁得之此聖人之善用賁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草木之所聚也山下有火則草木爲之賁矣故曰賁君子以此明察庶政要於纖悉得當然而无敢折獄者以獄爲不可盡用其明也夫至於黜明不用則好生之至也世之矜用明而果於折獄者省夫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君子達則以賁天下窮則卷其所以賁天下者以自賁初九剛且明乃居下位故象爲賁趾曷賁乎趾舍車而徒也車所以爲賁也傾舍而徒則所爲賁者可知已初趾象車徒從趾言離爲艮有文明之德而止於下亦舍車而徒之義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曰舍車則非無車也義弗乘彼葢以義爲賁不以車

六二賁其須

須其所相須者也文剛者二也文柔者上也是相須以成賁者也而二文明中正德足以賁其須者故象爲賁須離爲乾日麗天亦相須而賁象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謂二與上相與以興起文明之盛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濡潤澤也濡如猶詩稱沃若賁而至於濡賁之至也九三處離極而接艮二陰又夾而錯之故象爲賁如濡如相濡者毋易涉於溺而三位正能永守其貞玆所爲吉與離而互坎賁而濡象卦變頤相滋以養亦濡義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夫陵生於狎三惟永貞故二四雖比焉而莫陵此以狎柔而至於陵剛者剛自失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賁以剛柔交錯爲義四與三媾正也三四剛柔錯離艮交故象爲賁如入艮賁且止而反質矣故爲皤如爲白檀弓云戎事乘翰翰白色也互震爲馬象四方乘車以適三又以非正應而疑我寇也故告之曰匪寇婚媾蓋與屯六二同屯剛柔始交賁剛柔交錯茲亦天作之合也必執相應爲耦而疑焉固矣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之疑以位與初應也乃實媾非寇終何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上陽剛而處事外賢人隱丘園之象六五柔中下賢能盛其束帛以禮聘高蹈之士于丘園故象爲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戔戔盛貌賢人者國之光華賁丘園者乃所以自賁也吉可知矣然曰吝者能聘不能用也若光武之於子陵是使能用則賢者居九二之位不曰丘園矣艮爲山丘爲果蓏丘園象變艮巽有光明之德而能巽乎賢亦賁丘園象四兩爲束陰坼束象巽爲白帛象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吉揚六五者以見其爲五之喜非上之喜也夫五賁以上賁上何喜焉
上九白賁无咎
白賁者以白爲賁也上九賁之極也至文無文至色無色故象爲白賁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斂天下之文而還於大素幾乎道矣何其咎乎不云乎質有餘者不受飾賁非君子之所樂也故終之以白賁艮爲坤止乎至靜而不飾白賁之義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人雖當賁時其中必且有厭心賁而反本自適其適故曰得志
䷖坤上
剝不利有攸往
陰長至五勢且並一陽而剝之故其卦爲剝不利有攸往者言不可往而大有爲也謹身晦跡遜言銜命恬約以待事之會此君子所以御剝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據郭京舉正曰剝剝落也易言剝柔且盡變剛也姤曰遇謹之也剝曰變危之也小人方長此豈君子往而大有爲之時夫惟觀察卦象順而止之可矣夫善止小人者以順不以逆君子豈不欲剛止蓋尙乎消息盈虛之幾也一消一息一盈一虛此天道自然之運夫君子亦惟與天時行爾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本崇高乃附於地則剝之象也爲人上者察山之剝必自下始知民不固而能以邦寧者否矣孳孳焉布德厚於下使民各得嬉遊而寧其宇夫如是誰能剝之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牀者人所託以安也剝以一陽覆五陰有牀象故借以喻剝之漸剝牀以足者言剝牀先及其足也剝牀以足遠曰蔑貞者誅其心也善人者天地之紀而民之衛也故天下之惡莫大於傷善當其念始萌幾始發而孽已通於天矣故聖人案之以蔑貞而斷其凶蓋深爲小人戒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蔽且不祥況害乎蔑削蔑意變震爲動剝心一動凶道也震足象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自下始剝下且浸淫而及上此以闡其蔑貞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牀之幹也剝牀浸及於幹則毒益深孽益重蔑貞之凶可知已然必重言者傷之深戒之切也否之初二聖人皆開其自新而與其吉剝而皆曰凶者何否非其時猶可易志也剝則有害心不可逭矣變坎爲險剝而至於心乎險剝滋深矣坎於木爲堅多心亦幹象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凡陰陽相應曰有與困九四是也陰陽不相應曰无與井初六是也二之應在五五而陽夫且陰陽相濟以和於賢凶可返吉也乃今同乎陰則无與无與則莫爲劑之祗相率以蔑貞爾矣以其位中正故發此

六三剝之无咎

三與上應者也衆剝陽而已獨應之何咎乎曰剝之无咎謂剝卦之无咎者獨此非謂剝而无咎也既剝矣能无咎乎然而僅无咎者一柔之力終無如五陰何也獨以巳不與得遠過耳程子以出強當之近巳變艮爲止

止而不剝故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居四陰之中獨應一陽此上下所以失也三以失上下无咎猶坤以喪朋有慶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膚者牀之膚崔憬謂薦席是也六四陰益進去上九益邇故象爲剝牀以膚此不獨蔑貞而已故直曰凶小人計剝君子不知乃自剝也故聖人數稱凶以儆之艮爲離火焚山實且敗亦剝膚之象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身四膚上故剝膚則災切近身若曰剝及身災已極矣何云近乎或以初爲剝民二爲剝臣四爲剝及大臣凶皆指君言亦通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剝而至四凶矣過此非聖人所忍言也而五適有后統羣陰以承王之象故特發此義以示天下之母儀一陽在上王象五以陰居尊后象五統羣陰如后統衆妾四爲夫人佐后三下卦之長爲九嬪以主九御二爲世婦初爲御妻后以六宮嬪婦敘御於王望前先卑望後先尊故象爲貫魚以宮人寵謂后以宮人承寵於王也有樛木之德福履可知已故曰无不利五變成巽木孫德魚陰物巽又爲魚聖人因託此象迪小人率其羣陰從陽以轉凶爲吉然就后道言教亦大易之取義回神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五剝陽者也率其類以聽命于陽則无尤正以見凶可返吉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五陰皆剝獨存一陽在上如百果皆落餘一碩果於木末而未食生意猶自宛然取此象其辭危其旨遠矣艮爲果蓏以陽故稱碩以上象木末故稱不食亂極思治衆忻然擁戴君子以自安則一陽乃羣陰所載也故君子當此勢雖危而有得輿之吉小人實倚庇君子以自託猶人之倚庇於廬也必并此一陽剝之則國與賢俱盡彼且安所託其身故小人當此勢雖盛而有剝廬之凶五陰載一陽其象輿一陽覆五陰其象廬變而坤坤爲厚載爲大輿故象得輿變及覆陰之一陽故象剝廬

日碩果不食幸其不盡剝也曰君子得輿令无以剝阻
也曰小人剝廬徹使无自剝也何其思之深教之備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何以得輿民所載也民實藏焉誰能剝之彼剝君子適
自剝廬剝安可用宜自戕矣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以一陽來復名向者發于外今反而復于內陽復而
生機胎矣故亨向者浸而出今者浸而入故出入无疾
臨泰且至故朋來朋而陽非私暱也故无咎陽之復反
而復其故道也故不越七日剝後歷坤至初凡七也臨
八月對觀言復七日對剝言曰利有攸往以是爲大有
爲之時盡攄其訏謨遠猶以康天下可矣日陽也陽數
七故陽復稱七日月陰也陰數八故陰長稱八月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
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剛反而爲主於內亨其所矣况乃動而以順行是以出
入无疾朋來无咎孔子以卦德釋卦辭類爾復曰七日



以天行消息盈虛卜之也君子順天時行時值剛長尚
不奮而大有爲安需乎故稱利往以決之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心至寂也易言乎寂心普萬物而无心者也无
心之心寂之至也至寂之寂非與動對者也寂固寂也
動亦寂也然而可以察其眞者莫如寂何者以其未涉
於動則不動之眞易窺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吾之
心即天地之心知天地之心則知吾心矣故大傳稱復
以自知而曰德之本微夫微夫子思以喜怒哀樂之未
發標中而曰大本意正合此復曷云寂陽反入內此其
歸寂之候也於咸曰情可以觀於復言心可以觀妙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收聲而入地中此陽之反而歸於寂也故曰雷在地
中復陽氣初斂曷可遽動而搖之故先王立法以至日
閉關使商旅不行后亦不省視方域於以葆天下之元
和聖人燮理之妙此亦足窺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九正所謂一陽來復者也剝於上旋反乎下故象爲

不違復心純粹至善者也一著於見挂於欲如日之食忽爲陰掩已覺而化本真自如如日之食而復其常故曰復所謂不遠復者微涉於陰輒覺覺即化如日食秒忽而遽復也不遠而復曾未涉於悔之途況吝乎故曰元吉老子所謂上善是也然須知日體乃知所謂食知所謂食乃知所謂復顏子惟察乎至善之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否則真妄不分焉知所復震爲坤所謂動亦寂者也以其見天地之心故克不遠復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彖之復以天行以世道言也爻之復以人心言也故特揭修身以別之

六二休復吉

人心所以不純乎天者以有所馳而未休也一休即復當下休則當下復二不能不涉於陰者故休乃復以其履中而密比於一陽故能休復卦名復六爻皆以自復言必謂指初非變兌有說而就下之義卦變爲臨二陽同德剛方長故克休復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元德故稱仁二位初之上有下交象故曰下仁傳不云乎學莫便乎近其人卦惟初陽稱元吉二陰亦稱吉親賢之益蓋如此象提吉字亦有味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柔而不中去陽且遠不克大休者也雖克復時爲陰掩故曰頻復抑既復則陽爲主雖暫掩必惕然自危故无咎變離爲明非不知復者卦變明夷亦傷矣故厲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聖人恐人之以頻復爲无咎也故提出厲字以醒之



六四中行獨復

六四處五陰之中不從其類而獨應初故其象爲中行獨復中雖以五陰之中言然自中立不倚之義四以應初故能復非以應初爲復也復六四即剝六三故以離類從陽取義同四變震以震從震亦從而復之象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謂惟道之從不從衆也

六五敦復无悔

敦篤厚凝固之意五坤德淵靜履中而下順乎一陽如

高宗恭默而任巖築之賢輔德終始故曰敦復卦變爲屯屯固也復以自知執且固庸何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如考中度衷之考不動於意不遷於情而常以未發之中自考故敦復而无悔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去初最遠窮陰而不知反故象爲迷復人至於終迷則天人所交惡災眚必及凶何如之若人者使不得柄猶止自凶苟用以行師終且大敗而以其國與君凶一迷之禍至此可弗畏與上恃其陰盛而敵微陽故行師陽浸盛必且決陰故終敗於象坤爲邦國十年坤數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陽宰物而不宰於物君道也上窮陰而不知復故曰反君道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震乾體合有動以天之象故名其卦曰无妄凡天下之作起作滅而非眞實者皆妄也故想曰妄想見曰妄見如空花如弓蛇動以天則无妄矣无妄天德也故亦曰元亨利貞謂之无妄本自正其匪正者如目之有眚眚非實有妄也不正從妄生則亦不正於无妄而欲更有所往故告之曰不利有攸往味象傳无妄之往句可繹已說文目病生翳曰眚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卦以下爲內上爲外无妄故與大畜反對大畜以艮上一陽爲主剛在外无妄以震下一陽爲主剛在內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謂震乾剛中而應謂九五要總贊一卦之德著所爲大亨以正之故曰天之命者謂天命本如是也總承剛自外來以下言既云天命安有不正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何蓋德至无妄而止也更有往將何之乎適入於妄焉已爾斯其匪正生於妄妄生於眚豈天命固然夫實逆天之命而謂天命佑之乎若之何其可行也夫惟安汝止焉則得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易言乎物與无妄以其震發生機萬物繇之以各正性命故也先王知物物各有自然之天要惟茂對其時而育之使各保合大和以生以成則所爲贊化育之妙也夫與无妄聖人亦育其无妄爾矣或曰飛潛動植亦與无妄乎曰奚而不與也知飛潛動植之皆无妄乃眞知无妄者也曰孰與之曰莫之與而與之不得已強而名之曰天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正以剛居內而爲主者震陽初動純一未漓故曰无妄以此而往動與天合何弗吉哉彖言不利往謂舍无妄而更往也爻言往吉謂以无妄而往也震爲坤動以順无妄之往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誠能動物故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二中正應五本自利往然其體震也懼以躁動滋擾故告之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二田位震爲禾稼有耕穫菑畬象故借以喻造作之意夫人作止語默本無非天橫起妄見謬思若何耕始若何穫成若何反草若何易耨揩揩焉日鑿其天故動而見窒若捐智巧去彫琢任天而動行所無事安往而不利哉何者本自无妄故震爲春變兌爲秋春耕秋穫菑畬其所以耕而穫也卦在无妄故曰不耕穫不菑畬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耕穫有求多意見聞積聚適爲道障幸其未富故利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朱子謂六爻皆无妄本不宜有災而災及之斯謂无妄之災无妄奚以災事固有不相及而相値者如或繫牛於斯爲行人得去繫者不知爲行人得也且向邑人索牛邑人何罪焉然而難乎其爲辯矣天下有无妄之災常類此不深察其所以然雖執其災以訾之卽聖賢何以自解揚廷秀曰仲尼被圍貌偶似陽虎也雋不疑償金偶與失金者同舍也深得爻旨矣六三震而近乎乾亦動以天者故得稱无妄然而災及者位不當也聖人於此卦皆闡發无妄之義而傷君子或以无妄罹災故

特設此象以示天下其慮遠矣變離牛象互巽繩互艮鼻繫牛象三本人位而在震大塗行人象又居坤土邑人象只此十二字寫无妄之災曲盡聖筆之精乃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邑人被災不亦傷乎只一咏嘆而感慨無窮

九四可貞无咎

凡論爻當本卦看九四曰可貞者謂本自无妄可以貞固守之也以剛居柔本非妄動者故因以決之僅曰无咎者位不當也位不當故難得志然能守乎无妄何咎爲乾爲巽健而能遜亦貞於无妄之義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固有謂本无妄也本无妄故可貞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乾剛中正安所得妄如是而疾非所宜有也故曰无妄之疾疾曰无妄而藥之則藥反生疾故曰勿藥夫惟勿藥乃有喜學者不能深察无妄之眞以藥致疾者何限聖人發此味至深矣或疑无妄曷疾則天且有沴隔矣夫何損焉變離爲火心本无妄倏動而火故疾動



已自止還復无妄故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以爲利害未可必也試嘗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位无妄之終无妄至此盡矣更有所往適入於妄此如目之有眚眚而行庸何利乎陽居陰所謂匪正也上極且變不能安止之象故發此戒以盡无妄之旨聖人於无妄一卦專言學學又專發无妄之旨最宜深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往何之以其无可之也故曰窮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乾一也巽以陰畜又象風畜之力小曰小畜艮以陽畜又象山畜之力大曰大畜畜者畜之以成其德也何畜乎乾懼其過銳而或躁過剛而或折過大而或簡故畜焉以裁之此聖人陶鑄天下之妙機可心會而不可言盡者也何言乎利貞非立乎至正不能以止健也而大畜握之矣夫能畜天下之英才以成其德則不必家

而食之而澤自及於天下故吉操斯之性以行何往弗
利雖涉大川可矣二四互兌卦以乾健涉兌澤利涉象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
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據鄭玄嘗輅日新絕句剛健乾也篤實艮也艮爲光明
而乾之行也日一周故又有輝光日新象剛上謂上九
以自无妄之震陽來故曰上賢謂三陽尚之者上也同
德故也躬至德而自拔於天下之上以觀天下又且嘉
乎於賢也夫故能止其健以有成此天下大正之道也



故曰大畜利貞養賢者養其德也養賢以及萬民故不
必家食之而吉也應乎天者德與天合无往弗利非獨
以健知險言也故不曰乾而曰天上九无位而觀天下
師道也大畜之用孔子以之當時養育天下之俊乂至
今食其德不衰惡用家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此畜字乃畜聚義夫天積氣也山之空洞安往非積氣
所貫故曰天在山中畜之大可知已君子欲自大其畜
則多識前言往行以參之德雖已足未嘗不藉前言往
行以自啟故世之寡見尠聞者雖浩浩自詆而德常局
則所爲啟之者隘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合千古之
明以爲明合千古之修以爲修則畜之大也惡得而究
其涯哉世儒拒聞見爲外猥執其一得以自小陋矣
初九有厲利已
履乾之初行而未成正用潛時也恃銳而往是未能操
刀而使割厲必及矣故告之曰利已已止也欲其受上
之畜養德於晦以俟時也然所謂厲者非獨以仕進言
凡逞剛好大矜勝露才之心皆是不然淺之乎其觀利



已之旨矣乾爲巽健而能遜猶有受畜之幾者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厲災也能已故不犯
九二輿說輹
輹車下縛也輿不行則說其輹九二體健位中輿之可
任載者自以涵養未邃心知上九之畜我以成我也忻
然說其輹而不行此能自畜以待價者也進乎初矣說
輹亦不獨以仕進言舉一切勝心英氣意識見解而悉
說之之謂也乾爲大車輿象互兌爲毀折說輹象乾爲

離健而明且中虛故能自畜如此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謂中心願之也與小畜反目異矣輹與輻故自有辨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乾爲良馬九三健極而正畜極而馴此可任駕矣故以
良馬象焉赴上同德初二且隨其後故曰逐有齊驅並
驟之象然使快心以逞如馬趨風其丸乃傷於蹶以至
泛軼與猗必利艱貞日兢兢焉閑習其輿衛而不輕進
蓋雖據得逐之勢而未敢忘畜志也是乃利有攸往此



其受畜於上九者深矣故養德之邃如此然曰逐曰往
亦不專以仕進言考工記周人尙輿車六等戈也人也
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曰當作日以篆文相似譌
乾爲兌健而能說說於受畜者也錯坤輿象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欲畜之以成其德三亦忻然自畜也故稱合志合志
與象尙賢應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牿橫木於牛角以防觸者楅衡是也及其童而牿之禁

於其未觸也牛純陰四以陰居陰故象以牛四變成離
爲牛其體艮也艮爲少故稱童牛一奇橫亘於上牿象
然則童牛謂四牿之者上也本懼其觸陽也而牿之然
四且得牿以成其德故吉而又禁之於未發則德完故
元吉蓋上爲畜主誼不獨畜乾并艮二陰畜之矣夫至
於并畜陰柔以成其吉此所以爲聖神之用與居艮之
始變爲離處中而明受畜而止諸初故象童牛之牿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以六四喜者上也揭喜於六四歆四也恐其疾夫牿也



大五豶豕之牙吉
豶豕小豚也見爾雅牙者繫豕之杙也見稗雅豕陰而
躁者也六五以陰居陽故象豕五變成巽巽爲繩繫象
一奇橫亘於上此杙牙象然則豶豕謂五牙之者上也
本懼其涸陽也而牙之然五且得牙以成其德故吉艮
爲巽巽陰下陽遜以受畜而止故象豶豕之牙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以六五慶者上也揭慶於六五歆五也懼其疾夫牙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音賀負也與何校之何同魯靈光殿賦曰何天衢以
元亨蓋古字通用四達曰衢天衢謂霄漢之上雲氣飛
騰往來之衢也以道之超超絕徑曠達無礙故託名曰
天衢上九能畜天下之賢以成德不家食而澤及天下
此造化所託重而寄任者若舉天衢而負荷之故特異
詞以神其德滋其亨蓋以天下萬世亨者也且爲背故
象何變坤爲大地而在乾上又當天爻故象天衢卦變
爲泰亦道大行之象

象曰何天之衢亨道大行也



郭京舉正衢下脫亨字慮天下不知天衢謂何故揭道
字以明之以其大行也故稱何然曰大行則亨可知已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養也外奇中耦下動上止頤象兩互皆坤又萬物之
所致養故名其卦爲頤人曷能無頤正則吉觀其所養
之正不正而吉凶判焉矣故曰觀頤然所養正不正豈
人貽之故曰自求口實頤之吉凶無不自己求之者可
弗慎與人惟口實之爲快而忘吉凶之恤故聖人特於
此卦發觀頤之義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
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
哉

自養即承所養言下文養賢句方說到養人上不曰養
萬民而曰養賢以及萬民語自可味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止上雷動下頤象故曰頤頤動而出者言語也一出
而不可復入者也故欲慎頤動而入者飲食也一入而



不可復出者也故欲節慎之節之皆正義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離爲龜頤外陽內陰似離故稱龜龜咽息不食以氣自
養紹介天明爲國大寶故取以象初上九卦主故稱我
朵頤者頤朵朵下垂窺初抱陽明之德而下伏不當養
人之位則惟含光葆素栖遲宅漠至貴固自在我乃羨
上之能養天下而動舍己殉人之思其死乃失所爲寶
而招凶故設爲爾我之辭以詰之蓋猶冀其悟也頤動
則下垂初體震故象朵頤舊說朵頤謂四非也四陰豈

能頤人者養正宜靜故震爻皆凶艮皆吉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靈龜本貴朶頤故亦不足貴亦字有惜意

六二顛頤拂經于邱頤征凶

說文顚頂也謂上卦由頤者邱頤謂邱壑自頤也二方在田以安於邱壑之頤爲經飯糗茹草亦足自適乃仰而求頤于顚自喪其所爲眞頤者故曰拂經于邱頤征往而就頤於上也以征故凶以體動故征震爲兌兌說也頤以有所說而動故至于拂經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以邱壑而干廊廟故曰失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三與上應頤本自貞然以不中不正而履動極則不知自養而躁於求養者也養正之義拂矣故曰拂頤若是雖貞亦凶十年勿用戒其終身勿出此以无攸利也六三動於利故至此曰无攸利拔其本也震木也應艮山也木資養於山固也變而離火焚山木安逃是以凶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悖道故曰拂以大悖故戒十年勿用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顛頤與二同獨曰吉者以同體無援上之嫌而體止非躁求故耽耽視專也逐逐欲無饜也言四藉上以養其德如虎視之耽耽凝神不二而逐逐焉以求益不以少有所得而止故无咎荀九家易艮爲虎卦變噬嗑噬剛也虎視象噬嗑食也食必求繼欲逐象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謂上九施光者養之以光明之德若施也艮爲光明



五曰順以從上四曰上施光顚之爲上九明甚若顚倒義繫吉不類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君位以養天下爲經者也才柔不克養天下乃反倚養於上九故曰拂經得賢臣以養其德亦足以安常自固倚以撥亂濟艱則非所任也故曰居貞吉不可涉大川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之義卦變益謙以受益吉道也益木道行本利涉五非濟艱才故特戒之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以從上故居貞吉則不利涉可知已彖之包含稱爾五
坤故稱順變巽亦從上義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陽實陰虛虛之必求養於實勢也初體動而位下又非
能養人者羣陰莫不由上九以養故曰由頤以人臣而
抗盛勢能无厲乎然而其德陽剛也其位師傅也六五
又且賴其養以養天下故吉也涉天下之至險可也衆
被其澤而歸心茂不濟矣卦象舟虛故稱利涉與中孚
同變坤坤萬物由以致養亦由頤之象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舉天下咸賴之故曰大有慶

䷛巽上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四陽聚而居中擯二陰於外則大者過也故卦
爲大過棟說文極也爾雅謂之桴釋中也又曰居室之
中則今所謂梁也四陽聚中任重棟象棟必有所寄初
上皆弱不任寄故有棟橈象棟橈將壓惡能安居而忘
有事故曰利有攸往亨言往乃亨也君子聚朋聯勢



合立已大峻待人大苛不能劑以柔和以至激厲不可
收如琴瑟大急必解絃而更張之此往之說也蘇氏曰
所貴乎易者貴陽之能御陰不貴陽之淩陰而蔑之也
人知陰過陽之爲禍豈知陽過陰之不爲福淵哉言矣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
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本謂初末謂上本末皆弱不足以支中剛之重故棟橈
橈而稱利有攸往何以其有可治之才也天下事類非
剛不濟剛雖惡乎過然可倚以主斷況乃過而中則所
用必當巽以出之說以行之夫且融其剛於无迹操斯
以往亨可必已乃字當玩謂安而止焉則不可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在木上則水漲溢而滅木之象也故曰大過當此波
濤橫潰之秋天下必弗我合則獨立雖君子頗獨立而
不懼天下必弗我用則遯世雖君子頗遯世而无悶蓋
貞乎道而樂乎天也天下異之而不懼棄之而无悶若
澤雖滅木而木不爲之仆且毀者則君子御大過之道
也以爲大過人之事則非矣此自君子確德照乎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白茅初六也所藉者諸陽也置器者必藉以茅而後困初雖不足於陽德然受諸陽也特甚故用白茅以藉之則諸陽方且倚以安庸何咎焉以初體巽而能下也巽柔木茅象巽爲白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茅象藉下象此示人以取象之義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巽爲楊木而近澤亦楊象時當大過故曰枯稊謂楊之秀大戴禮云五月楊稊稊者發芛以上應兌澤故生稊老夫謂二稱老者對初言也陰履卦初稱女妻二比初故曰老夫得其女妻若是則衰可扶嗣可廣也故曰无不利夫剛過宜濟之以柔九二居柔而用中又比初柔故六爻獨此最美卦變咸陰陽相感止而說故象如此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謂陰陽之和過於常也
九三棟橈凶
三四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三以剛位剛益以巽躁



爲愎而自用者也上六又弱而不克輔者故卦棟橈之凶三獨當之三視四爲下橈象卦變爲困亦橈象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謂雖末弱不克輔要以剛愎不可輔故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以剛位柔剛柔相劑行之以說衆日翁然戴之故象爲棟隆四視三爲上亦隆象乃有它吝者則三之爲也以同棟與有辱故卦變爲井井德之地也傳曰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其九四之謂與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謂不因下之弱而至橈則柔克故也初四兩下字可比玩初上固皆弱然初位剛也故亦不至牽四而橈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士夫據郭京舉正作少夫五楊亦得潤澤得生華然稊生生機方長至生華則洩且竭矣以四陽至此而極故然曰少夫者對上言也上六以卦終故稱老此五爻也反曰老婦得少夫者見其爲老婦之利非夫利也然以少夫娶老必有不得已者矣故弗之咎乃壯以損嗣以

艱尙何咎乎五以剛居剛處陽極而此上陰故與二反
如此兌爲震陰說陽以動非男下女之正也故象如此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无咎无譽詞同括囊聖人懼人之託以自解也故直以
醜漸之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涉而至於滅頂毋亦感棟橈而思救之也勢不可救
而徒犯其害故凶然而其志可嘉也夫何咎兌澤涉象
上頂象下應三如頂沒澤中故曰過涉滅頂變爲乾乾



首而入澤亦涉而滅頂之象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恐見危授命之士世或以其无功而咎之則率天下惟
利是殉也故亶斷曰不可咎蓋爲世敎防深矣
☵☵坎上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坎陷也陽陷陰也有孚謂二五剛德相孚然亦以水至
信故陽明在中心之象也外陷陰中剛自如故曰維心
亨夫心不可得而陷者也古人履患難而不憂不懼獨
恃此心亨耳三字最可味行有尙者動而後險可出也
需蹇解皆以坎稱往有功漸亦互坎意可繹已郭京舉
正習坎上脫一坎字最是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
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
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水內陽外陰其明內景故坎爲水水流二句總釋有孚
義不盈謂水由地中行不盈溢而潰也此正見水之有
常舊以爲求出險誤矣彼盈科而後進者瀦水也坎以



重名則江河巨流豈容盈哉水雖行險阻百折而必至
於海其潮也且隨月以爲虧盈故天下之至信莫如水
象稱有孚自實象夫險人之所最避也然天地具之王
公法之時用之大乃如此聖人玩易無一卦不足供吾
之妙用王公之險如披山帶河築城鑿池之類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
水洊至則流而不已故君子法焉以常德行以習敎事
夫敎必有法玩學記則知所謂敎事矣敎事而曰習有
味哉其言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窞坎中小坎也彖言習坎而爻係之初六以其在重險之下也當坎之時往則有功窞不求出乃自入于坎窞不亦凶乎初六才弱而不能自拔故其象如此坎窞亦借象蓋喻人之不求道而入於汙下者坎而爲兌川壅澤也卦變爲節節止也壅而止亦習坎入坎象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惟道爲至夷舍道皆險地也只提失道二字意味無窮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坎險也又曰有險者何謂已在坎而又前遇險也險而又險乃又求小得者以剛中也剛中而止小得者以其未能超乎險之外也夫惟得道者與造化相爲游衍且不見所爲險者若是故險不得而陷之坎爲坤坤順也處險而順亦善矣非所語於剛健而不陷也故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謂其心未能出乎險中也達乎維心之亨者則無險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之往也坎坎勞貌詩坎坎伐檀是也乾三介兩乾之際故曰乾乾坎三介兩坎之際故曰坎坎三志剛奮圖出險不勝往來之勞奈才不剛位不正既處險又且前枕乎險亦終入于坎窞已矣雖勞何功故戒之曰勿用欲其別求出險之路也學不悟道徒事勤苦終入于坎窞而不得出亦此象變巽爲進退爲不果爲伏爲入卦變井叢已處坎猶且進退不果伏而入於井故其象如此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謂勞而無功也更求所爲不勞而出者則得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貳副也謂樽酒而副以簋也禮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尊桮簋副是也缶爾雅釋盎瓦器也雖用缶可以節歌詩坎其擊缶漢書擊缶而歌烏烏是也樽酒而貳以簋樂且用缶質之至也險難之世君之求臣也急心苟相孚雖簡樸可以自結與損二簋可用享意同約約信也不自戶而自牖蓋象其委曲以通也當世之難急於濟時勢有不容不自牖者與遇主于巷意同雖非其正値時實然義弗戾也故終无咎六四當國難而位近君以柔正而比剛中之君故其象如此坎酒象互震爲竹

簋象四變五離缶象楊晝虛而通牖象四五非正應自

牖象坎爲兌兌說也當坎世而君臣相說故其象如此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際交際也天下惟剛柔相際爲至治四五比故稱際

九五坎不盈祇旣平无咎

坎不盈以其流也象傳云水流而不盈是也陽動流象

水流故不盈祇與涯平爾矣故无咎使不流則盈盈則

濫能无咎乎彼其祇平而不盈尙不失有孚之常斯亦

剛中之效矣然而不能大有功者以其心束乎險中未

能曠然而出乎險之外也變亦坤與二義同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卽二未出中意以承上言故詞約二五皆險中取義

自同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徽纆索也三股爲徽兩股爲纆叢棘如今之棘寺也三

歲不得則司圜所謂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矣上六以

陰柔居險極故自陷至此然亦人不學道而自桎梏終

老拘囚之象上變巽爲繩徽纆象坎爲叢棘三歲以三



爻之終言處坎必行有尙變巽入也猶且伏而入以終

故象如此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大道至夷洒然无所束縛舍是則皆徽纆叢棘也人皆

曰予知驅而納諸徽纆叢棘而莫知避也悲夫

☲☲離上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以陰麗陽而名也火必麗於物乃有形故離爲

火明固必有所麗也然麗必得其正乃亨而離之爲卦

有貞象故曰利貞亨牛外彊而內順故取爲離象坤乾

之配也故稱牝馬離坎之配也故稱牝牛聖人欲陰之

養其順德以從陽也故寄象於畜牝牛吉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夫天下之以神用者必有所麗也日月之輝也麗乎天

百穀草木之燦也麗乎土明而重明之至也能無麗乎

明不麗乎正則爲黠爲徼爲詐爲猾適足亂天下耳安

望治哉故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此正釋貞亨

義離陰卦主爻柔也柔麗乎中正是以畜牝牛吉牝牛柔順之物也故亨二字當在化成天下下麗天上卦象麗土下卦象重明指上離承以下離也正指下卦以下三爻皆正也此合二卦之德言猶明以健文明以止之類柔并二五言二五皆中二又正故總言柔麗乎中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當從作字句作起也明兩作則日重明之象也故大人法焉以繼明照四方繼明程子謂世襲繼照是也獨未晰其義耳以承先言若舜繼



堯禹繼舜啟繼禹皆以明繼明者也以啟後言若堯以舜繼舜以禹繼禹以啟繼皆以簡其德之明者以繼吾明也此非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者不能也故獨繫之大人必解爲緝熙之義則所云自昭明德自強不息義已備矣焉用此且於兩作義不合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九以陽剛文明之德而當離初如日之始旦火之始然其履已錯然璀璨而不可掩夫文之発著者此衆忌之所集也而彼克自抑畏韜光斂鍔夫故可免於咎矣

離爲艮明而能止斂其用於不用故有敬之之象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而不敬何以辟咎辟者危之之辭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大臣之位也微文明之德不克佐其君以化成天下文明而或過又且有逼君之嫌乃六二文明而中正者也文足以經天下而稱於質明足以鑑天下而養於晦故其象爲黃離黃中色也若人者王心安之衆志戴之天下之吉孰大於是離爲乾大明麗天正得所麗者



也卦且變大有天下之所歸也故其象如此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得中本離言離而得中故曰黃離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離爲日三過中而昃矣故曰日昃之離人之暮也不思及時爲樂則悲老之將至皆人情之常古文及鄭薛无凶字然歌與嗟皆爲生死動者不自達夫我之不以生生不以死死故聖人言外自有无窮之慨火聲无常若笑或泣變震爲聲亦歌與嗟象九家易離爲大腹缶象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曰何可久釋人所以歌與嗟也夫惟自達夫眞常者則脫然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處繼離之初則繼體之象也突如其來非爲六五爲九三之旣老急於求繼也虛焰如斯必有不戢自焚之勢死而見棄固其所矣四剛燥不中正故象如此離爲艮炎盛薄山焚如象山敗則火无所麗死如棄如象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突如逼親天地所不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君位而爲繼離主則嗣天子之象也以繼爻爲悲以承業爲憂鰓鰓焉大懼過佚前人光故爲出涕沱若戚嗟若之象彼其以孝治天下必能守成業而致盛治故吉使以位爲樂在戚而有嘉容豈得吉乎繼世以有天下者常病於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六五乃爾則以文明而麗中變爲乾又乃大明中天故離爲目互兌爲澤涕象兌口嗟象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麗王公之位而涕沱戚嗟故吉王公皆嚮明而治者繼世之義一也故并言公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王謂五用謂用上九也新君正位義當征不服以一天下若啟征有扈成王征商奄淮夷是已周公作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召公畢公以成王之命命康王亦惟曰張皇六師夫師之出也征乎其所不得不征而上九剛明及遠又能敵王所愾而承錫命之寵者故曰有嘉殲厥渠魁不及其衆諸所生獲而獻俘者皆其非我醜類者也又未嘗虜及不逆命者威震而刑不濫故雖用兵而无咎嗣天子將得其人以克亂而无虐玆用能保世滋大以光先業故以此終繼離焉言王而不及公者敵國不相征也離爲震明而威故王用以出征上爲首離折首則變而爲豐宜照天下故可嘉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當斯之時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豈武是黷哉

易會卷四

安成鄒德溥述

後學甘士美丙　余大夏
門人鄧允楨　賀中篤
男廿匡明　劉承明　同校

☱☶ 兌上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男女之感莫若少者爲最深故艮兌交名咸不曰感而曰咸者以其出於无心也无心之感時乃眞感陰陽相洽亨且利之道艮主位三兌主位六各得陰陽之正自貞義亨利貞通天下之感言卦本以男女取象故又揭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人感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柔剛謂艮兌二氣以山澤言六爻皆應故曰感應以相與男女之交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止而且說善矣男先下女則又得昏禮之正是以稱亨利貞取女吉情者其誠然也天地萬物胡然而相感此可想見其情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奚而有澤澤氣上蒸於山而山受之也則以山體中虛故故君子法焉以虛受人甯獨中有私不能受卽意見一橫名理一著雖聆至言妙論扞弗入矣大舜非舍已安能樂取諸人以爲善故夫學莫貴於能舍夫惟一無所有而後能無所不有

初六咸其拇

拇當依子夏本作𨂂足大指也故象初當咸之初所感尙淺意動而已如𨂂雖動足未移也故曰咸其拇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以其未涉動也故不著吉凶悔吝焉艮爲離離麗也止而麗於下亦拇象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所感者四也故稱外以其意動也故稱志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說文脛腨也居下體股足之間故象二腓躁動者也二以柔居柔不能自制有所感而輒動故曰咸其腓凶道也然使不馳不驚順理而行則雖動亦止也抑猶可以獲吉變巽究爲躁亦咸腓象然其體艮也位且中故

又有居吉象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順釋居義惟順動故雖履凶而猶吉以居爲不動者誤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居下體之上故象三三之所感者上也兩少相蓺其感最切雖欲止不得也故其象爲咸股三體剛甯不能自制無其謂男下女遂執爲常乎夫隨之爲道可權用而不可執也執其隨則役於人者也非役人者也操是以往不亦吝乎變坤有順而隨義順承妻道也而男執之亦吝象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亦字承二爻傳言二陰柔躁動不處其所也三剛德乃亦爾乎亦者惜詞志在隨人所執爲巳卑矣下者鄙詞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居股上脢下心象心不能无感固也然其體本寂感而應寂自如也天德出甯性性物物則終日感而未嘗感此貞之說也茲乃吉而悔亡若妄以其思與之憧憧



焉於事物往來之變則思慮營營沓來紛至各以其類相從而趄我且不勝其擾而何以御感則悔之不終亡也四本陽德然其位陰也故許其貞吉又發憧憧之戒云變坎爲心亨貞吉象水流而不止憧憧往來之象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謂未擾於感而擾害也夫苟知光大者知天下事物之變自來自往了不容思焉用以憧憧與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

夫四之貞吉終日感而未嘗感也終日思而未嘗思也无爲而能无不爲茲故足貴也若五之咸脢屏思絕感兀然自處於无爲此何以宰物成務則僅无悔焉爾矣列子曰通而无爲也塞而无爲也其无爲則同而其所以无爲則異也咸四五之謂與說文脢背肉也玉篇云脢在背而夾脊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察於心之无容感也夫故感而未嘗感此探本之學也慮感之爲害而絕之志末焉爾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兌爲口舌上適當口位故曰咸其輔頰舌蘇氏曰夫有
以爲咸者口未必不用而倚口以爲咸則不可變乾爲
健健于口說咸輔象
象曰咸其輔頰舌賸口說也
賸達也政不倚令然而不能廢令也教不倚言然而不
能廢言也賸口說釋詞非鄙也鄙之則必著悔吝矣卦
言感而爻病焉者何六爻皆有係應非所語於无心之
感也夫惟忘乎感而後能无乎不感繫辭何思何慮之
旨至矣



䷟巽上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咸恒夫婦之卦也咸言情故繫之少恒言分故繫之長
尊卑內外各止其所則可久之道也故其卦名恒天下
惟道爲可恒得其所爲可恒者故亨无咎利貞然恒非
膠一之謂謂夫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如春而夏夏而秋
則利有攸往之說也彖傳以終則有始釋之意可繹已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
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
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
剛謂震柔謂巽剛上柔下則其分可久也雷得風益迅
風得雷益烈雷風相與則其須可久也巽而動則其宜
可久也六爻皆應則其孚可久也此卦所爲名恆也聖
人懼夫世之執以爲恒故揭道字以明之謂恒所爲亨
无咎利貞者以其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之恒久以其
終而始始而終相爲循環而不已也如使終而不始則



已矣惡克恆日月得天以得天之循環言方與四時變
化合且協終則有始義惟道與時變易故聖人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成天地萬物句當推開另說非其至情者
則久必厭矣故觀其所恒情可見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雷而又風也雷而又風迅烈交張變若甚矣然乃
天地之常曷足異乎故君子法焉以立不易方蓋窮通
得喪死生禍福之變簸揚震蕩於吾前而澹然不以動
其心則自得其所爲眞常故夫知常者无乎不常无乎

不常故雖處不常而常常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浚深也浚恒者不知其恒而浚之也初居卦底巽性善入故有浚恒象夫天下之眞常而不變者必其不可增減者也故惟中德爲可恒恒而浚之則失其爲眞恒矣故雖貞亦凶夫人所爲浚恒者本以求利也故又以无攸利折之初變乾卦變大壯健而壯于進是以求深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夫人所以失其眞恒者以求深也而求深之害則以始之不辨故始不得其所爲眞恒者則愈深而愈悖故儆之如此始以初言

九二悔亡

九二以中居恒則恒而中者也恒而中乃得所爲眞恒者故雖以陽位陰不能无悔而悔且亡蓋恒之貴中也如此要之中无定體惟其時時中卽所謂久於其道也夫何悔恒惡乎求深變艮而止故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提出九二正明所爲中者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過中者也矯激之行勢必不能以持久又居巽極巽爲進退爲躁然且當風雷之交故爲不恒其德象人而不恒其德卽或承之者且用爲羞而已甘之乎承謂九二九二恒中故羞與伍也夫至使人羞與爲伍吝亦甚矣雖貞曷貴猶言貞者以位當也九二以位不當而悔然且悔亡九三以位當而貞然且吝則中與不中之較也恒之貴中也如此巽爲坎風激水亦不恒象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善惡各以其類比不恒之人作善作惡誰與爲伍故曰无所容也味斯言也羞承之說可知矣

九四田无禽

九四震主故奮力於求恒者然以陽居陰非其位也蓋不當恒而恒者雖勞何獲故爲田无禽象謂馳騁田獵而不獲禽也世儒躭力持守不知所爲眞常者終身矻矻而靡成殆斯之謂與田者震動馳騁之事震爲車爲殺故此爻與解二言田卦有震也應爻在巽巽爲雞故稱禽卦變升升不來也禽飛而不來无禽象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久非其位則非所久而久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六五位中故能恒然以陰應陽則恒於從者也恒於從陽陰之正也故曰恒其德貞此在婦人宜耳夫子出此則戾矣故吉凶判焉陰應陽本婦從夫象然以卦則震陽而巽陰故又爲夫從婦象它卦以柔中下剛中多吉獨恒以夫婦爲義則不可震爲兌動而說東西相應亦夫婦恒貞之象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諒當從一故爲貞夫子制義者也乃反從婦悖矣
上六振恒凶
振虞張作震動也卽振亦震意公羊傳曰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也上居震極故爲振恒之象夫人性本自貞常而不變安而順之則得矣不安其故而加振焉適乖其貞靜之常非所以爲恒也故凶嗟乎人本自恒初浚焉而反鑿上振焉而反擾味此可以知恒矣變離爲火火動而炎亦振象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曰大无功也振本以求功故折之如此意深切矣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夫遯以陽言也陽猶佾四胡以遯察於陰之浸長也夫遯非退隱之謂謂藏其用於不露也世固有觀而而遯莫之知者此眞遯者也夫藏其用以斡世者幾先而容智圓而神必且能以天下亨故曰遯亨陰方浸長必盡



法而繩之夫且激而生亂是以亂之之道治之也故曰小利貞卽屯五小貞吉之義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非亨也曰遯亨者以遯故亨故曰遯而亨時遯而遯所謂與時行也奚而能與時行剛當位而與柔應也當位謂位正也秉剛正之德而能藏其用以應柔此所爲亨也奚不大貞以陰浸長也陰方浸長夫惟小貞乃克利此其爲善用貞也遯之時義大矣哉非曠然无我知

權而達變者其孰能與之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山地之高峻者上逼於天陰長象然天卒巍巍不可及迥若遠去故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之御小人也言遯而行危貌和而中剛使欲詆无隙欲玷无瑕凜若天之不可犯斯其爲遠之之道與若悻悻然見於顏色以激怨無乃我實過小人何罪天與山逈絕然遙望若相連者夫固有不惡而嚴之象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初與二逼陽遯者非自遯者也諸家以爲遯而在後非矣初居遯下尾君子之後而逐之故稱遯尾陰逼陽適乃自危况以初陰逼四陽未必敵也滋益危故稱厲爻曰勿用有攸往戒辭也艮爲離尙克知止故戒之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往而逼陽自取災也故戒以勿用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逼近諸陽尤諸陽所畏而遯者然位中得正且與五應則猶有善機必不安於君子之遯已故告之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言能固留之以中順之心使其安於我而無遏志則莫可脫矣執拘留意指諸陽言中黃象陰牛象艮止執象革者柔而能固之物也艮爲巽巽以比賢之遯故其象如此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謂固其志使不遯非拘而留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陽遯者也而與二陰同體相比雖遯而有所係戀故曰係遯藏用以御浸長之陰者必其中一無所係乃可



稍有係焉則用不神必且府疾而基危之道也獨以畜臣妾可耳臣妾不能不懷以私恩固也惟善藏而御之則吉此惡克斡旋天下哉互巽繩係象臣謂初妾謂二遯不可以有比心變坤且吝嗇故遯而係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畜臣妾句釋不可大事意最明猶以止陰立義與象背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遯猶言善遯脉脉焉藏其跡以幹世使同類者莫測

其端而忌者莫與其隙吉之道也惟君子剛而能柔超然玄固乃克出此遯而健則不係變巽且能以巽入諸陰諸之故有好遯彖必曰小人否者見非大德不能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否非不能遯之謂謂遯而不能好也

九五嘉遯貞吉

嘉遯謂遯之至美也五曷克嘉遯剛當位而應也五本剛中正之德變離又且明於幾故能藏其跡與之應於以潛消其嫉陽之心諸陽得以周旋其間而不去者則五之爲也玆所爲貞吉與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二之固志固君子也五之正志正小人也二之固五實正之不亦嘉乎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字古作巷與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啟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絅懐飛遁皆

上處卦外去陰最遠无比无應虛己游世其體乾其位天故爲蜚遯之象然非蜚而去之謂超然天游神幾妙算无轍迹无行地斡乾轉坤而世莫知若子房者是已必如是而後人已无不利子房之遯非遯於從赤松子之日而遯於佐漢之時也彼終始不躬事不府榮深得處卦外之味變兌爲說遯非人之所樂也遯而說洒然无係故克蜚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遯而曰蜚遯之神者也世且莫知其然安所疑夫惟使人无疑而後无不利漢高帝親信如蕭何尚不能无疑



而絕不置疑於子房此蜚遯之効與

䷡ 震上乾下

大壯利貞

大謂陽也陽長以盛故名大壯壯而曰大則必爲天下利又且能正天下故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卦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就卦德言剛以動亦自壯義大者正謂壯而大者必自正也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惡有不正者哉獨稱天地之情與咸恒萃巽者天地大故也天無不覆故自旡私覆地旡不載故自旡私載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轟天上大壯可知君子之壯也用之於非禮弗履玆所以爲大壯與世少有窺於大者至以裁諸禮爲自銷壯氣悖矣行有不慊於心必且自餒惡克壯

初九壯於趾征凶有孚

初以剛居剛銳于進者也以其在下而鋭進故曰壯趾陽既盛宜静鎮以俟陰之漸消必征焉危矣況位下而遽爾乎故曰征凶然初與三陽本自同德之孚使旡壯趾急征吉且至矣何凶乎載言有孚惜之也變巽究爲躁健而躁於進亦壯趾象

象曰壯於趾其孚窮也

孔子恭繹爻意而釋之曰初本有孚柰壯趾急征雖其孚亦窮於力之弗克救矣然則孚可恃乎哉

九二貞吉

當大壯之時不宜過用壯者也九二以剛居柔壯而得中必克時其誠信不迫不縱潛消二陰於旡跡故曰貞



之藩四也四前遘陰故藩決變坤爲大輿而乘乾乾爲輪故曰壯于大輿之輹以此決柔此順而乾健之勢也吉可知已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曷言往往決柔也前無格故可上往

六五喪羊于易旡悔

羊謂四陽以其羣行而喜觸也六五當衆陽方盛能使其帖然自喪者以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旡悔此乃以柔制剛之善道古惟漢文能用之五變亦兑故稱羊動而以說行故其德也易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陰位陽故曰不當才不足以相敵乃以柔制之此所謂善用短者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旡攸利艱則吉

傳義皆以上六爲羝六陰也不應稱羝上且極矣安所爲藩此羝羊觸藩葢承九三成句言羊仍指三藩上自謂也羊不審而觸藩過藩不審而當其觸亦過彼其前不得遂而退不得釋羊則病矣藩能無壞乎均之不利

也惟知難而避之則吉北終動極故爲震觸震知懼極
日變故克艱變離離麗也動而有所麗亦觸落之象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夫使觸之進退維谷亦我不克詳慎故知艱則必詳詳
則必避豈終无攸利哉故曰咎不長也

☷☲坤上離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以日出地上名也明進而盛故曰晉晉下王㣇郭京
本有亨字大明在上而下順之亨之道也康侯忠順而
進覲之侯也考工記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
則康侯之說可繹已錫下錫上也猶師錫錫貢之錫坤
爲牝馬爲衆錫馬蕃庶象日上升故稱晝三陰承離故
稱三接覲禮奉束帛匹馬九馬隨之此錫馬蕃庶之徵
也奠玉贄幣王勞之皆延升豈亦取三接之義與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言乎明王之治世也順而麗乎大明言乎諸
侯之順附明王也明夷之二進而爲晉之五故稱柔進



而上行柔進而上行言乎諸侯之柔巽而進覲於王畿
也故總結之曰是以亨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出地上浸進而升故曰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其日新
又新亦如之茲所爲法晉與先儒專言明不及晉義失
象旨矣德而曰明孰謂欲能蔽之哉而以去欲爲昭無
乃未徹于明德與必深察所爲貞明夫乃可與於晉幾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順而麗明故曰晉初與四應所稱鼫鼠也義不與苟合
故見摧晉而不苟故曰貞吉罔孚正與衆允反仕進之
始功業未著故罔孚苟急於求信弗能裕以需之非矣
故告之曰裕无咎亦以坤含弘故自有裕義變震爲恐
懼摧象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義不苟合獨行正也以未受五命故須裕以需之初未
受命顧裕二受介福頋愁貞可想已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順而麗明又居大臣之位晉其所也然乃曰愁何憂盛

危明之至不以進爲喜而以爲愁也故曰晉如愁如貞吉操心若是何政弗臧何猶弗遠兹用受介福于王母介大也王母謂六五吳幼清曰六三陰在二上猶母九四陽尊於三猶父六五之陰又尊於父猶王母不曰大君而曰王母易託象固爾死容曲解變坎爲加憂愁象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履中得正故晉而能愁以受介福

六三衆允悔亡

三順益至麗明益近初二同順四比六應故曰衆允以



陰居陽宜有悔也然君子之進以得人心爲本衆既允悔且亡矣衆心不允而冒進猥曰人言不足恤惡乎可夫人亟於進故不待衆允而貽悔變艮爲止以止之心進故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何以允允其志也曷允其志以其麗明也觀三所謂志行則象之志行可知已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子夏鄭翟皆作碩碩大也四變成艮故稱鼠陽爲大故稱碩廣韻以爲螻蛄項以爲土狗蔡邕以爲五技鼠皆非鼠貪而畏人恭晝伏者也寧能以晝進哉晉以順而麗明吉四非順者也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上畏明君下憚順臣故其象爲晉如鼫鼠若然者雖亦厲猶云貞者當大明之世進其正也特所以處者非耳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不中正故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五以陰居陽宜有悔顧大明中天即陰翳亦自廓淸故



曰悔亡三陰方柔順麗明四以一剛橫隔其閒初晉而摧二晉而愁三衆允而後悔亡何其難與五且柔主欲得三陰之進又恐以四阻而失之顧以明御順四必弗克格也故告以失得勿恤爾第往吉无不利葢逆順兩忘洞然无物吾心既化无論三陰化鼫鼠亦化矣然明苟不至則疑生疑生則凶機非伏大明之君曷克此變乾天度也亦失得勿恤象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葢教以失得勿恤乃慶意深切已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離爲牛上其角也角剛而好觸者也故上九曰晉其角晉諸爻皆柔萸與觸所觸獨四耳四與上同體故稱邑夫横隔上下之交者四也伐而去之上糾王慝而下開三陰之途故兵雖危吉且无咎然不能以德化而至于用師雖貞亦吝矣離爲戈兵變而震爲威武而乗坤土伐邑象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德苟足以光于四方將死思不服焉用伐邑葢釋吝義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明夷以日入地中名謂明者夷也舊以上六爲明夷之主非也離三爻皆稱明夷上曰不明晦意可知也明必貞者也明而見夷彼其貞安得直遂要必茹辛含垢韜藏其貞而不露乃克免於禍以需時故曰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葢託文王表卦德託箕子表卦辭釋艱貞曰晦其明則艱之義可繹已内難家難也文王雖夷德輝猶著故倘曰文明佯狂爲奴則并其明晦之矣故獨以艱貞繫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用晦而明非不察察之謂謂屏智黜聰泊然自處于冥漠之鄉而天下之幾微渺闇無一不入其照中葢无知而无不知此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妙道也夫惟察於晦之明則幾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去難遠矣以其明而剛也故見幾甚早而去甚決飄然遠引故曰飛飛而曰明夷者不得已而至于飛亦其夷也葢夷乎其所不得不夷也將飛而張其翼則人知其飛矣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及其行也乃且三日不遑食何若是亟與懼不免也主人有言者衆醉獨醒是以所如弗合也所如弗合則必逃之無人之地此伯夷大公所爲居海濱也離爲飛鳥故稱翼位下故稱垂翼離爲三故稱三日變艮爲山故左氏云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洪範亦以言屬火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仕止久速惟其義迫於義故不食非廹勢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躬爲大臣弗克晦又弗克去故其明之夷也夷及左股蓋躬被夷矣則何用以拯之其惟博求賢聖與之戮力始克轉禍而爲福故曰用拯馬壯吉二曷能此則文明而柔中故也初爲足二居足上故稱股互體坎坎主左方故稱左變乾乾爲健爲良馬又互坎坎爲亟心之馬故稱拯馬壯卦變爲泰明夷而終泰故得拯而吉斯爻也文王以之羑里之囚夷左股也用大顛閎夭諸賢拯馬壯也因是得專鈇鉞征伐可謂吉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順以柔言則以中言微順以則雖馬壯曷克拯況壯馬必不爲用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三與上應蓋其敵也以至明伐至暗故爲南狩得大首象然必其惡盈天下弗能一日安乃後不得已而除之若猶可俟其改也而遽焉則逆矣故曰不可疾以其跡



則逆然乃順天而應人者也故曰貞得大首而貞猶曰夷者終以是爲慙德也離爲震則而成武故克南狩得大首離南方之卦也故稱南震故稱狩上六故稱大首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狩之志主於除暴救民時乃大得孟氏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蓋斯義與初曰義二曰則三曰志皆以一字蘊無窮之指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何謂也曰四與上同體其諸所稱肺腑之臣與蔡於錚之不可犯而委蛇其迹彼以爲肺腑我且與之爲肺腑乃心本靖獻實託於夷以全其明蓋至于去宗國遯荒野而心始得也故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斯爻也微子以之坤爲腹由離入坤故稱入于腹變震震方左故稱左坤耦門象動而出遯故稱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五君位也曷以箕子當之順德大中非紂之所能當也

故以上六暗極爲紂象而此爻屬箕子抑亦以其同姓而爲父師最暱近君者與六五之於上六正之不敵拯之不能去之不可此其處之最難矣必若箕子而後可故舉箕子之明夷以爲處六五之法箕子夷而貞者也法箕子者必法其貞而後可故又申之曰利貞坤順也藏也變坎爲險爲隱伏爲心病正台箕子內難而晦其明託佯狂以免象箕子蜀才作其子謂不敢顯稱箕子而微其詞孔子乃於象傳顯言之後人因遂於爻辭併加竹作箕說近似顧不知古篆箕原作其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貞正而固意箕子雖夷其明然而明卒不可息故曰貞文以夷演易箕以夷叙疇豈固有天意耶噫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者也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不言夷者上夷明者也非明夷也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猶詩稱殷之未喪師以示儀監之意變艮艮止也日入地猶且復出入地而止故爲不明晦之象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豈不照四國哉然乃卒入于地則失則故也文以順則興紂以失則亡嗚呼可弗警與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者合父子兄弟夫婦而言也然而必自夫婦始夫不能正其婦而欲家之齊必弗可得矣是卦也巽主位四離主位二柔順從夫婦德協矣長女位上中女位下倫序不忒婦姑肅矣嫡庶辨矣此家齊之象也故命曰家人而繫以利女貞貞者女也而所以貞之者男也女正而男可知也男女正而父子兄弟可知也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正而天下可知也此舜文刑于之化也故彖以女貞蔽家人之義文中子內明外齊之說此又玩羲象而得者味故自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先稱女正者承女貞言也又必稱男正者本女之所由

貞也正位非獨以名分言女操男權男徇女介女與外政男覩內職則皆天地易位也可乎男女之有子也則稱父母矣父母者家人所嚴事而君之者也父母既正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家正而天下定矣葢總釋利女貞之義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大火因風熾乃曰風自火出者何五行之氣熱極爲風是以火熾則風生人知火以風熾而不知風之從火出也不觀人心之動化爲風乎故心之狂疾亦曰風夫身者家之所由風者也家之於我也最昵而其察我也最微故常不從其顯而從其密言雖嘉而不足令者其辭與爽流也行雖臧而不足化者其冥與昭異也言有物而行有恒則不法而飭不戒而孚家且薰於善而不自知矣世或以道自命而不能行於妻子者盍亦自反乎

初九閑有家悔亡

夫治家必閑之於其初諺不云乎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始之不閑迨夫志變而後圖之寬則傷義猛則傷恩能無悔乎初九離體陽德有先見之明而威克者也故能閑之於其初而悔亡閑門閑也變艮亦閑象卦變漸履其漸也故閑之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及其志之未變而閑之故悔亡茲所爲繫之初與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又且離體明代終義豈有所擅而遂哉其惟在閫中主饋事爾矣所謂惟酒食是議者也斯乃嬪德之正家且由之而昌不亦吉乎居內處中故稱在中離爲烹飪又互坎爲酒食故稱饋變乾明而健非婦道之宜也故曰无攸遂亦戒義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柔得中故曰順應五巽體故稱巽謂能以順道與五相入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當依劉向作熇熇與詩熇同說文云火熱也嘻說文嘆也一曰多大之聲禮嘻其甚周頌噫嘻皆嘆辭九三離極過中變震爲威武葢傷於嚴察家人被其薰灼故有熇熇之象能悔而飭之則雖厲亦吉以其能正法

也若專尚其剛而無惻怛聯屬之意使其婦子至於嘻嘻然嘆無乃終吝乎何者義勝而至於傷恩也其亦巽乎上九之威如矣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義以制情法以維愛家之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所謂富家者非富于財富於德也禮運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知所謂肥則知所謂富矣六四柔順而正又以巽入故能委曲左右以成其夫若子之德



于充盈何吉如之二之貞貞以巳也四之富富以家也故吉尤大乘承應皆陽而四翕受之故稱富變而乾乾包萬有亦富象卦變同人合家人而同心宜其富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謂順而得正故能以其家富也柔故稱順八卦正位巽爲四又以柔位柔故稱在位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古與格通如詩奏假無言之假謂王者能感假其家也九五剛健中正身範既端又巽體善入故能感假其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正以相惇睦如文王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是也然而曰勿恤者無故而恤之必猜疑與猛疑則情隔猛則恩薄五惟假之而勿恤此可以吉也變艮爲止爲光明明以行巽而止諸伏假家道也卦變賁剛柔相文故交愛或謂王者家天下則此本家人卦只正家而天下自正何必舍家而言天下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交愛正釋感假義夫至使一家交相愛此豈可令驅而法維哉非德足以格心曷臻此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家之至尊家人所瞻仰而視效者也陽剛之德足以肅範又且巽而善入故其德孚于一家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自有不怒而威者故曰有孚威如夫正家之難難于有終使人狎者終必亂使人畏者終必離夫惟孚而威威而孚茲乃可久之道也故曰終吉變坎坎爲信所稱有孚者也卦變既濟剛柔正而當位亦家之所以終濟與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身正而家自齊故曰威如

䷥離上兌下

睽小事吉

睽與家人反對本以二女同居志不同行而名也中女位上少女位下妻妾之象也妻疎而外妾暱而內茲所爲睽也家人以長臨中不稱睽者巽四離二各得其正睽則兌三離五非其正矣睽而言吉者以卦才有吉道也然止云小事吉者睽固難以大有爲主睽者柔又非大有爲之才也革亦離兌同居而九居五六居二故得稱大亨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柔進而上行者謂家人之二進而位睽之五也說而麗明則非妄說也柔進而得中則非過柔也而又應乎剛則能親賢以自輔故雖睽而猶小事吉也雖然睽之用大矣天地不睽無以成化男女不睽無以合好萬物不睽無以相濟而致用葢其睽也乃所以合也睽而睹合小而睹大此聖人所爲善用易與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離兌同出乎坤而炎上流下睽焉則同而異之象也曰同而異者猶所稱晦而明費而隱也如服官稱職與人同也而純忠爲國則異矣非夫競奇於職外以爲高也據事陳辭與人同也而含指微遠則異矣非夫標玄於理外以爲特也日用飲食與人同也而炯然獨睹則異矣非夫索深於經外以爲賾也先正曰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旨哉言乎抑聖人之同也乃其所以異知同之異者則幾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與四敵應動而成睽悔其所矣然陽剛得正行之以說四實睽我非我睽四也故悔亡四互坎馬象與我睽故稱喪馬然彼故與我同德乞無應與勢必自合急而求之適滋襲也故詔之曰勿逐自復惡如左氏周鄭交惡之惡謂與我不相能也以其不相能而絕之彼益忿而疾我能化其睽而使爭乎故又詔之曰見惡人无咎去

而弗追靜以俟之來而弗拒遜以接之泊然若不見其睽者此其所爲稱元夫與夫惟不見其睽而後睽可合善處睽者斯其最矣兌澤不流變而坎則流矣此亦睽而合喪馬自復之象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懼以峻絶取禍也

九二遇主于巷旡咎

主謂五巷里中道也遇而曰巷固非由弓旌之聘堂陛之交然以爲委曲相求則非也遇者不期而會之謂心



乎求之何云遇乎二五本自正應然當睽之時事勢所格或難正合忽於意外相値偶爾契合遂定一德之交若古人或以釣璜逢或以扣角感則遇巷之說也此其跡若不正然本自正應天實啟之以開世治庸何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謂非枉已以求合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旡初有終

三與上相爲正應本非睽者也然而始之睽特甚何也三上之睽起于疑疑則妄見橫生本旡而見以爲有故

皆以見字始之三欲往而與上合見其輿若曳而不得前也見其牛若掣而不任駕也見其所應之人若髠且劓而不可親也此其所以睽爾然豈終于睽哉彼其疑一旦消釋恍然而悟輿之未嘗曳牛之未嘗掣人之未嘗髠且劓則睽且合矣故雖旡初而有終以本自正應故也三互坎坎輿象曳象又互離離牛象坎又爲刑上乘坎有髠且劓象坎爲心病離爲目以其心病成見故見若曳若掣若髠劓云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旡初有終遇剛也



心不中正故疑入之此果見所由始也然其疑終釋者遇上剛故也同一疑也柔之釋也難而剛之釋也易故上疑釋而後三從之也此君子所爲貴剛與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旡咎

初四皆無應獨四稱睽孤何初位下獨立猶可四位上而可無輔乎是以見其孤也元夫謂初陽德故稱夫處乎卦始故稱元四介二陰莫與爲耦必求儔類而託焉同德相遇心契天符自爾交孚無間相與僇力而佐治始而孤厲矣得賢以助是以雖厲旡咎四亦可謂夫也

巳離兌不同行故睽初四變而艮兩少相說故交孚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大臣以佐主安邦爲志得元夫同心共濟志其行矣故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處睽非位宜有悔矣得中應剛我無睽志睽可合也故悔亡宗謂四以同體故同人之稱宗亦爾膚謂三以柔脆故五二正應情本自合頑閒之者三也四既噬而去其閒五往必合庸何咎君必求賢而後賢從之五固當



先往聖人懼其疑而阻也故決之睽自二至上有噬嗑象故稱噬膚離故能察閒變而乾故能決閒以合賢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五得二而後澤被天下民賴其慶可无往乎象稱有慶益決之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九四睽孤爲无應也上與三應亦稱睽孤者何剛明之過猜疑大甚無往不見爲可疑三兌而互坎彼見坎之豕且氷則以爲負塗而汚我見坎之輿且隱伏則以爲載鬼而祟我見坎之弓且曳也則以爲張而射我見兌之附決也則又以爲說而何我疑心羣起六三安得而近之此其所以孤耳然惟其剛明之過也故生疑亦惟其剛且明也故能釋其疑忽然而悟三非我寇乃我之婚媾也往而與合則陰陽和而爲雨乃吉合六爻而觀睽之不可不合也如此卦變歸妹故稱婚媾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言羣疑亡而後和也只提羣疑字而所見忽妄可知已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解皆由坎而名也艮貞坎則險而止故曰蹇坎貞震則動而出險故曰解艮東北也坎北也蹇在東北則西南不蹇之地也夫人之蹇也必有所以致之矣君子先自立于不蹇之地然後可以濟天下之蹇故曰利西南若猶蹈其所以蹇則終于蹇已矣曷克濟故曰不利東北蹇之稱西南猶坤之稱東北皆因本卦對言之爾先儒強取義於坤誤矣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故稱大人

貞即謂五陽居陽位故稱貞濟蹇之主能貞故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
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
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足難進之象故曰蹇難也何以難險在前也險而止
蒙此乃稱知何險在內宜出也不知宜出而止故稱蒙
險在前不宜進也知其不宜進而止故稱知夫人所爲
致蹇者非驕亢以忤物則怯懦而不振非濡滯而失幾
則躁急以買禍君子知此之爲蹇道也舍其舊而之中
不剛不柔不徐不疾度可而進相幾而發斯乃不蹇之
道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若猶襲跡於其所以蹇則
終蹇之道也不亦窮乎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大人
往而濟蹇乃克有功此天下所爲利見與故曰利見大
人往有功也大人當濟蹇之位惟正已乃克正天下故
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聖人提一中字以示濟蹇之道
其旨深矣往本五言窮本三言解之二往而爲蹇之五
故雖往稱中三憑險而止故稱窮然亦聖人因象取義
離象言者泥象言者固均未達聖人作易之旨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則澗谷之泉土石礙焉不得流故稱蹇蹇而
怨天尤人何益焉君子曰吾所爲致蹇者必德之未至
也吾自修焉爾矣吾德無一之或闕則身正而天下歸
何蹇之弗濟然修德非以脫蹇也吾自修當如是爾
初六往蹇來譽
進而趨坎之謂往反而止艮之謂來易稱往來類以卦
內外言泰否可徵已處蹇之初與四敵應此非可濟蹇
之時也冒焉而前適自蹇爾見幾而止覬心不生則象
所稱知也譽不亦宜乎爻言來四初獨稱譽者以其涉
難未深而遽反也艮爲止變離爲明故有見幾而止象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來非棄天下之蹇而弗援蓋待時也待之旨趣深矣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與五應故稱王臣蹇蹇者跛行不已之狀二柔順中
正精白一心覲其君之蹇也鰓鰓焉竭蹶以匡之勞而
不沮艱而不回豈以其躬之故哉身爲國楹我之不匡
而誰也君子亦可以亮其心矣艮爲巽巽以事君而無

易志故云蹇蹇艮曰不獲其身亦匪躬之象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咎也
諸爻往且為病二至於蹇蹇而无尤者位在王臣故也
即弗濟義固當爾況佐五而共濟抑猶有可濟之幾乎
九三往蹇來反
三有陽剛之才本可以濟蹇者第與五非比非應惟反
而就二可與僇力而濟蹇故曰往蹇來反二志濟時艱
因思得剛明之才以共事使三不知止以自危則二何
恃焉此所以亟其反也艮為坤止諸順也卦變且比故



有來反之象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反者喜辭春秋書季子來歸以其為國人所喜也三為
二所倚故曰內喜上倚三以濟故曰志在內
六四往蹇來連
連謂連三與五也四雖居大臣之位然才柔不足以濟
蹇若獨奮而往祗益蹇耳反而之艮連三以合于五相
與僇力共濟時艱則三之功即四之功也四介乎二陽
之閒三五之合非四其誰連之故聖人著之訓如此連

威公管仲之交者鮑叔也連簡公子產之交者子皮也
變兌為麗澤卦變咸陰陽相感亦來連象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當位實謂三三當位而實與五同此四所以連之也
九五大蹇朋來
五君位也而處坎中此其蹇豈小哉故曰大蹇然陽剛
中正撥亂反治之才也諸爻所為盤桓不進者以未遇
眞主耳五既出世羣賢必翕然來附以成大業故曰朋
來言其來之衆也舊專以朋屬二或以二朋合諸爻皆



非卦變為謙履謙思順故克致朋來以濟蹇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天下非無才之患不得其人以節之之患酌其才品而
官之裁其機宜而布之此節之說也非剛中之君孰能
與之五能以中節天下羣賢所以樂為之用而朋來也
漢高祖知人善任唐太宗謀斷兼資庶乎以中節者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九五出而天下歸之上六焉往況乎陰柔之才非陽剛
敵也往適自蹇已矣夫惟反而內應九三相與僇力而

佐五則我既立于險外而且以其民出險吉何如之彼其心視三之功猶己之功視五之得猶己之得也何其大乎故曰碩是以獨稱吉也然必所歸者陽剛中正之大人乃可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已不然比匪其人凶且不免故曰利見大人示擇所從也坎爲巽亦處險而能巽乎賢之象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內謂三以與三應故貴謂五以比五故曰從貴以表大人之爲五無亦塞其妄自貴之心乎噫旨深矣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釋也散也所以爲解者坎與震坎北也震東也解在東北則西南未解之地也君子將天下是平固當矜其未解者而往拯之故曰解利西南然使世難悉解既无所用吾往必往而逞焉適滋擾矣故又以來復爲吉來復之爲吉爲時之無所往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少需焉則難深而難爲解矣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未解之方民之望解者衆故曰往得衆先儒不達西南之說強立坤義誤矣解固利往然使无所往而必往焉則過也其惟與天下休息於无爲乃始得中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苟有攸往往而夙乃克有功故曰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來復本二言夙本四言蹇之五來而爲解之二故稱來復稱中震初陽也動而初故稱夙震坎本雷雨象故又及天地之解而贊其大云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天地之解也赦過有罪君子所以法天地之解也然過曰赦罪曰宥君子於是乎寬而有制矣

初六无咎

初才柔位下此非能爲難者也又承九二解難之主不俟力征而自服盍小民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也故无咎變兌爲說說以承上无咎象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以與九二比故稱剛柔之際際交接處也泰三稱天地

際可知已屯剛柔始交亦以初與二言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天下之難率自宵人始欲解天下之難者必搜除宵人而後可然非柔者所能辦以其濡也又非剛而過者所能辦以其激也九二秉剛中之德果而不激用能審機酌畫搜除羣奸以靖亂源故爲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三狐卽指六三黃中色矢貞物於象坎爲狐互離爲矢二位中故稱黃六三互離離居三亦三象故稱三狐坎衆也變坤爲致役爲順以順役衆田狩象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非貞曰貞吉者得中故也得中正訓得黃矢意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三之負且乘要本解言六爻善惡雖異率用解者也六三陰柔不正本附麗乎二與四以致顯位於人者也顧上解而慢下解而暴欲掩其狐媚以成自立之名所謂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天下其誰能與之盜之招也固其所矣此其跡雖若正乃益焉而彌章不亦吝乎坎爲盜寇象變巽巽木伏而爲高亦負且乘象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謂三九四體震爲足而三附之故象拇當解之時小人據非其位且復生天下之難故時當解者莫如三而汝也曰而拇者以其爲四所暱也小人暱而不解則君子之朋必且疑而不我孚其誰與僇力解天下之難乎惟解而拇然後朋全相孚朋謂二以其同陽德也舊以拇爲初則初其正應也爻且以无咎許之矣胡解爲變坤爲順動而順解得當也得利西南之坤亦得朋象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若當位履正則邪媚如三安得附之焉用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柔而中應二比四動與君子孚是卽君子也故稱君子小人臨而刻維有結君子博而平維有解非獨解天下之黨並與其解黨之心而化之非獨解天下之爭並與其解爭之跡而融之非獨解天下之厄並與其解厄之功而忘之无所不解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豈唯見孚于君子卽小人亦孚而化矣吉何如之震爲兌動

以說故雖有解二以田上以射四以解五猶以夅者君道也臣人職事君人職化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小人盡化爲君子斯之謂退非必其身之退也若所稱不仁者遠是已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解至於五夫且化小人爲君子矣而猶有鷙害之夫擁高位以伺隙譬如隼據高墉之上此之不除難且復孽上六動而克正有糾逖王慝之思經歷險阻待至解終而後動則繫辭所稱器成而時至也故能射諸墉上而獲之隼獲孽解君子以宰小人以庇故曰无不利隼謂三體坎爲隱伏爲盜故象隼位內外之限故象墉坎上峻峻故稱高變離爲矢故稱射威而明故克解悖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惟解悖故无不利